武俠名著系列5

猿飛佐助

柴田鍊三郎著　宋一龍譯

徳華出版社

武俠名著系列5

猿飛佐助

柴田錬三郎著　宋一龍譯

德華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098

猿飛佐助

宋一龍譯

柴田錬三郎著

德華出版社

天正十年，三月十一日，武田勝賴駐紮於天目山「田野」村的大本營，被織田信忠的五十大軍團團圍住。結果兵敗自殺，留下了遺腹子猿飛佐助——一個正義的殺手。

本書是借猿飛佐助來描述日本豐臣家與德川家爭權利的經過，以及穿插許多罕聞的日本宮廷祕史，足以令您眼界大開。

請看猿飛佐助他在爾虞我詐的大變亂中，如何掙扎，如何抵抗惡勢力，如何求生存。他的深仇大恨最後能獲雪恥嗎？

愛書人文庫098

柴田錬三郎 著

宋一龍 譯

猿飛佐助

德華出版社印行

愛書人文庫　序

學海無涯，書囊無底，世間書怎讀得盡？只要讀書人，眼明手辣，心細膽大。「眼明則巧於掇拾，手辣則易於剪裁；心細則精於分別，膽大則決定去留。」愛書人文庫本着「眼明、手辣、心細、膽大」的原則，去其繁蕪，取其精要，為讀者提供最有價值的書籍，舉凡古今中外的名家精心傑作都在「愛書人文庫」之列，盼望所有愛書人從此能真正擁有自己所喜愛的書，且盡讀有用之書。

成立「愛書人文庫」的目的在於服務所有「愛書人」，我們竭盡所能的希望使所有愛書人享受人生最大的樂趣—讀書樂，而且得到必須具有的知識和常識，因此我們懇請各界先進和所有愛書人賜予指教和支持，讓「愛書人文庫」日益茁壯，對文化界稍有貢獻。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九日　蔡豐安

猿飛佐助

一

天正十年，三月十一日。武田勝賴駐紮於天目山，「田野」村的大本營，被織田信忠的五千大軍團團圍住。

——已經是窮途末路，回天乏術了！

武田勝賴心裏已有此種了悟，他神色木然地向某個家臣點了點頭。

家臣領命，隨卽手擎鼓棒，在一面畫着「不動明王像」的紅色大鼓上，連續敲擊四十九次，鼕鼕鼓聲煞時響徹四野。

這面紅色大鼓，是戰國時代首屈一指的武田信玄，生前參加曹洞禪盟會，一位信濃地方龍雲寺的住持，名叫北高全祝的高僧所贈，武田信玄愛不釋手，將它視爲傳家寶物。

由於，武田信玄十分仰慕北高全祝，因此，這面大鼓經常伴隨武田信玄征戰四方，他想藉着它以表現武田家的武運昌隆。每當武田軍出陣之前，武田信玄必定命人敲鼓七下，以激勵士兵們的勇氣；慶功祝捷時，則以十三響揚示武威。當然，鼓聲的急緩，間隔時間各有迥異，以明示所代表的意義。在武田信玄的遺囑中載有：

「連續促擊四十九次，才是武田家滅亡的時候……」

想不到，這個時刻已迫近眉睫！

隨着每一擊鼓聲，陣地之外的木樁上就插上一面錦旗，等鼓聲歇止，武田軍的大本營已陷在四十九面錦旗之中。

織田信忠的部將見到武田軍的怪異擧動，或已揣測其中大概，遂停止進攻，搦戰的叫囂聲亦戛然而上。

這一刹那，天地似已完全靜寂了。

武田勝賴不帶一絲感情地問身旁的家臣說：

「夫人到那兒去了？」

家臣微低下頭，答道：

「夫人帶着兩名女侍，一起到惠林寺去了。」

武田勝賴的妻子，名叫蘭溪，曾隨甲斐惠林寺的高僧快川參禪。快川是武田勝賴最尊敬的僧侶。日後，當惠林寺被織田信忠焚毀時，快川望着熊熊烈焰，喃喃地說：

「生存的意念旣已泯滅，烈焰亦含涼意！」

他冷冷地望着火舌，一任它在身上飛舞。

獲知蘭溪並未回小田原的娘家，而到惠林寺去，武田勝賴

心中浮起幾分欣慰，蘭溪目前懷有身孕。——快川一定會找個隱秘的地方，讓蘭溪平安地生下孩子。

冥冥之中，武田勝賴有個預感，這個即將臨盆的孩子，一定是男孩，而且，他會復興武田家。

此刻，坐在武田勝賴身旁的，是年已十六的長子武田信勝。信勝自幼身體羸孱，個性亦軟弱，因此，賴勝想讓他隨着自己一起切腹自殺，以免辱沒家聲。

「那麼……我們動手吧！」

年僅三十七歲的武田勝賴，聲音蒼老得像是六、七十歲的小老兒。他緩慢地抽出一把七首，對信勝說：

「信勝！跟着爹一起走吧！」

武田信勝緊張得臉色青白，他驚恐地叫着：

「爹！爹！我不想死！您讓我活着吧！」

說完，信勝跪伏在地面，像是癱瘓了。

武田勝賴想責罵他，但是，當他看見信勝似女孩般又白又細的頸頭。頓時， 改變主意， 將到了舌尖的話隱忍住。

武田信勝生性文弱，只要一卷在握就能滿足地過日子，將這種個性的人，生在武士之家，眞是上蒼的作弄。他若有幸出身尋常百姓家，此際可能已是一个名儒也未可知呀！

兒子的哀哀語音，句句重擊在武田勝賴的心裏，他黯然地望着他，不忍作答。突然，身旁的家臣說：

「主君！我們或許能幫助幼君逃走！」

「有嗎？眞有這種辦法嗎？」

聽到家臣的話，武田勝賴就像溺者在汪洋水面發現浮木一般，亮起眼神急切地追問。

那位家臣把繫在腰際的鐵哨拿起吹了一聲。

隨着尖銳刺耳的哨音，一條似影子般的人物，悄無聲息地走了進來。他一身黑色的忍者裝束，但是，左臂和右腿却是義肢，且已漆得黝黑發亮！

「這位是我數年前所聘用的忍者，名叫戶澤白雲齋。他的武術精湛，忍術亦有相當的功力，要將幼君救走，理當不太困難才是！」

對這位家臣來說，他實在不想救助眼前這位儒弱的少年，但是，他却是幼主。

家臣冷漠的態度，與武田勝賴的急切神情，形成强烈的對比，更襯托出爲人父母的慈愛親情。

二

約莫過了一炷香的時間，方才還豎立那兒迎風招展的

紅色旗幟，已悄聲無息地倒在地面。

「喔！武田勝賴已經自殺囉！」原本肅靜無聲的大地，突地掀起一陣喧嘩，織田信忠的軍隊，眼見武田軍本營的旗幟無聲地偃倒後，紛紛越過柵欄，衝了進來。

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幕慘絕人寰的景象。

陣地的四周，約有兩百名家臣，圍在武田勝賴的身旁，他們都爲保持武田家的榮譽而切腹了。

織田信忠在檢視過武田勝賴的屍體後，突然喊道：

「奇怪！爲什麼沒有武田信勝的屍體？」

在這段時間內，無人突圍逃生；這片不甚寬濶的陣地，也已來回地搜索了數趟，並未聽到逮着活口的報告，但是，一個十餘歲的少年就此失踪，豈不怪哉？」

「聽着，好好地，仔細地搜査！」

隨着織田信忠的一聲令下，一陣甲冑相碰的摩擦聲四起，侍卒又散到各個角落，搜尋武田信勝的行踪。

終於，他們在一間堆放薪柴的柴房裏，發現唯一生還的動物，那是一隻大白狗，牠正躺在稻草堆上。

這是一隻狗媽媽，落地不久的小狗爭相吸吮着母狗的乳頭，大白狗發覺有人走近時，微揚着頭發出低低的嗚咽聲，似在乞求、告饒。

「喲！快看，這隻可憐的畜生，竟不知道主人已死了，還替他添了，一、二……六，嘿！六隻生力軍呢！」

母狗育子的溫柔景象和乞憐的嗚咽聲，觸發這些久經戰場的老兵們的慈悲心懷，他們在一陣取鬧之後，又轉到其他的地方繼續尋找武田家的幼主。

織田信忠遍尋不着武田信勝的屍體，遂下令焚屋，以徹底地摧毀敵陣，直到濃煙竄入這間柴房，大白狗忽然踢開簇擁在身旁的小狗，褪去身上的狗皮。

原來，這隻大白狗竟是戶澤白雲齋裝扮的。

接着，他迅速撥開地面的稻草，將一個藤匣打開，由那兒抱起一位業已奄奄一息的少年。

豈知，織田信忠的隊伍裏，也有一位身手不凡的忍者。這位忍者，人稱「地獄百鬼」，是織田信長親赴木曾山附近，一個稱爲「忍谷」的村落中，挑選出來的箇中好手。

地獄百鬼，生來就像是一名忍者。

沉默寡言，面無表情、冷靜殘酷的個性，以及飄忽如謎的行跡，在在顯示他適合學習忍術，尤其難得的是，他有驚人的體力和耐力，平常人身受足以致命的重傷時，早已奄奄一息，坐以待斃，而地獄百鬼却能忍着痛苦支撑自己的行動，使人無法察覺他已負傷。

在織田信忠率衆檢視武田軍本營時，地獄百鬼一直躺

在營地附近的草叢裏，望着敵人的聲息在火焰中消失，但是，當他聽到凱旋而歸的士兵們，交相談論着武田信勝失踪、柴房內只有大白狗和幾隻小狗……

地獄百鬼的神情倏然起了變化。

不過眨眼工夫，已不見他的身影了。

× × ×

翌日，中午時分。

白雲齋揹着武田信勝，在樹蔭深濃的天目山區一條陡峭的羊腸小徑上，疾步而行。

他雖是殘廢之軀，但是，那隻義腿却像生來就該聯結在那兒似的，行起路來，絲毫不比另一條肉腿遜色。

轉眼，他已登上山腰，這兒的地勢較爲平緩，連夜地匆匆趕路的確累人，白雲齋此時已不自覺地緩下脚步。

頭頂上的綠蔭更深、更濃，樹林之外的初夏驕陽正洋洋自得地顯露身手。樹林內却因濃蔭蔽日，而顯得寒森森的，四周靜寂無聲，連一點鳥兒的啁啾都不會聞得，白雲齋心裏，突然有種不祥的念頭昇起……

他重又邁開脚步，繼續趕路。才一會兒，他又停頓下來，原來，眼前正有一陣似雨點般的小白點飄落。

定睛一看，這些飄落的小白點，竟是一顆顆的米粒。

妙的是，這些米粒就像是一顆顆懂得魔術的精靈，在掉落地面時，便依序排出一個「死」字。

白雲齋的反應，不像常人那般，好奇地仰頭觀望，他只是緊抱着背上的幼主，向後退去！

站穩脚步後，白雲齋將背上的武田信勝放下，告訴他說：「你得寸步不移地守在這兒。」

白雲齋神色凝重地反覆叮嚀後，回身越過米粒所排出的「死」字。接着，再由腰間的皮囊袋裏，掏出一粒小圓珠。他將圓珠捏在掌心裏，然後，朝空中輕輕一拋，剎時，圓珠化成一股裊裊白煙，這縷輕煙搖擺少女似多姿婀娜的漫步蓮移。當它升入青空後，竟緩緩化出一個字型——「生」。

白雲齋早聽說，有位名叫地獄百鬼的忍者，他有特殊本事，能將凌空擲落的米粒，在地面上排出字型。想不到，此番還眞遇上了！白雲齋不甘示弱，遂將自己所發明的「銀煙化字」回應對方！

突然，隔着十餘尺處，有條黑影飄然落地。

白雲齋滿臉含笑，他已經好一陣子沒遇到足堪對峙的忍術高手了，這回，眞該和地獄百鬼較量一番。

來人跨前二步，昂首吆喝道：

「戶澤白雲齋——你！化身爲犬以救武田勝賴的兒子，其情感人哪！但是，我！地獄百鬼却要他的首級！」

白雲齋無言佇立那兒，靜候對方出招。

地獄百鬼再度向前逼上二步。

——噢！這個人還很年輕嘛！

白雲齋這才發現，地獄百鬼竟是二十餘歲的青年。反觀自己，已是雙鬢飛霜的年紀了！

如果，硬碰硬地對峙，自己的體力一定無法支撐就像刺毬一般，姑且名之曰針繩吧！

一般而言，針繩的目標是對方的頸頭，一旦被它纏上，數千隻長針猝然封喉的驚愕瞬間，已足够對方出手置人於死地了！但是，白雲齋利用他的義手，蠻不在乎地伸手阻擋，針繩也像張牙吐信的毒蛇，毫不遲疑地纏繞白雲齋的左臂。由於，雙方均無意退讓，針繩更像弩上之弦，緊緊繃着。地獄百鬼使出渾身之力，緊握繩端，白雲齋也勉强與對方驚人的體力對抗，但是，一會兒之後——

「嗯！」的一聲，白雲齋扭動了右半身。

剎時——一隻手臂隨着針繩躍升高空，但是……白雲齋左臂的義肢脫落後，竟露出青光閃閃的利刄，這是一支長約一尺五寸的利劍。

不妨……只聽得白雲齋大喝一聲。

「地獄百鬼！你猶豫什麼？」

「猶豫？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已經是『飛翔』的距離了！你却躊躇不前，在行家面前如此表現，未免太沒膽量！」

原來，老江湖的白雲齋，識破了地獄百鬼連連跨步逼近的目的，但是，到了適度距離，地獄百鬼却猶豫不決：

「哼！——」

地獄百鬼亦非等閒之輩，他根本不睬白雲齋的挑釁，只見他揚手一抖，一條細長飛繩由他身旁竄出，向白雲齋疾飛而去。嚇！這還不是一條普通的飛刀或飛鈎呢！白雲齋發現迎面飛來的長繩上面還紮有數千、數萬隻尖針，密集的針尖

地獄百鬼將纏住的義肢甩落，重新出手，只聽得咻的一聲，針繩又飛竄白雲齋眼前，他本能地揮刀將它砍落。

就在這一瞬間，白雲齋猛地向地面一蹬，迅速躍離地面，正當他飛身竄起時，左腿的義肢亦齊膝脫落，膝蓋之下，竟也是寒光逼人的二尺長劍。

不幸傷殘而成獨臂單腿的白雲齋，並未因而自刑慚穢，他利用傷殘之體，裝配上利刄，成爲攻敵利器。

當他拿準距離躍過地獄百鬼的上空時，手刀、足劍一起揮下，其速之捷，一若流矢，令人猝不及防。

身手不弱的地獄百鬼，也迅速拔刀想將足劍砍斷，可惜慢了一步，他的臉部已被白雲齋的利刄所傷。

白雲齋飛落在地獄百鬼身後六尺處，地獄百鬼亦順勢躍開，雙方再度保持着原先的距離。

——哇！糟糕……

白雲齋脫口驚叫道。

因爲，武田信勝看見地面的「死」字，又聽見兵双碰撞的鏗鏘聲，嚇得不敢待在原地，而鑽出樹林跑向白雲齋這個方向。地獄百鬼也發現他了，只見他將被鮮血染紅的臉向上一揚，飛也似地衝向武田信勝，耳際除了聽到刀鋒劃破空氣而發出颯颯之聲外，白雲齋還親眼看到信勝的首級，被長刀揮動的餘勁挑上空中，地獄百鬼竄身接住的一幕，他把信勝的首級挾在腋下，疾飛而逝。

地獄百鬼以一隻眼睛換了武田信勝的首級。

白雲齋已經沒有力氣追趕地獄百鬼了，卽使，此刻力能從心，奪回首級又能如何？

——唉！白雲齋已老矣！

白雲齋將手刀、足劍收在義肢裏，邊走邊喃喃說着：

「如果是五年前，絕不會失手的！」

忍者察覺自己已經衰老，可是莫大的悲哀。

三

如今，白雲齋的任務只剩一樁。

卽就是負責保護武田勝賴的夫人，讓她平安地生下小孩。武田勝賴的夫人蘭溪，是北条氏康的六女，她在天正五年，以十五之齡嫁至武田家，這年正是二十歲。

武田勝賴的第一位夫人，是織田信長的養女，但是，她在信勝誕生不久，卽一病不起。

北条氏政將么妹嫁給武田勝賴的目的，是爲了想以聯姻的關係，共同防禦業已擴展勢力到關東地方的上杉家。因此這是椿政治聯姻。但是，二年後，武田勝賴與北条氏政，却因意見不合而時起衝突，終至決裂。

蘭溪是位堅貞女子，深明在家從父，出嫁從夫的道理，因此，雖然哥哥曾再三派人催促她回到北条家，她都委婉地謝絕了。蘭溪眞不愧爲戰國武將夫人的典型模範。

這次，織田信忠接連攻陷武田家的信州、高遠等城，又逢老家臣背叛，不得不放棄新城。新城失守時，武田勝賴曾勸蘭溪回小田原的北条家，若幸運獲致麟兒，再想辦法重振家風，但是，蘭溪不答應，她選擇了惠林寺。

武田勝賴的家臣在託付他照顧王君夫人的安全時，也曾將主君臨去時的遺言轉告給他。那位家臣說：

「夫人在平安地生下小孩後，就得殉死。雖然，主君知道夫人也有同生共死的決心，但是，又恐他看到嬰兒天眞無邪地模樣，會改變心意。果眞如此，你必須殺死夫人

。生下的嬰兒，若是女孩，就送給附近的農家扶養；如果是個男嬰，就由你領養吧！等他長到三歲左右，也該觀察出他的個性了。若不幸又是個生性怯懦的傢伙，也不必再爲他花費心思，你就殺了他吧！」

白雲齋獲知武田勝賴的心意後，對於未能保護武田信勝的事，倒不太覺得遺憾了！

兩天後，白雲齋趕到惠林寺。

惠林寺已成斷垣殘壁，白雲齋在碰觸那些焦黑的瓦礫時，還覺得些微燙手，有些地方猶存烈焰的餘燼。

目睹此種殘敗景象，白雲齋心中頓時萌發一股恨意。

武田勝賴夫人是位高貴而美麗的女性，竟然落得如此凄慘的下場。他邊想邊跨進已毁的惠林寺，想證實武田勝賴的夫人是否眞死了。但是，他只發現佛寺的正堂上有尊合掌盤坐的焦黑塑像，原先，白雲齋以爲，那可能是尊佛像，走近仔細一瞧，才知道那是燒焦了的屍體。這就是望着烈焰自語：「生存的意念既已泯滅，烈焰亦含涼意！」的快川和尚。令人稱奇的是，以他爲中心，方圓尺餘的地帶，竟絲毫不見火舌刼掠的痕跡！

此刻，白雲齋已經轉向寺廟的後院，他正走在通往墓園的小徑上，突然，他發現眼前有一座新墳，墳上未乾，墳前的矮松似是新植未久。枝椏上，還垂掛着一幅詩籤，由於，這會兒無風，白雲齋淸楚地看見詩文是：

「塵世晦黯，一如烏絲三千，
內心所思，還勝塵世無數。
願似朝露，逝於晨曦微風。」

這筆跡的確出於武田夫人之手……

× × ×

白雲齋暗自慶幸，武田勝賴夫人那白皙的皮膚，未被祝融所毁，而能平安地埋葬此地。

他曾目覩夫人的高貴風采，雖是隔得遙遠，雖然看不眞確，但是，這一面之緣，確曾在白雲齋心裏，烙下難以磨滅的影像，他暗戀着這位高不可攀的主君夫人。

明知，身爲忍者不該輕易動情，更不該爲情所困，但是，白雲齋並未責備自己，他反而讚嘆這世界，竟有如此完美的生命，令其不自禁地悠然神往。

白雲齋佇立新墳之前，默禱許久後，順手將垂掛枝椏的詩籤取下，摺疊好才納入懷中。

正當他邁開步伐想離去時，突然有個念頭閃入腦海，這突興之念，就像破曉前的晨曦綻露，使白雲齋鬱結的胸懷，豁然而開，他微露喜色忖道：

——武田夫人可能接受快川和尚的勸告，在敵人來襲前，就已逃離這兒。這座新墳只是欺人耳目……

「對！」白雲齋點了點頭，以銳利的眼神靜觀四方。

——女人的腿勁較差，可能走不遠。

任何一位忍者，都知道如何觀察地勢，他們也能判斷，面臨危急之時的人們，若欲逃生，將會選擇何種路徑，而隨從追蹤。白雲齋約略估量後，便如飛鳥般，朝北直奔。

——晌晚時分，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這天是陰曆十三，將圓的月亮升至山頂時，白雲齋已攀上山腰，蹣跚的步履，像是中風的老人。

在這半天裏，白雲齋已跋涉了二十里路，其間，他越過重疊的溪間巨石，他也穿過重重密林。

雖然，他的精神仍似熾熱的火把，無奈，體力已衰。肉體與義肢的接觸之後，更由於不斷的摩擦，痛得他幾乎無法忍受，而冷汗涔涔……

四

白雲齋失去左臂、右腿，已是許久以前的事了，那是被上泉伊勢守秀綱所廢的。

當幕府將軍足利義輝仍住本圀寺時，白雲齋奉命暗殺義輝將軍，而潛入本圀寺裏。

在他潛入之時，不幸驚醒在這天傍晚，到本圀寺謁見將軍的上泉伊勢守秀綱。

他們兩人在黑暗中對峙，但是，這場爭鬥不待白雲齋施展所學，只聽得咻的一聲，即告結束。

白雲齋依稀記得，當他正想穿過走廊，進入義輝的寢室時，突然警覺到，距離自己十餘尺外，赫然立着一條朦朧的黑影，而一股隱隱的殺機，正悄然游漫過來。

但是，對方却毫不在意地屹立不動。

半晌過去，白雲齋幾乎忍不住要出聲喝罵了，然而，那條比周遭更黑的影子，依舊一動不動穩立當地。

過去，白雲齋在夜間奉命行事時，也曾數次遭逢忍者，當時，彼此對峙的情形，却和今夜不同。

眼前的人，像是一條無聲無嗅的影子，沉默地逼迫白雲齋，年輕的忍者已經無法忍受這種對峙了。

他輕身一躍，登上天花板，準備向對方展開攻擊。正當他俯身向下時，忽地「咻」的一聲——

白雲齋覺得自己的左臂和右腿處傳來陣陣痛楚，同時，聽到自己的身體在走廊上滾動的笨重聲響，意識清晰的白雲齋，腦中只有「你不够資格當忍者！」的念頭。

若非聽到對方冷冷的聲音說：

「若是忍者，即使被人斷了左臂、右腿，也該知道如何逃生才是，你還不快滾！」

白雲齋極可能就昏死那兒了。

事後，白雲齋多方打聽，才知道致使自己殘廢的人，是上泉伊勢守秀綱。

年輕的白雲齋，一心一意地要雪恥復仇，他在缺手、斷腿處，分別裝上鋒利的長劍，並套上義肢，專心研練刀法。當他學藝有成，想要找上泉伊勢守比劃時，上泉伊勢守已不在人世了。

如今，白雲齋的頭髮斑白，滿臉風霜。但是，被砍斷的傷處却不時提醒他，憶起這段不榮譽的過去。

——貓兒在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時，都會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藏起來，不願屍骨暴露，更何況是人呢？無論如何，自己這副衰老又殘缺的皮囊，不能讓人瞧見。

白雲齋强忍着疼痛，彳亍前行。這位被年輕忍者，奪去武田信勝的首級；奔行終日却又無法尋到傾心愛慕之女的行踪的年老忍者，不禁喃喃地如此嘲諷自己。

突然，他聽到離這兒有段距離的某處，有女人痛苦的呻吟聲傳來，不覺側耳傾聽。

這種呻吟非比尋常，悽厲的慘叫，像是遭到深盡的痛苦。他抬頭仔細觀察四周的情形，果然，在自己站立處的斜上方，有一間簡陋的小木屋，看來，這是一間樵夫們搭建的臨時歇脚處，女人悽厲的喊叫，正由這兒傳出。

他顧不得腿部的疼痛，風也似地狂奔至小木屋的前方，一脚踹開木門，眼前，是一幅令人髮指的齷齪景象。

一羣山賊模樣的男人，正在姦淫一名少婦。

他們各據一方，欺凌這名全身赤裸，已經嚇得昏死過去的婦人。

白雲齋眼見這種不忍卒睹的景象，憤怒得連連跺脚、吼叫，但是，這些沉醉在淫樂之中的山賊，絲毫不理睬他。恨憤至極的白雲齋，褪下義肢，將手刀砍向趴在少婦身上的那名山賊，足劍刺向正在進行口交的男人背部，右手迅速抽刀猛地朝另外兩人揮去，只聽得「咚！」的一聲，兩個血淋淋的首級便滾落地面。

白雲齋踢開這些人的屍體，茫然注視着浴在血泊中的赤裸身體，正是武田勝賴夫人。

爲白雲齋尊崇、膜拜一若菩薩、女神的高貴女性，竟也遭遇如此這般的奇恥大辱？

——這件事，原不該發生的呀！

白雲齋不禁唏噓地喟歎着：

武田勝賴夫人將在最近臨盆，她那鼓凸的腹部，看來十分醜陋。白雲齋覺得，在這具橫陳的女體上，除了那藉着弱微光線，而模糊浮現的高貴氣質外，其餘的一切，竟是如此的陌生。

——猛地，白雲齋回過神來，原來，他瞧見武田夫人的腹部正在微微晃動，糟了……

白雲齋一把抓住夫人的手，想知道她的脈搏跳動情形，接着，他又撥開夫人的眼瞼，查看瞳孔是否放大了？

——唉！看來是回天乏術了。

白雲齋黯然地搖搖頭，並把方才棄於地面的長刀拾起，拭去沾染的血污後，他將刀尖擱在鼓凸腹部的正中，見他微微使勁，血水遂隨着刀尖的移動而滲出，很快地，沾染鮮血的嫩黃色脂肪已翻現眼前……

白雲齋探手腹內，只聽到一陣微弱的啼哭聲，一個新生命，就此誕生了！

這位未及落地，即成孤兒的人，正是猿飛佐助。

五

歲月如流，日月如梭，轉眼，又過了十五年。

十五年間，天下局勢已有所變！

住在大和國葛城金剛山，某座寺庵裏的忍者，已如朽木般枯槁了，白雲齋之所以選擇葛城爲終老之所，是因爲這座山的山頂上，有役小角的寺廟，廟內供奉着法起菩薩，不動明王和藏王權現等之尊像。

役小角原係中土之人，他遠離家鄉轉渡東瀛後，便在葛城落脚，此人擅長畫符念咒。

某次，他對一位名叫一言主神的人，施展咒術，令其無法動彈。事後，一言主神怒不可抑，遂向文武帝進讒言，他說：

「役小角到日本的目的是想圖謀不軌！」

於是，文武帝下令逮捕役小角。當他被差官包圍，已無路可逃時，突然施展幻術，竟在衆人眼前消聲匿跡！

差官深知役小角侍母至孝。不可能棄母他去，遂將其母迎入官衙，至此，役小角也不得不出來投案了，据悉，他被官方判處流罪，流徙伊豆大島。

傳說，役小角在伊豆大島，亦能役使鬼神替他汲水砍柴，是位傳聞中的怪異人物，後來，山伏（居住深山修行的僧侶）與忍者，都能像他那樣施展咒術，據云亦是受其敎誨。總之，役小角在山伏眼中是尊永不磨滅的偶像；在忍者眼中，則是一尊無可替換的守護神。

白雲齋的棲身之所，築在篠峯與葛城兩山的深處，遠遠避開山伏們來往的路徑，過着隱居的生活。

站在棲所之前，向下瞰望，來往大和與河內的官道蜿蜒曲折地呈現目下。這十五年來，白雲齋專心扶養那名由武田勝賴夫人腹中取出的嬰兒。

白雲齋爲了將他訓練成傑出的武林人物，特別施以嚴

格的鍛鍊。那種苛刻的管敎法，自然與一般小孩所領受的不同。在猿飛佐助三歲以前，白雲齋任其率性發展，並未刻意地約束他的性格。但是，當佐助滿一周歲時，白雲齋曾將自己所馴養的一條蝮蛇放出，以試探他的勇氣。

當時，佐助正在地板上爬行，眼見蝮蛇逼近他却是一副初生之犢的表情，蝮蛇一口咬住他的脚趾不放，小小的佐助只是使勁地拉扯蝮蛇的頭部，想把牠甩開，一點也不感覺害怕，直到他知道無法拉開蝮蛇時，才在身旁找到一根小木棒，狠命地敲打蝮蛇。

蝮蛇捱不了疼痛，鬆口逃命後，佐助竟露出潔白的兩顆乳牙，開心地笑了，他還不時低下頭舔舔傷處。等白雲齋走近他的身旁時，佐助還伊伊啞啞地向他訴說呢！

其實，蝮蛇侵犯這位甫滿周歲的嬰兒時，白雲齋正躲在屋外窺視，正因他目擊此景，才立定決心要扶養佐助長大成人。

這位取名佐助的男嬰，有兩顆烏黑、晶亮的眼睛，露齒而笑時，頰邊立時出現一對梨型酒渦，是位十分可愛的小孩。唯一的遺憾是，他的背部長了一粒肉瘤，使他看來像個駝子一般，令人惋惜。

這位少年不僅天賦異禀，更有超人的耐力，不但承受了白雲齋的嚴苛訓練，更在十年間完全熟習忍術。

對白雲齋來說，他已將自己鑽研多年的忍術，傾囊相授，如今，已無技可傳了呢！

最近這段日子，白雲齋把劈柴提水諸類粗活，全交給佐助去做。自己只在陽光和煦的時候，坐在屋外的岩石上晒晒太陽。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待在屋內的灶邊取暖。

這一天，太陽一早就露出笑臉。這會兒，正是享受陽光的最好時刻，白雲齋拄着拐杖，來到巨石旁。

白髮蒼蒼，兩鬢如霜的白雲齋，已是古稀之年，左臂與右腿的義肢，業已取下，如今，全靠拐杖輔行了。

藍天上，晴空萬里，僅有遠遠的西邊，有朶棉絮般的白雲，向着這方緩緩地挪移、靠近。

坐在巨巖上的白雲齋，還可望見大和、河內、攝津等國。

夕陽逐漸西斜，白雲齋微瞇着雙眼，瞧見眼下那條寬濶的官道上，有一個小小的影子，正向前疾速奔行。

——嗯！佐助懷裏，一定帶着初次懷孕者的陰毛。

去年開春的某日，白雲齋曾以平穩的語氣，命令佐助：

「你必須潛入千石以上的武士家，取得初次懷孕的夫人的陰毛，任務達成後才來見我！」

從那以後，佐助每晚都得下山，至今，聽說已偷得百餘根了。

竊取初度懷孕者的陰毛，可能是終身未曾接近女性的白雲齋，由於變態心裏而產生的報復行為。但是，這未嘗不是訓練忍者的絕妙方法！

一般而言，首次懷孕的婦女，無論在那個家庭，都會受到妥善的照顧，何況是領有千石以上的武士家！

對於這些衷心盼望，即將誕生的嬰兒，會是能繼承家業和聲譽的武士們來說，他們一定會貫注精神在愛妻的身上。自然，也使佐助的任務添上幾分困難。

佐助要想在戒備森嚴的武士府邸，探知是否有初次妊娠的婦女，並潛入其中竊取陰毛。按說，他在一年中竊得百餘根之多，已是相當驚人的成績了。白雲齋自己在二十餘歲時，亦曾奉師命尋找這種東西，但是，闖蕩年餘也只不過竊得三十餘根罷了！

白雲齋緊盯着直奔上山的佐助，不知何時，那隻陪着佐助長大的小猴，已經守候在上山的途中，迎接牠的小主人了。佐助不知對牠說些什麼，一副很開心的模樣，小猴兒攀在他的身上，也是喜孜孜的樣子。

這時，白雲齋突將身邊的拐杖拿起，朝佐助扔了過去。

「喲！」佐助驚叫一聲，忙把身形一縮，伸手將空中飛矢般直射而來的拐杖接住，並順手擲回。

白雲齋權以單掌為刀，將飛來的拐杖擊落！當他微欠身體，想將拐杖拾起時，赫然發現身旁躺着的，是一條與手杖一般粗細的蛇！佐助在那一瞬間，竟趕得及調換東西！身手之快，真可謂奇幻至極。

這天晚上，白雲齋在佐助吃過晚飯後，突然對他說：

「佐助：我想，我的死期就在眼前！」

佐助的雙手按在膝蓋上，瞪着圓溜溜的大眼睛，望着師父。那副神情，含有幾分莫名，更有幾絲驚愕。

「我曾經告訴過你，你是武田勝賴大人的子嗣，但是，你卻未具備再興武田家，成為一國之君的氣魄。唉！佐助，你可能連諸侯的旗本，也當不上呢！」

所謂「旗本」，是江戶時代武士的一種階級，俸祿在五百石至一萬石之間，有直接進謁幕府將軍的資格。

「……」

「佐助！你可知道，為何自己不能當上一國之君？」

白雲齋冷冷地望着佐助，這麼說。

他從未給佐助好眼色，也未曾對他有過笑臉。

「弟子……不知道！」佐助搖着頭回答。

「你的祖父武田信玄大人，表面上看來，是位慈悲為懷的虔誠佛教徒；實際上，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奸佞之輩，他的陰險狡詐，可是前所未見的！然而，在你身上，卻見不着他的影子……雖然，你對宗教表現得漠不關心，但是，你的個性太善良了……幾近於懦弱哩！」

「……」

「你只能出仕那些清廉自守的名將，他們或能賞識你的善良！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師父以為，真田左衞門佐幸村是最理想的主君，你去投靠他吧！」

「……」佐助黯然垂首，默無言語。

六

三天後，佐助離開這片共同生活，達十五年之久的廣大山林，再也不回來了。

臨去之時，總難免離情依依。

佐助向悶坐灶邊的白雲齋說：

「師父！弟子下山去了……」說完，垂下了頭。

白雲齋輕應一聲，視線仍定定地望着灶中的柴火。

佐助行至門檻，猶返身默默地朝白雲齋敬禮，那時，白雲齋隨手擲來一只卷軸——「接住！」

他只說了這兩個字，未再多言。

「是！師父！」佐助也只是恭敬地應諾，並未探詢卷軸究竟是什麼？有何用途？為何交給他？

他捧着那只卷軸，再次朝師父行了禮後，將卷軸納入懷中。

當他步下山時，仍不時回首觀望，期待着師父那瘦弱的身軀，會再度出現巨巖之上。

但是，佐助失望了。

從金剛山西行，經過一段百餘公尺的斜坡後，再走不遠，就是水分村。

由水分村朝西南方走去，約莫經過三公里後，又是一個村名「千早」的村落。這段路是由民間集資所舖設的，當地百姓，名之曰「正成道」。

此刻，猿飛佐助正走在正成道上，他回頭望向山林間的住處，朝那兒大喊了三聲「再見」。

然後，他頭也不回地往前奔去。

約莫走了半里路，佐助的眼光被眼前的人吸引了。

這個人的裝扮像是一名鄉村武士，不似一般百姓。

惹人注目的是，他身上那把四尺長的大刀，和炯炯獨眼。長長的大刀斜掛身後，與他的體型極不相襯；因刀傷而失明的眼睛，或因未曾妥善照顧以致潰爛，痊癒後的傷疤，使他看起來，有幾分令人難以忍受的邪惡感！

當那名獨眼的鄉村武士，瞪了猿飛佐助一眼的那一瞬

間，佐助只覺得一股莫名的恐懼，湧上心頭。

他們面對面地擦身而過，但是，各自行了十餘步路時，佐助禁不起內心的好奇，回頭一看。

「哇！」佐助不覺低嚷一聲。原來，對方也回頭看他呢！一陣毛骨悚然的感覺，立時傳遍全身。

——我的祖父，是否像他那樣，令人嫌惡？

佐助邁步向前行時，心中這麼想着。

當他正要通過千草村時，突然有種不詳之念掠過心頭。佐助煞住了脚步，瞪着滿是疑惑的眼睛暗忖：

——那個人是否到師父那兒去了？

念頭一閃而過，佐助返身朝來時的路上狂奔。

——哼！果不出所料！

師父雖和方才那樣，依舊坐在灶旁，但是，臉上、衣襟竟都是鮮血——

白雲齋雖緊閉着雙眼，却知道是佐助回來了！他以那微弱喑啞的聲音，沉沉地說：

「你爲什麼要回來——」

「師父！他在什麼地方？」佐助急急地問。

白雲齋並未馬上答覆。半晌，他才勸佐助說：

「你……敵不過地獄百鬼，算了？」

「不！師父，我要替您報仇，您快說，殺傷您的地獄百鬼，究竟往那個方向逃了？」

「佐助——」白雲齋欲言又止。

「師父！」佐助跪在白雲齋的面前，年輕的臉上，滿是關懷。此刻，佐助眼中的師父，只是一名需要人扶持的長者，再也不是冷淡寡情的忍者。

「……要想贏過地獸百鬼，你必須學會『猿飛』！」

白雲齋這麼說時，頓了一會，才繼續說：

「他可能在山頂的開山堂上，向役小角報告贏過白雲齋的好消息吧！」

聽到這兒，佐助暫且擱下師父，躍身牆上，將掛在那兒通體漆黑的忍者槍取下，並對師父說：

「師父！您忍耐一下！我馬上回來！」

佐助像飛鳥般，穿過密林潛入金剛寺。

——好哇！你這個可恨的傢伙，眞在這兒！

佐助看到那隻四尺長的長刀，正斜掛在一個身材適中者的背上，面露笑容這麼想着。

地獄百鬼並未察覺有人走近，但是，憑藉忍者異於常人的敏銳感覺，地獄百鬼略顯狐疑地四下觀望了一會。趁着地獄百鬼回身探查的一刹那，佐助已躍上開山堂的屋頂。畢竟地獄百鬼是傑出的忍者，看他小心翼翼地跨出堂門，走到院內觀察時，只聽得一股丹田十足的聲浪傳來：

「地獄百鬼！」

耳聽這種有力而充滿挑戰的吼叫，站在開山堂外的地獄百鬼神色俱變地返身，朝聲音傳來處觀看。

「哼！猿飛佐助在此問候你！」

語音未落的瞬間，一道黑影映着普照的陽光，由屋簷上縱身下躍！這道黑影的脚底，各紮着一隻漆黑的忍者槍，只見他雙臂平伸，勇猛之勢，恰如掠空巨鷹。

「嘎！」隨着一聲喊叫，地獄百鬼連連後退，正欲伸手抽刀時，猿飛佐助脚下所紮的那兩把忍者槍已逼近眼前。在這間不容髮的片刻，地獄百鬼揮刀格開一隻忍者槍，但是，另一隻忍者槍却毫不留情地穿刺他僅存的獨眼。

佐助在忍者槍刺中地獄百鬼的獨眼時，脚底稍稍用勁而躍過地獄百鬼的頭頂，落在他身後尺餘之地。

「小子！上吧！」

重創的地獄百鬼厲聲狂吼。他已將插在眼窩中的忍者槍拔去，正用力扭擺頭部，想探出猿飛佐助的方位。飛散的頭髮和隨着甩動臨空迸射的鮮血，此刻的地獄百鬼活似一條從千年墳火中爬出來的厲鬼。

佐助眼見此景，亦步步後退，他想：

——心眼既盲，徒有忍術又當如何？

猿飛佐助並不願殺死他。

但是，也如白雲齋所說的，在戰國時代，除了智略之外，還需權術。他早就看穿佐助的善良，會妨礙他成爲一國之主，甚至認爲他無法成爲戰國鬪士！

「站住！別逃！」

佐助不理會背後地獄百鬼的怒吼，逕自朝草庵奔回。衝回草庵的猿飛佐助，已找不到師父的影子。

土灶裏，白雲齋利用薪柴排成的「無」字，正在冒煙。他呆楞地望着灰煙中的文字……

半晌，他才探手懷中，取出師父臨去時，投擲過來的卷軸就着火光，展開一看——

這是白雲齋窮畢生心血自創的絕招，其中所用的姿勢，只有佐助自己能了解，共有四十八招。

× × ×

片刻之後，正成道上又出現猿飛佐助的身影。

這座蓊鬱的山林，曾經蘊育無數的忍者，如今，它又將另一位新生的忍者送出去了。

耀眼的陽光，遍灑在這片山林裏，陰沉的墨綠，頓時披上一層亮麗的外衣。

霧隱才藏

一

慶長五年，九月一日。

眞田安房守昌幸，在信州上田城正殿外的寬廣院落裏，悠然地拉開强弩，小試身手。

上田城已被德川秀忠所率領的三萬八千大軍團團圍住。

當石田三成聯結羣雄，欲推翻德川家康時，眞田安房守昌幸，遂與次子左衞門佐幸村，加入大坂軍。

但是，眞田安房守昌幸派在沼田城的長子信之，却投入德川家康的旗下。這是因爲，信之曾受德川家康的愛顧，所娶的妻室，是本多忠勝的女兒，亦卽德川家康的曾孫女。曾田安房守昌幸雖不欣賞石田三成的爲人，但是，他却極端厭惡德川家康本人。在這種情況下，他之所以投效石田三成，也是可以料想的。

在這一次的爭霸中，昌幸的任務是牽制德川秀忠的軍隊，因此，他根本不在乎城外的洶湧大軍。

更何況，他有信心固守上田城。非但如此，他還相信，只要自己一聲令下，城內的守軍，必能挾秋風掃落葉之勢，將德川秀忠所率領的軍隊完全擊潰。

從强弓上疾飛而出的箭矢，帶着昌幸的信心，在秋日的陽光下，發出俐落的「咻！咻！」聲。

它們像是被一股無形的磁力所吸引，支支穿透遠在六十尺外，一個用稻草所紮成的鵠。

眼前的鵠上，滙集了十一隻箭矢。

正當昌幸準備射出第十二隻，也是最後一隻箭時，他的腦海突然閃過一個怪異的念頭，他想：

——這隻箭未能中鵠，眞田家也亡了。

難道，向來以智勇聞名諸侯的武將，竟也膽怯了！

昌幸對方才突然竄入腦海的怪念頭，感覺萬分氣惱，只見他重新調整弓弦後，口中輕哼一聲，便把手中的箭矢放開。箭矢飛快地穿破空氣，響起一陣咻聲，也像先前那十一隻箭矢，循着那道無形磁力所形成的道路飛去！

正待喘口氣，暗自歡喜的眞田安房守昌幸，忽然看見不知由那個方向射來的一點猩紅，堪堪擋住箭矢的去路。

飛箭穿透小紅點勁道頓緩，猝然下跌——

昌幸定睛一看原來那枚紅點竟是個熟透的柿子。

適才閃入腦海，那不吉利的預感，竟不幸料中。

但是，更讓昌幸吃驚的是，正當穿透紅柿的箭矢，將要掉落地面時，一道矮小的身形快速閃來，接住箭矢。

昌幸瞠目結舌地望着這精彩的一幕。

看來——那個紅柿子，就是這位身手矯捷的小矮個子所投擲過來的囉！

隔着一段相當的距離，投出的紅柿能命中疾飛中的箭矢，並在它將跌落的瞬息間，閃身接牢，這種身手，昌幸有生之年幾曾見過？由不得他張目瞠舌！

小矮個子接住箭矢，跪在昌幸的面前。瞧他的裝扮，窮酸中，帶有一股土氣，身裁矮矮不說，背上還駝着一個肉瘤！他恭敬地跪伏那兒，不敢抬頭。

——哼！你倒蠻懂得禮節、蠻守分的。

昌幸對於眞田家的命運，竟受眼前這種身分卑微的人所擺弄，一腔怒火全現在臉上。

「你是德川家康那方面所派來的忍者？」

「不！我是四海爲家的浪人！」

猿飛佐助依舊低垂着頭答話。

「抬！抬！抬！把頭抬起來！」

昌幸不覺提高嗓門喊了，猿飛佐助遂抬起頭來。

看到佐助的容貌如此清秀可愛，昌幸的一臉怒容，竟緩和下來，而想微微一笑呢！

昌幸從未見過如此清純、無邪的眼睛，他覺得眼前這個人的魅力，全在這雙純潔的黑瞳裏。

或許，這個人從未欺騙過任何人吧！

由他的容貌判斷，眼前的人不過二十餘歲！

「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猿飛佐助！」

「你這麼做，可是有什麼企圖？」

「我以爲您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遂施展一點末學，請您決定是否收留我，冒昧之處，還請海涵！」

——這個人……唉！渾然不知自己正扮演着，滅亡眞田家的惡魔使者。

昌幸暗自思忖。向來，惡魔使者都是以最純潔的姿容出現的。

——絕不能讓他出仕幸村……

昌幸心念一轉，遂開口說道：

「我是上田城主眞田安房守昌幸！」

「哎呀！這麼說，我認錯人啦！」

佐助眨了眨眼睛，他那略顯困惑的眼神，益發顯出天眞無邪的本性。昌幸已對他產生了好感。

「佐助——」

「是！」

「如果，你想當眞田家的家臣，這種雕蟲小技，根本派不上場。你應求立功疆場的機會才對！」

「是！眞田大人！」

「倘若，你能遵照我的指示去做，我可以將你推薦給幸村！」昌幸語氣誠摯地說。

「謝謝！謝謝！佐助必定聽您的吩咐！」

說完，猿飛佐助再度恭敬地跪伏。

「圍城的敵陣中，有位名叫石川玄蕃的先鋒，在他麾下。有位山田仁左衞門長政的武士。你替我把他生擒回來，記住！只能一對一地對抗，而且，不能用刀！」

「遵命！」猿飛佐助接受了這個任務。

二

昌幸命令猿飛佐助生擒的對象——山田仁左衞門長政，是個逗趣人物，曾有段引人噴飯的趣事。

石川玄蕃在冠獄山麓紮營後，發覺上田城的防禦十分堅强，心知要想在三、兩天內，將上田城攻破，而趕往支援關之原之役，已是不可能了，遂想派人通知德川秀忠。結果，他從陣中選出一位年方二十，體格魁梧的壯漢。

這位名叫山田仁左衞門長政的年輕人，昻藏七尺之軀，無論膽識、臂力，都勝過常人。傳聞中，甚至說他的氣力能與百人匹敵，令人不咋舌。

如此一名勇將，他在戰場上的表現，自是不同凡響。

長政受命後，飛身躍上座騎，往前狂奔。

怎奈路徑不熟，不出許久，長政迷路了。

無可奈何之下，長政雙腿夾着馬腹，揮鞭登上附近的山崗，翹首遠眺。眼前，一片密林之外，只可瞧見上田城正殿的一角飛簷。

長政茫然地呆坐馬背上，不知將往何處。

遲疑了片刻，長政忽然猛力踢着馬腹，馬兒受了驚嚇，像飛矢般奔出，逕自朝着上田城的方向跑去。

長政似無意掉轉馬首，一任馬兒奔去，直到臨近上田城，他才勒緊轡繩，朝城門上方大吼：

「我是德川軍先鋒石川玄蕃旗下的兵士，山田仁左衞門長政。因有急事，必須趕回主君德川秀忠的營裏，但是，我對這兒的地勢不熟，騎着馬兒在附近打轉許久，也未找出路徑，若是繼續晃盪下去，只怕時間趕不及了。請你們本着武士的俠義精神，打開城門，借道於我，只要通過這兒，以後的事，我會自己處理。如此，才不致誤我身負的重任，膽敢請你們請示貴城主？」

昌幸萬萬沒有料到，天底下竟有如此荒謬的事發生，他在一陣狂笑之後，親自走到城門處，說：

「山田仁左衞門長政，你的膽量的確値得喝采，好吧！我答應你的請求，放你通行！」

「謝謝城主！既然，此次我能通過此城，那麼，等我辦完事時，是否還能再度借道？」

山田長政在昌幸和城兵的注視下，悠哉遊哉地策馬而過。

是日夜半時分，山田長政又敲打着後城門，要求上田城的守兵，讓他順利通過。

昌幸命人打開城門，迎之至本殿，對他說：

「你來回兩趟都穿過上田城，對於城中的防備，多少也窺出個端倪了吧？將來，進攻上田城時，可別讓旁人搶先立功喲！」

「當然！當然！在下必定不負城主的厚望！」

山田長政竟面露笑容，連聲稱是。

「喂！我該用什麼方法，才能使你甘心投效？」

「活捉呀！一旦被活活逮住，卽使猛虎，也只能垂首挾尾地俯首聽命！」長政煞有其事地回答。

至此，昌幸始命人打開前門，讓山田長政離去。自己站在城門上，目送長政的身形逐漸消失在黑夜裏。

——憑幸村的智謀，恐怕無法活捉他。

佇立城門上的昌幸，望着皎潔明月，慨然興嘆。

昌幸見到猿飛佐助有心出仕，又見他身手不凡，遂想：何不讓他想辦法活擒山田長政呢？

轉念至此，昌幸才朗聲問話，沒料到猿飛佐助爽快地答應了。待猿飛佐助退下後，昌幸猶自爲此事，展露會心的微笑。

三

寬永五年時，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年方三十。

他有眞田家俊逸氣質的遺傳，在當時，儼然是一副濁世佳公子的風采。據悉，眞田幸村的祖父眞田幸隆，某次到武田家拜見主君時，城中侍女竟爭相欲睹他的出衆儀表。又傳說，眞田幸村的伯父眞田信綱和眞田昌輝，不幸在長篠之役陣亡，消息傳回城中，平日侍候他們生活起居的侍女們，有三名竟悲不可抑地相繼自殺身亡。

至於，幸村的父親昌幸和長兄信之，雖也有出色外表，忝爲美男子之列，但是，與幸村比較還是稍稍遜色。

眞田幸村在十六歲那年，曾赴越後上杉景勝的城裏當人質。由於，他的高貴氣質和俊挺的外貌，上杉景勝不惜紆尊降貴，以貴賓之禮款待他，更以長輩之尊視之，而令眞田幸村啼笑皆非，莫名萬分。

幸村也是個怪人，憑着翩翩風采，上門提親的媒婆自

是不勝其數，怎奈，幸村爲償「娶天下醜女之最爲妻」的心願，竟成爲大谷吉繼的東床佳婿。

據說，幸村之所以這麼做，是爲了躲避那些旣具姿色又貪戀幸村外貌的女子呢！

大谷吉繼的相貌，原就以醜陋聞名，不幸又得了癩病。到了中年，癩病惡化，臉部的肌肉因而潰爛，使他不得不在冠冕之下，垂掛一幅黃色綢巾以爲遮掩。平日，他必須與人交談時，也是隔着一扇紙門。

大谷吉繼之女亦是其貌不揚之流，一位濁世佳公子，竟然願意娶天下醜女，也是奇聞一樁。

唯，幸村夫婦結縭七載，從未聞得幸村有意納妾的消息，他們能過着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美滿生活，也是時人未曾料及的事吧！

上田城被圍時，幸村依舊不改其悠遊態度。他極少披上甲胄指揮作戰，而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閱讀兵書上。

父親昌幸偶爾也會到他的書房探視。但，多數時候，他只就兵法上的疑難提出與幸村商討罷了。

時値深夜，幸村仍無倦意，遂將燭火挑亮，專心鑽研孫子兵法的奧義。

突然，他覺得背後似乎有人形晃動，乃回轉頭去——

果然，有條黑影默默地跪坐在門邊。

幸村仔細地打量過他後，開口問道：

「你就是家父所提及的猿飛佐助？」

其實，負責保護昌幸安全的忍者，早已將今早所發生的事告訴他，所以幸村這麼問。

猿飛佐助並未答話，他默默地坐在那兒。

「四年前，你的師父戶澤白雲齋曾說你太善良……」

「可是，我並不儒弱！」

未逮幸村把話說完，猿飛佐助急急地爲自己辯白。

「千萬別介意。善良的個性可能使你增壽呢！果眞願意投在眞田家門下，我就留下你！」

「但是，接受你的俸祿之前，我得先活捉山田長政！」

「山田長政？他的身長七尺，臂力能與百人匹敵，你怎能空手降敵，活捉他回來呢？」

「可以！」猿飛佐助信心十足地回答幸村。接着又說：

「我想向你借上田城裏最美麗的女人！」

×　×　×

翌日清晨，天方吐露魚肚白時——

山田長政單槍匹馬地朝上田城奔來。

昨晚，他接到署名眞田昌幸的親筆函，函中寫道：

「明晨，請赴上田城，此地有勇將候教！」

「哼！還眞想活捉我山田長政！多可惡！」

看了眞田昌幸的親筆函，長政不禁恨恨地罵道，爲了這件事情，長政澈夜未曾安枕。此刻，見天露微白，遂急急策馬來到上田城下，以便揭露眞象！

曙色仍新，上田城籠罩在灰朦朦的晨霧裏，四周一片靜寂，似乎夜的色彩仍未褪盡！

山田長政顧不得一切，扯開喉嚨通知城主，自己已經到了。隨着一陣軋軋的聲音，城門被拉開了。

不知是因長政本身的鬪志昂揚，抑是感覺城門開啓處有隱隱殺機，長政座下那匹花毛駿馬，竟像中了邪一般，屢屢高抬前肢，豎起身來，引頸長嘶。

山田長政安撫了座騎之後，朝着城門開處大吼！

「來吧！快出來呀！山田長政候駕已久！」

他手執長槍，不住地揮舞，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情。

突然，他聽到的的答答的馬蹄聲響起，緊接着一匹黑色駿馬，由城裏衝了出來——「哼！」

山田長政悶哼一聲，隨卽擺開架式。

但是——他睜大了眼睛，呆呆望着前方。

沒想到騎在那匹黑色駿馬上的竟是一名赤裸的美女。

山田長政是位生性純樸的年輕人，由於體格壯碩，精力亦較常人旺盛，夜裏常爲此輾轉難眠。

看見雪白的胴體，如晨霧般逐漸逼近眼前，山田長政已被强烈的情慾沖昏了頭，過度的興奮，使他無法集中精神，細思其中是否另有詭計？

他虎視眈眈地望着這名長髮披散，容貌艷麗的少女，那渾圓的乳房，玲瓏有緻的胴體……

少女所騎的黑馬，像是要撞上山田長政的座騎，以飛快的速度與之擦身而過，就在擦身而去的那一瞬間，山田長政禁不起內心的蠢動，伸長手臂將少女攔腰抱住。他絲毫未察覺，如壁虎般緊貼在黑馬腹部的一名男人，在兩騎交錯的刹那，已躍至自己座騎的腹部。

「給我如此完美的禮物，山田長政却之不恭了！」

說完，他夾緊馬腹，欲掉轉馬首轉回程去。

突然，脖子一陣冰涼，並聽得耳邊有人命令：

「安份點！乖乖地騎進城去！」

如此一來，練就一身武藝的山田長政亦徒呼負負了。

憤怒如追悔莫及的懊惱，氣得山田長政渾身發抖，他萬萬沒料到，對方竟能神不知，鬼不覺地躍上自己的馬上，脅迫自己。但是，他倒也識趣，並未做無謂地掙扎。於是，猿飛佐助順利地擒住山田長政。

山田長政進入上田城後，被人直接帶至正殿會見昌幸

，他盤腿坐在昌幸面前時，手中仍緊緊摟着那名裸女，那種模樣，就像是偷人東西的小孩，挨打後仍捨不得放下贓物一般，模樣十分可笑。

四

山田長政就這樣被留在上田城裏。

十月上旬，德川秀忠命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仙石忠俊等先鋒，繼續率領自己的部隊圍困上田城。

秀忠自己則帶着部分軍隊西上，但是，當他抵達關之原時，已是十月十七日，戰爭早在兩天前結束了。

由於，德川家康贏得最後的勝利，眞田昌幸父子的困守城池，自然也失去了意義。

德川家康命令昌幸引退高野山。昌幸只好將上田城交給長子信之，自己只帶着數十名家臣離去。

一行人由體格魁梧的山田長政和矮小的猿飛佐助殿後，此種怪異的行列，自然格外地引人注意。

當他們將要到達京都時，昌幸對長政說：

「你並非眞正家臣，無需隨我隱居高野山，你還是另謀良主，自求多福吧！」

「唔……我……我已無木可棲啦！」

長政支支吾吾地說着，一臉尷尬的神情。

自己情慾難耐，而敗陣稱臣的山田長政，受此奇恥大辱後，再也無顏出仕他人了。

昌幸知道他的心情，老慮半晌才說：

「像你這般壯碩的體格，留在日本這個島國，不嫌太狹窄了？讓你搭朱印船到海外闖盪如何？」

「好哇！我正希望如此呢！」

昌幸的建議，正中長政下懷，他高興地應允。

朱印船專門從事國外貿易，船主領有捺有紅色官印的通商許可證。

「前年，因故觸犯大閤殿上（豐臣秀吉）的禁忌，自招惹大禍的商人呂宋助左衞門，目前仍在柬埔寨經商，我替你寫封介紹信，請他多提攜你！」

「謝謝城主，但是，柬埔寨究竟在那兒？」

「噢！聽說離日本有一千八百里路呢！」

「哇！一千八百里路？」山田長政驚訝地睜大了眼睛。繼而，他才莞爾笑道：

「唉！我寧願冒着生命危險，與洶湧的浪濤拚鬪一千八百里路，也不願再待在日本。倘若上天垂顧山田長政，我還可能在柬埔寨稱王呢！」

話說至此，他突然轉頭對身旁的猿飛佐助說：

「如何？佐助！我們一起到海外去！」

猿飛佐助只是默默地搖頭，並未作聲。

× × ×

說來，呂宋助左衞門亦爲一代奇傑。

當他尚未正式營商之前，他是縱橫海上無惡不作的大海盜。

呂宋助左衞門是因販賣「呂宋壺」而賺下富可敵國的萬貫家財。當時，千利休正大力提倡茶道，品茗已在武士間，形成一股風氣，因此，他們爭相搶購珍奇的茶具。其中，尤以高麗的茶杯，呂宋的壺最受歡迎。

基此緣故，自然不難想像呂宋助左衞門的商船，滿載呂宋壺回到日本時，在武士間所掀起的軒然大波。

聽說，大閤豐臣秀吉將呂宋壺視爲國寶般地大肆收購，呂宋助左衞門遂在一夜之間成爲巨富。

他像流水般毫不愛惜地花費家財，建築足堪與聚樂府、桃山城媲美的華屋巨室，日常生活亦極盡奢華之能事，這種奢侈作風，自然令堺（大坂）的武士們眼紅。

日後，呂宋助左衞門不幸得罪豐臣秀吉，而獲罪。他在尚未判刑之前，就將華室巨宅贈與大安寺，千萬家財亦散盡親朋故舊之間，然後才飄渡異鄉！浪跡天涯。

眞田昌幸與助左衞門算是知交，在他成爲巨富後，某日，他們在酒酣耳熱之際，笑着對昌幸說：

「那些壺在呂宋的露天市場裏堆積如山，値不了幾個錢！呂宋人都是些懶鬼，平日便溺都在寢室內。說句難聽話兒，那些壺就是呂宋人的夜壺……唉！藉着夜壺發大財，我知道自己遲早會遭到報應的！」

這麼看來，助左衞門在享樂之餘，早就預見將來自己可能會沒落；或者，他之所以如此及時行樂，是因有先見之明也未可知呢！

於是，山田長政帶着眞田昌幸親筆書與呂宋助左衞門的信函，由堺港登上通往柬埔寨的朱印船後，再也沒回到日本。

五

眞田昌幸和眞田幸村父子隱居高野山後，父親取號「一翁閑雪」；幸村自號「傳心月叟」

他們蟄居此處，一晃眼，就過了兩年。

德川家康得勢後，仍沿襲豐臣秀吉的政策，嚴禁基督教徒在日本傳教，但是，對於拓展商務却十分熱心。因此，當時的堺港街市，充滿異國色彩。

這年的春天，猿飛佐助在這條名叫「市小路」的街道上，萬分無聊地閒步晃盪，平日這條街道也有些外國人活動。

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名駝背的年輕人。

最近，連連侵入堺港首富納屋家，偷竊大判箱的怪盜，就是猿飛佐助，這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吧？

「大判」是江戶時代所用的橢圓形金幣，通常，千兩裝成一箱，稱做「大判箱」。

納屋一族在當時是日本首富，其勢之盛，連諸侯都不敢干預。他們在市小路、甲斐町、材木町、中濱等地，均築有佔地數千坪的深宅大院，各院均養有浪人千餘名以防萬一。此外，納屋一族擁有數十艘朱印船，由織田信長握權時，就以財富拮抗幕府，絲毫不肯退讓。

左衞門幸村早就洞悉，德川家康不久會大興武力，攻滅豐臣秀吉，並且，極可能握得霸權，傳位子孫。爲了抵抗德川的大軍，現在必須積極儲備銀兩，遂命猿飛佐助潛入納屋族遍佈堺港的巨宅；竊取大判箱。

這些天來，佐助已經偷了二十餘箱大判箱，他把這些偷來的銀兩，全藏在眞田父子那兒。

穿過市小路，眼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

從安南、呂宋、暹羅、柬埔寨各地回到日本的朱印船，均落錨此地。這些朱印船長約三十間，寬約九間，一間約是六尺，因此，一艘朱印船可以容納四、五百人。

每艘朱印船船首，都懸着一面畫着八幡大菩薩的旗幟，帆柱上同時也飄揚着代表家族的家徽旗。

佐助每天都會到海邊來，在這兒，他常怔怔地望着飄渺無涯的海面，盡情享受海風拂面的溫柔。

佐助深愛這片寬廣湛藍的海洋。

倘若，他未曾宣誓爲眞田幸村的家臣，此刻，他可能也和山田長政一般，早已飄渡萬里重洋，到海的另一方去了，他幻想着與浪濤搏鬪的驚險場面。

眼前，一望無際的海洋與深邃幽遠的山谷一般，均能輕易地將猿飛佐助引入忘我之境。

他靜靜地望着海洋，一點也不覺得煩膩。

——咦！那是什麼……

猿飛佐助輕喊了一聲。

原來，前方的海天之際，有個黑影晃動，它干擾了佐助的寧靜。

一艘像是剛自遠方返航抵港的朱印船上，走出一位惹人注意的男人，他佇立甲板上，仰天長嘯，那姿態像煞要呼喚遨遊在天邊的雲彩似的！

猿飛佐助的雙拳突然握緊，恍如受了什麼刺激似的，他覺得那男人的吼叫與常人不同，卽使身在兩里之外也能清晰地聽見……不可思議啊！

——他的嗓音是與生俱有的？還是經過後天訓練而

成？

當他這麼想時，却見方才擾亂他視線的黑點，正逐漸地擴大，並朝着那艘朱印船飛去。

——噢！原來那個黑點是一隻大鷲。

那隻大鷲振翼時，發出「噗！噗！」的聲音，當它接近船身時，原先佇立甲板上引頸長嘯的人，忽地往上一躍，他伸手抓牢大鷲的雙爪，跟着，整個人也輕飄飄地往上升，大鷲帶着他飛向岸邊來了。

他在距離地面約有二丈高時，鬆了雙手，輕巧的躍落鬆軟的沙灘上。這人穿着一件無袖的虎皮外掛，腰間配着長、短兩把刀，身高六尺，褐髮、藍眼、高鼻樑，一眼就能瞧出是個外國人。

佐助覺得這個人的年齡，大約和自己相仿。

——但是，這個人爲何是副武裝打扮？

佐助訝異地目送着這人遢着悠閒的步伐走入市區。

大鷲仍在空中繞着圓圈盤旋，佐助心想，這隻大鳥一定是那位外國武士所飼養，而帶到日本來……

佐助的性情也怪，毫無爭强好勝、追根究底的精神。但，若是師父或主君有令，他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拚了性命也要達成所負的任務！因此，一般武士若是發覺，有這麼一個身懷絕技的外國人，侵入自己的國家，必定會因好奇而產生探究的心理，佐助都沒有，他像沒事一般悠閒。

他只是靜靜地望着對方的身影，逐漸消失視線之外，

佐助並不知道，這個人將會成爲他的勁敵，這一次的不期而遇，算是頗值記憶的初會呢！

兩天後，佐助才二度見到這名異國武士。

當時，他悄悄潛入納屋助四郎築於甲斐町的毫華巨宅裏。他想，今晚總能偷得二、三個大判箱吧！

趁着夜幕將臨、華灯初上時，猿飛佐助就潛入納屋家的天花板上，預先調查房屋的建築、所住的人和他們所住的房間，以便竊得財物後，能迅速逃離現場。

猿飛佐助大約地勘察過地勢後，便仰躺在粗樑大柱上休息，以待夜深時下手，當他躺在樑木上假寢時，突然覺得底下有一股寒風，直竄上來。

猿飛佐助心知情況有異，連氣也不敢輕喘地翻過身來，緊貼着天花板，由細縫中窺視下方的情形。

下面是屋主納屋助四郎的寢室，當猿飛佐助發覺站在房門口的那個年輕人時，臉色倏然大變。

那間寢室的入門處，有一扇由六幅中型仕女畫拼湊成的屏風，納屋助四郎夫婦已熟睡，只見，那名刺客緩緩地移步繞過屏風，來到屋助四郎的面前，他靜立疊蓆之上，

盯着熟睡中的納屋助四郎許久後，不知何故突然提起脚，朝着納屋助四郎的枕頭，猛地一踢！

如前所述，納屋助四郎的確不似普通的商賈。

他唯恐遭到刺客偷襲，即使睡覺時，被褥內亦放着一把長刀。當刺客猛力踢他的枕頭時，納屋助四郎驚得一顆心已躍至胸口了。雖然，他憑着本能的反應，已抓住身旁的長刀，却來不及拔出刀來。

因爲，對方的劍尖已指着自己的鼻端。

這不是一般武士所用的長刀……

猿飛佐助發現刺客手中握着的是一把劍，劍身筆直，劍尖則似尖針般細小。

藉着微微晃動的燭火，納屋助四郎看清對方的面貌之後，驚訝得輕呀了一聲，內中含有幾分詫異。

他的妻子嚇得直打哆嗦，緊依在納屋助四郎的身旁，

「你可是納屋助四郎？」

這名年輕人以清晰的日語詢問着。

「你是誰？找納屋助四郎有何貴幹？」

「我遠從柬埔寨而來取你的性命！」

「什……你說什麼？……」

「我是呂宋助左衞門在柬埔寨所收養的孤兒。十歲那年，我遇到了他……他扶養我長大後，我原想殺了大閤豐臣秀吉，以揚武名，可惜，豐臣秀吉却死了，無論如何，我是不辭千里路途，辛苦趕來此地的，素願既未能了，我就替養父報仇吧！當初，是你向豐臣秀吉進讒言，毀謗呂宋助左衞門，致使他身敗名裂，只好散盡錢財到海外立身，你非但奪了他的部分錢財，甚至還搶了他的妻子，孰可忍？孰不可忍？我特來取你狗命的！」

「……」納屋助四郎愕然無詞以對。

對方後退一步，笑意盈盈地說：

「起來！起來！拔刀吧！納屋助左衞門！」

納屋助四郎一把推開嚇成一團的妻子。

佐助以爲他會抽刀朝那名年輕人身上砍去，誰知，他躍起身後，拉開紙門，喊道：

「來人啊！有奸細！奸細……」

語音未了，那名年輕人已疾步迫近納屋助四郎的身旁，只見他將右手橫掃，助四郎的頭顱順勢上揚，撞及頂上的天花板，恰巧掉落小几的呂宋壺上。

這時，年輕人又走到納屋助四郎的妻子面前，她呆若木鷄般楞在那兒，一任年輕人扯落她的衣裳。

府邸所雇養的浪人全部簇擁上前。

年輕人將裸女挾在腋下，冷然環視圍在身旁，手執白刃的浪人們。

隱在天花板上的佐助，此時正好與這個年輕人正面相對，當他接觸到那藍眸子所放射的兇光，和他殘酷的表情時，佐助不由得胸口一緊！

——哇！這個人可眞狠呀……

浪人們發覺這個容貌與自己迥異的刺客，行動已略顯遲疑，再瞧見主人身首異地橫死那兒，主母赤身裸體被挾在他腋下，更愕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一位由後面匆匆排開浪人，走向前去的高個子浪人，振臂高聲疾呼道：

「各位！來人不過是個異邦小子，上吧！」

房間緊連着走廊，天花板的距離亦高，使室內較一般房間更寬敞，因此，倒是十分適合打鬪的場所。

這些浪人們均有過爭戰沙場的經驗，只要有人從旁鼓勵，他們自會爭先搶功，聽得他們的聲聲吆喝，佐助知道這羣浪人，必定像饑虎撲羊般狠命撲向那個年輕人，佐助正爲他暗暗驚心時，却見他滿臉獰笑，箭步竄上前去，他是爲了能殺人，而露出此種猙獰的面目？

浪人之一，以爲逮住了絕好時機，乘他抬脚跨前時，「呀」的一聲，砍將過去！但見異邦小子的長劍，同時也晃了一下，那名浪人的遭遇就和納屋助四郎相同，一顆頭顱斜飛上天花板去——哇！——慘叫聲猶在空間迴盪……

就在這一瞬間，藍眸子的異邦小子又迅速施展出詭譎的劍術，他的劍舉至齊眉的高度，正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地旋轉，頓時，在他身形半丈方圓之內，形成一股逼人的劍氣，浪人們無人敢冒險上前。

他手中仍抱着那個女人，此時兩人，就像陀螺般直打轉，邊朝走廊的盡頭進去，那種速度下不比常人的奔跑要慢呢！

他一身黑色勁裝，在旋轉時與懷中赤裸的身體融成一體，並和白刃所畫出，似圓盤般的刀光劍影，共同繪出一幅美麗的圖案。只在眨眼工夫就消失在無盡的長夜裏。

房間裏靜躺着兩顆頭顱，走廊上也有兩具血淋淋的屍體！

六

這名異邦小子逃到院落後，翻身躍過圍牆，佇立馬路中央，口中不知低喃些什麼咒文。

隨後，飛身穿越悄無聲息的暗夜，來到浪滔拍岸的海邊！他像棄置破鞋般，將納屋助四郎的妻子，摔在沙灘上，並發出聲聞二里之外的一聲長嘯！

闃黑的夜空，唯有一輪明月高掛，它無聲地放射着慘青的光芒。年輕人長嘯過後，低頭看着眼前如死人般，仰

臥沙灘上的赤裸身體。

如練的月華，溫柔地圈住那具體態豐滿、均勻的雪白軀體，形成一股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那名年輕人的臉部飢肉抽搐一下，當空中的大鷲鼓着巨翅噗之而來時，他已禁不起體內情慾的衝擊，撲上沙灘上的女人。納屋助四郎的妻子在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侵入體內時，痛苦得呻吟出聲，但是，當她悠悠回神，睜眼瞧見趴在自己身上的男人時，又是一聲悽厲的喊叫，隨即暈死過去……頭頂上，大鷲不住地盤旋。

半晌過後，那名年輕人發出一聲歎息，滑落一旁。在激情過後，他只將裸女一推。

大鷲就以間不容髮之勢，飛降下來，雙爪抓住裸女的腳踝，騰空離去。

佐助已從甲斐盯趕至此地，他呆立在沙灘上看了經過的情形，眼前，裸女倒掛空中被大鷲擄去的景象，一如幻境，佐助以爲自己是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中。

大鷲的影子漸去漸遠，逐漸消失在海天接連處。這時，躺在沙灘上的那個外國人，才站起來。

他面向猿飛佐助，默默地彼此打量着。

「你是否就叫猿飛佐助？」

對望了半晌，那個人先開口問道。

「咦！你怎麼知道我是猿飛佐助！」

「山田長政到柬埔寨找呂宋助左衞門曾提起你的大名，他還要我到日本找你，就忍術比劃高低呢！當時，他就將你的容貌、身形告訴我啦！兩天前，我在船上用望遠鏡瞭望這片沙灘時，一眼我就瞧出是你！」

——噢！於是，你喊來大鷲嚇唬我？

佐助心中這麼想，接着又眨眨那雙大眼睛說：

「山田長政兒在柬埔寨從事何種買賣？」

「他已經離開柬埔寨了！」

「離開柬埔寨？那他又到那兒去了？」

「暹羅！由於暹羅發生內亂，山田長政帶着一批武士，搭乘八幡船前往那兒，幫助王室！依我看出來，暹羅王室遲早會被山田長政這批人所控制！」

「喔！眞的嗎？看來山田長政兒，還眞有當國王的運數呢！」

猿飛佐助打從心底爲山田長政的成功而興奮。

但是，眼前這位身高六尺的壯碩漢子，正以不屑的眼光，斜睨這位矮小又駝背的猿飛佐助，他說：

「猿飛佐助，你也認爲這兒是我們較忍術的最佳場合吧？」

「不！我尚有要事繫身，不能輕易允諾與人比武，何況，我最討厭這種沒由來的爭鬪！」

猿飛佐助搖着頭，這麼回答他。

「喔？你是臨場退怯！你怕技不如人？」

「不……我想，我們也不急着比劃嘛！遲早我們會遇到非拚鬪不可的場合，不是嗎？機會總是有的，別急！」

「好！你要記牢！日本的面積雖廣，能取你首級的人，哈！哈！哈！捨我其誰啊！」

「閣下的口氣頗爲妄，何不報上名號？」

「呂宋助佐衞門替我取名霧隱才藏！」

「霧隱才藏？……我記牢了！」

說完，佐助轉身，邁着悠閒的步伐離去！

當他尚不及邁開五步，突然向右一閃。

「咻…」的一聲，一支飛鏢由後方飛來。

佐助並未回頭，他以同樣的速度回到原處。

隨後，第二支飛鏢又接着飛來。佐助仍然未回頭覷看，只是，這回他朝左邊輕閃，然後再走回道路中央。

「哇！可惡！可惱也！」

霧隱才藏恨得咬牙切齒地說，想順手擲出第三支飛鏢，同一時候，佐助不知往後抛出什麼東西，只瞧見他身後的天空亮起一串鮮艷的火花。

火花閃爍過後，便成縷縷輕煙，而這縷縷煙霧又緩緩地在空中變化出兩個大字——阿呆——

「混蛋：你這小子可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如此戲弄本大爺！」霧隱才藏憤怒地朝那兩個大字扔出飛鏢！

佐助趁着霧隱才藏怒火中燒，注意力被引開後，迅速離去！霧隱才藏莫名其妙地，走到方才猿飛佐助站立的地面時，詫異地輕咦一聲！

自己身上所穿的虎皮短袖外褂，不知何時竟被人脫了下來，這還不說……。

怪的是，方才自己擲向「阿呆」兩字飛鏢，正穿透那件虎皮外褂，將虎皮釘在沙灘上。

三好清海入道

一

大正十二年。這一天，秋高氣爽。

大阪城中，一座興建已久，高達八層的「天守閣」——城樓。正舉行落成儀式。

工人們從停泊在堺港旁兩百艘載運石頭的船隻上，賣命地搬運石頭，以作爲興建城堡之用。這時候，在那條工人們熙攘往來的行道中，站着兩位父子模樣的放下師（江戶時代，在巷間專作藝能特技表演之人）。年長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彪形巨漢，身旁那名男童看似大約僅有十一、二歲，從其器宇軒昂的神情中，不難看出他並非一般普通的放下師之子。

父子兩人的頭部均以紫色布巾纏住，同時，兩雙眼睛不約而同地帶着異樣的神采，牢牢地仰望眼前這座高聳入雲、金碧輝煌的天守閣。

此閣，乃是豐臣秀吉從三十餘國中，聚集了將近三萬的人力，耗時三個月的時間，不分晝夜地趕造而成，實可稱爲天下無雙的雄偉巨構。

工程之浩大，自不在話下，其通體的裝飾，尤其頂層的城壁上鑲有仙鶴及猛虎之雕飾，第五重塔的迴廊欄干全部塗上鮮艷的紫紅色金漆，眞是所謂的「金殿紫閣」。

其中——鴟尾棟瓦，屋脊兩端的魚形鯱飾，也盡都是貼金箔，高貴華奢極盡能事！

「清太——」

彪形巨漢，突然以低沉的聲音向身旁童子說道：

「若能獲得那兩條，如翡翠般大眼睛的鯱中的一個，那麼，可足以供養一萬名兵士。」

男童聞言，眨動了一下雙眸，不自覺地更加明亮起來。

「哼！豐臣秀吉這傢伙自從取得了天下之後，遂即將他所獲有的稀世寶物全部鑲飾在天守閣上，這會兒，我倒要讓他嚐嚐失去寵物的滋味如何！」父親洋洋得意地自言自語。

突然，一位滿頭大汗的工人，大聲吆喝着：

「喂！喂！不要阻路，滾開！滾開……」

父子兩人再度仰頭望了那對鯱，隨即閃至路旁。

過了一會兒，當他們走到行人稀少的長巷裏時，男童方始開口向他的父親詢問：

「父親！咱們將以何種方法盜取……」

「嗯！這點你放心，我早已胸有成竹了。不過，清太，這次得全靠你表滿『特技』囉！」

「什麼？特技……」

「不錯，翱翔天空之術——」

「天空？」

「嗯！使你化身爲鳥。哈…哈……」

這名巨漢說完之後，又是一陣自鳴得意的笑聲。

原來，這名巨漢 正是聞 名於當時的「天下第一盜」——石川五右衞門。

單憑他一身敏捷俐落的功夫，以及神出鬼沒的行蹤，即爲一般宵小鼠輩所望塵莫及，而他所盜取之物品，非稀世之寶，珍奇古玩不偷。例如：

天正元年八月，織田信長率兵將淺井長政駐紮在江北小谷城的陣地團團圍住，使其孤立無援。

就在豐臣秀吉將長政駐守的正殿，和他的父親久政所據守的京極城廓之間的要道切斷之後的當天夜裏，一條頎長魁梧的黑影，悄聲無息地竄入豐臣秀吉的營地內，與秀吉相對而坐。他——就是自封爲天下第一盜，石川五右衞門。

小谷城正殿內，淺井長政的夫人阿市，乃是聞名天下的美女，也就是信長公的妹妹，如果，將這麼一位標致的美人兒殺掉未免太可惜了，假如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爲你將她『偷』過來……」石川五右衞門似在下餌。

豐臣秀吉面不改色，以平淡的口吻說：

「哦！是嗎？那你不妨將條件開出來！」

「依我多方面的猜測，我可以肯定地說，不久後你必定會殺掉信長公，而掌握天下之實權，因此，只不過想藉着這件事情，順水推舟賣你一次人情罷！」

五右衞門凝視着豐臣秀吉等待着他的回答。

過了一會兒，秀吉才微笑地說：

「如果，你眞的有辦法能夠使阿市成爲我的夫人，那麼，將來一俟我取得天下之後，便將四國地方交給你來統轄。」

× × ×

事實上，對於信長的殘酷和覇虐無道，淺井長政早已痛恨在心，因此，即使在作困獸之鬥時，他也不願再將阿市送還給他。

另一方面他又想到，如此年輕貌美的嬌妻，萬一在自己死後，又被織田信長「轉贈」給其他的部下，與他人相擁共眠。此情此景怎不令他怒火中燒，最後，他終於狠下心來，作了一個慘絕人寰的決定——

長政預備將阿市，以及三位公主一併關入正殿內的一個小房間裏，在最後緊要關頭時，讓她們與城堡一道化爲灰燼。

九月一日，長政自覺已經無法繼續抗拒秀吉强大的兵勢，遂當機立斷，命其五名隨身侍臣縱火焚燒城堡，自己則率領兩百名精銳的士卒，撲向城外。

此時，城中正殿已被熊熊的火焰所吞噬，不到頓飯工夫四周盡成一片火海。然而，被長政關入正殿中的阿市，以及三位公主，竟被人安然救出置在城堡後方的一片雜木林中歇息。

阿市和三名女兒，均不清楚自己爲什麼會被人帶到這片雜林來。這是由於她們母女所飲下的「離別酒」中被人偷偷下了毒藥，所以，當她們聽見了房外驚恐而猛烈的吶喊聲時，却全身癱瘓無力，無法及時奔脫，而當她們蘇醒過來時，已經是被人放置於這片叢林裏了。

過了半晌，從叢林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豐臣秀吉在獲得消息後，半信半疑地親自帶領了幾名部屬迅速地奔來此間，這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

爲了證實石川五右衞門的話，豐臣秀吉卽命令阿市將下裙掀開，當他看見阿市的陰毛早已被剃得精光時，不禁莞爾一笑，讚歎五右衞門眞不愧爲天下第一盜。

二

然而，阿市並沒有眞的成爲豐臣秀吉的夫人，而是改嫁到柴田勝家，從此以後，便與她的丈夫留在此莊。

當秀吉圍攻北莊，駐守在足羽山營地時，石川五右衞門再度地出現在他的面前。

五右衞門以試探的口脗問：

「將軍是否有意再將阿市奪來？」

豐臣秀吉笑道：「阿市已是三十又七的女人了，就他是天下第一美女，歷經兩次落城之難，我想…她臉上的皺紋必也增多了不少……倒是她的長女茶茶長得婷婷玉立，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愛她……」

「好！照您的意思辦！」五右衞門說完，旋卽離去。

任何人也料不到，這件事情竟然會使五右衞門將豐臣秀吉視爲終身大敵……」

就在石川五右衞門奮力將長政二位千金，從北莊城的火焰中拯救出來，到足羽山麓的樹林內，突然，從四面的草叢後竄出十餘名忍者，個個手持長刀，面露殺機，將五右衞門及三位驚嚇中的女孩圍了個風雨不透。

五右衞門四下一望，當卽故作鎭靜地朗聲問道：

「你們爲什麼要殺我？」

十餘名忍者默然不語，事實上，根本無話可說，對他們而言，殺掉石川五右衞門，只不過是奉命行事罷！至於此舉爲何？這些人自然是不會明白的。或許是，豐臣秀吉不願再欠這名大盜第二次的人情吧！爲了衝出重圍，五右衞門付出了他的右耳及右手三指作爲代價。

從此以後，石川五右衞門時時刻刻無不想報這一記深仇大恨……。

因而，這一次，當他看見豐臣秀吉在大阪城大事興建天守閣，並且，將印度總督所贈予織田信長的巨粒翡翠，分別飾爲鯱的眼睛時，他在心底裏暗忖道：嗯！終於機會來了……。

石川五右衞門有一位年約十二歲的兒子清太郎。

清太郎是五右衞門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偷偷地潛入南都法隆寺中的斑鳩御所（中宮寺）內，窺見寺內的一名法號爲比丘的尼姑，長得十分清秀，一時禁忍不住竟與她發生了關係，而所生下的兒子。

其實，比丘乃是姚華御殿（一條家）的掌上明珠，在生下清太郎不久後卽過世了。

因此，清太郎自幼便跟着石川五右衞門，接受父親所施予的最嚴厲的訓練，五右衞門企圖將自己的兒子，造就成比自己更爲卓越的「大盜」。

這一次，五右衞門蓄意讓清太郎潛入豐臣秀吉戒備森嚴的府邸內，奪取那些價值連城的翡翠。從清太郎鬱不在乎，及眉宇間毫無懼色的表情來，五右衞門頗感欣慰，唉！眞不愧爲天下第一大盜之子。

在天守閣落成後的第七天深夜裏——

原本是炎酷的天氣，到了深夜突然變得寒風刺骨，風雨交加，路上連個人影也沒有，四下一片漆黑。

這時候，從灰黯的天空裏出現一只巨型的紙鳶，遠遠地往大楚的方向飛翔。它！並不是一只尋常的紙鳶，如果，睜亮眼睛仔細看，不難發覺紙鳶上還附着一名男童哩！

雖然，狂風怒雨三番兩次地威脅這名附在「人工鳥」上的男童，然而，他却能够巧妙而熟練地操作紙鳶的活動與方向。

藉着風力的推動，這只巨型的紙鳶一眨眼工夫，便落在天守閣的城頂上。男童矯捷的身手，在紙鳶落下的那一刹那間，已經脫下了繫附在身上繩子，並且將其纏繞在鯱的尾巴上，伸手得意地撫摸鯱的眼睛。

假如，今天晚上，豐臣秀吉沒有獲悉堺港上兩百艘盛載石頭船隻翻沒的消息，那麼，這名大胆男童的計劃勢必成功，可惜，他終於功敗垂成……。

黑夜裏，船隻覆沒的消息，帶給原本寂廖沈默的城堡

帶來一陣騷動。秀吉隨卽下令在堺港附近點燃所有的照明火炬，然後，自己才急急地爬上天守閣，尾隨其後的人乃是以賤嶽七支槍而聞名于江湖內的加藤虎之助、平靜三十郎、脇坂甚內、加藤左馬之助、戶田三郎四郎、福島四松、糟谷內膳秀吉馬廻等七名武將。

過了片刻，豐臣秀吉已爬上五重城樓的廻廊，身上一襲暖衣柔服任憑風吹雨打也毫不在意。在遠方處方才被點燃的火焰，雖然相當明亮耀眼，却因受到狂風暴雨的影響，而很難清楚地看見船隻沈覆的情形。

站在右旁的脇坂甚內見此情景便遞給秀吉一支望遠鏡，但是，秀吉僅只用其看了一眼，便又還給了脇坂甚內同時對他說：

「沒有用！我還是看不見……」

說完，便想轉身走開，沒想到就在這一會兒，他的視線突然被地面上一條從城頂上懸垂下來的粗繩所吸引。他這一發現，對於那名不顧生命危險，冒着風雨的男童而前來盜取鑲飾在鯱眼睛上的翡翠，實在太不幸、太不巧了。

七名尾隨秀吉而來的武將，互相使了一個眼色，隨卽追上城頂，七人俐落而又有默契的動作。終將那名藝高胆大的男童擄獲。

× × ×

隔天早晨，天氣豁然開朗起來。這時候，昨天夜裏被七名武將逮到的小童，已被人雙手反綁而帶到正殿來——

「叮……」

豐臣秀吉看到眼前童子後，不禁吃了一驚地叫出來，被家臣帶到他面前的這名男童，雖然年僅十一、二歲，然而，一臉清秀的眉目絲毫不帶稚氣，相反地，他的表情是嚴肅、冷漠，令人不禁爲其如此鎭定之神情所懾住。

「我猜想你自不可能是一名凡夫俗子的兒子吧？」

聽到秀吉的問話，這名男童更加地昂首挺胸地說道：

「不錯！我正是天下第一盜石川五右衞門的兒子——清太郎」

「哦！你是五右衞門的兒子——」

「是的。」

這麼一句肯定的答覆，着實讓秀吉啞口無言。

「唉！我眞是不明白，這名天下大盜竟然會糊塗到這種地步，讓自己的親身兒子來承襲他的衣鉢……。」秀吉困惑地喃喃自語。

其實，如果石川五右衞門親自前來委託秀吉照顧清太郎，很可能日後他能够成爲一國之主，但是，事情却出人意料地另起了變化。

這時候，豐臣秀吉在沈思片刻後，突然像是下定了決心般，沉聲喊出一句話——

「梟首示衆……」

話一說完，扭頭舉步準備正欲跨正殿……這時，從殿外傳來騷然不安的聲音，其中有一人大聲吶喊：

「石川五右衞門前來謁見大人！」

「哼！卽使是盜賊也不失父子之情。」

豐臣秀吉揮手示意加藤虎之助將五右衞門帶上前來。石川五右衞門穿着武士裝，面色凝重，兩眼帶着焦急不安的神情遠遠地注視着秀吉，這是他首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隱諱地露出他那魁梧的體格及面貌。

隨着急促的脚步聲，不久之後，五右衞門已被帶至秀吉面前，當他駐足時胸口仍然不斷上下地起伏

「豐臣秀吉！這回該是你還我人情的時候了……」

秀吉露出獰邪而諷刺的微笑說道：

「你這是在爲清太郎乞命？這種儒弱的行爲，可不似你以前一慣作風喔！」

「既然如此，我以這條老命換回清太郎的性命總可以吧！哼！老子今日落在你的手，要殺要剁，聽憑宰割！」

「哦!!這句話可是你親口說出來的唷！」秀吉凝瞪着石川五右衞門說道。

「嗯！你不要再嘮叨些什麼了，我說出來的話一言九鼎，皺一皺眉頭，就不叫天下第一盜。」

「好，很好，不愧爲天下第一大盜。這麼一來，我已經想出來如何處置你的辦法了。」

「嗯！那我的兒子你對他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呢？」

「這個……我送他到高野山剃髮爲僧如何？」

「哦！這眞是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你以爲如此一來，他就不可能替我復仇了？哈…哈……」頻臨死亡的邊緣，五右衞門依然笑得如此爽朗。

× × ×

三天之後，聞名一世的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果眞在尼崎附近的大物浦，當衆被置於油鍋內活活地炸死。根據當時目擊者事後的口述——

石川五右衞門雙手反綁，毫無慄色地站立在那口巨型的油鍋內，大聲地將自己過去所爲的罪狀，一條一條清楚地數落出來——

「第一條：永祿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在將軍家譜落成典禮上，我私下將伊勢國與北畠身上所配帶的長刀偷走」

「第二條：元龜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從宇治眞木島將軍府邸內，盜走足利家歷代留傳下來的寶物。」

「第三條：天正九年歲暮，在安土城竊走信長大人最

爲喜愛的槍枝。」

……。

本來，五右衞門急欲繼續地說下去，可是，因爲受不了油鍋內逐漸沸騰起來的溫度，就在體力不支的那一瞬息間，大聲地叫着：

「天正十一年十一月，在大阪城天守閣上，本想盜走鯱目上的翡翠，不幸失敗，因此，我——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葬身於此。」

說完，全身一沉，迅卽沒入滾燙的油鍋裏。

三

慶長三年五月，太閤秀吉已病入膏肓——

自從醍醐賞花宴後，太閤秀吉遂因罹患痢疾病臥於床。剛開始，曲直瀨養安院侍醫認爲他的病症輕微並無大礙，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後，秀吉的病情不但絲毫無起色，反而日益消瘦下去。

最後，他不得不差遣家臣從京都延聘名醫同來替自己診病，結果，很不幸的是名醫們對他的病仍然是束手無策。事實上，太閤秀吉本身並無料想到自己的死期迫近，本來，在他垂暮之年，唯一的希望便是能夠親自目睹他的嗣子秀頼繼承自己的地位，如今，假若眞的這麼一蹶不起與世長辭，那麼就算是死了也無法瞑目。

因此，秀吉雖然身患重疾，也不得不用盡心機，想盡辦法地保護秀頼，結果，如此一來反而更縮短了他的壽命。

太閤秀吉召喚了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宇喜多秀家等五人會聚在他的面前，授予「五大老」的職務。接着，又命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前田去以、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等五人爲「五奉行」。

使五大老及五奉行等人共同爲其掌理政事，並且扶助幼主秀頼，除此之外，更讓他們按血手印誓言對豐臣家盡忠職守。日後，秀吉爲了籠絡五大老及五奉行，更使五奉行與豐臣家結爲姻親。

幾日之後，當秀吉自覺身體日益衰退時，遂囑咐下人爲其準備筆硯親手寫下這一封遺囑：

秀頼之事，全仰仗各位的扶助，除此之外，秀吉已別無他求了。

八月五日，太閤親筆寫給家康、五大老、五奉行。

× × ×

寫完遺囑，過了片晌之後。

一名自稱是曲直瀨養安院派來的年輕大夫，聲言要醫治秀吉的病體，於是，幾名家老才帶領他前往秀吉的寢室。這時候的秀吉，由於方才硬撑起身子寫遺囑，所以已經由其近侍扶靠在枕邊，兩眼也已經失去光彩。

面貌秀麗的年輕大夫，在秀吉喝下一茶匙的藥水後才溫和地對秀吉說：

「殿下！我是剛從葡萄牙返國的大夫，說實在，當我檢查殿下的貴體之後，我想……說不定是藥方及治療的方法錯誤，當然！我並不是有意要責備那些名醫……實在是我……我曾經在葡萄牙習醫的時候，見過與你相同病例的患者，因此………」

無論，年輕大夫的表情或者聲調均深深地吸引了秀吉，彷彿，從他身上散發出一股魔力，牢牢地將秀吉吸住……

「你……你叫什麼名字？」秀吉低沉的聲音問道。

「三好清海入道！」

秀吉以發昏的眼神注視着三好，覺得很面熟可是却又記不得在那兒見過……。

「那麼，依你的意思應該如何治療呢？」

「首先——」三好莞爾一笑接着又說：

「請你先去洗澡……」

「洗澡?!」

本來，就連名醫們也一致嚴禁以溫水來擦拭秀吉的身體，因爲他們認爲這麼作將會加重秀吉的病況。

「嗯！不錯。」

「你的意思是，我……我可以洗澡？」

「當然！洗澡不僅可以除去身體上的汚穢，同時還可保持精神爽快。」

「嗯！頗有道理，可是……名醫們可能不會允許我這麼作吧！」

「這個請殿下放心，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替你去準備然後讓你偷偷地洗。」

「好吧！那就麻煩你了。」

片刻之後，自稱爲三好清海入道的年輕大夫，已蹣手蹣足抱着瘦骨如柴的秀吉，如風也似的速度奔入浴堂內。

進入浴堂後，三好首先將年邁的秀吉放於木板上，然後逐件地脫掉秀吉的衣服，當秀吉身上的衣服被剝得精光時，三好突然神色一變，咧嘴而笑道：

「太閤殿下！你還認識我嗎？」

「……？」

「嗯！說不定你是因爲病得太久，腦筋變得糊塗記不起來了，哈哈……」

「啊！什麼？你……」

瀕臨死亡的秀吉，當對方冷漠的表情上射出了兩道銳

利的光芒，直欲透視他的肺腑時，瘦骨嶙峋的身體不自覺地顫抖起來……。

「哼！你聽清楚，我就是十五年前被你下令以油鍋煮死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的兒子。當初，因爲你將我送往高野山剃髮爲僧，所以我現在才光着頭，如今既然下山來了，我誓言要成爲比我父親更高明的大盜，當然，首先我要替父報仇殺掉你之後再……」

三好臉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接着又說：

「我要綁架秀賴，然後將他賣給德川內府……」

「不！你千萬作不得。」

秀吉的臉色已由震驚而轉爲一片慘白，雙手合掌哭喪着臉祈求着三好清海入道。

「哦！你憑什麼阻止我？」

「不……不……」

秀吉搖晃着頭說：

「我將所有的庫銀全部給你，只要你不去綁架秀賴如何？」

「庫銀？可是眞的？」

「眞的，那些以三百匹馬車所裝載起來的庫銀被我放在一個很隱密的地方。因爲我不信任德川家康、大納言（利家）和五奉行們，所以這件事情連他們也都不知道。」

「嗯！在什麼地方？」

「你既然自稱爲大盜，那麼就靠你的本領去偷吧！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當初，我曾經以戰功分贈給忠義的諸侯們「正忠太刀」一百支，這一百支正忠太刀中，只有一把刀鍔可以劈開，裏面有寫着隱藏庫銀的地方，本來，這件事我只寫在要留給秀賴的遺書裏，在他十五歲那年，下令收回那一百支正忠太刀，以找出那批庫銀……這些全部是實言……如果，你能獲得那把刀鍔，那麼這筆錢就是你的了……所以無論如何你絕對不能够殺害秀賴。」

秀吉拖着殘軀伸出一隻乾枯的手想抓住三好的衣擺，但是，三好一轉身旋即避開。

「好！既然如此，我就饒了秀賴一條命，不過父仇不可不報……」

三好說完，便抱起秀吉將他用力地扔入白色檜木的浴槽內。不再多說一句話便大步地走離浴堂。

這浴槽內早已盛滿了冰凉的清水，而病得奄奄一息的秀吉怎堪消受得起這麼澈骨的淸寒？

過了半晌，已失去意識的秀吉方才被人救起。

從這天晚上起，秀吉便一直在昏睡的狀態中，除了偶爾醒來發些夢囈，其餘的什麼也沒有說。

五天後——

八月十八日丑時，一代英雄豪傑只淸楚地說出了：

「要把誓文……」

便嚥下最後一口氣死了，享年六十三歲。

四

關原之戰，由於豐臣軍潰敗不敵，天下遂歸德川家康所有，一時天下即成爲太平治世。

在高野山山麓北谷九度山隱居起來的眞田昌幸與幸村父子兩人亦過着安穩寧靜的日子。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原本散落的一族人，也組織成爲數十名的部落，但是，這些人都已厭倦了軍旅的生活，於是便努力地學習編織由幸村研創出來的繩索，這種繩索不但堅固而且耐用，因此，四處前往索購的人絡繹不絕，使得這種被稱爲「眞田繩」的繩索一時之間供不應求。

某一日，一名自稱爲宇喜多秀家的謀臣明石掃部助全登的武士，攜帶着一名隨從，前來訪視這些隱民。

在關原之戰，雖然，宇喜多秀家是豐臣軍的主腦人物，但是，這些軍隊行動却需仰賴明石掃部助全登的策謀。

譬如，宇喜多秀家的軍隊曾經從備前美作這地方出發與石田三成會合之後，首先，擊潰了伏見城，然後再推進關原，以先鋒隊自居，擊敗德川的勇將中村一榮，並且，將其驍勇的將領福島正則逼得節節敗退……等等這些英勇的戰績都應該歸功於明石掃部助策謀得當所致。

可惜，豐臣軍的運氣不佳，最後仍被德川軍所敗，當時主君異常的忿怒，原想突襲叛逆小早川秀秋的本營，但是爲掃部助所勸阻，最後乃率軍退守岡山。

掃部助爲了要讓主君安全地前往岡山，自己則僅率領數十名騎兵英勇地阻擋泉湧上來的敵軍，直到主君的身影完全消失之後，自己才殺開一條血路奔馳而去。

當掃部助悄然地回到備前美作之後，才發現主君秀賴已行踪不明，而駐守的士兵們大多因羣龍無首四處流散，後來又加上土寇蜂湧闖入岡山城內，從番庫內掠奪大批的金銀財寶、糧食……等。頓時，岡山成爲一座空城。

自此以後，掃部助遂潛入備中足守。

當時，在所有武將當中，智略卓越的有四人，即上杉景勝及其家臣直江山城守兼統，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明石掃部助全登，這四名軍師全屬於豐臣軍，並且屢次擊潰德川軍。但是，由於這次戰役的失敗，除了上杉景勝被減俸並貶於米澤地方，及直江兼統受罰外，其餘的兩名軍師已經變成浪人了。

想不到，濶別已久的今日，明石掃部助竟然能够在九度山與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相遇，兩人興奮之情自不在話下

。過了一會，掃部助突然靜下來對幸村說道：

「聽說在幾日內，江戶中納言（德川秀忠）即將成爲秀賴的舅舅了……。」

幸村只是默默地凝視着掃部助，其實，這件事情他早已有所風聞了。

這年春季，德川家康已經正式拜領爲「征夷大將軍」成爲天下第一人。

這時候，家康便趁機將秀忠的女兒——千姬嫁給秀賴。

當時，秀賴年僅十一，而千姬也只不過七歲。

「千姬公主明天將從江戶起程前往伏見城。聽說，她是先坐船到大阪城。保護她的人有黑田長政、大久保忠鄰及手持弓槍鐵砲的大約有三百多人。」

「……………。」

掃部助並不理會幸村的緘默，仍然興致勃勃地說：

「如何？幸村兄！你我二人在半途刼走千姬……。」

幸村彷彿對他的提議約略考慮一下，然後才對他說：

「唉！掃部助，就算咱們哥倆能够阻礙得了這次婚姻的進行，但是……這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啊！」

「噢！至少我們可以叫家康大吃一驚呀！要不然也可以使大阪城的片桐布正等人着慌，這……這怎麼可以說毫無意義呢？」掃部助解釋道。

掃部助說完這話後，臉上不自覺地露出笑容，好像對這件事他早已胸有成竹似的。

「不行！就算咱們現在引起這樣的風波也於事無補，這樣並不能够使衰弱的豐臣家又再度興起，或者恢復太閤頂盛時代的威風呀！」

「這你就錯啦！幸村兄，不錯，在大阪城忠於豐臣家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但是，你別忽視了在野的那一大批勇猛而又忠心的人才……」

掃部助頓了頓接着又道：

「何況，那些人只是缺少領導他們的人罷！若不然早就可以重振豐臣家的聲威了。」

「哦！那麼你倒舉出幾個人讓我聽聽！」

「嘿！這還不簡單，就如眞田左衞門幸村你，還有我明石掃部助呀！」

掃部助說完又得意地發出連串笑聲，然後將敏銳的視線靜靜地凝視着幸村。

雖然，掃部助如此雄壯的志氣很爲幸村所動，但是，幸村的爲人較爲沉着，他知道在這種情勢之下，絕對不能作出任何盲動的行爲，否則，將會壞了大事。

然而，幸村和掃部助心裏都明白，德川家康之所以讓

千姬嫁給秀賴的眞正目的何在。

事實上，德川家康並不是一位重視血親關係的人，當初，他爲了討好織田信長，不敢惹他生氣，遂將自己的兒子信康殺死，後來，又爲了害怕失去與秀吉的友好關係，也將自己的女婿北條氏直消滅。

如今，他故意將千姬嫁給秀賴，最主要的目的不外是想讓豐臣家的警戒鬆懈，而讓自己有機可趁。

因此，如果能够阻擾這次婚事，不僅可以對心存狡詐陰險的德川家康給予一次重大的反擊，同時，也可以使得潛伏在野的諸位豐臣家的武士們，產生發憤圖强的信念。或許，明石掃部助之所以想去阻礙這件婚事，最主要的還是爲了上述的這兩個原因。

然而，掃部助並不明白幸村之所以隱居在九度山的眞正目的何在，其實，他並不像外人所說的那樣，僅只在山中安祥地敎導族人編製眞田繩而已，假若，掃部助能够對幸村的一舉一動觀察入微的話，他不難發現，幸村是在爲了預防將來而儲備力量以作反攻之用。

雖然，幸村對於掃部助的計畫無動於衷，但是，掃部助並不因此而放棄，對於搶奪千姬之事掃部助換了一個話題仍繼續地勸幸村：

「幸村兄！你之所以對這件事情猶豫不決，是否是爲了一筆龐大的軍費而發愁？」

「哦！聽你的口氣，似乎……你有辦法籌得那筆可觀的軍費？」幸村眼睛一亮直視着掃部助。

「不錯！」掃部助用力地點了點頭。

接着掃部助又說：

「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獲得大勝後，在九月二十七日前往大阪城拜謁秀賴公，然後又打算長住於西城國，當然，他這種作法無非是想讓諸侯們都能來拜見他，向他們誇示自己已取得太閤的地位。同時，不僅如此，我想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留在大阪城中，私下地探索已故太閤秀吉當年偷偷運藏起來的那批巨額軍費。」

「……………。」

掃部助輕哼一聲道：

「結果，家康並無任何發現，當然，這對豐臣家而言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碰巧，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我獲悉太閤他將一百支正忠太刀分贈給諸侯，以犒賞戰功，在這一百支的正忠太刀裏面，其中有一支是太閤將藏匿軍費的地點寫在紙條上，放入其中一把刀鍔內，當然，這件事情在太閤的遺囑上也有詳細的記載，所以，我想只要能得到那支正忠太刀，不就可以解開軍費之謎了嗎？因此，咱們大可不必爲軍費在傷腦筋……。」

然而，當幸村聽見這個消息後，他認為那是因為太閤為了要保他的幼子秀賴，在自己死後仍然能够受到擁戴而用心良苦想出來的計策。

也就是說，為了要團結那羣萬夫莫敵的旗本們（武士中的一個等級，家祿在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前往謁見幕府將軍）所以才分賞給他們每人正忠太刀一支，當時，太閤曾經對那些旗本們說：

「在這一百支正忠太刀裏面，其中有一支能够解開我所運藏的那筆巨額庫銀之謎，我希望在秀賴長大後，能够再將這一百支刀集合起來，去挖掘那筆軍資。」

可想而知，秀吉所說的軍資很可能是一筆龐大的數目字，因為唯有這樣，才能够使那一百名旗本忠心耿耿的團結在秀賴之下。

明石掃部助接着說道：

「最初，我也是半信半疑，一直到最近，我才發覺這件事是可以採信……。這半年來，我發現有一名僧兵模樣的强盜，悄悄地徘徊在大阪城內，每當駐守城門的旗本們稍有不注意時，這個僧兵便過去搶奪他們身上的長刀……後來，我才瞭解原來這個盜賊為的也是那筆巨資的庫銀。幸村兄！你想想，這難道還假得了嗎？」

「……」

幸村受到掃部助專注凝視的眼神，仍然面不改色。

「幸村兄！如果說這件事是屬實，那麼你是否也會和我一般有同樣的決心呢？」

「……」

幸村仍然默不作聲，看情形，他勢必已在計劃着另一件事情了……。

當掃部助悻悻地辭別了幸村後，突然，從他的房內傳出了清脆的鈴聲——

過了片刻之後，猿飛佐助出現在幸村房外的迴廊上。

「主君！您在召喚我？」

隔着一道反映着樹影的紙門，主君在內側問道：

「你是否曾經聽說，有一名僧侶裝扮的强盜在大阪城中掠奪豐臣旗本的長刀？」

「有。這件事情我確實聽說了。」

「好！現在你就去將那名僧兵抓來。」

「是的。主君！」

猿飛佐助恭敬地向幸村領命離去。

五

幾天之後，明石掃部助再度前往九度山拜訪幸村。

這一天，大約到了夜裏三更左右，在大阪城北面的一

座小偏門，一名戴着笠帽的武士不急不徐地朝着天王寺的方向走去。

雖然，這名武士的身形魁梧高大，但是趕起路來却一點聲音也沒有，就連輕微的衣袂飄風聲也聽不着。

在月明之夜，遠遠望去宛若只有一頂笠帽在林間呈一直線地迅速移動位置。

若是行家一眼便可以看出來，這等脚下的功夫，通常是一流的武藝家，在經過長時期的修練之後才能够達到這麼自然的步伐。

一旦學會了這種功夫之後，就算晝夜不分地在險厄的山坡地奔走，步子也絲毫不會改變，同時，又可以減輕體力的消耗量。

由於，這種步伐在行走時，上半身必須保持直挺的姿勢，並且不可有所動搖，因此才會使得行走者的笠帽保持一直線的姿勢前進。

約莫過了二炷香的時辰——

這名一流的武士終於抵達了一座四面被土牆包圍住的寺院。就在他剛剛停住脚步時——

突然，從廟寺右側的偏門竄出一條白色的人形出來，砰然一聲落地正好擋住這名武士的眼前。

兩人之間的距離大約有兩間遠。

從他這身打扮看來，極似古代叡山的僧兵。

他的頭上以袈裟包住，右手橫握一把掃刀，足踏單齒的木屐，妙的是，木屐板下的那片單齒不是橫釘著，而是與木屐同樣直豎著，同時，在單齒上好像又釘上了鐵片。

「等一等！」

這名僧兵朗聲大叫，並將手中掃刀立於身旁，接著又說道：

「把你那支繫在腰間的長刀留下！」

然而，那名戴著笠帽的武士，只以一手輕輕地推了笠帽一下，然後緩緩地開口說：

「哦！聽說你已經搶了十幾支的長刀?!」

「不錯！我要把豐臣旗本們一百支長刀全部奪來。」

僧兵響亮的聲音掠破了寧靜的寺院。

「哼！雖然你的『雄心』可嘉，但是，妄想奪走我手中的這把長刀，哈哈……只怕你是痴人說夢！」

「哈！你等着瞧吧！」

「你弄錯了！我並不是要豐臣家的旗本，我是奉了片桐市正且元殿主君之命，前來點醒閣下的美夢！」

「哼！堂堂天下第一盜，我豈會怕你這名捧人飯碗的小角色！……你叫什麼名字報出來吧！」

「一刀齋伊藤景久。」

「哦！你就是一刀齋伊藤景久，嗯！很好，咱們就在刀上見輸贏吧！」

說完，僧兵左脚向前大跨一步，手持掃刀高舉過頭。

但是，只見伊藤徐徐摘下頭上笠帽，並且緩緩抽出腰畔長刀。並未蓄勢撲來，他發現眼前這名僧兵似有飛躍之勢，所以他準備以不變應萬變，隨時給予致命的一擊！

「看刀！」

僧兵一聲暴喝，隨後却只輕輕地揮動他手中那支如麻桿般粗的掃刀……。

其實，僧兵這一招，不外是想引誘對方動手，然而，伊藤是名一流的武士豈會如此輕易地就上了他的當。

伊藤並沒有移動身影，仍然靜靜地等待着。

一刀齋伊藤景久這時已年屆四十，在經過多年的修練之後，他終於練成了「無想神妙」的劍術。

三年前——

當一刀齋住在京都的時候，在一次以木刀比武的場合中，挾技將對方擊敗，同時也將對方——坂田某人的一隻眼睛毀掉。

坂田某人在輸敗之後，依照比武的約束，履行他的諾言拜在一刀齋伊藤景久的門下。豈知，坂田雖然表面上對一刀齋畢恭畢敬，私下裏却存着復仇之心。

因此，坂田偷偷地調查一刀齋日常的一舉一動，企圖伺機而動以報一目之仇。

隔了沒多久，坂田果然有了發現，他知道一刀齋有名寵妾不但貌美同時性情溫柔，而一刀齋也經常前往這名小妾的住所過夜，當然，面對着這麼一位佳人，一刀齋是不可能有任何戒心，所以……

坂田用心良苦地賄賂那名妾子，囑咐她在某天晚上，儘量將一刀齋灌醉，然後再將他身上的長刀、短刀……等所有的武器統統藏起來。

而坂田本人再夥同七、八名浪人一起前往襲擊。以爲這麼作必將可以獲得成功。

那時，正值是夏季，所以，一刀齋晚上睡眠時通常都會掛起蚊帳以免被蚊蟲叮咬。

就在坂田預計要前來偷襲的那天晚上，一刀齋的愛妾已經依計進行，將一刀齋灌得爛醉如泥，並將他扶進蚊帳內睡覺，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後——

坂田和七、八名同伴悄悄地從窗口跳進來，同時，迅速地將一刀齋頭上那頂蚊帳四角的繩索切斷。

頓時，一刀齋的身體就猶如網中之魚般，被蚊帳所纏住而無法脫身下床。

當一刀齋發現自己受困時却爲時已晚矣！黑暗中，他

伸手去摸索他睡前藏在枕頭底下的短刀，却發現那把短刀已不知去向了。

到了這個時候，一刀齋方始後悔自己過分地沉溺於酒色，以至於落入敵人的圈套中。

求生的意志，使得一刀齋的腦筋更加清醒，雖然被困在蚊帳中，然而他的身手却反而更加敏捷，不停地前後、左右閃開當頭劈來的數支白刄。

最後，他終於從蚊帳中掙脫出來。

並順手將桌上的酒杯當作爲武器，一番拚鬪之後，趁隙奪走其中一人的兵刄，遂將來人一一制服。

經過了這次慘痛的教訓之後，一刀齋伊藤景久終於悟解出來——無想神妙之劍法。

這套奇異劍法的要訣是——

在武器尚未被發明出來之前，人本來是赤手空拳地對付外來的危險。因此，這種劍法便是應用這層道理而演變出來的神妙劍術。

在與敵人相向對立時，務必要記住自己身上並無携帶任何的兵刄；除此之外，更要忘了以刀來砍殺對方。

其次，便是利用自己的雙手來抗拒迎面而來的刀刄，自然，如果對方是名一流的高手，試想以徒手來獲取勝利必定是很困難，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需切記自己是名手無寸鐵的武士。

幸好，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防禦危險的本能。

譬如說：脚癢的時候，絕對不會去搔頭，而頭癢的時候也絕不可能去抓脚。

所以，一旦敵人抽出兵刄向你攻擊時，無論你本身是否携帶着兵刄，均會本能地施出抵抗動作。

對於僧兵的襲擊，一刀齋只是靜心地等待着，雖然，他的劍還在鞘內，但是就氣勢上而言，他已經佔了上風。

本來，面對一流的高手使用這種無想神妙劍法時，是很難以應付的，然而，這名僧兵彷彿對自己的騰越之術也有絕對的信心。

道理很簡單，因爲，在他足底下的那雙木屐，單片的屐齒已被他改良成爲刄器，而經常掛着鐵鞘。

當他騰身飛起時，便伺機在地下踢足令鐵鞘掉落而成爲一種相當鋒利的兵刄。

往往，敵人只會注意他手中的長刀，而忽略了他脚下那雙會殺人的木屐。

這種自創的利器，輕則只會傷及敵人的眼睛或臉頰，但是嚴重時甚至還可以刺入對方的咽喉、肩膀、胸膛……等各處的要害。

若將長刀及這種足下暗器一併使用的話，就算是一流

的武藝高明者也難以預防。

雖然，一刀齋運用的是無想神妙劍術恐怕也是防不勝防，依照過去的經驗，很少有人能够在這種「雙管齊下」的奇招之下活命……。

「一刀齋！看招！」

隨着僧兵暴喝的一聲，他的臉上跟着漾起一絲勝利的笑容。

只見他，雙足用力踢向地面，然後凌空躍起，這時候他那兩隻木屐下的鐵鞘已被踢開而露出鋒芒的刀刃。

隨着這一連串的動作之後，一刀齋同時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移動他的位置。

勝負，只是在一刹那之間便被決定下來。

從六尺高揮落下來一支長刀，已被人從刀鍔處一劈爲二，而那二尺七、八寸的刀刃却像是傾慕着月光般凌飛至上空。

片刻之後，那名僧兵已在一間遠處降落下來，然而，他的情況頗爲狼狽——

落地的雙足已不再穿着負有暗器的木屐，而手中的長刀又不知去向……

當他驚慌地定睛一看時，才發現自己的木屐分別散落在一刀齋脚旁的兩側，原來，他的木屐已被一刀齋的刀鞘所銜住，以至於無法施展出它的「作用」。

這眞可以說是稀世的神技。

那是，一刀齋在對方凌躍至上空，同時足下的木屐又在轉瞬間變成了殺人的利器時，左手迅速抽出長刀，右手握住刀鞘，隨卽，以長刀砍落對方的長刀，並且將刀鞘緊湊地銜卡住對方木屐上的暗器。在一連串乾淨而俐落的動作之後，終於制服了這名僧兵。

勝負已明，一刀齋雙目得意地凝視着眼前這名手無寸鐵的僧侶，輕哼一聲說道：

「三好清海入道，你可看清楚了這一招？」

這時，僧兵畏縮地等待對方的處置，對於突如其來的問話不禁感到惶恐……

「嗯……嗯……」

在驚魂甫定之後，僧兵不自覺地向後倒退了一大步：……。

突然從寧靜的寺院屋頂上，猶如落雨般拋下無數條繩索，僅僅一眨眼的工夫，繩索已呈網狀將一刀齋緊緊地包圍住。

此際，一刀齋並不含糊，反而從容不迫地揮起手中的長刄，擰身一旋，將身畔繩索齊齊地悉數切斷。

怪的是，在繩索的斷口處却在此時宛如變戲法似地噴出一陣濃密的煙霧，白茫茫地將一刀齋的視線籠罩住。

機靈的一刀齋深知其中有詐，絲毫不敢有所停滯，立卽拔腿衝出煙霧之外。

或許，在屋頂上的人已料出他會這麼作。

因而，在煙霧隨風消失之後，當一刀齋將眼睛睜開四處搜尋時，却發現那名僧兵已不見踪影了。

×　×　×

天方破曉時，在某一座不知名的寺院內，敗與一刀齋的僧兵已如困獸般被人以繩索緊緊地綁住全身，並且高高地懸吊在一株杉枝上，唯有那雙俊目露出了忿怒的眼神。

在僧兵的面前站着一名武士正是猿飛佐助！望着動彈不得，懸於半空的俘擄，他的嘴邊正浮起幾分喜色！

「哼！說！你要如何處置我？」僧兵怒目大聲地吼叫着。

「不怎麼樣，我只是奉命要將你帶去謁見主君罷！」佐助似乎對僧兵凶狠的眼神很感興趣，斜睇着眼睛回答。

「哦！你的主君是誰？」

「就是眞田幸村大人，你要怎麼樣……」

接着猿飛佐助又笑嘻嘻地說：

「這樣好了，讓你作爲眞田幸村大人的部下如何？」

「呸！呸！」

僧兵惱怒地將口水吐在佐助的臉上，大聲地嚷叫着：

「我——三好清海入道，堂堂是天下第一大盜石川五右衞門的兒子，豈可拜領眞田幸村爲主君？」

一瞬間！猿飛佐助的表現轉爲凌厲，叱喝地罵道：

「哼！好小子，你竟敢瞧不起我的主君！」

隨手一揚，啪！重重的一聲賞了對方一記耳光。

「你……」

「哼！待會等你見了咱的主君後，你便可知道他是否是位小財主……」

其實，猿飛佐助之所以會那麼生氣，並不完全是爲了三好的侮蔑，而是因爲當他看見三好竟然是名長得面貌堂堂的美男子，自己心裏却油然地產生了自卑感。

柳生新三郎

一

慶長三年秋——。

當太閤秀吉卽將在伏見城結束他六十三年的生涯時，在大和國神戶莊的小柳生城內也同樣地發生了不幸事件……。

那就是，城主柳生石舟齋宗嚴的女兒志摩，竟在結婚的前兩天自盡身殞。

志摩是在前年出使德川家康的柳生宗矩的媒合之下，將嫁予秀忠的一名貼身侍衞。

本來，石舟齋打算在志摩自絕的當天早上，讓她從小琉球出發前往京都。因爲，雙方已經同意讓婚事在京都紫竹村鷹峰，德川家康的本營擧行。

當石舟齋獲悉自己的女兒志摩身亡的消息後，立卽奔往志摩的閨房裏來。

志摩乃是以短劍刺破自己的喉嚨而死，死後的臉部還趴扶在桌上，同時並沒有留下一封遺書。

石舟齋將女兒抱起來，可是當他見到志摩的死狀之後十分詫異，因爲，從志摩臉上的表情看來，那並非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自殺的表情，相反地，那是在遭遇極度痛苦時所表露出來的神色。

更令石舟齋驚訝的是，當他把志摩的屍體放置在被褥上時，竟然從志摩的下體流出一股惡臭味。

於是，石舟齋揮手示意命四周的侍從退下，然後伸出單手探入志摩的下體內，以中指探入私處。

沈默了一會兒，石舟齋隨卽拍手召人前來。

侍從聽見了掌聲後，立卽跑來，石舟齋面帶凝色地吩咐侍從，將新三郎帶來這裏見他。

過了一會兒，新三郎已無聲無息地從後院中趕來志摩的房中，新三郎雖然長得眉目清秀，但是卻不給人一種好感。因爲，在他的額前，眉間甚至於眼睛、鼻子、嘴巴……等處都經常表露出一種陰森、冷酷的神情來。

新三郎站在走廊的下方，默默地凝視着父親。

石舟齋見到新三郎之後，忍不住心中的忿脫口便罵道：

「我相信在柳生家的血統中，絕無滲入半絲邪惡的血液，如今……想不到你……竟然是個狂妄之徒作出這種卑劣、羞恥的醜事來……」

新三郎並不答腔，仍然靜靜地站在走廊上。

「你這個狗東西！本來，我還以爲你這種與生俱來的傲氣，是建立在光明磊落的性情之上，沒想到……說！你爲什麼要「侵犯」自己的親妹妹？你不但强暴了志摩，同時還將她僞裝成自殺的模樣，天底間難道還有比你這種禽獸都不如的行爲更惡毒、下流……」

石舟齋之所以如此斷定新三郎的行爲，並非是憑空而來，那是因爲一個月前，在偶然的場合裏他親眼目睹一件事情而推想得來——

一個月前的某一天深夜裏，當石舟齋無意中經過新三郎的房間時，突然聽見從房內傳出女人的哭泣聲。

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石舟齋毅然決然地湊近窗口，向裏邊探首——

在房間裏，新三郎一臉陰險的表情悠哉地蹺著二郎腿，而志摩卻趴在桌上傷心地哭泣着。

當石舟齋的視線落在床上那條染有淫穢物的被褥時，不禁猛然大吃一驚，「難道……難道他們會……」石舟齋心中暗忖道。

就在這當兒，新三郎發覺窗外有人，隨卽將房內的燈火吹熄，而石舟齋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離開。

然而，就因爲石舟齋當時的隱蔽，而使得他心中的陰霾久久未能以釋懷。

現在，石舟齋終於明白了，當時他所見到的那一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石舟齋一方面斥責新三郎，一方面也愧疚自己的疏忽，以至於釀成大禍。

去年的春季，當新三郎突然向石舟齋要求，希望讓志摩到外地某處學習家事，當時，石舟齋對於這個要求並無反對的理由，於是一口便答應了新三郎。

翌日清晨，新三郎便伴隨着志摩一同出發前往京都。

幾天之後，新三郎回到家中向石舟齋稟告，他已將志摩妥置於鷹司家的楊梅御殿。

自然，對於新三郎的報石舟齋不疑有他。

沒想到，就在一個月後，當新三郎帶志摩回來，不久，卽在那天夜裏被石舟齋撞見的那一幕，使得石舟齋心中生疑，新三郎是否眞的如他所說的帶志摩到鷹司家去學習家事禮儀？

如今，志摩人已經死了，追究過去的事，也於事無補，石舟齋痛苦地嘆口長氣，然後對新三郎叱道：

「新三郎！既然你的行徑已被我識破，你還是趁早了斷你自己的生命吧！」

「哦！你的意思是讓我切腹自殺?!」

新三郎蒼白的臉上，露出了令人畏懼的獰笑。

「你這畜生，難道還想貪生不成？」

「可是……父親，你得想清楚，你是否有權利命令我切腹自殺！哈哈……」

「畜生！你說什麼？」

「什麼？哼！你以爲我眞的什麼都不懂？眞是可笑！父親，你也未免太傻了……」

「…………」

石舟齋的臉色突然轉呈一片蒼白。

新三郎一向冷漠的眼神，牢牢地盯在石舟齋的臉上，然後，緩緩地說：

「哼！在你的四個孩子當中，一個也沒有繼承柳生家的血統。」

新三郎話一說完，石舟齋已驚訝得踉蹌往後倒退了幾步——

「你……你怎麼知道？」

「哈！紙包不住火，遲早我總會知道……」

「…………」

二

石舟齋共有三男一女。

長子新次郎是名出類拔萃的才子，十五歲的時候便任宇喜田秀家的貼身侍衛。

不幸，在第二年被派前往參戰時，因腰部中槍以致變成了殘廢，從此便行踪不明。

次男新三郎與三男又右衛門宗矩，從小就在小柳生城長大。兄弟兩人雖然從小便在一起，然而個性却迥然不同。

在冷酷無情的新三郎面前，宗矩更加顯得憨厚老實，常常被人當作小孩般看待。

有一年，當石舟齋被德川聘爲嫡子秀忠的武術指導時，石舟齋便向德川推薦他的三男宗矩。

石舟齋這麼作的主要原因是，一來可以藉機煞煞新三郎的威風，另外，也可以讓宗矩在日後間接參與政治。

新次郎、新三郎及右衛門宗矩這三人，其實，皆是筒井順昭的女兒——由利女所生。

只有志摩是在由利女死後，石舟齋娶一名農家女爲妾所生下的女兒。

可是，現在新三郎却對他說；在他們兄妹當中，沒有一個人是繼承着柳生家的血統，難道，他已經知道了……

其實，柳生的血統傳到石舟齋這一代便終斷了。

在柳生家的家譜中記載着：

柳生家的始祖乃大膳永家擔任春日神社的神職，後來，因爲在天皇時代犯了錯，以至於喪失了小柳生庄的領地，而流浪到他國去。

在柳生家中，曾經有一名庶子前往中和國笠置寺當和尚，而參予他的行列名爲中之坊。

元弘元年，後醍醐天皇因爲北條高時的叛變，而前往笠置寺避難，當時，天皇便向身邊的隨從問道，在寺院內是否有守衛之人？

這時候，中之坊卽挺身而出回答天皇的問話：

「在河內國金剛山的山麓，有一名人稱楠木多聞兵衛正成的人，頗有智將之風。」

於是，天皇便下詔楠木多聞兵衛正成前來謁見，隨後又封他爲將率。

而中之坊由於這一次推薦的功勞，又被天皇贈予小柳生庄的領地，然而，中之坊因無心還俗，遂將他的領地讓給他的兄長——柳生永珍播磨守。

柳生永珍曾經也是一名野武士，擅長於各種武術，享年一百歲整。其後，他的兒子備前守家重享年八十歲，家重的兒子三河守道永享年七十歲。

道永的兒子家實，因生性勇猛善戰，曾經三十餘次親臨戰場，據說還殺死敵軍五百多人。除此之外，柳生永珍播磨守的兒子光家，光家的兒子因幡守重家以及重家的兒子美作守家嚴，均是聞名天下，膽識過人的武士。

然而，美作守家嚴的兒子也就是石舟齋但馬守宗嚴。其前半生的命運坎坷，曾經被大和生駒郡的筒井學舜房法印順昭率領大軍包圍住柳生城，後來，雖然英勇地帶領二十餘名騎兵前往突襲，却反而被順昭所俘虜，當時，石舟齋年僅十六歲，以後十年的歲月石舟齋便一直待在大和生駒郡當作人質，飽受順昭的兒子順慶惡言惡語的侮辱。

不久，當他被從筒井城內釋放回到柳生城時，還帶着他的妻子也就是順慶的妹妹由利女。

然而，石舟齋由於順慶對他的侮辱，私下便懷恨尋找機會復仇。因此，在永祿二年，筒井順昭因病去逝後，石舟齋便聯合信貴山城的板永彈正久秀攻打筒井城。

永祿八年夏天，松永彈正與三好義繼縱火焚燒二條御所，而將軍義輝竟不幸被人刺死，從此以後，石舟齋便誓言再也不踏入城門一步，每天專心一意地修練劍術。

在這段期間內，石舟齋與他的妻子並無生下一男半子，然而，家臣們對這件事並不覺得奇怪，他們認爲這可能是因爲石舟齋不願與他的宿敵——筒井順慶的妹妹同眠，而過着有名無實的夫妻生活。

永祿十年，石舟齋三十九歲時，經由南都寶藏院覺禪

法師胤榮的介紹，而迎接一名自稱爲上泉伊勢守秀綱到自己的山城來。

其後，令石舟齋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與伊勢守秀綱三次的比武全部敗在他的手下。

當時，伊勢守秀綱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然而他的精力充沛，在比武中不會讓石舟齋有反擊的機會，而每次都能擊落石舟齋的木劍獲勝。

三次的比武，其中前兩次是在山城內舉行，最後一次，乃是當伊勢守秀綱欲返回寶藏院的時候，石舟齋偷偷地尾隨其後，並且向他挑戰。

在三次比武中，伊勢守均以同樣的刀法擊落石舟齋的木劍。石舟齋在前兩次失敗之後，便咬緊牙關在當天晚上，下功夫勤加練習，終於找出了一招新的刀法，但是，很不幸地，當他追到寶藏寺向伊勢守挑戰時，竟然又同樣地敗在他的手下。

最後，石舟齋不得不心甘情願的服輸，並且，還拜伊勢守秀綱爲師。

在這以前，伊勢守秀綱原本打算周遊西國，現在，却不得不臨時更改他的計畫，前往小柳生城。

日後，一年半的時間，伊勢守秀綱一直是住在小柳生城，傳授石舟齋新陰流的密訣。

爾後當伊勢守欲 離開小柳生城時，臨行前對石舟齋說：

「劍道之要訣在於無刀的觀念，當然，在你與敵人相對峙時，手中必然會持着劍，然而，最重要的是心中要有無刀的觀念。本來，我想以理法鍛鍊自己成爲一流的劍術高手，無奈我年紀已大，恐怕難以達成心願，石舟齋你的年紀比我小，同時，我聽說你們柳生家的人個個都是長壽，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精心地鑽研闡明無刀新劍法。」

說完之後，便和石舟齋約定，兩年之後必將再返回柳生庄，檢視石舟齋研究劍術的成果。

兩年之後，伊勢守秀綱果然按照當年的約定到柳生庄來，於是，石舟齋便將自己兩年裏苦心鑽研的無劍之術表演給他看。

頓時，伊勢守秀綱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讚歎道：

「唉！石舟齋現在你的劍術可堪稱天下無敵，就是我也不是你的對手，今後你將可以自稱爲柳生流的一流武士了。」

於是，僅限於一國一人的新陰流正統劍法便傳習給石舟齋。伊勢守秀綱在柳生庄住了二個月後便悄然離開。

三

「父親——」

新三郎的雙眸逐漸地冷漠，對石舟齋說：

「父親，你在年屆四十並未生下一男半子，可是，自從上泉伊勢守秀綱來柳生城之後，你除了給予他正殿的一幢屋子外，而且還在一年半的時間裏，朝夕無不以師禮對待他，更巧的是，就在他居住在柳生城的這段時間裏，母親便生下了嫡男新次郎，並且，腹中還懷了我。按照常情，父親你當時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學習伊勢守秀綱的神技，同時對無劍之術的劍法正到了忘我的境界，怎麼可能讓我的母親一次又次的懷孕呢？這件事情實在叫人猜不透。更妙的是，伊勢守秀綱在離開柳生城兩年之後，突然又回來住了二個多月，其間母親又再懷孕而生下了又右衞門，這又怎麼解釋？我想只能說是父親太過於欽慕伊勢守秀綱，才會連自己的妻子都送給了他……就我所知，父親當年被俘虜到筒井城當人質時，就已經喪失男人的資格，根本無法傳宗接代?!」

「…………」

聽到新三郎的話後，石舟齋的整個臉頰不禁痙攣起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既然，志摩不是你的親生女兒，那麼，我跟她發生親密的關係，並不能說是亂倫啊！何況，當初是志摩告訴我與其讓她嫁給德川家的侍從不如讓她死，所以嘛！我就作個人情幫忙她死，如果，現在你要因此而處罰我，那麼也只能怪我自己過於多情……」

「…………」

石舟齋原想好好地訓斥他一頓，然而，最後還是强忍住了，經過片刻緊張的沈默之後，石舟齋才以低沈的聲音對新三郎說道：

「你到道場等着吧！」

新三郎拱手作揖向石舟齋行禮後，才從走廊離開。

頓時，石舟齋望着新三郎逐漸遠去的背影，感慨地嘆了一口氣，其實，剛才新三郎所說的每一句話着實擊中了石舟齋的要害，才會讓他如此地驚訝。

然而，正如新三郎所說的，他和新次郎以及右衞門都是上泉伊勢守秀綱的兒子。

石舟齋早在十六歲那年卽因被送往筒井城當人質，在受了「腐根之酷刑」後，喪失了「人道」。

這是筒井順昭早就打算在石舟齋這一代，終斷歷代以「勇武」著稱柳生家的血統。

石舟齋雖然非常痛恨筒井順昭慘無仁道的手段，但是，爲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將這件事情隱蔽起來。同時，在他有生之年裏總寄盼着能有幾個能够代表柳生家血統英勇、

果幹的後代……

因此，當上泉伊勢守秀綱出之後，石舟齋便私下作了決心，欲使自己的妻子與上泉伊勢守……

當然，伊勢守對石舟齋這種不尋常的要求堅決地反對，可是，在石舟齋苦苦哀求之下，伊勢守終於答應爲他傳下後代。

這時候，由利女到了三十六歲才將她的處女之身獻給上泉伊勢守秀綱。這個秘密，除當事者幾人之外，只有一名服侍由利女的老女曉得。

原來，就是這名老女經常在深夜將由利女帶入上泉伊勢守秀綱所住的正殿房內，到了天剛破曉時才又將她迎接回來。

能够將自己的處女之妻，獻給師父的石舟齋，雖說這件事情出自己意願，然而，在心理上總免不了有個疙瘩。石舟齋畢竟還是個凡人，對上泉伊勢守秀綱他多少都有些嫉妒，因此，爲了克服自己的煩惱，遂將所有的精力都投注於「劍道」的功夫上。

直至現在爲止，石舟齋的武術造詣所以能够震懾所有的武士們，大概也是源於此。

至於，唯一知道這項秘密的那名老女，在事完之後，石舟齋便悄然地將她殺掉，滅其口風。

——但是，新三郎爲什麼會知道這件事呢？

這確實讓石舟齋感到困惑。

× × ×

就在上泉伊勢守秀綱與由利女所生的三個男孩，逐漸長大的這段時間裏，柳生谷却也無法 完全與天下趨勢隔絕。

當時，曾經與石舟齋併爲同盟的松永彈正、足利義昭依次地被消滅後，柳生家也難逃厄運。

後來，石舟齋便爲織田信長所招聘，然而不多久，遂因織田信長在本能寺被刺身亡，乃又轉爲九州大友宗麟的屬下，接受每年三千石的俸祿，可惜，在幾年之後，大友家被島津氏所侵，年俸又被終斷了。

同時，過了不久，當豐臣秀吉的異父弟大和大納言秀長駐進大和後，石舟齋的領地便被悉數沒收，一時落爲無俸的鄉士空守一座山城罷了！

這時候，原本跟隨他的家臣們多已紛紛離去，僅留下一族人來開闢山林的耕作，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經過了長時期的輾轉流離的生活之後，石舟齋膝下的嫡男新次郎突告行踪不明，只有新三郎和幼子又右衛門在劍道方面的天賦，逐漸地露出崢嶸。

石舟齋的本名原爲但馬守宗嚴，當他擔任德川秀忠的

武術指導年俸五百石時，便更名爲石舟齋。

那是因爲在三度失去領地後，石舟齋便自我解嘲，自己不擅於處世，喻爲「石舟」。然而，他堅信柳生家傳統的武勇之名仍會發揚光大。

石舟齋在七十歲時，所餘剩未完的工作，無非是想將「柳生流印可——秘傳」以及上泉伊勢守秀綱所傳給他的「新陰流相傳書」以及「新陰繪目錄」傳授給他的次子新三郎，然而，却由於志摩之死而引發出來這一連串重大的衝擊，石舟齋回顧自己坎坷的命運不禁老淚縱橫……

× × ×

在闃寂的武道場中央，新三郎早已久候多時。

突然，從武道場的另一個方向走出石舟齋的門下高徒俊髦田邊三十郎。

——奇怪，爲什麼石舟齋不親身來?!

田邊三十郎與御堂達也，雖然都只是二十三歲的年輕人，但是，精鍊的武藝已被人喻爲柳生谷的龍虎。

在近十年裏，新三郎一直將田邊三十郎作爲自己練藝的對手，因此，對田邊三十郎神速的進步瞭若指掌，倘若一旦倆人比武則勢必難以分出勝負。

田邊三十郎在距離新三郎兩間遠的地方止步，肅容沉聲說道：

「奉師父之命，我乃前來與你以看刀比武。」

顫抖的聲音，不難聽出他私下有多麼緊張！

新三郎冷漠的一笑點點頭，隨後卽站起來。

這時，田邊三十郎也跟着站起來說：

「很對不起，我——」

旋卽，抽出刀擺起青眼架勢——通常這是表示對長輩的恭敬。

新三郎注視了他的架勢片刻之後才說：

「田邊三十郎你不用客氣——」

隨後，將自己腰際的長刀抽出，刀尖下指，刀背朝上。

看見新三郎下擧着白刄，田邊三十郎突然皺起眉頭說：「少主，你對我如此的客氣……這對我而言實在是一種侮辱……」帶着忿怒的聲音嚷道。

「客氣！我會嗎？……」新三郎冷笑道。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無聲無息地走近一個人——是御堂達也。他悄悄地躲在新三郎的背面約一間遠的地方。對於御堂達也的行踪，手握長刀斜睋着雙眼的新三郎，不知道是否有無發覺？

田邊三十郎以浮身的架勢微動着刀身。

以田邊三十郎的立場而言，雖然新三郎口口聲聲表明

自己並不是對他客氣，然而從他刀鋒向下的架勢看來，分明是心裏上對他客氣的表現，因而，反使田邊三十郎猶豫不決無法主動攻擊，只好等待新三郎出手。

田邊三十郎雖然聲明是與新三郎以看刀比武，事實上，他是奉了石舟齋之命前來殺死新三郎，而躲在暗處的御堂達也，同樣也是奉師父之命前來輔助田邊三十郎伺機而行動。

石舟齋對於這場有名無實的比武，事先早已作好了周密的計畫，就算新三郎擁有超羣的武藝，也難以在前後夾殺的狀況下苟全。

對於站在新三郎一前一後人選的安排，乃是田邊三十郎與御堂達也事先在石舟齋的面前抽籤所作的決定，按照一般的情理而言，往往在前面的人死亡的機會較高。

所以，這也就是石舟齋老謀深算之處——

他有意讓田邊三十郎首居下風引開新三郎的注意力，然後再讓御堂達也伺機殺死新三郎一擊奏功！

可是，當田邊三十郎看見新三郎手持刀背與他相對時不免却躊躇起來……

對峙的情勢僵持了將近一炷香之久。

這時候，躲在背後的御堂達也再按捺不住了，向前大跨一步——

其實，他並不瞭解田邊三十郎之所以久久未能行動，乃是因爲新三郎「禮貌」的架勢所引起的，因此，便衝動地先出招。

刹那間，只見新三郎持刀的右手臂如閃電般迅速地晃動了一下，正當御堂達也拔出刀的當兒，新三郎已雙足不動提刀振劈猛力地向後方劈去，同時，旋即又挑刺向迎面高舉着長刀的田邊三十郎。

然而，就在新三郎拔刀對背後襲擊的時候，田邊三十郎却故意遲緩半式不出手，可能是想讓新三郎對御堂達也這種卑劣的行爲，有充分的反擊。

僅僅只一眨眼的工夫裏，柳生谷的一對龍虎已倒入血泊之中。

御堂達也當胸被長刀刺入，勉强以拔出的長刀作爲拐杖支撐了一會兒，便與被新三郎從臉正中央劃破的田邊三十郎一併倒地。

新三郎以陰慘而又得意的眼神，凝視着眼前這一對再也不是「生龍活虎」的龍虎兄弟片刻之後，方才以鎮定的步履走出道場。

筆直的身影向前走着彷彿對於四周的景物視若無睹，本來，這一切對他而言，已經不再足以留戀，新三郎在冷酷的表情下誓言從此以後將不再會回來此地。

四

以後，新三郎的消息便從此中斷。

隔了不久，石舟齋又風聞一名自稱爲小柳生五郎右衞門的武士，在小早川家金吾中納言秀秒的面前，表演了「逆風太刀」的怪異劍術，頓時，使得當場圍觀的人瞪目咋舌，自嘆弗如……。

——難道……會是他？

然而，石舟齋也並未派人前往調查明白。

× × ×

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豐臣軍的統率）在關原爲爭奪天下而戰。

當天，石舟齋也與三子又右衞門宗矩，率領兩百名兵士參與作戰的陣容。

家康由於佈陣在松尾山的小早川秀秒聲言要背叛豐臣君，所以，對此次的戰役更加有信心。

戰役從早晨八時開始——

在晨霧尚未消散時，雙方的士兵已如洶湧的怒濤般發生了接觸……

戰役一直持續至中午，然而，佈置在松尾山的小早川却依然不動聲色。

雖然，石田三成已經依照約定在事態成熟時，從天滿山點燃烽火，可是，小早川秀秒却毫無出來迎戰的打算，家康曾經派遣大谷吉繼，小西行長仍頻頻地催促，終究還是無效。

本來，在戰前一直保持鎮定的家康，到中午時分，他的貼身侍衞久留島孫兵衞才匆匆忙忙地跑來向他報告說：

「主君！事態不妙了，從小早川按兵不動的情勢看來，說不定會與您毀約……」

聽完報告後，家康忿怒地又開始咬指甲……

家康原本是個樂觀的人，從小每當遭逢危急時便有咬指甲的習慣，一直到現在仍然是如此。

小早川秀秒之所以對德川及豐臣軍的態度曖昧，原來是被小柳生五郎右衞門從背後按住其背頸而使其無法動彈。這時候，小早川痛苦地扭曲着身子問：

「你是何人派來的奸細！」

「我不屬於任何旗下……我只是厭惡你這種卑鄙的小人作風，既然你已經參加豐臣軍，爲什麼事到臨頭竟然食言，反而投入德川軍……」

武士說完，將小早川推至一旁，不准任何近侍靠近。

其實，開戰以來，小早川即向武士要求說：

「一切都聽從你的指示，隨你要我派軍去支援那一方

，我一定奉命行事……」

然而，那位面貌蒼白神情漠然的武士只是冷笑地說：

「哦！那麼，你麼，你認爲那一方較好呢？」

這個問題着實讓小早川猶豫了一陣。

最後，仍是德川家康按耐不住，命令槍隊開始向松尾山展開猛烈的攻擊。

然而，那名武士仍然不對小早川作表示，應該協助那一方。

某日，德川軍的一名武士，攜帶着一面印有雙劍旗幟疾風似地狂奔而來，口裏大聲嚷道：

「我是德川家康的使者——柳生宗矩」

接着又道：「此刻，戰爭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雙方一時無法分出勝負，而你——小早川竟然還不迅速下令出陣，如果，你是存心要背叛德川，那麼我也將與你同歸於盡，同時，讓你的醜行遺臭萬年……」

年輕的武士一說完，便將刀收起來，跳上一顆高大的松樹樹梢，以冰冷的態度觀戰雙方，究竟是「鹿死誰手」。

於是，小早川遂下令近侍衛通知各分隊長背叛秀吉。

五

當明石掃部助到達九度山訪問真田幸村時，隔了不久猿飛佐助便奉命潛入伏見城，窺伺取得天下統治大權德川家康的動靜。

佐助雖然每天晚上都耐心地潛入伏見城，然而在持續一個月之後，仍然沒有發現任何可以向主君報告的消息。

——唉！今天晚上，大概也只能看到內府（德川家康）懷裏擁着一名寡婦睡覺而已。

當天晚上，佐助雖然明知可能又會落空，然而，他還是偷偷地進入內府的府邸內，並且，攀附在家康寢室的天花板上。

德川家康怪癖頗多，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作出令人想不透的事情來，譬如：

他對於凡是二十歲上下，正值荳蔻年華的少女毫無興趣，而偏偏喜愛身分卑微家士們的妻女，甚至商人的妻子他也不放過，由於他的個性坦率豪爽，經常會對自己的要求毫不遲疑地直接就表示出來，因此，時常對商人或家士們央託：「是否可以將你的妻子送給我？」

奇怪的是，他的要求多半也都被人所接受，倘若，遭到嚴厲的回絕時，他也只是蠻不在乎地說聲「是嗎？」隨後即忘記了這件事情。

有一次，當家康對一名家士作同樣的要求時，對方却答應他說：「好吧！但是，我只能將「她」借給你一、兩天，兩天之後你務必要送還。」

「嗯！好。」家康欣然地允諾。

這一天，剛好猿飛佐助暗藏在天花板上的暗處，窺視家康與那名借來的妻子同床而眠時，突然聽見家康正大聲地嚷嚷：「糟糕！我原以爲妳的肌膚很細白柔嫩，但是……你實在太黑了。」

於是，家康便從床上爬起來，將他的貼身侍衛喚進來，然後大方地對他說：

「來吧！我把這個女人借你『用』兩、三天」

他那種爽朗乾脆的態度，佐助因爲見多了也不足爲奇。當晚，他原本未料想到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就在家康辭退他的侍衛之後，却將柳生宗矩喚到他的面前，這種情形不禁讓佐助突然緊張起來——

柳生宗矩由於在關原之戰立下了大功，於是被封爲「柳生本裏」另加年俸三千石及任官爲但馬守。

並且，還兼任將軍武術指導的重職，這時，柳生宗矩正值三十一歲的壯年期。

家康一手拿着餅干，思慮了一會兒才以調侃的語氣對柳生宗矩說道：

「你大概已經聽說了，不久之後千姬將會嫁到大阪城去！」

「嗯！不錯，這件事我早已有風聞。」

「唉！其實，這也是因爲我與豐臣立了約，所以才將千姬嫁給秀賴。」

「哦！無論如何，恭喜你嘍！」

「不！這不是喜事……」

家康的話令宗矩大吃一驚。

「我並不希望將千姬嫁給秀賴，當然，並不是說秀賴本身不好，問題是在於他的母親，據說，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母夜叉』我擔心，萬一，千姬嫁過去之後，她必定會設法來虐待千姬。」

家康從一開始便敬淀君而遠之，而淀君也將他視如仇人般。

柳生宗矩只是靜靜地聽着，他以爲或許是主君過度的操勞，這會兒，才會這麼胡言亂語……

季忠的原配夫人即是淀君的妹妹，所以，依照輩份而言，千姬亦即是淀君的姪女。

「宗矩！」家康凝視着柳生宗矩，似乎有什麼事情要對他說，然而却是欲言又止。

「是的，主君——」

「我想……我想找一名幼女來頂冒千姬嫁秀給賴。」

「…………」

「千姬只不過是個五歲的女童，在大阪城裏除了淀君以外，豐臣家的人可以說沒有一人見過千姬，所以，倘若將冒牌的千姬嫁給秀賴也不會被人發覺，宗矩！你認爲如何？是不是可以替我找一名年齡與千姬相仿的女童？」

「這——」

說實話，柳生宗矩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

千姬原本是出生於江戶城，當時，由於家康很想念他的孫女，所以，便讓奶媽將千姬從江戶城抱到伏見城來。

此後，千姬便一直居住在伏見城，與她的祖父德川家康一起生活，結果，千姬連自己的親生母親是誰她都不知道。

千姬從小便長得既乖巧又聰明，深得家康的疼愛，五年來，祖孫之間的感情更是與日俱增，因此，家康雖然口頭上答應讓千姬嫁予秀賴，心裏却是委實不願意與千姬分離。

柳生宗矩縱然能够瞭解家康的心情，然而，他却認爲若是送了一名冒牌者與秀賴結婚，事後必會引起重大的紛擾出來，因此，對於家康的要求，宗矩更是猶豫不決。

然而，主君之命又不得不服從。

這時候，從天黑便躲在家康寢室內天花板上的猿飛佐助，聽見家康的計謀心中異常忿怒。

——哼！這個老傢伙，事情既然被我知道了，豈可讓你這麼稱心得意……

× × ×

片刻之後，柳生宗矩便從伏見城的一座偏門出來。

在皎潔的月光下，清脆的馬蹄聲朝着驛站的方向奔馳而去。

隔了不多時，就在當他抵達醍醐三寶院門前時，突然發覺林間的黑暗處，隱隱約約地發出幾道閃亮的白刄，瞬間，宗矩異常機靈地勒住馬韁——

原來是兩名浪人挾擊一個身材碩長的武士，然而當那兩名浪人迅速地拔出腰間的長刀時，對方那名武士却尚未抽出身上的兵刄。

宗矩坐騎在馬背上，明亮的眼睛注視着林間那三名浪人及武士的擧動，當他的視線停落在遭到挾擊的那名身材削瘦碩長的武士身上時，赫然在心裏驚叫道：

——是二兄！

「拔刀——?!」

那名與武士正面相對的浪人，上擧着長刀像是威脅般地怒叱着。

而武士身後的另一名浪人則彎背擧刀悄悄地向前逼近

。這時候，宗矩只見新三郎伸手握住刀柄迅急轉動刀鋒。

——難道，又想使用「逆風之太刀」？

宗矩屏住氣息，專注地觀望這場打鬪，因而，忽視了在他身後還有另一人，從他出了伏見城之後，便一直跟踪他而來到此地。那個人正是猿飛佐助！

「呀！」

一前一後的浪人同時一聲厲吼，疾速地向前撲過去。

那一刹那間，配合着迎面而來的兩支長刀，新三郎從腰間迅速地「嗤」出一支利劍，以自己瘦長的身體爲軸心作三百六十度的旋轉——

「啊……」

隨着嘶嚎的悲鳴聲，兩名浪人已仰臥血泊中。

迎面襲來的那名浪人，被從胸腔一刀劃破至頭頂，而背後的那名浪人則被從相反的方向，由頭頂一刀砍劈下來。

這是新三郎使用「一閃廻旋刀」的刀法，在一瞬間同時殺死了兩人。

「二兄！太精彩了！」

宗矩不由得驚讚地叫出來。

然而，他却忽視了從伏見城便一路跟踪他出來的猿飛佐助，此刻正趴伏在地面以避開他與新三郎的耳目。

六

兄弟倆闊別六年來的第一次邂逅，並未使新三郎對宗矩流露出兄弟之情，甚至於沒有說聲寒暄的話，扭頭便走開……

「宗兄！你住在京都嗎？」宗矩問。

「嗯！」

新三郎依然是那副冷漠的態度，他並沒有暗示是否讓宗矩跟着他走，但是也沒有拒絕，於是，宗矩便很自然地與他並排而走。

由於新三郎一向癖愛孤獨，所以，兄弟倆從小雖在一起長大，然而却並沒有親熱地交談過，反而，新三郎目中無人的優越感常使宗矩自慚形穢。

但是，事隔多年，如今新三郎只是一名落魄的浪人，而宗矩却是一位顯貴的官人。

這時候，雖然宗矩發現他的二兄在武術上的造詣仍不減當年的勇猛，但是，心裏却一點也不覺得自卑，反而對他這位性情乖戾難以接近的二兄油然生出同情心來。

兩人保持緘默地沿着一片土牆慢走，不久，轉進一條狹窄的巷子內。在一間簡陋的茅屋前，新三郎停下了脚步，指向裏面對宗矩說：「就是這裏……」

這時，從屋內走出一名年已古稀，婢女樣的老婦出來迎接他們。

茅屋內總共有兩間寢室，從昏黃的燭光看來，屋內相當的淩亂同時也缺乏家具的擺設。

兄弟二人坐下之後，宗矩方才向新三郎勸說道：

「二兄！難道你永遠都不囘到柳生谷嗎？父親現在已年老正需要我們來奉養……」

宗矩只聽過，新三郎是由於志摩自殺的事情而與父親起衝突，隨後又砍殺柳生谷的「龍虎」而離家出走。

「不！像我這種人還是老死在這間破屋裏……」

「可是！像您這麼卓越的武術家——」

宗矩心裏深深爲他的二哥感歎，話說一半突然覺得屋內好像還有人，果然，這時候從裏面跑出一名年僅四、五歲的幼女，看見家裏有陌生人後，眨着大眼睛跑去坐在新三郎的大腿上。

小孩天眞爛漫的笑臉，與新三郎陰沉的臉正好成了一幅强烈的對比。

「她是二兄的？——」宗矩驚訝地問。

「不！她是志摩所生。」

「志摩？——志摩有了男人爲什麼不說出來呢？」

宗矩曾經聽過，志摩生前有一年的時間在司鷹家楊梅御殿學習家事禮儀，所以，他以爲眼前這名幼女可能是志摩與司鷹家的某個男人所生下來的女兒。

宗矩微笑着向幼女問道：

「我是妳的叔叔，妳叫什麼名字？」

「千草！」

「千草？嗯！很好聽的名字。」

這時，宗矩突然靈機一動……

——若是將千草假冒爲豐臣家的幼君不是很恰當嗎？何況，像千草這麼可愛的氣質是很少見的。

於是，宗矩轉身向新三郎嚴肅地說道：

「二兄！我想懇求你一件事情……」

「…………」

「我想將千草送往大阪城，送給秀賴作廉中（妻子）。」宗矩終於坦誠地說出來。

新三郎皺着眉宇迷惑地問道：

「你這是什麼意想？」

「是因爲……」

宗矩遂將家康交代他的事情，詳細地對他敍說了一遍。

沒想到，當新三郎聽完之後，臉色的表情却變得異常的激動，隨後又莫名地露出冷笑對宗矩說道：

「好吧！既然如此就照你的意思去辦。」

「眞的?!你同意啦！那麼，我即刻帶千草去伏見城謁見主君。」

「不！」新三郎搖搖頭接着又說：

「今晚若帶去恐怕會有危險。」

「你是說………」

「像你這種人怎麼够資格擔任將軍的武術指導呢？難道，你一點都沒有察覺有人跟踪你？」

「哦！……」

「明日一早，我親自將她送到伏見城去。」

新三郎說着，一邊撫摸着千草柔順的黑髮繼續又說：

「唉！生死由命，貴賤由天看來這一切早已經註定好了，就算我再怎麼努力，終究也是徒勞無功。」

假如，宗矩能够聽懂新三郎這句話的眞正意義，那麼他勢必將不寒而慄。

七

根據當時所記載：

慶長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早上，德川家康將軍的孫女千姬嫁給大阪城的秀賴。千姬乃是將軍秀忠的女兒，將乘船從伏見城駛往大阪城……。

當天，千姬所乘的乃是一艘五百石的巨船，依照這次的計畫，婚禮將在大阪城擧行。

同時，家康並派遣大久保忠隣擔任侍衞長，隨同乘輿以及西國大名等的諸侯們，負責警衞河岸，除此之外，黑田長政率領弓、槍、矛隊等各三百人護駕。

在巨船前方，由堀尾信濃守帶領三百名工人，手持耜開導航行，以防在船隻擱淺時，可將兩旁的泥土鏟除。

另一方面，在大阪城裏，也呈現一片熱鬧的氣氛。從正門的橋上一直到本殿玄關之間的路上，均舖上紅綾以表示歡迎。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千姬所乘的船隻並沒有在預定的時間內抵達大阪城，而是延至隔天的下午才到達。據家臣們說是因爲船在離開伏見城後，不到一里路遠便擱淺而無法開航，所以才耽誤了那麼長的時間。

事實上，拖延時間的眞正原因是，原來要留在伏見城德川家康的孫女，也就是眞正的千姬，這時候竟然不知不覺地坐在船上，而冒牌的千草却反而如煙般地失踪了。

本來，這個秘密只有家康、宗矩以及兩名服侍千姬的老女知道。但是，現在那兩名奉了密令的老女，竟然被人綑綁着手脚，同時嘴裏塞住布條，關入更衣間而無法動彈。

至於其餘的侍女們，由於不知內情所以認爲千姬坐上船乃是當然的事，而紛紛去作她們應作的工作。

千姬雖然年僅五歲，然而這位小新娘的穿着打扮却不下於一般人。她身上穿着一件潔白的衣裳，頭上戴着面紗，就在當她與家康辭別時，家康却還以爲她是冒牌的哩！

× × ×

由於，這是一項秘密計畫的，所以，事發之後也不便派出多名的家臣到城內搜索千草的下落，只有宗矩一人賣命地在伏見城內四處奔走尋找，然而，最後却是徒勞無功仍然不見千草的行踪。

時間分秒不停地溜走，當宗矩無法尋回千草之後，乃卑怯地跪伏在家康的面前，而家康在這危急的時候，仍然默默地咬着自己的指甲，過了半晌才對宗矩說：

「好吧！既然事情已經到了這種無法挽回的地步，只好讓千姬嫁給秀頼了，現在，即刻下令將船開往大阪城！」

家康無可奈何地作了最後的決定，讓千姬乘船到大阪城去。

當這艘五百石的巨船，從伏見城出發之後，猿飛佐助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背着千草朝着新三郎破茅屋的方向走去。

× × ×

猿飛佐助並沒有敲門，獨自大步地跨入屋內。

這時候，原以雙手作枕仰臥的新三郎見到猿飛佐助時，驚訝地從榻榻米上跳起來……

接着，佐助已經眨着眼睛報出自己的姓氏來了：

「我是眞田幸村的部下——猿飛佐助。」

說完之後，將背後的千草放下來，向新三郎點下頭道聲：「我走了！」便大步地走向玄關。

「站住！」

新三郎粗啞而響亮的聲音喝住佐助。

「你把千草搶回來，是不是出自於幸村的命令？」

「不！那是我自己的主意，不論千草長得多麼美，『假貨』總不比『眞貨』好，同時，將來秀頼也會發現這個秘密……因此，我才將眞的千姬放回船上。」

「你……」新三郎露出獰笑接着又說：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坐上船的是冒牌的千姬，而你搶回來的這個女孩才是眞正的千姬，你怎麼辦？」

「…………」

佐助納悶地將雙眉皺成八字形，懷疑新三郎腦筋是否有問題，若不然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

「聽着！忍着……過去有一個人因爲在發現自己與妹妹並非是有血統關係的親兄妹時，便順着自己的愛意而强暴他的妹妹使其懷了孕，後來，又因爲擔心被家人發現，遂將他的妹妹帶到大津的一處農家讓她順利地生下小孩。就在這個時候，剛巧江戶城秀忠的女兒，正由他的奶媽抱着要前往伏見城，當時，隨行的行列甚爲壯觀，驀然使那名男子感慨萬千；爲什麼同樣是個女嬰境遇竟然會有如此的差距？轉念間，便決定私下地掉換這兩名女嬰，結果很幸運地讓他順利地完成。」

「…………。」

「經過了五年的歲月，如今這兩名女嬰也都長大了，這是不是很奇妙的事情？忍者！本來，當宗矩向我提出那個要求時，我心想該是讓千姬還其本來面目的時候了，所以才一口答應了宗矩的要求，但是，想不到現在竟然由於你的介入而……哈哈……」

「嘿——」

刹那間，當新三郎停止了恐怖駭人的笑聲時，迅速地抽出長刀向佐助如鷹般地猛撲過去——

短小精悍的佐助，在新三郎撲過來的當兒，他的身體已如飛鳥般地消失在木門外。

片刻之後。

佐助喘息着在伏見街道上漫步，並且不時地以口水擦拭着傷口……

——究竟，新三郎所說的話是眞？還是假呢？

——如果……是眞的，那麼……

佐助噘起他的嘴唇，自言自語道：

——這麼說來，我不是太愚蠢了嗎？可是……

佐助仰起臉，凝視着蔚藍晴空，搖搖頭後又喃喃自語：「我本來是武田勝頼的兒子，但是，現在還不是一樣爲人部下……這有什麼關係呢？在浩大的宇宙間，人！本來就是微乎其微，對於名、利又何必太過於計較呢？」

百百地三太夫

一

百百地三太夫已是鶯風草長的暮春三月。

某日中午，在九度山山麓的草庵顯得格外地寧謐、安祥……

眞田幸村悠閒地坐在茅屋內閱讀孫子兵法，突然仰頭凝視着庭院盛開的重瓣櫻花，這一株樹齡不詳的老樹，已在不知不覺中開滿了櫻花，彷彿，只在一夜之間便將這座熟睡中的山村完全改觀了。

當幸村凝視着眼前這棵雖毫無老態的老櫻樹梢不禁使他聯想起一位老忍者。就在他沉思中，突然發覺屋頂上有人走動……

幸村不動聲色，仍舊以凌厲的眼神凝視着櫻花，靜待着對方的出現。

片刻——

一聲嘶喊掠過屋頂，傳到幸村耳朵裏。

瞬間，幸村看見一支忍者槍飛速地在空中奔向五間遠處的櫻花樹。「咄！」的一聲，兩支忍者槍直線地刺入櫻樹的樹幹，佐助矮小的身形從槍上騰躍而消 失於櫻花叢中。

幸村鎭定地注視着激烈動搖的花枝，一面伸手解開腰間短刀的刀鞘，這時，花枝在經過一陣激烈的擺顫之後，條然地靜止不動。

接着，從樹叢中一名被人反綁着手脚的忍者，以繩索吊着緩緩垂下來……

幸村見此情狀，心中頗爲滿意在臉上不由泛起微笑。

可是，在那名忍者雙脚剛着地的一霎那間，突然掙扎着粗繩而靠近樹幹前。

幸村猛然大吃一驚，欲想衝出房間加以制止時，已經來不及了。那名忍者已從口中吐出一糰如「墨汁」般的東西在樹幹上同，時，猛力地將自己的臉撞向上面，愕然一聲仆倒在草地上。

佐助這時才從櫻花樹上翻身跳躍下來，伸手將俯臥在地上的那名忍者翻過身，詫異地叫道：「糟糕！」

忍者的面貌只在一眨眼的工夫裏，便已潰爛不成形。

原來，剛才他吐在樹幹上的汁液中含有劇毒。

佐助垂喪着臉，抬着那名已經嚥了氣的奸細，站立在茅屋外的廻廊上對幸村說：

「很抱歉！主君，無法生擒。」

同時，爲了愼重起見，順手將死者身上的忍服扯開。在當時，許多忍者均在自己的背部刺上「觀音菩薩」的聖像。但是，不同的派別所刺出來的形像也互有迥異。

而，眼前這名忍者的背上所刺的是一幅「牛身人面」的圖案。

幸村從沒有見過如此怪異的紋身，可是，眼前這幅牛身人面的圖案，不禁又令他聯想起另一名老忍者……

「佐助！你將他埋掉之後，到我房裏來。」

幸村說完，隨即進入屋內，從一鐵盒中取出一本畫册，那是經過精心勘查而描繪出來的地形圖。

當幸村掀開伊豆國的地圖片刻之後，佐助來了。

草庵乃是幸村這一族人編製眞田繩索的府邸，寬廣約有二町（二百尺遠），同時，也是幸村喜好沉思孤坐的住所。

猿飛佐助經常如影隨形般地護衛幸村的安全，多年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發生刺客行刺的事情。

佐助恭敬地跪伏在主君的身旁，而幸村仍然專注地看伊豆國的地形圖，片晌之後才開口：

「佐助！你過去是否曾經聽說百百地三太夫這位忍者的事蹟呢？」

「沒有，主君！」

「現在，他大概已過了七十歲，過去，他曾經和你的恩師尺澤白雲齋爭奪天下無雙的秘術，最後却兩敗俱傷不分勝負。」

「…………」

「自從他隱居到伊豆國的修禪寺後，至今也有二十多年了，最近，我還聽說他也擅長於卜卦、觀相等而說出對方的私事，然而，究竟是眞是假也無以分辨。據說，他還傳授忍術，說不定今天前來行刺的那個奸細，就是他的徒弟之一。因爲，據我的推測當今江湖上，唯有百百地三太夫才會讓他的部下刺那種醜陋的紋身。」

幸村頓了頓又道：

「假若，事情眞的是這樣的話，那麼，百百地三太夫很可能已經受了內府的籠絡，這麼一來，對我們將會更爲不利……必須設法將百百地三太夫拉至我方才行。」

「…………」

「佐助！這就是你的任務——」

幸村說完，凝視着眼前這名容貌醜陋 個子矮小的心腹。

「倘若，無法將他拉攏，那麼…………——？」佐助望着幸村以試探的口脗發問。

「你不是擅長殺人嗎？」幸村笑着說道：

「百百地三太夫雖然已經年老了，可是，也不可能讓你那麼輕易地殺死，你可以在一開始先與他談談天下未來的趨勢，然後才……」

「主君！」

佐助忽然挺起胸脯說：

「我這就去奪百百地三太夫的性命！」

「唉！佐助，這是很難的事情……」

「不！我可以在八幅菩薩前發誓。」

「佐助——」

幸村以嚴肅的口氣說：

「其實，百百地三太夫也就是殺死你祖父武田信玄的兇手，同時也是他害死了上杉謙信，並且，唆使明智光秀在本能寺刺殺織田信長，最後更爲了殺人滅口而將明智光秀殺死。」

「…………」

佐助啞然無口地注視着幸村。

事實上，他無法相信就憑百百地三太夫一人，竟然能夠在一連串的時間裏，將當代卓越四名武將一口氣除掉，可是，他又確信自己的主君是絕對不可能揑造事實。

「唉！佐助，說不定你不相信我所說的話，但是，這些都是經過我偵查出來的事實，可以說，當今天下之趨勢，均是由他一人所扭轉操縱。」

佐助屏息地聆聽幸村的分析。

二

百百地三太夫的出身頗不尋常，他的祖先是那須五郎，在元曆時代，曾因與源平屋島作戰，一箭射中敵人之扇而名譟一時。他是與一宗高的後裔，也就是足利尊氏的部下，向來是以「勇、武」出名的武士。

正平十年正月，足利尊氏被自己的庶長子直冬背叛，當時，直冬率領其一族人高經，以及山名時氏等人攻打京都。足利遂毅然派兵反擊，然而，高經堅固的防守却反而使足利本身受到重創。

最後，足利尊氏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便打算讓那須五郎繼續攻取高經。

在當時的戰亂時代，父子相伐，兄弟鬩牆乃是很尋常、普遍的事情。

可是，那須五郎在接獲足利的命令之後，感歎地說：

「唉！長期在這種紊亂的局世中生活，也無意義還是先騎馬返回故鄉向母親『辭別』……」

× × ×

當那須五郎的母親看見自己兒子，凝重的表情之後，馬上察覺出異狀。片刻之後，方才問那須五郎：

「如果，你不幸在此役中喪生，那麼我們那須家將從此斷了宗嗣……。」

「那就煩請母親領養一個兒子，以傳我們那須家的後代。」

五郎雖是這麼說，可是，他的母親却搖搖頭說道：

「若是要繼承那須家，就應該要有那須家的血統才行——」

聽了母親這句話，五郎心裏有無限的感慨，因爲，五郎的弟弟早已戰死，而自己又將……

這時候，母親忽然說道：

「你可以讓你的母親懷孕。」

五郎聞聲不覺愕然，注視着母親，然而，母親的表情竟是如此的冷漠、泰若自然……。

十天之後的深夜，五郎突然從屋內奔出院中，蹤身躍入池中的冰塊裏，高聲朗誦佛經，這時候，在被褥中的母親，當她聽見靜夜下的經文聲之後，方才深信自己已經懷有那須五郎的「幼種」了。

事後，五郎並沒有喊醒他的從卒，單身在皓白寒夜的街道上，疾風似的朝京城的方向奔馳而去。

× × ×

不多久，足利尊氏的部下便向那須五郎的母親報告說；五郎已經壯烈地戰死了。

但是，五郎的母親異常鎭定的神態，反而使得傳報噩耗的武士感到驚訝。

十個月之後，那須家的嬰兒終於誕生了！

當時，五郎的母親獲悉自己所生下的是名女嬰，從床上支撐起身子伸手就想揑死她，幸好，服侍的婢女及時發現才得以阻止。

隔壁是一座舊老的禪寺，其中一名雲遊僧聽見驚嚷聲，倉慌跑進五郎家在探知原委之後，開口說道：

「既然如此，夫人就將嬰兒給老僧扶養吧！」

日後，那名女嬰亦即是百百地三太夫的曾祖母。

然而，百百地三太夫究竟是在什麼環境之下出生和長大，却無從知悉。

某一日，百百地三太夫身負無數的刀疤出現在織田信長的面前，信長見其架勢頗爲欣賞地說：

「好吧！你就在此表演幾招忍術讓我看看。」

誰知，百百地三太夫眉宇不動，正色回答：

「方才，我已經表演讓你看過了。」

「什麼?!我已經看過了？」

信長愕然的表情，心中暗忖道：

——他抵達此地，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怎麼可能……

「哦！那麼，你說說看，我究竟看見了什麼？」

「請把長刀——」

「長刀怎麼了？」

織田信長說完，隨手從刀鞘中將刀抽出，然而，白刄依然並沒有毀損呀！

「你說長刀怎麼了？」

「請把刀給我！」

於是，信長毫不猶豫地將長刀扔到百百地三太夫的膝蓋前。轉瞬間，百百地三太夫拿着刀刄站起來，迅速地將刀尖按在信長的鼻頭說：

「納命來！」

百百地三太夫凌厲的眼神，使信長不寒而慄。

侍從們大吃一驚，連忙跟着站起來，拔刀欲上，不料，百百地三太夫反而將刀放在信長的眼前，坐下來說：「剛才，你要求我表演忍術，但是，我却欺騙你已經看過了，這也是忍術之一。忍術不僅要會隱身（五遁）、飛躍、氣合、攀登、速步、潛伏、不眠、斷食等的功夫，同時，也要會察言觀色，隨機應便，例如使人上當的詐術，方才，大人您已經猶如一名孩童般被我戲弄了而不自知，眞是太掉以輕心了。忍術並非單指武術，必須要讓人無法察覺其破綻，這才是忍術的密訣。」

其次，百百地三太夫又讓一名近衞在門檻上行走五步，然後，轉身又向信長說：

「這也是忍術的密訣之一！」

「哦！什麼意思？」

信長不明白百百地三太夫話中的意思，頗爲不高興地問。

「如果，門檻是在四十丈深的懸崖之上，那麼，這名侍衞是否還能夠如此輕易地行於其上呢？——我要說明的就是這一點，當然，任何人讓他在門檻上走都不成難題，但是，如果改在數十丈深淵的懸崖上，下面卽是湍湍奔流的深川大河，一般人只要站在上面便會被嚇得渾身發抖，更別說是通行而過了，然而，秘訣忍術的就是在於自然的舉動，不易讓人察覺。如：若將你當作是名蓋世英傑，就難免會心驚膽跳，反之，若把你視爲一名殘忍粗暴的人，那麼心中便不會有所懼怕了。」

「嗯！有道理。」信長不禁點點頭道。

然後，示意將所有的侍衞退下，悄然地命令百百地三太夫說：「卽刻刺殺武田信玄公和上杉謙信！」

二

天正元年四月十一日，武田信玄在信州下伊那波合的駒馬去世。據傳，死因是咯血而死，其實，他乃是被百百地三太夫殺死。

倘若，信玄不被百百地三太夫所殺，而多活二十年的話，那麼如今天下之情勢將會如何，是無人可以預測的，至少，信長根本就無法取得天下之大權。

信長的殘忍暴虐無道，在戰國時代可謂是首屈一指。一旦，使其憎恨對方那麼必會施以最殘忍的極刑。

然而，信玄遠比信長更爲殘酷，當年，爲了達成自己的野心，不擇手段地驅走他的父親，屠殺兒子、義父，攻擊女婿，同時，又從甥男等人奪取領地。

假若，他沒有遭到百百地三太夫的殺害，其野心說不定會延伸至京都，攻擊足利幕府，甚至於奪取天皇的地位也說不定。

上杉謙信則是在武田信玄被殺後五年，天正六年五月九日正午，在越後春日山城猝然死去。

據史書上所記載，那是上杉謙信某日夜裏上厠所時，突然昏厥，從此就不再甦醒過來。

其實，那是因他在排便時，被百百地三太夫以忍者槍所殺死。

倘若，謙信能夠多活十年，那麼，信長也不容置疑地會被他所殲滅。

天正五年，謙信在平定了越中、加賀、能登之後，終於決心上京城獻給信長一封信——

余在來春三月十五日，將從越後上京，祈請閣下也從安土出來，雙方一決勝負如何？

結果，數日之後，信長回覆的信中說道——

上杉兄，您之射術已登峯造極，普天之下可說無出其右，來春若上杉兄欲來京，屆時弟將掃徑以待。

× × ×

不久後，上杉謙信在擊敗北條氏政之後，已欲趁勢帶軍攻向京師。不幸，竟被百百地三太夫暗殺。當時，上杉謙信年僅四十九歲。

倘若，百百地三太夫沒有將其殺死，那麼他將很可能會消滅信長的餘勢，而掌理天下之事。

百百地三太夫在殺死上杉謙信之後，某日的夜裏，偷偷地潛入信長的房子，報告上杉謙信的死訊。

「哦！完成了嗎？」信長掀開被褥問道。

「幸不辱命！」

「那麼！今後天下便爲我所擁有了。哈哈……」

百百地三太夫在黑暗中，跪伏在地上凝視著興奮的信長。半晌之後，才開口說：

「那——告我辭了……」

本來，若忍者不屬於任何武將之下，那麼一旦在受雇執行任務之後，便將永遠離雇主，但是，也說不定第二天便受敵人所雇用，而來謀殺前次雇用他的人。

他的身份既不受主從的關係所束縛，也不管所謂的信義仁道，只要能夠發揮出卓越的忍術，而完成神蹟般的任務便會覺得無上的快樂。

「百百地三太夫，你不願當我的部下？假若，我取得天下之大權後，我可以發給你十萬石哩！」信長說。

「屬下心領了！」百百地三太夫冷漠地回答。

「難道——十萬石不够嗎？」

其實，信長心想若是能够婉留這名稀世的忍者，就是三十萬石也值得，依信長的個性而言，對於凡是有能者，他經常都是由衷地尊敬，並且斷然地想盡辦法加以網羅。

「不！你誤會了，十萬石對我而言已經超乎了我應該獲得的獎賞。」

「既然如此，爲什麼你要回絕呢？」

「如果，我將理由坦誠地說出來，大人必將會生氣」

「哦！你不妨說出來。」

「那麼——我就直說了！」

百百地三太夫深深地吁了一口長氣後說道：

「我略懂得觀相之術，當我拜見您的面貌之後，發覺您在最近有大凶的氣象……」

「大凶？你是指我會被殺?!」

「或者……」

「哈哈……百百地三太夫這你就不懂了，一個人若是精力旺盛，就是『神明』也無法影響他的命運，宛若將積水輸導入千萬丈的溪谷之中，這般雄心誰能阻擋得了呢？」

「可是，大人的面相中已浮露出在逐『中原之鹿』後，你的勢力將會如過眼雲煙迅速地消失。」

「住嘴！」信長忿怒地叫著，同時，已伸手抓住藏在枕邊的佩刀。

「我絕不原諒你的胡言！」

然而，就在一瞬間，忽然從百丈開外之處傳來了百百地三太夫的聲音——

「俗云，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你的命運絕不超過幾年！」

從此再也不曾出現在信長的面前。

四

天正十年春天——

斷絕多年音訊的百百地三太夫，突然出現在被潰水包圍的備中高松城外秀吉所駐紮的營地內。

在深夜裏，百百地三太夫偷偷地將秀吉喊醒。

這時候，秀吉早已聞知眼前這名「陰陽怪氣」的不速之客，就是將武田信玄、上杉謙信殺死的忍者。

「你一直都潛伏在那裏？」

秀吉睜著好奇的眼光注視著百百地三太夫問道。

「我因獲知目前你的運氣不錯，所以，才前來謁見大人……」百百地三太夫並沒有直截回答秀吉的話，開門見山道出來意。

過去，百百地三太夫曾經凝視著秀吉「怪異」的面貌而喃喃自語說道：

「大人的相貌將來必能奪得天下！」

秀吉依稀還記得這句讚詞。

「你是說，我正在鴻運當頭？可是，我怎麼一點也沒有察覺出來呢？」

的確，在信長諸將當中，秀吉已經佔了一份相當重要的地位，就是織田家「第一把交椅」的柴田勝家也不及秀吉的威勢。然而，無論如何，秀吉也只是一名頗受信長器重的部下而已……

百百地三太夫斷言秀吉能够獲取天下之大權，然而，織田信長的存在却使得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爲，秀吉並不想以「武力」來獲取天下，他認爲欲掌管天下大權，必需維繫在深得「人望」之上，如此方能長久地維持自己的權威及地位，所以，對於百百地三太夫的話只是半信半疑。

假若，秀吉聽從百百地三太夫的話而叛變信長，那麼，結果將會演變成如何呢？

至少，柴田勝家、明智光秀、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等將領勢必會聯合起來攻打秀吉，在這種情形之下，秀吉自然是絕對毫無勝算可言。

因此，當秀吉聽百百地三太夫誇稱自己正在「走運」實在令他無法置信。

百百地三太夫陰惻惻地注視著秀吉「獨具一格」的面貌說道：「大人現在觀看泥水中的高松城有什麼感想？」

「哦！你不妨說出來讓我聽聽！」

「假若，信長公從北國出陣，那麼上杉景勝勢將不堪一擊，在攻滅上杉景勝之後，信長自會全力地去制壓毛利，假若，信長又率領柴田勝家大軍往這一帶進軍，那麼，

大人您的立場將會如何呢？」

「…………。」

「如果，信長親自率領柴田勝家，以及其他諸侯一同前來討伐，那麼，大人此舉討伐毛利的行動，便是徒勞無功了……。」

「…………。」

「或者，在信長公馳馬前往北方攻伐上杉景勝期間，他又派遣您的「眼中釘」明智光秀到這一帶來與毛利對峙——當然，大人的確受寵於信長公，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信長公並不信賴您，如此一來，大人的功勞必會讓明智光秀所瓜分了……。」

「…………。」

「信長公出身卽是顯貴諸侯的兒子，雖然他歷經過勞苦，但是貴族的勢利觀念却是根深蒂固地深植在他的心中，他一向就瞧不起貧賤的人。不管，大人您有多麼偉大的成就，畢竟您只是平民出身，所以，信長公絕對不可能將您與德川家康，或者明智光秀視爲同仁……對！雖然信長憎恨明智光秀，但是却也認爲他是戰國中文化最高的武將，自然，對於這種人信長也不可能信任他，乃是將德川家康與明智光秀兩人視爲有智識的人，而彼此幾談得來罷！無論如何！從一無名小卒而屢次擢升爲將領的大人您，與一開始卽被視爲人才而被重用的明智光秀，出身於貴族的信長公究竟會信任誰呢？相信大人您心裏必自然有數才是。」

確實，百百地三太夫很婉轉、巧妙地說出了秀吉的心事。

——哇！好厲害的人呀！

秀吉雙目注視著百百地三太夫如叉般銳利的眼神，心中不免爲之一怔。

一般人均以爲，秀吉忠心耿耿，不辭辛苦地服侍信長公，不僅如此，就連信長本身也是這麼以爲。自然，秀吉能令人有如此的想法，他所下的努力必然也是非比尋常，尤其是像織田信長這麼怪異而又難以侍候的主君。曾有軼文記載如下：

某日，信長在寢室內喊著：

「來人呀！」

他的貼身侍衛立卽趨前聽候命令。

可是，信長並無命令他作些什麼，片刻之後才說：

「好！你退下吧！」

隔了一會兒，信長又喊道：

「來人呀！」

另一名侍衛又迅速前來聽命，然而，却又與前次同樣，搖了搖頭之後又叫他退下。

半晌之後，第三名侍衛又進來了，而信長仍然沒有說些什麼，過了一會兒又叫他退下。侍衛恭身退後順便將身旁的紙屑撿起來放入自己的衣袖內，這時候，信長突然點點頭輕哼一聲然後又對他說：

「你！日後必有出息，總而言之，身爲一名武士就必需能夠心氣合一同時發揮出來，無論出入進退都要與作戰般同樣的細心謹愼，就如你剛才的擧止就是很難得！」

這就是信長懂得用人的要訣，所以，家臣們服侍信長時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

× × ×

「百百地三太夫！你究竟打算要我怎麼作？」秀吉不解地問百百地三太夫。

「在中國有句諺語『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嗯！——」

「大人！若你想作爲天下第一人，那麼你必需先刺死信長，否則……」

「當然，若是大人您親自去行刺那就未免太愚蠢了，還是指使一人去殺吧！依我的看法，有一人倒是很恰當」

「哦！難道是光秀?!」

「不錯，正是他，就讓這麼一位自恃聰明的人去殺信長公。」

「可是！如何才能使他自己心甘情願地去殺信長公？」

「上杉景勝是最佳的利用人選，大人請您放心，我會安排讓明智光秀油然產生殺害信長的決心。」

百百地三太夫臉上露出獰笑，然而，秀吉却是啞口無言，接著百百地三太夫又說：

「大人！您只要等待光秀刺死信長的消息好了，屆時，我自會前來向您報告。請大人在接獲消息之後，再從高松城去討伐明智光秀，這件事絕對不能讓他人拔頭籌！否則，大人想奪得天下大權的宿願恐怕又會落空……」

「百百地三太夫！」秀吉突然揷口問。

「你爲什麼千方百計要幫助我取得天下？」

百百地三太夫凜然說道：

「五年前，我曾對信長預言過，他的性命頂多只能再延續幾年，所以，我必須對我自己的話負責，現在，我再也無法繼續等下去了……」

「哦！難道就只爲了這個單純的理由，就使你企圖要謀害我的主君？」

「哼！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好的理由了！」百百地三太夫失神地喃喃自語。

× × ×

六月朔日的夜晚，明智光秀果眞率領五萬大軍前往老之山——

抵達之後，若再向右行便可到達山崎天神馬場，以及攝津國街道。而左側即是京都所在地，倘若，想前往中部自然必需向右行。

不料！光秀最後却下令，大軍朝左側的方向出發。

先鋒隊乍接此令，不免覺得詫異，深問之下，明智光秀可以沉重的口吻說：

「敵人就在本能寺！」

光秀決定弒死信長公，主要是由一紙密書所引起來。

不久前，有一名身受重傷的僧侶，前往求見明智佐馬助，並且呈上一卷經文，自稱是上杉大人寫給明智光秀的手書。

當上杉謙信在世時，織田與上杉之間來往的政治文書，均是利用高野山的僧侶，作爲傳遞的媒介。

本來，這名僧侶是曁同另一位僧侶，各自攜帶一卷經文，不料，途中因爲事蹟敗露爲柴田勝家的部屬所發現被刼走一卷經文，只有他脫圍而逃達成任務。

聽完這名僧侶的稟報之後，明智佐馬助立即將經文轉入明智光秀的手中。

這份經文是以梵文書寫，因此，光秀囑令眞言宗一名僧侶爲其解讀經文的內容——

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經文的內容竟是：

……弟上杉謙信亟欲與吾兄共圖大事，殲滅織田信長，謀取天下社稷。而今時機成熟，盼勿錯失……云云……。

光秀深知上杉謙信的爲人，像這類的書信絕非出自於上杉之手，必是有人故意僞造，但是，目前最令光秀擔心的是，另外那卷已經落入柴田勝家手中的經文，依常理推想，他們勢必會儘速地將經文送給信長，問題是信長是否相信經文所言屬實呢？

經過一段長思之後，囘想過去信長對待自己的態度，光秀終於決心背叛。

× × ×

翌日黎明時分，明智光秀率大軍圍攻本能寺，一舉奏功！

據「信長公記」一書中有記載，當明智光秀所率的大軍衝入本能寺後，織田信長當即奮勇迎擊之舉，可歌可頌！

信長原來手持弓箭力敵來犯，後來由於弓弦斷折，便以長矛繼續頑抗。

不幸，片刻之後，終因手肘受傷而退回到後殿，命令所有婦孺儘速逃離，然後，親自派人縱火燒毀本能寺的正殿，而他本身則將自己反鎖於齋房內準備切腹自盡。

就在信長解開衣服，持刀指向自己的胸腹之際，突從身後傳來聲音：

「大人！百百地三太夫來了，我正好趕上爲大人介錯（爲切腹自殺者斷其頭的人）……」

信長雙眼突然睜開，回頭瞪著百百地三太夫說道：

「你?!」

百百地三太夫陰陰一笑道：

「如何？我的『觀相之術』頗高明吧！哈哈……」

「原來——就是你唆使讓明智光秀來殺我？」

「不錯！正是如此——」

「你這名卑劣狠毒的忍者，竟想以你一人之力量來扭轉天下大勢……」

激動的信長稍後又自我解嘲道：

「好！你介錯吧！」

結果，百百地三太夫以閃電之快的速度，絲毫不加猶豫地將信長的首級砍落，然後，喃喃自語道：

「百年的戰火，將就此宣告結束，以後全仰賴秀吉來收拾戰後的殘局……」

× × ×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幾年之後，秀吉一死，石田三成也跟著被殲滅，天下遂歸德川家康所有。

而當年計謀害死織田信長的忍者——百百地三太夫却隱居伊豆國的一隅，靜觀天下之變化……

五

在眞田幸村面前誇稱：

「若無法將百百地三太夫拉攏至我方，那麼，我就取回他的首級……」

隔日一早，佐助便從高野山麓出發。

第四日，佐助矮小的身形已經在沿著伊豆國境內野狩川邊，慢步行走……

這時，春天已經遠離了大地，如蒸籠般悶熱的山林間，也不知不覺地披上了一層濃綠的新裝。

佐助輕鬆地越過了狩野川，登上一座小丘陵，往下眺望，當他的視線順著緩緩的斜坡，停留在一座黃、紅相間的花圃時，不覺牽動了嘴角而露出了得意的答容。心想——這類含有劇毒的花，絕非是出自尋常人的栽培。

佐助又抬眼向遠處望去，在大片的桐林間，隱約散落

著十幾戶茅舍，佐助自以爲那必定是百百地三太夫及其屬下的住所沒錯！

於是，佐助走入花圃內，隨手摘下一片艷紅的花瓣湊近鼻子聞了一下「呀！」想不到外表如此漂亮的花朵，氣味竟然會是如此的刺激，幾乎叫人嘔出隔夜飯食！

結果，還未跨出第十步，忽然覺得混身疲軟昏昏欲睡……

「糟糕！」

佐助暗呼一聲，隨即展開身形向前躍進丈餘，飛身竄入桐木樹叢內，然而，就在他雙足落地的霎那時，却混身不由自主地顫抖不已。

彷彿身陷敵陣中，可是，當他環顧四周之後，發現除了濃密高大的巨樹之外啥也沒有！

佐助苦笑著搖搖頭，隨即穿過桐林，來到一條約莫有一間寬度，清澈見底的溪岸蹲下來，然而，就在他想伸手掬水洗臉時，却愕然頓住——

原來，河床底赫然留有幾具駭人的骷髏正衝著他「擠眉弄眼」哩！

「哎呀！」

佐助失聲低呼旋即轉身立起，仔細打量近前這幾間不惹眼的茅屋，只見這幾間房屋的格式大同小異，一時很難分辨出較特殊的一間。

因恐溪水有毒，佐助便沿著河岸而行，這時候，夕陽已略微偏西，在朱紅顏的彩霞裏，唯有一隻不祥的生物——烏鴉，發出沙啞而難聽的聲音。

佐助駐足獨木橋上，沒好氣地瞥了牠一眼，然後，小心翼翼地舉步欲向對岸一株高聳雲間的巨樹走去，可是，就在他步下獨木橋的一瞬間——

「有事嗎？……」

低啞的聲音從巨樹梢頂傳來。

佐助聞聲辨位微仰起頭，炯炯的眼神朝著那片濃郁的樹葉中搜索，却什麼也沒有發現。

「何方高人？在下專程前來拜訪百百地三太夫。」佐助突然直挺起胸膛而回答。

「哦！閣下是誰？叫什麼名字？」

「在下是眞田幸村的屬下——猿飛佐助。」

佐助報出了眞名後，對方沉默了片刻——

可是，就在這段時間裏，佐助已經發覺了對方的藏身之所。

眼前，這株巨樹可能曾經被雷電所劈，在頂端的部分已被劈成尖形，而且，還形成「空中」的狀態。

這時候，由於不見對方回話，佐助心知有異，但仍佯

裝說道：「在下走了！」扭頭便想再往前走。

突然，一名鬚髮皆白的老者，已經不聲不響地，將手中的拐杖呈三十度傾斜的方向柱住草地，瘦長的身形突然從郁綠的樹葉中冒出來，緩緩地走下樹幹來……

按說，由那麼高大的巨樹幹上落地，必需以極快的速度衝下來才行，而眼前這名老者却能如行雲流水，宛若羽毛般飄落下來。

佐助心理明白在這深山裏，除了百百地三太夫以外，不再可能有第二人擁有這般高明的功夫。

片刻之後，百百地三太夫已穩立巨樹下，正以深邃的目光瞪視著佐助，沉聲問道：

「你就是戶澤白雲齋的弟子？」

佐助未語，只是輕輕地點點頭。

「你小的時候，我曾經在江州見過白雲齋將你揹在肩膀上，當時，我見著你背上的瘤，即隨口告訴白雲齋，你大概不易長大，結果，白雲齋異常地忿怒。沒想到，事隔幾年，你居然長大成人了。」

「………」

「從面貌看來，你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忍者，但是，很可惜却缺乏勇猛之勢。」

百百地三太夫說完後，隨即朝前走去，而佐助也以兩步的距離在身後緊跟著。

這時候，突然從草叢裏鑽出幾條蝮蛇，說也奇怪，這些口含劇毒的長蟲竟然不往百百地三太夫的身上撲去，不僅如此，其中一條反而像撒嬌般地纏住百百地三太夫的拐杖，並且伸出舌頭親吻著他那雙佈滿了皺紋的手背。

但是，百百地三太夫却頗不耐煩地將它用力甩開。

然後，又繼續前行。

片刻之後，佐助被帶入一間粗陋的茅屋內，屋內沉悶地籠罩著潮溼和陰晦的氣味。

兩人對坐之後，百百地三太夫說：

「很抱歉！沒有什麼可以招待你！」

佐助環顧四周，頓時覺得異常的冷淸，對百百地三太夫的話並不以爲意。

× × ×

「除了我以外，這屋裏並無其他的人。」

「哦！爲什麼？」

「其他的人全都離開了……當初，我撿回扶養的十五名嬰兒，如今都已經背叛我。」

「………」

百百地三太夫幽幽的眼神，注視著已被夜色覆蓋住的庭院，喃喃地說：

「據說，幸村是位英明聰慧的將軍，但是，為什麼會派你來此地呢？」

大概，百百地三太夫已經料出佐助來此的目的了。

「老前輩！」

佐助以嚴肅的語氣正色說道：

「請您無論如何，投靠到豐臣家，否則，我將在此收拾您的性命！……」

對佐助的警告，百百地三太夫置若罔聞，半晌之後說：

「唉！幸村的確太不明智了。」

「咦！你胡謅些什麼，別忘了我的主君乃是舉世無雙睿智的領導者！」

「哼！對早已註定要滅亡的豐臣家，依然盡全力地妄想恢復過去的聲望，像他這種人難道也配稱天下無雙的領導者？未免太可笑了……」

「哼！你又憑什麼斷言豐臣家勢必滅亡？」佐助激動地反問百百地三太夫。

「這麼說來，真田幸村還不明白德川家康真正偉大的才能。」

「假若，如你所說那樣，那麼，只要我去殺死德川家康，豐臣家不就又可以重振聲威了！」佐助忍不住憤忿地說道。

「佐助！」百百地三太夫突然揚聲叫道頷下白鬚無風自動。

「你以為我辛勤撫養的十五名男孩之所以背叛我，是誰煽動的？告訴你！那正是德川家康！當初，家康因為想來籠絡我，而不幸遭到嚴厲的拒絕之後，頓然改變他的手段，企圖唆使那十五名男孩背叛，結果竟然也成功了，不僅如此……」

神情激動的百百地三太夫說話到此，臉色一黯將視線挪向漆黑的林間。

「現在，那幾個愚昧的孩子，竟然也聽從了家康的命令而妄想奪走我的性命，如果，我的猜測不錯，他們已經逐步地向這裏逼來……」

佐助聽了百百地三太夫的話後，驀然大吃一驚，探首向遠處望去，然而，他並沒有察覺出外面有任何異樣的動靜——

「佐助！你今日來此，原本是我意料中之事。」

「哦！為什麼？」

「今天早上，當我洗臉時已從水影中發現自己的臉上，已經很明顯地映出「死亡」的神采，果然，到了傍晚時分你已經抵達了我的住所。就算不是你，那些忘恩負義的

無知孩子今夜也必將來奪取我的性命。」

佐助的臉色不由得露出同情之心，慨然叫出：

「哼！路見不平仗義伸援！我倒要看看他們如何嬌狂。」

「好一副俠義心腸！老夫先謝過，只不過，那也無法避開厄運！」百百地三太夫緩緩起身，神色默然地歎道。

這時候，佐助很清楚地察覺在桐林內已有幾條疾行的黑影，向這裏蜂湧而來。

百百地三太夫好整以暇地，徐徐舉步踏出茅屋，在門檻邊緣回頭告訴佐助說道：

「你——無需勞神助我，但是——」

隨即，又將手中的拐杖遞給佐助說：

「如果，在前面那株巨樹上出現一顆閃亮的星辰，那麼，就請你盡力將這支拐杖朝那方向擲去。」

「…………」

在黑暗中，佐助肅然無語目送百百地三太夫孤傲的背影漸去漸遠，然而，過了那獨木橋之後，就再也無法看見老忍者碩長的背影了。

片刻之後——

寂靜的桐林裏，傳來陣陣激烈的兵鐵交鳴與殺伐之聲，叫人聽來不由得混身毛骨悚然……

突然間，聲音完全靜止，只有遠處巨樹上的桐葉猶自晃動不已。

不久——

在百百地三太夫方才所說的那株巨樹上，映出一束微光……

「咻！」

佐助不暇思累，力貫右臂，抖手將拐杖擲向閃光處……

× × ×

完成了百百地三太夫託付的任務後，旋卽折返茅屋內，和衣躺下，略事。

隔日凌晨，當佐助醒來步出迷漫了濃霧的桐林內時，愕然大驚，原來，林間四處橫七豎八的散著幾具屍體，清一色是忍者的裝束，尤令人吃驚的是，死者的致命處，竟同在一個部位——心窩。每人均被刺入一桐枝，佐助略為鎮定之後，方才趨前抽出其中一名忍者胸前的桐枝，發現在桐枝前端約有二吋長的矛尖，上面染滿了污穢的血漬。原來，在這座桐林內早已佈滿了「機關」，難怪，百百地三太夫不讓他插手幫忙！

佐助細數一下，不多不少，恰好十五具屍首，不！還有一人却是橫躺在遠離桐林外的樹叢內，那正是百百地三

太夫。

胸脯上赫然揷著一支拐杖，正是他昨前，赴戰之前，反予佐助的！在染滿鮮血的拐杖上，一條顏色斑爛的蝮蛇緊緊地盤繞在上面，彷彿也在爲它的主人哀悼……

豐臣小太郎

一

豐臣小太郎慶長十年三月，德川秀忠承襲了父親「征夷大將軍」之位，卽刻，率領數萬兵卒從江戶出發準備來京謁見天皇。

這種傳統的禮儀，乃是源自當年右大將源賴朝、畠山次郎重忠等兩人先鋒隊伍沿襲而來！

壯觀而浩蕩的隊伍，彷彿意謂著對大阪城內豐臣秀賴的威脅……。

覲見天皇的隊伍路經伏見城時，秀忠隨卽下令在城內休息八日，並且選擇三月二十九日，一個晴朗的早晨，前往謁見天皇——

德川秀忠在清涼殿西間拜謁主上，然後，恭敬地獻上御太刀、御馬、銀子三百枚、綿千把……等。除此之外，對於各親王們也有貢物。

在秀忠率領的隊伍中，還有國內諸位名將——米澤中納言景勝、京極宰相、伊達少將政宗、毛利右近少將、池田三左衞門少將等人隨隊而行。

拜領「征夷大將軍」的儀式，在隆重而神聖的氣氛下順利完成。

然後，秀忠率隊，恭身退出御所，並且步出宮門之後又經過了京都之西的三座橋，一路平安，回到伏見城內。

這條通道過去曾經是駐紮在伏見城的秀吉朝參天皇時，經常使用的大道，因此，世人爲了表示對太閤秀吉的尊敬便取名爲——御幸之路。

就在行列剛好通過第五座橋時。

突然，從東南南的方廣寺傳出陣陣的騷擾聲。

本寺，通道兩旁，一向警備森嚴，此時竟有騷擾，誠令人不解？

由於，喧噪、囂鬧聲愈來愈大，使得隨行的行列不得不跟着緊張起來……

片刻之後，喧擾聲又忽然消失，然而並沒有侍衞前來通報發生騷亂的原因。

擔任先導隊伍的彥根城主井伊直勝爲了愼重起見，便親自趨前一探究竟。

× × ×

方廣寺，乃是秀吉在天正十四年時，鑑於奈良及鎌倉均有大佛像，獨唯京城沒有，因此，便下令開始建造十六

丈高的華嚴說法方廣佛像。

很不幸的是，在慶政元年七月發生的一場大地震，當場便將大佛震垮。

太閤秀吉懊惱之餘，遂下令修建，後因未及動工，秀吉卽因病去世。因此，碩果僅存的方廣寺不過是四堵石牆，和一扇頹門而已。

這些石牆還是當年秀吉指令工人從二十一個國中，次第搬運而來，其宏偉壯觀堪稱京城內各寺廟之冠。

但是，地震之後，過去曾經前來朝拜的善男信女已不再前來，唯有耀眼的陽光依舊閃爍在寺內殘留的巨石城垣上……

話說，當井伊直勝騎着馬匹衝向寺門的叉口時，驀然發出一聲驚叫，隨卽勒住馬繩。

原來，事先被安排在沿道負責警衞的十幾名侍衞，現在竟然全數橫屍路旁。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只不過片刻的喧擾，十幾名侍衞竟然悉數被殺？

極端寂靜的氣氛令人窒息。

這時候，突然從寺門內發出一陣馬蹄的巨響聲，一羣年輕的武士刹那間蜂湧而至。

「井伊大人！我們並非謀反之徒，只是想對『征夷大將軍』的右大將秀忠殿下略表賀意。」

「你是誰？」

隨着井伊的發問聲，從寺門內立卽出現一列整齊的隊伍，井伊直勝冷不防被眼前這般陣勢暗吃一驚，因爲，他們非同於尋常之兵隊——

黃衣武士十數騎，金旗，吹貫旗等各十數面，金鞘的掃刀十數把，虎皮鞘的長矛十數支以及太刀數十把，所有手持兵器、旗幟的武士，均是騎在唐織馬衣的駿馬上，華麗而壯觀的行列着實令人歎爲觀止。

一名由武士簇擁的大將，全身穿着已故太閤秀吉的裝束，神采奕奕地騎在一匹白色的駿馬。

井伊直勝過去曾經見過秀吉着此同樣裝束，威風凜凜地在街道上行走，所以對於秀吉的「模樣」他一看就能識出。所以不同的是，眼前這名大將的清秀面貌，不似秀吉像猴子般佈滿了皺紋。

當井伊直勝將視線停留在這名酷似秀吉的大將軍身上時，竟然驚訝地發不出任何聲音來，他所清醒的一件事，就是儘快地調轉馬首回到自己的行列中。

然而，對方如幻影般出現的隊伍，居然將井伊視爲「導路者」緊緊地尾隨上來。

二

當日，猿飛佐助也因奉到主君之命，前往京都瞻仰謁見天皇「征夷大將軍」的盛況。

爲了避免別人的注目，佐助故意夾雜在夾道的羣衆內駐足觀望。但是，他只停留了一會兒，當方廣寺傳出喧鬧的騷動時，他已一溜煙地消失於羣衆中。

佐助雖然天生駝背，然而身手却格外地矯捷靈活，片刻之間，已經爬上一株歷經多次的鋒火而未受損毀的巨松。

這時候，在方廣寺前的兵隊已增至二百多人，弓、槍、矛等武士同時展開了應戰的陣形。

伊達少將政忠受秀忠之命，馳馬趕到前方準備設法撤開對方有備而來的陣形。

驀然，對方行列當中那名年輕大將竟然也馳馬趨前自稱道：「我——乃是豐臣小太郎秀松！是太閤秀吉的兒子。」

伊達政忠並不曾聽過這個名字，但是，却被對方優美而斯文的聲音所吸引，不禁微張開他的「獨眼」。

「豐臣小太郎秀松?!你究竟是誰？該不會是——無名小卒妄想欺名盜世?!」

「哼！堂堂太閤之子，何需假冒！我看你未免是狗眼看人低！我——豐臣小太郎秀松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據說，征夷大將軍曾經揚言，遲早要前往加害豐臣秀賴及淀君，因此，此番前來，特爲自薦，請任先鋒，以便爲將軍立下奇功。」

「噢！這倒奇怪！方才你還自稱是太閤的兒子，那麼，你應該是大阪城秀賴之兄，爲什麼你們昆仲之間要彼此殘殺？」

「哈哈……我要復仇！」

「報仇？……快說！究竟秀賴與你結下了什麼深仇大怨？」

「這不干德川家的事，所以，你也不必過問，讓我再重申一次，在新將軍起兵圍攻大阪城時，豐臣小太郎秀松必定會親自來取回秀賴母子的首級。」

話方說完，隨卽勒轉馬韁回到自己的兵隊裏。

半晌之後，二百多名武士所組成的行列，已朝着方廣寺相反的方向奔馳退離。

伊達政宗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愕在當地，目送着隊伍的離去，半晌作聲不得。

× × ×

伊達政忠返回伏見城謁見德川家康後，家康斥責他爲

什麼不發令擒住豐臣小太郎秀松時，政宗低首不語，片刻之後才抬起頭回答：

「雖然，我不明白那名年輕大將究竟如何獲得那一身的裝飾，但是那的確是豐臣秀吉的裝束，所以……我才不敢貿然下令……。」

「…………」

另一方面——

佐助在豐臣小太郎秀松的隊伍退走後，已如旋風般地奔回九度山，向主君幸村報告這一令人震驚的消息。

幸村當即覺得很有興趣便問；

「豐臣小太郎秀松？嗯！聽來頗似太閣秀吉的兒子，佐助！依你看來他大略幾歲了？」

「可能已經十四、五歲了……」佐助閃動一下睫毛說。

這時，幸村突然大笑說道：

「佐助！這麼說，當時你只是環抱着雙臂而冷眼旁觀那麼浩蕩壯觀的隊伍消失於方廣寺前？」

佐助慚愧地偷偷瞄了主君一眼，垂頭喪氣地說：

「主君恕罪！是我一時失察……」

其實，佐助當時已經與那羣身份不明的勁敵對峙過，同時，除了佐助之外，暗地護衛「新」將軍的伊賀忍者及甲賀忍者也與佐助一樣在兵隊之後尾隨不捨。

可是，對方也派出一羣忍者企圖阻擋他們的追踪。

頃刻間，方廣寺前，展開了一場激烈却悄無聲息的爭鬪，只見雙方如蟻般的影子疾速閃動者，每當乍合即分時，則有一人倒下，血泊中的屍體即愈見增多，而聰明的佐助乘機飄身躍達二十丈餘的寺廟內。

寺內正中，即是當初秀吉下令以兩千名工人，費時兩千日所建造的大殿，但是，却因地震而坍倒，如今剩下的只是一片廢墟罷！

佐助火速縱身投入廢墟中，只在轉瞬間，從四面八方如落雨般飛來十多條繩索，作網狀般地欲將佐助罩住。

「啊！」

佐助驚嚷一聲，隨即拔刀騰身躍起，只見他短小的身形如陀螺般地一大廻轉……已將繩子悉數砍落，趁此一空檔已如猿猴般掠身另一處廢墟，並且以手中長刀舞個風雨不透，飛射而來的箭矢頓時紛紛跌落塵埃！

佐助原本想藉着廢墟的隱蔽，作爲棲身休息之所，不料，在他雙足落地時，廢墟却「轟隆」一聲被炸裂開來，刹時火光四射，磚石飛濺，頃刻間，佐助矮小的身軀已被震落在廢墟的角落旁，佐助晃晃頭暈目眩的腦袋，心中暗忖一聲：「此番休矣！」

在危難中，能挽回自己性命的，還是得依賴自己多年修練而成的高明忍術，但是，佐助心中不明白，爲什麼爆炸時自己竟然能够安然地落在廢墟的一角，而沒有被火舌殃及，甚至被被炸死？倒是廢墟已經宛若被點燃的乾柴般，瞬間已燃燒得片瓦不存……

佐助在頃刻間茫然不知所措，被濃密黑煙燻得又髒又燙的「臉譜」朝着火舌處呆望了片刻，轉身便想走離燃燒中的廢墟，忽然間——

「嘿！佐助，你好大的命……」

陰冷的笑聲如半夜鬼哭般，清晰地傳入佐助耳裏。

佐助愕然地停頓了脚步，尋望遠處——

赫然發現，在身後那株巨松樹梢上，一名面貌英挺，背後拖着一束褐髮的年輕人，傲慢的眼神咄咄逼人地朝着狼狽不堪的佐助身上打量……

原來，他就是被呂宋佐助衞門命名爲——霧隱才藏，亦即是從柬甫寨渡船來的異籍高手！

「原來，設計暗算的就是你？……」

刹那間，一股無名怒火，充塞佐助胸膛，眼看一觸即發……

「我？……哈哈！我才不過是名過客而已，正巧趕上一場精彩好戲罷了，哈哈……」

佐助與他對視了一會兒後，發現對方並無敵意，於是，冷哼一聲，舉步欲離去，可是——

「喛喛！佐助……」

——哼！也不覺得噁心，叫得那麼肉麻！

佐助並沒有回頭，只在嘴中喃喃自語。

「佐助！你仔細聽好，我決心要協助豐臣小太郎秀松獲取天下，爲此，我便可成爲百萬石的諸侯——

——傻瓜！簡直是在做夢……

佐助無意理會他，暗自在心中嘀咕着，隨即仰頭朝前大步走去……。

三

「豐臣小太郎秀松自稱要報仇？」

幸村聽了佐助的報告後，沉默良久才開口發詞。

「不錯！話是他說的。」佐助問：

「主君！依您之見，他會不會是「贋品」？」

「嗯！很可能，但也可能眞的是豐臣秀吉的兒子，無論如何，他的存在豐臣家並無多大益處……」

幸村沉思半晌後，烱烱有神的眸子凝視空中的某一點，轉身向佐助說：

「查明眞象！……佐助……」

「是的，主君。」

「前些日子，一名自稱是耶穌敎的傳敎士，在聚樂第問關白秀次傳佈敎義，據說他的名字是佛羅‧伊希，在關原之戰時我還看見他住在京都北面的小庵……佐助你設法去將他帶來……。」

「是的。」佐助恭敬地答允。……。

當天晚上，佐助卽起程前往京都。

六日之後——

佐助果眞不負幸村的囑咐，帶回一名已經是髮蒼蒼，視茫茫身材削瘦碩長的傳敎士——佛羅‧伊希。

在眞田幸村盛情欵待，以及誠懇地要求之下，佛羅‧伊帶方才緩緩地將往事一一地敍述出來……

× × ×

最初，佛羅‧伊希乃從葡萄牙遠渡大洋而抵達日本，準備在此宣揚耶穌基督的敎義。

不料，就在他抵達日本幾天之後，被世人譏爲「殺生關白」的豐臣秀次竟然下帖，邀請他 前往聚樂第與他會面。

秀次乃是三好武藏守一路的長子，他的母親亦卽是豐臣秀吉的異母婆——瑞龍院日秀。

出生於永祿十一年，曾經先後被宮部繼潤及阿波的三好康長認領爲養子，被稱爲三好孫七郞。

天正十九年時，又再渡成爲豐成秀吉的養子，任命內大臣，及關白等職，自居於聚樂第，當時年僅二十四歲。

可是，在佛羅‧伊希與他會面時，他已步入中年之齡。高大魁梧的身材，豐滿而又白皙的臉頰，呈新月形的濃眉，除了前額略爲突出外，倒頗有幾分爲官者之架勢與氣派。

秀次在初任關白職時，並不似是一名「武者」，他溫文而優雅的氣質，再加上淵博無比的學識才幹，終於獲得秀吉的賞識而任予重職。

任職期間內，秀次曾經下令派遣奈良的數名僧侶，着手抄寫「源氏物語」並且，親視歌道的名將而屢次舉行吟詩大會以抒發其「詩癮」。

秀次的書道以臨摹尊圓親王之帖爲主，無時無地均可以寫得一手漂亮的好字，除此之外，他稟賦的天資更是在詩歌詞賦方面表露無遺，擅於收藏古人之筆蹟。

這時期的文學在歷經了一百年的戰亂後，早已被摧殘殆盡，僅在王山僧侶間殘留一線的命脈，連公卿們也不得不紛紛宣告放棄收集。同時，家家所傳的學說、學識也以此時爲衰退的顚峯。

關白秀次在二十歲時，一度懷有大志，欲將文明時期

的各家學術挽回，然而，事隔幾年之後，秀次不但沒有實現當年的抱負，反者大改其原有風雅的性格，搖身一變而成爲殺人不眨眼的「殺生關白」。

秀次亂性的惡行乃是起自於——

某日，當他親臨北野遊山時，途中巧遇一名盲者，本意邀請對方一起飲酒，後來却不知爲啥，突然動起邪念，揮出手中的長刀，殘酷地將對方的右臂砍落。

可憐的受害者，僅能張瞪着「視而不見」的瞳孔，含怒地發出求救聲，奮力的掙扎欲想逃離秀次的魔掌，然而

……

秀次佈滿血絲的眼睛裏，更加閃耀着殺人野性的光芒，獰笑着將手中的長刀遞向扈從熊谷大膳亮，下令道：

「將其左臂剁掉!!」

轉眼之間——

被莫名砍斷兩臂的盲者，跌落在桔梗花叢裏痛苦地掙扎，口中不停地發出痛恨的叫囂漫罵聲……

日後，這種殘忍及求饒的情形，經常出現在秀次夜裏的惡夢中，並且，長久地縈繞在秀次的腦海裏……

× × ×

傳敎士抵達了聚樂第的第二天早上。

秀次率領了數十名侍衞前往粟田的刑場。

在刑場的高台上，四周以土牆築圍，而高台的正中央放置一塊廣平而且厚實的木板。

侍衞們在秀次的一聲喝令下，將死刑犯推倒在木板上，並將其雙手雙足綁呈「大」字形。

秀次登上高台後，雙目凌厲地注視着受刑者，隨手拔出腰際的長刀趨前陰笑道：

「關白秀次親自來執行，你應該感到無比的光榮!」

然後， 並不一刀直截了當地砍斷犯人的腰部，而是

……

秀次手中高舉着長刀，就如宰鷄鴨般地在犯人的喉嚨處輕輕地割了一刀，接着，如發狂般發出了怪異的笑聲。

「會痛嗎？哈哈……來！我再替你割深些……」

時是，說完又一刀一刀慢慢地往下割……

秀次毫不在意地以殘忍的手段折騰這名死犯，當他凝視着犯人不斷地從喉嚨噴出鮮血，而臉色又急遽地轉呈爲蒼白時，他就像是一名中了邪，着了魔的惡鬼般，踉蹌地跌撞着身子高聲嚷道：

「喂!傳敎士，看淸楚了沒有？這種生殺自由的神技，比你宣揚的「神能」更具威力，不是嗎？哈哈……」

隨後，在一陣簫瑟寂靜之後，秀次的臉上又露出嚴冰般僵冷的獰笑，向身旁一名侍衞命令：

「把那名不知羞恥的賤女人帶上來！」

秀次口中的賤女人，是一名後宮的侍女，由於一時情不自禁「偷吃了禁果」與茶坊主私通，被以通姦的罪名關入地牢內，當時卽已身懷六甲，而現在又屆臨盆——

秀次手持染滿腥血的長刀，站在已經被侍衞帶上庭院中，雙目失神而默默垂下頭的侍女面前。

「妳仍堅持腹中的胎兒是我秀次的「種」？而否認與茶坊主（武士家中的司茶者）有染？」

侍女顫抖着身子微微地點頭。

「好！我再問妳一次，肚子裏的小孩確眞是我的？」

「是……的大人！」

「沒錯？」秀次故意睜大着眼睛問。

「嗯！的確是大人……」侍女沒敢往下繼續說。

「好，既然如此，關白秀次親自來判斷是否眞是我的骨肉，哈哈……」

秀次臉上全無表情，命令家僕卽刻將侍女身上的衣服剝得精光，並且，再使四名侍衞用力按住侍女掙扎着身子的雙手以及雙足。

秀次陰冷地注視着侍女的哀嚎，然後，緩緩地從腰際上抽出那支長刀高呼：

「去向神佛，以及妳死去的父母禱告罷！」

話落，手中的刀尖已經刺中侍女的心窩，就像箭矢射中鵠的般，一支長刀穩穩地插在侍女赤裸的心窩上，隨之，秀次並沒有將刀抽出來，反而抓住刀鍔猛吸口氣，將刀鋒朝下滑落，轉瞬間，臨盆侍女的肚皮已被剝成兩半……

「快將胎兒拉出來，其餘的侍女們，小孩已經生出來了妳們還呆立在那邊幹什麼？快把他帶去洗澡，我倒要看清楚究竟是像我，還是那名茶坊主，哼！」

秀次迫不及待地大聲向四邊已經被嚇呆的侍從喝道。

這時候，站在一旁被邀請而來的傳教士佛羅•伸希，早已被嚇得臉色慘白，不忍再看下去而低垂着頭，就連身經百戰的武士們，也被眼前慘絕人寰的情景逼得將近窒息，臉上的肌肉也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

四

秀次變態的惡行却與日俱增，不僅對處置死犯的刑罰不滿足，就連無辜的百姓也屢遭他的殺害。

經常親自潛伏在北野山路，向行人、農夫們射箭偷襲，甚至於以騎馬追殺這些無怨無仇的百姓取樂。

除此之外，在寂寥無奈時便從日常隨侍在側的近衞中，親自挑選出幾名，命其眞刀比武。

被挑選出來的近衞，多半是彼此感情親如兄弟，肝膽

相照的同伴。雖然，心中不滿秀次的作爲，然而主上有令又不得不執行，因此，比武當中往往爲情勢所逼而逐漸露出殺機，產生了凶猛的鬪志以滿足秀次的快感。

佛羅•伊希在一次次的比武場中，親眼目睹多少個赤膽忠心的武士死於秀次的眼前，而每次秀次僅只是邪獰地浮露出奸險的面目，暢懷大笑道：

「對於骨肉之情、夫妻之愛，甚至於眞誠的友誼，這些虛無飄渺的感情我不瞭解，也不敢深信，還是相信自己吧！誰能比自己更可靠呢？哈哈……」

× × ×

過去，在小牧之役時，秀次曾經與長久手和德川家康作戰，結果兵隊不幸被擊得落花流水，潰敗不堪。

同時，跟隨秀次的兩名最親密善戰的武將木下左助衞門、木下勘解由二人却在此役中不幸雙雙戰亡。也因此，秀次遭到他的義父秀吉嚴厲的責罵。

其實，這次戰役失敗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秀次的用兵不善，而是池田勝入所提供的作戰情報錯誤，而導致大軍遭逢失利的命運。

戰前，池田勝入曾向秀次進言：

「德川軍已傾巢而出佈陣在小牧山，所以，依情理推測三河的本城岡崎，現在勢必已缺乏守城軍，只要大人下令乘機從小道偷襲岡崎城，那麼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攻取岡崎城，而小牧之陣自然崩潰無餘……」

的確，這是很精湛的謀略，連太閣秀吉本人也一時糊塗而默然地接受了池田勝入所獻的戰略。

誰知，德川家康也是一名老謀深算的沙場老將，對於池田勝入所做的這手「棋」早已防備妥當。

德川家康從伊賀者服部平六所獲得的情報獲悉，秀吉派遣池田勝入作爲先鋒隊，並以三好孫七郎秀次卽關白秀次殿後，一共率軍一萬四千名向柏井方向移動。

家康馬上便察覺他們的目的在於偷襲岡崎城，旋卽挑選精兵三千名從小牧陣營斬斷敵人的右翼主力軍，然後徒行庄內川偷偷地潛入小幡城。

而秀吉所派令，作爲殿後軍的秀次，當時在小幡城內一座小丘陵上紮營過夜，對於潛入的德川軍毫無發覺，同時，營地的警戒也相當鬆懈。

於是，入夜之後德川軍的大須賀康高、丹羽氏次、水野忠重、岡部長盛，一舉向秀次的陣地出其不意地，全力撲擊。同時，楠原康政也配合着大軍，從營地的背後撲來。

頓時，秀次麾下步卒被德川軍擊得潰不成軍，被殺者不計其數，就好像遭受山洪大水襲擊的村落般，只在片刻

之間，全部的兵卒逃逸得不見人影。

而秀次也跟隨着兵隊倉狂奔逃，這時候，剛巧遇見敵軍可兒才藏吉長，雖然肘部已被射中三箭，但是仍然手持長矛，騎着馬奮勇地追殺秀次的兵士。

秀次如瘋狂般地喘息高嚷道：

「請你將馬借我，如何？」

可兒才藏吉長並不熟識眼前這名卽是關白秀次，只向他回了一句：「這匹馬猶如雨中的傘，怎麼借你！」便又繼續向前衝去。

然而，秀次竟然如隻野狗般在其馬後追喊道：

「陣喂！我是豐臣的大將——關白秀次！」

跑了一段距離之後，由於秀次的叫喊聲，使得秀吉所派的監戰者木下助左衞門發現，可兒才藏吉長已經調轉馬首，欲砍落總大將秀次的首級，因此，木下助左衞門隨卽爲了保護大將而成爲秀次的盾牌，結果，很不幸額頭被一箭射穿而不支倒地身死。

接着，四周又傳來敵人的喊殺聲，箭矢如雨般地向秀次身上奔去，霎那間，秀次心想大勢已去，此番休矣！

不料，突然有一名騎馬的武士衝向秀次的身旁喊道：

「主君！請您儘快騎着這匹馬回到本陣去。」

說完，不等秀次開口便將他推上馬鞍。

原來，這名武士卽是秀次派來的另一名監戰木下勘解由，在敵軍的追殺下已經身中數箭，但是，爲了營救秀次，不得不支撐已受傷的身體。

「八幡菩薩！木下勘解由拜託您的照顧了……」

秀次跨上鞍後，高呼了一聲便急急逃去。

過了一町遠後，當他再度回頭看時，發現木下勘解由的身形已經被蜂湧而上的敵軍所覆沒。

事實上，這次戰役的失敗，並不能全怪秀次的無能，在策略被敵方所洞悉察覺，而當地又被敵人所偷襲的情勢之下，就算是鬼神也無以幫助。

秀次在秀吉嚴厲地斥責之下，暗忖本來對於家康的戒心，應該是義父秀吉所應考慮的責任，誰知秀吉竟然疏忽了這一點，而促使大軍遭受偷襲……

五

在佛羅·伊希接受秀次的邀請抵達他的府邸一個月之後，某一日，秀次心血來潮地光臨佛羅·伊希的寢室，準備聆聽耶穌教的教義。

「本來，你所宣揚的宗教問題，我已經聽過黑田如水，以及小西攝津的談論。但是，當時由於我並無皈依之心，所以並不在意……今天，我突然又想起了這件事，所以

，很想再聽聽你的傳道。」

聽了秀次的話後，佛羅·伊希臉上露出了無比喜悅的笑容，繼續靜聽秀次說：

「據說，耶穌教有所謂的『靈魂』，而靈魂在來世時需受到天主的審判，或受苦或享樂，這是眞的？」

瑰羅·伊希笑着回答說道：

「靈魂，乃是肉身寘滅之後而成，需受天主的判審而受苦或享樂。我希望——大人您能够儘早接受洗禮，接受耶穌基督的教義，否則您將會遭遇永淪地獄之苦，到了那時候再後悔也莫及了，更何況……大人您胡亂殺生，濫戮無辜的百姓，日夜耽溺邪淫之行爲，不僅來世會受到懲罰，而今生今世也必會遭到天譴，永遠也不能獲得天主的恩寵，還是請求您儘早地懸崖勸馬返回正途吧！」

佛羅·伊希停頓了一會兒又道：

「我敢向您進言這些話，是以我個人的性命作賭注……如果，大人聽得入耳便罷，若不……」

「哦！你眞是願意以性命作賭？」

「不錯！我的性命在我從葡萄牙出發前便已經不屬於我的了，生命全由天主的安排。」

「眞的是這樣嗎？」

「是的，大人！」佛羅·伊希點頭道。

忽然，秀次翻腕抽出長刀，以刀尖抵住佛羅·伊希的高鼻，輕哼一聲：

「注意！我將取回你的性命!!」

秀次的眼睛露出邪惡的眼神，凝視着佛羅·伊希。

「假若，大人願意，那麼我就獻命給你，但願能够以我體內的血液爲你施以洗禮……」

說完，佛羅·伊希的口中喃喃誦念「耶穌！聖瑪利亞」閉起雙目準備一死。

結果，秀次竟扔掉手中的長刀說：

「你繼續敍說教義吧！」

佛羅·伊希睜開雙眼詫異地注視着，秀次半晌方才開口說道：「亞當與夏娃由於作了錯事，而被天主降於苦界，這是由於他們太過於驕傲，本來，他們對於苦樂之事毫無所知，以至於失去了理性而偷吃了禁果，所以才使我們這些後世的子孫有了這種苦悶。」

佛羅·伊希停了一會兒看看秀次接着說：

「……羅馬皇帝曾經夢見因以十字架的軍旗作戰而獲得大勝，因此，便在國內宣揚耶穌教……」

秀次側耳傾聽半晌問：

「那麼，我再問你，在耶穌教的教義中對於不忠貞的妻子應該給予怎樣的處罰呢？」

「這要全憑天主的審判！」

「難道，身爲丈夫的人不能够處分自己的太太嗎？」

「不可以，古時……在耶穌誕生之前，人民對於不忠貞的妻子，乃是依照猶太民的習俗，以亂石打死，是嗎？」

佛羅·伊希連忙接着說：

「可是，耶穌教嚴禁這種刑法……」

雖然，佛羅·伊希企圖將話解釋清楚，然而，秀次已經聽不進耳了，這時的秀次彷彿已經在盤算着另一件事……他的面貌露出曇花一現的笑容，隨即又嚴肅下來。

「傳敎士——假如，有位妻子趁丈夫不在的時候，受她丈夫義父的邀請到他家去，並且强迫她要陪宿一夜，結果，那名妻子不但接受了義父的要求，而且，隔天回來的時候又佯裝不知情，這個女人是不是應該被亂石打死？」

「大人，那名妻子有無姦淫之事，只有他們當事者與天主知道，所以，這件事也應該讓天主來審判……」

秀次沉默了良久——

突然像是下了什麼決心似的，恢復了神采奕奕的眼神，抓起桌上的金鈴搖了片刻。

一名侍女倉惶地跑進來，秀次旋卽下令說：

「將依香帶到院子內等候我的處分，我要讓夫人懺悔……」

依香是和秀次近身的一名侍衛私通的侍女，那名侍衛早已經被秀次砍死，不久之後，在寒冷的天氣中，依香身上的衣服被秀次令屬下剝得精光，綁在石燈籠上。

然後，秀次帶着阿末夫人走到走廊上，轉身注視着夫人說：「我不想親自去殺死依香，請妳替我去處置吧！」

他的眼睛以及嘴巴在說話中，不自覺地露出了冷峻的笑意好像想從阿末夫人的臉上獲得一些「蛛絲馬跡」。

阿末夫人驚訝而微顫地說：

「我……是個婦道人家，怎麼作得出這種殘忍的事？」

「哦！難道妳企圖想解救依香？難道，妳不懷恨像依香這種不恥的行爲？」

「俗說，只恨他的罪而不怨他的人……」

「不！那只是妳爲她辯白的話。」

秀次轉身大步向院子走去，在途中拾取了三、四個約莫有拳頭般大的石頭，向那名被綁在高麗燈籠上赤白的裸身高喊一聲：「哼！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

然後，將手中的石頭用力地朝她的身上扔過去。

破風而去的石頭，正好擊中了依香雪白胸脯上的一個乳峯，瞬間，依香痛苦地後仰着身體，發出哀嚎的尖叫

聲。

「據說，在南蠻地區經常以這種方法來懲罰這種不知羞恥的女人。」

說完，將一顆石頭放置在阿末夫人的大腿上，大聲叱道：「來吧！你也扔一個！」

然後，自己又伸手撿取石頭用力地向前扔出……

這一次，乃是擊中了依香的心窩處，由於急遽的痛苦竟然使她發不出聲音來，而似痙攣般地顫抖着身體。

秀次像發了狂般，將手中的石子一顆接着一顆地扔向依香赤裸裸的肉體……

這時候，在依香雪白的肌膚上，從胸乳一直至下腹部已逐漸地泛起了青紫色的紅腫，每當秀次扔出一顆石頭，依香的身體就被擊痛苦得忍不住後仰而跪縮着身子，雙脚彎成弓形，面部的表情已經分辨不出五官的輪廓。

突然，原本低垂着螓首的阿末，站起來衝向依香的身旁，抽出懷中的短刄在依香的耳際低語：

「依香！請妳原諒……」

將手中的短刄刺入依香的胸膛，並且，旋卽脫掉自己的披衣掩蓋住已經沾染了鮮血的裸身，然後，緩緩地扳回身子注視着秀次冷酷的笑臉，喃喃自語道：

「……我無法再坐視讓這麼殘忍的刑罰繼續下去」

說完，突然身體一軟，便昏厥倒在地上……

這時，秀次的表情仍然是如此悠然冰冷，在阿末夫人昏倒的那一刹間，也不願伸手去扶持她，而喃喃地笑道：

「是嗎？妳當然無法再讓它繼續下去哈哈……」

隨着自己所發出的狂笑聲，秀次提脚步入屋內這時候，站立在一旁，目送着秀次如幽靈般的背影，佛羅·伊希始才明白，致使秀次由優柔文雅的氣質，改變爲如此邪獰性情的原因，原來是……。

六

「關白夫人被太閤秀吉强迫陪宿一夜是發生在什麼時候的事情？你是否還記得清楚？」

幸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已老衰的佛羅·伊希問道。

「我記得……大概是在秀次大人出陣奧州時……」

「哦！」幸村伸手屈指默數了一會兒叫出：

「哎呀！那不就是十五年前的事情嗎？」

當時，阿末夫人在豐臣秀吉殷切的招待之下，在伏見城住了將近十天左右。

事實上，秀吉的風流好色，早已經是聞名遐邇了。往往，對於自己所中意的女人，不論是諸侯或武士們的妻妾，均會貪婪地命令她們在府邸陪他一宿，而這種事情也已

經是半公開似地爲衆人所週知。

因此，當秀次從奧州返回府邸時，也聽見了有關阿末與秀吉之間不可告人之事。但是，無論他怎麼逼問阿末，阿末還是不肯供稱，她解釋着說：

「秀次，外傳的風風雨雨已經够我受的了，你是我的丈夫，我的爲人你應該相信，當時，只是出於公公疼愛媳婦之情而在伏見城住了十天，我絕對不會作出對不起你的事情，秀次！無論如何請你務必要相信……」

阿末坦然的神情，使得秀次不得不相信她所說的是實話，再說，這件事情也僅只是謠傳，他並沒有掌握着有力的證據自然也不便於責備她，然而，這件事情就如同白紙上的汚點般，永遠存在於秀次的心裏而無法抹滅。

秀次之所以會產生這麼深的嫉妒心，主要因爲他實在太鍾愛阿末了，當然，這種濃郁的感情在戰國時代是很少見。何況，秀次自小便有「潔癖」的性情，就是婚後的生活也是如此，對於男女之間的「行爲」秀次一向認爲是神聖而純潔，所以，當他獲悉自己的妻子與秀吉有染時，心中的忿怒自然是非筆墨言語所能形容，更甚者而自認是前途黯淡……

「伊希！那麼……阿末是否在十月之後而生下了一名嬰兒呢？」幸村突然眼睛一亮而問道。

「是呀！那名嬰兒還是我親自爲他洗禮呢！不僅如此，我還替他取了個名字叫曼西奧。」

老傳敎士興奮地敍說着往事。

據說，秀次在他的一生中，未曾一次抱過由阿末所生下的小太主，而自己便在文祿四年七月，被豐臣秀吉在高野山所賜死。

當時，秀吉原以爲從此以後，豐臣家的後嗣便要在他這一代斷絕了。不料，淀君竟然在他五十八歲時又生下了秀賴，於是秀次的存在無形中變成了不需要，再加上他又受了石田三成的煽惑，遂構成了秀次無以反駁的罪名。

秀吉在石田三成的遊說之下，斷然派遣石田三成以及增田長盛到聚樂第，責問秀次爲什麼要背叛太閤秀吉。

結果，秀次潸然淚下親自書寫七封誓文，向秀吉表白自己並無企圖背叛之心，然而，秀吉還是不肯相信於他。

五日之後，秀次終於抱定了一死的決心與佛羅．伊希辭別後，便啓程前往伏見城。

然而，當他甫抵伏見城時，秀吉則下令不許他入內謁見，同時還卸下他的官位以及義子的名分，命令高野山的木食上人將其幽禁在靑嚴寺，並且務必要嚴加監視。

堂堂「關白秀次」自然捱不過這種「汚辱」的待遇，遂在靑嚴寺裏與山本主殿，山田三十郎，不破方作，東福

寺隆西堂等數位股肱部下一起切腹自殺。

但是，太閤秀吉並不就此罷手，他將秀次的遺孀阿末夫人，三十餘名寵妾及其三個幼子押載於囚車上，在京都的衢道上環繞示衆。隨後，又下令在三條河原將秀次的遺屬當衆斬首。

斬首的當天晚上，在三條河原兩岸挖掘了二十間深的濠溝，同時，濠溝的四周還築起臨時的圍牆，在橋下南面的高台上放置着秀次的首級，以供他的妻妾幼子作死前的祭拜，在簫颯陰冷的寒風中顯得格外淒涼……

老傳敎士佛羅．伊希雖然親自目睹當時發生的情形，但是，他又不忍心說出來。

「佛羅．伊希！那麼我再問你，當年在三條河原大屠殺之事，小太丸君是否僥倖沒有死……」

「…………」

「當初，是不是有人假冒小太丸君之名而代替他死？」幸村悠然地追問着。

「…………」

「……是你替小太丸君安排一名『替死鬼』？」

佛羅．伊希聽見幸村的話後，猛然一怔，仰起頭來注視着幸村半晌，然而並沒有開口說些什麼，很明顯地，幸村已經猜中了他隱藏多年的秘密。

片刻之後，他才緩緩地說：

「我…我告退了……」

於是，幸村也不再多加婉留，命令部屬以轎子將佛羅．伊希送走後，才將佐助喚來。

「佐助！豐臣小太郎秀松並不是冒牌的冒牌……」

「——？」

佐助無法瞭解主君這句話的意思，習慣性地眨了眨眼睛默然不語。

「嗯！你現在卽刻去跟踪那名老傳敎士，便可以發現事情的眞相……」

七

阿彌陀山峰——

這是屬於東山的其中一峯，約有四百公尺高，當秀吉建築了富麗堂皇的方廣寺之後，繼而也在這裏興起一豪壯華麗的神廟與其相輝映。

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豐臣秀吉已因身染重疾而死。

此後，豐臣家更盡了全力完成了國內無與倫比的巨型神廟，同時，已故太閤的元勳近臣也在神廟的兩側建築坊舌獻燈追悼主君的亡魂。

然而，在關原之役後，天下之大權遂由德川家康所援

掌。以至於原本屬於豐臣家的諸侯們，大都不敢公然地前往祭拜秀吉的神廟，而當初所闢建的「參拜之路」人煙也逐日地減少，註定了這種祭祀的禮儀遲早將會式微。

這天，約莫傍晚時分——

猿飛佐助敏捷的身影，在荒涼蕭瑟的「參拜之路」上疾行。

一路上，除了落日餘暉的霞光投射在大地外，更有一片片如雪花般飄落下來的山櫻花瓣。

佐助在抵達神廟的第一道門關時，便停止了脚步。

霎時，佐助矮小的身子突然騰身而起，凌空飛至蔚藍的天空，片刻之間，已經消失在一株枝椏繁茂的大樹上，其實，佐助打算由參天巨樹躍入社殿中。

令佐助意想不到的是，豐臣小太郎的一羣黨羽竟然會在豐國廟內出現。同時，佐助還發覺從方廣寺通往阿彌陀峯之間的一條秘密通道，雖然，佐助不能肯定這條通道的作用是什麼，但是很可能是當年豐臣秀吉爲了仕事而秘密興建的大工程……。

通過第一道門，再越過第二道門之後，呈現在眼裏的是一片寬坦的平地，在這裏設置着拜殿，從拜殿的背面往上攀登約四百八十九級的石階後，再通過唐門往前爬上約一百七十餘級的石階之後，才眞正抵達了廟墓。

佐助猛吸了一口氣，隨卽從一樹躍上另一樹，一會兒的功夫之後，已經到達了廟墓之門。

突然——從廟墓頂宇附近傳來一聲激烈的吶喊。

同時，在佐助潛身附近的一株巨樹上，只聞見一聲如打蓆般的巨響後，一隻巨鷲已赫然冲飛而起。

——來了！

佐助瞪着大眼睛，發現在石階上有一條黑色的身影在那裏閃躍，並從一百七十餘級的石階，一路衝殺過來。果然——那是穿着無袖虎皮外袴的霧隱才藏。

不僅如此——彷彿如同在堺之街上所見一般，腰間還擁着一名全身赤裸的女子。

佐助快捷的動作，迅速翻身躍上唐門大聲嚷道：

「霧隱才藏！你要作什麼？」

這時，霧隱才藏只登上第十階便停止了脚步，仰起頭顱對佐助露出得意的微笑。

「哈哈！佐助，你我都已經上當了！」

正當霧隱才藏說話時，停落在巨樹上的巨鷲已經如狂風般地衝向石階下，瞬間，便將霧隱才藏懷中的那名裸女以尖利的雙爪啣住裸女細白的足裸，旋卽呈弧形地高飛上碧藍的空中。

「佐助！」霧隱才藏石破天驚地道出：

「豐臣小太郎秀松是名女子。」

「什麼?!」佐助瞪大雙目問道。

「本來，我打算協助他奪回天下，重振豐臣家之聲威，不料，在無意中却發現原來她是名女子，這麼一來……我在極忿怒之下便略微「戲弄」了她一下……」

霧隱才藏一說完，旋卽從腰間抽出長、短兩把刀，轉身向階下蜂湧追殺上來的敵人，展開激烈的爭鬪。

× × ×

「……哈哈……」

幸村聽過了佐助的報告之後，暢懷大笑出聲。

佐助却跪伏在幸村的身旁，莫名其妙地凝視着主君。

「佐助！原來——是一羣强盜再加上石田三成的殘黨以及少數的忍者們，爲了要竊取豐國廟已故太閤的遺品，而運用他們高深的謀略設計出這一局騙術出來，同時還讓一名女子扮裝成幼君的模樣……哈！這實在太妙了。」

停止笑聲之後，幸村以嚴肅的口脗歎道：

「說不定眞正的豐臣小太郎秀松被藏在某處……」

淀君

一

皎潔的月光下，夜風，咻咻地響着。

農曆二月已過半，距村落約兩天脚程的山裏，岩邊還殘留着雪痕。暮色蒼茫中，寒氣愈見凛烈。

冷風乘隙吹進小屋，終夜，爐燃燒不止。

火光微弱，不足以禦寒。離爐邊三尺之遙端坐着的小屋主人更也無從取暖，那閃爍的微光好似幽冷的鬼火一般……

爐中燃薪並非普通樹枝。

屋主靜凝着光影之美，假若翡翠也會燃燒，可能就是如此光景。

爐火散放出幽香，甜甜的，柔柔的。

悠然似仙的白鬚主人，成日守坐爐旁，靜賞光色，細聞幽香。

他已年過八十，劍名滿天下。他——塚原卜傳已棄絕紅塵，隱居此處，只待歲月流逝，溘然仙往。

塚原卜傳，名高幹，爲鹿島神宮的祠宮、卜部覺賢之次子，塚原太佐守之嗣子。曾隨養父習劍，以承飯條長威齋劍法之密傳，後更於鹿島神宮，祈願千日。三十歲那年夢中獲神所賜，了悟「一之太刀」劍訣。自此後，他曾受足利將軍義輝、義昭二人賓師之禮遇；至伊勢收北畠具敎爲徒；至甲斐授武田信玄以「一之太刀」；且以眞刀比武十九次，出戰三十七次，且每戰皆捷，未受刀傷，僅六次受箭傷而已。據傳至少有兩百人伏屍其力下，身手之高絕，無人出其右。

赫奕劍威早已消聲匿跡；而天正年間，塚原卜傳之名亦只爲傳說了。

老軀已枯朽，想念盡失，獨留寂然無我而已！

此時，藍青色的火焰突而劇烈晃動，直燒至三尺之遠，正向卜傳吞展過來。

柴扉强似夜風襲而赫然倒下。

卜傳瞇起雙睛向着門口的黑影凝望。

逆着月光的影子，一如墳中厲鬼渾身散發着濛濛妖氣。

「…………」

室內無聲，一片寂然，只聞屋外風聲颯颯，懾人心魄！

「彥四郎回來！」

卜傳聞聲，仍默而不語。

彥四郎忠光——卜傳六十歲時所獲之子，自幼天賦異禀，年方二十，即仗劍江湖，亡魂其刀下之武林中人，不計其數。

但卜傳拒絕彥四郎所求，未授予他「一之太刀」之秘傳。

因卜傳深知彥四郎充滿妖氣的劍法，並不適合「一之太刀」的秘訣。

一晚，卜傳正凝立院中觀望夜色，彥四郎閃身一現，高舉白刄直逼向卜傳：

「父親，且請看看一之太刀刀法！」

此時，卜傳赤手空拳。

默默凝兒子的架勢，不知想到什麼，突然屈身端坐地上，一手自額向後輕撫着如霜雪白髮，口中說道：

「你出招吧！」

彥四郎疑惑地望着父親怪異的舉動。

卜傳微笑揶揄道：

「笨蛋！就憑你那手不成氣候的刀法，能够傷到你父親的一根頭髮嘛？」

彥四郎聞言，一聲輕喝，手中長刀對準卜傳當頭砍下……

只聽「噗喇」一聲，聲似裂帛，明明砍個正着，然而，却見卜傳不僅滴血未流，竟還沒感覺般地依舊紋風不動穩坐當地。

彥四郎啞然失色，正欲收回刀勢，却發覺鋒尖上赫然崁有一粒豆大的圓白小石。

原來，那顆小石正是卜傳剛才坐地撫髮時按上的。

卜傳長語帶責備道：

「彥四郎，你連一顆小石子都無法傷及，怎麼還談得上一之太刀的密傳呢？」

說着，從木然呆立的彥四郎手中接過長刀，剝開小石子：「你注意看吧！」

隨即，信手一揮，長刀帶起一片銀虹罩向身旁的洗手盆……不聞任何輕響，但見掉地的陶盆從中一分爲二，恰恰成爲兩半，却未見任何碎片。

自那夜起，彥四郎即不告而去，奔走四海。

那已是四年前的事了，不多久，卜傳就隱居山中。

× × ×

卜傳一看到彥四郎，便知他已經過四年的修練了。

「父親，我想以眞刀向您討敎！」

「你有信心勝過父親了！」

「哼！如果失敗了，我也無顏再活下去！」彥四郎意態昂然地對卜傳說道。

卜傳從圍爐裏拿起一根燃起藍青火焰的柴薪，站了起來。

今夜也是皎月高照。

父子二人就置身於映射着月光的雪白空地上。

彥四郎拔刀指着。卜傳仍然單手持着薪柴。

「彥四郎，你學了忍術？」

「是的，我已經學了。」

「在劍道上學習忍術有何用？」

「且看！父親！」

彥四郎將下指的白刄緩緩抬起，開始劃着圈子。

他劃圈的速度愈來愈快……

旋轉的白刄在卜傳手持薪火映射下，形成了光環，彥四郎的臉部好似被熔在光環裏一般，身隨光環而動。

轉瞬間，光環躍至空中，咻咻作響，旋向卜傳的頭。

但是，卜傳對此像是無動於衷。

他輕鬆的持起薪柴撥開刀環，薪柴前端被削斷，火焰騰向上空。

彥四郎旋身飛過卜傳頭上，在一間之距對着卜傳喊：

「父親，怎麼樣？」卜傳帶有憐憫的意味，喃喃說：

「雕蟲小技，也能見人？——」

「什麼？」

彥四郎長刀高擧過頂，滑步爲飛，掠近老人身前。

「退下！彥四郎！」卜傳厲聲喝道。

「爲什麼要退！」彥四郎揚聲回答。

旋即，奮起全力振臂劈下……

只聽「嗯」的一聲悶哼……猝然間，彥四郎左耳已經受了重擊，全身向左踉蹌倒去……

彥四郎本能地以刀拄地，定住身形，再次騰身撲上，刀走偏鋒，橫向掃去，仍如前招一樣右耳又旋即捱了狠狠的一擊。

「啊——」

彥四郎兩度受挫，不由目珠盡赤厲聲狂喊，手中長刀一味搶攻不止。

第三次右眼遭擊……第四次是左眼……

隨着彥四郎的躓踣，纒鬪終告結束。

卜傳原有意等着彥四郎的長刀斜削柴薪，好將銳利的缺口作爲鋒刄，割斷他的兩耳，戮傷他的眼睛。完成了殘酷的處刑後，垂首注視倒地不起的兒子，低沉地自語：

「領着你歸天，才是慈悲。可是……」

卜傳步伐蹣跚地回到木屋裏去了。

當朝陽輝照時，彥四郎才回復了意識，呻吟半晌，掙扎起來一看——

此時，卜傳已跌坐爐邊，溘然長逝。血紅的，圍爐中，發出難以形容的惡臭味已取代了原來翡翠也似的火焰。

原來就是這了奇毒的火焰，使卜傳終歸寂滅。

二

歲月如斯，光陰荏苒，十年已過，塚原彥四郎音訊杳然，亦未聞任何諸侯禮聘於他。

天正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卽將爲豐臣秀吉以切腹賜死的茶博士千利休，在堺地自宅以遺詩一首，題於慣用的茶杓柄上。

失踪多年的塚原彥四郎赫然顯身。

雙耳俱失，右眼亦盲，幸而左眼已重見光明。

身受重創而晝不出戶的彥四郎，偶然機緣中，結識了孺慕已久的千利休。

× × ×

「利休兄，據說關白豐臣秀吉賜你以死，眞有其事？」

彥四郎的獨眼透發着懾人的光芒，注視利休說。

利休不語，拿出附詩的茶杓遞給他看。

「據說是你仗着關白的勢力，作威作福，才開罪朝廷。但是，彥四郎了解，絕沒那回事！」

「全是這興旺的茶道所引起，彥四郎兄！想想我也只不過一個堺的老百姓罷了。雖然大諸侯們以師禮之遇拜習茶藝，我却從未以此自恃，不料，竟遭人嫉害，待我想要澄清流言，刀已不能從心，到如今，也只有以死明志了。」

利休淡淡地說，像已視死如歸了。

茶道因投豐臣秀吉所好，引起擧國上下嗜茶熱潮。時爲豐臣秀吉茶師者之利休，只消一言，卽能使茶器價值萬千。因此，許多人拜利休爲師以習鑑別茶器之道，往來其它者絡繹不絕，門庭若市。

× × ×

利休雖頗富才氣，但絕非貪義之徒。

他曾拜師於武野紹鷗研習茶藝。

某日清晨，武野紹鷗欲試探利休的才華，命他清掃庭院。利休推開門扉，却見院裏已收拾得一塵不染，鋪地的白砂石上掠過了清楚的掃痕。

利休一言不發，逕自走到院邊一株高聳的松樹旁，撫枝輕輕搖撼，顫動中的枯葉，片片飄落在如波樣的白沙上，更添幾許盎然生趣。

武野紹鷗見狀，深許其俊逸之才，乃決心將平生所習的秘傳傾囊傳授。

又一次，織田信長令利休獻上肩衝茶器，利休身邊並無以茶器，乃即稟告可能藏有此器的住吉屋宗之，勸其獻上。時利休與住吉屋宗久性情不和，但利休以此爲公事，自不能念及個人私交，因此，甘願讓住吉屋宗之獻功。

彥四郎再問：

「利休兄！聽說還有一個原因是：豐臣秀吉要收阿吟小姐入宮爲妾，却遭你拒絕？」

利休默然未語。

利休的獨生女阿吟乃是出名的美女，嫁給堺地商人爲妻，如今已成寡婦。一次，豐臣秀吉到東山賞花，偶睹阿吟風采，爲之顛狂神迷不已。遂遣使東條行長前來，揚言欲收阿吟爲妾，希望利休答應。

利休冷然搖頭，答說：

「征疆略土之士爲爭權牟利，或會奪回已出閣之親女或手足，轉與權貴人家，可是手持茶杓的人絕不如此！」

東條行長，並暗喻利休抗命則將於他不利。

利休則答道：「有何大不了，頂多被砍下這個吧！」

說着，拍撫着自己的頭顱。

豐臣秀吉聞言大怒從此便懷恨在心。

不幸的是，阿吟已於去年自盡身亡。

「利休兄！你毫無理由切腹啊！」彥四郎說。

「不！我認爲茶禪本一體，若再掙扎下去，我的人格將會受到損害……彥四郎兄，豐臣秀吉亦身爲人父，實在是因爲喪子之痛，才會令他失去理智……」

一個月前，豐臣秀吉剛失去了與淀君所生的三歲獨子鶴松，這對於五十歲才獲子的他而言，打擊殊鉅。

「賜死利休！」可能亦係豐臣 秀吉傷心至極所萌之念。

「哼！像他這種人，失去骨肉也可能失去理智？」

彥四郎輕哂着，思索了一會，忽而「嗯！」的一聲點了點頭。（插圖第一〇五頁）

「利休兄！這仇我非替你報不可！」

「彥四郎兄！我不願在我墓前看到豐臣秀吉的首級。你的仗義之心我謝領了就是……」

「你放心！這是爲衆人的茶博士報仇，我自會巧爲安排你含笑九泉！」

多年歲月消逝，彥四郎也銷聲匿跡了。

三

慶長三年三月十五日所舉行的醍醐賞花會，就如同太

閤秀吉所預感在這年夏季中將會舉辦的盛事般熱鬧異常。

只是爲了籌備這件賞花會的事宜，秀吉本人就已經親臨會場無數次了。

最初，在二月秀吉親駕醍醐勘察時，首先便下令修復會場的大門，廟牌……

第二次的視察，便命令興建富華的寢殿、金殿，同時，也拓寬了櫻之馬場。

接着，三度來臨時，決定在櫻之馬場中央挖掘壕溝，同時在池泉的中島建立護摩堂，以及興架起一座別出心裁的橋樑。然後，再闢出一處人工瀑布，並且，將興建完工的二天門遷往馬場。

關於這次在醍醐寺所舉行的賞花會，豐臣秀吉着實費了不少的心思，但是，也因而叫人覺得詫異、不尋常。

尤其是，慶長三月之初，親臨醍醐寺的次數更是頻仍。然而，事實上，每次太閤秀吉的出現，都爲醍醐寺帶來更多更大的建設，自然而然也使其獲益不少。

其次，更援予醍醐寺一千石的年俸，使其建立金堂、講堂、食堂、鐘樓、經藏、塔、寢屋……等建築物，除此之外，尚有無台以及瞰台。

在十五日賞花會的前夕，雖然，偏值是個風雨交加的日子，然而，秀吉仍不顧一切到達醍醐寺親自去視察，部屬們是否已經依照他的意思，將寺廟的會場整理妥當。

歸途時，秀吉很愉快地笑着說：

「唉！這麼一來我便可以放心了，明天一定可以讓秀賴目睹全國賞花的盛況了，哈哈……相信明天的天氣必將可以轉晴……」

然而，隨侍在秀吉身旁的家臣們，卻不敢奢望明天會是個晴朗的日子。

×　×　×

本來，失去鶴松之後，秀吉已經對豐臣家的後嗣不抱希望，不料，在三年之後又喜獲麟兒——秀賴。

在秀賴未出世之前，秀吉原計劃以全國之總軍力投於遠征朝鮮之上，然而，現在爲了秀賴竟然主動放棄這次戰役。不僅如此，爲了慶祝秀賴誕生更在京都築造大府邸，連這一次在醍醐寺所舉行的賞花會也完全是爲了秀賴。

當天——

蔚藍的天空裏，連一朶烏雲也沒有，彷彿上蒼也深受秀吉的感動，而使得天氣變得如此晴朗。

自上醍醐至下醍醐之間，夾道約有五十町遠的各座山陵上設置了大約二三十處的警衞站，由手持弓、槍、矛等武器的武士們擔負守衞的責任。

而在伏見城與下醍醐之間，則有數百名的貼身侍衞，

和高級的隨侍負責嚴密的警戒工作。

那天，從伏見城開始出發的行列連綿了將近有十町之遠——

排首的第一座轎子是北政所乘坐，隨後卽是淀君、京極局、三條局、加賀局等，而殿後的一部轎子是秀吉與秀賴所坐乘。

當轎隊抵達下醍醐，夾道開滿了移植而來的櫻花時，秀吉立刻撥開轎簾，大聲嚷道：

「秀賴！你看，這是父親專爲你安排的賞花會，很漂亮吧！」秀吉伸手指向外面，讓秀賴也與他一起欣賞。

山谷間迷漫了柔媚的春色，嬌嫵美艷的花兒搖曳生姿，濃郁的花粉香味隨風撲鼻襲來……

彷彿，秀吉一世的榮華奢迷全部濃縮在今朝。

從各都城聞名進貢而來的珍奇古玩，稀世之味的點心，天野奈良酒、加賀的菊酒、關東的江川酒等名貴佳餚全被放置於鑲嵌金銀珠飾的盤碟上，魚貫地排列在宴席中。

轎隊通過了第一座茶屋之後，便得下轎爬登山坡地，這時，在微傾的坡地早已鋪上了紅白相間的幔幕。

秀吉興奮地抓住秀賴的小手，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

第二座茶屋，乃是由新庄道齋所興建，在屋旁岩淵裏飼養了無以計數又肥又大的鯉、鯽魚……。

第三座茶屋，是長豆川宗仁法眼所建，茶屋的外貌具有古典優雅之風貌……。

第四座茶屋，由增田右衞門尉親臨督導興建，是一座富麗堂皇異常豪華的樓閣……。

每一座茶屋均設置了國內著名的珍酒佳釀，恭候太閤秀吉的駕臨。

茶屋一共有六座，通過第六座茶屋之後，便是一塊寬闊平坦的台地，中央有舖設着緋紅毛氈的席位，四圍全部是植滿了盛開的櫻花。

秀吉和靄的笑容，儼若一位慈父般牽着秀賴的手，站在毛氈中央，一邊拍着手一邊與秀賴輕哼着俚謠……。

這時候，秀賴的母親淀君微笑地站在一株櫻樹的花蔭下，注視着他們父子倆快樂的神情。

突然，淀君身上那一件金銀彩絲的披衣隨風飄揚，淀君以爲只是風吹的緣故，所以也不以爲意。

不料，那並不是風，而是一名全身灰色裝束，頭上纏住一條灰色蒙巾的忍者，趁着衆人盡興玩樂之際，悄然如風般從絢爛的櫻花樹梢上跳躍下來，躲入淀君的披衣中。

這時，淀君並不察覺自己的腰帶至下股間的衣服被人割裂了一條細縫。

突然，從衣服的裂縫間伸入一隻大手，並且順而滑入

淀君雙腿中的股間……

突如其來的異樣感覺，着實讓淀君驀然大吃一驚。連叫嚷的聲也發不出來。

「請別掙扎，如果發出半點聲音來，立卽叫妳歸天！」低沉的聲音從淀君的背脊傳入耳朶裏。

「嘿！別那麼緊張，繼續保持臉上的笑容。」

淀君强捺慄然的神色，不自然地又露出微笑。

同時間，一隻微溫的指頭已探入淀君的股間裏，而另外四指則緊緊地按壓在陰阜……

「淀君！請妳回想七年前的某一天晚上，當時，你也是同樣地被我「戲弄」！哈哈……」

這時候，淀君方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名偷偷藏入她披衣裏的奸細，與七年前是同一個人……。

七年前——

當淀君抵達朝鮮肥前名護屋城內時。

秀吉由於哀痛獨子鶴松夭折，遂欲征伐朝鮮的領土以發抒心中的悲傷。

首先，秀吉在壹岐和對馬兩地設置營地準備將大軍進擊大明國，以拿下朝鮮半島的領土權……

過了不久，日軍的勢力便襲捲了整個朝鮮半島，並且，輕而易舉地佔領了該島的屬地。

在日軍獲勝的捷報傳入秀吉的耳朶裏時，秀吉異常的歡喜趾高氣揚地宣言，不久後，自己也將親自渡海登入朝鮮半島，與部屬共享勝利的慶宴。

不幸，正當秀吉歡欣鼓舞地慶賀大軍獲勝的時候，却突然傳來秀吉八十的老母大政所病入垂危，於是，秀吉絲毫不敢遲疑立卽趕回京都；只剩淀君一人留在名護屋。

這時正值盛暑——

某日傍晚，當夕陽依戀地下山後，涼風徐徐吹拂而來。

淀君習慣地步出府邸到南端的舞台上乘涼同時欣賞着落日餘暉的美景……。

名護屋是肥前國東松浦郡北方突出的一小塊半島，前端銜接着加部島，隔着名護屋浦的港灣與呼子地連接在一起。而淀君的府邸則正好建築在一里遠的波戶岬台地上。從這裏向遠處眺望則可以將海上的風光一覽無遺。尤其——

黃昏時刻，能够站在涼爽的舞台上，觀望當時海面及夕陽之美，着實是人生一大樂事，就連淀君也不禁望得出神了。

瞬間，突然不知道從那個方向竄出了一名忍者裝束的忍者，無聲無息地逼近淀君的身後，悄悄地掀起她的披衣

而躲入披衣內，這名忍者手脚動作之俐落，竟連淀君一點也不察覺有何異樣。

當那名忍者的手指探入淀君股間時，淀君嚇得花容失色，大聲地發出悲鳴……

然而，忍者却間不容髮地及時按住淀君脊椎間致命要害，恐嚇地低語道：

「不許出聲，否則當心我對妳不客氣！」

蹲伏在披衣內的奸細，一面以低沉的聲音威脅着淀君，一面將揷入股間內的手指用勁地扣動着……

「淀君！妳應該明白，秀吉這次會發動侵略朝鮮的遠征軍，最主要是想企圖以戰爭的煩務，來忘却夭折的鶴松……鶴松一死對他而言實在是個相當大的打擊，因此，假若他到大明國，也仍然無法消除心中的悲傷，因爲所要的是一位能够繼承自己地位的兒子，而不是朝鮮……」

「…………」

淀君全身顫抖着，然而大腿間夾住一隻手掌的異樣感覺，却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刺激。

「唉！實在遺憾，太閤已經無法再生育了。雖然——他每天抱着妳同眠，然而，對於生育一事他已經力不從心了……但是，淀君！妳還年輕呀！懷孕對妳而言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如果，妳同意的話，我倒可以實現妳的『願望』，正巧，秀吉這時還在京都守喪，一時必也無法返回名護屋，假如，妳能好好地把握住這段時間，我包妳十天左右，必能再讓太閤秀吉轉憂爲喜……」

原本，淀君也不再對豐臣家的後代抱着任何希望，但是，現在却被這名猶如幽靈般的私語所破。只要是自己生下的小孩，也不一定是要秀吉的血統呀！

對於這名奸細所提出的問題，着實值得考慮，假若，能在秀吉一息尚存之際，能使他再獲得以爲是自己的親骨肉，那麼他的喜悅是可想而知。

淀君凝視着海面，遲疑了片刻之後……

「你——你是誰？」

淀君稍思索後，正當那隻大手侵入自己的「陰阜」時，猛然發出顫慄的聲音問道。

「名字？哼！妳知道也無用，只要我能够替秀吉『製造』個後代就行啦！」

「嗯！那麼，你的條件是什麼？」

「不！我什麼也不想要，只要能够讓天下的美女生下一名兒子，我就滿足了。」

「…………」

淀君不再說話了，雙手輕輕地抓住身體所憑依的欄干，閉上明亮的雙眸，像是一名準備上陣的鬪士……

這時，她的下肢在衣裳之內又被再度地叉開……

× × ×

直到這年秋末，太閤秀吉才從京都返回名護屋府邸。

淀君含羞地告訴他，自己已經又懷孕了，秀吉乍聽之下，先是一怔，遂而露出狂喜的笑容，大聲歡呼……

如今，在醍醐寺的賞花會中——

秀吉爲了討秀賴歡喜，竟然忘了自己乃是天下第一位權力者，與秀賴手牽着手吟哼着俚謠，一副慈父的模樣兒，從他臉上慈祥溫煦的表情看來，他絲毫也不懷疑秀賴並非是他的親生骨肉。

「淀君！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欣喜的日子呀！」

與七年前般，潛藏在淀君披衣下的奸細得意地說：

「今天在這種場合裏，已經足以證明我們所生下『秀吉』的兒子已正式宣佈爲繼承天下之大權矣！哈哈……」

「嗯！可是……你爲什麼還不露面呢？」

淀君儘量地保持臉上的笑容，並且，微張着嘴唇問。

「難道……妳沒發現在秀吉的臉上已逐漸浮露出死亡的陰影了？據我猜測快者今年的夏季，遲者在秋末他便會告別這個世界……」

「…………」

聽了這句話淀君猛然不寒而慄。

「秀賴不久後遂即成爲關白和太閤，因此，我想現在讓妳明白我的身分，我就是塚原彥四郎忠光。」

「…………」

這時候，秀吉興奮地拉住秀賴的小手朝這裏走來，而秀賴口中仍哼着俚謠，可是，當他注視着淀君的臉時，却突然掙脫了秀吉的手奔向淀君的懷裏……

見此情狀，插入淀君股間的大手迅速急抽出。

「淀君！當秀賴在舉行天下第一人之盛宴時，我還會再度光臨，那麼——」

奸細只悄然地留下這麼一句話，便快速地從淀君的披衣內消失無形……。

就在這個時候，秀賴已經奔到淀君的身旁，然而，淀君却雙眸失神地伸手撫摸着秀賴的臉頰，喃喃自語道：

「秀賴——是秀吉的兒子?!哈哈……」

說完，獨自地發出尖銳的笑聲。

四

十年之後——

豐臣秀賴已經行了冠禮，而成爲一名威武的武士。

舉行冠禮當天，在大阪城內擺設了盛大的酒宴，許多接受過秀吉贈予功勳的諸侯，如加藤清正、堀尾吉晴、池田輝

政、前田利長、淺野辛長……等均紛紛到來參加。

然而，在盛儀進行當中，淀君却突然覺得心慌。

那是因爲，塚原彥四郎曾經在醍醐賞花會時揚言，一旦秀賴獲得天下之大權時，他將會三度來訪。

淀君就爲了塚原彥四郎所說的那一句話，而整日坐立不安，魂不守舍，無息間偶爾回首向四周張望——

但是，塚原彥四郎當天並沒有出現。

一個月之後，當大阪城內梅林舉辦梅花觀賞會時，淀君很意外地發現一件事。

即是，淀君很敏感地察覺，秀賴凝視着千姬的眼神，不再是那麼單純的了，那是丈夫注視着自己的愛妻，很自然流露出來的情感，同時地，千姬也投以愛慕的神情。

當初，秀賴與千姬舉行婚禮時，秀賴年僅七歲，而千姬也只不過是位五歲的小女孩。因此，淀君從未將她當爲是秀賴的妻子，也從不承認千姬是自己的媳婦。反而自始至終將千姬視爲是一名家康送來的「人子」罷！而堅持不讓他們「夫妻」同住一室。就是兩人見面的宴席上，淀君也總是藉故在場，使其不能有親密行爲的機會。

因此，現在淀君簡直無法相信，秀賴與千姬已經有了夫妻之實的行爲，但是——從他們倆人對視時，含情默默的眼神看來，似乎已經……

這種情形，自然叫淀君異常的忿怒。想不到秀賴與千姬竟然偷偷地在她背後發生了不可告人的行爲！

當日晚上，淀君已等不及地跑入秀賴的寢室，以嚴厲的聲色問道：「爲什麼你不先告訴一聲就擅自跑到千姬的房裏去？……」

秀賴未語，只是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默默地低垂着頭。

「秀賴……雖說名義上千姬是你的妻子，夫妻同床而眠且無不妥，但是……千姬是德川家康的孫女，也就是我們豐臣家宿仇之女，我一向只當她是名人子，可是……母親的想法你應該清楚，怎麼能够明知故犯地私自侵入千姬的房裏？秀賴！除非今天把話說明白，否則我絕不原諒你這種愚蠢的行爲？」

在母親的逼問之下，秀賴也無可奈何地款款將事情的原委重述一次。不料，秀賴的話却令淀君大吃一驚……

秀賴敍說：「當他行冠禮的當天夜裏，突然被一名忍着裝束的陌生人推醒，並且，極力勸他趁着今夜與千姬行使『周公之禮』，同時，那名忍者還報出了他的姓氏。」

他說：「我正是當年故太閤殿下的替身塚原彥四郎忠光——」

忍者在報出姓名之後，諄諄地告訴他應該及時與千姬結爲眞正的夫妻，如此一來，才能使豐臣家有了傳宗的後

代，同時也可以使豐臣家的基業安泰，於是，秀賴方始點頭允諾，讓其帶入千姬的臥房裏去。

將秀賴送入千姬的房中後，彥四郎悄然地躲藏在屋裏黑暗中，偷窺他們這對多年有名無實的小夫妻有了初次的行爲之後，方始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瞬間卽消失無形。

而淀君在獲悉這件事情之後，頓時却啞口無言，心中對塚原彥四郎的忿怒油然生起，然而却無以表明出來。

原來，彥四郎是在那天夜裏出現！

第二天清晨，淀君立卽派遣家臣到九度山麓邀請眞田幸村到府邸來，並且命令他：

「幸村！你卽刻去找一名武藝家塚原彥四郎忠光將其首級取下?!」

「…………」

幸村原想問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從淀君冷漠而忿怒的眼神看來，問也是多餘，只好莫名其妙地奉命離去。

幸村從大阪城出來之後，默默地在艷陽高照的街道上行走着，心中仍存着一個疑問。同時，猿飛佐助也在距離一間遠處尾隨其後。

半晌，兩人均不作聲。

忽然，只見幸村摘下頭上的笠帽叫出：

「佐助郎」

「是的！主君。」

「你是否曾聽說，有一名塚原彥四郎忠光的武藝家？仔細回想一下！」

「……沒有，主君。」

「這次……我奉了淀君夫人之命，務必要殺掉這個人，可是，我對他却一無所知……」

「嗯！………」

「原本，他以爲淀君只是想召我進府去見見幼主，沒想我却是爲了塚原彥四郎之事，現在我才明白，淀君夫人之所以會如此忿怒的原因，那天，彥四郎唆使幼君秀賴使其與千姬結爲「眞正」的夫妻，這個打擊對於多年來，一直防避這件事情發生的淀君夫人而言的確是無法忍受。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麼彥四郎要這麼作呢？故太閤殿下的替身並非是他呀！」

「………」

「佐助！你卽刻想辦法將彥四郎帶來見我。」

「是的，主君，我立刻啓程。」

五

這裏正是瓶原——

位於狛里之東一里遠，泉河的北岸。

發源於和東山中的布當川卽是在此與泉河會合。沿着木津川到笠置山的西側，則北臨海住山寺的山峯，南臨木津川。

最初，在此地有一條通往北國的間道，通常是身負秘命的忍者，藉着夜蔭的隱蔽而從這條間道偷偷地闖入北國，據傳，其中也經常摻雜着不少的盜賊。

而古時則將這裏稱爲——三香原。自元明帝以來設有多處的離宮。此外，據說聖武帝也曾在這裏營造恭仁京時而有一座大極殿，然而，現在却由於年代已久在幾經戰火的燒毁之後，也無法辨別出大殿的痕跡。

× × ×

某日，約中午時分。

佐助奉了主君之命，來到瓶原處一條僅能容納一人通行的間道上的山坡小路，一個人踽踽而行。

通過了這條窄小蜿蜒多折的山路之後，擧目可望的是一片寬闊，醒目而景色宜人的桃花園，佐助因聞彥四郎乃是這片桃園的主人，所以，奉命後片刻不敢遲疑便趕來此地。

臨行前，他的主君幸村還叮嚀着說：

「佐助！你所要找的人，很可能是卜傳血統中的一名武藝家，在他的肩膀上經常背着一支忍者槍……」

當佐助矮小的身形踏入這片芳郁濃香的桃花園，不到十步遠時，便突然地停止了脚步，因爲，他愕然發現前面一株桃樹根旁蹲着一名像似守園的園丁。

對方，穿着極簡單而樸素的粗布衣，以灰巾圍住雙頰，雖然，他的裝扮極可能讓人相信，只不過是名村民而已，然而却無法矇騙佐助的眼睛。

佐助靜觀對方，輕輕地將手中的忍者槍豎立在草地上，這時，對方才帶着不屑一顧的眼光瞄了佐助一眼，同時間，佐助發現原來對方的右眼已經瞎了，但是，另外一隻眼睛却流露出一股强烈懾人的光芒。

「我是眞田幸村的部下——猿飛佐助，今天奉主君之命想來拜訪塚原彥四郎忠光，煩您替我通報……」

「哼！我早已經料到你會來。」彥四郎站起來冷笑道。

「…………」

「你是專程來，想以忍者槍行刺我？」

「不！不是，您誤解——」佐助搖搖頭說：

「我的主君絕不可能胡亂下令殺人，他只是想邀請您到九度山走一趟，同時，解釋清楚你在大阪城所作的一切行爲究竟是有何目的。」

「嗯！假若我拒絕了你的邀請呢？你是否還是要殺我？」彥四郎彷彿已經猜中佐助的來意不善而露出了獰笑。

「好吧！那麼請你回去轉告幸村一聲，就說我塚原彥四郎生來即俱有一股狂傲的志氣，也因此，當年我才與我的父親作眞刀的比武，結果……唉！却使我一生變成了這怪物般猙獰的面目……隨着歲月的積增，愈使我憎惡自己的面貌，因此，我便發誓決心以慈悲的胸懷來造福人羣，這就是我私自偷闖入大阪城的原因，不僅如此，多年來我隱居在這座偏僻的山谷裏，爲的也是想替民間除害，現在，原本在這條往來於京都之間猖狂囂張的盜賊，幾乎全部被我剷除殆盡，今後人們便可以在此暢行無阻了。」

「…………」

「如果，你不肯相信的話，那麼半炷香之後，有一名專門販賣女奴的商人將會打這裏經過，屆時，我再證實看看好了……」

果然，半炷香之後，如彥四郎所說的那般——

七、八名女人排成一縱列，從山坡上有氣無力地走下蜿蜒曲折的山徑。

最後是一名痴肥的奴販正舒服地坐在轎上打瞌睡，因此，並沒有注意到站在山坡下的彥四郎。

隊伍中排首的一名少女因被彥四郎的獨眼所凝視，而不禁打起冷顫，突然，彥四郎喝道：

「姑娘們！請快叉開雙腿！」

這時，聽見彥四郎的命令之後，原來抬轎的轎伕動作迅速一致地將轎子停落在一旁，並且分散開來，原來，這些轎伕全部都是彥四郎的部下。

「叉開腿！」

被彥四郎大聲地嚴厲喝道，少女們却如反射作用般主動地將腿分開來，而莫名地注視着彥四郎。

這時，轎中的那名奴販也被驚醒了，忙嚷道：

「啊！出了什麼事啦?!」

轉瞬間，彥四郎的右手已經抽出忍者槍，以飛矢般的速度，從那八名少女們的腿縫中電射而過……

「哇！」

從轎子裏發出了悽慘的悲鳴聲——

方才，穿過八名少女腿縫的那支忍者槍，已經牢牢地刺穿奴販肥厚的胸脯上。

解決了奴販之後，彥四郎不吭一聲地奔向桃花園中，突然，像是想到什麼似地，又轉身向佐助說：

「二十日，或許會與幸村大人謀面，屆時我會如期赴約，請你回去轉告——」

六

當月二十日，正是秀賴上京都的日子。

過去，當千姬剛嫁到大阪城時，德川秀忠亦即從江戶上京都承襲家康的衣缽，成爲征夷大將軍，那時候，雖然，德川家康屢次地催促秀賴上京，但是却一直爲淀君所拒絕，因此，秀賴一次也不曾上京過。

淀君之所以斷然拒絕家康的召請，主要是擔心，如果秀賴上京時，則不是在途中被襲擊，也必定會在二條城爲人所陷害毒殺。

同時，更何況就算德川家康擔任了征夷大將軍之職務，仍然還是隸屬於豐臣家之家臣，依照君臣之間的禮儀而言，若是家康欲與秀賴見面的話，則應該是秀康、秀忠親自到大阪城與秀賴會面才是。如今，却反而讓秀賴上京去見他們，這簡直是太過分了。

然而，現在秀賴已經成年，前往朝廷謁見皇上也是應該之事，同時，也可以趁此去拜見自己的岳父和祖父，這原本是名正言順更何況對豐臣家也不會產生任何危機。

所以，豐臣家的加藤清正、福島正則、淺野幸長等均紛紛地前往規勸並說服淀君，最後，淀君在大臣們的擁促之下也不得不答應讓秀賴上京。

在秀賴動身前往京都的前一日早上，片桐且元乃召喚眞田幸村，詢問他關於秀賴這次遠行是否會發生什麼意外？

幸村即刻回答：

「大御所（家康）召喚秀賴上京並沒有什麼不良的企圖，他最主要的目的，不外是想向天下人公開宣佈，德川家已經不再是屬於豐臣家的家臣了。」

「那麼……秀賴此行是非去不可嘍！希望他能安全地抵達京都——」

「不！秀賴公無法安全到朝廷……」

「嘎！你說什麼？」片桐且元睜大了眼睛，不明白地注視着幸村問道。

「離京都不遠處，潛伏着數萬名的浪人，在這些人當中，有一部分人爲了要追隨德川家，而私自組黨企圖伺機立功以示效忠德川家，所以，這一次如果秀賴前往京都，必然會有不少名浪人在途中挾擊他，以取得秀賴的首級向德川邀功。」幸村不疾不徐地向片桐且元解釋。

「哦！既然如此，那麼就應該極力地阻止他上京才對。」片桐且元異常緊張地嚷道。

「請放心！只要我眞田幸村一口氣存在，即使赴湯蹈火，我也不會讓秀賴的髮膚受到絲毫的損傷。」幸村彷彿

很有信心地說道：

「關於這一次的行動，務必請你保密，不可讓加藤、福島、淺野等豐臣家的諸臣們知道。」

「…………」

× × ×

二十日天剛拂曉時，秀賴率領了兩百名騎兵，坐上一艘長約十五間的大船，從大阪城出發溯水而上欲抵達「淀」。

隨行的隊伍均騎着駿馬在淀堤、山崎街道保護着船隻的安全。此外，幸村也隨隊在淀堤殿後參與警衛的行列。

當船隻將抵達淀時突然，猿飛佐助倉皇地從原野上朝着幸村的方向疾奔過來……

「主君，果然不出你所料，有一羣不明黨徒，約有一百七、八十名騎兵，朝着船隻的方向馳來……」

「嗯！我知道了。」

幸村聽完佐助的報告後，神色却異常地鎮靜，閉上雙目像在思索着些什麼。

「主君！是否要通知六文錢組？」

六文錢組，乃是幸村隱居在九度山時，每逢閒暇便教導當地人編製眞田繩，但是，暗地裏又訓練勇武的武藝者，至今，人數約有一百騎左右。

當秀賴從大阪城出發時，幸村便差遣這些武藝者，裝扮成農夫、商人等以便於在暗中保護着秀賴的安全。

「慢着，稍等片刻再說，如果，我的猜測不錯的話，待會兒，必定會有人出現抵抗那羣黨徒，屆時，我們可依情況之需要，再派六文錢組出去！」

佐助默默地眨了眨眼睛，又奉命離開。

這時候，在南方一里遠處，一座被稱爲「姿不見山」的小丘陵上，一羣騎着馬的浪人如蟻般蜂湧而來。

隊伍在綠野上奔馳了約莫五町遠左右，便突然轉呈一縱列奔馳在一條山徑上。

而，幸村所說的那名卽將出現來保護秀賴的人，正是潛伏在松林內。

突然，先鋒的一匹馬驚狂地嘶喊一聲——

兩條馬腿已在半空中，被血淋淋地砍落下來。

迎面而來的一名黑衣矇面者，擊中了爲首的騎士之後，便如旋風般的速度從旁掠過。

此時，另一名騎士發現同伴受擊之後，立卽，拉緊馬韁將馬身往後仰起，企圖以馬蹄來踩那名黑衣矇面者，然而，很不幸，雖然能够阻擋得了矇面者的行動，但是，在他自己後仰的刹那間，身體已經被人攔腰劈爲兩段，當場屍橫就地！

這時候，同行的數十名浪人已經紛紛地從馬背上跳躍下來，並且拔出了腰間刀刄，將黑衣矇面者團團圍住，但是，座下的馬匹却因爲騷動，而四處奔竄……

這種混亂的情形，反而對矇面人有利，只見在一眨眼的工夫裏，他已巧妙地運用馬身作爲隱蔽，避免受傷。

自始至終，從沒有一人能够與矇面者當面對峙打鬪。

在陡峭的斜坡和松林間，擠滿了數十名浪人，却由於間道狹隘，反而成爲一大阻礙，彼此互相擁撞，往往在步履不穩中被人砍殺，更慘的是，有些人在慌亂奔跑中竟被馬蹄活活踢死……

然而，人的力量畢竟有限，矇面者的速度已逐漸地緩慢下來，這時候，敵人方才能够看清楚他揮刄時的動作，不巧的是當他身體一鬆緩的霎那間，竟然使自己揮砍而出的一刀撲了個空……

「啊！他已經不行啦！」

「快！儘速趁機行動……」

於是，一息尚存的浪人們，瞬息又從四面八方向矇面者蜂湧上來，矇面者見此情狀，不敢稍爲遲疑，鼓足了全身的力量，將手中的白刄在半空中，忽大忽小的旋轉以撥開迎面擊來的刀刄，然而，在他反覆幾次之後，却蹌踉地以刀柄拄地倒退了一、二步，隨卽，「噗地！」一聲跌落在原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幸村已向六文錢組下令：

於是，從斜坡和松林間的樹梢，草叢裏掀起一陣騷動，頃刻間，奔出約莫一百餘騎的眞田武士，已將殘餘的數十名浪人殺得片甲不留。

× × ×

當雙方停止了激戰之後，幸村以鎭定的步履逼近方才那名單刀匹馬砍倒四十餘名浪人的屍體——

幸村命令佐助將死者的矇巾掀開，驀然發現，對方已喪失了耳朶，及瞎了一隻眼睛……

幸村凝視着這張像是怪物般極醜的臉時，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沉默了片刻之後，便朝着一條城的方向走去，繼續護衛着秀賴所乘的船隻。

岩見重太郎

一

「喂！──駝子……」

正沿着一條小河摘取桑葉的佐助，聽見身後叫喚，立卽回頭望去，發現不遠處，赫然立有一名七分不像人，三分倒像鬼的怪人！

對方身材魁梧，高約七尺，臉頰長滿了毛茸茸的長鬍，雖然衣衫襤褸，但是繫在腰間那三尺多長的刀刄，以及長矛看來却都是上乘之品，仔細一瞧，在他的背後尙揹着一把長刀哩！奇妙的是，堂堂七尺之軀，竟然還在耳垂下垂掛着一對閃亮的金環，金環之下尙銜接着兩片琥珀的翠玉。炯炯有神的眼睛，顯然與他的面貌極不相稱。

「喂！駝子，眞田幸村住在什麼地方？」

對方發出破鑼聲般沙啞而響亮的聲音問道。

「嗯！就在那片林子內！」佐助不耐煩地一抬下巴。

「好！煩你帶路！」

「你有什麼事？」

「少囉嗦！」

對方吹鬍子瞪眼睛地嚷道：

「日本首屈一指的大豪傑岩見重太郎，前來拜訪他這條『臥龍』，你就這樣替我轉告一聲便行，你只管朝前走！」

佐助揹着一個竹籮筐，悶聲不響地拖着笨重的步伐，逕自朝前走去，岩見重太郎亦步亦趨地緊隨其後。

「哼！這麼狹窄的鬼地方，那裏是人走的！」岩見重太郎沒好氣地高嚷着。

「這裏亦被稱爲『睡貓村里』。」佐助轉過身白了他一眼答道。

「難怪！我看啊！長年隱居在這裏，只怕這條『龍』遲早要變成睡貓了！我……」

岩見重太郎話未說完，隨卽瞪大了眼睛，下面的話硬生生的給吞了回去，原來──他發現，佐助駝峯上的竹筐裏，正盤伏着一條劇毒的蝮蛇，像是示威般地朝着自己吐着紅舌……

「嘿！駝子……」

「什麼事?!」佐助的語氣仍然一派悠閒。

「有一條蝮蛇在竹筐裏……」

「哦！那就勞煩你將它抓出來扔掉吧！」佐助似乎對

於身後其毒無比的長蟲絲毫不感到畏懼。

「你……你說什麼?!快把竹筐扔掉呀！」

然而，佐助却是連頭也不回，只見他若無其事地伸出右手，將那條從竹筐裏抽出來扔入草叢裏……

「呼！」岩見重太郎鬆了口氣。

「你是幸村大人的家臣嗎？」

「嗯！我是猿飛佐助！」

「像你這等功夫的家臣一共有多少呢？」

「我？哈！我只不過敬陪末座罷了，我的主君……只要他在大腿上輕輕一拍，應聲而來的，少說也有千百餘名……」

佐助發現岩見重太郎對他剛才那招「抓蛇」的工夫，好像頗爲贊賞似的卽順水推舟故意在他的面前吹噓一番！

「難道……他們皆是萬夫莫敵的武士？」

「誰說不是！只有！我總是被人家譏爲眞田六文錢組最儒弱的人……」

岩見重太郎半信半疑地搖晃着腦袋，默默地隨着佐助之後緩緩而行。

二

這時，幸村正在府邸庭園中的茶亭裏，悠閒地燒着香木品茗。

「主君！我帶了一名自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豪傑，前來謁見您。」佐助恭敬地向幸村禀報。

從窗外傳出了佐助帶着揶揄口脗的聲音。

「哦！是怎麼樣的人？佐助！」

「是名七尺高，塊頭巨大的浪人，滿臉絡腮鬍子，走起路來飄揚着惡臭……但是，看他的模樣倒是心地憨厚，看來，倒還有幾分蠻力。」

幸村思索了片刻後說道：

「好吧！將他帶進來。」

於是，岩見重太郎在佐助的引見之下，走進屋內。隔着火爐，大馬金刀也與幸村對視而坐。

從他那副神情看來，彷彿想向幸村表示，自己並不輸於他的千百名武士般，帶着充滿了信心的腔調與幸村熱情地寒暄着。

然而，幸村從他一入門後，便一直牢盯着他的一舉一動，過了片刻，才調侃地說：

「你以爲天下將會有大亂，所以，才專程來投靠我，是不是？」

「嗯！不錯！我認爲憑我與生俱來力足擎天的臂力，再加上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智謀，天下對你我而言，

就如探囊取物？」

「哦！那麼，請你當場表演一下，讓我們瞧瞧你究竟有多大的膽力與臂力？」幸村笑道。

「是的，大人。」

岩見重太郎聞言立起，環顧四周一圈，隨後頷首「嗯」了一聲，便伸出粗如松樹幹的手臂，將吊在掛勾上發出「呼呼……」沸騰聲的烹茶巨壺輕鬆自如的摘下來，放置在爐邊，臉不紅氣不喘的像沒事般……

若是換了旁人，甭說舉起茶壺，只怕手還沒能觸到茶壺，就會被那股熱氣嚇住！

岩見重太郎蠻不在乎地舉起滾燙的茶壺後，又將粗逾矛柄的蛭環（鐵勾）拿下來，以右手拇指按住蛭環倒鈎處，然後吐氣開聲，一聲悶喝，居然硬將蛭環折成「直」環

蛭環扳回原來的形狀，掛在天花板上，轉身再將放置在爐邊的巨壺捧回鈎上。

最後，臉上流露着驕傲而又神氣的笑容坐回原位。

然而，幸村却連半句贊歎的話也沒說，只是以冷冷的表情看他一眼，懶懶地問道：

「你是打那兒來的？」

「伊予灘的七幡島。」

岩見重太郎挺起胸脯，聳聳肩開始敘述他的來歷：

「我的祖先亦即是，曾經將安芸、周防、備後、伊予、豐前、壹岐、對馬等沿海猖獗的盜賊一併收歸於八幡旗下。並且，先後入侵朝鮮、及南洋沿海一帶的海盜大將藤原朝臣河野刑部大輔敎通。」

「你是伊予海盜的後裔？」幸村面露笑容地說道：

因爲，伊予海盜之名聲，在古史上由來已久。

幸村曾經聽過：河野敎通一度率領水軍組成倭寇，侵略南洋、朝鮮等地。然而，一俟豐臣秀吉取得天下之大權後，其勢力便日漸衰敗，日後倭寇的組織更因此而分散開來，如今，天下之權已轉入德川家康的手中，而伊予海的盜賊也成了普通的漁夫！

岩見重太郎興奮地向幸村吐露昔日驃騂的伊予海盜多年來的野心及抱負，不幸却由於德川家康的出現而致使他們的美夢破滅。

今日，他單身匹馬地從八幡出來，參予討伐德川家康的軍力，主要乃忿恨德川家康在獨攬大權之餘，便下令瀨戶內海一帶絕不容海盜棲息，這一道命令傳下之後，竟使他連一處棲身之所也被剝奪了，更何況，投靠在豐臣家之後，一旦討伐成功，自己說不定還能升爲年俸四十萬石的大諸侯哩！

其實，就連岩見重太郎本身也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持

着如此堅定的信念，然而，他深信不久之後，眞田幸村必能殲滅德川家康，重振豐臣家的聲望。

三

「我！岩見重太郎跪伏在大人膝下，懇求您能收留我加入爲眞田的一分子。」

幸村凝目注視着，眼前這名跪伏在地上的巨漢，但是，却並沒有即刻回答……

「佐助！」

佐助聽見幸村的喚聲，很迅速地走進來。

「你即刻動身前往伏見城，察看德川家在鐮倉的由比海濱所建造的船隻是否已經完工？」

「是的，主君！」

佐助奉命之後，如風也似地跑開。

這時候，幸村才轉身向岩見重太郎說：

「你自己到屋內隨便找間寢室休息吧！」

岩見重太郎暗忖道：

——果然，我的眼光不錯，眞田幸村這位足智多謀人物，的確可以擊敗德川家康……。

岩見重太郎看見幸村一副不可侵犯的態度，心滿意足地從茶亭內走入屋內，可是，那瞬間心裏却有一股莫名的失望。

當他踏入屋內時，更是失望。心想，既然是眞田幸村大人的府邸，應該是富麗堂皇才是，然而，不僅連壕溝、土牆都沒有，就是大門也僅是一片小小的草門。

同時，門扇的柱子已經微傾，雖然，房門的庭院很寬敞，但是在梅林內却見不到人影，不禁叫人有分落莫和淒涼之感。

岩見重太郎站立在玄關處，仰首空嚷了半天，却沒有人出來招呼他。

這時候，從背後一名包住頭巾的僕人擦身而過，岩見重太郎立即叫住他，然而，對方沒好氣地瞟了他一眼，拋下一句：「你自己隨便走吧！」轉身便逕自離去了。

——哼！這小子還騙我眞田幸村大人擁有兩千九百名勇者，怎麼，這會兒全不見人影了？

岩見重太郎拖着笨重的步伐，踩在走廊上的木板向屋內走去。在屋內許多房間中，重太郎將其中一間的房門打開，房間裏空無一人，同時也沒有任何家具擺設，但是，却清理得異常乾淨。

最後，岩見重太郎打開一間約百個榻榻米的房間時，發現裏面一名光頭的和尚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兒。

「對不起！打擾您了！」

但是，光頭和尚却對岩見重太郎的話，不聞不問，身體連動都不動地又繼續「夢周公」……

「喂！你是聾子啊！」

岩見重太郎沈不住氣地叫嚷着，當他背靠着柱子坐下來時，却猛然發現光頭和尚已經睜開惺忪的睡眼凝視着院子。

「嘿！和尚……」岩見重太郎見對方無動靜又道：

「佐助告訴我，這裏有一馬當先的武士兩千九百名是眞的嗎？」

光頭和尚並沒有收回牢盯在院中的視線，說道：

「噢！那些人在工廠裏編織繩索……」

「繩子?!」

「不錯！既便宜又堅固耐用的繩子，還經常供不應求哩！或許，自明天起你也該上工了……」

「胡說八道！既然如此，為什麼你還能在這裏偷懶？」岩見重太郎忿怒地問道。

「這……這很簡單呀！因為我討厭工作。」

「原來是個懶鬼!!」

岩見重太郎怒目注視着眼前這位性情古怪的光頭和尚，心裏却想找個機會試試他的身手——

「喂！光頭和尚，我是伊予海賊頭目河野敎通的後嗣——岩見重太郎。既然，你是眞田幸村大人手下的武士，那麼，我們來較量高下如何？」

光頭和尚轉過身子，岩見重太郎對視時，重太郎不禁大失所望地嘆了口氣……

——原來，只不過是一名有勇無謀毛躁不堪的渾小子！

其實，這位光頭和尚正是三好清海入道，也就是天下第一盜石川五右衞門的兒子。

清海入道緩緩地站起來，伸了個懶腰說道：

「好吧！雖然，在這裏私鬪是被禁止，但是，我已經睡了一整天，為了幫助我體內的消化功用，咱們就來比劃兩手吧！」清海入道蠻不在乎地答應了岩見重太郎的邀請。

「好極了，既然你是名和尚那麼就請使用掃刀吧！」

岩見重太郎說着，便笨重地爬了起來。

兩人一前一後走到玄關外一塊空曠的草地，本來，這裏是條乾涸的河床，後來便栽植了桑林，結果很不幸遇上了蟲害，竟將整片桑林全蛀毀了，因此，現在處處只留下一片枯萎的敗木殘枝！

如果脚下留意，不為它們所絆，其實這裏倒是個理想的較量場所。

清海入道仍然穿着那雙暗藏利器的單齒高屐，高擧着一把兩尺七寸的大掃刀。

而岩見重太郎則左右手分持一把三尺長劍，以及三尺四、五寸的陣太刀斜擧着，並且，刀尖在空中交錯呈「×」字形，看樣子，他是想仰仗着自己巨大的臂力，應戰時旋轉着兩支長刀……

這次比武雙方決定並毋須另請一人來作裁判，只要是其中一人倒地便結束比鬪。

清海入道坦誠地告訴岩見重太郎，他足下的那雙高木屐曾經與一刀齋格鬪過，然而，一刀齋果然不愧是名聞天下的一流高手。

一刀齋機靈而巧妙地將手中的刀鞘適時地挾住那兩雙高木屐，並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削落清海入道的大掃刀，而取勝於他。

岩見重太郎雖然自稱是一代豪傑，但是，却非常高明的武藝者，所以，清海入道為了光明起見，故意向他說明自己所穿着的木屐乃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暗器，請他務必小心應付才是。

不料，岩見重太郎却蠻不在乎地回道：

「嗯！你以木屐作為暗器，着實是很高明，然而，我岩見重太郎自信手中的長劍來對付你是綽綽有餘的了。」

於是，二人隔着兩間遠的距離，擺出了應戰的架勢，然而，雙方均非是正統的兵法家，所以，對於這種對峙不動的架勢無法持續長久，終於……

「看招！」岩見重太郎如雷鳴般發出一聲巨喝。

而清海入道只若無其事地應了一聲「噢！」

忽然，岩見重太郎手中的長刀發出極力的回轉，速度之快，令人目眩，彷彿白刄已在空中溶化，而只剩下耀眼的光圈逐漸地擴散開來……

倘若，岩見重太郎只是泛泛之輩，那麼，清海可以耐心地消磨他的體力，然而，對峙片刻之後，清海已察覺對方並不是個簡單人物。

半炷香，一炷香過去了……

岩見重太郎旋轉的劍勢仍然不斷地加快，這時，清海已無耐心再繼續等下去了……

「嗯！」

清海發出低哼一聲，白皙俊美的臉龐微泛起紅暈，雙足用力踢向白沙，霎那間，已凌身躍向半空，俯視脚底下的岩見重太郎。

這時，岩見重太郎發現清海已躍至上空，立即，移動身形，高擧長刀向清海的下盤使勁揮去……

這種反常規的力拚的確使清海入道無機可乘，雖然他

居高臨下，然而，多次從頭頂上襲擊重太郎却是徒勞無功，因爲，每次當他將大掃刀揮向重太郎時，手中兩尺七吋的刀刄便會被對方旋轉的「光輪」所劈落。

最後，清海入道終於想到了一個妙計——

既然，岩見重太郎是個憨厚無心機的人，那麼，絕無臨機應變的智慧，因此，若想擊敗他的唯一方法便是攻其弱點。

「岩見！你準備啦！」清海入道以聲示威，故意向岩見重太郎大聲喝道。

「哼，你自己也當心點！光頭和尚……」

驀然，清海入道又再度騰身躍飛至半空中，然後，趁機地出現在岩見重太郎的面前，大喊一聲：

「哈！我贏了，岩見……」

果然，重太郎中了計，適時地將手中兩把急速旋轉的長刀逐漸地緩慢下來……

可是，就在同一時間裏，清海却發現自己所設的圈套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

因爲，清海入道的身體停留在半空中，而岩見重太郎是名七尺高的巨漢，加上手臂以及刀刄的長度，遂使清海入道的身體看來更加的渺小。

這時候，清海入道愕然地低喝了一聲「噢！」却固定在原地不動，不知道該採取什麼態度……

因爲，即使他如何地揮掃長刀，也無法擊中自己腳底下岩見重太郎的要害，最多只能揮畫個半弧狀擊中岩見重太郎的雙足。

「如何？你贏了嗎？」

岩見重太郎狂妄地發出叫囂聲。

然而，清海入道在重太郎發出叫聲後，已經雙足脫離那雙被刀鋒卡住的高木屐，而躍向遠處……

「慢着！光頭和尚！」

岩見重太郎見狀，當即提着兩把夾住木屐的長刀追趕上去……

岩見重太郎來勢凶猛的追趕，遂令清海油然產生恐怖感，心想，這一次總該輪到他揮動大掃刀了——

於是，在岩見追趕上來的同時，雙方比鬪已在霎那間分出了勝負……。

然而，事實上，並無所謂勝負而是兩敗俱傷，雙方敗得糊里糊塗！

清海入道所揮動的大掃刀只砍落了枯萎的松樹幹，但是，當岩見龐大笨重的身軀恰好踩在那株松樹時，瞬間，却從殘橫幹的缺口分別噴出兩股黑白的煙霧。

白色的濃煙令人睜不開眼睛，而黑霧則具有猛烈的劇

毒。

其實，岩見重太郎與清海入道所選擇比鬪的場所，是一處危機重重，周遭早已經佈滿了巧妙的陷阱，只是他們二人身陷重地而不自知罷！

四

六日後，岩見重太郎與猿飛佐助奉眞田幸村主君之命，兩人並肩從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出發。

岩見重太郎身着異樣華麗的衣裳，像是一名喪失年俸的浪人，急欲將自己賣身給有名望諸侯。

而猿飛佐助則似忠僕般，手握一隻三間長柄的長矛，緊緊地跟隨著岩見重太郎。

其實，他們二人這般打扮，完全是遵照眞田幸村的指示，目的在於讓他們在抵達鎌倉後，立即前往破壞由比海濱一艘巨型的兵舟。

在這之前，佐助曾經奉命偷偷地潛入伏見城，盜取一份名爲「江戶丸」的兵舟建造圖。從輪廓看來便知圖中所繪乃是有史以來第一艘巨型的兵舟。

過去，也曾有一艘號稱全國第一的兵舟，那是在征伐朝鮮之役後，豐臣秀吉火速指令鳥羽城主的九鬼嘉隆所建造出來的「日本丸」。

當時，日本丸只不過可以裝載一千五百名，船身長約有二十間，寬約六間半，乘員頂多可以容納八十餘名。

但是，現在岩見重太郎以及猿飛佐助奉命要毀壞的這艘江戶丸，船身及載重量皆遠超過日本丸。船上可載運一千八百石，船身長及二十五間，寬約八間，共可乘載二百五十餘名人員。

同時，兵舟的建造方式、材料，完全仿照朝鮮之役中朝鮮士兵們所乘的兵舟，船身全部以鐵甲覆蓋，司令塔的後側設有雙層甲板及七門大礮，可說是空前未有的最堅固的防禦裝備。

當幸村仔細看過這艘巨船的構造圖時，感歎地說：

「倘若，讓這艘巨船率領數十艘龜甲船以及打摺船，悉數出現在大阪海面上，那將會使大阪城內的士氣銳減，同時，也勢必會削損他們的鬪志……」

原來，在這段時間內，德川家康雖然表面上嚴禁建造五百石上的軍船，然而，背地裏却又偷偷地與造這麼一艘號稱天下第一的兵舟。

據估計，光是日本丸便能載負三千名的士兵，那麼，再加上其餘的小型船隻，聲勢的浩壯自是不容忽視，因此爲免於豐臣軍的勢力日見坐大，幸村不得不差遣岩見重太郎及猿飛佐助共同去擊毀江戶丸。

由於，岩見重太郎曾經是伊予的海賊，所以，幸村斷然令其擔任這項破壞任務，同時，重太郎本身也欣然接受這項艱鉅的工作。

但是，岩見重太郎却因前些日子與三好清海入道比鬪時，身中毒煙時至今日體力尚未完全恢復，所以，這會兒與猿飛佐助同行時，一面咳嗽一面流着淚水，狀至痛苦不堪……

「不！還是不行……」

當他們二人步行到鳥羽城時，岩見重太郎似已不堪病累道：

「佐助！你讓我敷的藥怎麼一點也不見效？」

「岩見！忍耐些吧！到了鎌倉自然就會痊癒。」猿飛佐助安撫着岩見重太郎。

「可是……我已經忍受不了，又是咳嗽，又是流淚……佐助！你還是替我取回我所需要的吧！」

「需要的？是什麼呀？!」

「就是年輕女子的『白液』！」

「白液？」佐助又習慣地眨眨眼。

「唉！你怎麼這麼不開竅，就是……就是女人在興奮時下體自然流洩出來的分泌物。」

「哦！那……那會有效嗎？」

「不錯，只要將白液和水，拿來沖淡眼睛，不僅咳嗽能好，同時也不會再流淚水。」

「可是……我從來也不曾聽說……」

「哼！像你們這種『野猴子』怎麼會懂，其實，所有海盜在出航時都會先將這種白液存放在藥瓶中以防萬一，佐助！你別再囉嗦了，快去替我找一名皮膚白皙豐滿的女人來，假若必要的話，你去搶一個好了！」

「岩見！你是說想跟她……然後，讓她流洩出來？」

「是啊！當然這樣，否則怎麼可能獲得白液！」

岩見重太郎好像不願再多作解釋般，從那張臉上露出了頗不耐煩的神色來。

「不！那不行呀！」佐助窘急地大聲嚷着：

「既然，你已經加入了眞田一黨，那麼，你就絕不可以去冒犯良家的婦女。」

「住口，誰說我冒犯她們啦！我……我只不過想儘早治癒我的病而已，更何況這麼一來也有利於我們的任務啊！」岩見重太郎極力地辯稱道。

「好吧！那麼，你必需發誓絕不會冒犯那名女人？」

「可是，佐助，如果我不那麼作，女人怎麼可能分泌出白液來呢？」

「不！我有辦法讓她流洩出來。」佐助露出得意的笑

容，告訴了岩見重太郎。

「胡說！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女人能自動地流出那種白液來！」

「嗯！這道理很簡單，假想如果你抱着的是一名受驚的女人，她可能會流出白液嗎？不如找一名年輕女子，以詐騙的方法讓她心甘情願，產生興奮而自然流洩出白液來得妥當些！」

「哦！這樣行得通嗎？」

「讓我來試試吧！不管以什麼手段，只要我能够獲得那種治病的妙藥就行了不是嗎？」

「嗯嗯……是啊！當然。」

岩見重太郎發出不情願的聲調答道。

「好！既然如此那麼全看我的了！」

五

九鬼長門守隆是鳥羽城年俸五萬石的城主。

九鬼家氏當中，九鬼守隆的父親——九鬼嘉隆曾經一度揚名於天下——

九鬼氏的祖先乃是出生於紀伊國熊野八庄司，而「九鬼」乃是當時的當地名稱。

南北朝時，一名自稱九鬼隆良的武將，曾經率領軍隊遠征志州。其後，他的曾孫泰隆時代又帶兵征討志摩一代，同時，藉機入侵伊勢，扶助北畠家和山田的神官作戰，結果，獲得大勝而擁有二見七鄉的領地。

到了第七代時，九鬼嘉隆便建立了鳥羽城，並且還與遠方的尾張國結爲同盟。

當尾張的織田信長進攻北畠家時，九鬼嘉隆也曾經派遣大批的援軍從南入攻，援助織田信長作戰。

志州，乃是紀伊的一個半島濱臨大洋，陸路的交通不及海上的往來方便。

因此，久而久之後，九鬼嘉隆便籠絡並且召集了，一些曾經在怒濤駭浪中出沒無常不畏死的漁夫們，將這些勇武的猛夫組織成水軍，活動於海上之間。

天正六年，織田信長帶領大小兵船，搶奪撫州石山的兵船，同時，也在木津浦攻毀西國豐臣軍的六百艘兵船，阻擋了從四國、九州、大阪等地後援軍的通道。

不久當織田信長死了以後，嘉隆遂轉爲投靠豐臣軍，而背叛了北畠信雄。在小牧之役中，曾經與龍川一益合作攻打尾州的蟹江，不幸，此役却吃了敗戰，但是，豐臣秀吉仍然嘉獎他英勇的鬪志，封給嘉隆志摩一國以表獎勉其勞苦功高的作戰精神。

日後，豐臣秀吉下令征伐朝鮮時，便命令嘉隆監督建

造「日本丸」這艘巨型兵舟。

斯時，嘉隆已經在慶長五年，關原之役結束之後，由於與德川家康相處不快，遂投靠於石田三成。

然而，過不多久，嘉隆便將所有的權勢地位讓予他的嫡長子長門守隆來掌理，而自己則退隱山中。原以爲這樣能够渡過殘年的歲月，不料，突傳守隆已投靠於德川家康，消息傳來，嘉隆大爲震怒，於是便召集了所有凶猛殘暴的海盜，一擧進攻掠奪守隆的居城——鳥羽城，並且攻陷他的宿仇勢州度會的領主——稻葉藏人道通的居城。這一戰可說是所向無敵……

這都是歸功於他所率領的大軍並非是正規的士兵，相反地，大多是獰猛無比的海賊，經常在東海道沿岸掠搶附近良家婦女、糧食、燒毀民房城市。

這時候，長門守隆正好追隨德川家康攻討上杉軍，當他獲悉嘉隆圍攻鳥羽城時，卽刻趕回本國，然而嘉隆並沒有聽從守隆之勸而歸降於德川家康。因此，這些一來，九鬼守隆也不得不圍攻自己的居城而與父親對抗。

同時，在關原之役結束之後，石田三成已潰不成軍，所以，嘉隆在喪失同盟友軍之下，也不得不開城門，讓他的兒子逃往紀州的新宮避難。

然而，守隆企圖以自己所立的功勞，來替父親贖罪。

可是，當守隆十萬火急地趕抵新宮時，已經遲了一步，他的父親早已經自刎而死。

嘉隆在濤浪萬丈熊野灘的懸崖上砍落自己的首顱，而終其一生「七海稱雄」不可一世的威名。

× × ×

佐助在與岩見重太郎商量好計策後的當天晚上，偷偷地潛入武藝高超九鬼家的鳥羽城內。

鳥羽城的城主卽是守隆，由於前往京都拜領征夷大將軍，所以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曾駐守在城內。

這天夜裏，佐助俏俏地侵入守隆夫人的臥房裏——

夫人美音乃名聞遐邇風華絕代的大美人，九州名門貴族伊東氏的閨女。

佐助藏身在屛風後，發現四下一片寂寥毫無動靜之後，方始探出他的頭，朝着床榻上瞧，在昏黃幽柔的燭火照耀下，美音夫人的睡顏更加顯得清秀動人，像是出水芙蓉般，猿飛佐助竟也不由然地吞嚥了一大口的口水……

雖然，曾經聽聞，可是却從未親眼目睹如此玲瓏潔白如玉的肌膚。假若——世人眞有天仙美女存在的話，想必也不過是如此……

這是佐助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對女人產生了男女之情的慾望。他俏俏地從屛風後走出來，站在床緣像是受了

催眠般凝視着夫人嬌媚的顏龐。

片刻之間，或許，是因爲受到眼前這麼一位矮小忍者的注視，夫人安聒的睡容上，兩撇秀眉竟然微微皺起。

這一變化驚醒了夢遊中的佐助，連忙躍開伏在床榻的底端下，俏俏地將棉被掀開，將自己所帶來的一只黑色皮囊打開迅速地放入夫人的脚底旁，最後，再將棉被緊緊地壓住，不留一點兒空隙。

佐助在十五歲的時候，曾經奉了他的師父戶澤白雲齋的命令，潛入一名年俸一千石武士的府邸裏，盜取某位夫人的「陰毛」。因此，至今佐助仍然收集了約莫一百根以上女人的陰毛。

事實上，盜取年輕女子股間的陰毛，要比登天還難，然而佐助却從未失着過，說來那完全得歸功於剛才他放入守隆夫人棉被裏的小革囊，因爲在他那只小革囊裏放置着令人失神的幻夢香。

這種幻夢香的功用，其實，就是一般所說的「催情劑」就像是久雨後大地升起的蒸氣般，會在女人的體內產生「急遽」的變化，最後，受催情的女子便自然而然地在喪失理智的情況下，將自己的下肢緩緩地伸張開來。

不僅如此，就算是已經恢復了神智，也會失去平時的思惟力及理智，像是中了邪魔，受了催眠般全身無法接受自己的指揮而動彈不得……

這時候，佐助仍然半蹲在被褥，如貪婪的野狗般靜靜地等待着。果然，隔不多久——

美音夫人的口中已發出嚅嚅的呻吟聲，同時，被褥裏的胴體也開始扭動起來了，轉眼間，貞節而高尙的夫人竟將身着的衣袍散落在床第之間。

然而，佐助見此情狀並沒有立卽移動身子，只是佯裝着低沈而沙啞的聲調說：

「夫人，請起來吧！」

於是，夫人很聽話地微微張開那雙溼潤的明眸，彷彿全身已陶醉在「極樂世界」中，茫然不知所措。

「夫人，我是住在五十鈴川旁，皇女森林的天狗（是生有雙翼，紅臉高鼻，一種想像中的人形妖怪）。」

佐助故意壓低嗓音並且拉長語氣地向夫人說。

說完之後，方才伸出脖子偷偷地注視夫人。這時，夫人仍然猶如陶醉在幽夢中般，兩隻失神的眼睛直直地瞪視着房內，在昏黃的燈火照射下的天花板。

——咦！天狗!!這好像不太對勁，可是……既然已經說出來了，唉！管他那麼多……

佐助話一說完，方才覺得自己的謊言中有破綻，然後，習慣地眨了眨眼後，像是下定了決心般問道：

「夫人！妳可知道皇女森林的來歷？」

夫人地點點頭。

雄略帝的第二皇女——栲幡皇女乃是伊勢神宮內的一名齋戒的女官。本來，有一位名叫阿閉的臣子喜歡栲幡皇女，無奈在多次的誘惑之下，仍然不得逞，皇女的態度還是冷若如霜對他並不動情。

因此，阿閉惱羞成怒，一氣之下乃向朝廷進讒，這名皇女與廬城部的武彥私通並且已懷有身孕。

皇帝聞言勃然震怒，然而，在他尚未降旨處罰這名皇女之前，她已經傷心地抱着一面明鏡，在夜裏跑入森林中上吊自殺身亡了。

隔天一大清晨，當皇帝親自下令將屍體尋回時，剖開腹腔一看，根本不見胎兒的影子，這時才知道原來是阿閉因愛生恨而造成的一場悲劇。

「在關原之戰結束時，美音夫人妳的公公大隅守嘉隆殿，在棄城逃往熊野新宮的途中，曾經到伊勢宮參拜，同時，也順路到皇女森林一座皇女的石雕像前，祭瑰皇女之靈並作如下的禱文：

『我的兒子雖有才謀智略，可惜缺乏豪放氣慨唉！眞是個不孝子，多年來，我——九鬼嘉隆一直率領着大批的水軍揚威於海上，然而，却仍然無法達成我的目的，本來，我打算讓我的後裔繼承未完的壯志，如今，守隆却也無法完成我的心願，所以，我只好將一切的希望希冀在守隆的兒子身上，希望他的妻子美音能够爲我生下舉世無雙英勇蓋世的豪傑來……』

栲幡皇女非常同情並且贊同他的祈禱文，因此，才派遣我——天狗到這裏來讓夫人懷孕。

今宵，在二見浦的乳母石上，龍神將會適時地出現讓夫人懷胎，恭請夫人必將要遵從神的旨意。」

其實，這全是佐助一人自導自編的台詞，然而受了幻夢香的催情，因此神智不清的美音夫人竟也乖巧地又點了點頭，表示願遵照神的旨意去作。

「是的！天狗，我一定會去……」

「嗯！那麼——」

佐助獲得夫人的同意後，便跑至夫人的身旁，將黑巾矇住其雙眼，然後迅速而輕巧地將她背起來奔出房外。

× × ×

在二見浦海面左右兩方各聳立了一塊大岩石。

當太陽尚未升起時，薄薄的銀灰色的寒氣，籠罩着大地，在灰暗死寂的四周，除了大浪澎湃洶湧地衝擊著岩石及海灘外，什麼也聽不見。

佐助站在岩石旁，輕緩地將美音夫人放下來。

「夫人，請妳在此稍等。」

於是，佐助旋即又將夫人抱起來，坐在臨近的一塊小石子上。夫人猶如嬰兒般，任憑佐助的擺佈，聽話而乖巧地坐在佐助的腿上，發直的雙眼凝視着大前方那兩塊巨大的岩石。終於——

東邊的天際露出明亮紅暈的曙光，接着，陽光在雲端裏舞着快速的步伐，放出鮮艷的光芒，迎接着緋紅的日球緩緩地從水平線上升起。

「快，合掌，龍神就要出現了。」

佐助興奮地搖晃着美音夫人的身體，大聲嚷道。

夫人很順從地立卽瞇起眼睛，專注地凝視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期待着「龍神」的出現——

這時候，岩見重太郎依照佐助的指示，身着白衣、白袴、白頭巾，全身隱藏在岩石背後，隨着冉冉上升的太陽而緩緩地現身在巨岩上。站穩身子之後，且煞有其事地揮搧着手中的拂塵，向佐助暗示一切都已準備完妥了。

於是，佐助口中唸唸有詞，遂將夫人的衣服撥掉，並又撇開對方白晳勻稱的雙腿。

「夫人！現在龍神將授胎予妳，妳必定要全神貫注，否則，一切將會徒勞無功……」

佐助左手按住夫人雪白酥軟的胸脯上，右手則伸向股間……

其實，這種尷尬事情對佐助而言還是生平頭一遭。他只是在從前曾經奉命進入城堡內時，無意間偷窺諸侯們這種舉動，而現在，他只不過模仿他們而已。

眼看着佐助站在自己面前，享受着人生樂事，岩見重太郎却給在岩石上氣得吹鬍瞪眼，怒目相視。

「——佐助！——你這個混蛋！」

岩見重太郎咬牙切齒，忿怒而又激動地大聲嚷出，頓時，已經忘了自己所扮的是「龍神」而在岩石上狂亂的碰跳，叫喊——其實，佐助口是吩咐他如龍神般地站在岩石上就可以了，而至於，這麼做會產生怎樣的效力却從沒有對他說明，所以，他根本也不清楚佐助究竟搞什麼把戲。

這時候，佐助已經將美音夫人緊緊地擁在懷裏，並且舒坦地「玩弄」她誘人的胴體……

然而，美音夫人受到晨曦的照射，而映出白皙紅暈的肌膚更是叫岩見重太郎興奮不已，但是，却苦於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爲，佐助一再地囑咐不得離開岩石——

「重太郎！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你絕對不能離開岩石一步，你一定得遵守諸言行事，不然的話，我也不協助你達成燒毀江戶丸的任務。」

——哼！你這隻野猴子！

岩見重太郎氣得胸口直冒火，如波濤巨浪般不停地上下起伏，口中吐着如烈火般的氣息，同時粗壯的雙腿跺着岩石也快被他震裂開來。

而鳥羽城的美音夫人，只是依照吩咐盡情地裸着豐滿的胴體，與佐助享受着肉慾的快感，霎那間，根本忽視了站在岩石上那尊假「龍神」震怒的神情……。

片刻之後，美音夫人姣好的臉蛋上，已經緩緩地泛起如霞光般的紅暈，然而，將她擁抱在懷裏的猿飛佐助，則巧好與其相反，佐助緊緊地皺起眉宇，彷彿已經厭倦了這種行爲般，露出不耐煩的神色。

「……啊……啊……」

突然，夫人緊閉着雙眸，昂仰起她的螓首，曲蜷着身體，像是觸了電般全身緊緊地微顫着……

「佐助！」岩見重太郎耐不住了，口中竟不自覺地發出「龍神」不該說的話來。

「快住手，佐助……我已經忍耐不住了！」

很不幸，在興奮高亢情緒中的美音夫人，根本沒有注意到岩見重太郎的狂呼亂吼！

突然，佐助適地收回了雙手，飛快地向夫人點了一處穴道使其昏厥，然後，抱起她軟綿綿的身體跑開了……

「佐……佐助……」

岩見重太郎像是被解開枷鎖般，從巨岩上翻身躍下來，奔至佐助剛才與美音夫人相擁而坐的地方，果見石塊上有一只小碗，碗內盛裝着少許濃稠的白液……

岩見重太郎嘖了一聲，高捧着那只小碗，原想用力地將它仍掉，然而，雙手突又停於半空，心想——雖然，野猴子這招未免太絕，但是，這些白液畢竟也是他勞神費力才獲得的，得來不易棄之可惜。

六

二十日後，鎌倉由比海濱等候進水儀式的那艘一千八百石巨型兵舟的江戶丸，在一夜之間竟然已被焚爲一片灰燼化爲烏有了。

在兵舟被焚後不久，一隻小木舟在汪洋中緩慢地划駛着。原來——船上兩人正是岩見重太郎及猿飛佐助，只見佐助痛苦地蹲臥在船尾，臉上冷汗直冒，蒼白一如蠟紙，晌半不吭一聲氣，

一向就在山中長大，過活的佐助，自以爲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者，不料，竟會暈船，而且暈得一塌糊塗。

相反地，海盜出身的岩見重太郎却在一旁幸災樂禍，高聲揶揄道：

「佐助！因爲如果我們走平地的話，一定免不了和追

拿我們的人碰上，所以我們還是乘船到桑名，免得麻煩，你閣下還是忍忍吧！」

「胡說！」佐助搖搖頭，突然將頭探出船身外，「哇！」的一聲差點就吐出來。

「哈！佐助，你想下船了嗎？」

「嗯！嗯！我生平最憎惡乘船了……」

「好！那麼，我就在大磯靠岸好了。」

「喔！拜託你啦，重太郎，眞太感激你了。」

「嘿！你先別說謝，我們先談妥條件再道謝也不遲。」岩見重太郎搖搖那雙大手說道。

「什麼？條件？」佐助又眨了眨眼睛問道。

「嗯！不錯，要有條件。」

「好吧！你說出來聽聽！」

「很好，聽清楚，從現在起，我在船上，無論作什麼你都不可以過問！」

「…………？」

「同時，佐助——咱們返回九度山覆命時，你也不許向眞田幸村大人談起這件事。」

「你！你打算玩什麼把戲呀！」

「哈！不必多問，待會兒你自然就能明白。」

於是，話一說完，岩見重太郎立卽停止划船，將船上一口大箱子打開——

原本，這口箱子是岩見重太郎帶上船來的，說是箱裏裝滿幾件名貴的甲冑，可是，佐助却不知道他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但是，當箱蓋掀開時，却並非如他們所說的是名貴的甲冑，而是一名雙眸失神，面容姣美的女子。一眼便可看出，她並不是尋常的良家閨女，而是諸侯府中的女眷。

「你……你從什麼地方弄來這個女人？」

佐助大吃一驚，結結巴巴地問。

「咦！這你大可不必過問，但是好吧！乾脆明白告訴你——她是德川家臣的女兒……」岩見重太郎遲疑了一會兒，最後還是告訴佐助。

於是，岩見重太郎興奮不已地盤坐下來，同時，將那名貌美膚白的女人抱在自己的大腿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說道：「喂！佐助，你慢慢地欣賞吧？」

其實，岩見重太郎是爲了在二見浦，受了佐助與美音夫人的刺激而如此報復。

「佐助！我『疼愛』女人的方式與你不同，可能，待會兒船隻會顚簸得相當厲害，你自個兒小心些!!哈哈…」

這時候，佐助又惱又急差點兒又嘔吐出來。

「哈哈……光天化日之下在浩瀚的汪洋上擁抱着美女

，這種享受可說是海盜才享有的特權……『龍神！』你也瞧瞧吧！哈哈……哈哈……」

岩見重太郎伸出他的大手，將少女的衣帶解開，跟着掀掉衣裳，緩緩地從酥胸往下撫摸……

「嘿！那些人是不是來追趕我們的呀？」

佐助聽見遠處傳來一陣喧噪的馬蹄聲，不顧一切地高聲叫嚷着，然而，岩見重太郎却道：

「不管那麼多了！我的『事情』必須完成才行……」

岩見重太郎一說完，又擁住懷裏的美女搖晃着軀體、下肢……結果，這麼一來反而使得船身激盪得更厲害，佐助實在受不了這種搖晃，早已探頭向外連連嘔吐不止。

眞田大助

一

某日約莫傍晚時分，佐助奉命前往草庵的茶室內，當他一脚剛踏入門檻時，幸村正好將手中的一封長信緩緩地捲藏起來，看來好像心事重重般。

「佐助……如果，你的父親還活在這個世上，你……你願意見他嗎？」

佐助被主君莫名其妙的問話，問得傻楞楞、眨了眨眼後說道：「我……自幼就從未與親生的父親謀面，所以………對於他們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清楚……」

「噢！那麼你會如何呢？」

「這……這……」

佐助偏斜着頭，支支吾吾的半晌無以回答，因爲，到了現在突然地向他提起了父母親，實在令他有點……有點困惑而不知所惜……

「佐助！難道你一點也不想見他們？」

「是的！主君。」

話一出口，佐助方如獲重釋般鬆了一口氣。

這時，幸村搖了搖頭，滿懷惆悵地將剛才捲好的信紙投入烈火中，當信紙一接觸到了火焰立即便燃燒了起來，幸村凝視着爐中熊熊的火光，感慨萬千地歎道：

「佐助！說不定在京都的街坊上，有一位模樣長得異常酷似我的少年正在那裏徘徊，你…你如果出去時再替我留意些，佐助！這件事你務必得愼重才是……」

「是的，主君。」佐助默然地盯視着主君的側臉。

「那名少年的性格或許不完全像我，但是，他却是和你一樣習過忍術，說不定——他會將忍術發揮在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上喔！」

「…………」

「倘若，他是個胡作非爲的歹徒，佐助！你就將其殺了吧！」

「不！主君，我必定會將他帶來見你。」

「好吧！如果他願意。」

幸村命佐助退下後，片刻之間，默然地注視着在火爐中已被燒成灰燼的信紙而出神。

× × ×

十七年前——

正在上田城任官的眞田幸村，突然對外傳出要與大谷

吉繼的女兒阿次擧行婚禮，當喜訊傳出後，震驚了所有天下人，因爲，這可說是空前未有，天下第一美男子與天下第一醜的女人結婚。

衆人皆紛紛議論，認爲這件喜事絕對不可能是幸村本人所心甘情願，很多認識幸村的年輕武士，對於幸村與阿次結婚的事情，也都覺得很失望、難過。尤其是，在大阪城的諸將們也都紛紛表示不滿，甚至以「連署」的方式企圖來阻止這次婚禮的進行，有的情緒過分激動的人，乾脆單槍匹馬前往信州，與幸村談個明白……

幸村二十歲時已在大阪城裏成爲「人子」，他高貴溫文有禮的風采，不知風靡了多少少女。

但是現在甚至於，淀君也派遣使者斥問幸村——旣然誠心想結婚，爲什麽偏偏挑選個患了癩病父親的女兒，而且又是長得那麽醜！然而，幸村對於淀君帶來的口信，只是一笑置之不予解釋，大有「我行我素」之風。

其實，幸村之所以首允這次的喜事，主要是——

在當代武將當中，眞田幸村最尊敬的就是大谷吉繼。

大谷吉繼乃豐臣秀吉爲了征覇本州，派兵進攻姬路時，從遙遠的豐後國趕來加入豐臣軍的武士，當時，年還不滿十六，由於在與豐臣秀吉談論有關與毛利作戰的戰略時，所提出的見解很受豐臣秀吉的賞識！因此，當卽便授予一百五十石的年俸。

到了二十歲時，便已升爲越前五萬石的大將。

在豐臣秀吉坐陣天下的幾年當中，一向能够「慧眼識英雄」大力提拔才俊之靑年，然而，在所有受聘重用的武將當中，也唯有大谷吉繼最得秀吉的賞識與寵愛。

可惜的是，大谷吉繼遺傳了癩病的疾病，面貌已經潰爛了泰半，然而，還是受到秀吉的重用，由此可見，大谷吉繼乃是具有相當聰穎才智的武將，才能獲得秀吉如此優厚的禮遇。

原本，幸村向大谷吉繼提出，與其女兒結婚的要求時，大谷吉繼一再嚴厲地婉拒，然而，幸村却道：

「我身爲豐臣軍的武士，話旣然脫口說出再也無法收回了，請大人您完成我的心願吧！」

這時候，大谷吉繼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緩緩地從屛風背後步出，故意將那時已經潰爛不成形的老臉，露出來讓幸村瞧瞧，然後，感慨萬千的嘆道：

「如果，將來我的女兒，也和我一樣變成了這副德性，你……你不厭棄她嗎？」

這時，幸村冷漠的神情，連眉宇都不動，帶着嚴肅的口脗反問道：「假若，萬一有朝一日我在戰場上，損傷了眼睛、鼻子、四肢……那麽，您的女兒是否會嫌棄我呢？

大人！」

這句話的確是很中肯，大谷吉繼竟也不禁被他感動得老淚縱流滿面，雙膝跪伏在一席榻榻米上，哽咽地說：

「我……我的女兒的確太幸運了……」

在那個時代裏，卽使身分崇高頗負名望的貴族，關於擧行婚禮的儀式也都很簡單而隆重。

不僅如此，就是女方的陪嫁也是象徵性的。

因此，在幸村與阿次擧行婚禮當天——

大谷吉繼沿襲了傳統的習俗，讓阿次穿着雪白的禮服，頭罩白巾，同時，在脖頸上懸了一條「護身符」，然後，親自扶着她上轎出城去了。

大谷吉繼給予他的女兒，阿次的嫁粧除了衣櫃、屛風、炊具……等家具外，還有七名年輕武士隨從。

許多風聞幸村與阿次結婚的人，當天，興冲冲地蜂湧而來，然而，叫人失望的是阿次的臉上却戴着一副假面具，無法親睹她的眞實面目。

× × ×

轎隊很安然地抵達了上田領地，只要越過了千曲川河畔，便是眞田幸村的府邸了。

當天晚上，一名全束武裝的女人，倉狂地騎着馬在當地的扉門上射了一箭，箭尾縛有一帋上面寫着：

——請妳注意！今晚四更將有一陣騷動……

其實，矢之上所謂的「騷動」亦卽是在平安朝時所盛行流傳的一種奇異的習俗——

假若，武士離婚後再婚，那麽在他再婚的當天晚上，前妻將企圖毆打現任的妻子（卽是俗謂的打後妻）。

往後，某人的前妻在獲悉自已已經仳離的丈夫又再結新歡，那麽，她便從所有親戚朋友當中，挑選潑辣有胆識的女人，趁着夜裏一起手持着木棒、木刀……等武器去襲擊後妻。

此外，大多數的前妻…均會拿着許多價值高的物品來酬謝那些「參事人」。同時，很奇怪的是，男人通常也會主動地不願理會或介入這種事情中。

縱使在後妻並無接受對方的挑戰之下，前妻往往對衆人佯稱「她已經答允了」然後，從容地坐入轎內，在其他女人的慫恿、唆使下前往新婚夫妻們的府邸。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抵達當事人的新居後，所有人便將手中所攜帶來的武器，故意儘情搗毀新房內所有的家具，一直到了新娘無以抵抗，這時候，媒人才出面調停這件事，並且，甜言蜜語地安慰那位新嫁娘。

× × ×

這天，隨同阿次出嫁大谷家的七名年輕武士，發現了

那支射在門扉上的飛箭留書，當時，大為震驚，因為他們這些人後來也未曾聽過眞田幸村已經結過婚了，怎麼，這一會兒又突然冒出了一名前妻呢？眞是叫他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最後，爲了要一探究竟，只好差人前往城裏向幸村詢問事情的虛實，結果——

原來，幸村在阿次結婚之前，已經先將他的妻子打發走，沒想到他的妻子竟然糾合了親戚中的數十名女人，企圖毆打後妻。

當夜約莫四更許，一百餘名驃悍的女人，來勢洶洶地蜂湧到寺門前，但是，煞時百餘名女人却愕然嚇住，眼怔怔地停止了脚步，半晌之久無人開口說話。

因爲，在寺門前，不知什麼時候起已經站立了一名身着白衣，身旁豎了一把掃刀像是在等候她們光臨般的新娘，她的臉龐在夜光的照射下，美艷中帶有幾分妖氣，但是，當你再仔細一看時，這才發現原來她的臉上戴的是一副假面具，片刻之後，突然發出了威風凛凛的聲音：

「喂！妳們仔細聽住，眞田幸村已經娶了妻，我也是這會兒才知情，或許，是那名自稱是幸村前妻的女人胡謅，假若是眞這樣的話，那麼諸位揚言前來「打後妻」未免也太怪異了吧……難道，你們願意助紂爲虐，將幸村的妻子趕走，以作爲對幸村的最佳賀禮嗎？好吧！既然如此，妳們當中誰有勇氣就站出來吧！」

她那副優雅中又透着威嚴的神情，使得包圍的羣衆們，個個摒住氣息，不敢妄動……

二

幸村與阿次所舉行的婚禮，雖然簡單但是却異常地隆重，在轎子抵達上田城時，幸村府邸中的家臣們已經排列成左右兩行，迎接新娘入門——

嬌羞的阿次，在侍女們的簇擁之下，進入了舉行婚禮儀式的大廳堂中。

在喜宴會場，門前有綵球綵帶飄揚，大紅燈籠裏喜燭閃亮，同時，大廳內佈置得雅致寬敞，宮灯高懸，賀客盈門。新郎倌眞田幸村，與阿次的父親大谷吉繼也都盛裝，隆重而嚴肅地參與婚禮的進行。

然而，在當天晚上，由於，賀客們熱情的糾纏，新婚夫妻並沒有同房而眠。甚至於，到了第三天，兩人依然還是穿着婚禮上的白色禮服。

遲至第三日深夜三更許，幸村才得以脫身到自己的新房，同時，在新房外不知道那位「有心人」，心細手巧地在房外走廊上散落着些許飄着淡香的花兒……

當幸村踏入玄關時，發現阿次仍然頭上戴着面具。靜靜地坐在茶櫃旁等待着，茶櫃上所擺設的所有茶具全都是上等佳品。這時候，阿次抬眼看見幸村走入房裏，馬上起身沏茶，而幸村也一語不爲地默默注視着阿次。

在當時，茶道之藝已經有了正確而傳統的禮儀，同時，並不輕易地對外傳授，所以，若不是熟稔茶道之儀的人，絕對不敢輕舉妄動地步入飲茶之席以免「出醜」。

可是，幸村却將阿次端上來的茶一口飲盡，然後，伸伸懶腰打了呵欠說：

「夜深了，咱們休息吧！」

於是，幸村脫掉了衣服，露出强壯而結實的筋肉，逕自走入隔房。

一會兒之後，新娘子已換上一件綢絹的襯衣，並且，在腰間繫上一條絲緞的腰帶，婀娜多姿地步入同一睡房。

她先在榻榻米旁雙手伏地恭敬地向幸村行了禮，然後才緩緩地掀開棉被，欲鑽入其中，可是，直到現在爲止，新娘臉上的面具仍然沒有卸下。

幸村望了她一眼，喃喃地說：

「好了，現在妳可以將面具卸下……」

可是，對方却嬌滴滴地低聲回答：

「不！請你原諒，還是等到明日早晨祝儀完畢之後，再卸下面具吧！」

或許，新娘不願在今夜前，將自己醜陋的面貌在幸村的面前顯露出來，以免使其失望吧！

自然，幸村也只好聽從她的意思，不再堅持。

片刻之間，幸村已溫柔地將新娘擁抱而起，他突然發覺對方的嬌軀，却出乎意料的沈重，而且柔軟肌膚的彈性上，却還有着因害羞而發出的顫抖。

瞬間，幸村在嬌軀上游移的雙手，已經將新娘襯衣上的腰帶解開。片刻，當幸村凝視着眼前如雪般白皙柔嫩的肌膚時，憐惜地喃喃自語道：

「這是將來欲傳眞田家後嗣的玉體，此後必得小心地呵護、照顧才是……」

說完，又像是憐香惜玉般頻頻地給予輕撫……

新婚之夜——

不知究竟是沿習了那一個時代的禮儀，凡是武士們在新婚之夜時，必需與妻子發生三次親密的行爲，同時，身爲妻子的人必需忍受丈夫的種種舉動，而不能加予婉拒或呻吟地叫着。

這種習俗也是武士們的一種武士精神。

武士，不僅只是平時要注重威儀，就是夫妻之間也需要如此。本來，夫妻同寢爲的是傳宗接代，因此，一向以

剛硬操守爲本的武士，也必需克制自己的情感，爲了後嗣發揮出男性强烈的「精力」。

身爲武士的眞田幸村，在新婚之夜仍要遵守着自古沿習下來的「武士道精神」，結果，片刻之後，便已疲憊不堪地昏昏入睡了。

幸村剛入睡不久，他的意識却如遭到白刄的襲擊般淸醒了，這時候，原本睡在懷裏的妻子已經走離被席，坐在一間距離遠處，將頭上的面具摘下來放置在大腿旁，悠然微笑地注視着幸村。

但是——眼前這名女子的面貌並非是外傳那麼醜陋，相反地，在冷漠中還稍有幾分妖艷，細長如柳的眼睛，高挺的鼻樑以及可堪喩蓮花的紅唇……可是，像這麼完美無暇的面貌，却是在無意間自然流露出冷然的神采，叫人不敢輕易地冒犯她。

「妳…妳究竟是誰？」

幸村翻身躍起，睜大了訝異的眼睛愕然問道。

「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受人之託？是誰？」

「就是大阪城內的侍女們。」

「妳也是忍者嗎？」

「嗯！是的——」

原來，大阪內的年輕侍女們，不滿眞田幸村與「天下第一醜女」——大谷吉繼的女兒阿次結婚，因此，專誠聘請了這名女忍者，以搶新婚的「初夜之喜」。

幸村縱然對那些侍女們的行爲勃然大怒，但是，不知道什麼却反而對這名女忍者產生了微妙的感情。

本來，身爲忍者，是不允許論及兒女私情，再說與一名毫無感情的男人，在初次見面後便得獻身予他，若非是下了相當大的決心，委實很難辦得到，更何況這名女忍者還是「處女身」。因此，可想而知，當她被幸村擁抱的那一瞬間，全身猛然的顫抖並非佯裝出來的動作。

雙方如窒息般地沈默了片刻之後，幸村方才鎭靜地問道：「妳的芳名是——」

女忍者默然未語，只用纖細的指頭在榻榻米上劃着「眉花」兩字之後，又冷然地坐在原地未動。

「眉花」這個名字的確與這名外表妖艷美貌的女忍者頗爲相稱。

幸村頷首說道：

「我會記住妳的名字……現在，妳走吧！」

女忍者仰起螓首注視着幸村道：

「爲什麼——你不責備我呢？」

「責備？哼！那也於事無補呀！」

「可是……我破壞了你們的洞房花燭夜……」

「遲早我與阿次總會入洞房，問題是妳昨夜失去貞操，這樣對妳更不公平。」

「不！其實——多年前我已深深地愛慕大人，所以，這件事也是我自己心甘情願，大人不必覺得歉疚」

「嗯！那妳快走吧！」

幸村凝視着眉花，嚴肅地喝道。

於是，女忍者眉花向幸村深深地鞠了一躬，遂悄悄地消失在玄關外。

眞正的新娘阿次，昨夜在隔房裏不知什麼原因，竟然糊里塗糊地昏昏睡着了。

× ×

現在——

幸村扔入火爐裏燃焚的長信，就是那女忍者送來的第一封也是最後一封信函——

三

當年，眉花辭別眞田幸村離開了上田城後，並沒有潛返大阪城，而是回到自己的故鄉——木曾的寢覺牀。

木曾河岸原本是木曾川中地形最爲狹窄的部分，因此，久而久之，竟然形成了天然的瀑布，水流湍急，同時，由於樹蔭深掩等的因素，使得河水神秘的黑藍色，猶如一處深潭，奧妙不可測。在河岸兩旁均聳立了幽古的巨岩，而每塊岩石的寬度約二至三間，儼若屛風般地矗立在瀑布的左右兩岸。

深居在山林中的人，往往爲了河川兩地的交通，而利用較粗的繩索，架在河流兩岸以便行人往返。

沿着瀑布下游的河岸，散落着各種奇形怪狀的岩石，如突出河中的方形板石，高聳在岸上被稱爲屛風岩石的巨石及疊岩、屋帽岩……等。

出生還未滿三個月的眉花，卽是被遺棄在這片荒岩怪石雪中。

後來，被一名林中的山地人發現，將她拾起送往臨覺半山腰的臨川禪寺內。

很不幸，該寺的住持良仙認爲若是名男嬰便可以住在寺內由其撫養長大，不料，她却是名女嬰，因此，良仙便想還是將她託由別人去哺養這名女嬰。

恰巧，當天夜裏到了深更時分，有一名自稱居住在對山的木曾三郎，出現在寺內，和善地向良仙表示，願意哺養這名女嬰——眉花。

這時候，良仙始憶及曾經傳聞過去曾有一名木曾義康的武士，英勇地駐守福島城，與甲州的武田信玄，以及織

田信長長期地作戰，結果持續多年之後，雙方仍然不分勝負。後來，木曾義康為了擴張木曾軍的威勢，遂派遣他的弟弟學習忍術，並長年地居住在這座深山裏。因此，現在良仙很樂意讓木曾三郎來領養這名棄嬰。

當良仙將女嬰抱予木曾三郎時說道：

「她是名女孩子，恐怕無法為忍者吧！」

然而，木曾三郎卻笑着搖搖頭說：

「不！我有信心將她培養成一名武藝精湛的忍者。」

「…………」

從此以後，約有十五年的時間，良仙再也不曾見過眉花，直至某日淩晨——

當良仙站立在禪寺內，瞭望着寢覺牀那一望無涯的叢林時，突然發現，有名少女背負着一包白色的蔴袋，在粗繩上如履平地般，迅速向寺廟飛奔過來。

僅僅轉眼工夫，那名女子已經跳上巨岩，停立在良仙面前，只見她一頭青絲如黑緞般披於香肩，一雙雪亮動人的明眸，確實美得叫人昏眩。

少女身形甫頓，玉腕輕抬已經將背後的蔴布袋解下來，原來那裏面裝的竟是一具屍體……

同時，轉身向良仙淡淡地說道：

「木曾三郎已經死了，我遵從他的遺囑將他的屍體帶來貴寺，請您將他葬於寺廟內……」

這時候，良仙才驀地恍然大悟，原來眼前這名妙齡女子，亦即是當年他親自取名為「眉花」的女嬰，想不到滄海桑田，一晃眼已經十五年了，當年的女嬰也已經長得亭亭玉立，良仙彷彿有萬千的感慨般，愕然地注視着她。

當天晚上——

良仙與眉花合力將木曾三郎的屍體葬於寺廟的後山裏，同時，在良仙的允許之下，眉花也暫時留宿在寺內。

但是，眉花對於良仙懇切的問話，只投以冷漠的回覆。例如，良仙曾經問她：

「在這十五年裏木曾三郎是如何將你撫養長大？」

「…………」

「木曾三郎是否已傳授妳忍術了？」

「嗯！只有膚淺地學了一些。」

眉花對這名十五年前，曾經救過她性命的老僧已經毫無印象。然而，良仙對她這種冷漠的態度並不加以責備，因為，說不定在她的記憶裏，從來就沒有「良仙」這個人的存在，而無怪乎她對自己的態度會如此冷漠。

現在，由於福島城已經不再是屬於木曾氏的領土，因此，良仙也無法令眉花返回福島城。

原來，當年木曾義康的長子——木曾義昌，與其父親同樣是一名智勇雙全的武將，雖迎娶武田信玄之女為妻，但是，一俟武田信玄死後，義昌遂即與勝賴發生了激烈的摩擦，後來，又加上與多年的宿敵織田信長結為盟友，致使勝賴勃然大怒，從此兩者正式起了衝突。

天正十年，武田勝賴遂即派典廐信豐前往攻打木曾義昌，不幸，大軍卻為義昌輕而易舉地擊潰敗走，最後，武田勝賴只得親臨督戰攻討義昌，卻也一併被義昌所擊敗。

自武田氏家滅亡之後，木曾義昌便接受織田信長的俸祿，擁有筑摩、安曇兩地。

但是，在豐臣秀吉握有天下之大權後，唯恐木曾義昌的威勢過分龐大，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力，於是，便令其遷往下總國。因此，義昌便駐守在下總國的蘆戶，每年安穩地領有一萬石的薪俸，以享殘年。

永祿四年，木曾義昌去世。

其子，木曾義利飄流淪落在予州，結果行踪不明，從此，再也沒有人發現其踪影了。

× × ×

原本，良仙有意將眉花下嫁為威勇武士之妻，但是，卻苦於無法覓得適當的對象，最後，只好勸其前往豐臣家，權充女侍一職。良仙以為，唯有在豐臣家才能讓她發揮出木曾三郎所傳授的忍術，也唯有在那種環境裏，才有機會遇見聞名於世的武將。

良仙將其意圖向眉花表明，眉花欣然同意。隔天，眉花便動身前往大阪城，寄身豐臣家當女僕。

三年之後，眉花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因一件「義行」而名聲大譟。

事情是這樣的，某日，有一身材魁梧的瘋漢，闖入妓院，張牙舞爪地揮動着手中掃刀，駭得院內的鶯鶯燕燕個個花容失色。

當即，眉花獲悉此事之後，不由激起義憤，遂急急奔至現場，挺身而出，企圖空手擒住這名瘋漢。

圍觀的妓女們由於不忍心目睹眉花橫死刀下的慘狀，紛紛閉起眼睛……

誰知，眉花苗條的身形卻如乳燕投林般，縱身一躍，曼妙地飄落在瘋漢手中的掃刀刀柄上，旋即，立掌如刀，快若電光火石般劈向對方印堂之間——

只聞瘋漢一聲悶哼，身子往後一仰，當場便斷了氣。

未久，眉花除了受到同伴們的讚譽外，更獲得淀君的召喚，賜予為數不少的服飾，並提升為「侍女」。

由於，眉花在淀君的面前，堅持不肯透露出自己的身世來歷，也不願再度施展其忍術，因此，始終是作名平平凡凡的侍女！

×　×　×

這一次，由於侍女們均不滿年輕俊俏的眞田幸村，欲娶大谷吉繼之女爲妻，所以，便設計讓身懷卓越忍術的眉花，以「偷龍轉鳳」的手法，取代那名醜女阿次，欺瞞眞田幸村的耳目，與其共渡花燭良宵！

其實，眉花也與其餘的侍女們同樣，早就悄悄地暗戀着眞田幸村的風采，只是，不便向人表明罷了！

四

眉花潛返寢覺牀之後，當卽跪伏在木曾三郎以及良仙的墳前默禱良久——

然後，又再度行走在闊別五年，未曾走過的繩橋上，悄然地消失於幽深的密林中。

十個月之後，深秋裏的某一日——

距離寢覺牀五里遠處「野屁」的山路間，一名武士緩緩地行走着。

原來，這名武士乃是三富野城中木曾義仲的後裔——三富野兵庫助，方才從福島辦妥事情返抵三富野城。

木曾沿途盡是崎嶇多折的山路，同時，也是名聞全國內深山裏的幽谷。其中，從野屁到三富野之間的路徑，尤爲險峻陡峭，每逢旅人行走其間往往都是提心吊膽，苦不堪言。在沿着木曾川急湍奔流河水上的懸崖峭壁間，通常是以樹篠紮緊的木板作爲往返於山腰上如屛風般聳立的橋樑。

連續峯廻路轉疑是盡路之後，前方又出現了一座已經微微傾斜的木板橋，橋下卽是「轟隆隆！」作響的急湍奔流。

兵庫助鸞不在意地穿過木橋，當他從橋上探首下望時，不禁心中一驚，因爲急流之中突出的兩塊斑黑的岩石縫中，正有一怪異的物體，在水中打轉。

「啊！」

兵庫助定睛一看，不由得發出了一聲驚叫。

原來，在水中打轉兒的是一只浴盆，盆內一名渾身赤裸的嬰兒，正手舞足蹈地在號啕大哭哩！

兵庫助迅急脫下外衣，解開繫在腹際的腰帶，將其一端與刀柄上的布帶銜接在一起，然後綁在木板橋上，一手握緊腰帶的另一端，緩慢地從絕壁上攀援而下。

從尖俏的崖壁到水中的岩石，約莫有一間遠的距離，兵庫助敏捷俐落的動作，瞬間已經翻躍至其中一塊黑岩上

——哎呀！還是個男嬰哩！

這時候，那名嬰兒早已經被凍得四肢發紫，不停地發出痙攣般的顫抖。

——說不定已經無救了，可是……

不過，兵庫助還是將那名男嬰救起。

×　×　×

黃昏時分，兵庫助方才抱着那名男嬰潛返府邸。

當他一脚踏入玄關時，不等他的妻子開口，兵庫助已將事情發生的經過向她娓娓道來，同時，將躺在自己懷裏的嬰孩遞給他的妻子。

兵庫助的妻子，遂卽命令女僕立刻磨製糯米汁，並且，親自餵哺。

兵庫助端視着嬰兒使勁地吸吮米汁，這才鬆了一口氣，臉上不禁露出欣慰的笑容，喃喃說道：

「可能是御嶽權現神憐憫咱們夫妻倆膝下無子，所以，才將這名男嬰賜給我們，今後咱們更應該悉心地照顧，將其撫養成人才是。」

「…………」

×　×　×

幾日之內，三富野府邸的主人——三富野兵庫助從木曾川中撿獲一名男嬰的消息，已由旅人的口中傳到遠處的岐阜以及鹽庇。

然而，兵庫助夫妻的喜悅只是一霎那——

在他們領養這名嬰孩還不滿一個月的某日深夜裏，兵庫助的妻子在睡夢中突然驚醒，她發現原來睡於身旁的嬰孩已經不翼而飛了，在枕邊留有一張紙條，上面以工整而又文雅的字句書寫着：

「傳說，猛虎會將自己生下的幼虎，推落千双之斷崖下，若幼虎能够僥倖不死，那麼才欲將其撫養長大。武士之子同樣也需作這種試煉，假若，能够在瀕臨死亡的邊緣大難不死，這就表示他是塊可造之材。如今，我的兒子能在艱險的試煉情境之下幸運地爲你們所救，莫非是天意。他的父親卽是當今國內聞名的武將，這也是我引以自豪的一件事。俗云：鳳凰在卵中已經有了超逸的氣質。您們夫妻倆善心收養我兒子的恩情，猶如山高水長，小女子將永遠銘刻在心，盼今世能有機會報答……」

原來，將男嬰放置於木曾川上的是眉花！

那名男嬰卽是眉花與眞田幸村經過「一夜夫妻」之後，所生下的骨肉。當眉花確知自己已經懷孕時，曾經不斷地向諸神祈求，希望腹中的胎兒是名男孩，果然，她生下的是名男嬰，因此眉花在狂喜之餘，遂下定決心，要將這個小孩培養成如眞田幸村般的勇武之士。也正因如此，所以，才忍心讓他歷經這種嚴厲的試煉。

眉花將抱回的兒子命名爲「大助」，並且，決心讓他接受比自己更嚴格的訓練，

眉花她更是晝夜不分地積極督促大助學習武藝。在大助三歲時，便已經讓其與小熊打鬪，用以觀察其膽識。

學習忍術的人，在修練期間雖然明知有性命之危，也絲毫不能有所鬆懈，必須完成一般人認爲不可能的技能，這也就是學習忍術的精神所在。

忍術修練的種類包括了劍術、游泳、易容、隱身（五遁之術）催眠、氣合、飛躍、攀登、速步、潛伏、斷食、不眠、睡眠調節、療法，鳥獸的鳴聲，虛實轉換之術等。

一般人只要學習其中之一，便已經覺得困難重重了，更別說是所有的忍術。

例如，忍術中的隱身術必需具備「三無」的功夫方可（無色、無臭、無聲）其中無聲，就是連呼吸聲也不能發出，同時，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得發出脚步聲。

在修練「調息」的忍術時，首先在鼻尖垂吊一根羽毛，修練者在訓練時，必需克制自己絕不能使羽毛因呼吸而舞動。修練此法的訣竅，在於運用腹部「丹田」的功能呼吸，而非一般所使用的鼻腔呼吸法。

古時候，據傳有很多習武之士在作「調息」忍術的練習時，通常將他們個人的注意焦點，集中於脚跟使能鎭定心神以臻於專注。

其次，有關於「忍術步伐」的訓練，乃是使習藝者在弄濕了的宣紙上行走，同時絕不可以使紙張有絲毫的裂痕，如此，才能成功地達成這種訓練。

此外，還有不勝枚擧的忍術，例如：

故意令自已全身的關節脫落，如此一來無論身體遭到怎樣綑綁，也能夠輕而易擧地脫身逃逸，亦即是縮骨法。

再者，如每天以四十或至五十里的跑程，無聲無息地從山間高處如鴻毛般飄落下來，而身體絲毫不受損傷。

忍者只需在口中銜住一支竹管，便能夠一天二十四小時長期地潛入水底中……同時，也可以對自已施以催眠術，在喪失了感覺意識之後，就是燒灼了他的指頭，髮膚也不覺得有異等。

總之，凡此所列擧的忍術，皆在訓練忍者能夠擁有如鷹般的視力，如兎般的聽覺……等靈活而敏捷的功夫。

× × ×

眉花雖然施以殘忍且幾近乎苛刻的方法來訓練大助，但是，大助却能夠忍耐住種種痛苦，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母親所給予最嚴格的訓練。

五

因此，到了大助十五歲時，眉花便已將自己所學的技藝，傾囊授予他的愛子大助。

大助在其十五歲生日的慶宴上，坦然地告訴眉花：

「母親！我想以妳親傳給我的秘笈，與天下一流的武藝家來較量高下，妳認爲如何？」

眉花暗忖一番，欣然答允了大助的要求。

在隔天凌晨，大助就迫不及待地從家裏出發，臨行前，眉花一再地囑咐他，絕對不可以使用眞刀與人比武。

因爲，眉花心裏十分明白，天底間能夠以眞刀捷取大助的武藝家比比皆是，如果，大助放棄眞刀的比試，那麼，即使在身臨危險時，也能夠乘機逃難，反之，倘若，大助以眞刀比試，輕者身負重傷，重者連性命都沒了。

一個月之後——

某天晚上，眉花剛在野外獵獲一隻花鹿，從外邊返回家裏，當她單脚跨入玄關時，望見大助正坐在火爐旁，雙目凝視着爐中的火焰出神……

那一瞬間，眉花突然在大助的身上，意識到過去所沒有的男人特有的風采，而產生了異樣的迷惑。

母子倆只相視了一眼而無任何對話。

過了半晌，眉花才開口問道：

「大助！你這幾天究竟去了那些地方？」

「伊賀！」大助只以簡短的兩字答覆他的母親。

…………

眉花並沒有再詢問他與那一位武藝家比鬪，而大助彷彿也不願再提起這件事似的，兩眼又繼續地凝望着爐火。

翌日，當她在屋內整理衣物時，突然在大助的包袱裏發現一顆「牙齒」。

眉花自忖或許是大助爲了證明他已經獲勝了，而故意帶回來的紀念品吧！所以也沒有向他追問。

十天之後，大助又向眉花稟明，希望出去尋求比鬪的機會。同樣地，這一次也是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才返回。

這一天約莫凌晨時分，當眉花醒來時發覺屋後傳出舀水的聲音，連忙躡手躡足地從榻上爬起，伸手掀開垂簾——

赫然發現，光裸着身子的大助，正提着一桶水往自己的頭上淋下，在淡朦的濃霧中，隱隱約約地露出了結實、魁梧而又性感的身體。

眉花凝視着大助健壯的身軀，霎那間，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莫名的顫慄……

眉花興奮而踉蹌地跌回到床上，當她瞑閉着雙眼時，腦海裏又浮現出大助那魁梧的身形，這時候，恰巧大助也踏入屋內，眉花在尷尬的情境下，才又佯裝着剛睡醒般帶着惺忪的神情從床上爬起來。

眉花喃喃地問大助：

「大助！這幾天你去了什麼地方呢？」

「噢！只是到甲賀。」

「…………」

這一次，眉花又在大助的包袱裏發現兩顆泛黃的牙齒。大助雖然自幼卽與他的母親眉花居住在一起，然而，長久以來，他們母子倆一直過的是沉默寡言的生活，而眉花對大助心理變化的歷程，可說是所知無幾，一旦大助長大之後，眉花更是摸不透自己的兒子究竟是些什麼。

至此，眉花不禁爲自己答允大助出外與他人比武之事感到懊悔不已。

十五年來，眉花初次感覺到大助已經是一位「大男人」，在已往那段漫長難捱的歲月裏，眉花幾乎已經將自己身爲「女人」的身分遺忘殆盡，雖然此時又思及男女間的私情，在外人的眼裏是一種羞恥的行爲，但是，一旦想壓抑這種情感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同時也基於這種異樣的感覺，而使得眉花再也無法與大助同居一室，因爲在她的內心裏，已無法壓抑住那股可怕的「衝動」每當她注視着大助時，那股衝動的力量總是搖撼着她的身心。

而大助是否已經察覺出母親的這種異常的心理呢？

日子在平靜中一天一天地捱過——

大助並不曾再向眉花，提出比武的要求。

在入秋時節的某一天凌晨……

眉花望着大助高大的身影問道：

「大助！你不打算再出去了嗎？」

「嗯！」大助不以爲然地露出了冷笑道：

「哼！尋遍天下再也找不出能够勝過我的人，前次，在伊賀地，我只以一根指頭便輕而易舉地刺破伊賀首領——神後月雲齋的咽喉。稍後，在甲賀地，也將自稱爲龍虎二傑的仙場半平太以及由淵太郎雙目毀瞎。哈哈……至此我的武藝已可號稱爲天下無雙了……」

「不！大助你千萬不可過於傲慢……」眉花看見自己的兒子如此狂妄，不禁以嚴厲的口脗訓斥着：

「天底下，能够勝過你的忍者多如牛毛……」

「噢！在什麼地方？」

「例如，在伊豆——」

「伊豆？伊豆的什麼人？」

「相馬玄夢齋——」

原來，相馬玄夢齋乃是小田原北條家忍者的總頭目。

在天正十八年正月，豐臣秀吉率領着水、陸兩軍，大概是四十餘萬名的軍隊，進兵討伐小田原北條家。當時，

相馬玄夢齋卽奉了北條家一名智將北條氏規之命，堅守氏規的居城——伊豆韮山城。

豐臣秀吉率領軍隊攻討伊豆之勢，幾乎可說是所向無敵，短短幾日之內已攻克了伊豆國，但是，在小田原北條家陷落之前，唯有韮山城是豐臣秀吉無法突破的山城。當時，圍攻韮山城的豐臣軍大約有四萬餘名，而由相馬玄夢齋所率領困守韮山城的士兵尚不足兩千。由此可見，相馬玄夢齋是個多麼出類拔萃的武將。

在開戰之時，北條氏政尚仍憂心如焚，擔心韮山城的防禦陣容是否足以抵抗豐臣軍的攻勢。因爲，韮山城對伊豆國而言，乃是其軍防重陣，一旦韮山城失守了，那麼各處防守的陣容也勢必將一一被攻陷。

在這種情況之下，北條氏政不得不向其手下一名大將北條氏規探詢：

「氏規！韮山城若僅以兩千名兵卒來駐守，恐怕不太牢靠吧！」

然而氏規却頗有勝算地笑道：

「主君請寬心！韮山城的統率者乃是相馬玄夢齋，若依他的能力而言，只以四名士兵也能够將城守住！」

情勢上確實也如此，豐臣軍雖然是聲勢浩大，勇猛無比，但是對韮山城的防禦却無可奈何，在無法攻破韮山城之餘，他們只好轉而向城南的天狗峯進兵，毀其兵營，潰其兵卒，可惜僅只佔領了一天便又被擊退了。

當初玄夢齋在奉令堅守韮山城之後，便運用了各種巧妙的方法鞏固城池，不僅如此，還率領了守城的士兵殲滅敵軍約莫六千餘名。

…………。

相馬玄夢齋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忍者。

在垂暮之年，他獨自隱居在下田附近伊豆的崎岩殿山林中，據傳，其修練出來的忍術仍不減當年。

現在，眉花告訴大助有關相馬玄夢齋的生平，主要的是想激勵大助勇於向其挑戰。

果然不負眉花的期望，大助在聽完了母親對玄夢齋的描述之後，眼中不自覺流露出烱烱的神采，喃喃自語：

「嗯！我決心向相馬玄夢齋挑戰……」

翌日，興奮而自傲的大助，在眉花的目送之下，往伊豆出發了……。

六

凝望着大助逐漸遠離的背影，眉花却突然產生了不祥之兆，冷然無助地默默向上蒼祈禱——

秋高氣爽的季節，猶如過眼雲煙般很快地消逝了，緊

跟着是一連串嚴寒的多日。

眉花鎮日憂心忡忡地圍坐在爐旁，凝視着爐中熊熊的火焰，聆聽着冰雨敲打着屋簷，發出清脆而單調的聲響。

吹襲在木眞山路間的寒氣，有時就像是「索債鬼」般咄咄逼人，尤其是，偶爾從板壁細縫侵入屋內的寒風，更是叫人筋骨爲之凍僵。往往林間的野鹿也會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裏，忘怯了獵人的追捕，而主動地敲叩鄰近茅舍的門扉，以便於能够入內取暖。

眉花注視着眼前一片白茫茫的雪景，不禁爲自己將大助送往伊豆而懊悔不已。

這一天，到了三更半夜時——

睡在爐旁的眉花突然醒了過來。

下意識裏，趕緊將門扉打開。這時候，混身覆蓋了雪花，儼像是「雪人」般的大助，已在開門的霎那間倒臥玄關處——

眉花這才看清楚，大助混身上下傷痕纍纍，震愕的眉花原想奔去扶持，誰知，向來好勝的大助，推開了眉花的手，身體勉强支撑着爬起來跛入內室。

眉花俯視着依靠在爐旁的兒子，萬分憐惜地問：

「大助！你使用了眞刀？」

「嗯！如果我不以眞刀比武，根本無法取勝於他……」大助帶着不耐煩的口脗回答着眉花的問話。

凝視着眼前這時飽受創傷，與先前簡直是判若兩人的臉龐，眉花不由然地感慨萬分。瞬間！當她關懷地想爲大助卸下外衣時，大助却如發了狂般用力掙脫了她的手。

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着實令眉花感覺詫異！

驀然，大助故意將視線從眉花的眼前移開，但是臉部痙攣的表情却仍然無法逃過眉花的凝視，大助帶着微顫而呻吟地說道：「雖然，已經贏了可是……」

頓時，大助已緩緩地從蓆上站起來，呆滯的眼神凝視着爐火，一邊伸手脫掉衣服……

「啊！」

望着大助年輕而又結實的身軀，眉花却愕然驚叫一聲！原來，在大助的下體，從股間到大腿之間留有一道明顯而醜陋的傷痕，而這條傷痕是因爲「男根」已被割除……

剎那間，母子兩人猶如雕像般，僅只是默默地注視着對方。在這個時候，這種情形之下，誰也無法說出半句話來。

時間在冷颯的寒夜裏悄然溜走，約莫半晌之後——

眉花像是突從驚夢中醒來般，踉蹌的走入室內，取出來一只紅碗，碗裏裝盛着濃稠黝黑的熊油。

眉花將碗端至大助的面前，先是望了他一眼，接着，

默默地舀起熊油塗抹在大助的傷處。

而大助原只是緊抿起雙眼，讓母親爲自己撫傷，但是，當眉花反覆幾次將熊油揩在傷口後，大助却突然開口朗聲叫嚷：「媽啊……」

「——」

眉花先是一怔，然後放下一雙沾滿了油漬的手，盯視着幾近悲鳴的大助。

「爲什麼不能讓我嚐到與『女體』在一起的滋味?!」

「……………」

眉花不由地大吃一驚，原來，大助早已經看穿了她的心境變化。

「……我……我永遠也無法獲知那種『滋味』了。」

大助那淒涼而悲慘的喊聲，字字如利刃般地刺痛眉花的心底。爲人之母，何忍見到自己的兒子遭到如此慘遇！

——幾日之後，眉花將一封信交予大助，並且對他說：

「大助！你快將這封信送往當野山麓，九度山的眞田幸村吧！」

「爲什麼？」大助困惑不解地問道。

「因爲……因爲眞田幸村正是你的父親……」

眉花至此，才將大助的身世對他說明。

× × ×

現在——

眉花在送走大助之後，自己已自盡了斷其一生。

原本，眉花以爲大助將那封信交給眞田幸村之後，他的父親能够挽回並改變他的機運。然而——

大助却僅只是央託他人將信送交眞田幸村的手中，而他自己則根本未抵九度山。也許，現仍然滯留京都或大阪城內的街坊上。

對一名擁有超羣忍術的人來說，一旦喪失了男人的「資格」而企圖以各種惡毒的行爲，作爲報復的手段。這種變態的心理，並非是尋常人所能想像得出！

——唉！希望……佐助能够將他帶回這裏……

幸村凝竚着爐中已被燒爲灰燼的信紙，心中喃喃地盼望着。

後藤又兵衞

一

慶長十一年早春。

一日，約莫黃昏時，有一個如飛矢般的座騎，趕到後藤又兵衞的居城——筑前小隈城來。

在座騎上的是一名連脚都無法勾及蹬帶的十二三歲小童，也就是後藤又兵衞的兒子左門基則。

左門基則是在三年前由黑田長政主君聘請爲福岡城的一名侍從。

雖然，福岡城到小隈城之間不過五里的路程，左門基則一口氣從五里外奔回小隈城，此時不免覺得氣喘如牛，但是他那副雄姿以及冷寞的神情却令人望之生畏。左門基則在城門前勒住馬韁，肅目嚷道：

「開門！」

站在老遠處便已認出是左門的家臣們，隨着左門的喊聲，已快步將城門推開。

家臣們尚未來得及與左門寒喧，左門便已經騎着座騎衝向天守閣，在一扇木門前，翻身躍下馬騎，伸手將木門輕輕地推開，然後躬身跪伏在玄關處，向他的父親稟告：

「左門因有急事，故急刻回來向您通報……」

這時候，後藤又兵衞正蹲坐在屋內中央閱覽兵書。聽見左門的聲音後，立卽回轉他那六尺七寸的巨體，望向玄關處風塵僕僕的左門。

然後，以溫和而又不急不徐的聲音問道：

「左門！你未獲主君的允許便私下回來？」

「嗯！是的，父親。」

「爲什麼？」

「近日主君從京城延聘金剛大夫舉辦能樂（一種古典劇）同時，還差遣我主司小鼓之敲擊，我原向主君稟告不願作那種卑微的工作，可是主君的命令不得違抗，所以，我便只好勉强地爲他們奏了一曲，可是……我心裏直感覺得不痛快，所以便回來了……」

「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好吧！」

又兵衞凝視着左門，微微地點了點頭。

左門基則不愧爲揚名天下一世豪傑之子，雖然年僅十二、三歲却已擁有大將之風，不甘受主君的侮辱。

但是，有一點却是左門萬萬所想不到的，那就是當後藤又兵衞獲知，左門未得黑田長政的允許便私下從福岡城

回來時，卽在心裏作了重大的決定。

——終於，到了離開黑田家的時刻了……

事實上，多年來黑田長政與後藤又兵衞之間的隔閡，也基於左門這次的行踪而更加明朗化。

但是，又兵衞並沒有向左門揭穿這件事情的眞相，而只是以命令的口脗道：

「這兒你沒的事，下去吧！」

辭別了父親而步出天守閣的左門，頓時，像是受盡了滿腹委屈般，揮起衣袖擦拭着淌在眼角裏的淚水……

左門以蹣跚的步履，進入了亡母的起居室內，端坐了起來，室內依然飄忽着淡淡的清香，這使萬念俱灰的左門，不禁思念起他的母親。

片刻之後，左門猛然吸了一口氣，隨手將懷中的短刀抽出，並將衣襟掀開……

當左門將刀鋒指向腰腹時，突然，從身後降下一柄鐵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他手中的刀双抖落——

「傻瓜!!爲了那麼丁點的事情，竟然連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

原來，後藤又兵衞悄然尾隨左門進入這間寢室內。這時候，阻止左門自決的又兵衞，已一個箭步立身在左門的面前，並且，大聲叱道：

「好吧！左門，既然如此，那麼萬一到了該死的時候，父親自己會告訴你。」

「是的，父親……」左門頹喪地低着頭回答。

「唉！君無君儀，臣自然也毋須向其稱之以禮。我——後藤又兵衞自幼便承蒙如水軒樣（卽黑田孝高）大人的厚愛，視我如他的長子長政同等的待遇，其撫育之恩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原本，我打算今生今世將爲黑田家賣命效勞，現在……唉！欲報之恩尚已足矣！何況我對一萬六千石的俸祿猶如棄之敝履。左門！明日一早咱們父子便離開小隈城，自此以後，浪跡天涯四海爲家……」

後藤又兵衞無限感傷地說着，不自覺爽聲大笑。

二

後藤又兵衞原本不屬於黑田家的家臣。

當年，他的父親新左衞門基國，與被稱爲小寺宮兵衞的黑田孝高，同屬於小寺政職的武士。自從基國病歿之後，他的兒子，也就是後藤又兵衞便由黑田孝高所領養，將其與自己的兒子黑田長政，視如同等的地位，一起將他們撫養成人。

因此，對後藤又兵衞而言，絲毫也不將自己當作是黑田家的家臣。

但是，黑田長政並不如此想，相反地，在他的心底早已不滿父親對又兵衛如此地疼愛以及信賴，久而久之，自然便對又兵衛萌生了强烈的妬意。

這時候，豐臣秀吉已擁有九州之權，並且封予黑田孝高豐前十八萬石。但是在其統治之下，九州內各地原本佔據有領土的盜匪土豪仍是不肯歸降於豐臣家。

其中，尤以宇都宮中務少輔鎮房佔了城井谷，並在該地作威作福，最令秀吉引以爲憂。

有一次，黑田長政爲求好心切，竟不聽從父親的阻止擅自率領千餘名兵，前往攻討城井谷的賊寨，然而，事與願違，雖然他反反覆覆地七度襲擊山寨，却依舊無法將其攻陷。反而，在一次狂風暴雨的夜裏，長政所駐守的營地被那幫賊寇所襲，最後只留下了長政以及二十餘名倖存的兵卒潰敗而逃。

由於長政在率兵出發之前，曾經揚言必將擊走土豪，這時乃更加覺得無顏回去謁見江東父老，在失望懊悔之餘，長政親自將自已腦勺後的髮髻砍斷，並且誓言永遠將隱居在林中古寺。

多年來一直尾隨長政左右的部屬，也均紛紛學習他們的幼君，自幼將髮髻砍落。

當這件消息傳入中津城內，衆臣的耳朵裏時，大家爲了想替長政解決厄境，不免紛紛議論。

突然，却只聞後藤又兵衛爆出冷然的笑聲。

「又兵衛兄爲何發笑?!」

當卽，便有一名重臣加以斥止。

可是，又兵衛却是蠻不在乎地答道：

「勝負乃是兵家之常事，今輸明勝。只需將敗北當作是警惕自已的一次教訓，時常對戰敗的事加以檢討反省，則不怕將來沒有戰勝的一日，一次戰敗便剃髮爲僧，這種行爲也未免太沒出息了，倘若，每次吃了敗戰都以落髮來懲罰自己，那麼恐怕在死的時候，還只是一名光頭和尙哩……」

黑田孝高聽了又兵衛的闡釋之後，很是贊同他的看法，但是，當這個消息傳到了黑田長政的耳朶時，却令他勃然大怒。

到了天正十七年，黑田如水軒孝高，因鑑於年事已高，便隱居山林，同時令其世子長政繼承其衣鉢，如此一來，又兵衛自然變成了長政的家臣了，然而，長政却並無對他採取家臣的態度。

直至天祿年間，太閤秀吉在遣兵征討朝鮮時，令又兵衛擔任豐臣軍的前鋒兵隊。果然，又兵衛不負太閤的重望，凡其所到之處，均能將敵軍逼得節節敗退，截取諸城的

領地。

當大軍攻克晉州城時，對於後藤又兵衛的驍勇善戰，就連豐臣軍著名的武將加藤清正，也爲此猛加贊賞不已。

就在這個時候，黑田長政眼看着又兵衛的聲勢日漸高張，却使得他感覺到身爲主君的立場日漸銳衰，而逐漸地不再對仕途感到興趣。

有一次，當長政率領了三千名精銳的士兵，與明國大將解生所率的數萬大軍對峙時，雙方由於兵數相差懸殊，長政所率的兵隊自是處於下風，無論他如何的作孤軍奮鬪仍然無法突破重圍。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從鄰近的叢林中，傳出來喧噪的吶喊及槍砲聲……

頓時，解生還以爲是日軍大批人馬潛伏在林中，暗忖勢不相敵，立刻下令退祛大軍，這時候，長政趁機行動命其部隊突襲解生所率的明國大軍，終於衝出了突圍。

事實上，解生所以爲的日本大軍，只不過是又兵衛率領了約莫五十餘名士卒埋伏在林中，而故意誇大佯裝有大軍潛藏在叢林裏。

此外，還有，正當黑田軍的前鋒兵隊採取了迂迴的戰術，在其與敵軍短兵相遇時，刹那間，雙方殺喊聲震遍整座山林。

這時，又兵衛側耳傾聽了片刻後，高嚷：

「糟啦！我軍恐怕要遭敗戰……」

長政聽了頗不以爲然，大聲叱咤：

「哼！你不親自臨陣，何以視出我軍輸了呢？」

「唉！主君試想，倘若，我軍獲勝，那麼追殺敵軍的喧喊聲自是應愈來愈小才對，然而，現在聲音却逐漸地逼近來，可見，我方的軍隊必定是遭逢敵軍的追擊，一步步地往後敗退回來……」

果然，當又兵衛的話尙未說完，在不遠處的山腰上已經出現了黑田軍的傷兵，呻吟著痛苦的聲音，緩慢地朝營區裏回來。

又有一回，當長政站在某一處丘陵地，眺望遠處一場黑田前鋒隊的戰役時，却猛然搖首自語：

「唉！情勢好像又對我軍不利了——」

這時候，隨侍在旁的又兵衛不甚理解地開口問道：

「爲什麼？」

「你看！就在戰場那方正揚起飛沙走石哩！」

「哈哈……主君，如果我猜測得不錯，那正是我軍獲勝的前兆呢！」

「哦！你這是什麼意思？」

「假若，是敵軍追殺我方的軍隊，那麼他們衝來時所

揚起的飛灰塵必將會逐漸地轉呈濃黑，相反地，如果是他們敗退的話，灰塵自會慢慢地淡薄下去，現在的情形正是如此，主君！我軍正在追趕敵人哩！」

果然，這一次又兵衛又是所言不假。

除此之外，黑田長政之所以能在關原之役時，受封爲筑前五十二萬三千石的太守，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他手下擁有後藤又兵衛一位賢能有才幹的豪雄，來輔助他的戰略。

然而，長政也並非是名昏愚的武將，其實，他本身的勇猛膽識均遠超勝於他的父親，也就是因爲如此，才使他格外地憎惡並嫉妒又兵衛的精明善戰。

俗謂：一山不容二虎。後藤又兵衛遲早均得脫離長政的幟下，這原也是命中早已註定的了。

三

長政對後藤又兵衛的憎惡程度，不難從幾件事情窺出端倪。

當年，朝鮮之役中的嘉山大戰。

某一天，敵軍率領大批的人馬渡過大河，偷襲黑田家和山西的兩個主要陣地。

在這次戰役中，雙方的戰鬪異常的猛烈，而黑田長政因與敵軍一名武將李廣理糾纏格鬪，一時竟落入水中，頓時，兩人在水中打得難分難解，無法辨出勝負……

忽兒看見長政所持著名的水牛胄甲浮露出水面，忽兒又被沉入水中。

當時，又兵衛也是使出渾身的勁兒，橫衝直撞地趕走敵軍，就在他得以鬆懈了一口氣時，突然，從前方奔來一名小西的武將，高嚷道：

「喂！你的主君已落入水中，正與敵人相搏鬪，你趕快去救他吧！」

然而，又兵衛却是滿不在乎地說：

「哼！我的主君怎麼可能被一名小將所困……」

而不予理會那名武將的話。

不久，當黑田的另一名武將渡邊平吉，見又兵衛毫無動靜，乃預備投水去救護主君。

恰巧，這時候，長政已經刺死水中那名敵人，而喘吁吁地露出水面來。自然，長政必不可能當面埋怨又兵衛不予給以援救，但是，心底却直嘀咕著又兵衛的不是，同時，也從這一次事件起，長政對待又兵衛的仇恨更加深了。

有一回，長政有意無意間在衆臣面前透露，將來黑田家極可能投向德川家康的勢力之下，這時，又兵衛坦然地向長政提出忠言的勸告，他說：

「主君莫非已經遺忘了，令尊當權時曾經一再地强調，絕對不可以投向任何一方，如今主君豈可明知故犯？這麼一來，不但違背了老主君的遺志，更會將黑田家的前途斷送……」

然而，長政聽了他的話後，却是不屑一顧地說：

「當今之世，只有德川幕府才是我們黑田家所應尊敬的人物……」

此時，後藤又兵衛也只得帶著無奈的神情，離開了自己的席位。

話雖如此，但是在關原之役時，這名經常騎著白色座騎的後藤又兵衛，依然是黑田軍的前鋒部隊。

一直到了關原之役宣告結束時，在被封爲筑前五十二萬三千石薪俸的太守長政要前往任地的途中，先行往舊豐前中津立，去晉見他的父親黑田孝高。

長政興致勃勃地向其父親報告說：

「這一次，內府非常賞識並器重我所立下的軍功，不僅如此，內府還親自握住了我的手，頻頻地向我頷首示意哩！這種君儀對一名身爲武將的人而言，可說是最崇高的榮譽哩！」

然而，眼前這名年老的武將，聆聽著長政滔滔不絕的敍述後，却面無表情，冷漠地向他詢問：

「那麼，你可還記得，內府當時是握住你的右手？還是左手？」

長政心裏只覺得納悶，但却也絲毫不敢怠慢，恭謹地回覆了父親的問話：

「是左手，父親。」

這時，黑田孝高却突然爆出陰冷的笑聲問道：

「當時，你的右手擺在那兒？」

「右手？右手只放在大腿上呀！」

「哼！」黑田孝高視向遠處，不悅地說道：

「如果，那時內府握住的不是你的手，而是我或者是加藤清正，相信他必定會握住我們的右手。」

「哦！爲什麼？這有什麼區分呢？」

「笨蛋！你連這層簡單的道理都推想不出來，試想，假若內府他會提防你拔出短刀來行刺他，那麼他應該握住你的左手，還是右手?!」

黑田孝高委實不客氣地當面叱責了長政。然後，將視線投向端坐在長政後方的又兵衛身上，溫和地說：

「又兵衛！這些年來眞是偏勞你了，倘若，我還是你的主君，那麼就算是封給你十萬石也不足爲奇……」

但是，事實上，長政每年賜給又兵衛的薪俸，不過才一萬六千石罷！與孝高所說的十萬石相差懸殊，然而，雖

得的是，多年來又兵衞對於主君長政不公平的行爲，一句怨語也沒有。

× × ×

又兵衞在決定與其幼子左門，離開黑田家之後，便差人將一封書信帶給主君長政，而父子兩人則在春光明媚的日子裏離城遠去。

那封信的主要內容是這麼寫的：

——愚臣深知，無德之祿，乃禍端之始也。故今日決心與左門離開黑田家，未克再隨侍主君左右。誠然，愚臣今後的前途尚未可獲知，但是，臣也絕不怨天尤人。臣明白，唯有現在離去，才能保持君臣之間的「義」，並非臣故意高唱風花雪月之事，實則，不論今後臣的境遇是多麼地艱惡險阻，也必將不會夜裏向人乞求，而明日復又向人誇炫才華。臣的心意，已表明至此，尚祈主君能夠成全愚臣的心願，並體諒臣的不告而別……

匆忙讀完信後的長政，頓時，心底裏升起了如烈火般的忿怒，當卽向屬下命令：

「無論如何，絕對不能讓又兵衞父子倆離開城池，你們……你們誰快去阻止呀！氣死我……」

然而，部屬們只是怔怔地聽著主君的命令，而並未採取任何舉動。這麼一來，長政自是更加忿怒了，突然，從蓆位上站了起來，高喊道：

「好！如果你們不去，那麼，我親自出馬與又兵衞來次生死決鬪……」

「主君！請您暫且息怒，您……您這麼作，不是擁有五十二萬石的重臣所該有鹵莽的舉動。」

挺身而起，向長政說這話的人，正是黑田藩的侍大將（一軍之將領）野口一成。

野口一成乃是無邊無極流的一名長槍手，原本是又兵衞的右衞大將，在衆臣之中享有超羣武藝的一名勇者。

無邊無極流的槍術，乃是指攻擊者出手一擊，便能夠不偏不倚地刺破敵人的咽喉。

野口一成所持的長槍，柄長約有二間五尺，管徑則約有三寸寬，像這類巨型的槍支，尋常人根本無法抵得住長柄的重量，更別談想拿它當武器使用了。

唯有野口一成，不僅能夠將長槍運用自如，據說，凡是被攻擊的人，個個均如稻草人般，被挑向二間遠的半空中，而後墜地粉身碎骨哩！

在戰國時代，凡是使用長槍作爲防身武器的人，不僅是以槍刺敵，同時，還要將長槍橫掃過敵人的首級，或者用力從上而下揮砍，將對方的頭顱一砍爲二。

當時，以使用長槍而聞名一世的人，除了野口、成所

使用的朱赤色長柄槍外，還有家藤淸正的鐮槍，福島正則的家臣可兒才藏所用的十文字月槍等。

在黑田軍出兵攻擊敵軍時，經常可以很醒目地發現，手持長槍毫不畏懼地衝向前鋒的野口一成的勇姿。

慶長五年，當德川家康與石田三成出兵抗爭之時，黑田長政、田中吉政以及藤堂佐渡守高虎已舉兵攻入尾張，攻陷犬山城。大軍預備再向前推進，攻打美濃的岐阜，然後，與隔著合渡川的石田三成，以及島津兵庫頭義弘等軍隊形成對峙的局面。

不幸，在黑田軍行至合渡川岸時，當日却因連日豪雨河水形成了氾濫的濁流漩渦，似乎隨時都可能將河堤沖毀。

就在這個時候，黑田藩的數名勇將議論紛紛地研討，究竟是渡河前去襲擊敵軍？亦或是在原地駐紮等候敵人的進攻？就連黑田家的主君黑田長政，也始終拿不定主意，過了半晌，當全席肅然一片沉寂之後，又兵衞突然睜開了一直緊抿著的眼睛，說：

「作戰——無論輸贏，必定要有勇於一死的決心，現在，我軍衆臣們對於大軍或攻或守的戰略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倒不如讓末將的人率領一部分兵卒越過合渡川攻擊敵人的陣營，倘若，不幸全軍覆沒也在所不惜——」

說完之後，又兵衞當卽離開了席位，令野口一成說：

「你——去吧！」

「是的！大人」

野口一成莞薾答允了又兵衞的命令後，抓起長槍覆命執行任務而去。

過了不久，當秋陽懶懶地斜射在西山時，在合渡川的河岸邊，發生怪異的景象——

約莫一百餘騎的兵卒，不聲不響地在河岸旁排成一列，刹那間，却從百餘騎士卒的頭頂上，噴出一股青光火焰，隨後連人帶馬地翻滾落入急流中……

原來，馬上的武士全都是稻草人。

只有，隊伍正中央是一名眞人武士，這名武士右手揮動著長矛，故意讓對岸的德川軍看得清楚。

不久，卽以凶猛無比的速度衝向濁流的另一岸。這種英勇出奇的攻擊，的確使得黑田家的士氣大爲振奮。

這名武士正是野口一成，對一成而言，彷彿他生下來便註定要成爲戰場上的武將。

據說有一次，當他與一名武術家比試時，野口一成故意放下朱槍而改用木刀作爲武器。

當比試開始後，對方迅急猛然地向野口一成的頭頸砍來，然而，一成却只伸出如鋼鐵般的左臂，放手一擋便抵

住了對方的攻勢，並且趁機還以另一手掃砍對方的腿部。

這時，被野口一成以木刀擊中了膝蓋的那名武術家，由於傷口的痛楚，正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斷斷續續地向野口一成抗議地說——只是以木刀比武，怎麼可以手來抵擋呢？

不料，野口一成竟不發一語，從甲冑皮囊中抽出他的護手，故意在對方的面前顯示那護手上烙印了無數的刀痕，然後得意地開口，道：

「哼！多少年來我在戰場上的打鬪都是如此，有何不可，勸你下次如果邀人比武時得多加小心才是！」

一成邊敎訓著對方，一邊已砍斷對方已受了重傷的小腿，並且拿出傷藥，仔細地爲其療傷。

原本，在黑田藩裏，所有的將士中就屬野口一成與後藤又兵衞是一對肝膽相照的難友。無奈，野口一成如今奉了主君之令要去阻止又兵衞離城，這麼一來，他們兩人不免要引起一場激烈的爭鬪。

四

野口一成在奉了黑田長政之令後，片刻不敢滯留，立卽先派人前往調查又兵衞卽將在那一時辰離開小隈城。

當天，在城門被打開後，野口一成手持朱槍，獨自從容地站立在陽光普照的綠野中，頓時，憶及過去與又兵衞出生入死，並肩作戰的情景不禁感慨萬千……

過了半晌之後，終於在城門內出現了兩騎人影。

——啊！原來只是又兵衞與他的兒子左門。

但是，又兵衞父子倆的穿着打扮，讓却野口一成出乎意料之外。因爲他們的外貌令人難以想像是揚名於天下，一代豪傑的裝束，不僅如此，兩人身上的衣服也缺少了黑田家慣用的家徽。

本來，野口一成認爲又兵衞此次脫離黑田家，必定會率其部屬浩浩蕩蕩地離城而去，然而現在當他目睹這種淒涼、孤單的景象，不禁啞然無口。

——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一成心中懷着不解的疑問，遂而輕踢着馬腹奔向後藤又兵衞父子倆的面前而來。

「又兵衞兄！」

這時，又兵衞嘴角露出一絲笑意道：

「哦！你——果然來啦！」

「嗯！奉了主君之令前來阻止你出城，並且，請你跟我一起去晉見主君！」

野口一成冷默而不帶任何表情地喊道。隨後又將手中兩門五尺長的朱槍，往上高擧著。

「不！一成，難道你願意害主君枉死……」

「枉死？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帶回我的首級，那麼不待你回去向長政覆命，他便已嗚呼哀哉了……」

「你……你究竟在還胡謅些什麼？」野口一成仍是不解又兵衞究竟在向他暗示些什麼。

「在本城內約有一千兩百名士卒，昨天夜裏不聽我的勸阻已經悄然地離城遠去了，我猜想這會兒他們必定已經分爲幾個小隊，爲了預防萬一我有什麼危險而備戰，聽說如果長政派人出了福岡城來討伐我，那麼這些人會不容遲緩地加以襲擊他們。此外，還有一部分的人已經偷偷地潛入福岡城企圖殺害長政大人，同時還可能進行爆炸武器、彈藥庫……。唉！從昨晚起我已經和他們斷絕了主從的關係，因此不論他們企圖作任何事，我已經沒有權力阻止或命令他們了……一成！你現在還敢奢想取回我的首級嗎？」

「…………」

野口一成頓時也無言以對。過了片刻之後，他才又凝視著又兵衞莞薾地說道：

「我不清楚你究竟要去什麼地方，但是，我仍然祝福你與左門一路平安無事……再見。」

野口一成說完話，不待又兵衞開口，他已經勒轉馬首返回城裏去了。

又兵衞含著幾許感激之情，目送著野口一成消失在遠處，然後獨自地說道：

「唉！希望一成不要輕擧妄動，如果他過分地威脅長政，恐怕卽將招來禍端……」

× × ×

返回福岡城的野口一成，跪伏在主君黑田長政的膝前報告說：

「主君！後藤又兵衞只是帶他的獨子左門離城。並沒有任何部屬跟隨他一起走……」

這時，忿怒的長政已漲紅了雙頰，暴跳如雷地斥道：

「哼！笨蛋！你認爲又兵衞這麼一走便算平安無事嗎？難道你只是到小隈城向後藤又兵衞辭別？」

長政愈見野口一成的臉愈發生氣，遂順手將站立在身旁侍童的配刀凶猛地搶來。

正巧，一成在發覺主君奪取配刀之後，絲毫不敢怠慢當卽擋出一把鐵扇，並且口中發出凜冽的叫聲——

這麼一來，長政果然被野口一成的厲言俱色所懾住，手中的配刀高擧在半空中，似乎被人點了穴道般無法動彈。

於是，一成便悠然從容地從席上挺身站立起來，隨手將放立在迴廊旁的朱槍取下，並且將其豎立在自己的身旁。然後，以高朗而清楚的聲音說道：

「主君！你雖是一名武藝家出身黑田藩的主將，然而……叫人很失望，至此你還不曾發覺自己的生命已如風前燭火，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反而還滿懷渴望著取下後藤又兵衞的首級，這——未免也太愚蠢了……」

「什麼？我的生命如風前燭火？哈哈……一成！你莫非是糊塗啦！」

「不！主君，屬下一點也不糊塗，如果主君堅持不肯採信屬下的話，那麼我可以立即證明給你看。」

「嗯！可以，你動手吧！」

這時候，一成便揮動了手中的朱槍，混身使勁兒，力道十足地快速旋轉槍柄，不到一閃眼的功夫，在天花板上的木片已被他以朱槍劈開而掉落下來，落下的地點正是在長政的脚旁榻榻米上。

突然，野口一成又凌身躍起，將屏風剝成兩片——

然而就在這一瞬間，從天花板、床板下以及屏風後各跳出兩名蒙面武士，快捷的身影猶如旋風般出現在長政的面前……

「如何？主君！屬下所言一點也不假吧？這些人昨天便在小限城坦誠地告訴又兵衞，假若我因奉了大人您的命令，將又兵衞的首級取下，那麼在同一時間裏，他們也勢將大人您的性命取回，以償又兵衞一命。事實上，據屬下所知，又兵衞根本沒有背叛您的意思。相反，要背棄您的人正是黑田藩多年來便一直跟隨您的武將們，但是，又兵衞已經與他們斷絕了主從的關係，所以他只帶了他的兒子左門一道兒離開，而他的部下一個人也沒有跟隨他走。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又兵衞雖聲言與那一千兩百餘名的部下斷絕關係，然而這件事却只是又兵衞一廂情願的作法，也就是說那一千兩百餘名的武士並不贊同他的作法，因此，這一次為了要保護又兵衞的安全，才採取了這種暴力的行動……想不到，主君不查明事情的眞相，斷然誤會又兵衞背叛您……難道……您還自認有資格作黑田家的主君嗎？屬下奉勸您還是多加反省才是——。」

野口一成義正凌厲的言辭，確實叫黑田長政聽完之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不幸，長政並非是一名清明治世的主君，他堅信若想稱霸天下就不可避免要流血，因此，凡是對自己不忠，不順從的家臣們，必將一律格殺無論。

同時，他也深信，如果輕易地就接納了屬下逆耳的肺腑之言，那無非是承認自己是名儒弱的主君。

因此，在十天之後——

當野口一成在福岡城裏享用午膳後，過了不久，即感覺心口作痛，吐出一沫腥血即告中毒死亡……

就在他斷氣的霎那間，微弱地說道：

「……後藤又兵衞終於在……應該走的時候……離開了……黑藩……」

但是，很可惜的，環圍在他身旁的武士們，沒有一個人能够瞭解他說這些話的意思。

五

日後，黑田長政仍然不放棄追拿又兵衞的念頭。

話說後藤又兵衞，自從逃離小限城之後，遂去投靠豐前三十六萬石的細川越中守忠興的小倉城。

原本，又兵衞並沒有要求對方的庇護，然而當他與左門越入國境內之後，細川的重臣們已經率領了騎士、槍隊等數百餘名出城來迎援他了。

這時，又兵衞才發覺，原來是以前在黑田家的幾名部下，追踪他的行跡，提早前來向細川家通報。但是，這反而讓又兵衞感覺不痛快，心想：

——唉！眞是多此一舉，何必勞師動衆呢？

當又兵衞隨著細川家前來迎援的武士們，返抵小倉城時，細川家中無論上下，均是以貴賓之禮來招待又兵衞，同時，暫且授予五千石的俸祿。

相隔幾日之後，這個消息便傳入福岡城黑田長政的耳朶裏，於是，他便差遣幾名部屬前往細川家，向其抗議說：

「又兵衞雖然私下擅自離開福岡城，但是，黑田長政主君並未允許他走，所以，大人此次派咱們來懇請細川家的主君放逐又兵衞……」

然而，細川家所給予的答覆却是：

「咱們細川家並無正式聘用又兵衞，只不過將他視為一名貴賓似的招待在此地，煩請你們回去轉答給長政，請切勿再來干涉細川家的私事！」

但是，當這些黑田藩的武士回去向長政轉達細川家的意思之後，黑田長政並不肯就此罷休，漏夜下令幾名部屬再度前往細川家抗議：

「貴藩聘用又兵衞的消息已在全國傳遍開來，如果，貴藩仍然堅持，長久下去終會使黑田藩的立場難以維持，懇請貴藩能够設身處地為敝藩想想……」

然而，細川家却堅持說，無論外界的風聞如何，本藩絕不會因此而將後藤又兵衞放逐。

為了這件事情，差點兒雙藩便將引起戰火。幸好，幕

府及時派山口主水爲德川家康的使者，赤井五郎爲將軍秀忠的使者，安撫細川藩及黑田藩令這兩藩重歸於好。同時告訴他們，後藤又兵衞的去向將由幕府來作決定。

不久，在又兵衞卽將離開小倉城的前一天晚上，細川藩的主君細川忠興依依不捨地，以盛宴款待又兵衞，並且，還在茶室內親自沏茶招待又兵衞。在閒談中細川忠興問：

「假若；黑田藩與本藩正式開戰，那麼——又兵衞兄！你認爲那一藩上勝的機會較大？」

又兵衞不假思索地說道：

「既然，大人要我說，那麼我也不客氣地直說了，依屬下的判斷，細川藩獲勝的機會將是微乎其微的。」

又兵衞沉默了片刻，接著又說：

「自然，若以領地的大、小以及軍勢的多寡來作比較的話，開戰後的結果，必與屬下剛才所說的相距不遠。然而，我提醒大人，作戰最重要的是戰略的運用是否妥當？也就是說適當的運用戰略將可轉敗爲勝！」

「噢！那麼，又兵衞兄可否談談戰略一事？」

「嗯！大人，如您所知，黑田長政是名戰場上的猛將，因此，無論戰役大小，每場他必將自任先鋒隊，率衆殺敵。一旦，貴藩與黑田藩眞正打起仗來，那麼，大人可以先行選擇四至五名神槍手，組爲一小隊伍，在兩軍短兵相接時，可令這幾名槍手射擊對方先鋒隊的騎馬武士，如我猜測不錯的話，其中有一名正是黑田長政。所謂；羣龍無首難成事，一旦黑田長政死了，那麼要戰勝黑田軍，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嗯！很有道理。」

…………。

隔日一早，又兵衞離開小倉城之後，乃搭船到安藝的嚴島，準備在那兒待些時日。

不料，這個消息很快便傳遍了廣島城，城主福島左衞門正則當卽召集了部分資深老臣福島丹波、尾關石見……等人，並且命令，道：

「我打算聘請後藤又兵衞前來本藩，你們快替我傳達意思給他吧！」

但是，這些老臣們經過幾次研商之後，乃勸阻城主：

「關於聘請又兵衞一事，過去，黑田和細川兩藩曾因爲這件事而差點引起衝突，最後還是經由幕府出面斡旋，這件事才算暫告一段落。現在，如果本藩要再提聘用又兵衞，那麼，必會再度惹出爭端來，因此，城主還是三思，儘可能避免災禍才是上策。」

但是，性情向來是執拗倔强的福島正則，對於自己所說出的話，從來是不會讓步的。

不得已，福島丹波只好順從城主的指示，前往又兵衞所落脚的一家客棧去拜訪他。

「又兵衞兄！欣聞你前來此地，屬下的主君福正島則派屬下前來通知你，他有意聘用你，不知閣下的意見如何？」

又兵衞沉思片晌後，說道：

「如果，大人願意賜我三萬石的俸祿，那麼，我倒還可以考慮一番……」

其實，又兵衞早已深知，就連福島丹波、尾關石見……等這些老臣，每年的俸祿也不過才兩萬石，而他故意索取三萬石，目的是想令福島正則知難而退，放棄聘用自己的念頭，對又兵衞而言，至此他已無意於留戀仕途了。

但是，當丹波返回城後，將又兵衞的意思告訴福島正則後，正則却只是深瑣眉宇片刻，然後命令：

「好吧！就三萬石，你去將他帶來見我。」

然而，誰知丹波却在暗地裏與尾關石見秘密地商量對策，之後，才又去客棧見又兵衞。

「又兵衞兄！主君已經答應了你的要求，可是，主君還說，你在黑田家不過領有不足二萬石的俸祿，現在，賜給你三萬石，已經可說是相當優厚你了，希望日後你得格外地忠勤於主君……」

事實上，這些話全是福島丹波狡猾的企圖。

果然，又兵衞立卽斷然地拒絕說：

「如果福島大人認爲三萬石對我是種優遇的話，那麼，這就表示他認爲我又兵衞不值得三萬石，這是一種侮辱，我無論如何絕不能接受。」

丹波早已猜到，又兵衞必然會這麼回答。這會兒，還在內心裏暗暗地嗤笑哩！

當福島正則聞悉報告後，忿怒地仰起眼梢，斥道：

「又兵衞也未免太過於誇耀自己的能力了，這麼一來，哼！我連五千石也不願給他，叫他來吧！我倒要讓他瞧瞧……」

第二天，福島正則命令屬下，以迎接諸侯的禮儀來歡迎又兵衞，當然，依照規矩，又兵衞必需還以適當的禮儀才行，然而……

正則以爲又兵衞目前只是名四處流蕩的浪人，一身染滿汚穢、沙塵的衣服，必不願意前來見他，但是，反過來，如果他拒絕了這次的招待，那可以說承認自己不能享有三萬石諸侯的資格，如此一來，便可以達到了正則一心想嘲諷又兵衞的目的了。

誰料，事與願違，又兵衞不但沒有拒絕，反而從容不

迫地將包袱中的「禮服」穿在身上，頓時，顯出威風凜凜的英姿——

不久，當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地返抵福島城，主客經過一陣寒暄之後，立即，一道一道豐盛的菜餚擺放在席上。但是，對方有意無意地，在又兵衛的席前少放了一雙筷子。

又兵衛一時也不露聲色，向身旁的侍童佯稱希望能夠觀看正則所帶的短刀割笄，於是，侍童毫不介意地拿給了他，又兵衛微笑地注視著那把短刀，遂而將刀代替筷子地用食起來了。

忽然，正則感覺到心裏有些焦慮說：

「抱歉，由於天寒……恕我無禮了！」

於是，從懷中取出一條頭巾將自己的頭包住。

原來這就是當年德川家康或豐臣秀吉對待臣下所採取的態度。

然而，又兵衛他毫不在意卻馬上回答說：

「我的肩膀也感覺有些酸疼，對不起了……」

緊接著，便將自己的肩衣脫掉。

這時候，福島正則心中暗忖，道：

——嗯！這個人未免也太過於精明了！

不久，正則臉露出了莞薾的笑容，說道：

「你的舊主君黑田長政兄，雖然身為五十二萬三千石的太守。但是，很可惜，在他身旁的人恐怕連一個善於書寫的人也沒有。」

話一說完，正則便將一封由長政親自寫的信紙，丟到又兵衛的眼前——。

其實，就如正則所說的，黑田長政乃是三百多名諸侯當中，最不善於寫文章的人了。正因為如此，方才福島正則才會故意當着又兵衛的面諷刺他的主君。

不料，後藤又兵衛只是滿不在乎地回答：

「黑田家善於書寫的人不盡其數，可是，與其他番書信來往時，長政君通常會依雙方的程度來決定回信的人選；倘若對方善於書寫，則黑田家也會選派一名長於書寫的人回信，反之，也只好派出一名不善書寫的人回信，以免丟盡對方的顏面……」

又兵衛如此解釋，反叫衆人都明白，原來福島正則也是一位不善於書寫的人。

福島正則雖然自覺難堪，但是，對於又兵衛機智的反應却也不得不佩服。

宴散，後藤又兵衛離開之後，正則歎息地說：

「就算賜給他五萬石的俸祿也是值得的……」

六

後藤又兵衛在辭別了福島正則後，離開了安藝國，抵達京都——

自然，像又兵衛這麽一位豪傑出現在京城內，不免會引起一陣騷動……

有一次，當他在三條大橋上行走時，突然被長政所派來的四名刺客夾擊。然而，當時又兵衛却仍泰然自若如巨巖般地屹立在原地未動，冷凛不苟的神態，竟在不知不覺中懾服了四名刺客，令他們自動地知難而退……

就在又兵衛住宿客棧的那段期間，來訪的使者更是絡繹不絕。如加賀的前田中納言利長，以及越前的結城宰相秀康等，都競相爭聘這名豪傑。

此外，黑田長政也經常派遣刺客，妄想行刺又兵衛。然而，又兵衛却絲毫不為自己性命的安危而躭心。同時，已悄悄地將他的兒子左門送往堺地一名舊臣的家裏寄養。

× × ×

春季已過，緊跟着來臨的是炙熱的暑季。

在以往那段時間裏，由於又兵衛三番兩次地拒絕前來聘請他的人，因此，隨着時日的消逝，如今來訪的人也逐漸的稀少。

某日黃昏，又兵衛在野外自己的茅舍裏，擦拭着一把心愛的名刀。

忽然，他的視線轉向院子內的一處角落——

原來角落處正站着一條陌生的黑影，又兵衛發現之後並未開口詢問，而只是默默地凝視着對方，對方也保持緘默，且未曾挪動身子一步。

雙方對視了片刻——

陌生客突然揮動了手中的白刄，這時，又兵衛才看清楚，對方不過是一位十六、七歲舉止高雅，體型略胖的年輕人，但是，不知為了什麽原因，他的臉上却流露出一種陰鬱的神情來……

「你是刺客？」又兵衛打破了沉寂的氣氛，高聲地詢問着對方。

「嗯！雖然我受雇為刺客，但是……我自知無法殺害你。」

「哦！既然如此，那麽你就離開此地吧！」

「不！」對方一個箭步，靠前來說：

「我已經在左門的隱藏所，將他逮往黑田家，並且將其監禁在大阪府邸。」

不料，又兵衛在獲悉自己的兒子遭到綁架之後，却依然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彷彿，絲毫也不為左門擔心。

「喂！又兵衛，你聽見我說的話沒有？」

過一會兒，那名年輕人又忽然改變語氣說：

「在這世界上，你唯一的親生兒子左門已經有了生命危險，難道，你還不肯屈服於黑田家？」

「你為什麼要問？」

「哼！我只是想瞭解你與左門之間的父子之情罷！」

又兵衛發現那名年輕人說這話時，臉上的神情異常嚴肅顯露出來。

「難道，你不清楚父子之情？」又兵衛問。

「不知道！」

「你想知道嗎？」

「嗯！」對方默默地含首允答。

「好吧！你先告訴我你的名字。」

「眞田大助！」

「眞田？莫非是眞田幸村兄的一門？」

「不，我正是幸村的兒子，只是，他不知道這世上還有我的存在，我們從未見過面……」

之後，又兵衛只是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很鎭定地說：

「你回去告訴左門，唯有疾風才可看出勁草，不可因窮境而變節，以賤易志，否則將玷汚了父名——」

眞田大助靜立了片刻之後，默默地向又兵衛行禮，隨後如風也似的消失在庭院內。

十天之後——

在一輪明月的深夜裏，眞田大助突然又出現在又兵衛茅舍的庭院內。又兵衛正在削槳做木刀。

大助的身影甫定之後，旋卽開口說：

「喂！又兵衛，我是來傳消息給你的，自從那天我將你的訓戒告訴左門之後，一直到現在，他一粒米飯也未入食，如果再這樣下去，恐怕左門的生命無法再持續三日，你身為父親，難道一點也不心疼？」

任憑大助的斥責，又兵衛仍是一語未發。突然，他仰身站了起來，進入廚房取出一只黑碗。

然後，順手拿起削槳的小刀，滿不在乎地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塊肉來，將血淋淋的肉塊放入碗內。

「大助！請你將這塊肉帶回去煮給左門吃吧！」

「………」

大助却像個木頭人般，摒息靜觀又兵衛從自己的身上取下一塊肉……。

但是，又兵衛却像是一點也不感覺傷口的疼痛般，仍然面露笑容地說：

「這就是我對左門表示親情的方式，你——能夠了解嗎？大助！」

「………」

果然，在第二天，天方破曉時，已是瘦骨嶙峋的左門被人棄置在又兵衛所居處的茅舍門口。

七

眞田大助接受了猿飛佐助的邀請，乃前往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與他的父親眞田幸村見面。並且，欣然同意成為幸村的庶子。

這時幸村才從佐助的口中獲悉，原來，大助此番願意前來與其相認，乃由於受了後藤又兵衛的親情感動。不自覺中，除了感激又兵衛之外，同時也下定決心，日後一旦有機會的話，自將報答又兵衛這次的恩情。

慶長十九年九月，原本客居離奈良不遠處的後藤又兵衛，在接到豐臣右府秀賴的邀請函之後，乃慨然出發。但是，經過十年浪人的生涯，雖然又兵衛不曾丟棄過自己的甲冑、刀槍，此刻為了諸方太閤秀吉的餘黨，却不得不將自己的兵器分發給那些人。

由於故太閤殿下的後裔卽將與德川家康作戰，以便於能够取回當年太閤所擁有的天下。而又兵衛有幸榮任豐臣家的一名大將，但是，對於不能使自己的部下穿着配帶整齊的武裝而自覺困擾與歉疚。

為此，他一個人進入大阪城內，希望能够謀求通行的辦法。

在大阪城內，百姓們因獲知德川軍和豐臣軍卽將開戰，因此在京橋街道以及各處著名的軍火舖，將所有的兵器拿出來展售。不僅如此，這些唯利是圖的商人們更是趁此良機將售價漲高了好幾倍。

這一天，又兵衛站在一間規模很大的軍火舖外流連忘返，他從垂簾外淸楚的瞧見，舖內放置着數以百計的甲冑、刀、矛……，又兵衛雖然自忖沒有能力來購得這些武器，但又捨不得離去，心中矛盾至極，只好自我唏噓一番，只好頻頻地嘆息了。

突然，從店舖內走出一名佝僂的年輕人，衝着又兵衛微笑，並且問道：

「我猜——您是後藤又兵衛大人是嗎？告訴我，您究竟需要多少甲冑？」

又兵衛並不曉得眼前這名眉淸目秀的年輕人，正是著名的忍者猿飛佐助。

於是，又兵衛乃垂頭喪氣地回答：

「不錯！我就是又兵衛。可是，很遺憾我現在身無分文，沒辦法向你購買這些甲冑……」

「呵呵……這沒有關係，您儘管拿好了，等待大阪城

凱旋歸來時您再付帳便行了。」

「啊！眞的？」又兵衛眞是不敢相信自己所聽見的話。

「嗯！當然是眞的嘍！」

其實，這間店舖是眞田幸村令猿飛佐助所開的，他的本意就是要贈送兵器給予所有加入豐臣軍，而與德川軍作戰的浪人們。

三天之後，又兵衛果然率領了大批的人馬，威風凜凜、浩浩蕩蕩地進入了大阪城。

又兵衛雖然歷經了將近十年飄泊、流浪的生活，可是，一旦凋有戰事時，仍能在短短的幾日內，有紀律地將兵隊重新整頓起來。不僅令人佩服，同時也不愧是被稱爲擧國上下一豪傑的人物。

木村重成

一

慶長十六年二月二十日，豐臣秀賴率領了織田有樂、片桐且元、同主膳、大野修理、木村重成等人前往二條城會見德川家康。

當天辰刻——

家康也親自出來迎接秀賴，並且，盛宴款待着秀賴到大廳裏閒談。

同時，在豐臣家方面淀君也派出了加藤清正與淺野幸長等人來保護秀賴的安危。

在衆人閒談之間，家康突然心生一計，微笑地問秀賴：

「聽說，你最近很熱衷於武術，是否已經有了進步？」

「噢！不，我對欣賞武術比學習更有興趣。」

其實，秀賴自從大阪城出發後，一路上擔任護行的眞田幸村，便已提醒秀賴，警告他在與家康談話時務必格外地小心應付，因爲，據幸村的猜測，老奸巨滑的內府，必會在閒談之中，故意向其探詢有關大阪城所聘用武術家的情形。因此，爲了預防萬一，幸村也教導秀賴關於內府的問話應該作如何的回答。

「哈哈……你的意思是喜歡欣賞武術？」家康略微頷首說。

這時，秀賴自認爲這個時候應該是將幸村所教的話說出來的最恰當時機了。

「嗯！前些日子，有一名自稱一刀齋的武術家去過大阪城，據他說內府大人手下有位夢想只四郎的食客，而他所慣用的劍術非常地奇特，難得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不知道內府大人是否可以讓我開開眼界？」

「噢！眞的嗎？我有那麼樣高明的武士來作我的食客嗎？」家康故意佯裝不知情地說：

「唉！其實，我這地方一天之中便有數十名自誇是武術高超的武士前來乞求企圖成爲我的食客，並且追隨左右，所以，究竟有無夢想只四郎這位武術家我也記不得了。」

秀賴也故意露出了笑容，因爲，幸村早已猜出內府是絕對不可能那麼輕易便承認，所以——必需再這麼逼問他，他才會同意……。

「內府大人！不瞞您說，我的扈從中有位木村重成的年輕人，他曾經告訴我，他在最近已經練成了『無刀之術』，所以很想能够與夢想只四郎較量一番，不知大人的意下如何？」

事實上，衆人皆知，木村重成乃是秀賴的同奶媽兄弟（雖非親兄弟，但却是吃同一位奶媽的奶長大）木村重成的容姿秀麗，擧止溫文有禮，武藝上的造詣更是勝人一籌，宛若古代朝廷中的官親，可說具有男人的優點於一身。

同時，家康與重成的父親木村重玆乃是關係密切的好朋友。而木村重玆乃是江州佐佐木的一族人，自幼便跟隨着故太閤豐臣秀吉，屢次樹立了奇功。當年，在越前便領有十二萬石的俸祿。同時，還當了關白秀次的執政（最高的執政官）其勢力堪稱與石田三成相當，不幸，在秀次亡故之後，到攝州茨木的大門寺內自決身亡。

木村重玆由於受到關白秀次的連累，所以也被故太閤視爲逆臣。而當時，木村重成才僅有三歲，在其母親的保護之下逃亡到近江，潛伏在蒲生郡受其宗家佐佐木的庇護並將其撫養長大。

但是，自石田三成在關原之役失敗，並且，在三條河原自刎而死後重成與其母親便又被遣回大阪城。

日後，重成的母親宮內卿遂成爲秀賴的保姆，而重成乃成爲秀賴的扈從。

在慶長十年，秀賴受秀吉任命爲右大臣，而重成也被提拔爲諸大夫，任長門守之官職。

雖然，木村重成自幼善長文武之道，但嚴格說來，他仍不能算是一名第一流的武術家。而「無刀之術」乃是一種艱深奧妙的武學，若非一流的武術家絕難以獲得這種武學的秘訣。例如上泉伊勢守、柳生石舟齋、塚原卜傳……等這幾位聞名天下的武術家，才能够達到徒手制服敵人的境界。

這種情形，對於向來熱衷於武學的德川家康自然也明白，爲此，他不禁暗地譏笑秀賴剛才所說的狂妄之言。

「秀賴大人剛才說木村重成已經體會『無刀之術』這種絕妙的武學，難道你已親眼見過了？」家康故意試探秀賴的虛實情形。

「哦！不，我並沒有見過，就因爲如此，所以我才想藉着這次機會見識一番。」

這時，家康恍然大悟，拍着腿嚷道：

「我記起來了，前些日子有位自稱夢想只四郎的武士前來拜訪柳生宗矩，聽說現在好像還在這裏……」

「噢！那眞是太好啦！不知明日可否讓他們進行比武？」

「好呀！假如，木村重成顯露出他那『無刀之術』的武學，那麼相信城內的妙齡女子也將會爲此而高興，哈哈……」家康愉快地頻頻頷首。

二

秀賴與家康會面之後，便依照原訂的行程，準備前往阿彌陀峯的豐國大明神朝拜，最後再返回大阪城。

可是，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秀賴在臨行前又改變了行程，不去阿彌陀峯，當夜便在加藤清正的府邸住了一宿。如果說，在全國諸侯當中，有誰敢讓秀賴公然地住進自己的府邸，除了加藤清正之外，恐怕也難找出第二人了。

加藤清正曾經向衆人表示過，只要他一息尙存，絕不會讓德川家康公然地來欺壓秀賴。也因爲如此，難怪老獪的家康三番兩次地極力去阿諛清正。

在全國諸侯當中加藤清正的勢力和聲望最爲雄厚龐大，就連石田三成也無以比擬。因此，倘若一旦加藤投效於秀賴而合力去討伐家康，恐怕連這名老奸巨滑的內府也得怕他三分。屆時，必會與關原之戰一樣又將天下分爲兩派系，然而，最重要的是清正爲人公允正直，他不同於石田三成。清正的一生可說是以一名猛將自居，因此，到了爭奪天下的激烈戰役當中，他自然是會充分發揮出其將帥之器量，率領大軍與德川軍作生死鬪。

清正在護送秀賴返回自己的府邸之後，他便獨自走入寢室內拔出藏在懷中的短刀，凝視了刀鋒片刻之後，乃又將它收回刀鞘內，頓時，却不禁潸然淚流……

——唉！清正過去承蒙故太閤大人的厚愛，至今，總算能有一報答他老人家的機會了。

原本，加藤清正打算如果秀賴在二條城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他便利用這把短刀來刺死內府，但是，幸好秀賴自出發一直到現在都能够保持平安，所以這把原是清正因在津嶽之戰立下奇功而獲秀吉賞賜的短刀，一時也無用武之地了。

話說秀賴自從進入貴賓房之後，乃立卽召見木村重成。

「重成！你是否已經獲得了『無刀之術』的妙訣？」

秀賴突如其來的質詢，反而使木村重成感到驚訝，但又不敢遲疑，只好皺起眉宇回答：

「不瞞大人，屬下並非是精於武術的兵法家，至於『無刀之術』這麼艱奧的武學，屬下自是不會！」

「啊！」

這會兒，反而是讓秀賴啞口無語了。

「可是——眞田幸村交代，我可以向內府大人誇言，

儘說你已經獲得了無刀之術這種神妙奇學……」

「什麼？幸村大人他說我……唉！糟了……」

——眞田幸村大人他爲什麼會讓秀賴如此胡言亂語呢？難道他忘了對方是厲害狡猾的德川家康嗎？

「重成！無論如何，我已經向內府作了決定，明天一早便讓你與內府手下的夢想只四郎比武，以便於發揮你的無刀之術，但是——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時，木村重成垂首沉默了片刻之後，突然將頭猛抬了起來，並且嘴邊露出了一抹笑意說：

「大人請您放心，幸村大人既然這麼說了，我想他必定早已有了萬全的計策，否則不敢有如此的狂言，再說如果屬下眞能夠擊倒夢想只四郎，那也是無上的光榮。」

「但是……你不是不會無刀之術嗎？」

「不錯！我是不會，可是我會假裝已經練就了這種武學，這也就是幸村大人的智謀。」

「但是，眞田幸村現在人在那兒呢？」

秀賴從未像現在這般渴望見到幸村，同時，幸村並沒有出面來見他。

於是，秀賴只好讓重成回去自己的房裏去。

重成在回房後，乃向身旁一名自幼便跟隨他的忠僕佐次兵衛問：

「佐次兵衛！你是否曾聽說過『無刀之術』這種武學呢？」

「是的！小的知道。聽說這種武學乃是指天底間所有名武士均不輕易拔刀的一種武術。」

佐次兵衛回答之後，乃又向木村重成敍述有關二、三位名武士的軼事——

上泉伊勢守當年在遊歷諸國時，有一天，走到一座村落裏，但是發現數十名的村民團團圍住一間茅舍，並且不停地咆囂亂吼。詢問之下，乃明白原來那茅舍內，有一名潛逃的犯人挾持着一名小孩作爲人質，以抵禦官吏的追趕。

伊勢守暗忖片刻後，乃跑入鄰近的寺廟內，私自剃髮換穿僧衣，裝扮成僧侶的模樣，然後手中又拿着一粒飯糰，走出來站在那間茅舍門口。

這時，那名面目憎惡的凶犯發現伊勢守之後，乃破口大罵：「哼！你們之中若是有人敢向前靠近一步，那麼我就立刻殺死這名小孩……」

不料，伊勢守乃笑盈盈說道：

「愚僧並不是來捉拿你，我想那名被你挾持的小孩肚子必定很餓了，所以我帶來一粒飯糰給他吃，請你大發慈悲允許他來將飯糰取回去吃吧！出家人乃以慈悲爲懷，愚

僧聽說這小孩已經一天一夜未入食了，實在於心有所不忍啊！」

伊勢守說完後，乃順手將手中的飯糰向前拋出，然而，那名凶犯並不讓小孩去拿，反而自己將飯糰接下來。

正巧，就在凶犯伸出手接飯糰時，伊勢守便趁機撲向對方並且奪其長刄，徒手將其制服於地上。

名武術家塚原卜傳也有一段類似的傳聞：

某日，當塚原卜傳與六、七名乘客一同坐船欲渡過河流。就在這六、七名乘客中，有位誇稱自己的武術乃是蓋世無敵的武士，正旁若無人地向同船的其他人大吹大擂，卜傳心想事不干己也不願多加理睬，於是乃佯裝在船角打盹兒，誰知，那名自大的武士竟然不客氣地將他撼醒，並且說道：

「喂！你聽見我的話沒有？」

「哈！聽了呀！我自幼習武，從不想勝過人但求不敗在別人的手下便心滿意足了……」

「哦！那麼你習的可是那種派系的刀法呢？」那名武士一副傲慢的神情問卜傳。

卜傳當卽便回答：

「並非什麼流派，如果——勉强來說倒可稱爲『徒手流』！」

「噢！你的意思是指徒手便能够制服敵人？那麼——請問你腰腹上的那兩把長、短刀是作啥用？」

「你指的是這個呀！」卜傳說時故意指指自己的刀鞘，然後暢懷大笑說道：

「它們並不是用來殺敵，而是爲了砍斷我心中的邪念罷！」

「嗯！那很好，既然如此，那麼就讓我來試試你的『徒手流』是否眞的可以取勝於我了！」對方瞪大了眼珠子望着塚原卜傳說。

「哦！好吧，那在下便恭敬不如從命了。」卜傳也不甘示弱，以溫和的語氣接受了對方的挑戰。

這時候，那名武士突然大聲嚷道：

「船伕！快將船靠岸！」

但是，卜傳却向船伕打了個暗示，同時轉身告訴那名武士：

「倘若，咱們在碼頭邊比武，那麼圍觀者必會如海潮湧來般擠得水洩不通，屆時，無論你、我勢將會受到影響而無法將所學的武術發揮出來，相反地，如果我們到對岸那座孤島上比武，不但沒有人來阻礙我們同時又可以盡力發揮所學，豈不是很好嗎？至於船上這些忙碌的商人們，只好請諸位能忍耐片刻，將來也好作爲茶餘飯後的閒談話

題。你認爲此法如何？」

「嗯！好吧，就照你說的辦法吧！」

於是，船伕又再度將船向前划行。

片晌之後，在船身尚未靠穩在孤島旁的岸邊時，那名武士已迫不及待地先行跳下島上，並且，迅急抽出那把三尺數寸的長刄，左右飛舞着喊道：

「哈哈……等着瞧吧，待會兒我必會將你剁成兩半，快！快上岸吧！」

不料，這時的塚原卜傳只是微笑地說：

「我所學的徒手流必需在心平氣和的情緒之下才能發揮出來，所以，請你再忍忍！」

卜傳說完之後，乃捲高自己的衣袖，同時拔出腰間那兩把長、短刀交給船伕，而他自己則站立在船頭上。

此刻間，那名滿心自傲的武士，仍然站立在島上雙手高擧長刀，打算在卜傳登岸的刹那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卜傳的頭頂砍個正着，但是——

就在那一瞬間，卜傳却搶下船伕手中的竹篙用力地往岸邊的沙地一抵，很快地又讓船隻遠離孤島。

「混蛋！你竟想逃離！」武士滿臉通紅地嚷道。

然而，已經離岸的卜傳乃笑道：

「哈哈……現在你可看清楚？這就是我所謂的徒手流，怎麼樣，很高明吧？如果你想追游過來，那麼我只稍坐在船上便可以輕而易擧地向你解決掉。哈哈……」

在當代名人中善於無刀之術的武術家，首當其一的便是富田重政。

有一天，前田利家告訴富田重政說：

「聽說，你所習的無刀之術又稱爲『徒手奪刀』那麼——你是否有辦法從我的手中將刀奪去？」

前田利家說完之後，乃將手中的刀鋒抵住重政的鼻尖。但是，富田重政絲毫不受威脅，乃鎭定地回答：

「徒手奪刀乃是一種秘訣，所以，我不願意輕易地展露，現在這門縫外正有幾名宵徒探首向裏邊偷看，煩請主君先令其退下再說！」

這時，利家不疑有他乃回首望向門扉，突然，說時遲那時快，富田重政已在這間不容緩的時間裏奪下對方的長刀。並且得意地說道：

「哈！徒手奪刀的秘訣僅是如此而已！」

前田利家除了佩服富田重政的機智外，同時也讚歎他那敏捷的身手。

× × ×

然而，聽完了佐次兵衞敍述的這些名人軼事之後，仍然不能使木村重成的心安服，因爲，從這些軼事聽來，那些名人們不過是採取了靈機應變的智慧，化險爲夷罷了，嚴格地說來那並不能算是眞正的功夫，所以不免憂心惶惶了。

再說，比武的對手乃是德川家康最爲賞識的武術家夢想只四郎，據傳，只四郎的武學根基並不遜色於柳生宗矩。而方才，木村重成雖然儘力安慰秀賴使其安心，但是，這會兒又開始爲自己擔心起來了。

三

夜深萬籟俱寂時，當重成正打算就寢，突然，眞田幸村的身影出現在他的房外，悄然無息地將門打開，然後一個箭步踏入屋內。

仍與往昔一樣，幸村帶着溫和的語調告訴重成：

「重成！明天的比武可要辛苦你了……」

但是，重成乃忿怒地說：

「我並不會什麼『無刀之術』你爲什麼要讓……」

「唉！那是當然——」

「既然你清楚，爲什麼還讓主君在內府的面前胡謅撒謊呢？你——你這分明是想置我於死地！」

「不！請你暫時先息怒！我之所以這麼作，目的是想藉機殺死夢想只四郎……」

「哦！原來如此——」

「再說——如果我沒有十成的把握，怎麼可能讓你去白白送死呢？」

這時，木村重成方始有些安心地點了點頭。

「現在，我告訴你爲什麼要殺夢想只四郎的理由給你聽……」

於是，幸村款款地坐在蓆上，準備告訴重成一段有關夢想只四郎的故事了——

× × ×

幸村是在大約兩年前聽見夢想只四郎其人其事，以及他所使用的一把利刄「野猿劍」。

夢想只四郎在成爲德川家康的食客之前，在武林中乃只是一名籍籍無名的武士罷，但是自從加入德川家康的旗下之後，他的威名便從此遠播四方。

當年，幸村曾經派遣猿飛佐助到甲州，目的在於搜尋武田信玄所隱藏那份巨額的軍資。俗謂：「霸權往往是隨着礦脈而轉移」自然在日本戰國時代也仍是如此。

那時在甲州的金礦最著名的有幾處——黑川山、芳山、黑柱山、杤代山、金山嶺、五座石等等，其中尤以黑川山更是日本國內首屈一指的金礦產地。

而武田信玄更將所有挖掘出來的金子，鑄造成爲金幣

卽稱之爲「太鼓判」這種金幣表面刻有家徽，同時，四周還刻有七顆星，可堪稱純度最高的一種金幣。當初，武田信玄乃得利於這些金幣，所以屢次的征兵討伐全國各地，也不乏財政上困難。

同時，也因爲如此，才使得許多被征服的人民能够安於現狀，不再背叛，這一切都是由於信玄能够不惜將大筆的錢財分贈給貧人，而獲得了百姓們的信服。

至於，武田信玄生前所隱藏的軍用金究竟有多少，並沒有人知道。

在戰國時代，武田信玄可說是惡名昭彰，同時也被公認是壞人當中的佼佼者。他曾經追放過自己的生父信虎，殺死兒子義信，討伐岳父諏訪賴茂以及女婿兆條氏政，奪走外甥今川氏眞的領土……

最後，這一代的霸王並非如外傳般病死，而是被忍者所刺死，因此，就連那筆軍費究竟隱藏在什麼地方，也來不及說明便斷了氣。

所以，自從武田家滅亡之後，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派了數以百計的忍者，暗地裏去查明藏金的地點，結果都是不得而知。

只有眞田幸村一人自始便認爲，當初武田信玄藏下那筆巨額的軍費後，必定會派遣幾名他的心腹來看守那地方，以防萬一。果然，經過他幾番辛苦的調查後，終於獲知原來看守的人，便是武田家歷代的侍大將今井彌四郎。

但是，今井彌四郎之所以能够獲得信玄的信賴仍是有來歷的——

那是，天文年間在武田信虎的府邸內發生了一椿悲慘的決鬪事件，參加此次決鬪的人，主要是石原刑部和今井市之丞。

石原刑部乃是一名相當狡猾奸詐的重臣，同時又深獲武田信虎的信賴。然而，今井市之丞的爲人，恰與石原刑部相反，是一位個性豪邁不羈正直的武士，所以兩人經常是視對方爲自己的眼中釘。石原刑部輕蔑今井市之丞，而今井市之丞也將石原刑部視爲是一位只會阿諛諂媚主君的小人。

在一年炎熱的夏季裏——

某一日，通常都是第一位登城而來的今井市之丞，比平時還早了半炷香的時辰到詰所（乃指傳信所）由於當時涼風徐徐拂來，再加上趕路時的疲勞，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打起瞌睡，不一會兒的功夫便如划船般搖晃着身子睡熟了。

這個時候，碰巧石原刑部也到達詰所，當他見到今井市之丞這副打盹兒的模樣，臉上遂震出了獰笑，連忙又快

步地走出了詰所。

片刻之後，當石原刑部再度步入詰所時，在他的肩膀上已攀坐着一隻小猿猴。原來這隻小猴子乃是武田信虎的寵物，取名爲「小源太」。

石原刑部不聲不響地將小源太放下來，然後交給牠一把短刀，比手劃足地敎導小源太去刺那位正在打盹兒的男人。可惜，猴子雖然聰明，却無法分辨出人心的善惡，事情的是非，於是在石原刑部的暗示之下，小源太也一搖一擺地走近今井市之丞的身邊，一聲嚷叫，已經將手中的短刀刺上今井市之丞的臂膀……

這時候，由於疼痛而驚醒過來的市之丞，一眼望見自己的臂膀傷處正流着鮮血，同時，又看見那隻惹事的小源太像是很滿意自己的行爲般，咧出一嘴白牙，飛舞着沾滿血漬的刀双在他面前又跳又叫，更是增添他心中的怒火。

「哼！這隻畜牲！」

暴跳如雷的今井市之丞，竟然一時忘記了小源太亦卽是主君的寵物，抽出腰際的短刀，一道閃光之下，已砍斷了小源太的脖頸。

然而，聽見驚叫聲的家臣們已聞聲而入，看見主君信虎的寵物小源太倒臥血泊之中，不禁指向市之丞議論紛紛。

「哎呀！不得了啦！市之丞殺死了小源太」其中一名家臣忍不住地叫嚷了起來。

同時，隨着這名家臣的喊聲，更使得殿中呈現一片騷動，鎌田織郎和安田三左衞門，這兩名老臣也聞聲趕往詰所，向今井市之丞問個究竟。

倒是今井市之丞很不愉快地回答：

「哼！那隻畜牲，竟然也會持刀刺殺我，不得已我只好將牠砍死，難道你們還有更好的辦法嚒？」

事實上，石原刑部並沒有料想到市之丞竟然會殺死小源太，可是在這種情境之下，爲了本身的安全着想，他也得隱藏自己的惡作劇，並且，搶先一步到信虎的面前，繪聲繪影地將市之丞殺死小源太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武田信虎。

在石原刑部巧言妙語的敍說之後，原本就無心機的信虎立卽勃然大怒，不分靑紅皂白，也不讓市之丞有辯解的餘地，當卽便下令將市之丞幽禁起來，並且，決定明日一早便將其斬殺。

幸好，在這時候已經獲得急報，武田家的首席家老板桓駿河卽刻驅馬入城而來，大聲地斥責信虎的愚昧：

「哼！只是爲了一隻畜牲，竟然就要將忠貞的武士處死，這是何等的愚蠢啊！這不僅是武田家的損失，對敵人

而言，像咱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竟會作出這種輕浮無知的行爲，唉！眞是……難道——主君不怕被敵人恥笑是個度量狹窄的小人。」

武田信虎暗忖板桓駿河的話也有幾分道理，幾番考慮之後，乃答應不斬殺今井市之丞，但是，日後必將其放逐以作爲處分。

另一方面，石原刑部深知一旦有板桓駿河這名老臣出面調和，那麼就算將來市之丞被信虎所放逐，隔了一段時日之後，必定又能博得主君的諒解而允許他回城來。同時，紙包不住火，這件惡作劇的事情，雖然能够瞞得了主君，必不能逃過市之丞的眼目，因此，爲了本身的地位着想無論如何絕對不能讓今井市之丞再活下去了。

於是，當天夜裏石原刑部卽刻「訪問」已經被關在家老甘利備前的質子構監牢裏的今井市之丞。

刑部與市之丞見着了面之後，竟然向其僞稱：

「唉！你我情同手足一般，但是自從你遭遇到這麼一件悲慘的事情之後，却讓我比喪失親人更痛心……原以爲主君他對你的忿怒會與日遞減，不料，據我這幾天來的觀察却發現主君反而愈加仇恨你，碰巧，最近又有人進貢一把利刀給予主君，主君暗忖之下乃決定爲了試驗利刀已經將你當作他的第一位試驗品了，當然，我明白身爲武士，這種情事無非是種奇辱，因此，我勸你還是儘早自決性命，以免飽受這種汚辱，不知閣下您認爲如何？」

市之丞以冷默的眼神環視着四周之後，最後將眼光盯在石原刑部的身上，懶懶地說：

「市之丞很感激您的忠勸，我自已早就覺悟了，可是我手中無寸鐵如何自盡呢？撞壁或咬破指腕這種不英武的死法我更是不能接受……」

市之丞的話，果眞令刑部安心了不少。

「嗯！市之丞兄，既然如此的話，那麼我倒可以替你想個辦法，請您稍等一會兒！」

不料，石原刑部竟然跑去主君信虎的面前進言：

「稟明主君！聽說板桓駿河揚言勢將讓今井市之丞恢復原來的地位，並且還與市之丞有了這樣的約定，假若，這種事是確實的話，那麼讓其發展下去日後終將影響主君您的威望，倒不如現在卽令市之丞成爲一名瘋漢，不知主君您的意下如何？」接着又說：

「讓臣子先賜一把刀給他，依他那種暴躁的脾氣看來，只要我們再略施小計，他必定會再牢裏「胡作非爲」屆時，主君只要在他身上安個罪名將其處決，相信就是板桓駿河也無可奈何了。」

「嗯！好吧，那麼一切就讓你去安排了。」

信虎不明事由竟一口答應了刑部的狡計，倒是暗忖事已成半的刑部滿懷着信心又急速奔回監牢裏。

「市之丞兄！現在就請你發揮武士之風吧！」刑部說完，隨後卽拿出一把短刀交給市之丞。

一瞬間——

就在市之丞接過那把短刀之後，卽像發了瘋般向刑部的胸前猛刺，猛砍……

「吥！你這個卑鄙的小人……」

原來，市之丞早已明白刑部的本意，而自己之所以會落到今天這個田地，也全是石原刑部一人所搞的把戲。因此，在昨天夜裏，市之丞已經將一封信託人送交給家臣今井權藏，在信中已經將所有事情發生的經過，詳細地記載妥當，並且讓今井權藏在自己死後處理他的後事。

石原刑部剛才還以爲市之丞已經輕而易舉地中了計，不料，到了這個節骨眼才發現，原來是自己粗心大意掉入市之丞的圈套裏。

忿恨的市之丞原想趁機殺死奸臣石原刑部，可惜，由於雙方相距太遠無法如願以償，只是將刑部砍傷幾次而已。當市之丞眼睜睜地目送滿身流着鮮血的刑部，狼狽地逃離監獄之後，乃將手中的血刀，刺入自己的腹部，完成了「武士之風」……

四

翌年春天，武田家父子又發生了爭執。

武田信虎的長子武田信玄，由於其個性頗與信虎相似。所以自幼便不受乃父的喜愛，同時將其寄養於今川義元處。預備將來讓他所偏愛的次子信繁，來繼承自己的地位。不料，這件事情爲信玄獲知，於是信玄便將自己的計畫說出來與今川義元商量對策，並且另一方面也不斷地籠絡懷柔老臣。

最後，兩人乃決定先將其父信虎騙往駿河去，而讓信玄很自然地成爲了武田家的主人。同時，石原刑部在信虎被今川義元繫留之際，也對信虎變節，以花言巧語地巴結義元而投身於今川家。

當時，今井市之丞的家臣今井權藏已帶了主人十一歲的長子彌四郎，以及七歲女兒投靠於參州的知邊。

可是，當權藏聞悉石原刑部已經變節投效於今川家之後，乃立卽將那兩名小孩寄養到信玄幕下的軍師山本勘助府中，隻身欲前往駿河國殺死刑部，以告市之丞在天之靈，然而，天不從人願，由於事跡敗露反被刑部所逮捕，在嚴刑烤打之下逼問其說出那兩名小孩的行踪，自然忠心耿耿的權藏無論如何也不肯透露,最後,乃被刑部一刀砍死。

經過了十年的寒暑之後——

武田信玄屢次在川中島與杉景虎作戰，但是屢不見勝負，這時今川義元乃下定決心要進京而去。

今川義元在出發之前已向駿河、遠州、參州等地的將士們發出通知。恰巧，也就在這個時候，石原刑部帶着主君的使命，並且率領了幾名武士高手從府中出發向尾張國的方向而去。

刑部預備將自己打扮成已被今川義元所消滅的鳴海城城主山口左馬助的舊臣，企圖詐騙織田信長帶兵出城來，倘若，事情一旦成功了，那麼他仍然可以列在重臣之席上。

當刑部一行人欲穿越薊谷城的一座茂密的叢林時，突然，一條如影子般的身影降落在衆人面前。

對方飄散着一頭蓬鬆的長髮，腮幫子上長滿了零亂的鬚髯，再加上衣着襤褸光着雙脚，儼若一名叫花子。此外，在他的背後還揹着兩把長刀，分別從左右兩端的肩膀上露出紅色的刀柄出來。「叫花子」瞪着雪亮的眼睛，注視着僞裝舊臣的刑部嚷道：

「喂！你可是石原刑部大人？」

一名隨從刑部的武士立即答稱：

「不！你認錯人了，請讓路吧！」

「哼！認錯？不共戴天的仇敵我會認錯嗎？我正是今井市之丞的獨子今井彌四郎，苦練十年的武學，如今我想替家父洗刷當年的血恨。」

語畢之後，護衞刑部的十餘名武士，立即抽出兵刄將刑部圍住，欲抵抗彌四郎的攻勢。

然而，今井彌四郎的神情泰然自若，直到對方十餘名武士已逼近約莫一間遠左右，才露出一抹笑容喊出：

「看招！」

然後，徐徐地高擧雙手握住末鞘，可是又在這一瞬間——彌四郎的身形如旋風般地消失在衆人面前。

隨後，又如滑行於冰上般，迅速地衝向敵人，使對方連眨眼的時間都沒有便被擊倒了……

根據幾名受傷未死的武士回來報告說，當時，站在彌四郎前方的人，個個如枯木般仰臥倒下，而彌四郎迅速的身影，又前後向另三名武士的腹、胸、臉部等處以由下往上的順序，光赤着脚一一地將其踩踏……

這種超凡的身手，令刑部看得目瞪口呆，回首便想逃離，可是，彌四郎迅急發現他的行跡，即刻衝來，仍如方才的手法施展輕功，從刑部的背部衝向其頭頂，然後再躍至一間遠處，轉身回頭大聲吶喊——

遂將雙手中的長刀，劃出如漏斗形的兩道白光，砍向刑部的脖頸……

彌四郎終於能够如願以償，替今井市之丞報了仇。

五

完成復仇大事之後的彌四郎，乃返回闊別十年的養父山本勘助的身邊，並且還受到信玄賜予與其父同等俸祿的待遇。

日後，在武田家發動的戰役中，彌四郎必定自任前鋒隊，發揮其如野猿般的迅速，迅急將敵人的首級一一砍落。因此，在戰場上的武勇之士，遇見彌四郎這種急遽俐落的身手，不禁也自嘆弗如，遺憾自己不能與其比擬。

元龜三年十月，由彌四郎所率領的武田軍，在三方原的地方又輕易地將德川家康一萬餘名的兵卒，打得落花流水潰敗逃走。

由於，今井彌四郎屢次地爲武田家建立功勞，因此，博得了武田信玄的寵愛及信賴，遂而將其隱藏巨額軍費的場所告訴了彌四郎，並且令其一人擔任監守軍費的重責。

在武田家滅亡之後，經過了將近二十餘年，傳說中，那名怪傑今井彌四郎也已經不在人世了，然而，依據眞田幸村的推想，在彌四郎死後必定還有人接管他的職位，以便繼續堅守住那筆巨額的軍費。

於是，幸村很有把握地派遣猿飛佐助到甲州調查實情。果然，在第二十天之後，佐助已與高采烈地返回九度山向主君幸村報告：

「主君！您的猜測果然不錯，據屬下調查目前正有一名自稱夢想只四郎的武術家，居住在釜無川東岸的草房裏，據說，他是今井彌四郎的外甥——妹妹的兒子。武術相當的高明，就憑屬下這身功夫，也難以將其活擒回來。」

在沿着釜無川的東岸，約有二十五町（兩公里遠）的堤防，命名爲「信玄」堤。由於，兩岸繁茂的樹木及枝椏遮擋天日，所以即使是在白晝裏，也覺得天昏地暗。當初，猿飛佐助便是在此與只四郎決鬪，結果雙方不分勝負，佐助只好回來向主君覆命了。

佐助在決鬪之前，已經被只四郎識破他是一名忍者。同時，只四郎告訴他：

「凡是忍者皆是利用夜蔭來襲擊敵人的首級，因此，你在白晝裏向一名武士挑戰豈不是很可笑？還是等到太陽下山後再說吧！」

佐助回答：「你的話確實不錯，但是我沒有告訴你，我現在即將使用忍術呀！」

此時，夢想只四郎却突然睜開那雙無神的眼睛，露出陰冷的光芒問道：

「我們——是否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面？」

「見面？噢！那是不可能的，我們今天才是第一次見面哩！」

「不！我確實見過你，只是我不記得……」

倘若，佐助能够坦白地告訴只四郎，他就是武田勝頼的遺孤，那麼相信只四郎會明白一切。因爲，佐助的臉龐有幾處確實是頗爲酷似乃父勝頼。

事實上，直至目前爲止，武田家所遺傳下來具有武田家血統的人便是猿飛佐助，同時，他也是唯一能够繼承信玄所留下來那筆巨額軍費的人，只是，佐助根本也不奢想獲得那筆財富。

突然，夢想只四郎拔刀起來說：

「你——明明是在浪費你的性命，不管你有什麼目的，我已決定不予理會。」

只四郎說完便轉向身前走去。佐助心想或許對方已經猜出，他今日前來的目的了。但是，既然已經奉了主君的秘令怎能徒手而回呢？

佐助思慮之餘，環顧了草房四周，突然他發現在房子後方約有二十餘處類似墳墓的土堆，佐助深知這些土堆，必定是近幾年來，與他懷有同樣目的的人與只四郎決鬪，不幸敗在只四郎的手下，而由其掩埋了屍體的土墳。

現在，在信玄堤上，夢想只四郎與猿飛佐助兩人，距離了約莫二間遠，彼此凝視着對方。

忽然，片晌之後，只四郎嘴角上露出了冰冷的微笑說：

「你——實在不該當一名忍者……」

「爲什麼？」

「因爲，你有如兎子般柔馴的眼神，再說你的個性也不宜殺人。」

「這——你大可不必多管閒事！」佐助異常忿怒地瞪視着只四郎，然而在只四郎看來，却尤加可愛。

「本來，我不忍心殺你，但是，你來此的企圖又是如此不可原諒！好吧，既然如此，咱們就開始比鬪了，休怪我手下無情……」

在只四郎說完的那瞬間，立即從他的身上湧現出一股殺氣騰騰的威勢出來，宛若着了魔般叫人不免望之生怯。

這時，佐助也不由得全身一噤，心裏產生了忐忑不安的異樣感覺。

而只四郎却以敏銳無比的眼光，凝視着佐助的架勢之後，滿不在乎地輕哼一聲：

「哈！這種不成氣候的架勢……」

這麼一來，更令佐助心中勃然大怒，但是在那瞬間，只四郎已如一匹餓狼般向佐助的身上攻擊而來，佐助因一

時疏忽竟來不及閃避，只是撥開對方迎叉而來的刀勢，而臉部、胸……等身上多處已被對方踩踏而過。

停頓了片刻之後，雙方又在兩間遠處，各據一方相對而站穩架勢。

佐助由於臉上被對方踩踏以至於沾滿了泥濘及灰塵，佐助慚愧地吥出一口水，然後，含帶着幾分迷惑的表情注視着只四郎，暗忖道。

——唉！對方的動作竟會如此之快。

對善於發揮疾驅之術的夢想只四郎，佐助只得咋舌驚嘆他的功夫之威力了。

只四郎發現佐助異樣的神情之後，乃開口讚道：

「嗯！不錯，截至目前爲止，能够躲過「野猿劍」的你是第一人……」

只四郎說完之後，又如疾風般地滑行而來，同樣地，佐助雖然閃避野猿劍的一擊，可是臉部又被再度踩踏……

佐助吐着口水，心中感到無限的困惑，因爲，在白晝裏決鬪，自己根本無法施展他的忍術，如此一來也無以取勝於對方，如果再這麼打鬪下去的話，那麼只有徒增被踩踏的次數了，自然這並非是一件光榮事。

因此，在第三度交手過後，佐助終於開口說：

「若想獲勝，我必需再多下點功夫，咱們後會有期吧！」

只四郎揶揄地回答：

「不！我不想再與你決鬪了。」說完之後，乃迅速地從堤防上滑行而走。

佐助目送着對方的形影消失在堤防上，然後垂頭喪氣地返回九度山向幸村報告經過。

「主君！無論如何，將來我要把只四郎生擒回來！」

佐助在回來覆命之後，劈頭第一句話便是拍胸向主君幸村發誓。

然而，幸村只是微笑地安撫說：

「無所謂，既然只四郎如你所說的那般是位特殊的武士，一旦生擒他也未必肯告訴我們藏金之所，還是讓我再慢慢地另想他法好了。」

於是，便因此而暫時將這件事情擱下。

數日之後——

幸村又從佐助所打聽回來的消息中獲知，夢想只四郎已經由柳生宗矩的推薦，在家康的面前展露過野猿劍的厲害，並且也正式作爲家康的養客。如此一來，倒讓幸村覺得坐立不安。倘若，只四郎欲將那筆巨額的軍費，作爲投入德川軍的進貢物，那麼將來的情勢必將會對豐臣家不利。爲此，幸村乃下定決心，必需趁秀賴上京之際，利用

機會將夢想只四郎解決掉。

六

翌晨——

二條城的後院，周圍約莫二十間遠處，已將印有花癸家徽的幔幕張圍了起來，以此作爲比武的場地。

德川家康與秀賴並排而坐，秀賴的身旁是加藤清正，而坐在家康一旁的是淺野幸長。坐在這些人的後面則是本多正純，土井利勝以及上京的三河歷代諸將們。

比武的仲裁者已決定讓柳生宗矩來擔任。

約莫辰時左右，太鼓的巨鳴響聲，震破了緊張而死寂的氣氛。

在響聲未完時，已從右側的幔幕後步出一名舉止優雅的武士卽木村重成。重成依照約束並無携帶任何兵刄，只在右手上握住一把白扇。泰然自若的神情首先朝着上座的方向躬身致敬，隨後卽俯視着地上的白砂，步行到場地中央而來。

原來，在昨天夜裏，眞田幸村曾經一再叮嚀他，在白砂場地的正中央，有一顆黑色小石，令其必需站穩在那顆小石子上面，因此，重成乃順從幸村的指示而作。

就在重成站穩身形之後，夢想只四郎也以奇異的裝扮與神采從左側的幔幕內走出，在其背後仍然懸掛着兩把長刀，不僅蓬髮長鬚，同時還赤着雙脚，或者是爲了便利施展其滑行的功夫吧！

隔着兩間遠，只四郎露出得意的笑容問：

「你——要使用無刀之術嗎？」

重成以清澈而明亮的眼神，接受了對方凶猛輕蔑的問話，回答道：「嗯！不錯！」

隨後，只四郎便將背後的兩把長刀緩緩地抽出，並且，刀鋒朝前平舉……

這時候，木村重成仍是滿不在乎地凝視着對方的架勢，彷彿胸有成竹般眉宇絲毫不爲所動。

然而，就連精於武學的家康，以及在座的圍觀者也都察覺不出重成究竟有何驚人的神技。

身爲仲裁人的柳生宗矩不免也爲重成擔心起來。本來，對有名的武術家而言，在作眞刀比武時偶而也會故弄玄虛，令對方捉摸不定他的意向，但是，據宗矩所知重成既非是武術家，自然面對着這麼一位武功超凡的敵手，怎麼可能還如平時那般地鎭定？果眞叫人頗費猜疑，難道重成已有不被對方砍死的信心？但是——究竟又是什麼原因讓他產生了那種信心呢？這一種，乃是柳生宗矩心中疑惑不解的癥結，同時也逐漸地產生了焦慮。

另一方面，重成如此反常的神情却也讓只四郎感到不安，然而，只四郎與冷靜的旁觀者不同，雖然在他的內心裏產生了激烈的迷惑感，可是爲了避免中對方的計謀，乃決定採取誘敵的方法——

「來，看招！」

隨着只四郎一聲吶喊，魁梧的身影已猶如滑雪般衝至距離重成半間遠處，但是——就在這當兒，只四郎却莫名地停止了脚步，全身宛若被點住了穴道般，站在那兒動彈不得，同時在其臉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所有旁觀者只覺得莫名奇妙而不知其所以然，部分人甚至於還猜測可能是重成施展了妖術，所以才會使只四郎如中了邪呆立未動。

只有柳生宗矩發覺原來在只四郎赤裸的雙足旁，已滲透出鮮紅的血漬來了。

——啊！

宗矩不禁在心中驚嘆一聲。

事實上，並非重成施用妖術，而是遵照幸村的指示，在對方襲擊而來之前，先將右脚底下的黑色小石子踩破，而不明事由的只四郎，仍然向前滑行在那露出數十把刀鋒的白砂上，當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雙足已被那數十餘把的刀鋒刺得血肉模糊了……

瞬間——

痛苦難堪的只四郎，猶如拒捕的野獸般發出了悲鳴的咆哮聲，不久，乃咬緊牙關凌身躍入半空中，就是那同一時間裏，已揮動手中雙劍，將自己的雙足狠狠砍落，因爲只四郎發現那幾把藏在白砂內的刀鋒上，早已塗抹了劇烈的毒藥，爲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得已只好將雙足砍斷。

但是，夢想只四郎終究還是保不住自己的性命，在發了兩天高燒後也死了。

因此——當年武田信玄所隱藏的那筆巨額軍費的地方，也隨着只四郎的死亡，而永遠不爲人知。

眞田十勇士

一

慶長十九年秋，情勢已經發展到非少數的有權勢或領導者所能控制消弭的地步，大阪城乃毅然決定對德川家康展開背水一戰，不惜任何犧牲代價。

豐臣秀賴的密書由忍者兼程送達諸國八方——曾領受太閤豐臣秀吉恩情的諸侯、關原之役的餘黨與對天下萌生不滿的浪人。

接受密書的主要人物，記錄如下：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
仙石豐前守
明石掃部
毛利豐前守勝永
織田左門賴長
京極備前
石川玄蕃
石川肥後
後藤又兵衞
山川帶刀
北川次郎兵衞
三宿越前
塙團石衞門
新宮左馬

在秀賴給予眞田幸村的密書邊裏寫道：「願贈閣下五十萬石」。

幸村閱畢之後，嘴角現出一絲微笑，且喃喃自語地說道：

「若是內府（家康），可能僅贈我十萬石。」

五十萬石只不過是對戰爭抱着沒有穩操勝算的人所開的空頭支票而已，若眞空頭支票，絲毫無兌現可能，即使隨筆任意塡寫百萬石、二百萬石，皆無所損害。

果然——。

尚不到十天期間，紀伊的國守淺野但馬守長晟來訪，他對幸村提出了家康的意思：

「將軍欲送給你茨木一國。」

當今，茨木城是由不久前離開大阪城的片桐市正且元擔任城主。此時本塊領土的收入是五萬二千石。

家康所欲贈予的領土，僅是幸村想像中的一半而已。然而由此可見，始知並非隨意濫開的空頭支票。

幸村俯首低聲地回答道：

「如果能給我五十萬石的話……。」

家康聽到長晟的回話，斂眉沉思，彷彿自言自語般地慨然開口說道：

「他們父子二代都這麼意氣用事，竟不顧後果而想要斷送自己的生命，那就無法可想了。」

家康憶及十八年前，在關原之役時，眞田昌幸與幸村父子率領着二千餘名的一小撮軍隊，將前往參加大戰的德川秀忠的三萬八千餘名軍隊，攔截於上田城，有十日之久，動彈不得，致使秀忠無法投身關原之戰，曾經被家康重重地責罵一頓。

數日後，幸村僅率着猿飛佐助一人，喬扮成山伏模樣，從高野山麓北谷的九度山逃出去了。

當他們越過紀見坡，走到河內路時，和一位手持白木枴杖的老人迎面錯身而過。

「哎呀——」

驚聞老人的呼聲，幸村猛然地轉回頭。

這位年齡可能已超過古稀的白髯老人，雙目一霎也不霎的一直凝視着幸村的面貌，片刻之後方才說道：

「你腰間所佩的劍共五宮之相，完全由你的臉上映現出來——」

像人有人相一樣，刀劍也有刀劍之相。從刀尖起區分爲散、壽、福、運、命等五種，以爲觀相之用，故稱爲五宮。

幸村一語不發，默默地將刀拔出交與老人。

老人將刀斜斜高舉，迎着悄悄撥雲而出的夕陽，仔細觀察刀身之後，緩緩地開口道：

「五宮皆主大兇。浮現在刀上的月、星、疵等相，都是表示陣亡之相。」

話剛說完，隨卽以其白木枴杖敲擊刀身。

鏘然一聲，幸村的無銘刀應聲斷裂爲兩截，老人若無其事地將斷刀拋入草叢裏。

「身爲天下的名將，對於隨身所佩帶的刀，應該細心一點。」

言畢，老人就掉轉頭，漸行漸遠。

侍從佐助在旁突然發現老人並未將白木枴杖携走，仍然遺棄在路上，因此將之拾起，大聲急呼：

「這位老者！這位老者！」

想要追趕上去。

但是，幸村以手勢止住他說：

「佐助，枴杖裏頭可能藏有刀。」

「啊——果然是眞的。」

佐助將枴杖交給了幸村。

然幸村並無將刀拔出觀看之意，接過枴杖，就立刻開始上路。

× × ×

第二天清晨，幸村留下佐助，獨自一人去拜訪大野修理大夫治長的府邸；他朗聲對警衞所的武士說道：

「我是大峰的山伏，想要謁見主人並欲向他呈獻祈禱的書卷，請你替我轉達。」

這名警衞所的武士冷眼打量幸村的山伏裝束，並用驕矜的口氣說：主人現在正在城裏，你暫時在這兒等一等。

警衞所裏共有十數名年輕的武士，他們似乎窮極無聊地呆坐在那兒，尋不着新鮮的玩意兒解悶。突然其中一名武士覷見了這個山伏插在腰間的刀。

這是一把大約長達三尺七八寸的長刀，他對幸村說這是千載難逢、稀世罕見的一把好刀，請借我一觀，以開眼界，增長些見聞如何？

「我們修道人所携帶的刀，只不過是用來威山犬而已，它與別種刀不同的地方僅是較長罷了，實在並無值得閣下觀看的價值……」

幸村如此婉轉地拒絕，但終於熬不過武士的要求，乃將刀緩緩從腰間抽出，放置於此年輕武士的面前。

年輕武士接過刀之後，迫不及待地急速拔出刀身，乍見之下，不由得驚嚇得倒抽一口冷氣。

其他的武士們也都紛紛過來觀賞這把刀。

這把刀看起來不但銳利無比，同時其質料亦屬上乘——刀身通體放射着有如秋霜烈日般那樣銳利凜烈的光芒，照射得大家頭暈目眩，無法加以直視。這把刀實在和山伏那種修道人極不相襯，不適合山伏質樸的外表。

「能否讓我拔掉刀柄看看。」

「請吧——」

年輕武士拔掉刀柄，仔細觀看之後，神情顯得非常感動，他讚嘆地宣告，這是名聞遐邇、聲望崇高的刀匹正宗所鑄的刀，今日眞是大開眼界。

這時，剛好從城裏歸來的大野修理大夫治長經過那兒，無意中向警衞所溜了一眼，卽高聲叫着：

「哎呀！原來是左衞門佐大人大駕光臨。」

他一邊發出驚呼，一邊踏入所內，神情肅穆的跪坐在山伏面前，極爲客氣而有禮貌的向他請安。這一連串的變化嚇得年輕武士們個個驚惶失色，面面相覷。

幸村在大阪城視察完征募的浪人情況，在回程的途中

，佐助感覺到他的神情略帶憂傷，鬱悶不舒。

當步行到上次和那名老人錯身而過的地方時，幸村忽然停止不前，沈聲叫着：

「佐助——」

「是。」

佐助垂立在後面，眼光無意的注視着主人的背部，靜待他主人的吩咐。

「你去尋找看看，我那把被人折斷爲兩截的刀是否尙在草叢之內？」

「遵命。」

佐助毫不遲疑的立卽踏入那和他身高同樣高大的草叢裏；而呈現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吃驚得瞠目無語。

就在那一把刀被拋置的地方，有一名男子雙目緊閉，四平八穩的仰臥在那裏。

這名男子留着一頭褐色的長髮、鼻樑高聳、皮膚白皙、身穿無袖的虎皮外掛、胸側放着一把四尺餘長，幾乎沒有弧度的長刀，沈沈着昏睡。

他是異邦的年輕忍者——霧隱才藏。

「才藏——」

佐助出聲喚他，才藏如夢初醒，微睜眼睛，懷疑地問道：

「是猿飛嗎？」

「你怎麼會臥躺在這裏呢？」

「唉！說來話長，我碰見了『吃霞』那個老傢伙，就朝他使出了一刀，不幸自己技不如人慘遭敗北，卽成爲現今這副模樣，我想八成那個老傢伙對我施用了睡魔的法術。」

才藏自己也不淸楚到底昏迷在此地多久了。

佐助聽完他的遭遇，微微笑道：

「那位老伯大概是預備將你送給我的主人。」

「你的主人？」

「不錯，現今我的主人眞田左衞門佐大人就在不遠的那邊。」

「哼——」

才藏哼着濃濁的鼻音，翻身一躍站起，隨着佐助走出草叢。幸村嘴角微微帶着笑意，注視着站立在他面前的這名表情不快豫的異邦年輕人。

「你的事情佐助都告訴我了，我會給你一份工作，你跟着我走吧。」

言畢，又以穩健安祥的步伐，開始往前邁進。

才藏向佐助瞄了一眼，帶着徵詢的意味。

佐助頷首說道：

「雖然天下廣袤，但放眼縱觀能聘用像你這種特異的人，恐怕只有我的主人一位而已。」

「哼——」

才藏再度嗚哼一聲，但臉上已無反抗的神色，和佐助並肩齊行，追隨在幸村後面。

一把凶劍而化成一名凶暴的年輕人，時時追隨在幸村左右。

二

返回九度山的府邸之後，幸村招集了包含佐助、才藏在內的十位心腹股肱，並圍坐在他的面前。其餘八人的名單如下：穴山小助、由利鎌之助、三好淸海、爲三入道、筧十藏、高野小天狗、吳羽自然坊與一子大助幸綱。

幸村一一環視他們後，以堅毅的口吻首先宣告將欲進入大阪城的事情，接着再沈痛地訓誨說：

「假使我所擬定的策略能被採納，則在這一次戰爭中，必可輕取德川內府的首級，使秀賴公成爲當今天下第一人，這絕不是空思夢想，而是定然可以實現的。但假使我的策略不被採納的話，大阪城將會歸於消失而煙滅。以目前的局勢判斷，後者的狀況，極可能就是未來的景像。……我幸村因爲顧及武門的顏面關係，願擔負起拯救豐家的重擔，只要我竭盡全力，用盡全力，用盡人事，那我的工作就算完成，可以俯仰無愧矣。縱使天守閣火焰沖天，也不會令我悲愴失神。生也罷，死也罷——無論諸位選擇那條路，都須抱着平靜的心靈，我要求你們跟我一樣，將情緒拋棄一旁。」

隨後卽分配十位的任務。

在幸村腹案中，早已蘊藏着有可讓家康驚厥的策略。這條絕妙策略，是其亡父昌幸傳授給他的。

三年前，當一翁閑雪（昌幸）察知自己將接近死期時，有一日，將幸村呼叫到他的榻旁枕邊，輕言吩咐道：

「駿府的內府，今年已過古稀之年。」

「誠然——」

「現在，內府已經不會再猶豫躊躇不前。三年之內，定然會擺脫種種不可攻打的藉口，驅揮大軍攻擊大阪城。此刻我就傳授給你在那存亡危急之秋，應該採取的策略，你要仔細聽着。」

「孩兒願承教訓。」

「首先，你須率領三千名的輕騎兵，進入勢州桑名，完成堅固的備戰防衞，以靜待動。內府已知你是一位足智多謀的人，定然不會由正面襲擊，是以你必須要制敵機先，一舉奇襲成功，使德川的軍勢敗走十里之外，當你挫敗

敵軍消息風傳出去之後，昔日曾經蒙受太閤恩情的諸大名中，定然至少會有二、三者投靠到大阪城來。在這期間，內府絕對不會善罷干休，他會增派援軍，如排山怒濤般地再度展開襲擊。此時你萬不可與之就地決戰，務要退居險要易守易攻之處，穩住陣脚，再還以顏色，報一箭之仇，並要表現出悠緩從容不迫的神色，切勿讓敵軍窺見我方有一絲一毫的驚惶之狀。最後，你可退居到瀨田，並將通往之大橋燒毀，斷絕通路，同時在沿岸一帶徧立木柵，以弓槍防衞，如此必可支持數日之久，在你轉移敵軍主力的這段期間，可將聚集於大阪城的諸將，傾巢一擧出擊，攻克山崎、大和路、奪取伏見城、佔領京都。如此一來，九州、中國、畿內的諸大名將目睹你們勢如破竹的强大力量後，必然會心生叛意，向德川豎立叛旗。……這些你都要聽清楚牢記在心？幸村，僅僅守城是不行的，守城是——」

說到這裏，昌幸略微休息，俾以緩和他那極爲困難的呼吸。隨卽喟然嘆息地說道：

「可是，我這條策略，必然成爲畫餅充飢。」

「你是說在大阪城內，沒有人會贊同你這條策略，你的提議會被駁斥不用的嗎？」

「完全正確。但若是加藤清正仍然未死，那就又另當別論，可惜……」

昌幸在敍述過這件事情後的第五天，卽溘然長逝，與幸村天人永隔。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昌幸就這樣懷抱着未酬的壯志，消失於人間。

他所遺留的睿智言論，並未消失湮滅，而在他歿後的第三年，東西方終於形成決戰的場面。

× × ×

原來，對家康而言，幸村是其最可怕的敵人。是以他命令淺野長晟，斷然不能讓幸村踏出九度山一步。

長晟率領五千精兵，包圍高野山麓，並對部屬宣稱：

「若是見到眞田一黨有任何可疑的行動，都要立刻向我報告，違者重罰。」

這道意旨也通知了高野的官廳與一山的門才及其徒衆，同時亦給地方人士下達了同樣嚴格的命令。

如此佈置得水洩不通的警戒網，如何才能突破——這就是幸村所要表現給世人知道的智謀。

慶長十九年十月六日的事情。

幸村在他的府邸前面，搭建了大規模的臨時房屋，擧行其亡父一翁閑的超渡法會，招待了九度山附近——包括橋本、東家、橋谷等一帶的住民，年老的人不算之外，卽有數百名民衆。幾乎九度山的人都聚集在此處。

全家的子弟總動員在齋戒中跳舞表演娛人，民衆都異常高興，開懷飲酒狂歡。但是，不到一刻鐘時間，所有的人都醉得不省人事，隨地倒臥。因爲幸村偷偷地在酒中滲進了安眠藥，以便乘機混出去。

幸村由府邸出現，翻身跨上佐助牽引過來的駿馬，口中疾速吐出一句。

「我要急趕一程。」

說罷，揮鞭用力一抽，就如黑色墨汁潑入黑夜一樣，彷彿疾風般地馳騁出去，消失無踪。

此時，府邸內已經空無一人，闃寂無聲。

百餘名家臣分向四方奔散，紛紛從左鄰右舍牽引出他們的馬匹，並從附近起出匿藏已久的甲冑、長茅、槍，各自分別配備，縱馬揮鞭而去。幸村因早已有長足的籌計，並未曾將兵器堆置在官邸內，而是分散地藏匿於每一個角落。連民衆也不知道在自己住家的周圍藏了兵器之事，這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九度山附近的老百姓們，爲了應付烽火戰亂之事，每家皆飼養有馬匹，以備奔逃之用，幸村就是看中這點加以利用。

片刻之間，一支由穴山小助與由利鎌之助指揮的百餘名配備整齊的步裝騎兵急速出現。

當夜色大明之際，隊伍整齊而嚴謹的眞田六文錢隊，已經一直向前地越過了紀見坡。

在這山麓上，幸村帶着大助、佐助與才藏正佇立等候着隊伍的到來。

接到眞田館已空無一人的急報，淺野的警衞隊立刻順着馬跡追踪而去，當他們追到紀見坡的急坡時，突如其來的，從上端的樹梢間噴射下毒煙，將他們全體擊倒於地，人馬翻仰，在地面上滾來滾去。

伺機埋伏於此處等待淺野警衞隊的是筧十藏、高野少叫天狗與吳羽自然坊三騎。

他們三人奪取了警衞隊所攜帶的二十餘隻槍，有如旋風般地策馬馳騁而去，瞬間消失於眼底。

三

人們預料幸村爲了逃脫德川家嚴密無比的監視，必然會化裝成各種模樣秘密地進城；但出乎意外的，眞田六文錢隊却高擧着六文錢的旌旗，排着的騎馬隊伍，穿着華麗鮮明的甲冑，堂而皇之的行進於大阪市街，因此，使遠遠眺望到這種情形的人，個個都啞然無語。

如此做法對提高全大阪市人的信心，發揮了莫大的效果，大家精神一振，心中萌生無限的生機與希望。

幸村在此次行動之前，曾派一名密使到他的鄉里上田去，擬定日期，將其舊日的家臣全部聚集在河內，待機而動。由於這些人的參加，使此次入坡的人數能多達千騎之衆，成爲一支龐大的隊伍。

迎接這批力量强大友軍的秀賴，親自挑選幹部以下新近招募的四千餘名浪人，交與幸村使用。

幸村羽翼强大，很迅速的就成爲城裏的一大勢力，和長曾我部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三人，共同被提拔推擧爲三將領；稍後不久，又加入了較晚進城的後藤又兵衞基次、明石掃部助全登二人，成爲五將領，有權參與軍事樞機事項的籌謀與商定。

一日，幸村去視察城內的防衞與守備情形，他發現城南方面的防備過於薄弱，認爲此處隱含着危險。

幸村返城後，立刻向大野修理大夫治長建議：城南應再築建一座城廓，他願意自己一人負責這件事情，準備做最堅强的防備。

治長謂後藤又兵衞也曾向他提出了相同的建議。

幸村與又兵衞着眼於相同的地點，這並非是偶然造成的事。蓋因大阪城東北西三面，皆爲濱臨河海的險要，不易進擊，僅有南面——玉造方面衔接廣遠的平野，假使敵方的大軍由此進攻，極可能會迫進城池。

據聞往昔秀吉亦非常關注此處，所以在這地方築建一個第三城廓，然後又挖掘一條乾護城溝，雖有以上種種的防備與保障，秀吉仍然無法完全放心。

後藤又兵衞將建築玉造外城廓之事，讓與幸村。

幸村親自監督，開始破土興建工事，他所建築的位置是在第三城廓南面的乾護城河外，共有四方百間（一間是一點八公尺）約爲一萬坪的面積。

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此處巍然出現了一座宏偉壯觀，防衞力强的外城廓。

幸村重新挖掘一條護城溝，並在溝的內外豎立着三道屏柵，而在屏柵與屏柵之間，每隔一間卽開設一個箭口，並在每一箭口架置三隻槍。同時在望樓與望樓之間，搭建瞭望台，在圍牆之上開闢步士們行走的走廊，另外亦在後方的平地開建直接通達於瞭望台的走廊，以便利於上下。瞭望台上也安裝有大砲，俯瞰下面四方，可狙擊膽敢來犯的敵軍，以上種種的裝備與設計，眞是既週到而又堅固，令人由衷的佩服不已。

全城內裏裏外外的人，都把這座城廓稱爲「眞田城廓」。

× × ×

東西關係，業已完全斷絕。

一日，秀賴在舖放着一千個榻榻米的大廳內，聚集所有的新舊諸將，擧行軍事會議。

大阪世襲的諸將——大野修理大夫治長、南條中書、內藤左馬、細川讚岐、石川伊豆貞政等，在來此以前，曾經擧行一次軍事會議，會中決定堅守在城內。

大野治長首先打破沈默，開口說道：

「關原之戰時，雖然東西軍勢在伯仲之間，但治部少輔大人（石田三成）却敗於狡猾的駿府老人的策略之下。今日，彼我的軍勢相差甚遠，不能相提並論，如果右府公（豐臣秀賴）欲擧旗開戰，以目前的現狀而言，實很難明確地把握住每位大名的向背，故而今日除了堅守在城內等待諸大名的參戰外，別無其他更佳的方法。」

如此坦率地公開其意見。

後藤又兵衞以下，新募諸將們不約而同地一起將目光凝集在幸村身上。

幸村以穩健溫和的語氣說道：

「如果要堅守在城內抗敵，必須確定援軍一定會來到，方有守城的利益。但目前和關原之役不同處是，大阪城連一名外援的大名都沒有，更遑論其他。若是在此夢想某一位大名會來援助，那是極爲愚蠢之事。因此，雖然大阪城是一座名城，假使不設計將敵軍的主力挫敗於城外，如何應付天下的强大兵力，這座孤城又能守多久呢——」

他詳加分析說明後，眼光瞪視着治長久久不放。

幸村的眼光銳利無比，炯炯有神，極具威嚴，使治長的身軀在不知不覺中微微顫抖。

「欲堅守城廓，必須有充足的糧食與旺盛的士氣，方能長久支撑，無後顧之慮。若是孤立無援地一日渡過一日，遲早定然會由內部先行崩潰敗壞，民心士氣消沈。比較以上這些利害關係，可見由城內主動向外攻擊，才是妥善而獨一無二的良策。……秀賴公如欲駐紮於天王寺，諸軍攻陷山崎，鄙人願與毛利豐前守大人共同擔任先鋒，進擊到勢州桑名去，以干擾攪亂德川之軍。而在這期間，長曾我部宣內少輔大人與後藤又兵衞大人可趁機攻陷伏見城，佔領京都，俱守於宇治、瀨田，靜待我部與豐前守大人的撤退。……不久，冬季便會來臨，如果在宇治川前展開戰爭，則歷經長途跋涉行軍，極端疲勞的德川軍，必然會踏着疲憊的步伐涉水渡河，而我軍卽在其涉水渡河中途，加以狙擊，這是有利方法之一，或將士兵預先埋伏於適當的地方，假裝要撤退逃亡，以爲誘敵之用，然後前後夾擊，將敵軍全部擊落在河中，此亦爲有利方法之一。同時如果敵軍雖能涉水渡河至岸邊，由於宇治長川達二、三町（一町是一〇九公尺），手脚必然凍僵，極不容易使用弓和槍

，乘此空隙，予以痛擊，也是有利方法之一。如此重重的擊破德川的大軍，必能支撐數個月之久，在這期間，可遣派使者分赴畿內、中國、西國等地，給予詳加列舉我們的優勢。如此一來，曾蒙豐臣秀吉大人恩情的諸大名，勢必會一個接一個地幫助我們。」

幸村話尚未說完，後藤又兵衞即猛力拍擊膝蓋，連聲贊成道這眞是一條巧妙的戰策。

不過，世襲的衆臣們却無一人頷首表示贊成他的出擊策略，大家開始紛紛議論，提出反對的言辭。

甚至於有人說自古而來，從未有一人在宇治、瀬田之防衞戰中，獲得勝利，何必自蹈覆轍。

「在此之際，應儘量避免冒險。」

這是世襲衆臣們一致的意見。

最後的情形，果眞有如幸村自己所預料與擔心的完全一樣，竟逃不過被批駁擱置不用的命運。

四

深夜——。

幸村敲響其桌邊的金鈴。

隨卽聽到一聲清亮的應答聲。

「來了——。」

紙門被拉了開來。

幸村看到走入屋裏的人，不禁眉頭一縐。

來人並非佐助。而是容貌端莊秀麗的三好清海入道。

「佐助剛好出去，有事就請吩咐我吧。」

佐助一向從未不禀告主人而隨意離開前往別處的。

「清海，是不是你假冒我的命令，詐佐助外出。」

「是的，主君——」

清海入道大模大樣的回答，絲毫無羞愧之意。這名大盜石川五右衞門後裔的英俊和尚，胸懷野心，他想使天下人都能津津樂道他的聲名，以留傳百世。

雖然當其殺父仇人豐臣秀吉垂死之際，他曾悄悄的將秀吉浸於裝滿冷水的浴槽中，加以殺死，自己覺得心滿意足，躊躇滿志，但却無人知曉此事。

因此，清海入道在內心深處極思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以震驚天下。然經長期思慮的結果，若要眞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唯有去做一件事，那就是：

「提取德川家康的首級。」

截至目前為止，再也無法想出比此更為適當的任務了，清海入道一直希望幸村能交與他這項任務。

可是，當幸村看到他不是佐助時，卽刻說道：

「你下去吧。」

「主君！有一句話我不得不說。」

清海入道昂然抬頭說道：

「聽說在今日的大軍事會議中，主君所獻的軍事策略完全被批駁不用。如此一來，今後的戰略與作戰，只不過是偏於消極、保守的一方而已。豐田家的滅亡，指日可見。據我觀察推斷，情勢至此地步，主君胸中所擬定的秘策，唯有僅餘的一條罷了，請讓我三好清海入道去執行此一僅存的秘策吧。」

幸村默然無語地注視着清海入道，片刻之後，方以沈穩靜肅的聲音道：

「還是等兩軍開始對峙之後再說吧。」

可是，清海入道並不死心，仍以執拗無比的態度堅持道：

「那麼，主君在使用最後手段之際，一定要將那任務留給我執行。」

幸村無可奈何，只得應允。

×　×　×

十月二十三日，家康抵達京都，進入二條城。隨卽從茨木城調來片桐市正且元，聽取他攻擊大阪城的策略，以為參考採擇。

一個月後，家康方才率領旗本（步士的一個等級，俸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晉見幕府將軍）由京都開始出發。

他們沿着奈良街道行進，在中午以前卽到達木津。本預定在此泊宿一夜，可是，由於發現在家康的膳食裏被人暗中摻入毒藥，方才知道敵軍的忍者已潛藏於宿營內，故而大家又突然接到出發的命令。

預定計劃變更，今夜將宿於奈良。

另一方面，將軍秀忠也於同日從伏見出發，沿着大和街道行進，是夜預定宿於枚方。

在木津的宿營內，將毒藥摻入膳食中，是霧隱才藏接到幸村的命令而做的，當然藏有深意。

因為幸村不欲家康住宿於木津。

幸村接到家康已從木津出發的急報，急忙進入正殿謁見秀賴，提出如下的建議。

「今日，內府經過十三里的長途跋涉，直到深夜方得住宿於奈良，這一行人馬，必然疲憊無比，極需休養。據我判斷其護衞者定然會鬆解甲冑，卸下馬鞍，好好地休息一夜，如其不然，也有十分之七的兵馬無法再參加作戰。由此到奈良，僅有七里，如現在急發兩隊兵馬，一隊由暗峠前進，另一隊則由中垣內越前進，銜枚急走，不出半夜，必能抵達奈良。若是一隊人馬齊湧入敵軍陣營，一面以

大勢攻之，一面挾擊，則不諳地理狀況的德川軍，必然會左衝右突，立不穩陣脚，成爲一片混亂。趁此機會，我軍攻入本營，十之八九必能斬取駿河老人的首級，我幸村保證必能得到勝利。」

如此由衷的獻策，一片丹心袒露無遺。

可是——非常不幸地，這條突襲的戰策，仍然被大野治長排斥，不被秀頼所採用。

秀頼沒有出聲制止文官出身的治長的插嘴，因爲他缺乏賞識幸村的器量，故而借治長來駁斥其戰策。

——眞令我黯然灰心。

幸村對於世襲諸侯們的不善於用兵，感到無比的絕望，垂頭喪氣地步回自己的居室。

一踏入房間，即見清海入道佇立於裏面等待他。

「主君，既然你的獻策被駁斥不用，請將最後的手段交付給我執行吧。我清海入道一定將老狐狸的首級攜帶同來，以慰你心。」

「你的聰明才智，能勝過那老人的頭腦嗎？」

「我一直期盼這種機會的來臨，因而曾悄悄地研習一種能震驚天下，流傳後世的忍法，同時也訓練培養了一批兵士，以備不時之需。」

清海入道充滿自信地回答幸村的疑慮。

「噢！你眞的培養了一批兵士嗎！」

「這並非普通的兵士。雖然主君是古今少有的名將，但若是知道了我的方法後，必然也會驚得咋舌無語。如果你看到我所訓練的兵士，一定會茫然失措，頓時驚絕，不信天下有此兵士。」

清海入道露出非常自負的笑容，催促幸村道：

「讓我去吧，那個老狐狸的首級可說已掌握在我的手中，再也難逃死亡的命運了。」

幸村終於點頭應允。

清海入道打算在家康由木津前往奈良的中途，出手加以狙擊，完成自己多年來揚名的願望。

幸村本來認爲如果自己不親自指揮，一定無法提取家康的首級，但看到清海入道那充滿自信的樣子，終於打動他的心，改變原有的態度，不加思索地應允。

「多謝主君！多謝主君！」

清海入道立刻率領爲三入道、高野小天狗以下的二十騎人馬，如疾風般地一直越過暗峠而去。

五

家康在正午時分才由木津出發。但他將大部軍隊留在木津，自己僅帶領極少數的護衛人員。

行進不到半刻鐘，即發覺從後方有一排騎隊，有如順着急流奔行的輕舟般洶洶之勢，追趕過來。

瞬息之間，就超過軍隊，到達家康所乘坐的轎旁。

原來是伊賀組頭目服部半藏。

「聞聽主君在木津的宿營內，所吃的飯菜被下毒，這點讓我服部半藏感到疑惑不解。」

服部半藏以緊張無比的神情問道。

「有什麼好疑惑不解的呢？」

「一般而言，衆人皆知在征旅的途中，大將必然先以箸試探食物中是否有毒，方才進餐，此爲敵方應知之事。何況指揮大阪城的忍者是眞田幸村，焉有不知之理，怎會命令部下施展如此輕率的暗殺手段？我想其中必另有道理，可能是幸村希望主君匆忙離開木津，所以故意安排這種容易被發覺的施毒計策，以讓我們中計。」

「嗯。可能是爲了要在奈良街道上狙襲我所使用的陷阱，幸村眞是老謀深算的人。」

「我想絕對沒錯——。請主君立刻返回木津，請泊宿於木津一晚吧。」

「半藏，我爲何要畏懼幸村的狙擊呢？」

「聽說幸村獻出在野外作戰的策略，却被駁斥不用。是以幸村迫不得已決心採取最後的手段，來奪取主君的首級。像幸村那樣足智多謀的步將所策劃的狙擊，我們應十分小心戒備才可，請主君回去——」

家康沈思片刻，方才答道：

「半藏，在我七十年的生涯之中，曾有二十七次瀕臨斷絕生命的危機，然而每次皆因不容緩之差而獲得生還。……我家康若未將天下的一草一木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不會殞命的，對於這點我非常自負，否則爲何能使德川家成爲今日的位置。你不必擔心。」

「可，可是——」

「如果不幸被你的預言料中，遭到幸村的狙擊，但我家康的生命是很堅韌的，在未親眼目擊大阪城燒毀以前，我的生命一定會安如巖石的。」

聽到家康這樣說道，半藏無言以對。

至此地步，只能選派旗本之中可一夫當關的最勇猛者，護衛於家康的前後左右，寸步不離。

夕陽西下，日薄崦嵫的時分——。

一行人來到名爲娶池其面積相當遼濶的湖畔附近。

湖的一側是一片孟宗竹聚成的竹林，湖畔的道路如海邊的砂地，緩緩的轉彎。

突然，服部半藏面對着如此優美的景色，自心中泛起了微微的不安感，這種不安感是無法具體說明的。

行進不到一町遠，他的預感就化爲眞實了。

「噢——大家看那是什麼？」

一人以手指着湖面大聲叫道，是以大家都一齊將視線轉往湖面上，只見原來水波不興的碧綠水，非常奇怪的，竟然浮現出無數的紅色斑紋。

那似血一般的無數斑紋，竟在衆人的注視之下，在湖面中迅速的擴大。

刹那之間——。

好像由湖底突然加入大量的水一樣，原本水波不興的湖面，開始產生了巨大的波潮，隨着洶湧的浪濤，水面上突然露出了數十位和尙。

家康以下，四十餘騎人馬皆恍如置身於夢中，個個看得神情茫然，目瞪口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些看來彷彿海和尙般的怪物，緊接連而來的動作是，以迅速急快的速度，劃開水道，濺起浪花，游至岸邊，隨卽衆人以矯捷的行動，一躍站立於岸上。

令人啞然無語的光景，展開於家康衆人之前。

這些站立於岸邊，爲數大約三十餘人的海和尙，每一個人全身皆是一絲不掛的，不僅如此，這些和尙的胸前都有兩個隆起的豐滿乳房，令人爲之目眩。

這些女和尙臉上一齊露出明朗的笑容，踏着砂地，向德川軍奔竄過來。

「啊！是敵人。」

服部半藏發出驚叫的聲音，但已來不及了。

在不知不覺當中——。

從與湖水相反方向的竹林裏，悄悄的奔出一隊蒙面的人，如飛鳥般的殺向德川軍來。

可說是連令人感到狼狽的時間都沒有。

家康所乘坐的轎子轉眼間卽被這羣蒙面人包圍起來，形成完全孤立的狀態，無法突破險境。

從竹林之中現身的三好清海入道，腳穿單齒的高木屐，手握大掃刀，高聲喊道：

「德川大御所大人，怎麼樣呀！」

他繼續以充滿驕傲的口氣道：

「你這隻狡猾的老狐狸，你的生命只能活到今日爲止，雖然你已經很老了，不過，我想應該尙有切腹的力氣。我——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股肱之一——三好清海入道今日要超渡你，因此你要依據三河的武士禮貌，好好的就死，免得遺笑大方。」

由於狙擊的程序完全按照自己的計劃進行，三好清海入道陶醉於極度的快感之中。

在從奈良的法條寺，向南方行走二公里的地方，有一

座名叫眉目寺的尼姑庵，庵內是奉侍光明皇后像的，住持則由皇女當中選派擔任，是一座深具傳統的高貴古刹。但不知由何時開始，人們傳言眉目寺撿拾被拋棄的女嬰，養育成人，剃度爲尼姑，然後送到大阪或京都賣春，因此，寺內的尼姑們可能感到無比的羞愧，故而緊閉門扉，完全隔絕與俗界來往。

三好清海入道不知使用何種方法，將尼姑庵內的三十餘名尼姑，訓練爲自己的部下。而這些年輕尼姑們所使用的武器，也是與衆不同的，她們的武器可說就是本身豐嫩白晰的裸體，其他別無一物。

三好清海入道就是使用她們這種天然的武器，以誘使敵人驚訝，自己再率隊趁虛衝入敵方。

「德川大御所大人，快點出來吧。」

清海入道使用大掃刀的刀尖，挑開轎門。

就在那一瞬間，從轎內傳出回答道：

「有什麼事嗎？」

轎門開後，眼前的景色使清海入道雙目圓瞪。

原來坐在轎內的人，並非七十老翁的德川家康，而是一名慓悍的壯漢。

「你竟把我們一行人誤認爲德川內府的人，那眞田左衞門佐大人的股肱也未免太差勁了，我們是要去幫助大阪城的人，彼此都是一家人，不要自相殘殺吧。」

這名壯漢——在臨危之中，以邊若鷹隼的行動將家康自轎中拉出，自己以身替代家康的服部半藏，異常冷靜的抬頭注視着三好清海入道的全身。

清海入道那高如天空的快感，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般，頓然消失殆盡，他橫眉瞪眼的說道：

「我瞧破德川大御所大人表面上是要住在木津，而實際是暗中移入奈良的詭計，是以我將部下分爲二隊，包圍德川這隻老狐狸，你到底是誰？」

「我是木村長門守重成的叔父木村常陸介重宗。」

就在他們對話之時，家康用頭巾蒙住自己的滿頭白髮，躲立在抬着行李的僕人旁邊，手中抱着一件老虎皮，裝扮爲一名老侍從，以掩人耳目。

三好清海入道與服部半藏之間，又談了二、三句話。

「請走過去吧。」

清海入道看到對方毫無可疑之處，卽放之通行。

眞可謂千鈞一髮，虎口逃生。

可是，走不到三町遠時，却聽到一聲大喝。

「停住！」

同時，反射着夕陽的大掃刀的閃光，由後方追趕過來，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眞是十分危急。

「主君！要迅急奔馳噢。」

服部半藏再度將家康從其所乘坐的轎內拉出，扶他坐在自己的馬上，然後自己翻身上馬，坐在家康的前面，腳踢馬腹，大喊一聲馳騁而去。

擋住在清海入道前面的旗本們，約有十五人滿身血跡，臥倒於地，也就在這毫髮之差中，使拚命緊抓半藏的老家康，終獲脫險，抵達奈良口，受到奈良奉行中坊秀政的出迎，眞有如隔世再生，撿回一條性命。

六

三日後，所謂大阪冬之陣，終於點燃戰火。

包圍大阪城周圍的德川軍，先攻陷了中島、穢多崎、五分一、新家等要塞，同時也逼近野田、福島的要塞。

令人感到很遺憾的是，大阪城內的人彷彿城已快要淪陷一般，全城人心均動搖起來。

由於情勢的逼迫，後藤又兵衞不得不率領總軍隊八千餘名，堂而皇之的出城，在敵前顯示兵威。

如此一來，德川軍開始紛紛傳言：

「敵人就要攻打出來了。」

軍心亦隨之動搖起來。

駐紮在天王寺茶臼山本陣裏的家康，接到急報後說道：

「據我猜測，大阪城不會出城攻擊，但眞田幸村是一位足智多謀的人，無人能得知他會有何出人意表的舉動。我親自乘船出去，巡視穢多崎到福島這段地方吧。」

在他說出這段話後的當日，隨卽選派三百名銃兵，守備敵人的兵船可能會襲擊的危險地帶。

化裝爲下級武士侵入茶臼山的猿飛佐助，見到三百名銃兵的行動，馬上回到眞田城廓，向幸村報告。

「是嗎？家康可能會親自出來巡視，這眞太好了。」

幸村莞爾一笑，很高興的從六文錢隊之內，選拔出五十名狙擊的好手，配備槍隻；另外又組織一個十八人的敢死隊，其中半數的人配備長矛，其餘的人則持拿長柄的鐵鉤，由穴山小助與由利鎌之助擔任指揮。

薄暮時分，幸村卽命令大助道：

「以你的雙手去奪取家康的生命吧。」

面無表情，默然無言接受命令的大助，等到天黑之後，不聲不響的從天滿川開出三艘小船。

小船順流而下，頃刻之間卽來到博勞淵南方的葦島，衆人將那一帶的蘆葦分開，藏身於其中。

這是農曆十一月底的事情。

寒風刺骨般的劈啪做響，天空下着綿綿的細雨。

大助判定時刻將至之後，方才打開預先準備的酒桶，讓部下們飮酒暖身，然後再拿出一壺脂膏，讓部下們塗抹手掌，以防僵凍。

在東方泛紅，天將要亮時，分給各人二片年糕。

這些都是大助從忍術修行上所得來的知識。

太陽東昇後，大助卽命令道：

「在槍上安裝火繩。」

如果當日家康果眞乘船出來巡視，那他的身軀必然會如蜂巢般地，混身上下都是洞口。

然則，此時幸運之神仍然降臨在家康身上。

天亮時分，家康卽率領左右馬騎人馬，想要由本陣出去。

恰巧本多佐渡守正信偕同南光坊天海前來，預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天海以嚴肅無比的表情面諫道：

「拙僧聽聞主君今日要去巡視，特地卜了一卦，以問吉凶，結果却得到不吉之兆，請主君還是不要出去巡視好的，免得——。」

家康原來就很相信天海所卜的卦。

「可是，我已下命前往巡視，如今驟然終止不去，極可能會影響三軍的士氣，這該如何是好？」

家康回頭看着本多正信這樣說道。

正信嘴角浮出微笑，回答道：

「如果使用替身代替主君去巡視，不就可以解決主君的這份憂慮了。」

於是，一艘由家康的替身所乘坐的船隻，從住吉浦緩緩的開出，由葦島的附近，逐漸接近博勞淵。

「來了！來了！」

埋伏於蘆葦叢裏的六文錢敢死隊，馬上將槍口瞄準。

就在那一瞬間，大助揮手制止他們道：

「你們仔細看看懸掛於船上的旗章，花葵是表示家康坐船的徽章，但同時在徽章旁邊還飄揚着本多家的旗章，此卽表示若非本多佐渡，就是他的兒子上野介，正在代替家康巡視的證物，我們這番苦心，已化爲泡影。」

言畢之後，大助卽仰臥於船中，閉目不語。

「要攻陷大阪城，必先佔領眞田城廓。」

這是德川軍在軍事會議上一致的決定。

可是，眞田城廓固若金湯，是無法攻落的。

攻擊眞田城廓的任務，是落在於木野村附近布陣的加賀藩前田筑前守利常的身上。

利常認爲奪取眞田城廓的唯一方法是砲擊，因此就築建了一座小山丘，在山丘上安置大砲。

在前田軍所屯駐的木野村與眞田城廓中間，有一座小篠密生，稱爲篠山的小高地。

埋伏於篠山高地的眞田槍隊，看到前田軍開始架構工事，卽以猛烈的火網不斷地射擊，將工事兵一一擊斃。

「混蛋，依照這種情況看來，除了先佔領篠山之外，別無他的不二法則了。」

前田利常震怒無比，決心報一箭之仇，趁着月黑風高的深夜，率領全部軍隊展開襲擊。

可是，篠山却空曠寂靜，連一名眞田軍的踪影都沒有看見，只有山風呼呼地從耳朶吹過。

「該死！眞是該死！我要一口氣攻下眞田城廓，方能洩此深恨。眞田幸村，你等着瞧吧。」

利常遣派本多安房政重、山崎長德入道閑齋、橫山武藏長知等爲先鋒，率軍擁到眞田城廓的壍壕前面。

猿飛佐助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微泛不安之感，步入了幸村的居室裏。只見幸村背靠柱子，如和尚般地結跏趺坐，神情肅穆而端嚴。

「主君，我們開始出擊吧——」

佐助頻頻催促着。

可是，幸村依然默不作聲，僅微微地搖搖頭。

夜已消逝，天已明亮，霧去轉晴。

前田軍發出天地亦爲之動搖的吶喊聲。

眼看着卽要展開懾人的攻擊——。

這時，忽然一名武者飄然出現於城牆之上。他那白晰的面，看起來似乎是屬於異邦的人，他環視城下的士兵一眼，嘴角浮現一絲冷笑，大聲喊道：

「依我看，圍攻城廓的，想必就是加賀的軍隊。前夜，摸黑包圍篠山的，想必也是你們，你們是否想要狩獵一些鳥獸呢？平日，在那篠山附近，或多或少都棲息了鳥兎之類的動物，但最近槍砲聲過於響亮，那些鳥獸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踪，也不知歸往何處？不信去問問當地人，他們也會這樣告訴你們的，你們還是趁早回去吧！或者你們太閒了，那就不妨攻攻看，消磨一陣時間，相信你們也會聽說過，此處是眞田佐衞門佐大人守衞的地方，由於過於匆促，沒有什麼準備，但我仍會衷心地款待各位，我的話到此爲止，你們就開始攻擊吧。」

霧隱才藏的異相，很適合說出這樣的嘲罵。

「混蛋，可惡！膽敢如此地嘲罵，我若不踏平這座城廓，難消心中的一口怨氣。」

本多政重隊的一名隊長奧村攝津榮賴，滿面通紅的下令展開總攻擊了。

千餘名兵士如螞蟻般地蜂湧而上，攀爬城牆。

眞田城廓靜悄無聲，毫無反應，但當先頭士兵的手攀到城牆最頂端的時候，突然響起震耳欲聾的吶喊聲。

抬頭一看，不禁令攻城的士兵魂飛膽喪；原來城裏的每一個眞田軍，手中皆握着一把長柄杓，一躍而出，向着前田軍的頭上，澆下熱氣騰騰的黃色液體。

那些黃色液體是煮沸的糞尿。

轉眼之間，前田軍的八百名士兵，全都被糞尿活活地燒死，慘遭大敗。

後來，前田利常責罵奧村攝津道：

「你違反軍令，擅自攻擊，這是加賀的恥辱。」

隨之命令奧村攝津切腹自殺。

柳生但馬守

一

慶長十九年十二月下旬，德川家康解除了大阪包圍陣，返回京都二條城。大阪冬之陣就此結束。

在一個陰晦霧濃的早晨，家康秘密地將柳生但馬守宗矩叫到他的居室裏來，問道：

「你心中是否有奪取淀君的方法？」

「目下眞田幸村正在大阪城內，非尋常的策略所能——？」

但馬守這樣答後，卽偏首沉思。

——主君是不是老了呢？

將軍秀忠在十二月五日對大阪城發動總攻擊，想要一舉將之化爲烏有，夷爲平地，但家康突然出言制止：

「不可以！」

拒絕採用秀忠的建議，準備和大阪城談和。

秀忠臉上露出一片忠誠之色，詢問其主君如此做的眞正用意，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家康憮然而嘆道：

「大阪城是古今無比的堅固之城，很難攻克，並非垂手可得。現今如要攻陷大阪城，只有兩種方法。其一是將大阪城的外圍防衛完全破壞剷除，並將每一條護城溝皆填埋爲平地。其二是暗中遣派奸細入城，做爲內應，製造城內的混亂情勢，使其自滅。」

「我們可以將大阪城包圍得水洩不通，使其陷於饑餓缺糧的狀態，這種手段也可……」

「此法雖然可行，但身爲一名武士是不能使用的。」

家康提出了講和的條件：

一、僅留下大阪城主城廓，其餘第二城廓及第三城廓，皆須加以破壞剷除。

二、需由織田有樂、大野治長處交出人質。

三、城內的新舊諸將士，對於前面兩個條件必須提出毫無異議的誓辭。

這三個條件卽由本多正純帶到大阪城去。

家康所想要的人質，就是淀君。

秀賴讓本多正純回去轉告家康如下的回話：與其母親被奪，毋寧讓大阪城夷爲灰燼。

是以——家康放棄了後面兩個條件，只以將大阪城主城廓孤立起來的第一條件，和秀賴談和。

可是，家康腹中仍存着奪取淀君的計畫。

「但馬——」

家康轉向但馬頭，乍然微笑說道：

「你是否在想，若我不將淀君奪爲人質，心中會忐忑不安，我猜得沒錯吧？」

被家康看透其內心想 法的但馬守，微微感 到有點羞赧。

「哈哈……，你的想法錯了。坦白地告訴你，我是希望淀君能成爲我這生當中最後的一名侍妾。」

家康乾脆把內心的意思吐露出來。

聽到主君這種出乎意外的剖白，但馬守啞然無語。

家康爲自己尋找侍妾，或者選擇寡婦之事，已爲人所詳知的。但家康決不物色尚未出嫁的女子。同時無論自己家臣的女兒是何等絕世的美女，也都不爲之心動。

「但馬，你不會了解我的心情的。我想納太閤的寡婦爲侍妾，是遠在太閤尚在世時，卽有的想法。」

聽到家康的解釋，但馬守像是懵懵懂懂地，似知非知地了解家康的心情。

秀吉君臨天下的時代，將充滿情慾的視線秘密地，遠遠投送於依傍秀吉而坐的艷麗無比的寵姬身上的家康姿態，彷彿依稀可以想見得到。

「我的壽命仍有數年之久，故而我想做的事情，非實現不可。……目下我最熱切的希望是將淀君奪爲侍妾，我這樣說你該不會笑我吧，但馬？」

「不………」

但馬守誠惶誠恐地將雙手平放於地上，不敢抬頭觀看家康的面孔，俯首低垂不語。

「哈哈……，我已將內心的言語全都說出。待你計畫妥當之後，立刻就替我去辦吧。」

家康言畢，卽起立步回寢所。

是夜，但馬守遣派一名使名，急速直趨其故鄉柳生谷。

因同胞少弟十左衞門宗章結束了永年的武術修練，必然會回到柳生谷。

十左衞門是宗矩親自傳教武術的唯一胞弟。而且還很年輕，尚未超過二十五歲。

他具有值得誇耀的天賦異禀，是少有的奇材，絕不會使柳生的聲名蒙羞，截至目前爲止，他仍然孤獨一人地繼續修練武術，相信他必能鍛鍊成很高深武藝的人。

在修練武術者之間，從未聽到他的聲名。他似乎從未和著名地武藝家眞正地交過手。

然則，二年前，在其親戚松平出羽守直政的邸宅裏，

發生了一件事情，傳入但馬守的耳中。

在當時，恐有一名叫做奧羽隨一的武藝家停留於松平邸宅，直政卽希望十左衞門無論如何都要與奧羽隨一比試一下，讓大家見識一番。

當時，十左衞門現出了迷惑的態度；由於對手這名武藝家混身殺氣騰騰，表示非和自己比試不可，因而十左衞門不得不承諾下來。

兩人一齊步入修練場，武藝家轉身欲取掛於壁上的木太刀。但就在那一瞬間——携帶刀逼近其背後的十左衞門大聲喊道：

「你太大意了！」

武藝家隨卽轉身過來，擺好姿勢，只見十左衞門袈裟一閃，奧羽隨卽被斬爲兩截，臥於血泊中。

重新整裝就坐的十左衞門，向出羽說道：

「直到目前，我仍是修練武術尚未成熟的人，同時也是柳生一門的人。我的哥哥但馬守宗矩任職爲將軍家的武術指導者。因此，如果我在此發生敗輸之事，必使柳生門染上瑕疵，同時人們也會傳言將軍家的武術是由武藝不熟者所傳授的，於公於私，皆是有欠妥善的事情，故而雖然有點可憐，但我仍將他斬死。」

十左衞門年紀雖輕，却思慮週詳。

無論其兄但馬守交吋何種事情，十左衞門宗章卽使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二

德川家與豐臣家雖成立談和，但無論對何人而言，此事都沒有給他們帶來和平降臨的安全感。

在大阪城的街衢中，反而比戰前的狀態，更充滿殺伐之氣，缺乏寧和安詳的氣氛。

街道上，武士們時常因些微小事而發生口角爭論，甚至互相廝殺，但人人皆視若無睹，彷彿司空見慣一般，不會大驚小怪。偶而若有屍駭橫陳路上，轉眼之間，衣物卽會被賤民們剝除殆盡，變成裸屍。

今日亦是相同——。

從遠方眺望代表大阪城威容的太閣廣場，只見萬頭鑽動，百戲雜陳。有傀儡戲、猴戲、陰陽占卜、雜耍、馬戲、唱歌、變魔法等，也有令人毛悚的刀戲。

在四周圍防箭籬笆的中央，站着一名年輕的浪人。角落放置一座鹿角製的刀架，架上排列着七、八把各式各樣的大刀。

此時立在場中，口若懸河不停說話的是一名拄着拐杖，看起來類似駝背老人般的男子。

年輕浪人將把刀架上預先準備的刀，拔出刀鞘，一一地投入空中。若有志願者，可進入防箭籬笆內，伺察刀尚於空中的間隙，斬殺年輕浪人，若能傷及年輕浪人全身任何一處，皆給與十枚小金幣。

可是，假使出擊失敗，那志願者的生命卽難以保障。若願意，只要繳交一點金錢，卽可進入防箭籬笆內，參加此項遊戲。這是年輕浪人爲修練武術者舉辦的餘興節目。

雖然這是相當危險的遊戲，但立刻有十數名志願者希望參加。

年輕浪人臉色蒼白得令人懷疑似罹患有肺病，但其眉目間却流露出非常高貴的氣質，他那具有堅定意志的雙眸，放射着冷酷無情的光芒，一動也不動地凝望着天空，一副傲然之象。

那些向他挑戰的人，有的是歷經戰場的勇猛者，也有類似野盜，更有市井上的破落戶，可謂三教九流，份子複雜。同時這些人皆曾血刄數人的生命，他們拔出白刀，將年輕浪人團團圍住。

「諸位觀衆，遊戲卽將開始。龍與雲從，虎嘯風生，現在我要示範的是天下稱爲一心劍刀的飛龍秘傳，隱藏時，潛入九地之下，活動時，飛升九天之上；戰鬪時，首尾齊至，震動時，天地崩潰。雖然腰佩一刀，但男兒只要拔刀出鞘，賊兵凶徒都會悚然懼怕，刀身不必沾血，卽可治理天下。雖然如此，現在我所要表演的一心劍秘訣是——敵臨則迎，敵去則送，對立則和，五加五是十，二加八也是十，一加九也是十，此卽叫做和。偵察虛實，識破陰伏，可大可小，活殺在機，變化應時。這種秘訣，虛則刺入，銳利則轉身前後左右，贏於微小，拔於幽細……」

「嚕嗦個什麼！浪人，快點將白刀投入空中。」

一名破落戶者不耐煩地喊叫起來。

年輕浪人面無表情地走近刀架旁。

「各位，當我投擲第一刀的那一瞬間，卽是比賽的開始，你們就可伺察空隙殺過來。」

浪人口出狂言，認爲自己天下無敵。

——小子，可恨！

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憤怒之氣。

「那麼——」

年輕浪人用很快的速度摸出一把刀，在衆人尚未看清之際，將刀拔出刀鞘。

白刀宛如是一隻長有眼睛無法瞧見羽翼的飛鳥，一直線地向晴空飛翔上去。

接着，第二把刀、第三把刀、第四把刀——彈指之間，出鞘的白刀，在冬日異常眩目的光線下，彈上空中，飛

翔而去。

當第八把白刀脫離浪人手中時，最初投入空中的白刀，已經開始滑落下來。

年輕浪人接到滑落下來的刀後，再度投入空中。

雖然衆人揚言，這是任何人都能輕易辦到的事情，但年輕浪人那毫無做作的舉動，却使得蝟集的觀衆眼底，泛出了敬畏之色。

包圍年輕浪人的志願者，共有十三名。

上段、中段、下段、八雙——衆人各依自己所好，擺妥姿勢，似蛇樣的目光，游移於年輕浪人的瘦弱身軀，想要捉住空隙出手狙擊。

年輕浪人的眼光，注視着描繪成橢圓形飛舞的白刀羣。

然而——。

不知何處現出空隙，一名身穿熊皮製服裝，彷彿野盜一般的男子，大叫一聲，從中殺出。

遭到這名男子撲殺衝擊的年輕浪人，身軀寸步不移，僅用一隻手旋回過來的動作，看起來異常緩慢。

可是，旋回過來的那隻手，却能準確抓住臨空而降的白刀，化成一道白色的閃光，斬斷對方的軀體。

撲殺而來的野盜，發出懾人魂魄，垂死的混濁呻吟，仰面倒臥在地上。

年輕浪人彷彿置身於事外，毫不知情般地又繼續將白刀拋擲成飛舞的橢圓形。

依照正常的心理而言，親眼見到如此神速動作的挑戰者，必然知道憑自己的武藝，是連一絲戰勝的機會都沒有，倘然退出場外，才是理所當然之事。

但在數百名觀衆炯炯目光的面前，因一人被擊斃，即畏怯退縮，豈不成爲人們的笑柄。

這些甘冒死亡之危險，徒逞匹夫之勇的人，何嘗瞭解生命的價值與可貴。

他們非但不因認識自己的武藝，與浪人相差過遠而退走，反而由於同伴的流血，更點燃了像瘋狂一般的鬭志。

接着，又有二人以猛然的動作斬殺過去，雙方白刀尚未及接合，此二人卽仆倒於血泊之中，其餘十名，眼睛充滿血絲，又增添了如野獸般勇猛的殺氣。

確實也是的——。

年輕浪人將八把白刀接在手中，又陸續投入空中的姿態，顯得如此悠閒從容，似乎忘記了他被團團包圍之事，愈增加對方的怨恨之氣。

「停止那種比賽。」

當地面上已經橫陳有七具屍體時，突然從防箭籬笆外

，傳來一聲如雷的喝止叫聲。

出聲制止的人，是大阪城的宿老織田有樂齋。

三

織田有樂齋是信長的弟弟。又名爲長益，在信長在世之時，並無任何特別值得一書的武功。後來出仕於秀吉，在戰場上亦未立下顯赫功蹟，雖然如此，在不知不覺中就進升到從四位侍從的職位，自加入僧道以後，卽改名爲有樂齋，成爲一名茶博士，以茶道馳名於天下。

有樂齋雖生爲英雄信長之弟，却從未參加霸權的爭奪，醉心於風花雪月的享受，或許這是他睿智的明哲保身之道。或許他貪圖享受茶道，遺忘了原本的身份。

說也奇怪，他雖身爲大阪城的宿老，却是一名決對不出現於有關攻防的軍事會議席上的奇怪人物。

鎭懾住防箭籬笆中的人後，有樂齋步入裏面，便正視着年輕浪人說道：

「你這種誇耀武藝之法，實犯無益地殺生之罪，且使衆人心生恐怖，乃是悖逆人道的行爲。不許你在豐臣家的城下，做此傷天害理之事。」

如此嚴厲地訓誡他。

年輕浪人向有樂齋異常客氣地一揖後，鄭重地懇求道：

「我看你大概是大阪城的一名重臣，鄙人自幼卽在木曾山中長大，潛心修練武藝，不聞世事。因此，今日初出社會，非但不知如何與人相交之道，也不知如何開拓自己的前程。請你高抬貴手，允許我在此表演武藝。」

有樂齋將視線投向於沐浴在斜陽下的主城廓道：

「這座主城廓趨於湮滅，只是遲早之事而已。然而在其尙未化爲烏有的這段時間，雖則過於短暫，看起來却壯麗美觀。凡是對這時代懷抱不滿的人，必能從這座主城廓見到永恒的威嚴，渺小的個人，何足爲道。」

他彷彿在自言自語的感嘆着。

年輕浪人不斷地低頭作揖懇求。

「請你帶我走吧。」

這些光景，完全落在立於防箭籬笆外——躲藏在羣衆後面，一直注視場內的猿飛佐助眼底。

——這個人的面貌很熟，似乎在那裏見過……？

佐助努力思索，陷於回憶之中。

此時，有樂齋正帶着年輕浪人，從大城門進入，尾隨後面而至的佐助，雙目一直注視着他們，苦苦思慮，却仍然無法想出來。

這名年輕浪人不是別人，正是柳生十左衞門宗章。佐

助從未和他謀面。

可是，十左衛門宗章的面貌，和柳生新三郎正嚴年輕時代非常酷似。柳生新三郎正嚴就是但馬守宗矩上面的哥哥。他是一名被其父親石舟齋驅出門庭的稀世武藝高手。並和佐助之間，存有奇怪的緣份。

十餘年前，新三郎和其義妹所生的女兒，被人與將軍秀忠的女兒千姬，互相調換。待她們成人後，當這名被調包的假千姬，被送入大阪城，預定和秀賴完婚時，很諷刺的，新三郎却因接受弟弟但馬守的依託，又將眞的千姬和假千姬調換過來。

事實上，家康與但馬守兩人，做夢也不會知道，這名被當做假公主送入大阪城的幼女，其實是眞公主。

但是，探知新三郎暗中調包實情的佐助，又再度把假千姬（其實是眞的）和眞千姬（其實是假的）重新調換過來，並將假千姬送回給新三郎。

新三郎看到這種非常可笑的結果，即爆發出難以名狀的哄然大笑，欲一刀斬死佐助，却沒有得逞。

是以，佐助決對不會忘掉柳生新三郎的面貌。

截至目前爲止，身爲秀賴之妻的千姬，其實是假千姬，也就是柳生新三郎和其義妹所生的女兒，在大阪城內，唯一知曉此事者，僅有佐助及從佐助那兒得知的幸村二人而已，其餘皆被矇在鼓裏。

× × ×

佐助有一種怪癖，當他熱心於一件事情時，即會將其他的事情，遺忘得一乾二淨。

雙手抱胸，正陷入思考之中的佐助，沒有注意到目前自己正要通往的街道。恍惚之中，竟然信步進入了絃歌不綴，笙簫齊鳴的花街柳巷裏。

「喂，佐助——」

突然從二樓傳出呼叫他名字的聲音，佐助不禁停步，轉身抬頭觀看，發現霧隱才藏那張怪臉，正出現在樓上的窗戶外，帶着滿臉興奮的笑容。

「上來吧。」

「不，我……」

佐助面帶難色，猶豫不前。

「快點上來吧！我給你看一件非常有趣的東西。」

才藏頻頻地催促。

「給我看也沒有什麼用處。」

佐助猜想才藏要讓他看的東西，不外是猥褻的圖書或者是變形的娃娃，是以搖頭拒絕。

「如果你看到這件東西，包管會驚訝得目瞪口呆。」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你不要這麼嚕嚕嗦嗦的，快點上來吧。」

佐助被才藏激起好奇心，忍不住步上二樓。觸目所及，但見一名年輕妓女，身着睡衣，喝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的橫躺在房間裏。

「你要給我看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佐助環視周圍，企圖找出才藏想要給他看的東西。

才藏重新落坐，在大茶碗內徐徐地注入白酒，一口一口的自顧自地飲喝起來。

「你要不要來一杯？」

才藏將茶碗推到佐助面前。

佐助似乎厭惡聞到酒味般地把臉別轉過去。

才藏突出驚人之筆，伸出猿臂，以指頭抓住妓女的腰帶，用力稍微一扯。

這名妓女的身軀即順勢回轉了兩圈左右。

然後才藏又伸手抓住妓女衣裳的前襟。

他使勁一拉，將妓女身上的衣裳剝除，將那一絲不掛嫩白的裸體，推到佐助面前。

佐助張目瞪視，呆然無言。

在她那潔白如雪，肌膚滑潤似玉的背部，鏤刻著一行朱紅色的字體。

「這個人是江戶大納言的千金。」

佐助從倉皇失措中逐漸恢復過來，急忙檢視這名女子美麗的睡貌。

「哈哈……怎麼樣，佐助。聽說這名女子就是將軍家的女兒。如果傳言無誤，那就有趣極了。她大概已經被數百名雜兵蹂躪過，我們是否要將她拋還二條城呢？」

佐助在這名妓女背上，用力拍打了一下，讓她蘇醒過來，恢復神智。

這名妓女徐徐地睜開眼睛，但她對自己那被剝得一絲不掛的裸體，毫無羞恥感，神情嬌慵的紆徐而起。

「喂——妳的父親是不是柳生新三郎正嚴大人？」

佐助以認眞的表情訊問她。

妓女態度倦懶的瞥了佐助一眼，默然不答，轉身伸出柔細的手臂，捧住才藏飲剩的大茶碗。

「妳爲何不答話？妳的父親近況如何？」

佐助無法控制的伸手緊抓她的袒裸的肩膀。

妓女極不耐煩的倏忽轉身過來。

「他早就過世了，十年前——」

「這是眞的嗎？」

佐助愕然的深深嘆了一口氣。

「佐助，看你的神情，似乎感慨良深。你是不是認識這名妓女的父親呢？」

「這名女子其實才是眞正將軍家的女兒。」

佐助一字一句用力的吐出來。

然而，才藏聽到這句話，却絲毫無震驚之色，同時妓女也沒有任何激動的反應。

「我告訴你，這女子才是眞的千姬，才藏！」

「哈哈……，如果你這樣說，我想大槪就不會有錯。」

「你不覺得驚訝嗎？才藏！」

「驚訝又有什麼用。若將這名專做雜兵生意的妓女，帶到別人面前，指說是眞正的將軍家女兒，絕無一人會相信，徒然自取其辱而已。……我說的沒錯吧，妳這個女子？」

妓女以恍惚朦朧的眼光，注視才藏。

「你說要帶我去觀看異國船隻，到底何時才去呢？」

以嬌嗔的口吻要求才藏。

「啊——對了。我差點把這件事給忘了。」

才藏將食指置於嘴邊，嗚發尖銳的哨音。

哨音未盡，即傳來震耳欲聾的振翅之聲，不久，窗外就出現一隻冉冉飛降的巨鷲。憩息於屋頂，靜待主人的呼叫。

「佐助，我要到堺港走一趟。」

才藏一言才畢，也不讓裸女有穿著衣裳的時間，隨即一手摟住她的纖腰，一手緊抓著巨鷲的足。

佐助側耳傾聽巨鷲逐漸飛遠的拍翅聲，雙手懷抱在胸前，跌坐在那裏沉思。過了一會兒，他突然用力的猛拍著膝蓋，以恍然大悟的語調說道：

「對了，方才那名浪人的面貌，和柳生新三郎正嚴大人極端酷似。」

四

慶長十九年，暮冬時節。

破壞大阪城的外城廓與塡埋護城溝的工事，差不多在年內已經完全結束。在本多上野介正純擔任總指揮之下，松平下總忠明、本多美濃守忠政、本多豐後守康紀等三大名，奉命執行監督，調動十萬餘名的將士，進行拆卸與塡埋的工事。不僅將外城廓拆得寸草不留，塡埋外城廓的護城溝，同時也把第二城廓的護城溝塡成平地。接踵而至的是要塡埋主城廓的護城溝。

接到這種報告的大阪城人士，驚愕不已。立即以淀君的名義向本多上野介提出嚴重的抗議。生性狡猾的正純，逕自歸逝京都的府邸，謝絕會見使者，命人回答道：

「最近數日，因受了風寒，身罹高熱，臥榻不起，故

而非但無力前往大阪城，亦不能負起指揮之職，目前正在服藥養病，大概三、四日即可康復，執是之故，請靜待我病體痊癒之後，再做定奪。」

使者回返大阪城，責難松平下總守與本多美濃守不該擅自拆毀主城廓的護城溝。但他們二人理直氣壯地辯稱道，截至目前爲止，僅依照命令進行工事而已，待上野介病體痊癒之後，向大御所（家康）稟報，若大御所下令中止塡埋工事，他們立刻依命行事，中止工事。他們這種行爲完全違反雙方和談的約定，毫不理會大阪城人士的沸騰抗議，仍然遵照家康的意思，繼續任意地，傍若無人地進行塡埋主城廓護城溝的工事。

正十月五日，大阪城的破壞工事終告完成。

是日，柳生但馬守代理將軍家，欲向豐臣秀賴賀年，他帶領著浩浩蕩蕩的行列，堂而皇之地進入大阪城來。

秀賴發覺這次代理前來賀年的使者，並非三河世襲的令人憎惡的大名，而是一名武藝家，頓然心生喜悅。

待儀禮舉行完畢後，秀賴道：

「去年，我訪問京都之際，於二條城觀賞木村重成與一名叫做夢想只四郎的武藝家比武。很幸運的，木村重成僥倖獲得勝利，使我沾沾自喜，得以向人誇耀，此次你前來訪問，我想選擇一名目前滯留於大阪城內的武藝家，和你比武，但不知意下如何？」

秀賴所說的這一番言辭，乃但馬守意料中之事。

但馬守含笑啓齒說道：

「去年的比武，實因我們德川家依照你的希望，挑選一名默默無聞的武藝家，與木村重成比武，故而喫了敗仗，此次，若他能挑選一名寂寂無名的武藝家，做爲我但馬守的比武對手，則不勝幸運之至。」

秀賴應允，呼喚眞田幸村過來，命其尋找一名如但馬守所希望的武藝家，與之比武。

幸村聞言，立刻毫不考慮地答道：

「去年臘月，織田有樂大人曾從大阪市中，帶回一名使用一心流刀法的武藝家，我想此人是再恰當也不過了。」

幸村所指的人，就是更名爲望月周七郎的柳生十左衞門，他一直居住於有樂齋的府邸。

但馬守對自己的策謀，如此順利的進行，毫無阻礙，心中不禁閃過一絲微微的不安感。

因爲，他忽然覺悟到，大阪城最初挑選出來給他做爲對手的人，並不一定會是他的胞弟。

他在心中迅速作一決定，若係其他人與之比武，即毫不留情地予以斬殺，直到他胞弟出現爲止。

比武的地點，是在蘆田城堡的廣場。秀賴做夢也不會想到，在八個月後，他會陷身於這座城堡中，被猛烈的火勢圍困，自殺而亡。

十七年前，太閤（秀吉）至醍醐賞花，醉飲飛觴之際，在千萬朵各具姿容的花瓣下，搭圍帳幕，在其坐位旁側，樹立著他那聲名遠播唐國的千成瓢旗幟，迎風招展，與萬千花海，互相輝映而成趣。

此次，柳生但馬守是代理將軍家前來訪問，若能勝他，就無異等於勝了德川家。

在這比武的地點，彷彿要舉行盛大比武般，佈置得富麗堂皇，光采耀目。

淀君亦率領了千姬及其他衆多的侍女，前來觀賞。

當但馬守携帶著刀，緩緩步入比武場時，他的對手已經站立在比武所規定的位置上，神情冷漠，僅瞄視但馬守一眼，即將視線投往遠方的天際。

以眞刀實槍比武，是但馬守所提出的條件。

但馬守並未向秀賴和淀君施禮，逕自踏著穩重遲緩的步伐，走近他的胞弟十左衞門宗章面前。

「你是望月周七郎先生嗎？」

「是的，我乃是寂寂無名的浪人，今日能和將軍家的刀法指導官比武，是我畢生難逢的榮幸。」

「勝敗乃兵家常事，假若不幸地失敗，告知我你所屬的宗派，我會爲你吊輓。」

「我乃同野猴一般，在深山野地長大成人，並不屬於任何宗派。假若我技不如人，敗於你的手下，只要把我的屍骸拋到荒山野地，飼食野狗即可。」

「如果你獲得勝利呢——？」

但馬守這樣問他。

「那時，我將請求主君賜給我獎賞，希望屆時柳生大人能代我向主君轉達我的請求。」

「你說吧！你希望得到什麼獎賞。」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氣的說……」

十左衞門欲語還休，慢慢地將視線掉轉，投向以淀君與千姬爲中心，並排在她二人左右的美麗侍女，深深地望了一眼，再回頭看著幸村。

同時，臉上逐漸綻露出微笑繼續說道：

「如果鄙人僥倖擊敗將軍家的刀法指導官，必然會一舉成名，那時或許會有許多人志願當我的門徒，故而我想在大阪城自立門戶，掛塊招牌，從此以指導武藝爲生。自然必需娶妻，爲我掌理內務。假使可能的話，我希望能娶一名侍候於淀君太夫人左右的侍女。」

他這項要求，是事先曾與但馬守仔細商量過，所決定

提出的要求，其中自有用意。

但馬守轉身面對秀賴，乞求他許可十左衞門所提出的要求，秀賴爽快的應允。

「你可以隨意挑選任何一名女子，做爲你的妻子。」

但馬守向他這樣宣佈。

十左衞門却搖頭拒絕，大聲說道：

「事有先後，這件事情待我和你柳生大人比武之後，假若我獲得勝利，屆時再談吧。」

他這種謙虛爽朗的胸懷，似乎已給衆人留下良好的印像，大家都異常讚賞他的君子態度。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比武吧。」

雙方隔著二間的距離，彼此對峙。

以現代的語言來說，這種比武就是所謂的「放水」。

可是，在衆目昭昭之下——却不能露出破綻，讓環立於四周觀看的人產生疑心暗慮。

故而，這種比武，較眞正以性命搏鬥的比武，更加困難千萬倍，更加難以「表演」。

他們二人迅急地拔刀出鞘——當雙方正面對峙，視線接觸在一起的剎那間，藏於但馬守胸中，躲於十左衞門心底的「放水」意識，隨即消失無踪。

佇立於周圍凝神摒氣的觀賞者，目光完全被場中二人全心全意對峙，劍氣森然與奪人的氣魄所吸住，雙眼一眨也不眨地盯在他們身上。

列席中僅有二人，沒被場中奪人的氣魄所迷惑，那就是坐在重臣坐位上的眞田幸村，與立在其背後的猿飛佐助。

幸村早已暗中遣派佐助展開調查，得知這名年輕浪人其實就是柳生十左衞門宗章改扮而成的，然而却不知這場比武的目的何在——因此使他產生極大的興趣，不動聲色地靜觀這幕表演的情況。

在清涼冷冽的夕陽之下，兩條長長的影子，淡淡地映照在白砂上，但馬守與十左衞門繼續悄然不動地對峙。

就在這個時候——。

但馬守的右脚，擦地而出，往前挪動，半步。

十左衞門目不轉睛的凝望著但馬守的這個舉動，即將刀高擧，擺好架式準備向對方攻擊。

然而，相反的但馬守却將刀尖輕輕朝下。

同時，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

任何精通武藝的人，一眼即可看出但馬守將要使用「浦波」刀法。這種刀法是先把刀尖逼近對方刀尖一寸左右，接著虛攻敵方左側，實取其右側；或者虛擊敵方右側，實襲左側的一種刀法秘訣，虛實交雜，令人無法分辨清楚

，無暇應付綿綿而至的凌厲攻勢。

但這時雙方的距離已然過於靠近，方才洞悉敵方將要採取何種攻勢的十左衛門，已經來不及變換使用其他的招式，只得仍將刀舉高，以靜待動。

「嘿！」

但馬守發出精氣沛然的叫聲，全身一躍而起，快如流星般地向對方出招攻擊。

那攻擊的速度快得沒有人能够看清到底但馬守是襲擊右側，還是攻取左側。

但見人影一閃，年輕浪人並沒有回手反擊，僅敏捷迅速地往後躍退一間遠左右。

待雙方又回復了原來擺好的架式時，但馬守靜靜地自口中吐出一語道：

「勝負已分。」

停頓一會兒，又繼續說道：

「把刀收回吧，是你勝了。」

言畢，但馬守自身退後一步遠，將刀垂下。

十左衛門將刀收回之後，即向但馬守施了一禮。

但馬守緩慢地步進秀賴面前說道：

「請你看吧——。這個人眞是古今稀見使用快刀的武藝家，我輸得心悅誠服，毫無怨言。」

說完之後，隨即從懷中掏出一張薄紙，在這張薄紙中央，已被劍尖刺穿一個小洞。

當時，秀賴以不可思議的表情道：

「不過，你也削去那年輕浪人的一隻袖子，如此一來，不就等於平分秋色，無分勝負嗎？」

「事實並非如此的——」

但馬守搖頭否認，然後說聲「請勿見怪」，即拉開自己的衣服前襟，出視於秀賴。

在但馬守的胸前右側，滲出了少許的血絲。

「如果當時鄙人展開攻擊時，多靠近他一寸，無疑的，鄙人的胸部亦會被刺入更深一寸。」

「嗯！相當漂亮俐落的刀法！」

秀賴異常欣喜感動地向年輕浪人高聲說道：

「現在你可以自由地挑選一名妻子。」

「多謝主君賜賞。」

十左衛門深深地向秀賴施禮，朗聲說道：

「淀君太夫人的侍女——皆是美若天仙的女子，無分軒輊，令我無從選擇，請允許我以天意選擇。」

「所請照准，無論你用何種方式選擇皆可。」

於是，十左衛門要求一隻白羽之箭，秀賴命一名侍臣將箭捧交於十左衛門，他接箭之後，即徐徐轉身背對着侍

女們，高聲說道：

「請恕我無禮。」

話聲剛畢，立刻將箭投擲於高空中。

這隻箭似飛燕般地在空中飛舞一陣，然後拉着一條白線，掉落下來，不偏不倚地斜斜插在坐於淀君旁邊的一名年輕貌美的女侍腰帶之上。

十左衛門轉身面對秀賴說道：

「既然天意如此決定——我就選擇這名侍女爲我終身的伴侶，互相扶助，永不變心。」

從比武開始直到現在，人們一直呆然啞口，無聲無息，彷彿被封住了嘴巴一般。

五

幸村回到府邸，對跟隨自己進入居室的佐助說道：

「佐助——他的刀法實在鮮有敵手。」

「對，他眞不愧爲柳生家的麒麟兒。」

「他們竟然能按照事先商量好辦法，刺傷藏在但馬守胸前的那張薄紙，這種刀法着實令人瞠目結舌。」

「主人。」

佐助眨着眼睛說道：

「他背轉着身體所扔擲的那枝白羽之箭，是否朝那名侍女投擲而去的。」

「勿庸置論。那名侍女可能是德川家遣派過來的女奸細，我想我的推斷大概不會有錯。」

「什麼？那名侍女是女奸細。」

「我的猜想一定不會錯的。」

「那但馬守舉行今日這場比武，其目的何在？」

「關於這點我還不甚清楚。」

「主人，連你都無法知道嗎？」

佐助綻露出不甚滿意的神情。

「就因爲我不知道，才有任務分派與你。」

「噢！果眞如此嗎？」

佐助舉手撫摸臉頰，欣喜而急迫地追問：

「我將採取何種行動呢？」

「你只要從屋頂上觀察那名女奸細的一舉一動即可，其餘的事你就不必管了。」

「那種任務再輕易不過了，將但馬守置之不理，這樣妥當嗎？」

但馬守預定今夜住宿於貴賓府邸，明朝即離去。

同時，十左衛門與那名被白羽之箭插中的侍女，亦決定明朝由十左衛門親自護送花轎，跟隨着但馬守的行列，離開大阪城。

「但馬守今晚必然會就寢，酣然入夢。且十左衞門也不會有任何特別的不軌行動。」

幸村異常有把握的分析着。

當幸村被佐助喚醒之時，正是黎明時分。佐助稟報那名女奸細已經展開相當高明的舉動。

這名女奸細乃淀君最信賴的侍女，在其將遠嫁離去的前晚，提出希望與淀君秉燭夜談，同榻而眠的要求，淀君毫無疑心地應允。不久，淀君卽酣然入睡，侍女見機就以數滴迷魂藥滴入淀君的嘴唇裏。然後將其扛出寢所，帶入自己的房間，冒充自己。

佐助看完這一幕，才同來稟報幸村。

「哼！原來是這樣的！」

幸村終於明瞭但馬守的目的，不禁得意的微笑起來。

「主人，今後該採取何種行動？是否要將女奸細捉拿起來，以杜絕後患。」

「不可輕舉妄動。」

「敢問是何原因——？」

「不必理她，你只要從屋頂監視其行動卽可。」

「…………？」

「你要採取行動的地點，並非在此城內，而是轉移陣地，在二條城執行任務。」

幸村如此說着，彷彿想到什麼愉快的事一般，哈哈……的爆發出明朗的笑聲。

翌晨，食畢，但馬守卽辭別大阪城。昨日圓滿達成使者任務的但馬守，也不向秀賴辭行，僅在大野修理大夫的目送下，漸行漸遠，終於不見。

在其行列的後尾，跟從着一抬女轎，一名年輕浪人緊依轎旁而行，神情冷漠。

女轎中所乘坐的人，乃是那名被白羽之箭揷中的侍女替身——酣睡如泥的淀君。而在大阪城內的十四萬人中，唯有幸村與佐助二人知此內情而已。

六

淀君恢復意識時，已是當日的薄暮，距離昨日，已有將近一天的光景了。

當淀君得知自己在睡夢之中，被偷天換日的暗中由大阪城移入二條城時，頓然陷入半瘋狂狀態，怒氣難消，恨恨地以任何手可抓到的東西，拋擲奉行隨侍在側的旗本或侍女，造成一片混亂景象。

就在這時，柳生但馬守大步踏入室內，對淀君譏諷說道：

「妳身爲故太閤殿下的寵姬，竟然做出比下賤妻子更

加惡劣的行爲，妳不覺這是狼藉不雅的場面嗎？」

聽到這番冷語，淀君終於停止暴動。

淀君已經氣喘如牛，香汗淋漓，她心裏明白此時無論如何取鬧，皆不能發生作用，因此停止下來。

淀君茫然而虛脫的跌坐在椅上，柳生但馬守以銳利的目光凝望她片刻之後，卽告訴她擄奪她至二條城的目的。

「早在二十年前，大御所卽對妳懷有愛慕之心。」

淀君以冷酷森寒的眼光，睨視說這句話的敵方家臣。她對這番言語，却已無法產生沸騰的憤怒之氣。

說也奇怪，身爲女性者，從來不會對「我愛慕妳已久」的這類剖白，產生極大的怒氣。

但馬守見淀君神情已逐漸緩和，又以懇切的語氣繼續說着，企圖打動淀君的內心。

「若妳能接受家康的意思，獻身於他，成爲家康的寵妾，隨侍左右，則秀賴與大阪城必能獲得永久的和平。」

淀君一言不發。僅如白癡般地木然呆坐。

「我給妳半刻鐘的時間思考。」

但馬守說完之後，卽轉身離去。

突然，從屋頂無聲無息地飄下一封信函，掉落在獨處室中的淀君膝上，這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親筆函。

這封信函的內容，和方才但馬守所說的意思，大同小異。

大阪城的總防衞已全被破壞，所有的護城溝亦被填爲平地，如今大阪城已如嬰孩一般，毫無抵抗之力。家康在一年之內，必會展開攻擊，同時也必會火燒大阪城。若家康目前猶爲壯年之期，定然無人能使其停止這種暴虐之行爲。然而家康已是步入老邁古稀之人，欲使其懷念赤子之心，非不能也。此法唯閨房之和睦，最具效果。或許早於二十餘年，當家康見妳第一眼時，心中已存愛慕之情。對家康而言，將妳握於掌中，比承襲將軍職，更有無上喜悅。由是之故，以妳的美與媚，將家康溶化爲如海鼠般柔弱無骨者，亦非不能也。

另外，秘交短劍與妳，以結束家康之生命，亦是輕而易擧之事，然則此法，必會危急妳和秀賴公之生命。

以被擄之身，扭轉宿運，爲謀豐臣家之安泰，何妨獻身於家康？除用此計策外，別無他途可行。

淀君讀畢這封諄諄誠懇告諭的長信，臉上並沒有現出感動的神色，僅是木然不語。

過了半刻鐘之後，淀君被但馬守領入內殿，將她高雅溫和的身軀交到數名侍女手中。

侍女們將淀君的衣服完全除下，變得一絲不掛，全裸的淀君看起來是那麼的誘人，令人爲之垂涎三尺，然後侍

女們讓淀君沐浴在香湯裏，仔細地清洗乾淨。

× × ×

「不假脂粉，色若朝霞映雪，梨花帶雨，娟秀無瑕，肌理膩潔，肥瘠合度。蛾眉鳳眼，蝤領蟬鬢，額際廣圓光鑑，胸圍豐滿，背脊微厚，肩膀圓正，腰枝纖弱，無痔瘍黑子，口鼻腋足之私病，玲瓏透玉，溫淑氣外，乃絕代無二之佳人」。

× × ×

這是漢惠帝欲冊立皇后，命女官檢查皇后的裸身時，女官的復命之言。

淀君的裸身，恰好與張皇后完全相同。

傳言張皇后四十歲時，比二十歲、三十歲更加美艷。其崩逝之際，年僅四十一歲，潔美似玉，聽說是一位眞正的處女，雅尚高潔。

雖然淀君的胴體非如處女，但有一點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她姸麗的容貌，是十萬挑一的。

沐浴完畢，她那美麗誘人的胴體，在雙重白羽睡衣的掩護下，被送入七十老翁的寢所裏去。

七

奉派到二條城，從屋頂上窺視那間閨房裏的一舉一動的佐助，翌日午後，面帶奇異的表情，回到幸村居住的府邸，一語不發的垂着頭。

「發生了什麼事，佐助？」

等待着佐助向他報告的幸村，皺着眉頭問道。

「主人。這件任務實非我佐助所能勝任的。」

「大概是吧。你有沒有從頭看到尾？」

「由於淀君太夫人進入寢所，卽將燈火熄滅，室內陷於一片黑暗之中，所以……」

「在黑暗中，你的眼睛不也可看得一淸二楚嗎？」

「不過……，因爲，那是看不慣的情形，所以——」

「不要騙我，佐助。大御所立刻點亮燈火吧。」

「是的……」

「哈哈……，佐助，你那時大概雙目緊閉吧。」

「是的。」

佐助無可奈何的點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雖然你雙目緊閉，無法知曉房內的情況，聲音你總聽得見，沒錯吧。」

「那確實沒錯。」

「淀君和大御所談了些什麼話？」

「淀君太夫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那大御所呢？」

「大御所僅嘀囁地說了幾句話而已，然後……然後就開始蠕動着手脚，壓在……」

佐助用手擦去額上微浸的汗水。

「然後怎麼啦？」

「差不多維持了半刻鐘之久，但淀君太夫人始終雙唇緊閉，一言未發，同時臉上也沒有露出心蕩動搖的神情……」

「哼！然後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因此就睜開眼睛觀看，只見大御所正壓在淀君太夫人的身上……」

「到底怎麼啦？」

「……大御所好像顯得很不如意，一直焦躁地自責，最後，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唉！我老了，望妳見諒，然後就起身從淀君身上退下。」

「…………」

幸村斂眉沉思，露出失意的表情。

佐助偷偷瞄他的表情，又加添一句話：

「我確實看見，雖然淀君太夫人如死人般地一絲不掛的赤裸裸仰臥在那裏，任大御所爲所欲爲的恣意上下撫摸，但當大御所嘆氣起身時，她就微微張開雙目，似乎感到有點痛快似的口角泛出一絲冷笑。」

佐助特別强調的這樣報告着。

——德川家康雖然掌握天下，權勢之高，不做第二人想，但歲月不饒人，他畢竟是老了。

幸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然後說道：

「佐助，辛苦你了。現在，你已不必再潛入二條城了。」

「不過，也不能將淀君太夫人置之不理——」

「這點你不必操心。」

「…………？」

「你不必操心，遲早大御所一定會將她送回來。」

「這是爲什麼呢？」

「若是繼續置留淀君，大御所僅能嘗到他性無能的痛苦滋味而已。大體言之，凡是變成性無能的男子，必然會對女子產生怯弱之心。依我猜測，他大概不會奪取淀君太夫人的生命。假使大御所欲置淀君於死地，也必有二人會橫加阻止，此二人卽是他的親信。柳生但馬守與阿茶局（名叫阿茶的高級女官）必然會向大御所乞求饒恕淀君一命。」

阿茶局乃是德川家康的後宮監督，也是德川家康最爲信賴，一向言聽所從的婦人。

結束大阪冬之陣，成立和談之事，也完全歸功於阿茶

局一人，由她撮合而成。

當時，她擔任使者之職，去會見淀君的妹妹（京極若狹守忠高的母親）常高院，和談於是成立。

幸村的預言，果然實現。

自被擄入二條城十天左右後，淀君在柳生但馬守的護送之下，偷偷的潛入了大阪城。

幸村從但馬守手中接過淀君，安排她安然回到居室後，就自言自語地輕聲說道：

「今年內，大阪城可能就會步上滅亡之途。」

名古屋山三郎

一

春到京都，無論在神社、寺院、公卿府邸、民家、或十字街口，都不約而同地舉行了各種節目。

京都是各種敎派寺院聚集的場所。到了二月十五日的涅槃會時，不問何種敎派，都在寺院內懸掛涅槃像，讓善男信女們閱覽，顯得熱鬧無比。

是日，除了身有殘障的人以外，大家都三五成羣的結伴四處觀看。傳說在以懸掛兆殿司所描繪的涅槃像而名聞遐邇的東福寺，院內羣衆多得只要大家一齊踏步，連寺院都會微微地動搖起來。

民家則準備小餅和大豆等，供奉佛像。

在嵯峨的清涼寺，有一根稱爲嵯峨的火炬，上面立了一隻大火把，根據傳統，火焰要通宵達旦而很興旺的燃燒一夜，絕對不可有中斷的現象發生。

這時，即象徵以火燒化釋迦的遺骸。

因此，信仰虔誠的人，認爲這時的煙火靈驗無比，可以指點未來的吉凶，故而是日，夜色未明之前，就到這座寺院來朝拜，或吸火煙，或以火焰燻皮膚，或嗅煙味，盼望釋迦佛祖能賜福給他們。

清涼寺位於小倉山的東方，俗稱嵯峨釋迦堂。

由於本尊的白梅檀釋迦像宏偉壯觀，天下聞名，所以舉行涅槃會時，和東福寺相同，夥集了多如過江之鯽的羣衆。

當然，由於羣衆聚集甚多，有些人見機行事，就在樓門前的廣場，覓一角落，做起買賣來。

在此處做買賣的人，各式各樣，令人眼花撩亂，有舉辦武藝比賽的浪人，有摔角的巨漢，有表演馬戲團、有彈琴賣唱者、有肩上立着少鷹，頻頻呼叫「買鷹！買鷹」的獵人，有列出謎題，要大家猜謎的女子，甚至也有落魄的演戲者，任街道上呼客表演等等。

除了這些跑江湖做買賣的人以外，另有一批身穿華麗衣裳的男女，手拉着手圍成圓陣，與高采烈地跳着一種稱爲圓陣舞的舞蹈。目前，這種圓陣舞正在京畿一帶盛行；連武士都會毫不在乎的參加這種舞蹈。

單在樓門前，就有五、六組人正在跳着這種圓陣舞，其中最吸引朝拜者注意的是，將石階充做舞臺，在上面跳得精采萬分的一組。

他仍是由一男七女組合而成的，都擁有年輕漂亮，充滿蓬勃朝氣的軀體。

那名男子以紫巾矇面，內着繪有濃艷天竺牡丹的小袖，外穿印有唐國獅子跳躍想像圖的無袖外掛，下身着了一件似乎要燃燒起來般的鮮艷緋色袴子。七名女子則一律身穿名古屋桐的衣裳，腰間圍上紅色腰布，頭戴斗笠，背插一枝櫻花樹枝，頸上圈着一條唸珠，有的吹笛、有的擊鼓，有的敲鐘，熱鬧非凡。

僅有男子一人徒手跳舞，指揮七名女子如何舉手投足，由於這些人的舞藝技精采絕倫，表現着無窮無盡的曲線美，使觀看的人們看得凝神摒氣，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在那不斷舞動着的身體上。

這些男女口中所唱的歌詞，乃是眞宗敎的門徒朝夕唸誦的白骨文詞（蓮如和讚）。

他們就是將這白骨文詞配上曲調，成爲舞蹈之歌。

同時，這種歌舞極適合在涅槃會的寺院門前表演。

從他們的神情看起來，並不是爲了像賺錢而表演，純粹是在享受圓陣舞的個中樂趣。

——奇哉！怪哉！

置身在川流不息的善男信女中，漫無目的觀賞這場舞蹈表演的猿飛佐助，內心這樣納悶着。

在瞥見這名徒手跳舞男子的一瞬間，佐助微微感到有點驚訝，恍然若有所思。

這名男子舞得一點空隙都看不出來——。

雖然他的舞姿優雅柔軟，但他的一舉一動都顯示了有如在格鬪場搏命的一流武藝家，毫無一絲空隙。

佐助曾經聽說過，凡是對某一種技術練得高超卓絕的人，其動作不會露出一絲空隙出來。

從前，劍聖上泉伊勢守信綱曾被正親町天皇召見進宮，賜與從四位下的官職，當時，將軍家命令他表演新陰流的刀法，給天皇觀賞娛樂。

信綱非常客氣地推拒說道：

「對於從未拿過刀的人表演刀法，是毫無用處的，對聖上與公卿們而言，立卽能判斷技術好壞的，首推爲猿樂（日本古代的一種雜技）。鄙人是在鄉野地方長大的粗人，雖然從未看過歌舞，也沒有聽過音樂曲，但技藝與功業，畢竟亦有相同之點，如果觀看猿樂，就能看得出有無空隙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將軍家採用他的建議，擧行一場猿樂。

猿樂是安利家所指定的武術正式樂曲，當時，這種技藝一日比一日盛行，同時觀世、今春、寶生、金剛等各戲班，都出現了不少的一流技藝高手。

當時，被選中表演的人，是隸屬於觀世班的臺柱。

伊勢守信綱端坐在高高架設在將軍府邸正面的舞臺下，仔細地觀賞世大夫（大夫卽今稱的演員）仕那三間寬的舞臺上，和着高砂謠曲舞蹈的一擧一動。

待觀世大夫的身影，消失於舞臺之後，將軍家就迫不及待地問信綱：

「表演的如何？是否有露出空隙的地方？」

信綱回頭，面對着將軍家說道：

「看起來他的技藝非常高超，但是很遺憾的，在最後一刻時，似乎露出了一點空隙，如果趁其露出空隙的一瞬間，襲擊那名觀世大夫，極可能會將之擊倒於地。」

另一方面，進入後臺的觀世大夫，也向將軍家的隨從殷殷探問信綱：

「端坐在將軍家前面，一直注視着我的那位大人，究竟是何許人呢？」

隨從以讚佩的口吻回道：

「那位就是日本第一刀法高手上泉伊勢守信綱大人。」

觀世大夫恍然大悟的喊道：

「原來如此！」

接着，他又繼續說道：

「那位大夫並非僅欣賞我美妙高雅的舞法……，在將近結束時，有一隻蒼蠅停靠在柱子上，我分心的瞄了臺下一眼，就在這時，發覺那位大人面帶着微笑，但他的微笑，令我覺得比白刃更加恐懼，原來他就是上泉信綱先生，怪不得我會心生懼怕。」

觀世大夫換好衣裳後，卽到將軍家面前伺候，並且告訴將軍家，上泉信綱已洞察他的表演露出空隙，這位刀法一流高手的目光，着實銳利可怕。

將軍家聽見觀世大夫和信綱的說法完全一致，不禁異常感動，佩服得五體投地。

二

——究竟是何許人呢？在他那被紫布蒙着的臉上所露出的眉目間，充滿着公卿後裔似的高貴氣質。

對美男子印象非常惡劣的佐助，露面帶着困惑的表情，熱切地眺望着他優雅的舞姿。

無論一名武藝家裝扮成何種模樣，然仍然一眼卽可判斷出其武士的身份。佐助直覺這名年青人並非是武藝家，但若身爲一名猿樂的藝人，也絕對不允許穿着如此華美艷麗的服裝。往昔，猿樂曾在京都、四條河原、糺河原、祇園的旅所等地流行。當時，公卿仍深怕若去觀賞猿樂表演

，會被貶低他們的身份地位，故而無人前往觀覽猿樂表演，但後來情勢轉變，大家爭着擁上舞臺，與猿樂的藝人同樂，甚至連公卿也染上這種嗜好，不僅延攬猿樂藝人到仙洞表演，同時也在清涼殿搭建一座猿樂舞臺，以襄盛擧。

公卿與女官們常常因受到藝人舞技的强烈感動，興奮地脫下衣服，投擲於舞臺上，使得臺上臺下融洽地打成一片，造成狂熱表演的最高潮。

猿樂不僅成爲皇宮御用向世人誇耀，同時也被足利將軍指定爲武家的正武樂曲，深得豐臣秀吉的寵愛，其後並被德川安所奉養，有此淵源傳統，所以，這些大夫們極尊重名門的格式，甚至於連日常生活的一擧一動，也都裝模作樣，乃是不足爲怪的事情。

因此，他們絕對不會在寺院門前，如入忘我之境的淋漓盡致的大跳其舞。

不過——。

依照佐助觀察的結果，這名年青男子如果從未鍛鍊過猿樂的舞技，絕不可能表演這種程度的舞法。

——眞令我百思莫解。

正當佐助搖頭納悶時。

在通往寺院道路的那一邊，突然響起騷擾的聲音。轉眼之間，但見羣衆如防坡堤崩塌的流水般，紛紛向四處逃竄，隨卽傳來一陣雜沓的馬蹄聲。

不久，一列騎馬隊就出現在衆人眼底，急速的奔馳往這邊衝撞過來。

數名羣衆在一陣混亂中，不幸被馬蹄踐踏傷亡。

這列騎馬隊粗暴而急速的奔馳過來時，馬蹄過處，揚起一片灰濛濛的塵土，剛剛還距離樓門前有一町遠左右，轉眼之間，已經奔到樓門前了。趕來淸涼寺朝拜與在廣場上做買賣的人，全都驚惶失措逃得無影無踪。因爲，這列騎馬隊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德川家的旗本組成的。由於德川家的旗本一向嗜愛白馬，因此就組成了一隊騎馬隊，有半數以上的參加者跨騎白馬。

現在，天下是屬於德川家的。驕縱的德川家旗本，不願自己被別人誤視爲其他大名的家臣，個個都極盡所能下一番工夫，使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屬於天下無敵的德川家旗本。

——哈！看起來似乎會發生有趣的事情，

佐助跳上了石塔上，面帶着莫測高深的微笑。

當騎馬隊衝殺過來時，眼前唯有一批人例外，毫無畏懼之色，就是在石階上跳舞的那一組男女。

這名典雅高貴的年輕人，輕鬆美妙地旋轉着肢體，在他的指揮之下，七名如花似玉的女子，彷彿陶醉於蓮如和

讚歌聲似的，進入忘我之境的手拉着手跳舞。

人們期待不要發生事情才好。

結果，還是發生了——。

站立在騎馬隊最前端的一名留着八字短鬍的身裁魁梧壯碩的武士，高聲叫囂着：

「原來你這個傢伙躲在這裏。」

叫聲剛停，他就很敏捷的拔出大刀，高高舉起，擺出欲砍殺過去的架式，同時怒吼道：

「名古屋山三！覺悟吧！今日我不砍掉你的腦袋，決不甘休。」

這名被呼為名古屋山三的男子，好像早已預料會發生這種襲擊似的，他瞄了七名女子一眼，然後就大步的後退到樓門下，微笑的看着對方。

旗本們面面相覷，一齊翻身下馬，拔出大刀，就直驅石階而上，氣勢異常兇猛。

出乎意外的，和旗本白刃正面對峙的，却是那七名嬌美柔弱的女子。

她們丟棄原來所拿的笛、鼓與鐘，右手持着方才插花背上的櫻花樹枝，整齊的並排為一橫列，神色自若，眉宇間連一點跳動都沒有，鎮靜如常。

她們對峙着白刃的模樣，看起來好似要表演一種新穎的舞法，別有一番情趣。

名古屋山三佇立在衆女子後面，朗聲說道：

「你們這些將軍家的旗本，竟然只為了討取我名古屋山三郎一人的腦袋，就公然擾亂涅槃會的盛事，來勢洶洶，我看你們大概是被血水充昏了頭。現在，我要叫這七名娘子軍表演一段驚人意表的舞技，讓你們大開眼界。但令我感到欣然的是，你們恰好也是七人，那你們就各自尋找一名自己喜愛的女子交手。若不幸她們被生擒活捉，無論是被你們煮了吃或燒了吃，悉聽尊便，我決不干涉。」

這些旗本們認為，在衆目昭昭之下，揮舞白刃，攻擊那七名手中僅拿一枝櫻花樹枝的女子，實在有失身為一名武士的名譽與身分。

因此，他們口口聲聲叫罵着，要名古屋山三走出前面來，但名古屋山三却不理不睬，恍若沒有聽見。

七名女子齊舉着櫻花樹枝，向前跨出一步，口中發出尖美清越的嬌喝聲：

「嘿！」

隨着嬌喝聲，羣衆開始起哄喧騰起來。

怒罵旗本的聲音，從羣衆中飛傳出來，不絕於耳。

一名武士怒吼着：

「我絕不饒恕你們。」

另一名武士也忍不住怒號起來：

「我要砍死你們。」

七名武士猛然蹴地而起。毫無疑問的，他們並不準備斬殺那些柔弱的女子，只是想將她們突然蹴倒而已。

他們未免過於大意，招致無謂和失敗。

當他們拔地跳躍踢腿時，猛不防滿佈鬍鬚的臉被櫻花樹枝重重的擊掃而過，打歪了半邊臉，其中有名武士忍不住痛楚，發出呻吟聲。

「好啊！妳們這些傢伙。」

這些將軍家的跋扈隨從，這回是眞的慍惱了。

三

接着，那裏展開了一場異常激烈的戰鬪，成為日後人們傳誦廣遠的故事。

這七名武士向七名女子衝殺過去的氣勢，有如野獸侵入花園，人們瘋狂落荒而逃似的淒慘悲厲。

自刀閃處，並沒有看見血肉橫飛，只見七名女子的腰帶、袖子、裙裾被砍斷，四散飄揚。

實際上，並不是這七名武士故意要砍斷七名女子的衣裳而已。他們怒火中燒，極其殘忍的想要把這些年輕的肢體砍倒仆地，臥在血泊之中。他們會在戰場鍛鍊過武藝，雙臂孔武有力，在他們認為一刀就能將這些女子砍成兩斷，乃是舉手之勞，極為容易的事情。

同時，當他們看見女子衣裳的前襟散開的瞬間，在潛意識裏也認為自己向這些女子攻出第一刀，乃是故意要砍斷她們身上的腰帶。

他們深信當這些年輕女子衣裳的前襟散開之後，理所當然的必定會感到羞愧，呆然木立於原地不動。

由於——他們具有這一連串的想法，不知不覺攻擊而出的刀在半空中休止半秒鐘。就在這半秒鐘的空隙內，滿佈鬍鬚的臉又再度被櫻花樹枝掃中，七名武士摸着火辣辣的臉頰，勃然大怒地喝道：

「好啊！妳們這些可惡的妓女。」

七名武士像惡魔似的毫無顧忌地向七名女子衝刺斬殺，這次他們終於明白上回砍斷腰帶，並非由於他們的慈悲所致，而是另有原因。

因為，無論他們由正面攻擊，或由側面揮刀橫掃，每次刀尖所砍到之處，皆是那些回旋躍動的女子的袖子和裙裾而已。

原來這批娘子軍作勢假裝急於躲開逃亡，故意讓這些粗野壯碩的武士砍斷她們身上的衣裳，而慢慢露出細潔白嫩的肌膚。

目擊這種情況，武士們開始感到頭暈目眩，斬殺而出的手已經逐漸力不從心，速度緩慢下來；而對周圍聚集的觀衆來說；可謂享受了意外的眼福。

終於，寺院內如地震般地晃動不已。其中一名女子將被砍得支離破碎的衣裳脫下，丟擲於地面上，毫不吝惜的袒露出雪白豐嫩的肌膚，無限春光，盡洩於衆人眼底。接着其餘的六名女子，也依樣劃葫蘆地一個一個却除身上的衣裳，刹那間地上已堆了一疊破爛衣裳。

這些女子脫下已經變成破爛不堪的華美衣裳，洩露出從未被男子指染過的鮮嫩柔美肌膚後，在大家怔忡之際，突然一齊躍向空中。

她們下身所圍的一片腰布，被風襲捲而起，連大腿內側的奧秘之處，也遠遠地映在衆人眼底。

當這些武士揚頭看到這極難一見的春色美景時，不禁連連吞唾液。

就在這一瞬間，旗本們突然發覺七名裸女飄身落坐在他們所騎來的白馬上，揮鞭馳騁而去，禁愕然瞠目，張口結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這七名被狂熱羣衆所包圍的武士，見此情狀，心中頓時升起一股難以言宣的恥辱感。

於是，將他們的憤怒完全發洩於獨自一人佇立在樓門下的名古屋山三身上。

名古屋山三不待他們叫罵，就自己踏着穩重安詳的步伐走到前面來，立刻就被那些呲牙咧嘴，張目瞪視的敵人，前後左右的團團圍住。

名古屋山三忽然朝身向蹲在石塔上的佐助喊道：

「喂，你這位忍者兄。」

原來他早已發覺佐助的存在。

「你懷裏的那枝忍者槍，能否借用一下。」

忍者槍的柄可伸縮自如，或折疊成一尺短、或拉長爲一間遠，可視戰況而定。同時槍尖也能完全收納於柄中。

佐助點頭同意，從懷中掏出忍者槍，將柄拉長，咻的一聲投擲給名古屋山三。

名古屋山三擧起左手準確無誤地抓住直飛而來的忍者槍，然後對武士們說道：

「我是一名藝人，即使打鬪也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打鬪，配合小調進行比武。」

言畢，即拉開架式。

佐助圓圓的眼珠，頓時明亮起來。

因爲名古屋山三所擺的這種架式，可以縱橫無礙地使用忍者槍，由此顯示，他已深得武術的奧妙。

名古屋山三一步一步的慢慢旋轉着身體，口中輕輕哼唱着當時流行的小調。

一天四海，若能平治，「殺！」

其中一名武士，集聚全身的力量發出吶喊聲，揮刀衝過來，却被對方的大刀鏘然撥開，白刀直往高空竄飛而去，消失無踪影。

國家就和詳安泰，「啊！」

一名武士發出如野獸咆哮似的喊聲，蹤身一躍撲殺而來，又被名古屋山三輕易地用脚橫掃到，碰的一聲，倒地不起，然後山三又繼續唱道：

我如土車，行於君王之大道，

他那毫爽俊朗的英姿，對圍觀的羣衆產生極大的魅力，有數名羣衆甚至興奮得鑽出人牆，向他拋擲錢袋或其他的物品，彷彿聽歌給賞一般。

其中有三名街上的姑娘，瘋狂般的迅速解開腰帶，脫除衣裳，高聲叫囂着把衣裳投扔過去，引發羣衆爆出一陣震耳欲聲的哈哈大笑聲。

× × ×

黃昏時刻。

一艘小舟漂蕩在白川的河面上，緩緩地往下游川行。

橫躺在船艙中，以手枕頭，雙目微閉的人，正是名古屋山三，而搖櫓划槳的人，出乎意外的竟然是猿飛佐助。

這種情況，是在無意中造成的。

名古屋山三欲回歸大阪。佐助也要轉回大阪城，於是兩人就偕伴同行。

佐助對這名瀟灑俊美的年輕人，竟然擁有如此罕見卓絕的武藝，感到異常的佩服。

另外，他還有不得不和山三同行的理由。

佐助必需設法打聽名古屋山三的眞實身份。

名古屋山三將德川的旗本殺得東倒西歪，片甲不留，有的手臂折斷、有的單眼瞎腫，有的膝蓋破裂，全都倒臥於地，痛苦萬分。名古屋山三拍拍身上的灰塵，改以和緩的語氣對地上的旗本說道：

「我有一些話悶在心裏，不吐不快，現在我要一一的告訴你們。當我在二條城表演猿樂之際，有一名大御所大人的側室，迷戀於我，待我離城後，她也不死心的追出城外，因而你們極端憤怒，誓必斬取我的腦袋。聽說那名側室被人發現自縊於小倉山的松枝上，你們其中有人就借機四處散播謠言，說我先姦後殺，毫無人性。坦白地告訴你們，此事與我完全無關。……你們認爲我僅是一名普通藝人，竟然膽敢搶奪主君的側室，實乃德川家的恥辱，故而怒氣沸騰。若果我是故太閤秀吉的後裔，你們又做何感想。如此一來，家康大人不過是等於獻送主人兒子一名側室

而已，絕不會構成德川家的恥辱。你們回到二條城可以向大御所大人報告。就說我名古屋山三郎這個能役者，其實眞正的身分是故太閤秀吉的遺孤。」

佐助聽到這番話，不由得銘記在心。

如果是從前，依照佐助的脾氣，他一定會暗中尾隨其後，以探究竟。但今日不知是何原因，竟然要送名古屋山三回到大阪城去。

當月亮朦朧地浮現在天空中時，小舟已經穿過伏見，由淀川河隄繼續往下游划行。

「名古屋山三郎大人。」

佐助從船首輕聲地呼叫着。

雖然沒有得到回聲，但佐助瞥了一眼山三躺在那裏的黑黝黝身影，就知道他已經清醒了。

「你先前對德川家的旗本們所說的話，是否只是開開玩笑，戲弄他們而已。」

「……………」

「請你坦白的告訴我吧。」

「你是關東派呢？還是大阪派？」

名古屋山三的問話代替了回答。

「我是大阪派。」

「如果我也是秀賴大人的哥哥，你有何感想。」

「什麼——此事關係重大，可不能開玩笑。」

「豐臣家可能不會依照家法，迎接我到大阪城吧。」

「……………」

「卽使他們眞的要迎接我入城，我也不會去的。無論我是否爲太閤的兒子，都無關緊要。由於德川家的人輕視我是一名卑賤下流的藝人，我氣忿不過才表明了我的身份。然而我僅是一名普通的能役人名古屋山三郎而已。對豐臣家，連一點野心都沒有。」

他說了一大堆話，却等於沒有回答佐助的問題，他既不證明自己是豐臣秀吉的私生子，也不加否認，正反兩方面都可以解釋得通。

像佐助這種單純的頭腦，實在無法知道他說過一番話的眞正意思。

天亮時，名古屋山三在大阪的八軒上岸，和佐助揮手告別之後，身影就消失於濃濃的晨霧中。

佐助俏俏地尾隨其後，只見名古屋山三進入設在天滿天神社廣場附近的阿國歌舞伎團的小屋裏面。

四

這間戲園的後臺異常狹窄，幾個大竹籠就幾乎佔了整個空間的一半寬。

其餘的地方則舖滿了色彩明艷的寢具，擠得連一個人坐下來的地方都找不到。

名古屋山三悄然無聲地步入屋內，驀然，從棉被裏面伸出一張白晳漂亮的臉孔，名古屋山三神色倦怠的對這張美麗的臉蛋說道：

「我睏極了，讓我睡一覺吧，大姐。」

話一說完，也沒有等她同意，就橫躺在她身旁。

這名年齡看起來比山三大七、八歲左右的女子，突然驚聲大叫了起來：

「唉呀！你的身體怎麼這麼冷？」

她連忙溫柔的用自己的寢衣包裹着這名身體冰冷的男子的雙脚，細細地替他揉搓着。

並且將紅艷誘人的嘴唇靠近他的身邊輕言：

「不要再引起無益的騷動了。」

原來，那七名女子都是阿國歌舞伎團的舞孃。

「他們想找麻煩，我不得不應付一番。」

山三閉着眼睛慵懶的回答。隻手伸到這名女子身上，恣意地愛撫着她那柔軟溫馨的乳房。跟着他的大腿就很自然跨到這名女子溫熱的大腿內側。

雖然他們兩人沉默了片刻，但從棉被上可隱微的看出山三並沒有停止手脚的蠢動，依然繼續的擱置在女子身上。忽然，山三睜大了眼睛，凝望着這名女子，一本正經的向她開口問道：

「大姐，我眞的是太閤秀吉的私生子嗎？」

是時，這名男子的手指插入了女子的身體裏面，在那裏輕微的擺動，身體官能所帶來的愉悅，使得女子陷入了恍惚迷亂之中，無法立刻答覆他的唐突質問。

「告訴我吧。大姐，妳、我和其他的姑娘們偷偷地在出雲山中修練舞技的目的，我想絕非是爲了創造出和猿樂戲迥然不同的新歌舞技。大姐，妳一定有其他的目的。……可能大姐妳計劃向豐臣家展開復仇，是不是？」

「山三。我出雲阿國的名字，現在已傳遍天下，無人不知，何者不曉，對一名女藝人來說，我覺得自己已經非常幸運。而且……，還有一個像你這樣舉世無雙的美男子，沒有被其他女子搶奪過去，竟能成爲我的丈夫。我絕對不願失去我目前所擁有的幸福，我爲何要去冒着生命的危險，向豐臣家復仇呢？」

出雲的阿國，並不是像星星出現在空中一般，驟然一躍就聲名遠播，遐邇皆知。

從足利幕府的末期開始，卽由越前、近江、美濃或西國等地，聚集到京都的女藝人，以募捐爲名，表演女曲舞和女猿樂，當時這種戲團多不可數，而從出雲遠道而來的

阿國，也是其中一名。

阿國看見其他曲舞猿樂的藝人們，都完全因襲以前的女傀儡與白拍子，別無創意，使她因內心萌生要創造出一種和往昔截然不同的新舞伎。她認爲歷經百年烽火戰亂的民衆，在潛意識中已經開始誕生享受的觀念。

這一時代的人們，已和他們中世紀初期的祖先大不相同，卽脫離了嚴肅恐怖的地獄思想之虐待，同時也不希求遙遠的西方淨土，只想緊抓住目前的幸福，儘情的享樂。

「人生如夢，浮身若寄，只要狂切享樂就好，其餘的一切世事，都不必管。」

經過多年戰火的折磨苦難，如今人們心中所剩下的，僅是適時享樂的觀念而已。

因此，不但像「平家琵琶」那種訴說諸行無常、盛者必衰的道理，得不到人們一絲一毫的歡迎，甚至連充滿濃厚佛理味道的白拍子，人們也不願意聽。

出雲阿國針對人們的微妙心理，創造了一種配合着讚美香艷肉體的小調舞蹈，在京都演出。很快的，就獲得大衆的好評，並廣受歡迎。

有一天夜裏，阿國突然興起，想要模仿她所崇拜的上臈（高級女官）姿態，表演一場亂倫的畸戀，忍不住偷偷地溜入她胞弟山三郎的牀上。

山三起初極力的拒絕她的挑逗。但到最後，終於屈服在阿國那成熟豐滿誘惑的肉體之下。

此時，阿國已經二十七歲了，她那在出雲山中如忍者修練武藝般，經過十餘年舞技鍛鍊的身軀，在獲得她胞弟的親熱愛撫後，立刻散發出豐艶的香味，成爲一朵盛開的嬌麗花朵，讓觀衆瘋狂般的着迷，陶醉於中。

……隨後，阿國歌舞伎團的名稱，卽開始傳遍了日本全土，到目前爲止，已有十年的歷史。

直到半年前，山三於無意中聽到阿國和一名老人的對話，才開始懷疑在她姐姐的心中，可能蘊藏着自己所不知道的其他計謀與策略。

一日，一名臉上留有數道刀疤的老人，前來拜訪阿國，兩人就展開一場秘密的交談，山三於偶然之中，偷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極爲駭然。

這名具有古武士風貌，身裁瘦弱的老人，一直企圖說服阿國相信，如今是起義的最佳時機。

老人不堪阿國的一直沈默不言，焦躁地提高了聲浪：

「公主，山三郎大人方是最有資格擔任天下的統治者，他是名副其實的故太閤後裔，現在，妳爲何一再猶豫不前呢！公主，妳不要忘了，妳之所以穿着怪異的男子服裝

，上京都表演歌舞、伎舞，爲的是要乘機混入大阪城，如今那種馬路戲已博得世人讚頌，而妳却在不知不覺當中，沈溺於虛名之下，忘記了在出雲山中所發的誓言。……我已是風燭殘年，這樣下去，在九泉之下我有何面目見人。」

老人聲淚俱下的剴切陳辭。

但是，阿國並不爲這番話所感動，她仍然沒有說出一句令老人心滿意足的言語。

山三佇立在陰暗中，目送着這名老人黯然神傷，悄悄離去的背影。他認爲這名老人必然也是曾經在戰場上叱咤風雲的勇猛着名武士。

此時，山三雖然摟抱着他的大姐，但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自己爲何急於想知道自己眞實的身份，他要大姐從口中吐出眞言。

「大姐，我了解妳一心嚮往和平。但是，我仍然想要知曉妳從前擁有的志向。我想我是故太閤的私生子這件事，一定與妳的計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如何請妳都要告訴我，求求妳吧。」

「…………」

「大姐，妳若不打開天窗說亮話，從今日起，我就棄妳而去，到時妳不要後悔。」

阿國聽到他這種斬釘截鐵的言語，驚得全身都起了痙攣，感到痛苦無比。

沈默了半晌之後，阿國長長的嘆息道：

「……我早已覺悟，你責問我的日子遲早都必然會無可避免的來臨。」

五

在另一方面——。

聽完佐助報告此事的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前往造訪了織田有樂齋的府邸。

「老人家，聽說長久以來，你一直都記錄着茶道日誌……」

幸村寒暄一陣後，假裝無意提起似的問道。

「爲了打發時間，我是記了。……但却記不起自己已經記錄了幾册——」

「如果觀看那些日誌，十年前、二十年前所發生的事情，必能像昨日才發生般的，如歷如繪，清楚可知。」

「不——。由於其中有許多可憎的事情，我一直不願意重新再去讀那些舊日誌。」

「不瞞你說，今日我來的眞正目的，就是要你回憶過去所發生的可憎事情。」

「有何理由嗎——？」

「數日前出現一名男子，自稱是秀賴大人的哥哥，他是一名猿樂藝人，名叫名古屋山三郎，年紀大約在三十左右。根據我部下調查的結果，此人是市井人物，由出身於下掛金春座的喜多七大夫撫育成長，十歲時，曾遭奇遇，一直行踪不明，大約十年前，突然出現在由出雲的阿國所率領的女歌舞伎團裏。」

「…………」

「依照我的判斷，此人絕非存心妄想詐稱爲太閤的私生子，由是之故，我希望你告訴我一些故太閤拈花惹草的行爲。」

「…………」

有樂齋默然不語，將扇子擱在膝上，然後將視線投向幸村，慢條斯理地問道：

「假若這名叫做名古屋山三郎的人，眞的是太閤的私生子，預備如何處置呢？」

「如果他對豐臣家並沒有懷着絲毫惡意，那我就置之不理。但若是他心存陰謀，我必須防患於未然。」

由於幸村知曉秀賴並非秀吉的親生兒子，故而不得不重視這名私生子的存在。（參照「淀君」）

有樂齋頷首贊同，遂進入密室之中。

幸村踱到窗邊，耳中聽着庭院茂盛樹枝所傳來的陣陣啾啾鳥鳴，腦中不禁泛起奔騰的思潮，回憶起歷來被稱爲英雄豪傑的先聖先達的諸種事蹟。

傳言武田信玄、信長與秀吉等人，一向對於自己所憎恨的敵人，毫不留情地處以殘忍的刑罰。

他們所行所爲，宛然和地獄惡鬼的行爲不相上下，集殘忍冷酷於大成。

舉例而言——。

天正六年十月，當織田信長接到其親信的驍將——荒木攝津守村重謀反的消息，勃然大怒的下令：

「將村重一族黨羽，半個不留的給我活捉斬除。」

織田軍攻入兵庫後，無論僧俗，不分男女，殺的殺，斬的斬，一時鬼哭神號，慘烈無比。連堂塔伽藍，佛像經卷也都被破壞無遺，將寺院化爲雲端的一縷輕煙。這種殘忍的手段甚且擴延到須磨、一谷等地。許多百姓因爲恐懼怯怕，欲逃亡到甲山的小屋上，僅爲此事，就斬殺了數百名的百姓性命。

荒木村重原本一直堅守伊丹城，由於士卒頭的背叛，裏外應合，使得伊丹城變成一座毫無防備的城壘，因此，他偷偷的携帶五、六名隨從，落荒逃到尼崎。喪失主人的伊丹城將士們，將妻子留在城內充當人質，前往尼崎，向

村重提出意見，乞求他想盡方法挽救他們的妻子。村重不但不加理會家臣的乞求，並且拒絕他們進入尼崎城。家臣們落到這種地步，再也沒有面目回返伊丹城，紛紛四散逃亡而去。

信長爲了報復村重一黨的卑劣謀反行爲，決定嚴懲示衆，以昭炯戒；他下令將所有留在伊丹城的婦女孩童，一律處以殘酷的刑罰。

第一步，先將村重夫人，妾室與各將士的妻女、孩童等一百二十二人，集中在尼崎附近的七松，處以磔刑，或用長茅刺死，或以槍彈擊斃，或用長鐮刀砍殺。

除此之外，又召集三百八十八名女僕，與一百二十四名侍候各將士夫人的年輕男僕——合計五百一十餘人，將他們分別關在四間稻草屋裏，然後在周圍堆積乾草，將他們活活的燒死在稻草屋內。

接着下來的行動是——。

將十六名秀雅美貌的妻女與七名活潑可愛的孩童，命他們二人一組，乘坐在一輛車上，在京都遊街示衆後，齊聚到六條河原斬首處死。

「這些妻女們全都身着華麗美觀的服裝，端坐在車上遊行。由於她們都是名氣相當高的將士妻女，自知無法逃避這場災難，因此一絲恐懼感都沒有，神色自若，沉着若定。其中有一位太喜夫人，是名聞遐邇的美女。若是過去，絕不會輕易見人，如今世事急遽變化，竟落到被士卒强拉到車上拋頭露面的地步，令旁觀者爲之落淚。太喜下車後，重新束好腰帶，整理稍嫌零亂的頭髮，拉開衣領，從容就死。據當時在旁觀看的人說，她臨終所表現的態度，實令人敬佩。……另外，荒木久左衞門的十四歲兒子與伊丹安太夫的八歲兒子，在他們臨終之前，也安詳穩重的與世告別，然後從容坐在墊皮上，引頸被殺而死。觀看的人無論貴賤，都極爲讚佩他們這種從容就死的態度。」

事後，有人持不平之見，認爲他們的城主雖做出謀反的卑劣行爲，論罪難逃一死，但對滿門的婦女也處以殘忍冷酷的刑罰，則未免太過份了。

然而上面這種行爲，並不足證明信長是一名性情特別殘忍酷薄的將領。

原因是，當時戰國武將，大家或多或少都曾做過類似這種殘酷無情的行爲。

農家出身，掃蕩平服二百四十餘年來的爭戰混亂，統治海內四宇的太閤秀吉，也曾經數度犯下斬殺敵人滿門的殘忍酷薄行爲事蹟。

秀吉和信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凡是被他降伏或殺滅的敵人母親、妻子、女兒等，都要强迫她們侍寢。

其中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

天正十五年，正當攻伐九州之際。秀吉途經筑紫，進入筑後，召見了近國的諸城主。

肥前國主竜造專政家也身列諸誠主之中。政家是整個肥前和半個筑後土地的所有者，原本和薩摩的島津氏，是水火不容的仇敵。

政家的父親隆信，和島津家久作殊死戰，兵敗自殺身亡。使得政家現今屈居爲島津氏的家臣。

秀吉爲了征伐島津氏，下至九州，竜造專政家認爲這是反叛薩摩的最好機會，就投靠了秀吉。

秀吉知道政家是九州大名中，最擅長處事之道的人物，須用最殘忍的方法，方能測出他是否存有二心。

秀吉向政家訊問道：

「你的高堂老母，今年幾歲了？」

「六十三歲。」

「妻子呢？」

「三十四歲。」

「女兒呢？」

「十六歲。」

「你可能早已覺悟，要將這三名女性獻予我秀吉吧？」

「那是當然之事——」

「我想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有將母親、妻子、女兒獻予陪我睡覺的勇氣。」

政家聽他這麼說，不禁臉色一變，低首斂目，沈默了一會兒，方才輕聲地回道：

「如果你希望這樣的話——」

秀吉仕筑後盤旋數日之久，按照他所希望的，在這數日中，一一地侮辱了竜造專家的三名女性。

事後，政家的母親與妻子，皆自殺而死。

對秀吉而言，這乃是其日常的所行所爲，沒有什麼值得稀奇，也毫無大驚小怪之處。

當秀吉尚未即任天下統治者的地位時，曾經降伏或滅亡無數的武將。而這些武將的妻女，其中必然有一、二人成爲滿足他獸慾的犧牲品。

年齡已經高達六十三歲的竜造專政家的母親，在大白天之下，像狗一般地匍匐在一間陽光充足的房間裏，裙裾被捲高，袒露出臀部。

「噢，想不到妳這位老婦尚有如此豐嫩柔軟的皮膚。」

相傳秀吉曾撫摸了她的臀部。

就在是夜，政家的妻子全身被脫得一絲不掛，全裸地

橫陳在床上。翌晨，他那十六歲的女兒，也被秀吉呼到浴室內，失去了處女之身。

若是僅擁有平常的性情，是不敢做出如此殘酷的行爲。

所以，秀吉既使有數個私生子，也並非極不可思議的事情，山三郎的話又何嘗不可信。

× × ×

再度落坐在幸村面前的織田有樂齋開口道：

「此事只能讓你一人知道，千萬不能告訴他人。」

他先這樣殷殷叮囑着。

幸村毫不猶豫的承落下來。

「在我這一生當中，曾經遇到二名絕代風華的美女。其中一名就是淀君，另一名則是在關原會戰，被石田治部少輔斬首的細川忠興夫人。」

有樂齋說完這段話後，就雙目微閉，陷於回憶中。

「……淀君的美，想必你也承認，而忠興夫人的美，則是淀君的美再加一份高貴美。……故太閤絕不會對她毫無野心，不加注視。」

「…………」

「忠興夫人是明智光秀的次女。當光秀襲擊本能寺，斬殺其主君信長時，理所當然的，身爲光秀女婿的細川忠興，應該休棄他的夫人，但忠興內心難以割捨，僅將其夫人幽禁而已，他所以會如此難以割捨，這也是緣由忠興夫人的美貌之故。」

細川忠興沒有休棄他的妻子，想必已經抱着必死的決心。

因爲，和忠興同樣娶光秀女兒（忠興夫人的姐姐）的織田信澄，雖然是信長的兒子，僅因他沒有休棄妻子，仍然難逃一死，被殺身亡。

忠興喜愛他妻子的美貌，更甚於自己的生命。

「那件事……對，就發生在故太閤命令征伐島津的天正十四年暮冬時節。當時細川忠興擔任先鋒隊，先行出發。故太閤則於翌年三月一日由大阪城出發。就在這三個月期間，故太閤藉言擧辦茶會，將忠興夫人喚到城內，據我所知，忠興夫人一共出席了七、八次，且至少有三夜住宿於城內。……同時忠興夫人歸依天理教，也是由那時起沒有多久以後的事情。」

相傳某日，忠興夫人避開了守衛士卒的耳目，悄悄地步出府邸，直奔天理教的教會，進入禮拜堂。連一名隨身侍女都沒有携帶。

教父謝斯佩廸斯不知於何時進入堂內，當他發覺有一名婦女一直默然的仰視聖壇上的救主像，內心推測她必然

是某一位大人的夫人。

相傳敎父出聲呼叫夫人時，看見夫人那回轉過來美若天仙的臉上，眼淚汩汩而下。

「我是爲聽你講道而來的。」

夫人輕言細語地懇求着，日語不甚流利的謝斯佩廸斯，凝望着那張梨花帶雨的臉龐，無限的憐憫之情油然而生，他喚來日本的敎兄威獻德，替夫人講解教義。

夫人於是接受洗禮，然後翩然離去。

夫人可能是因當她的丈夫刻在遠征中時，自己竟然不幸被丈夫的主君所姦污，心中萌生罪惡感，心靈無法平靜，故而去尋求異國的信仰，以祈獲得解脫。

相傳當自九州歸來的細川忠興，獲知自己的妻子竟然改變成爲天理教的信徒，不禁幡然大怒，自此以後，他們夫婦之間的情感即一落千丈，冷若冰霜。

不過，事實和傳說完全不同。而是忠興發現了自己的妻子曾被秀吉姦污數次，怒火衝天，幾乎瘋狂。

下面這段逸聞，即可說明這對遭受最大不幸的夫婦，他們日常悲慘生活的一端。

一日，他們夫婦二人正一起用膳。是時，正在屋頂上鋪裝瓦片的工人，脚底下一不留神，就滑落到庭院裏。

「無禮的傢伙。」

忠興臉色驟變，抓住刀架上的刀，就跳下庭院，一刀砍下鋪裝瓦片工人的首級。

忠興提着血淋淋的首級，進到屋內，不吭一聲地把頭重重地放在夫人的餐枱上。

夫人注視着枱上血淋淋的頭，連皺一下眉頭都沒有，只是將筷子放置在餐枱上而已。

「妳這個女人，冰冷如蛇的化身。」

忠興大聲咆哮着，但夫人完全不加理會，僅是垂首低聲地回答：

「父親、主君、丈夫都已變成厲鬼，我也只好化身爲蛇妻。」

有樂齋接着前面的話題，說道：

「在忠興大人臨將由九州回來前，忠興夫人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行踪不明。……當我到街市的千利休府邸遊玩時，偶然之中，得知她隱藏的場所。我在無意中提到忠興夫人時，利休即笑着說：這麼絕代風華的美女，如果產下那個猴臉武士的兒子，你能不能想像出這個孩子會生成一副什麼樣的面貌？當時我覺得他竟然敢說出這種僭上的胡言亂語，不禁微感忿怒，但隨後利休告訴我一個鮮爲人知的秘密，忠興與夫人就居住在街市內猿樂藝人喜多七大夫的府邸分館，並產下一名男嬰。」

說到這裏，有樂齋臉上浮出一絲笑意，似乎正在回憶忠興夫人那張含羞閉目的臉龐，說道：

「假使那位名叫名古屋山三郎的人，是一個稀世罕見的美男子，那一定是——」

他重重地點着頭。

六

天滿的天神社附近的阿國歌舞伎團的小屋，一連數日，盛況空前，人山人海，因爲，出雲的阿國正在表演她這次新創的歌舞伎。

新的歌舞伎是，阿國頭戴男用帽子，身穿華麗的男用獵裝，腰佩有龍紋刀鞘的長刀，裝扮成男子。相反的，名古屋山三郎却穿着女用服裝，裝扮成女子，兩人表演着在春光浪漫的田野上，互相愛戀的場面。

他們所表演的這種奇異戲曲，將男女觀衆誘進入妖艷迷離的肉體世界，陶然沈醉。

甚至連扮成普通觀象，前往觀看的眞田幸村，一時之間，也彷彿陷入夢境，不知置身何處。

今日——。

名古屋山三和往昔一樣，坐在銅鏡前，準備開始將自己化粧成女子模樣。

這一歌舞團的人所使用的香粉，是由街市的錢屋宗安模倣中國明朝的香粉，製作而成的，稱爲錢屋香粉，是一種用水銀調製而成的香粉。

這種香粉的製法是，先將水銀、食鹽與朱色上混合而成，再用鹽滷使之硬化，接着放入鐵壺中，以炭火的高熱加以煮沸，從昇華的蒸氣中，採收結晶。

最後，再取富士山上的白雪，置於壺內，溶解爲水，然後以雪水溶化結晶，如此製造出來的香粉，不但容易塗抹得均勻，而且會生出美麗的光澤。

這種香粉是舞台專用的，價錢非常昂貴。

山三先將一團香粉，放在手上，揉搓雙手，又用刷子，在他那氣質高雅的臉上，厚厚的塗抹一層香粉。

接着，爲了擦紅臉頰，嘴唇、指甲三部位，他用手指挖了一塊艷紅粉，置於小漆板上。

就在這時，他那塗滿香粉的皮膚，突然發生如有無數針刺的疼痛，急遽地痙攣起來。

——奇怪？

山三雙手摀着臉頰。

轉眼間，他的臉頰就像被鼴鼠掀高的土堆一般，迅速地腫大起來，奇怪無比。

「哎喲！哎喲！」

聽見他這種淒厲慘叫聲，阿國和舞孃們慌慌張張地急忙奔跑進去。

只見山三雙手掩住面孔，俯首叫痛。

「發生了什麼事？」

阿國驚慌的抱住山三。

有一種香粉混合着血的液體，從他的指縫中滲流出來。

當他放開雙手的那一刹那，女子們由口中發出難以形容的恐怖悲鳴。

他的額頭，眉間，眼睛和鼻子、臉頰和嘴唇，彷彿泥濘般的溶化腐爛，已經面目全非了。

× × ×

猿飛佐助從陰暗處瞧見這副慘絕人寰的光景，隨卽遁逃的無影無踪；因爲，是佐助悄悄將毒藥滲入香粉中的。

直驅返回大阪城的佐助，並沒有立刻囘到幸村的府邸，他先走到一塊四無人跡的空地上，如白癡般的虛脫跌坐在那裏，神情顯得非常痛苦。

良久，他才緩緩地站起來，軟弱的搖着頭，自言自語地徐徐吐出一句話來：

「主人，雖爲救豐臣家，但也做得太殘忍了，從今以後，我絕不再擔任這種殘酷的任務。」

曾呂利新左衛門

一

「佐助，你在幹什麼？」

蹒跚步出大阪城第三城廓——眞田城廓府邸的眞田左衛門幸村，走過了數條乾護城溝，來到低矮丘陵的斜面，瞧見了一條正用鐵鍬鏟地的身影。

此處卽是四個月前，被前田筑前守利常的軍隊，一舉攻破的稱爲篠山的小高地，殘留着戰火的餘跡。

佐助聞聲抬起臉來，迎着春天細弱的陽光，眼睛微微地瞇着囘答道：

「我正在種植樹木的幼苗，以供將來觀賞之用。」

在豐臣家和德川家尚未交戰以前，這座被人稱爲篠山的丘陵，密生着一叢叢的小篠樹，因準備防禦工事，而被挖掘破壞，後來又受到無數砲彈的攻擊，就變成了今天寸草不生，光禿禿的景象了。

「你爲何要種植觀賞用的樹木呢？」

幸村訝異得皺緊了眉頭。

佐助不斷地眨着眼睛囘答道：

「有一天，當我經過木野村時，聽到百姓們怒罵着說，這些傢伙（武士）將羣山遍野糟蹋得面目全非，也不加以整理，眞是一點都不知道開墾土地、耕種的辛勞。所以……，所以，我想至少我應該種植一些樹木的幼苗，以供百姓將來觀賞之用。」

佐助一向幸村說明，何者是月桂樹、何者是篠懸樹、何者是宇豆木、何者是楓樹。曾在大和國葛城的金剛山中，生長了十五年的佐助，具有異常豐富的樹木知識。

不久，當在今年之內，必能看見關東派與大阪派作殊死戰，相信屆時這塊丘陵，也會有一次變成戰場，陷爲人間地獄，這點絕不會有錯。

佐助雖然知道日後必會發生這種情形，但爲了百年之後的人們，能有樹木觀賞，仍然不計後果的種植幼苗，這種爲後人着想的行爲，深深地感動了幸村。

佐助所種植的樹苗，若其中有一、二棵能逃過戰火的摧殘或士兵的踐踏，成長爲亭亭翠綠的喬木，也是可資慶賀的事情。

幸村兀自深深地點着頭，轉身想要囘去。

就在這時，佐助所鏟下去的鐵鍬，好像鏟到何種東西似的，發出金鐵交鳴的清脆聲。

幸村聞言止步，好奇地轉頭看。

「主人，這裏埋藏着一口大箱子。」

佐助以驚異的語氣向他報告。

幸村步下了丘陵的斜坡。

佐助迅捷地把泥土挖掘出來，不久，一口長約一間的箱子的上端，即呈露在二人眼前。

佐助用鐵鍬擊壞箱鎖，掀開蓋子。

「把蓋子打開。」

「是。」

「………？」

幸村冷眼瞧了一下箱子內部，斜歪着脖子。

箱內裝滿了一大堆白身刀鞘的刀。

佐助默然無語地拿起一把刀，交與幸村。

幸村拔刀出鞘，看着刀身出神。

──這是！

出乎意外的，這是一把好刀，刀身寬濶，刀尖銳利。刀形豪壯獷美，是相州刀的特徵。它鑄造的方法異常優良，刀上的大花紋看起來銳利無比。

「再拿一把給我──」

幸村又把第二把刀拔出刀鞘。

兩把刀都是相州刀的造形，豪壯華麗。

幸村命佐助一一檢查箱內的刀。發現它們都具有相同的特徵，足以令人目炫眼花。

「佐助，檢查一下刀名。」

佐助依命行事，依次拿掉刀柄，發現所有的刀上，都鏤刻着「正宗」的名字。

在這口箱內，共有四十九把刻有「正宗」名字的刀。

幸村腦中不知想到什麼，只將其中一把刀握在手中，吩咐佐助將其他的刀重新放入箱內，依照原來的樣子，再度將箱子埋到土中。

「佐助──」

「是。」

「那位名叫曾呂利新左衛門的老傢伙，現不知匿藏於何處，你替我把他找出來吧。」

「我知道了。」

幸村的身影消失在遠方後，佐助才動手將箱子重新埋入土中，然後在地上種植一棵栴檀的幼苗，做爲來日識別的記號，工作完畢之後，他就步往街市去了。

二

當太閤秀吉的陪伴總管曾呂利新左衛門，行踪翩然消失無跡時，正是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換言之，也就是

享年六十三歲的秀吉逝世的那一天夜晚。

農家出身，統治天下的秀吉，異常希望學習和歌一連歌、狂歌、能（日本傳統的戴面罩的戲）與茶道。凡是當時所流行的藝能，他無一不喜歡。居住在城中時不必說，即使是身處戰陣中，他也隨身携帶着學者，詩人，猿樂藝人或茶師等，舉行餘興活動。這些人被稱爲陪伴或者說書。

曾呂利新左衛門之所以會加入陪伴之列，乃是緣於秀吉的茶道總管千利休的極力推薦。

當秀吉統率二十四國的軍隊，攻伐九州時；軍隊進入筑後，抵達高良山之際，跟隨在秀吉身邊的茶博士千利休，聽到一名叫做曾呂利新左衛門的茶師，刻正居住於山麓中，他就立刻派遣使者，向新左衛門轉達他將前往造訪的日期與時間。

年輕時，利休曾向武野紹鷗學習茶道，當時另有一位名叫新左衛門的人，與他一起學習，他那飄然卓羣的性格，利休自忖絕不是自己這種俗人所能及的，雖然經過數十年之久，這種印象仍然鮮明地留存在利休心中。

利休和新左衛門交往了三年，但在這三年之中，利休始終無法抓住新左衛門的眞正性格。他是何種人，爲何種目的而生存，器量是大？是小──這諸種問題，沒有一項是利休所能判斷的。

如今，利休已是天下第一的茶博士。

同時，隨着時日的演變，茶道已不再是貴人們的專有娛樂；上至大名富豪，下至下級武士，茶道已經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說千利休的威風，僅次於秀吉的權勢之下，也不爲過。

這位一代宗匹，親自要去造訪新左衛門的消息，馬上傳遍了高良山區。

曾呂利新左衛門的住家，面臨街道，由於人馬時常來來往往所揚起的塵埃，使得門窗和籬笆都染上一層白濛濛的灰塵，看起來實在是一所異常粗陋的房屋。進入大門，庭院雜草叢生，在通往走廊的小徑上，一隻破爛不堪的草鞋，孤零零地兀自躺在那裏。

利休讓侍從們留在門前，獨自步入小徑，他只環視了這所荒廢的房屋一眼，就知道這不是一所普通山麓下的鄉野居家，環境極爲特殊。

這所房屋的庭院與小徑，顯然經過人爲的匠心經營，充滿了自然的野趣，予人一種靜謐寧祥的氣氛，尤其是小徑，更散射着茶道的逸趣。

──這所房屋的主人，一定是新左衛門。

利休確信自己的推測絕不會錯誤，準備踏入走廊的木

門。

就在這一瞬間，利休脚下的地面，突然發出了刺耳的聲響，往下陷沒，使得利休掉落到一個比他身高更爲深長的坑穴底，驚駭絕倫。

這個坑穴陷阱的設置方法是，先在穴口舖放一塊草蓆，再蓋上一層土，最後，墊上一塊生苔的石板，做得天衣無縫，非常逼眞，若不仔細觀察，是沒有辦法看出此處是一個人爲的陷阱。

穴底舖放着一塊墊子，中間並焚燒着一爐練香。利休無計可施，只得跌坐在墊子上，靜心等待，直到有人來搭救他爲止。

不一會兒，一個梯子由上放下來，利休沿梯爬上地面。穴坑旁悄悄站立一名皮膚白皙，端莊美麗的姑娘，向他客氣地輕聲問好，隨後卽引導入浴室，在浴室中，早已預備了一套新的衣服。

利休沐浴後，步入茶室，一眼望見這所房屋的主人，以手枕頭躺臥着，瞥見利休進來的身影，方才緩緩地起身，露着愉悅的笑容說道：

「歡迎大駕光臨寒舍。」

賓主二人都已是年近古稀之年，想從現在雞皮鶴髮的面貌中，尋出年輕歲月時的風采與身材，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利休和他對坐時的一瞬間，這位一代宗匠對坐在自己面前的沒沒無聞男子，內心依然存有一種難以言狀，比不上他的感覺，往日的距離並沒有因利休的熾熱聲名，而從利休心中消失殆盡。

然而，或者由第三者的眼光來看。

「冒昧造訪，又未備禮，敬請見諒。」

如此謙沖有禮的利休，也許看起來較這所屋子的主人文雅，也顯得較爲高尚。

利休在尚未來此以前，曾動用秀吉直屬的忍者，詳細調查新左衞門的一切生活狀況，包括他的門前設有陷阱的事情，也都一清二楚。

利休雖明知一切，仍故意假裝毫無所悉的掉落穴底，是因爲他不想讓屋主喪失這一點情趣。

新左衞門坐在客廳的座椅上說道：

「宗易大人還是和以前一樣，一點都沒有變。」

「眞的嗎？」

「你實在善於博得人心，投人所愛。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能博得太閤（秀吉）的寵愛，成爲舉世聞名，天下皆知的茶博士了。」

「請你不要諷刺我。事實上，並不是我自己喜歡成爲過街老鼠、穿城狐狸，人人喊打的對象。」

「這麼說，你是一位眞正的君子啦。你認爲我在門前設立陷阱，乃是一種待客之道，所以，你爲不願掃我的興，就故意地掉落下去。……宗易大人，如果我是你，我絕不會故意掉落到穴底。」

「這樣嗎？」

「我說的是眞話。」

「………？」

「你的作風，實在很優雅高明。換做別人，若知道你明知有陷阱，爲不掃主人的興，而故意落下去，一定會感動的無以復加。但非常不幸的，我新左衞門恰是一個極爲怪僻的人，對於你這種作爲，我絲毫都沒有感動之心。下次再遇到這種情形時，你要先洞察對方是何種人，然後才決定是否要掉落下去，方是明智之舉。」

「誠然。這是我的失察之處。」

利休微笑着頷首同意着。

新左衞門將茶碗推到利休面前，問道：

「你知道內閣這個傢伙的脾氣如何嗎？」

被他這麼一問，利休不禁愕然瞠目。對利休而言，秀吉只不過是一位寵愛優遇他的關白（等於現代的首相）而已，他從未將秀吉看做一個人。

五年後，秀吉並沒有明白地指出利休的罪狀，卽命令利休切腹自殺，命喪黃泉。

當利休被逐出京都聚樂第的不審庵，欲回到故鄉堺之市蟄居時，連一個送行的人都沒有，獨自寂寞地乘船由淀川往下游行走，這時，利休的心中開始明白了新左衞門所說這句話的涵意。

三

天正十五年十月，結束九州的遠征，返回京都的秀吉，決定在北野天滿宮境內，舉行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茶會，以資慶賀歡祝。

十月朔日，將於北野松原，舉行茶會，不分貴賤，無拘貧富，凡願參加者皆可與會。爲杜絕舖張浪費，節省儉約之故，僅展出秀吉數十年來所收集的茶具，歡迎參觀。

上書文字的木板告示牌，不但遍立於京都市內外，同時也出現於大阪和奈良地方，甚至於遣派脚程如飛的人，將木板告示牌運達更遠的城下街。

在北野的森林裏，從經原直到松原，一共搭建了一千二、三百間數寄屋（一種日本式的建築）與茶屋。

凡是熱愛茶道的人，年輕武士，市民，百姓及其他人，只要携帶鍋子、茶壺、茶碗等卽可參加；若無茶葉，也

可沖泡麥粉。設於北野的松原，是在兩個榻榻米上舖放草蓆而成的臨時座位。可以自由入坐，沒有一定的座次順序限制。

類似這種佈告一貼出來，人人看了都非常愉悅，一傳十，十傳百，不一會兒大家都知道了。

據說：當日，聚集在大茶會上的茶師，計有六千八百人之多，可謂盛況空前。

朝霧尚未散去之時，秀吉就抵達北野，進入第一展示屋，他凝望着屋內所展示的，自己所蒐集的天下名器，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感到心滿意足，他回頭命令着跟隨在後面的千利休、津田宗及今井宗久道：

「你們聽着，若在今日的與會者中，發現了眞正的嗜好者，午餐完後，即刻向我報告。」

不久，就到了向秀吉報告的時刻，利休食畢，就出來向秀吉報告所發現的人物。

「能否合你的意，我無法肯定；但若我宗易的眼光沒有看錯的話，已知誰是本日第一位嗜好者，讓我引導你去見他吧。」

秀吉神情輕鬆地站起來，由利休引導前進。

在馬場先的曠野中，以竹爲柱，搭建了一間簡陋的數寄屋，屋外圍立了一圈籬笆。

利休出聲召喚屋內的人，而從屋內出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新左衞門。他那身穿經過漂染的粗麻布夏衣的體格，散發出和其他的茶師迥然不同的味道。

「這名男子叫做曾呂利。」

秀吉對利休的介紹辭頷首，然後目光正視着面前這名身材矮小、面貌奇異的男子問道：

「我看你已乾枯油盡了，我的看法對不對？」

「大人明察，你說得一點都沒有錯。」

新左衞門延請秀吉落坐在數寄屋的客座上。

屋內的壁上自然地掛着鍋子、新燒的瓷壺與茶碗，——只是如此簡陋的茶具而已。

同時，用以沖泡的茶葉，也僅是雲脚（一種粗劣的茶葉）而已，別無他物。

但是，對秀吉而言，這種雲脚所沖泡出來的茶，比他所喫過的任何價錢昂貴的茶，還要甘美。已在數百個地方喫過茶，腹中都是水的秀吉，不斷地稱讚着：從來沒有喫過比現在更甘美清爽的茶。

秀吉又再要了一碗茶。

「實在清爽甘美。這可說是今日第一等的茶，你希望得到什麼賞賜？賜你俸祿如何？」

「我無須養育妻兒，只是一個人隨意地過日子，故無一絲要求賞賜的念頭。」

新左衞門辭退了秀吉的賞賜。

「你越不想接受，我就偏越想給你。我勸你還是接受，免得惹我生氣。凡是你所想得到的東西，只要說出來，我都會答應給你。」

新左衞門偏頭考慮了一會兒說道：

「既然你這麼說，那我就不客氣地說了，請你賞賜我凡是由東海道入京的馬匹，每匹馬我得收一文錢。」

「噢，聽起來很有趣。我允許你。你可以高價收費。」

秀吉毫不猶豫地加以承諾下來。

從這事發生不久，數日後，在粟田口與蹴上的中途，一間面臨街道的小草庵的窗口，貼着一張毫無引人注目的紙條，上面寫着如下的內容：

「一匹馬收費一文錢。」

可是，過了三日，又經過了五日，仍然沒有一文錢放入這枝木杓子裏。

假若秀吉沒有回憶起這檔子事，這枝木杓子說不定直到斑脫腐爛，連一文錢也不會收到。

時間經過半年之久，秀吉才再度向利休問起新左衞門的消息，帶點漫不經心的味道。

利休向秀吉報告說：新左衞門依照他的允許，在京都的入口處，設置一道馬匹收費的關卡，向每一匹馬收費一文錢，但截至目前爲止，連一文錢都沒有收到。

「連和一位百姓所訂的約，都不能做到，這樣實在有損我關白秀吉的名譽啊。」

秀吉滿臉不高興，立刻喚來石田三成，命他調查半年來騎馬或由馬拉車進入京都的人，凡是被查到的人，一律一匹馬徵收一文錢，並處以重罰，然後將他們的馬匹沒收。

翌日，書寫着秀吉旨意的木板告示牌，遍立於京都市的每一角落，引起一陣大騷動。

瞬間，新左衞門窗口的告示與木杓子，隨卽水漲船高，變成最具威嚴，最有效用的收費關卡。

要調查出這半年來所有進入京都馬匹的所有者，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更何況有半數以上的人，不會出面坦承自己是經過關卡，而沒繳費的人。

一日，新左衞門被石田三成喚出，將他帶到警衞所。

三成是費盡心力，極盡所能才調查出來，而將徵收到的一文錢，堆成一座小山，擺在新左衞門的眼前。

新左衞門目光凝望着這些錢，嘴角露出一絲淺淺的微

笑，語出驚人地對三成說道：

「不瞞你說，從我貼出佈告那天起，我就逐日記錄下來各大名們進入京都的馬匹數目，請你依照這些記錄，和你所調查出來的數目，一一地核對——」

言畢，就將一本小册子交給三成。

三成的眼睛頓然亮了起來。只有觀看這本小冊子，不但可知那位大名言不副實，同時對於那位大名在統領軍隊方面，有何等的關切，也可一目瞭然。換言之，由這本小册子即可知道各大名的現今狀態。

是日，三成就將這本小冊子帶到秀吉面前，讓秀吉閱覽，並向秀吉報告：

「那位名叫曾呂利新左衛門的百姓，是一個擁有超羣絕倫，可怕的利害智慧人物。」

不必多說，這本小冊子果眞發揮了令大名們膽喪色變的威力。不但說謊的事情，會被秀吉察知，甚至他們所擁有的每一匹馬，也都被沒收，對大名們而言，此事很嚴重地損傷了他們的軍事力量。

由於秀吉的殷切希望，這件事發生後不久，新左衛門就正式成爲陪伴的一員。

四

新左衛門出仕於秀吉的這段期間，有一些逸聞趣事，廣泛地流傳於里巷街頭。

有一天，秀吉向新左衛門問道：

「有人說我的臉像猴子，你以爲如何呢，新左？」

新左衛門緩緩搖着頭回答：

「不，根本沒有這回事，只不過是猴子的臉像太閤主君罷了。」

「哈哈哈，你這個傢伙——」

秀吉狂聲大笑起來，樂不可支。

又有一次，由伏見返回大阪途中，在航行於淀川的船上，新左衛門突然用扇子指着岸邊說：

「主君，你看！那邊有個胡瓜正在吃胡瓜。」

秀吉聞聲，就命小斯拿來一具望遠鏡，湊在眼前眺望。原來岸邊有一個販賣樹苗的商人，正在喫着胡瓜。

又有一次——。

「新左，你有無能力使往來於千軍萬馬間的大名戰慄，臉色變得慘白嗎？」

「這是輕而易舉之事。」

新左衛門朗聲清脆地回答。

「那你就試試看吧。」

「好的。」

從這天開始，每當那些恐懼觸犯到秀吉忌諱事情的大名，前來問候秀吉時，新左衛門就慢條斯理的走出來，在秀吉的耳邊，悄悄地耳語一番，然後又慢條斯理地走到自已的坐位上，露着一絲冷笑地坐下來。

他這種曖昧的態度，彷彿在向秀吉細數大名們的罪狀一般，令各大名無端地驚恐起來。

由此原故，新左衛門陸續地收到大名們送來的許多賄路。新左衛門就將這些賄賂品，開列一張清單，交給秀吉。當秀吉知道，那些剛愎勇猛，自鳴得意的武將，竟然將價值高昂的稀世珍品，贈送給一名弱不經風的老陪伴，不禁訝異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秀吉從千利休口中，得知新左衛門是一位精通狂歌的名家，想出他的洋相，

深山螢鳴遍枯葉，

秀吉出了上句，命令新左衛門聯下句。

新左衛門不加思索地，即席聯了下句，

恨不燈影似巨鹿。

又有一天，一位名聞遐邇的狂歌名家里村紹巴，前來侍候秀吉，秀吉命令他說道：

「你用歌唱出一種天下第一大的東西吧。」

紹巴不加思索就立刻唱道：

坐在須彌山腰，仰觀天空，將天空吞入，我的喉嚨仍有空處。

秀吉凝望着新左衛門，譏笑着說：

「新左，你能唱出比他所唱的更大的東西嗎？」

新左衛門心胸坦然地回答道：

「這有何困難，你仔細聽着。」

話一說完，他就高聲唱道：

我用鼻毛尖端，就能將坐在須彌山吞天空的人，吹得無影無踪。

據後人考證，這些逸聞趣事，大多是人們揑造的，並非確有其事，只是傳聞罷了。

新左衛門並非以丑角的面貌出現於秀吉面前，而是一名審察主人臉色，以各種方法符合主人興趣的人物。不像其他那些陪伴，一天到晚口出輕率之言，唱着狂歌。

對於秀吉的質問，新左衛門只是尖銳驚人的回答而已，好讓秀吉將心神回轉到正事上面。

在秀吉的身旁周遭，早已沒有不畏懼秀吉的憤怒，而口出眞言的人；故而新左衛門這種敢吐眞言的作風，頓時成爲一種特色，使得秀吉有時也能容忍他所說的諷刺，難以入耳的話。

步入老年期的秀吉，仍和壯年時代一樣，無法調節自

己的情感，或抑制自己的脾氣；若有人的意思牴觸了他的權勢，或冒犯了他的尊嚴，無論何人，都會受到嚴重的懲罰。淺野長政與加藤清正，都曾因觸怒了他，而遭到嚴厲的懲罰。甚至連他的胞弟秀長，只因在和島津氏訂立和談條約之際，未徵求秀吉的認可，而遭到禁閉的處罰。旣使今日風雲人物的德川家康，有時也會委屈的將秀吉脫下來的草鞋，擺得整整齊齊的。

因而，在秀吉的面前，連一個敢口出眞言的人都沒有，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僅有一人——新左衞門，敢說出他內心想要說的話。

五

曾呂利新左衞門成爲秀吉的陪伴後，在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中，有一件事情已成公開的秘密，流傳廣遠；那就是他將「五郎入道正宗」之刀，變成天下唯一的名刀。

有一天，秀吉和新左衞門在一起時，秀吉於無意中，提起一件事情說道：

「在日本國土中，已無寸土寸地可做爲贈品，賞賜給立下大功的人。我想將來除了奪取朝鮮、明國的土地，做爲立大功的人的賞賜外，別無他法可行。」

新左衞門瞥了秀吉一眼，回答道：

「還有更好的方法，那就是賞賜他們刀。」

「用刀啊！現今大部分的名刀，都已落在諸將的手中了。」

成爲豐太閤的吉秀，身邊收集了不少的名刀，其中包括北條時賴的佩刀——鬼丸國綱、山中鹿之介的佩刀——山日月宗近、東山義政的佩刀——海老名宗近等，數目非常多；但現今秀吉所擁有的名刀已經屈指可數，這是一來秀吉常常毫無吝惜地將名刀賞賜予部下，二來價値足以代替一國、一城的名刀，也實在少之又少。

依照秀吉對名刀所下的評價，唯有備前冶鑄的好刀與京都的高級刀，才够得上稱爲名刀，而目前這些刀都屬於一位名叫何某的將領所有，而一把刀若一旦落入武士手中，就很難讓他放棄割愛。

新左衞門俯首垂目，彷彿自言自語似的，用輕微的、幾乎聽不清楚的聲音說道：

「我們來製造名刀，你認爲如何？」

「你說什麼？」

秀吉回問他。

「我聽說從前的將軍鹿苑院大人（足利義滿），曾與宇都宮三河入道商量，要將古今的名刀中，足以當做進貢禮品的刀名，記錄下來，然後按照北條時代贈送禮品的前例，選出六十把相當優良的刀。」

「新左，這事不必你來說，我早就知道了。」

「那麼，我們不妨學將軍鹿苑院大人和宇都宮三河入道，創造一批名刀出來。」

「在這世上，絕對沒有埋藏於地底的名刀。」

「有的。」

「眞的嗎？好吧，那你就找出來給我看吧。」

新左衞門要求秀吉給他二十天的寬限時間。

整整經過二十天後，出現在秀吉面前的新左衞門，手中携帶了兩把刀。

「你上那裏去了？」

「我是去武藏國。」

新左衞門將其中一把刀拔出鞘，交給秀吉觀看。

身爲一名愛刀家的秀吉，他的眼光是何等的銳利。

秀吉由上到下，反反覆覆地仔細端詳這把刀，無論是刀形、刀紋、材料、護手、刀柄或刀尖，都一一檢視，半點也沒有遺漏，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秀吉口中方才發出一聲讚賞的聲音來：

「嗯！」

這種華美絢爛的技巧，和備前備中的名匠所鑄造的方法，迥然不同的。

「這是什麼刀？」

「是相州五郎入道正宗的刀。」

「正宗？這個名字我曾經聽過。」

「這是可和主君所佩帶的鬼丸國綱相媲美的名刀，是由名匠所鑄造而成的。」

「你誇讚人的技巧相當高明。」

在秀吉所佩帶的名刀中，鬼丸國綱是前所未有，古今獨一無二的傑作。

它是粟田口國綱在八十六歲時，命令北條時賴，窮盡一生的心血所鑄造而成的。

這把刀之所以有鬼丸之稱，乃是緣由於下面這段逸聞。在某一年的冬天，時賴爲熱病所苦，夜夜在夢裏遭受小鬼的襲擊，弄得精疲力竭，心神疲憊不堪，日日衰弱下去。有一天晚上，他忽然心血來潮，將秘藏的國綱刀立於枕頭旁邊睡覺。不久，更深夜靜，這把刀突然自己倒下來，拔出刀鞘，將旁邊鐵火爐上所鏤刻的小鬼面孔的頭髮，切落下來。翌晨，時賴的病就像撕裂一張薄紙似的，輕易地完全痊癒，健康如昔。

後來，鬼丸落入新田義貞手中，義貞戰死之後，則歸於足利高經所有，然後傳給他的兒子足利義昭。

最後，義昭再將鬼丸贈予秀吉。

當然，並不是義昭心甘情願地主動贈予秀吉。相反的，他是由於周圍形勢環境所迫，不得不忍痛奉贈秀吉。

秀吉掌握天下之後，就盡情地運用他的地位與權勢，凡是他希望得到的東西或想要做的事情，沒有不如願以償的。除了鬼丸國綱無法得到手以外。

諸侯畏懼秀吉的權勢，爲了滿足秀吉的愛刀僻，毫不吝惜的將古代留傳下來的名器、名刀獻予秀吉，唯有將軍義昭，無意獻給秀吉任何禮品。

不久，在諸侯將領中，就傳開了一些流言蜚語，謂將軍義昭之所以吝於將秀吉最想要得到的鬼丸國綱奉贈，就是計畫再度將天下奪爲足利家的天下；因而，義昭爲了證明自己並無二心，只好忍淚吞聲，把鬼丸國綱贈予秀吉。

「新左，這把正宗刀是不是建武時代的刀？」

「一點都不錯。」

「但在北條的進貢禮品，與足利家相當優良的刀中，都沒有出現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之所以沒有出現在北條的進貢禮品中，原因是當時的幕府設在鎌倉，因而沒有必要以當地的相州貨爲禮品。而只在備前或備中採集選擇相當優良的東西，是以禮品中沒有相州貨，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不如說在正宗的一生當中，所鍛鑄的正宗刀，可能沒有超過三十把，而這些刀所擁有的足以斬斷毛髮的銳利，在建武時代的戰場上，已經使用殆盡，不再銳利了。」

在太平記上清清楚楚地記着，楠木正成雖然堅守千早，但最後城池仍然陷落，全族人都戰死，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他所蒐藏的天下名器寶物，也全都毀於戰火中，其中刀劍也一把不剩的，全都消失無踪。

我們可以這樣假設：在北條氏滅亡時，三十把正宗刀也隨之消失無踪。

其中只有殘留下一把，供奉於武州八王子的天滿宮，新左衛門就是將那一把刀，帶到京都來。

「主君，在日本廣袤的領土中，正宗刀也僅殘留下這麼一把而已。」

「只殘留這麼一把啊，那你說該怎麼辦呢？」

秀吉驚訝得皺緊了眉頭。

新左衛門微微笑着的把帶來的另一把刀，交給秀吉。

秀吉拔刀出鞘一看，不禁大叫起來：

「這是什麼！難道不是正宗刀嗎？」

這把刀和前一把刀完全一模一樣。

「這是一把新刀。」

「眞的是新刀嗎？」

「這是居住於武州八王子的刀匠野田繁慶，所鍛鑄而成的刀，可謂是假的正宗刀。」

新左衛門在旁加以說明。

野田繁慶，人稱喜四郎清堯，原本從事於槍砲鑄造。

他在少年時代，就有許多誇大妄想的奇特行爲，到了青年時代，自稱有天夜晚，忽然夢見天神，得到天下無雙的鑄造東西妙法，從此搖身一變，成爲一名刀匠。

數年前，當新左衛門到武藏國旅遊之際，到達八王子時，聽到繁慶的名聲，即前往他家。只瞥見了繁慶所鑄造的刀一眼，就不由地驚訝嘆服起來。

繁慶本人也非常自傲，他認爲自己鑄刀的技巧是唯我獨尊的。不過，事實上，他的鑄刀技巧確實也是高明無比，令人見了會嘆服得咋舌不已。

但以新左衛門銳利的眼力，立刻視破繁慶的鑄刀技巧，乃是偷竊某一相州名匠的鑄刀法。

新左衛門由繁慶的鄰居得知，繁慶是天滿宮的崇拜者，每天必然會到天滿宮一次，去朝拜神明。

由天滿宮的宮司口中，新左衛門又得知，宮內所供奉的那把刀，乃是建武時代的名刀匠五郎入道正宗所鑄造的；繁慶每次到宮內朝拜，都會花費半刻鐘，靜靜地凝視那把刀，方才回去。新左衛門即要求宮司讓他觀看那把名刀。他發現這把刀和繁慶所鑄造出來的刀完全相同。

正宗之刀是由青、黃、赤、白、黑的五行生鐵所鑄造的。而繁慶所鑄造出來的刀，也是由五行生鐵鑄造的。由此可見，繁慶之所以偷竊模仿正宗的五行生鐵，必有言語所無法形容的苦心。而繁慶自稱天才，也不爲過。

新左衛門就是想起這位令人不可思議的奇人，才和秀吉訂下創造名刀的約定，故而到八王子走了一趟。

「主君，繁慶直到今日，已經鑄造了四十把和正宗刀幾近相似的刀。而很幸運的，他是一位行爲特異的奇人，至今連一把刀也沒有送給別人。繁慶所鑄造出來的刀，也稱爲正宗，若是我們能將正宗之名傳遍天下，那諸將一定會傾全力尋找正宗之刀，彼此爭奪。如果他們費盡心血，自始至終也無法得到一把正宗之刀，那正宗之名，就會愈來愈高，身價也必直線上升。」

「新左，你的智慧眞是高人一等。那你就設法讓正宗之名傳遍天下吧。」

秀吉萬分欣喜地命令新左衛門。

新左衛門所用的方法，是既便捷又新鮮的。

首先，新左衛門前往鎌倉，將先前從八王子的天滿宮帶走的正宗之刀，重新供奉於荏柄天神，又僞造文書，謂這把刀自北條時代即供奉於天滿宮。同時，他在天滿宮內的角落，發現了一座古塚，就將它訛詐爲正宗的墓，欺瞞

天下人的耳目。

然後，他運用極其巧妙的手段，讓諸將認識了正宗這位名匠的名字，有計畫地逐步實行。

正宗之名，終於如其所願，響遍了天下每一個角落；但就在此時，武州八王子的刀匠野田繁慶，在一天的夜晚，不知被何人一刀斬死，兇手亦逃之夭夭。

六

猿飛佐助奉幸村之命，尋找曾呂利新左衞門後，有五日之久，不見踪影。以後，又無人知道他從何處回來，突然出現在幸村府邸，向主人報告：

「在宇治平等院的山門前，有一位老邁衰弱的乞丐，從數年開前始，無論括風下雨，日日皆無間斷地坐在那裏，據我推測，他可能就是曾呂利新左衞門的化身。」

「變成乞丐了，想不到曾呂利也有今日。」

幸村決定會見他，稍一打點，幸村就帶着佐助，裝扮成忍者模樣，向宇治的平等院出發。

時近中午，春陽暖融融地照射在草木與人的身上，由於今日是一個不利外出的忌日，山路上除了幸村和佐助以外，看不到一條人影。

幸村的視線向着佐助所指的地方看去，只見一名乞丐歪坐在一棵松樹的根部上，閉目休養。

遠遠地看起來，這名乞丐實在不像一個人，彷彿是一團被人丟棄的襤褸衣服似的。他的身軀又老邁又乾枯，萎縮得有如幼童般地瘦小。皺紋縱橫的面孔，彷彿是風乾的橘子皮一樣，又好像是與他背後的樹幹上的瘤相同，令人難以分辨他的五官。

幸村站立在他面前，出聲招呼道：

「我想你必是曾呂利新左衞門大人。」

老乞丐不加理睬，將視線投落於別人丟放二、三文錢的木碗之內。

「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幸村報出自己的名字，老乞丐方才抬起臉來。

「今日我所以來訪問你這位被世人所遺棄的人，目的是要請你替我鑑定我的佩刀。」

幸村出其不意地拔出腰間的佩刀，交給老乞丐。

老乞丐的眼睛徐徐地移動着，仔細地從護手直看到刀尖，然後以低沉乾癟的聲音說道：

「你是在篠山挖掘出來的嗎？」

他所說的一點都沒有錯。在佐助挖掘出來的箱內的四十九把刀中，幸村僅留下一把，也就是現在老乞丐手中所拿的這一把刀。

「這把刀上鏤刻着正宗的名字，我知道是你以前所擁有的東西。只是我不明白，你爲何會選擇正宗之刀，將其名字傳遍天下，我想知道理由。」

「聽了，對你也毫無益處的——」

老乞丐搖着頭拒絕說出理由。

幸村凝視着他那滿是皺紋的面貌，一字一字地緩緩吐出；鏗鏘而有力地說道：

「或許你對正宗之刀懷抱着憎恨吧？」

「…………」

「我想你不僅是一位茶師而已，以前你一定會是一名忍者。曾呂利必定是忍者的別名。」

「…………」

「雖然你已是高齡九十的老翁，但你那絲毫沒有矯揉做作的姿態中，依然保留着忍者那種毫無空隙的架式，我的觀察想必正確無誤吧。」

「…………」

老乞丐繼續沉默者，不發一語，不久卽起身離去。

幸村與佐助亦步亦趨地尾隨在老乞丐後面，老乞丐的身形儼若乘坐在春風之上，飄飄然的前進，速度極快。

大約走了一町多遠，老乞丐就閃入了宇治橋下，一間風雅脫俗的草庵內。

室內佈置得極爲簡單，沒有任何裝飾的東西。

雙方落坐下來之時，幸村發現從對方的雙眸裏，射出一道不是他應有的銳利光芒。

「眞田大人，對正宗有何感想？」

老乞丐第一次打破緘默，發出問題。

「我認爲五郎入道正宗這名刀匠，與他的高徒義弘，事實上，並不存在於世上。」

幸村直接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意見。

老乞丐點頭示表同意。

然後，幸村又帶着微微的笑容說：

「當今之世，日本共有三名爲世人所推重的鑄刀名匠，就是粟田口吉光、正宗與義弘三人，其中吉光有確實存在於世的證據，而正宗與義弘可能是你曾呂利大人從前所創造出來的刀匠，我早就存有這種懷疑了。」

「…………」

「你假造建武時代有一位稱爲正宗的名師，並將供奉於武州八王子天滿宮內的正宗之刀，帶給故太閤觀看，同時呈上一把野田繁慶模仿正宗之刀鑄造的刀。事實上，那把正宗之刀也是繁慶所鑄造的。兩把刀皆出於同一人之手，理所當然會完全相同。你可說將故太閤完全矇蔽了，一點漏洞都沒有。」

「……」

「這名稱爲正宗的刀匠之所以不存在於世，原因是他是你曾呂利新左衞門憑空創造出來的。你收集了許多沒有雕刻名字的相州貨，由其中挑出銳利華美的刀，鏤刻上正宗的名字——我所以這樣推測，是有我的理由。」

「……」

「你在太閤將要發現你矇騙他時，立刻將手邊鏤有刻正宗名字的四十九把刀，放入箱子裏，埋藏於篠山，然後隱匿到某處，對不對？」

新左衞門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說道：

「從前豐太閤擔任關白時，曾命令其身邊的御用學者大村由己，著作關白任官記一書，依照書中的記載，秀吉公的祖父，名叫萩中納言，是一名公卿，由於同僚的讒言，被逐出京都，故而居住於尾張國一個叫做飛保的村莊內。中納言有女兒一個，幼年卽上京都，後出仕於宮廷。二十歲時，回到村雲，生下一名男嬰。秀吉公卽是這名男嬰。換言之，秀吉公乃是天子的私生子。這是以後身任關白之職的秀吉公，特別注重自己的身世門風，不願將自己屈居爲尾張國愛智郡中村的土百姓彌右衞門的兒子，因而厚顏自稱爲天子的私生子。……世事就是這樣，棄賤崇貴。」

老乞丐說完，發出低沉的譏笑聲。

幸村等着聽下文，沉默不置可否。

老乞丐眼睛凝望着外面的天空說：

「眞田大人，你眞不愧是天下的名將，具有慧眼，說中了我以前的身分。不錯，我新左衞門曾是一名忍者。」

「……」

「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今天我要揭開我新左衞門隱藏了三十年的秘密。」

× × ×

天正十年，武田勝賴被織田信長的五千名軍隊，包圍於天目山山麓，終因不敵，切腹自殺。而在武田家滅亡之際，東山梨郡松里村的惠林寺也毀於大火之中。

惠林寺的開山祖師是夢窗國師，後來由武田信玄奉獻了三百貫文，做爲寺院的經費，延聘快川國師任住持，當時聚集了三百餘名的雲水僧，發起盛大的救濟運動，使得惠林寺成爲天下名刹。

織田信忠接到勝賴夫人與武田家的重臣，逃入惠林寺的報告，卽遣派使者通知快川和尙，交出這一千人。沒想到却遭到拒絕，信忠一怒之下，就下令火燒惠林寺。

快川和尙早就覺悟難逃兵火之災，他將二百餘名門徒集合在山門上，各自穿上全套的服裝，依照大小順序坐下

來，然後快川和尙命令說道：

「諸位，現在已經坐在火焰裏，你們如何運轉法輪，也就在這一念之間了，我要你們各自在一轉語上，寫下最後的一句遺言。」

衆人都依言留下最後一句遺言。

快川和尙最後說出自己的遺言：

「安禪不必取用山水，心頭之火若滅却，卽身處大火之中，亦清涼無比。」

然後，他就在本堂須彌壇前，獨自結跏趺坐。

烈火已燒到本堂，當燒到快川和尙的法衣時，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旋風般地衝了進來。口中大聲叫嚷着：

「我是木曾谷的曾呂利新十郎。請你將任務交付與我。」

在這十年前，年齡還沒到二十歲的曾呂利新十郎，一心嚮往忍者的生涯，乞求快川和尙敎他忍術。

快川和尙令新十郎在五重塔上，坐禪百日之後，又敎他一些做人處事的道理。

因此，新十郎不僅是一名忍者，也擁有不爲自己謀福利的精神，不爭奪財勢。

快川和尙並不撲滅燃燒在自己身上的火，讓它繼續燒着。心如止水的說道：

「你心中想做什麼，就去做什麼。當你做完你心中想做的事時，你就會覺悟到人世的空虛。」

新十郎將他這番言語，奉爲座右銘。

新十郎決心想要做的事情，是奪取織田信長的首級。

新十郎尾隨在由甲州凱旋的信長後面，預備尋找空隙，狙擊織田信長。

可是，却始終無法尋出空隙。

自甲州出發，渡過笛吹川，經過姥口、本巢；在上野原與井手野觀賞富士山，然後又越過大宮、富川、蒲原。在這一段長遠的路途中，織田信長的身邊，一直由德川家康嚴密的保護着。

爲了接待前來觀賞富士山的信長，家康比策劃戰略還要細心地保護他。

信長越過大井川時，家康在船所到之處，沿河道左右，各築了一道人牆，做最萬全的護衞。

新十郎不得不在懊惱與焦燥中，遠遠地目送着信長回到安土，心中憤恨無比。

這種壞運道，便得新十郎喪失了一流忍者應有的周詳思慮。新十郎滿腹怒火，無法忍耐到信長離開安土城。

新十郎明知進入安土城，唯有死路一條，但仍然不顧危險地潛入安土城內。

然後，被信長直屬的十七名忍者所圍困，新十郎奮力作戰，擊斃九名，全身血跡斑斑，終因寡不敵衆，被生擒活捉。

信長從走廊邊緣，往下注視着被強拉到庭院來的新十郎，由忍者總管口中，他得知新十郎是一位稀世罕見的武藝家，想要說服新十郎爲自己工作。

「替我信長工作，你認爲如何？」

新十郎只是報以一陣冷冷地笑聲。

× × ×

說到這裏，這位年邁的太閤陪伴，暫時沉默了一會兒。

「眞田大人，你知道一種名叫宮刑的刑罰嗎？」

「宮刑？」

「這種刑罰日本沒有，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刑罰。」

「噢——」

幸村點點頭。

黥（刺面）、劓（削鼻）、剕（斷脚）、宮等四種刑罰，都是中國古代所執行的殘忍肉刑。

宮刑，又名腐刑。也就是去勢之刑。其所以又名腐刑，乃是因創口會產生極大的腐臭。遠近皆知所有宮廷內的宦官，幾乎都是受過宮刑的人。

「織田信長對我施行宮刑，以代替斬首。」

「…………」

幸村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

「恰好那時，在安土城內，有一名從武州八王子來的刀匠野田繁慶，誇稱他所鑄造的刀，是古今唯一的名品，將刀帶來獻予信長。信長譏笑繁慶說，你所鑄造的刀，那能砍人頭，砍砍男根或許還可以，我就姑且一試吧。說完，就對我施了宮刑。」

「…………」

「眞田大人，你一定知道我復讎的方法。」

「我明白。」

曾呂利新左衛門始終沒有機會向信長復讎。

因信長在發生那件事的一個月後，戰死於本能寺。

所以，新左衛門要將所有的仇恨發洩於砍去他男根的野田繁慶的刀上。

他將截斷自己男根的刀，宣傳爲天下無雙的名刀，同時也要太閤秀吉、德川家康與所有的將領，都佩戴這種刀，做爲他復讎的榮譽。

這就是曾呂利新左衛門的復讎方法。

「你可以回去了，眞田大人。」

說完往事的新左衛門，對幸村下了逐客令，然後彷彿

極爲疲倦似的凭靠在床柱上，閉着雙目。

幸村注視着好一會兒，心中默然想着，這位老乞丐說不定會就此與世長辭。

竹中半共衞

一

夜半——時近四更，在大阪城眞田城廓的府邸裏，一名武將單槍匹馬於黑暗中悄然來訪。

左衞門佐幸村尚未就寢，正在燈下閱讀軍書，忽然聽到廊下傳來筧十藏的呼叫聲音。

「塙團右衞門直之大人，有要事相告。」

聽他這麼報告，幸村立刻直覺反應，一定發生了某種重大的變故，不禁有些擔憂。

塙團右衞門直之那將近七尺的巨大身軀，大踏步地走了進來，賓主對面而坐，只見他那魁梧雄偉的面貌，因沉痛而皺成一團，迫不及待地告訴幸村：

「國松君不知被何人擄去了？」

國松就是秀賴的嗣子。當時年僅六歲，他的母親並非秀賴的正室千姬，而是加藤清正的女兒奈奈。奈奈產下國松之後，就不知去向，消失無踪。

塙團右衞門是國松的監護人，因此國松就寄養在他的府邸內。秀賴之所以將國松交與塙團右衞門，是經過一番老慮才下的決定。他深信豐臣家與德川家斷絕關係之際，假若大阪城不幸陷落敵手，則大阪城唯一的富家塙團右衞門，必會懷抱國松，突破敵陣，隱藏到某一個地方，保護着他，將他撫育成人。

很幸運的，冬之陣終於結束，東西兩方成立和談，塙團右衞門也無需歷經千辛萬苦，奮力突破敵陣，國松仍然沒有返回宮內，一直留在塙團右衞門的府邸。

晚餐後，國松和陪伴們玩了半刻鐘的雙陸，即上床就寢，片刻之後，侍女爲了要減少燭火，走進國松的寢室，定神一看，不由得魂魄飛九霄，原來床上的被褥中，空無一人，國松不知去處。

塙團右衞門一接到緊急報告，即嚴禁陪伴們與侍女洩露消息，動員大家搜遍了寢室的每一角落，仍然無法判斷，國松是被用什麼方法擄走的。

如是使用普通的手段，必然無法擄走國松。因在國松寢室的隔壁房間，有三名忍者負責守護他，同時廊下與庭院，也有大批武士徹夜守衞。

對方一定是從天花板或床下進出，將人擄走，但其手段非常高明，沒有留下一點痕跡。

幸村喚來筧十藏，命令他道：

「把今晚說故事給國松君聽的那名侍女捉來。」

筧十藏去而復返，他並帶囘侍女，只是手中拿了一封遺書而已。

那名侍女已經在自己的房間裏自殺身亡了。

遺書上，只寫了一封請求原諒的字句而已。

幸村看了遺書，沉思半晌，即對團右衞門說道：

「當你搜查國松君的寢室時，國松君仍未被擄出去，還停留在府邸裏。」

「你說什麼？」

「當時，國松君可能緊背在那名說書侍女的背上。對方一定早就預測到，這場凶變發生後，你一定會嚴禁衆人洩露消息，同時也不會讓正在守護衞的武士知道。因而你在搜查寢室時，趁着大亂之際，侍女就自由自在地跑囘自己的房間，將幼君交給在她房間等待的同伴，那個人就悠悠閑閑地抱着幼君，潛逃而走。這是我的判斷。」

「但那名侍女已留下請求原諒的遺書，自殺身亡了。」

「這是因她在做此事之前，已經抱着必死的決心。而這封遺書，就是她早就心存一死的證據。這封遺書封口的漿糊，並不是今晚才塗抹上去的，只要看漿糊的乾度，即可知是前天夜晚封住開口的。換句話說，這封請求原諒的遺書，早在幼君被擄以前，就先寫好了——」

幸村微微笑着詳加分析。

「大御所這個傢伙，連國松君這麼幼小的孩童，也要擄走，他還算是一個人嗎？」

塙團右衞門像惡鬼似地，發出淒厲的呻吟聲，將兇狠的眼光投視於一片漆黑的夜空。

「等一等，我想像大御所這種大人物，是不會下此輕率的命令，擄走國松君的。」

擄走秀賴的嗣子，以激怒大阪方面的仇恨，繼而爆發戰爭——幸村膽敢斷言，德川家康不是玩弄這種手段的小人，擄走國松君，必然另有其人。

根據和談條件，大阪城不但所有的護城濠，都被塡平；同時城牆也被家康破壞無遺。家康早已擬定了火燒大阪城的計畫，根本無需再擄走幼君。

家康目前唯一未完的事情，是尋找一個天下人都能容納的，殲滅豐臣家的名義。若是以擄走秀賴的嗣子，挑發大阪方面自動引發戰爭，那世間所有的非難，必會完全聚集在德川家身上，家康並不儍，他不會讓罪名落在自己的頭上，做出如此愚昧的事情。

殲滅敵人的諸種方法中，最陰險、惡毒、冷酷的方法，是要巧妙設計，讓第三者認爲攻擊者之所以會殲滅對方

，是持有正當的理由，罪不在他。

幸村無法想像，家康會做出擄走幼兒，刺激秀賴與淀君的下策出來，令天下人憎恨他。

「若非大御所的指令，那一定是本田上野介的策謀了。」

「不，盜走幼君的人，並非德川方面的人。」

「喔——？」

幸村斜歪着頭，仔細地沉思。

根據他的判斷，下手的人一定化粧成侍女，混入府邸，以他能讓爲自己工作的侍女，心甘情願地自殺，必然不是一位普通人。

無論如何，這件誘拐事情，在大阪城內，必須嚴守秘密，不得洩出半點風聲，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奪回國松。

幸村待塙團右衛門離去之後，立刻喚來猿飛佐助，爲安全之計，命他至伏見城內走一趟。

次晚，更深夜靜時，佐助飄然回來，向幸村報告：在伏見城家康的周圍，看不出一絲異樣。

幸村沉思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然後問道：

「佐助，爲達到目的，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忍者，你會怎麼對待他？」

「每一宗派，有每一宗派的規矩，但無論在那一地方，對這種犧牲自己生命的忍者，都不會爲之高唱頌歌或誦經。我曾聽說，在伊賀宗派中，若有人抱必死的決心，則那個人像旋風般快速地回到宗派所在地，在先祖的墓前，供奉一朵黑色蓮花。」

「佐助，你到伊賀走一趟。」

「知道了。」

二

二日後，佐助的身影，出現在伊賀郡双心山山腰，杉木宿林內的墓地上。双心卽是將守拆分爲二，而命名的，是伊賀者修習藝能的山。

這墓地上的墓碑，都是以自然石製成的，東一塊，西一塊，毫無規則地散立各處。所以能判斷出來那些自然石是墓，乃是因爲在每一塊石上，都鏤刻着「上」、「中」、「下」其中一字。也就是上忍、中忍、下忍的證據。其中上忍的墓較大，下忍的墓較小。

佐助在一座上忍的墓前，看到了一朵別人所供奉的人造黑色蓮花。

佐助知道，這塊墓碑恰好居於墓地的中央位置，而在墓碑上鏤刻着下面一段文字：

「首領波賀家之墓。」

如此一來，那名自殺身亡的侍女，一定是伊賀忍者們所支配的女子了。

理所當然的，命令這名姑娘的，必是波賀家的當家主人。

佐助直奔山下，進入這些忍者聚居的山谷內。

佐助在谷中所聽到的消息，首領波賀家在三十年前，已經斷絕煙火，他所居住的房間，也拆毀了。

支配伊賀忍者們的人，乃是波賀彥十郎；在豐前秀吉擔任羽柴前守時代，爲秀吉的軍師竹中半兵衞所延聘，以神魔之名，活躍於軍中，相傳在竹中半兵衞逝世的同時，彥十郎的踪影也突然消失不見，行踪杳然，也一直沒有回到伊賀去。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佐助困惑無比，只好返回大阪城。

恰好，同一天——。

蟠踞於關之原車站東南方的美濃之中山——也就是在南宮山的棧道上，有一名年輕山賊一步一步地往山上登行。他是一名身材矮小，無任何特徵，面貌平庸的年輕人，他的脚程極快無比，若有人看到他行走的速度，必知他是一名忍者。在這石塊磊磊的山坡上，他不但能以常人行走於平地的速度前進，而且沒有發出一點脚步聲。

他的背上背着一個藺草編織成的竹籠，由他那輕鬆自如背着走路的速度看來，竹籠裏彷彿空無一物。竹籠高達他的頭頂，年輕人停住了脚步，眼睛瞧着塞滿春天陽光的關之原山野。他那平庸的面貌上，驟然散發出凌厲堅銳的表情。

十餘年前，毛利秀元將軍隊部署於南宮山，其東南方的岡之鼻，是長束正家、安國寺惠瓊的軍隊，山下則是長曾我部盛親的軍隊部署着，這三隻軍隊都是屬於石田三成這方面的西軍（大阪方面）勇將。但當東軍（關東方面）與西軍，在關之原展開激烈突衝，石田三成的主軍隊完全崩潰時，毛利與長曾我部却不戰而退。

我們可以說，小早川秀秋的背叛已經決定了關之原決戰的勝敗。很明顯地，部署於南宮山的毛利軍，雖然聽到西北方傳來槍砲聲，箭嘯音與鬧哄哄的人語聲，却按兵不動，這就是三成戰敗的原因。

由於毛利秀成背叛石田三成，對豐臣家而言，南宮山是一個令人思之卽痛恨的古戰場。

搖身變爲山賊的年輕人，陷於回憶往事之中，臉上現出了憎恨毛利秀元背信的神情。

當他從往事中回到現實，開始舉動脚步時，從他背上

的竹籠中，洩出了微微的呻吟聲。

「幼君，再忍耐一會兒。」

年輕人對已經喪失意識的幼兒，輕聲地安慰着，隨即如飛似的，加緊了脚步，往前奔馳。

沿着南宮山的稜線，一上一下地走了一里路，抵達了人稱岡之鼻的栗原山。

夕陽在青野之原的那一端，劃着一輪大圓圈，放射着燃燒得艷麗無比的夕照光彩，將美濃近江的每一座山，映出一團團黑沉沉的影子，西方的天空，被夕陽染得一片通紅，已是日薄崦嵫的時刻了。

在四周環聳着赤松的山腰平地上，年輕人停立在僅與建了一間的草堂柴門前。

柴門微微傾斜着，在晚風中不停地搖動。

年輕人若入柴門，對地上所生長的半町長茂盛雜草視若無睹，雙膝一屈，就跪在草中，恭敬地施禮。

「大人，彥太郎現在回來了。」

他報告着，彷彿在草堂中有人存在似的，然後起身站立，有若忠義的家臣般，昂頭挺胸，神情嚴肅地往前走。

但年輕人並不想進入玄關，他沿着荒廢的牆壁，轉到後面，將背上的竹籠卸下來。

「幼君，委屈你了，請你原諒。」

一面說着，一面打開蓋子，從竹籠中抱出一名年約五、六歲左右的幼兒。

他用竹筒中的水，擦拭着一直熟睡的幼兒的臉和手脚，同時也清洗自己風塵滿身的軀體。

「我們可以去見大人了——」

如此地自言自語。

就在這一瞬間，在暮色蒼茫中，他突然混身緊張起來，回身抱起幼兒，踏踏……地，由後門走入草堂。

年輕人似乎對草堂中大人的一舉一動，相當地熟悉。

依他想像，大人必然端坐在蒲製的圓坐上，默然無語，半閉着雙目，安如盤石，一絲不動。

然而，就在年輕人自言自語地說，要幼兒和大人見面的那一瞬間，年輕人冥冥地察知了大人移動身體的氣息，故而神情驟然緊張起來。

那種氣息，是異常堅銳的。

年輕人邊速地蹲在土地上，抬頭觀看。

在粗陋泥土與以松樹爲圓柱的床舖中間，端坐着一位白髮白髯，身着白衣的人。松形鶴骨老夫子之神采，可能是人們用以形容此人的讚賞稱呼。

床舖中間，掛着一幅橫匾，上書一個朱紅色的「義」字，與老翁的一身白，相映成趣，顯得無比莊嚴。

在老翁坐位右邊，僅放着渾天儀、書簏與小茶几三樣東西而已，別無他物。

「大人，我要爲無緣無故消失半年身影的罪債，向你深深地請罪。」

年輕人再一次垂下頭，有一段短暫的時間，一直保持着這種姿勢，連動都沒有動。

老翁的膝前，放置了一把鮫鞘的短劍。年輕人剛才就是因察知，老翁將原先放在小茶几上的劍，移到膝前的動作氣息，故而混身緊張，急急地衝進來。

他害怕老翁會歸咎他無緣無故出走這件事。

「彥太郎——」

老翁呼叫他的名字，聲音有若生銹般地平靜。

「是。」

「那名幼童，是秀賴公的嫡嗣嗎？」

他一語就言中幼君的身分，年輕人回答道：

「他是國松君。」

「好一名清秀俊美的孩子。」

「是的——」

年輕人聽到老翁誇讚幼君，臉上不由得發出喜悅的光芒，神情頓然飛揚起來。

「彥太郎即使拚此一命，也要將幼君撫育爲能統治天下的武將。」

他乾脆率直而不隱瞞地說出自己的用意。

年輕人從前曾聽到老翁自言自語的一段話：

「豐臣家在這一兩年內，必爲德川家康所滅亡。屆時秀賴公除了自殺之外，別無他法可行。命中注定，豐臣家的命脈，到第二代就會斷絕。」

——好，既然如此，在火燒大阪城之前，我一定要帶出國松君，將他撫育成人。大人對豐臣家忠心耿耿，他也會用盡一切力量，薰陶化育幼君，將一切傳授予他。

年輕人在內心暗暗地發誓，現在終於付諸行動。

「彥太郎——」

「是。」

年輕人凝視着老翁。

老翁舉起了短劍說道：

「以此劍刺入那名幼兒的心窩。」

如此平隱和緩的語氣，竟然吐出這麼殘忍的一句話年輕人倒抽一口冷氣，眶眦裂目，驚嚇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瞪着老翁。

這名老翁，就是確於四十年前逝世的竹中半兵衛重治。

三

古書曾有記載。

翻開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在唐國開國之際，人才濟濟，有張良、韓信、黥布、蕭何、樊噲等。有如春天觀看山櫻、棣堂花，秋天賞覽野菊、楓樹一般，令人應接不暇。而如你觀看日本國史的元龜天正之際，所出現的英主、勇將，也會產生與觀看史記相同的感覺。

若能以豐臣秀吉比爲沛公，則以其才下的加藤、福島等七將，攻打樊噲、曹參與韓信，必可一戰而勝。其中石田、長束可比之蕭何與陳平，呂后則似淀君。

陵墓之土未乾，宮廷之內，已經紛亂如痲，芒陽斬白蛇，火德已然衰竭，羣雄四起，躍躍欲試鼎之輕重。

不見衰亂之代，自不妬忌霸主。子房宅習赤松子的高風亮節，風骨傲然，而在織田、豐臣二姓之中，唯有一人可與子房相比，卽是濃州菩提之城主竹中半兵衞廚重治。

他夙有英俊之聲譽，頭戴包裹着馬皮的鎧甲，身着木棉製的大掛，綁着名叫一之谷的甲冑，騎在馬上的英姿，威風凜凜，令人望而生畏。當其統率士卒，不必交戰，卽可先挫敗敵軍之銳氣，鼓舞己方之士氣，百戰百勝，從無失敗之時。

重治不僅是秀吉的護駕，也是替他運籌帷幄的人秀吉步步高升到征西將軍中，屢奏奇功。

重治之聰明叡智，堪與孔明相比，他知曉榮華之人，必有愁緒，乃是自然不易之理，並不祈望一身的榮華富貴，他只希望成爲一名化外之人，遨遊四海，觀賞蘿窗之月，認識暝想之妙味而已。

當他答應秀吉的懇求，成爲他的運籌帷幄之臣時，他已深通爲人處事之理，並覺悟與秀吉終生共事，乃是極爲困難的事情。在他服侍秀吉或秀吉順從他的兩條路中，唯有一條可行。而有一事很明顯的是：秀吉與他異日終必反目，變得水火不容。長頸烏喙之人，雖可共患難，却無法共安樂。兩個優秀的人，終日相伴，心中必蘊藏着烈火，一觸卽發，反目成仇，而其結果則必有一死。

當秀吉的威勢，達於高熾之時，重治突然宣告身染重疾，不出門戶一步，將自己深藏起來，直到其臨終，都沒有人看過他。蓋棺論定，這是重治明白自己在世上的使命已然完畢，故而如此安排自己。重治可說具有張子房光風霽月的胸懷，是武士中稀有的人物。

說得更確實一點，竹中半兵衞是日本最像軍師的軍師。

他的父親重元，人稱遠江守，是美濃的齋藤山城守入道三道的一名家臣。

重元逝世時，半兵衞年僅十四歲，卽繼任爲美濃國菩提城的城主，英俊之名，在四隣之中，無人不曉。他是一位擁有高貴優雅氣質的白面公子，自幼小開始，身體卽非常羸弱，一副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模樣。

一年四季皆深居在城內，以閱讀書籍打發日子，當他那不易看見的身影，出現在馬場，觀看馴馬情形時，里巷的姑娘們，一掃愁容，萬分欣喜的奔相走告。他那身着桔梗色無袖大掛，手握朱房之鞭的英姿，美得如一幅圖畫，令人愛之不忍釋手。

在他繼任城主那年，卽參加齋藤家之戰，周圍諸人，都將他視爲一名滿腹學問的病弱孩子，但當他們看到在軍隊前頭騎馬前進的姿態，竟然比任何一位勇猛的武將，顯得還要具有威嚴，不由得瞠目啞口。

在文的方面，他不負有英俊飽學之盛名，而在武的方面，同時也立刻露出了鋒銳的光芒。

「若有這位年輕大人，在軍隊中，則軍中卽無任何難事，連率領士卒隊伍這種小事，都能令人安心。」

其中一位家臣如此記載着。接着，又寫到，

「視察軍事如神，戰則果斷，守則森嚴，度量深如江海，目光常露溫和之色，雖遇困難之時，亦從未口出暴言，責罵部下。」

所有的文字，都是充滿着讚賞之氣。病弱之身，並不能衝入亂軍中，斬殺敵軍，揚立武功。但他那智慧卓越超拔頭腦，却可在一轉眼之間，退敗比自己多數倍或數十倍的敵軍。年屆十七歲時，半兵衞已經參加過與他年齡數字相同的戰爭，不但經驗豐富，而且從來沒有失敗過。

只是——。

擁有像他這樣稀世罕見的軍師的主將，却是愚昧無比之人。他的主將乃是藤齋龍與。龍與並沒有繼承他祖父山城守道山的靈活頭腦，與他父親義龍的膽識力氣；他僅是一名繼承祖父與父親的殘忍酷薄的性格，與堂堂魁梧的軀幹人物而已。

在這名愚昧昏庸的主將下，有目根野、氏江、不破等三名家老（總管），他們靠着主將的權勢，作威作福，橫征暴虐，在衆人的心目中，視他們有如蛇蝎，異常憎恨他們，只是屈於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

又是一年的正月元旦。

自清晨卽沉湎於酒色的龍與，身體斜倚在俊美男童的

膝上，由樓上的窗口，眺望遠處高峰的皚皚白雪。

其中一名家老氏江，突然將視線投往城門，隨即森冷地笑起來，不懷好意地說道：

「噢，有個小才子從城門走過來了。」

日根野與不破也抬頭看出去。

「那個小討厭，眞是一個少年老成的白面小子，你們對他有何感想。他不過才十七歲，仍是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驕傲得有如天下只有他這麼一位軍師……」

「味噌的味噌臭，聞之令人嘔吐。假使繼續再這樣高高在上，日後必成爲我們的喉中刺。……大人，你教訓他一下吧，降降他的銳氣。」

衆人口口聲聲地罵些不堪入耳的話。

由城門走進來的人，是出仕裝扮，容貌俊美，氣質清雅的菩提城城主竹中半兵衛。

「看來你們相當忌恨重治的小智慧……哈哈哈。但確實也有必要挫折一下他那高傲的銳氣。誰要在窗口撒把尿，將重治淋得臭氣沖天？」

龍興興致勃勃地命令着。

一名具有飄逸性格的年輕侍者，聞言就站到窗口，意興喘飛地伸手解開袴子。

「咻！咻！」

隨着叫嚷聲，一條污水直沖半兵衛身上。

佇立在窗下的半兵衛，只仰頭瞥了一眼，神色自若，臉色如常，他無言靜悄地轉身走出城門。

「重治心懷怨恨，必會謀反。不如趁他尙未準備妥當時，舉兵包圍着菩提山，一舉殲滅他。」

三名家老，卽派侍大將齋藤飛驒守，率領稻葉山的三千名兵士，直奔菩提山而去。

但出人預料的，半兵衛對這些包圍菩提山的軍隊，沒有射出一枝箭卽投降。

「他回城之後，卽發高燒，所以——」

重治十五歲的弟弟久作重矩，代替半兵衛爲人質，被送到稻葉山，身爲人質的重矩，表現着異常恭敬順服的態度。

久作重矩擁有和哥哥不相上下的氣質與俊俏。嗜好男色的龍興，只見一眼，就非常喜愛他，欲安排他擔任小斯總管之職，好隨時服侍自己。

久作委婉地拒絕說道：

「我身爲一名人質，城內應有一戶人質屋，我準備在人質屋內，招待大人。」

當時存有人質屋這種制度。

在敵人城內所建造的人質屋，必由人質那邊，遣派工

人過來，依照人質所喜愛的模式興建，這乃是當時的一種慣例，也是人質擁有的權利。

所以，菩提城遣送二百名工人，進入稻葉山。

一月中，美濃國整個爲大雪所覆蓋。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裏，年輕病弱的人們，緊緊關閉着菩提山的城門，無聲無息地過着深居簡出的日子。

三月初旬的某天淸晨，雪已經溶化了。

半兵衛招集了十六騎旗本，以平靜的語氣命令道：

「我們現在前往占領稻葉城。」

二日前，稻葉城的使者，帶來了半兵衛的弟弟久作臥病不起，瀕臨危篤狀態的消息。

半兵衛戴着馬皮粒漆的護脚，身穿靑黃色木棉的作戰大掛，披掛着聞名天下的「一之谷」裝束，威風凜凜一揮鞭抽打白馬，向稻葉山疾奔而去。

到達時刻，已是夜半。

沒有人懷疑，僅率領十六騎的半兵衛，是爲奇襲而來的。半兵衛毫無困難地進入人質屋，屋內裝病的久作，與化裝爲工人的二百名部下，熱切地迎接他。半兵衛向他們慰勞辛苦一番，隨卽分配各人的任務。

翌晨，當日根野、氏江、不破三名家老，正圍坐在一起閒聊時，半兵衛出其不意的，毫無聲響地踏進來。

「你們這些天誅地滅的傢伙！」

隨着一聲大喝，日根野的脖子噴出一道血柱。

氏江、不破見此情狀，大驚失色，倉皇想逃走，拉開紙門一看，不由得魂飛九霄，原來門口已被半兵衛手下的十六騎包圍得水洩不通。

這時，所有的城門，都已被半兵衛麾下裝扮成傭役的二百名士卒，一一占領。主將龍興正臥睡榻上，突然聽到警鐘不斷鳴叫的聲音，翻身踢開被褥，一躍而起。

四周這種騷亂嘈雜的聲音，表示敵軍已攻入這裏了。

混身是血的隨從跌跌撞撞地衝進來，

「竹中重治謀反了！」

跟着隨從的報告，哄叫的聲音愈來愈近。

龍興毫不遲宜的直驅天守閣的頂層，放眼遠看，不禁愕兀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稻葉山的山下，層層疊疊地被一、二十層的士兵所圍困，迎着晨風，滿天飄揚的旌旗，都是屬於竹中半兵衛的旗幟，爲數二千餘隻。

後來，龍興的狼狽情況，成爲士卒們談話的笑柄。

龍興身着白綾睡衣，僅在腰間佩帶重代之刀，帶領二名隨從，倉皇地由城池後門落荒奔逃。事實上，龍興之所以能由城池後門逃走，是半兵衛故意命令部下退守到遠處

監視，來此處成為空隙。

龍興退出祖先辛苦營建的城池，沒有携出任何東西，僅保全自己一條小命，逃入葉郡黑野村的鵜飼城。

半兵衛原就毫無謀叛之心，自龍興奔竄出城後，即將城門完全關閉，自己親率二千名部下，退至城外，一夜之間部署完畢，並對部下課以嚴整的軍律，嚴禁燒殺姦搶。又於岐阜豎立一圈木板牌子，對民衆宣告，決非內亂。

雖然稻葉城已喪失城主，但城內仍和平常一樣，保持着和平安寧的氣氛。

遠近四鄰的武將、耳聞半兵衛智敗龍興，皆對半兵衛的神謀鬼略，驚嘆佩服不已。織田信長即刻遣派使者，企圖說服半兵衛，若他能弑殺龍興，就把美濃全州賞賜予他。半兵衛聞言，掛著一絲冷笑，告訴使者說：

「你轉告信長公，若他希望獲得美濃之國，那就到戰場來拿吧。」

兩個月後，半兵衛將稻葉城交予他的舅舅安藤伊賀守管理，飄然離開累代的主君齋藤家。

隨後，他又將自己的城池菩提山，移交予叔父竹中重利，獨自離開，在栗原山麓覓地營建草堂，從此過着閑雲野鶴的日子。

他不許任何家臣到草堂來，歲月一天天、一年年地消逝，無人知道半兵衛過着何種獨居的生活。隨着時間的消失，竹中半兵衛這個名字，逐漸在各國步將的腦裏淡薄，終而完全遺忘了。

木下藤吉郎擔任洲俣城的城主以來，腦中不時泛出竹中半兵衛的名字，且對他的智慧賢明，耳熟能詳。

織田信長所屬的諸將，曾率領數目驚人的大軍，攻入美濃，却無法奪下一座城池，無功而退，當時木下藤吉郎曾經做如下的推測；

——或許是竹中半兵衛替齋藤家策畫戰略？

——好？如我的推測沒錯，我要請竹中半兵衛替我工作。

立意既定，就趁早實行。

古代劉備玄德三顧臥龍岡上的草庵，為的是要迎出人稱千年方有一人的孔明，擔任軍師之職。

藤吉郎和劉備玄德一樣，也是三度親自拜訪這位天才的草庵。第一次拜訪，空無一人。第二度拜訪，被趕出門外。第三度造訪，佇立門前，等待了二刻鐘以上，終於誠之所至，金石為開，得以和他見面。

容貌極端醜陋難看的藤吉郎，與半兵衛一見之下，就被對方那明眸皓齒所飄散出來的高雅氣質，深深地打動心絃。兩人不僅外表極不相稱，在學問知識方面，也相差如

天地之遠。

藤吉郎決心以赤誠擊碎半兵衛的防線，而且事實上，除了博得對方的好感外，也無他法可行。

他的方法，獲得了成功。

半兵衛眼見藤吉郎不同於一般尋常的說客，滔滔不絕地談論天下國家大事，或放下以誇大的佳餌，欲釣魚上鈎，不由得產生莫大的歡心。

藤吉郎坦誠地說：自己出身於百姓之中，不惜辛勞，不時拚命地工作，方才獲得一城之主的職位，但今後只憑辛勞與直覺，再也無法維持目前的地位，更不可能往前推進，唯有依靠偉大聰慧人才的扶助，才能躍居天下第一人，故而誠心誠意地想延聘他為軍師。

半兵衛神情平靜，看不出一絲激動，良久才微笑着分析日本全土的情勢，斷言說道：

「我沒有孔明那種三分天下之計，若你定然問計於我，我就不揣淺陋的對你分析。尾張，美濃地處日本國土的中央，取首攻尾，完全決定於將帥的方寸之心。現今之勢，舊主齋藤龍興昏庸愚昧，不足為懼；淺井、朝倉、六角三大名，則有如木偶，聽人擺佈。步田、上杉器量窄狹，無法號令天下；三好、松永乃卑鄙兒戲之人。織田上總介大人若能擊滅位居尾部的介川，往畿內前進，掌握室町家，即可號令天下，圖謀中原，霸業可成。」

言畢，靜靜地凝視着藤吉郎的猴臉，好一會兒，又添加了一句深具意味的話：

「然而，繼嗣魏朝的人，却是司馬氏，無論身處何種時代，圖謀霸權皆有如弈棋。」

此時，半兵衛已經看出，不久天下將歸於眼前這位其貌不揚的猴臉者。

半兵衛禁不住他的懇求，重出草蘆。時年二十三歲。

五

秀吉由木下藤吉郎躍升為羽柴筑前守，所立的百戰百勝功勞，完全是依賴替他運籌帷幄的半兵衛的雄才智略。

關於這些戰爭的經歷，此處沒有詳加說明的必要。此處我們只想舉二、三則，關於半兵衛的逸聞趣事，讓大家由側面了解他。

有一次，在軍事會議席上，有一名秀吉的股肱，突然不發一言起身離去，不久又重新歸座。半兵衛歸咎他中途離席，此人就臉帶不豫之色分辯道：

「我上厠所去了。」

半兵衛聞言，以凜然不可侵犯的聲音斥責他：

「當你看到敵騎正襲擊過來，還能慢斯條理地去上厠

所嗎？若果眞的撇不住，也只能讓它撇在護脚裏。難道斬砍敵騎的首級，比開軍事會議還重要嗎？軍事會議乃是決定我軍勝負的最重大事情，決不是你砍殺一、二名敵騎的首級所能比的。尿撇不住，就尿在坐席上吧。」

原本氣氛稍微鬆弛輕快的軍事會議席，一瞬之間，人人正襟危坐，變得嚴肅無比。

半兵衞不但對事理深知入微，明辨是非，同時也能透視每一個人的心意。

士卒們爲了能疾馳於戰場上，極盡所能地希求良馬。秀吉也處心積慮，無時無刻地派遣家臣，四出覓尋駿駒，以增加軍事力量。

只有半兵衞一人，不希求良馬。

某次出兵的前夜，半兵衞和旗本，同往馬廐，一一檢視他們引爲自傲的馬匹後說：

「你們的座騎是都以過於昂貴的價值所購入。但當馳騁戰場，遇見敵軍，追殺過去，或下馬交戰，或以長茅拚鬪時，必須棄馬而戰，這時若無馬童牽馬，馬可能會爲流箭所傷，或不知奔往何處去。所以，特意以高價購入的駿馬，會因此而喪失，同時由於惜馬的心理作祟，也會失去立功的機會。身爲一名武士，我勸你們，若本來想購買價值十兩的馬，不如減半，先買一匹價值五兩的馬。如此一來，必會毫無吝惜地下馬作戰。日後再以其餘的五兩購買另一匹馬。這種道理並不限於買馬，任何事情都是一樣，最重要的，是要心無旁騖地做一件事。」

半兵衞殷殷敎誨他們，直到大家完全明白爲止。

半兵衞不像對待部下一絲不苟，連對秀吉或秀吉的重臣，也毫不改變他那種嚴格的態度。

黑田官兵衞孝高由秀吉處，拿到一紙誓文，上書若我得以立身天下，必將一半所得分與你。但自秀吉逐漸立身天下以來，却一直沒有要實踐誓文的意思，孝高內心極爲憤恨不平，却無計可施。

某日，半兵衞造訪孝高時，孝高就將誓文一事告知半兵衞，臉上帶着憤恨不平的表情。半兵衞聽完後，就表示他想看看那紙誓文，徹底了解事情的內容。

半兵衞由孝高手中接過那紙誓文，看了一遍，卽一言不發地將紙撕爲兩半，丢入火爐中燃燒成灰。

孝高見此情形，怒火沖天，破口大駡，半兵衞待他氣稍消後，就帶着微笑，以平穩的聲音說：

「就因這紙誓文，你才會鳴發不平之氣，也才會怠惰因循。對足下而言，那紙誓文實爲不吉之物，唯有將之丢棄撕毀，才是正當之途。」

孝高經過他這一番剴切的分析，終於恍然大悟。

當明智光秀將信長氣死的急報，傳抵本能寺時，竹中半兵衞的身影忽然就此消失於秀吉的眼前。

——天下終將成爲這個猴臉人的。

半兵衞爲了避免和這位霸主，發生反目與傾軋的衝突，而俏然離去。並非與長世辭。

秀吉不願世人知道半兵衞棄他而去，爲掩人耳目，竟而發表了半兵衞逝世的消息。

半兵衞僅帶走伊賀忍者們的首領波賀彥十郎一人。

波賀彥十郎對半兵衞心悅誠服，捨棄了人人欽羨的伊賀忍者們的首領地位，心甘情願地委身爲一名侍僕，終生忠貞勤勉地服侍半兵衞。

半兵衞再度返回栗原山的草堂居住。

波賀彥十郎娶一名鄉下姑娘爲妻，夫婦二人共同服侍半兵衞。生有一男一女，彥太郎與八重兄妹，十郎不但敎他們兄妹二人忍術，並在他們心中，植下對半兵衞忠貞不二之心，永不背叛。

六

如今——。

已是八十老翁的半兵衞，取出短劍，向擄來豐臣秀賴的嗣子國松的波賀彥太郎命令道：

「以此劍刺入幼兒的胸膛！」

在短短的一瞬間，彥太郎不由得開始懷疑，主人八成是發瘋了，竟然語無倫次。

國松是犧牲妹妹八重的生命，好不容易才擄來的。

「彥太郎，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我不明白！」

彥太郎斜睨着主人一眼。

「你想保護他、養育，灌輸他奪取天下的野心，就是這個孩子的不幸。德川家康統一日本，指日可待，可以持續百年，不，二百年，甚三百年的和平，此乃冥冥中注定之事。豐臣家氣數已完，只有走上滅亡一途了。卽使讓這個孩子活下去，也無法振衰起弊。若使他以百姓身分，長大成人，也是極爲可悲之事；還不如趁他幼稚不知世事時，將他殺死，也許較爲慈悲。」

「我，我不要！我、我、無論如何要幼君……」

彥太郎彷彿發瘋似的，出言不遜地頂撞起來，半兵衞凝視他一會兒，終於讓步說道：

「那麼，我命令你去做一件事。」

半兵衞嚴肅的態度，震懾住彥太郎的狂怒。

「你帶着我親筆寫的一封信，潛入大阪城，面交予秀賴公。這封信的內容，是要秀賴公獨自一人，不帶一名隨

從，單槍匹馬到草庵，携回他的孩子。若秀賴公有此勇氣，我將再度披掛爲軍師，擊敗德川家康給你看。若果秀賴公沒有單獨赴約的勇氣……那事情就到此爲止了。

五日後——。

彥太郎帶着茫然的神情，返回栗原山。

彥太郎親眼目擊，秀賴竟然沒有單身前來携同自己孩子的勇氣，只好黯然神傷地回來。

彥太郎走入草堂，裏面闃無一人，沒有主人的身影，連國松也消失無踪，陰寒靜寂的空氣，占滿了堂內各個角落，一絲不詳的念頭驀然升上彥太郎心中。

尋覓片刻後，彥太郎終於發現，在後面的草叢中，新建了二塊墓碑，墓碑上各刻一字，有一塊是刻，

「老」

另一塊墓碑則刻上，

「幼」

微風輕拂，天地靜得沒有一絲聲響。

佐佐木小次郎

一

天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由於織由信長的謀略計策，順利地成功，伊勢的國司、多藝御所、北畠具教所部的每一位重臣，都產生異心，背叛主人；內山里的府邸，被織田的五千名精銳士兵，包圍得水洩不通，蚊蠅難飛；多藝御所、北畠具教力戰而死，從此准后親房以來的第九代子孫、俸祿一百六十萬石的太守，消失於人間。

半年之前，多藝御所具敎突感身體衰竭，疑思或許是肺癆所致，就離開一向隱居的大河內城，移住到空氣和暖的內山里府邸。

事實上，他體力衰竭，並非是身染肺癆，而是有人在他每天的膳食裏，滲入些微少量的毒藥。

這條奸惡的計策，是私通信長的不造具康、津川玄蕃允、田丸中務少輔，也就是伊勢四統領的北畠一族，秘密商議所決定的事項。

七年前，多藝御所與足利義昭所服侍的信長談和，雙方交換兒子，信長的次男茶筌丸，成爲多藝御所的養嗣子，多藝御所的三男三七丸，則成爲北伊勢的名家神戶藏人大夫具盛的繼承人。現今，茶筌丸更名爲北畠信雄，擔任南伊勢的府城（霧山城）的城主；三七丸更名爲神戶信孝，相同的也成爲神戶家的主人。

由於有這一層親密的關係，使得多藝御所做夢也無法想像到，自己竟會毀滅於信長的手中。

破曉時分——。

衆多衝入府邸內，雜踏地板的跫音，驚破了多藝御所的好夢，他側耳傾聽，立刻察知這些跫音，是出自一批穿有護脚的武士。

——何人會清晨前來造訪呢？

誠然，這是極難立刻判斷出來的，多藝御所身着純白的睡衣，無聲無息地起身，伸手摘下掛在床間的那把愛刀——名爲藤四郎之刀。

多藝御所雖被暗中下毒，軀體四肢異常衰弱，但他曾從塚原卜傳學習「一刀斃命」的奧義，也曾隨上泉信綱，學習新陰流的秘訣。他可說身懷絕藝，並非是一位力無縛鷄之力的大名。

他俏俏地站立在寢室中央，側耳傾聽逐漸縮小包圍圈子的軍隊，所發出的殺氣騰騰，淒厲尖銳的聲音；突然，

出其不意的，一陣特別亮亢的叫嚷聲，傳入耳膜：

「告訴下知之卿，織田信長的麾下，奉主人之命，前來斬取他的首級。」

多藝御所聽到這番無禮傲慢的話語，不禁勃然大怒，混身滾燙得有如火燒般。

但他立卽壓抑下自己的憤怒。

——我眞是個可笑的人。

喃喃地自嘲自語。

七年前，自己屈服在信長的威勢之下，屈辱地以自己的三男交換對方的次男，實乃是一種心甘情願的愚蠢行爲。不但如此，具教早已聞知，信長是一名異常殘忍刻薄的武將，自己無異是送子入虎口。

——北畠家今日將絕跡於人世。

多藝御所黯然神傷地自言自語。

如今，嫡男具房、次男藤敎、三男式部大輔所居住的大河內城，想必也被大軍團團包圍。

——我和他們拚了吧！

他無聲無息地溜過寬大的榻榻米，想由床緣出去；突然，背後房間的紙門被拉開來，傳來一聲細微而尖銳的呼喚聲，使他不由自主地停止脚步。

「大人！」

側室須摩單膝跪在門邊，一手握刀垂立，另一隻手放在榻榻米上。

在她旁邊，站立着今年三歲的小次丸，睜着天眞無邪的眼睛，默默注視多藝御所。

須摩是小柳生谷的城主——柳生但馬守宗嚴的女兒，年僅二十一歲。四年前，宗嚴將她送予具教爲側室，產下小次丸，頗得具敎的寵愛與信任。

她雖是一名女子，但體內流着武藝家的血液，在武藝方面，具有天賦異稟。性情剛强激烈，時常向具敎挑戰比步，使具教極難承受下來。

多藝御所看到她們母子二人，心念空然一轉，若居住於大河內城的所有兒子，皆不幸慘死戰場，那目前唯一不使北畠家的煙火斷絕的方法，就是設法讓小次丸逃走，免除慘遭殺戮的命運。

「須摩，設法讓小次丸活下去，將他養育成人，成爲一名一流的武藝家，這是我的遺言。」

多藝御所連等待須摩答話的時間都沒有，揮刀斬殺第一個衝破紙門跳進來的敵兵，那名敵兵連屋內的情況，都尙未看清楚，就一命歸天。他血刃敵兵後，不加思索的沿着床緣，一躍跳出庭院邊端。

今日負責守衛的武士，尙不足二十人，其餘都是一些

僕人與侍女，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

多藝御所揮刀連連斬殺三、四人，趁隙跳到庭院時，那些負責守衛的武士，已經幾乎悉數倒斃氣絕，只能聽到一、二聲斷斷續續的打鬪聲音。

多藝御所的周圍，聚集了一道大刀與長茅構成的牆壁，他以靜待動，不慌不亂，凡是向他攻擊而來的敵人，都被他用「一刀斃命」的手法斬死，仆臥於地。

白衣染滿了深紅色的血液，他那揮舞着閃亮寒冷光芒利劍的身影，飄出了一股不屬於人間的妖氣，令人見之不寒而慄，混身抖顫。

突然屋內傳來一陣騷動聲，使得多藝御所不再利用以靜待動的戰鬪法。

是須摩遭受襲擊，而發生的騷動。

多藝御所看見走出來的須摩，一手將小次丸夾在腋下，一手握刀，爲了掩護她，猛然朝敵陣的一角衝去。

須摩一面力戰，一面拚命地想要靠近多藝御所。

由於他們二人如魔如神似的，亂舞長刀的動作，在他們所到之處，敵兵紛紛後退，讓出一條空道。

多藝御所由須摩手中，接過小次丸，在這同時，他突然用力將小次丸的小身體，拋向空中。

在這府邸內，有一棵枝椏虬蟠的高齡巨松，一枝粗大的樹幹，由高處伸展開來，被拋入空中的小次丸，並沒有昏暈過去，他攀住了這枝粗大的樹幹。

「小次丸，好好地見父親最後一面吧！」

多藝御所話聲剛畢，旋卽轉身擊昏須摩，自行躍入敵陣中。他之所以擊昏須摩，爲的是避免她被敵人斬死。

多藝御所那染滿鮮血，如旋風般翻轉的身影所到之處，哀鳴慘叫之聲不絕於耳，血湧如泉，斷臂、首級滿天飛舞，有如人間地獄。

遇到他這種瘋狂斬殺的情況，敵軍們也喪失了鎭靜，如惡鬼似的，揮動長茅，予以反擊。

朝陽劃開掩遮東邊天空的雲層，擁抱人間，向大地射出數道如箭的光芒時，地上已經橫陳了二十具屍骸。

多藝御所凭依在松樹幹上，手中所握的刀業已斷爲半截的藤四郎，無力地垂下來，半閉着眼睛。在他的腹部，直直地刺入二枝長茅。

原本大肆攻擊的士兵，已經停止作戰，各自拉退武器，採取包圍的陣形，神情肅穆地注視着眼前這位素有劍聖之名，身懷稀有絕技的人的最後一面。

隊長新免武藏守靜靜地走上前，出聲呼喊：

「御所——」

沒有任何反應。

「這是一場足以驚天動地的決戰，必成爲後世流傳的話題，請你瞑目去吧。」

他鄭重地垂下頭，肅然起敬地施禮。

然後轉身，揮手命令士兵們「撤退」。

「隊長，那個幼兒——」

一名士兵手指樹端，武藏守抬頭仰視。

攀住樹枝，僥倖保命的三歲幼兒，睚眦瞪目地由上瞪視着下面的衆人。

武藏守微笑着對他說道：

「小鬼，我是新免武藏守一眞，你好生記着，待你長大成人後，就來報你父親的仇吧。」

順應着武藏守的聲音，突然由後方傳來尖銳叫嚷的回語：

「喔！他一定會討回這筆血債，你也好好地記住。」

意識已經恢復過來的須摩，如幽魂野鬼般，披頭散髮的跌坐在地面上。

二

以後，經過三十餘年的物換星移。

在一個早春，花朶尚未凋謝的十五日夜晚，一名蓬髮粗服的浪人，出現在盤旋於東山三十六峰山腹的棧道上，以流星趕月般的速度前進。由這條棧道放眼往下看，可以望見加茂川靜靜流淌的河水。

這位浪人是一個身長六尺的大漢，仔細端詳他的面貌，兩頰的顴骨異常突出，粗眉巨眼，彷彿要切近鼻樑一般地揍近。任何人只要瞥他一眼，即可看出這是一位非普通人所能有的骨相。

作州浪人宮本武藏義恒，向一乘寺山麓，藪之鄉下的松林，加緊了步伐。

在松林內，素有扶桑第一之稱的吉岡道場的人員，共計二百三十餘名，擁立着吉岡家的繼承人——今年十一歲的壬生源次郎，等待武藏的踪影出現。

前年臘月，宮本武藏曾和吉岡道場的場主清十郎，決戰於蓮台寺的野地，武藏僅以木長刀出手一擊，即將清十郎右肩的骨頭擊得粉碎。次年正月七日，又在大雪粉飛的三十三間堂，與清十郎的弟弟傳七郎，展開決鬪，再度將傳七郎劈爲兩半。

對吉岡道場而言，無論使用何種手段皆可，只要能討取宮本武藏的首級，否則有何面目見人。

吉岡道場那方面，一面在京都各個角落，豎立將與宮本武藏一決生死的木板牌子。

另一方面，道場全體人員，皆聚集在一乘寺山麓之下

，携帶各種火槍、弓箭，埋伏於四面八方的障礙物後面，等待武藏前來送死。武藏對他們的陰謀，一淸二楚，但他仍依照約定，欲前往松林內。

當然——。

武藏避開了敵方所埋伏等待他的三條道路，選擇一個出人意表的方向，往松林前進。

一乘寺山有一面，是人跡未曾到過的斷崖，整個爲茂盛的大竹藪掩蓋着。武藏由這斷崖往下溜行，計劃展開敵方意想不到的奇襲，與大膽的作戰方式。

在下松林，可以看得見的竹藪之下的台地上，出現了武藏的身影，驀然瞧見掩映在杉蓋喬木內的老八幡社。

——讓我在此爲勝利而祈禱吧。

走進社壇，伸手抓住神前的銅環垂繩。

正當要拉動垂繩的刹那，

「你膽怯了嗎？宮本武藏！」

突如其來，一陣冷冰冰的聲音，自黑黝黝的正殿內，大喝開來，激起巨大的回聲。

武藏放開了手中的銅環垂繩，躍身縱離一間遠。

紙門被人左右拉開，出現在武藏面前的人，是一名比武藏大約大幾歲的浪人。

但他的身材容貌，却和武藏成强烈對比。他的頭髮全部往後梳，紮成一束，垂至肩膀；那端秀清麗的眉目，不由得令人懷疑曾化過粧；肌膚白皙平滑，下顎具有圓形味道的線條，有如女子一般地風雅。身披猩猩紅的無袖大掛，下穿直線條的茶色袴子，脚着附有皮帶的草鞋。在其肩，斜插着一把四尺餘長的長劍。

「…………」

彼此睨視一瞬間之後，對方首先開口說話。

「我是中條流富田勢源的門徒，巖流佐佐木小次郎。」

「你是幫助吉岡道場，在此埋伏等待我嗎？」

武藏無法確定他是否吉岡道場的人，謹愼小心地戒備着，以防對方躍上空中攻擊。

「不是。我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你自稱爲宮本武藏，你的本姓是否叫做新免？」

「不錯——」

「我想問你，新免武藏守一眞和你是什麼關係？」

「新免一眞乃是家父。」

在播州赤松氏一族中，有一名人稱新免伊賀守的武將，曾任揖東郡林田的城主。武藏的父親武藏守一眞，即是伊賀守的後裔。武藏守出仕赤松丹心的曾孫別所長治，是

一名身懷卓絕高超武藝的人，名望極高。但他的性格極其狂狷固執，爲了一些芝麻小事，和主人長治意見相左，發生衝突，一怒之下，卽離開別所家，奔走於各國，也常常在岐阜城所主辦的比武會上出場比武，由於表現優異，被延聘爲食客，並擔任武士們的總管。

奉命襲擊南伊勢，奪取多藝御所、北畠具教的首級，也就是在這個時候。

天正八年正月，信長一擧殲滅武藏守的舊主別所長治，新免武藏守一眞藉此機會離開岐阜城，再度成爲一名浪人，在揖保川的支流沿岸的宮本村，建築寓所。宮本武藏就是在這裏出生，長大成人的。

根據雌雄劍傳的說法：

「其父一眞在武藏出生之時，因其骨格迥異，具有將來必成爲非凡勇士的祥瑞契機，和源義經所描寫的忠良武藏坊弁慶相同，因而將之命名爲弁之助。成長之後，更名爲武藏，武藏二字並非源自其父武藏守之名，而是源自武藏坊來的。」

義恒之名，也是源自源義經，僅是改變一字而已。

聽到武藏自稱，新免武藏守一眞乃是他的父親，這名叫做佐佐木小次郎的武藝家，臉上浮出一絲笑容。

「宮本武藏！你的生命決不能被吉岡道場的人奪去，你是屬於我佐佐木小次郎的。」

「………？」

「三十年前，我的父親北畠具教，遭到你的父親新免武藏守的襲擊，我親眼目擊他被斬死。當時，武藏守曾說，待我長大成人後，可找他復讎。如今我已成爲一流武藝家，但武藏守却與世長辭。我聽說他有一個兒子，也是一名武藝家，流浪各地，修練武藝，因此我就四處搜尋，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找到欲和吉岡道場決鬪的你——宮本武藏你必是武藏守的兒子。……我要和你一決雌雄，命中早已注定，你除了死在我佐佐木小次郎的手中以外，沒有人能殺死你。」

宮本武藏凝視着昂然傲慢的佐佐木小次郎，連一句回話都沒有，微微施了一禮，就轉身離開社殿。

「武藏！不要忘記我的話！」

佐佐木小次郎朝他的背影高聲大叫。武藏沒有回頭看，也沒有停止步伐。

三

後年，宮本武藏於其所着「五輪之書」中，曾有如下的記載：

『踏劍之事。

使用踏劍之心，卽是兵法專用之儀。以廣義之兵法而言，當敵方以弓箭、火槍或任何東西，攻擊我方時，我方通常在敵方射擊之後，趁敵方重新拉弓，或裝填火藥時，方才反擊而出，故而極難踏近敵方。我方應乘敵方尚未發射弓箭、火槍時，卽攻擊過去。愈早攻擊，敵方之弓箭、火槍愈難發揮效用。（中略）敵方攻出長刀，自己必存脚踏其刀之心，一擊卽勝，不必二度出手攻打敵方。踏劍之時，不限於以脚踏，以身踏、或以心踏，亦可以長刀踏，所應注意的是，不可令敵方有再度攻打之機會。』

武藏對一乘山麓的下松林所用的奇襲，正是這種方法。

藉着大竹藪的掩護，由斷崖衝上二百二十餘名敵人所看不見的地方，如猛虎威武之勢，一躍而出的武藏，出其不意的出現在衆人眼前，乘吉岡道場的人尚在面面相覷的空隙，一直奔入松林，將站在那裏的繼承人壬生源次郎（十一歲），而因恐怖顫抖的小小首級，斜劈過去，頓時身首異處，首級飛入空中。

接着，又將站在源次郎左側的監護人吉岡又七郎（七十八歲）白髮皤皤的首級，劈爲兩半，然後，如惡鬼般地掠過地面，藏身於大竹藪中。

斬死繼承人與監護人後，卽意味著對吉岡一門的戰鬪，獲得完全的勝利。對武藏而言，他只是做了應當做的事而已。

見此情況，埋伏在岩石後，樹蔭、藪中、凹地的道場門徒，全部叫嚷着飛奔出來。僅僅爲了武藏一人，大家都被誘出埋伏之地。所有的火槍、弓箭，皆無發揮之地。

「長茅！」

「長茅！長茅隊，快點！」

吉岡十傑中的一人小橋藏人，瘋狂地怒吼着，緊追在武藏之後，彈入大竹藪中。

在粗竹密生的藪中，長茅比刀或其他武器，較爲有利，也較能產生效用。

但所有的長茅隊，都被安排埋伏於大家認爲武藏可能會出現的三條道路上，根本來不及趕到這裏。

等到長茅隊殺到竹藪中時，地面上除了小橋藏人的屍體外，還橫陳了六、七具屍骸，武藏早已杳然不見。

以今日的時間計算，直到二十分鐘過後，衆門徒方才發現了武藏的踪影。

二百二十餘人，睜着充滿血絲的雙眼，戮力搜遍整個

大竹藪，但武藏彷彿飛天遁地般，尋不到一點他的蛛絲踪跡。

原來，武藏貼身平臥在建於大竹藪旁邊，一間百姓家的藁葺屋頂上。

他側耳傾聽四處奔馳的脚步聲，愈走愈遠，直到他認爲脚步聲離得够遠了，卽躍下屋頂，聚集全身的力量，沒命似地狂奔進入草藪道。

奔跑不到半町遠，武藏就穩住了脚步。

「嗯！」

他瞪目瞪視，全身散發出高昻的鬪志。

不遠處，正有五十名敵軍，好整以暇地等待他。

任何人一眼卽可看出，這些人是道場的高足，他們不發出一點聲響，走路也沒有聲音，眞不愧是一流的武藝家，他們分佈四方，摒息靜待武藏的出現。

發現武藏的踪影時，這五十餘人發出天地亦爲之震動的吼叫，藉以通知其他三方的人。

武藏知道逃也逃不掉，心中已抱着必死的決心。

就在這時——。

「宮本武藏！此處不是你藏身之地。」

冷酷無情的聲音，由頭上潑灑下來。

佐佐木小次郎有如大鷲般，翻飛着猩猩紅的大掛，自喬木縱身躍下地面。站在武藏的對面，與吉岡一門的背後。

「爲保全你這條小命，我佐佐木小次郎決定幫助你。」

話聲剛完，立刻拔出背上的四尺餘長的長劍。

同時，武藏的大小二把刀，也鎗然出鞘，水平地直直伸到前面去。

這是武藏第一次使用二把刀。

後來，武藏有如下的記載：

武士們常隨身携帶兩把刀，我將自己這一流，命名爲二刀一流，乃是要充分活用時常佩帶的兩把刀之意。命將喪失時，須使用一切可利用的道具，不可讓道具佩於腰間而死。其眞正的意思是，並非要時常雙手揮舞兩把刀，而是要使單手所揮舞的一把刀，更能發揮效用。在馬上、河畔、小徑、雜草密生之地，沼澤旁邊狂奔時，理所當然，一隻手要使用長刀。若另一隻手也鍛鍊得能揮舞自如，則面臨死亡時，可以雙手齊用，絕處逢生。

這個道理，是武藏由交戰中領悟到的。

武藏的兩把刀，和佐佐木小次郎卽名爲竹筆的長劍，在小徑上不斷地閃動，共砍殺了三十七人。

× × ×

太陽已經升得很高，武藏的身影，再度佇立在古老的八幡社前面。

他僵直地站着，右手握着長刀，左手抓着短刀，他想將刀歸鞘，却無力板開緊握的手指。

那緊抓着刀柄的十指，恍若化石般地凝結在一起。

從身上數不清的壘壘傷痕所流出的血，和敵人噴濺過來的血，染滿了全身，連蓬髮與草鞋尖端也難逃血水的污染，看起來好像剛從血海中掙扎爬上來一樣，予人一種極爲悽愴的感覺。

他的雙眼放射出如殺人魔似的瘋狂光芒。

突然——他恢復意識，環視着八幡社。

——對，我曾想依恃神的力量。

若果沒有佐佐木小次郎的出現，我一定會這麼做。事到臨頭，想改變心意，是何等困難之事。

——現在，是在神前，細訴生之喜悅的時候了。

心念一轉，武藏舉步走近了正殿。

他用牙齒將彎曲的雙手手指咬直，丟棄手中所握的兩把刀，以水洗臉、漱口，待清洗乾淨後，就拉住銅環垂下來的一條繩子尾端。

突然間——。

「武藏！」

低沉的聲音，由黑黝黝地內部傳出來。

一時之間，武藏產生一種錯覺，這聲音儼若是神的呼喚聲。難道武藏的心靈已經衰弱到會產生錯覺了嗎？

不，不是的。事實上是武藏做夢也不會想到，佐佐木小次郎卽竟然也會回到這裏來。

「你不必道謝。」

接下來的這句話，令武藏混身一震，如夢初醒。

他瞪大着眼珠，由紙門中窺視內部。

在那昏黯的木板屋中，佐佐木小次郎如死屍般，直挺挺仰臥於地上。

「你須和我約定決鬪事宜。」

小次郎的聲音繼續飄出來。

「可以。條件呢？」

「從今起，在半年之內，通告天下所有的人，我們要正正當當地決鬪。若是可能，最好能請一位大名，做爲我們決鬪的裁判。」

「我同意。」

武藏再次沒有拉動銅環，無可奈何的離去。

四

慶長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上午八時），宮本武藏

與佐佐木小次郎，在關門海峽中的孤島——船島，擧行決鬪，關於他們兩人決鬪的內容，在此不必多言。

有關他們二人決鬪的經過，讀者只要觀看吉川英治所著的「宮本武藏」一書，卽可明白。

但「立川文庫」出版的這本書却遺漏描寫他們決鬪之後的情形，本書根據細川家的家老——長岡佐渡的日記，加以記載如下。

……決鬪已經結束。

武藏將六尺的碩長身體，縮小爲三尺，躍飛空中，然後站在深沒及膝的海水中。

當他翻飛空中時，以木槳削成的木劍，如閃電般地劈在小次郎的腦門上，而現在，右手所握的那把木劍，無力地垂下來，海浪正在沖洗劍尖沾染的鮮血。

小次郎仆臥在離他十步遠的地方。

小次郎橫臥在砂上，右手握着那把名爲竹竿的備前長光的長刀，伸得直直的，臉俯在手臂裏。

他那雙目緊閉的面孔，並沒有浮出痛苦之色，平靜得好像睡着了一般。

並排延伸的兩脚，爲海浪所浸濕。

陣陣踏過砂地的脚步聲，使得武藏恢復意識，他將視線投往傳來脚步聲的方向，只見一名頸上纏着白絹的尼姑，正往這兒走過來。

武藏皺緊眉頭，自言自語地說道：

「唸經，還早呢。」

他踏着海水，大步地走上來，在小次郎身邊，曲膝彎下腰來，伸手摸小次郎橫臥着的口鼻，發覺他仍有微弱的鼻息，仍未死去。

武藏起身站起來，冷冷地說道：

「若能得到妥善的照顧，他也許會康復，現在他所需要的是醫師，而不是尼姑。」

尼姑凝視着武藏，一字一字用力的吐出：

「我是小次郎的母親。」

「…………」

她對武藏自稱爲小次郎的母親，但武藏却看不出她有絲毫悲傷怨嘆的神情，相反的，臉上帶着冰冷的表情，態度也顯得鎭靜無比，武藏的眼光，突然由這位以尖銳目光凝視他的尼姑身上，掉轉到遠方坐在龍膽紋布幕前的細川家的裁判身上，並邁步向他走去。

尼姑走近了小次郎，毫無一絲矯柔做作的用雙臂抱起他碩長的身體，沿着浪潮邊緣，步向停在不遠處的小船。

那是尼姑坐到此地的小船。

不久，坐着尼姑與小次郎的小船，划離了海灘。

尼姑將小次郎的頭枕在自己的膝上，眼睛望着逐漸遙遠、縮小的比武場。

她看着站在那邊報告勝利的宮本武藏，微微地嚅動了嘴唇。

「…………」

或許她正在落寞的自言自語着：三十餘年來，保護他、撫育他，讓他專心一意的修練爲一名一流的武藝家，如今，這一切都有如水泡一般，化爲烏有。

五

二年後，關東與大阪斷絕關係，引發冬之陣，但不久戰爭卽隨着大阪方面，接受帶有屈辱條件的談和而結束，和平再度回到人間。

在這件事發生以後。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帶着猿飛佐助，秘密地出發，前往京都視察。

他們巡視了伏見城的周圍、下京與上京，午後前往造訪住在實相院北端的大房屋內的刀師——本阿彌光悅，閒談半刻鐘，卽辭別離去。

他們沿着方栖川澄清綺麗的流水，信步走着，這個地區，絲毫沒有受到戰火的波及，兩岸排列着櫛比鱗次的吉屋、或是公卿府邸，或爲尼姑庵是洛內最清靜的住家地區。

不知由何處傳來蹋球的優閒聲。

天空蔚藍明朗，地上的影子被拉得好長好長，冬日的陽光顯得力不從心，缺乏溫熱，這種靜寂，令人直覺可能會發生某一種事情。由圍牆內探出來的樹木，大多光禿禿的，枝椏尖銳地刺向藍色天空中。

突然——。

一聲令人魂飛九霄的悲鳴，劃破明朗的天空，接着就傳出慌張倉皇的零亂脚步聲。

眞田主僕不由自主地停止步伐。

他們主僕二人默默地眺望着，突然發現河川的對岸某一間寺院門口一個人。

這個人的腋下，夾着一名軟綿綿的，似乎已經死了的尼姑，他的右手拿着一把亮晃晃的長白刀。

是一名蓬髮敝服的人。他所穿的那身破破爛爛的猩猩紅無袖大掛，看起來更加淒慘落魄。

令眞田主僕覺得奇怪的是，那人的面貌雖然狀似痴呆，同時唾液不停地自口中流出，但他那瘦長的身軀，却看不出一點空隙，連細針也刺不進去。

他那搖搖擺擺的走路姿態，映在常人的眼裏，只是令

人覺得恐怖而已；但他那種走路姿態，事實上稱爲「劍魔」，深藏着高超的武藝，能視破他這種秘訣的人，可說是微乎其微。

這時，一名武士由對岸的角落走出來，彷彿看到什麼似的，大聲叫嚷着奔近掠奪者：

「白痴！放開尼姑，我要找你算帳。」

或許他剛買入新刀，想要試試刀鋒是否銳利。

掠奪者毫不在意武士拔刀出鞘，高舉至頭頂，也不放開尼姑，依然面無表情地看着前方。

武士發出尖銳地吶喊聲，衝殺過去。

瞬間——掠奪者的白刀，迎着武士的攻擊，橫掃而出，發出金鐵交鳴的聲音。

武士的頭，帶着一條血柱，飛舞上寒冬的空中，身體栽入有栖川，濺起水沫，四散飛灑。

掠奪者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似的，搖搖擺擺地繼續前進，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佐助——」

「是。」

「你去營救那位尼姑。」

「如何處置那個傢伙呢？」

「你打不過他，他太强了。」

佐助瞪着眼睛，面帶疑色，默然不語地離開主人。

掠奪者任佐助尾隨其後，他走入不遠處，建在角落邊，已經崩頹的阿彌陀堂內。

他好像是以此處做爲居住場所的樣子。

在薄暮的木板房間裏，他小心翼翼地讓擄來的尼姑，舒適的仰躺着，浪人凝視了好長一段時間尼姑的睡臉。尼姑已是半老的人，皮膚不再柔嫩，面貌也已失去艷麗。

馬上——。

浪人的面孔，因悲哀而扭屈，唾液仍由他的嘴角，不斷地滲流出來，嚅嚅喊出一句話：

「母親！」

聲音中沒有夾雜悲痛。在白痴的腦海裏，仍然存有令他戀慕的甜美聲音。

「母親，你爲何隱藏到那種地方，不讓我知道妳仍然活着？……對，妳一定是因我敗給宮本武藏，才討厭我。一定是這樣的。……母親，我，母親。」

這些話在他口中喃喃地重覆着，他伸出骯髒的雙手，用力拉開尼姑的前襟。

雖是半百的人，但隱藏在法衣裏面，從未和男人接觸的肌膚，却顯得令人出乎意外的白晰和豐滿。但無論如何，乳房看起來已不够尖挺，也顯得小了一點。

浪人將面孔埋在尼姑的胸前，鼻孔發出嗚咽的聲音。然後，用嘴含住了乳頭。

由於身體的接觸，尼姑的意識蘇醒過來。

她朧朦地睜開眼睛，一刹那，突然自口中發出一聲因恐怖而高叫的悲鳴。

「母親，你這麼討厭我嗎？」

浪人混濁的雙眼，在微暗中，遽然射出兩道光芒。

「不，不是！我不是你的母親。」

尼姑依着仰臥的姿勢，匍匐掙扎地想要逃走。

「妳是我的母親，決不會錯的，妳恨我，討厭我。……因爲我敗給宮本武藏——所以，妳才恨我，討厭我。」

「不，不是，我不認識你……饒了我吧。」

尼姑想要跳起來。

浪人粗魯地抓着她的一隻脚。

尼姑發出驚叫聲，再度跌臥下去，弄亂了身上白色的衣裙，翻轉上去，露出整個大腿，她拚命的掙扎。

「……妳討厭我。……妳討厭我……」

浪人喃喃地說着囈語，彷彿想玩弄尼姑的手脚般，緊緊壓住她的手脚。

尼姑的腰帶在掙扎中散開來，呈現半裸的狀態，她奮力地踢他，咬他，用指甲抓他。

白痴似乎已經厭煩她的掙扎，用力把尼姑的頭撞向床上。

啊，一聲悲叫傳出來，尼姑失去知覺，不再動了。

浪人臉上微現一絲困惑之色，他目不轉睛地看着尼姑袒露出來的白晰肢體，片刻之後，一隻手滑到她的大腿上，慢慢地手指停在黑毛密生的秘處，在那兒胡亂撫摸一陣，出其不意的自咽喉發出「嗚、嗚、嗚」的聲音。

男性的本能，開始在他體內奔騰。

瞬間——。

由紙門飛入一條繩子，套住他的手腕，同時用力拉曳。

浪人反應極爲靈敏，在被套住手腕的一刹那，立刻用另一隻空手，拔出短刀，切斷繩子，手法乾淨利落。

浪人手握白刀站起來，自房間後面傳來高叫聲。

「佐佐木小次郎，出來吧。官本武藏要再次和你決鬪。」

六

猿飛佐助想要一試荒誕不經的冒險。

他認爲這位痴愚的浪人，一定是巖流的佐佐木小次郎，決定向他挑戰比武。

二年前，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在長門與豐門之間的孤島——船島比武，武藏揮動木槳創成的長木刀，一刀擊倒小次郎，已成爲日本全土茶飯後之話柄。

人們傳說，武藏僅被那把名爲竹竿的長劍，斬斷紅柿色的頭帶而已，但小次郎的眉間却被擊得破碎不堪，當場斃命，魂歸黃泉。

事實上，小次郎仍然活着。

但他被擊中腦門，變成痴愚的人——。

佐助聽到浪人自言自語中，提到「敗給宮本武藏」這句話，不覺心生驚異，透過室內微暗的光線，很明顯的可以看到他額上的傷痕。雖然他已變成痴愚，但他那依然擁有稀世卓絕的劍技，可以證明他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那就放手一擊吧！

對佐助而言，少有的鬪志，在他心中沸騰着。

他的右手抓着從栖川的小船上，取下來的木槳。

他想重現船島的那場決鬪。

佐助計算好小次郎走出來站立的地點後，躍身藏於距離這地點二間遠的石地藏像後面，等待他。

果然不錯——。

小次郎佇立在佐助預測的地點上。

唾液不斷地由嘴角滲出，一直流到衣服的前襟，模樣看起來極爲難看。

然而，他的一對眼睛（以吉川英治流來看）儼若流動着彩虹一般，燃燒着殺氣騰騰的光彩。

以今日的時間計算，佐助大約躲藏在石地藏像後面，有十分鐘之久，毫無動靜，然後突然地出現。

瞬間——。

「武藏。」

小次郎大吼一聲，將隨身携帶的竹竿，拔出刀鞘，他拔劍之迅捷，發出一陣與空氣接觸的聲音。

假武藏眼見小次郎把刀鞘拋到後方，開口說道：

「小次郎，檢起刀鞘。以前你也是拋棄刀鞘，故而使得我武藏能說你輸了。」

小次郎露出困惑的臉色。

「我等着你。檢起來吧。」

經他這麼一催促，小次郎不由得後退三步，拾起刀鞘，重新插回腰間。

然而，就在他向原來站的位置走過去的刹那，假武藏沙沙沙……滑近一間遠，隨即就地躍起。

小次郎的眼睛，瞇成一條縫，望着飛在半空中，雙手高舉六尺長木槳，假武藏敏捷的身影。

「嚇——嚇！」

他集中全身的氣魄，準備迎接假武藏的閃電一擊，他將氣魄含在口腔內，不敢吐出來。

快速的身影，已飛臨頭上來。

同時間，小次郎暴發出渾身的氣魄，高擧長劍，咻的一聲，朝頭上的快速身影橫斬過去。

假武藏面對這橫殺過來的一劍，施出令人訝異的秘技。

假武藏的雙臂，叭的一聲張開，使身體成爲前後水平的姿勢，長劍不偏不倚剛好由身體的正下方掠掃而過。（若要實際的形容，讀者們可以想像短距離障礙賽，選手跳躍障礙物的姿勢，兩者相同）

然而——。

自空中劈砍下來的木槳，正確地擊中二年前小次郎被擊中的額頭傷痕上。

……天色較剛才暗了。

小次郎由黑暗中甦醒過來，已是經過四個半時刻了。

他搖搖晃晃地站起來，臉上已經消失了原有的痴愚表情。

他以懷疑的眼光，環視四周，口中自言自語說道：

「我怎麼會在這裏？」

× × ×

這事發生的數日後，在前往東海岸的東方路上，有一名雲水僧踽踽獨行。他那斗笠下的面孔，帶着拋棄世俗的人，所保有的穩靜與澄澈的表情。

從來沒有人知道，這名雲水僧往何處去。

清酒日本之助

一

元和元年一月六日，一名商人前來訪問大阪城的眞田城廓。

此人身材魁梧，氣質高雅，態度也相當客氣，一進城門，他就對那些衞兵打躬作揖，並說：

「敝人是攝津國鴻池村的鴻池屋新右衞門，從事酒的買賣，多年來，村裏喜宴的酒，皆由我來供應，此次我前來此地，乃欲獻上醇良的好酒。」

警衞長穴山小助發現其身後有十餘名年輕人，皆身扛用乾草包着的酒桶，心中十分狐疑，乃上前詢問道：

「這乾草裏的東西是不是酒，我要好好調查一番！第四個人到前面來！」

他說着，一面打開草包，拔起酒桶的栓子。

頓時，他只聞到一股强然的氣味，而被那香醇的美酒迷住了。

穴山小助平日號稱酒量，然他一生中，欲從未聞過如此芳醇的香味。

於是，新右衞門立刻被帶到眞田幸村的面前。

幸村一見此人，心中乃暗忖：

——此人絕非普通的商人。

而新右衞門一見到幸村，即立刻用雙手抵在榻榻米上，十分恭敬地說：

「敝人聽說淀君太夫人、以及秀賴大人都非常喜歡喝酒……吾花費二十年的苦心，特意造成此酒，若能在今天這種日子喝下此酒，我將感到萬分光榮。」

「非常感謝你的厚意，我就不客氣地收下了。」

幸村欣喜地回答道：於是新右衞門就從隨件帶來的桐箱中，取出金銀兩盃。

然後，他走到堆積在身後的酒桶邊，隨手提起一口酒桶，拔起栓塞，注滿手中的金銀兩盃，再拿到幸村的面前去。

幸村一見杯中的酒，雙眉不禁微皺。

因爲，那酒不僅香醇，而且酒色也如清水般地澄淨，使任何人見了，都不免大吃一驚。

酒的歷史縱然由來已久，不過，一直到了室町時代，才有正式酒店的成立，而且，後來由於酒店生意良好，生活富裕，因而加開當舖，兼放高利貸，其經營的性質就漸

漸走樣了，然而，幕府不但無視於此，反而暗中保護他們，使其日益猖獗。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做出來的酒，不但品質濁混，而味道也沒有好壞之分。

所以，幸村聞此酒味大吃一驚，這也是在所難免的。

他從沒想過，這世上還有如此澄淨的美酒。

「我先檢查這酒中有沒有下毒。」

新右衛門說着，就把銀盃中的酒一口喝乾。

然後，幸村也跟着喝了一口，大讚道：

——好！好！眞是上好的美酒。

「新右衛門，你做成如此之好酒，恐怕花費不少苦心吧！」

「在我說明此事之前，有一件事想託於你，請你務必接納。」

「你先說說看吧！」

幸村雙眼注視新右衛門，眼光忽然變得非常銳利。

「請你原諒我貿然之處；如今天下形勢已定，我想，大阪城的命運大概也將結束了。」

新右衛門坦率地說道。

「………」

幸村默然，只是那雙眼睛還不時地注視對方。

「快則半年，慢則在一年之中，大阪城勢必被德川家康燒燬。」

「嗯！有這個可能。」

「到了那一天——也就是豐臣家滅亡的日子，因此，今日我獻上此酒，就請淀君太夫人和秀賴大人，將此淸酒當作最後品嚐的美酒吧！可否請左衛門佐大人爲我安排？」

「假若你眞是如此希望，我當盡心爲你安排……只不過，你如此希望，究竟有什麼原因？」

「當然是有原因的。」

新右衛門面對幸村銳利的眼光，一點也不膽怯，而說：

「敝人是尼子氏的家臣山中鹿之介幸盛的兒子。」

二

戰國的武將之中，尼子氏的家臣山中鹿之介幸盛的生涯，似乎顯得特別悲壯。

鹿之介幸盛是近江源氏的後裔，幼名叫甚次郎，其父名叫山中久幸，但他自幼喪父，完全由母親一手扶養長大；他的臂力超人，十三歲時，就和魁梧的士兵做過角力比賽，而將他們統統摔倒，因此，到了十五歲時，就被其亡父的主君尼子義父召見，當了先鋒部隊。

十六歲那年的春天，他參加進攻伯耆的戰爭，攻擊山名氏的據地尾高城，當時，他和山名氏的重臣中，以剛力無雙聞名於世的菊地音八以單騎相鬪，結果砍掉音八的頭顱，而在一天之中，其聲名就遠播於世了。

當他和菊地音八單獨格鬪之時，曾一度被菊地壓倒在地，然而，就在那一霎那之間，山中鹿之介却像夜空中的新月忽然飛瀉下來一般，一下子就將敵人的頭顱砍下來了。

因此，從那時開始，鹿之介就崇拜新月，因爲，當他和敵人在格鬪之時，冥冥之中好像是那輪新月在幫助他，使他得以使出全身的力量，成功地殺死敵人；每當深更半夜之時，他總是仰望新月，祈禱「新月賜給我苦難，讓我嚐遍辛酸苦難。」

那時，其主家尼子氏的武運已漸漸衰退，而過去統治出雲、隱岐、伯耆，進而想進攻安藝、備後、美作着地的威勢，也統統消失無踪了。

而繼尺內氏，在中國稱霸的毛利元就的武力興盛之前，尼子氏的勢力就日漸衰微了。

另一方面，從永祿六年到九年這四年間，毛利元就也一個個援連地攻下尼子氏的城堡。

當其攻擊白鹿城之時，從石見銀山叫來幾百名工人挖地洞，加以偷襲，而攻擊月山城之時，由於城建在險要地帶，非常難以攻陷，就使用謀略，使城內的尼子刑部少輔和同式部少輔背叛，並煽動城主尼子義久，殺死忠良的老臣，使得月山城內的士兵厭棄義久，而紛紛轉降毛利了。

不久，城內的糧食漸漸缺乏，義久乃想法，欲從海運運來糧食，然中途被毛利的軍船阻擋，結果兵竭糧盡，尼子義久只好投降毛利元就，所以，從此以後，山陰道的霸主就崩潰瓦解，一蹶不振了。

而當要落城之時，山中鹿之介跑到聳立在千仞斷崖上的白巨巖上，用紅墨在巖石上寫着：

「誓願投胎七次，攻滅敵人。」

然後，他就從斷崖上滑下去，從此不見其縱影。

之後，鹿之介經過數年的流浪，才在京都出現；在春天的某一個夜晚，他悄悄地帶了一名幼兒潛入東福寺。

這名幼兒乃是尼子氏的一族，也就是被稱爲新宮黨猛將的尼子國久的孫子，名叫孫四郎勝久，他生後不滿周歲，就被侍者抱着，逃到備後國去，後被寄養在東福寺。

當時，鹿之介就決心擁戴孫四郎勝久爲主君，再興尼子家。

以後，鹿之介的行動果然表現了百折不撓的精神。

而孫四郎勝久也不愧爲鹿之介擁戴的勇武年輕人。

在無數次的會戰中，當然有勝也有敗，這從鹿之介和勝久滿身的傷痕，就可以看得出來；有的時候，山城突然被包圍，他們只好先投降，中途再僞稱得了痢疾，而偷偷從毛坑逃脫出來；有時，甚至被自己人背叛、陷害，而不得不奔跑到京都躲藏起來；不久，他們做爲據地的城池，都一一被毛利軍圍攻，因此，他們只好在但馬、因幡、京都等地跑來跑去。

天正三年，勝乃和鹿之介在京都投靠織田信長。

起初，他們是借助織田軍的力量，想要再興尼子氏。

所以，當信長要征伐毛利軍之時，就讓鹿之介和勝久跟隨羽柴秀吉前去。

其時，當秀吉攻陷宇喜多直家的上月城之後，就讓勝久守住，自己則繼續攻擊別處。

當時，宇喜多直家因不堪據城被攻陷，就乞援於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聯軍前來逆襲，企圖奪回上月城。

不久，上月城就被人山人海的敵軍包圍，勝久苦戰多日，終因糧食短缺，而被迫投降了。

那時，秀吉因急於攻陷三木城，而無法派援軍前來保護上月城，因此，勝久就自殺身亡，留下鹿之介一人獨擔復家大任。

因爲，勝久堅信鹿之介乃是一名稀有的勇者，倘若他能仕宦於信長，必能成爲一國之城主。

在這種情況下，鹿之介只好遵照勝久的遺囑，當了宇喜多直家的俘虜，然而，吉川元春嫉妬鹿之介的威名，就命令部下河村新左衞門，在備中河部川的阿井碼頭，將鹿之介謀殺掉了。

這是天正六年——鹿之介四十二歲時的事情。

三

此刻坐在幸村面前的鴻池新右衞門，其父鹿之介被殺身死那一年，他正好七歲。

他原名新六幸元，當時被寄養在海賊船「日本丸」上。

「日本丸」的頭目奈佐日本之助，是尼子氏的遺臣，和鹿之介相交甚密。

當足利幕府的威勢日漸衰退之時，倭寇的威名還曾被記載在明史之上，他們在大海上任意往來，無人敢加以阻擋，所以，那些在陸上不得志，無法壓抑雄心的粗暴武士們看在眼裏，就紛紛想投效他們，將抱負轉投於海洋之中，因此，這些海盜實際上並不只是歹徒的刼掠團而已。

而奈佐日本之助也是海盜團中的一員；他在尼子氏滅亡之後，就投身在海賊船上，想將他憂鬱，無法拓展的雄心大志，寄託在北邊的海浪上。

他們的根據地是隱岐。

當其時，鹿之介在京都遇到一名遊女，這名遊女後來生了一個孩子，將之命名爲新六幸元；而鹿之介本人則揹着嬰孩，奔跑在戰場上；往後的日子裏，他經常對僅三歲的孩子敎導說：「身爲一個武士的兒子，必須不畏刀槍的閃光和弓箭的響聲。

當他聽到主君勝久以鳥取城爲根據地，想要再興尼子家的消息時，立刻率領五艘海賊船前來加入行列。

就在此時，鹿之介將兒子交託於日本之助，委他好好爲之敎養，這是由於日本之助的臂力拔萃超羣，武技也高人一籌的緣故，才使鹿之介放心地將兒子託付給他。

天正九年的夏天——

奈佐日本之助帶著新六幸元，前去鳥取城安居下來。

這鳥取城原是山名豐國的城池。

山名豐國最初隸屬尼子氏，但當尼子氏被毛利元就滅亡之時，他立刻變節，成爲毛利氏的部下，而後，他見山中鹿之介擁戴孫四郎勝久，在出雲、伯耆等地，大大發揮了武力，就轉而向他們討好，然不久，由於勝久和鹿之介的失敗，他就再次向毛利氏低頭了。

由此看來，山名豐國是一個沒有定向，亦沒有武士節操的人。

更有甚者，此次羽柴筑前守秀吉率領大軍，以破竹之勢進擊過來之時，他又馬上變節，派遣使者，以家臣式之禮節，投效織田信長。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的老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等人漸漸對他生出厭惡之感，就聯合將他趕出鳥取城，並幫助毛利氏，以對抗羽柴秀吉。

而常常在鳥取海上活動的奈佐日本之助就被這些老臣乞求，聘爲鳥取城的軍師，被迎接到城裏來。

當然，日本之助接受老臣們的要求是有條件的，此條件卽是，他們必須答應山中新六幸元成爲未來的鳥取城城主。

此時，鳥取城的守將名叫山縣春往，是從安藝的毛利家派遣過來的，而事實上，此人的立場只像傀儡一般，根本沒有實權，因此，城內整個指揮權，實際上是掌握在日本之助的手裏。

× × ×

天正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羽柴秀吉從播州的姬路出發，由因伯街道北進過來。

在七月上旬就已逼進鳥取城了，他的大軍一達，就立刻分散開來，分別潛伏在山谷和森林間，故意將兵力隱藏起來。

他將本營設在帝釋山的一個小山上，並在山的四周圍建築要塞，準備長期的作戰。

秀吉攻擊鳥取城是早已決定好的事，因此，他爲了探察兵力虛實，首先試探採取猛烈的攻擊，他想，假若用此法還不易攻破城池，那就乾脆停止下來，以待來日有萬全之準備時，再一舉攻下。

也因爲他採取這種沉默的態度，致使城內充滿了不安的氣氛，人人心裏恍惚，徹夜不能眠，於是，經過幾番商討，終於決定在城四圍兩公里之處，建築木柵，做爲保護的工具，工作之辛勞，甚至連夜晚也不曾有一瞬間的休息；然而，秀吉却又故意燒火，不讓城內有任何一人逃脫出來。

這種策略就是所謂的糧食攻擊。

而潛伏在山谷中的士兵則佈陣在南大手的平野，並在河邊佈陣守備隊，企圖截斷鳥取城對外的一切聯絡。

鳥取城就在今日鳥取市的東北邊，海拔八百公尺。

秀吉在久松山的要害處，以及峯頂和山脚下都建築要塞，將流過城下附近的千代川的支流袋川切斷，並在貫穿鳥取城西北方的小山脈上，建立新的防衛堡壘。

南大手是鄰近平地，從東到北一脈相連的山脈；鳥取城就建在中央的山巓上；山谷很深，山坡也很險。

這也就是說，鳥取城是一個構造理想，難攻易守的山城。

然而，這種構造對於普通的軍隊來說，確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據城，而若迎擊羽柴秀吉所率領的雲霞巨軍，此種構造則大大不利，有如用自己的雙手搯住自己的喉嚨一般，最後必導致悲慘的結果。

因爲，這座山城若被巨軍完全包圍，而又遭遇糧食的攻擊，勢必成爲束手無策的死城。

而對於敵軍的包圍戰術，即使從出雲派來援軍，也無法突破，因爲，秀吉早已用別働隊侵犯了因幡的國境，攻下數個城池，所以，援軍再如何强盛，也無法突破包圍圈了。

事情至此地步，援軍唯一能攻擊的，就只剩下海路了。

在千代川的河口，有一個叫賀露的港口，因此，這個港口自然而然就成爲海路聯絡的要衝，本來，鳥取城是可以充分利用這個港口的，然而，沒料想到秀吉却早已在此部署最優秀的精兵，又讓淺野長政率領一百艘兵船來到這

裏，將港口的入口堵塞起來。

所以說，從出雲來的兵糧運到此地，就無法再前進了。

進入八月之後，吉川元春的長子元長就從出雲率領大批援軍趕來，可是，當大軍到達伯耆的八橋時，却被秀吉派在那兒潛伏的軍隊襲擊，而不得動彈了；於是，求救的急使立刻趕往安藝，但由於毛利氏還在跟豐後的大友氏交戰，無法撥出援軍，因此，鳥取城只好繼續處在孤立狀態了。

眼看着鳥取城一日一日走向滅亡之路，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決定選出十名決死隊，游過袋川，想將城內緊急的狀況告與安藝；這十名游泳健將都是日本之助的部下，也就是被稱爲河童的海賊；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裏，他們頭戴草帽，潛進袋川中；然而，最後終究沒有一個人能游過袋川，到彼岸的河口。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與其坐在這裏餓死，不如轟轟烈烈地打出去。」

於是，一百多個士兵，就這樣魯莽地趁着夜晚出城去，向佈陣在袋川的黑白孝高、以及木村隼人等人的隊伍奇襲過去，然到黎明之時，這些士兵就一個不剩地成爲地上的死骸了。

八月底，從出雲來了五艘兵糧船，由三百多名士兵，用十艘軍船護衞着；但是，當他們到達賀露的河口時，立刻被淺野長政率領的一百艘兵船包圍，而連船帶人一起被燒掉了。

到了秋末，守城已逾一百多日，城內的糧食已完全吃盡，於是，城內的士兵、婦女、小孩，就紛紛向山中的狗、貓、狐狸、鳥、老鼠、蟲等進攻，甚至連草根、樹皮，一切能進肚子裏的東西都被搜尋出來，做爲糧食；到此時，留在稻田裏的稻根已變成最好的糧食，而成爲大家互相爭奪的目標；這種悲慘的情形，眞如同活生生的地獄一般。

——時候到了。

秀吉眼看這種情形，認爲時機已經成熟，就派藤堂高虎的家臣阿宇戒源太兵衞做爲勸降的使者，進入鳥取城。

四

阿宇戒源太兵衞乃是一名適合做使者的威儀正派之士。

據傳言，他在出發前往鳥取城的那一天，攻城大將羽柴築前守秀吉，曾列出如下之條文一一交代他：

一、因鳥取城堅守城池，時日已久，因此，料想城內

之兵糧必然早已罄盡，假若你們有意要做軍援助，我軍當樂意將兵糧送給你們。

二、關於此事，守將山縣春往大人，以及老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等人應出城和本城原來之主人山名豐國交涉。

三、攻城大將羽柴築前守之威名，相信你們也曾聽過；他在征伐中國（日本之中部）之時，雖然攻下十幾個城池，但從未做過非人道之事，因此，當地人民都非常愛慕他，所以，你們也可放心地期待他寬大的裁決。

日本之助聽完阿字戒源太兵衞的傳話後，乃反問道：

「這話中之意是要我們投降：亦或是與我們和談？」

「嗯！兩者應該都可解釋。」

源太兵衞如此答道：他的意思是說，你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吧！反正完全隨你的意思。

「你們兩位對於和被放逐的舊主談和，有何意見！」

他一面說，一面默瞪他們兩人。

於是，日本之助轉過頭去，看看身旁的兩位老臣。

老臣們只是默然地搖着頭。

「不過——」

守將山縣春往急着插嘴道：

「本城的困難，對方已經瞭若指掌；因此，假若我們做無謂的犧牲，不如開城和他們談和……」

「閉嘴！」

日本之助大喝一聲，然後怒瞪源太兵衞說：

「閣下以使者的身分前來此城的目的，大概不是爲了建立和談，或是勸降的吧！我想，你必定是奉了秘令，前來城裏挑撥離間，意圖分化我們吧！」

「您怎麼可以說出這種無禮的藉口？是不是餓昏了才說出這種沒頭沒腦的話？」

源太兵衞也不甘示弱地回瞪一眼。

「我奈佐日本之助原是一名海賊，曾在海上遭遇過不少暴風雨，並在大洋上漂留三月、半載，每天三餐不繼，餓得像皮包骨，這種情形也不只是一次、兩次了；而現在你却取笑我是飢餓太甚，而昏了頭，眞是太可笑了；哼！你奉了那個小猴子的命令，來到這裏蠱惑城裏的人心，今天我非用軍令處置你這個間諜不可；站起來！」

日本之助向他做了如此嚴厲的宣告。

之後，日本之助就將阿字源太兵衞拖到院子去，一刀就將他的頭砍下來了；然後，日本之助下令讓城裏的八百名婦人、小孩子等非戰鬪人員，在當晚和源太兵衞的首級，一起從城裏離去。

日本之助這個決定，使老臣們和士兵們都以爲他決心

做一次壯烈的決戰。

當晚，月黑風高，令人起了一陣寒慄之感。

婦女、小孩子們依依不捨地和他們的丈夫、父親惜別。之後，就魚貫地出城去了。

半刻之後，日本之助帶了二十名携槍的海賊，偷偷出城去了。

過了一會兒，城裏的人只聽到遙遠的地方傳來陣陣槍聲，而大爲驚恐起來。

因爲，他們擔心是否敵軍發現了那些非戰鬪人員，誤以爲是遭到夜襲，而向他們開槍射擊。

而他們之所以有這種誤會，是因爲沒有人發現日本之助帶着部下，偷偷出城去。

不久，日本之助和部下不動聲色地回到城裏，每個人身上都背了一個大袋子。

就這樣，他們又支撐了好幾天。

有一天，士兵們爲了搶奪一隻老鼠而互相出刀，結果一個人被殺倒在地上；這時，忽然有一個人瞪視著地上的死骸，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

日本之助見此情形，就在黃昏的時刻，把一片肉乾交給一千七百餘名士兵去分享。

他並沒有向大家說明那是什麼肉，而士兵們也因久未嘗到肉味，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地大咬大嚼起來，誰也無暇去過問是什麼肉了。

日本之助在房間裏，看到十歲的新六幸元正在吃配給的肉乾，突然叫了一聲：

「新六……」

「嗯。」

新六應聲，一面抬頭看日本之助。

「新六，假使你現在吃的那塊肉是，不久以前還照料你的侍女的肉，你怎麼辦？」

「………」

新六摒住氣息，默然不答。

「也不一定是那個侍女的肉……因爲，那天晚上我的部下，盲然地向離去的婦女和孩子們開槍，而等他們統統逃去之後，我們才發覺共有五十四具屍體，當時因在黑暗中，所以不知死者究竟是誰，而事實上，我也不願意知道，因爲，那些中槍的人，都是倒霉的犧牲者；這也就是我特別選擇夜晚下手的原因……當時，我的部下們在黑暗中摸黑，將死者的肉割下來，裝進袋子裏，唉！那裏面說不定有我妹妹的肉，或是昨天還和我談笑的人的肉呢……所以，新六，你手上的肉是不是那個侍女的肉，我也不敢確定。」

新六聽他這麼一說，趕忙將口中的肉吐出來。

「這件事好玩嗎？新六……戰爭並不一定是雄偉而華麗的，它只是一種昂叫式的殘暴交鋒而已，而且，有時你還要忍耐飢餓，像今天這樣，吃近親的肉，這種情形在戰爭之中是相當普遍的……怎麼樣？你還想當武士嗎？」

日本之助一面說，一面自嘲式地笑着。

五

秀吉的圍攻從那時起又繼續半月之久；他將山名豊國當做誘餌，並揚言說，要對投降的人給予特別寬大的處置；然而，對於這種勸告，却沒有一個士兵相應。

不知是否上天可憐這些飢餓的守城士兵；有一天，山中忽然來了三十餘隻迷路的野狼，使得守城的士兵得以飽餐一頓，又做了短時間的糧食。

等這些狼肉都吃盡之後，再也無計可施了；於是，日本之助決心派一個士卒，偷偷到淺野長政那裏去。

他提出投降的條件是，他寧願犧牲一人的性命，請求赦免城內所有的人。

然而，秀吉却不同意這個條件，他下令將放逐主君的老臣森下道與和中村春次兩人，當作不忠的臣子，並要他們切腹自殺。

使者往來奔波幾次之後，終於在天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談判成立，日本之助開城投降，前來接收此城的檢察使是崛尾茂助吉晴。

而當崛尾茂助入城之時，兩位老臣已在他們營中切腹自殺了。

日本之助將刀矛排好，交給檢察使之後，就帶着新六，進入城下的眞敎寺，那時，日本之助的腋下還挾了一口甕。

崛尾茂助就問他說：

「那是什麼東西？」

日本之助笑着答道：

「是放我骨頭的東西。」

語罷，他倆就進入眞敎寺的一個房間裏，日本之助對新六說：

「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我死後，不要把我的屍體埋在寺院裏面；你可以在墓地的一個角落裏堆積稻草，將我的屍體燒掉，而後再把我的骨頭放進此甕中，這個甕裏有酒；你也知道我平生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每當我喝得爛醉時，總覺得飄飄欲仙，一切煩惱的事情都被我拋到九霄雲外，而感到異常舒暢，所以，我希望我的骨頭永遠浸在酒裏；新六，你要聽好，等我的骨頭浸入酒裏之後，你再

將這個甕密封起來，丟進海裏。」

之後，他又告訴新六，應該到那裏去投靠。

「你的大伯山中信直大人，目前正在攝津國伊丹在鴻池村悠然過日，他過去曾在伊丹在岡的城主荒木攝津守村重大人那兒做事，並以武勇聞名於世，但由於他的主君有非法之行爲，他的勸諫不爲人所接受，因而辭職，在鴻池村蓋了一間草庵，等於過着退隱的生活；我認爲，他是值得你去投靠的人，知道嗎？」

新六覆着臉點點頭，然後，他突然抬起頭來，正視日本之助，並斷然地說：

「我不想當武士。」

「你確定不當武士嗎？」

「是的，我想做生意，當商人。」

「嗯——」

「我想做食品買賣的生意。」

新六年紀雖小，但他經歷過守城的苦難，以及被迫吃了人肉之後，就下定決心，放棄做武士的宿願；不過，他對於日本之助所交代的話，却銘記在心，不敢忘懷。

「我並不反對你當商人，不過，新六，你千萬不能忘記自己是山中鹿之介幸盛的兒子，因此，你的外表和生活雖像一名商人，但你內心深處，却應當保持武士的氣魄和神精，知道嗎？」

日本之助將這些話當作他的遺言，之後，就叫新六到隔壁的房間去，自己則從容地自殺了。

片刻之後，新六進入日本之助的房間，發現他已自殺身亡，就趕忙跑到僧侶那兒去，請求他派一名弟子幫忙他，將屍體運到墓地去。

不過，他又告訴僧侶說，要火燒屍體時，他希望一人獨力完成。

於是，僧侶就命令弟子爲他準備木柴和稻草，當他們到達墓地，準備點火之時，天色已經昏暗了。

新六在火前蹲下來，一點都沒有恐懼感。

……不知不覺中，他從朦朧中醒過來，發現天快亮了，而且，在他面前一直燃燒着的遺體，已和木柴、稻草一起化成灰，眼前只有一縷白煙，正裊裊地升上天空。

這時，在新六的內心裏，忽然感到人間的無情。

新六强忍住悲傷，用手擦乾眼淚，然後拿起白木製的長筷子，撿起來燒盡的骨頭，放進白濁的酒裏去。

當他聽到骨頭掉進酒裏的聲音時，又再次感到人生的無常；後來，他回憶起這個時刻，每每感觸良多，悲慟不已。

骨頭撿完之後，他又用雙手去捧已燒碎了的骨灰，一

併放進甕中。

然後，他把骨甕放在寺院的正廳，請僧侶爲他唸經燒香，之後，他揹起骨甕，向僧侶道過謝，就離開眞敎寺了。

而他原來也準備按照日本之助的遺言，將骨甕放進海裏。

不過，當他站在賀露海邊時，却怎麼樣也忍不下心將甕丟進海中。

「請你原諒我吧！我要您永遠留在我的身邊。」

他嘴裏一面說着道歉，一面轉過身去，大步地走了。

× × ×

從鳥取到姬路——越過好幾座山；他單獨一人，繼續漫長、艱苦的旅行。

剛才有個樵夫告訴新六說，再越過兩座山，就到達播州的龍野口了，所以，新六想趕在太陽還未西下之前到達。

因爲，昨晚他住在一間蓋在斜坡上，爲乞雨而建的阿彌陀堂裏。

所以，今晚他想在龍野的客棧，舒舒服服地睡一個好覺，順便也可補充乾糧。

好幾天以來，他雖然單獨在山中旅行，但他一點也不感到寂寞，因爲，當他聽到酒甕中的骨頭在喀喀作響時，就如同日本之助在和他說話一般。

「喂！小鬼。」

忽然間，他聽到有人撥開竹葉的聲音，一個人影像鬼魂般地出現在他面前；那是一個滿臉鬍子的巨漢，他穿着褪了色的無袖皮外袴，並帶了一對朱紅色刀鞘的長短刀。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攝津。」

「從那裏來。」

「鳥取——」

「是否因爲發生戰事，雙親死亡。」

新六搖搖頭，不理會他的問話，然後加快脚步離去。

而然，那個浪人却立刻趕過來，說：

「這個甕裏，裝了什麼東西？」

「這是一口骨甕。」

「骨甕？不要騙我了，我明明聽到水的聲音。」

「…………」

「小鬼，你還是乖乖地讓我瞧一瞧裏面的東西。」

「不要。」

「不要！哼！這個作州街道又不是沒有水，看來，你這口甕裏很可能是裝……」

「…………」

「嗯！」

大漢大喝一聲，突然抓住新六的肩膀。

新六使出全身的力量，掙脫開來，當他想逃跑之時，却不小心踢到樹根，身體往前倒下去。

「你這個傢伙。」

浪人用力壓住倒在地上的新六，然後從他背上搶過那口甕。

「你想幹什麼？這口甕裏明明裝着栽培我長大的叔叔的骨頭。」

新六倔强地答道。

然而，浪人却不理會他，而顧着將密封着的蓋子弄開。

就在這一瞬間，他聞到一股芳醇的味道，而自言自語地說：

「嗯！我猜得不錯，果然是酒。」

然後，他看看甕中的酒，皺着眉頭說：

「奇怪？這明明是酒嘛！但是，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浪人大概也是一個嗜酒的人，所以，當他聞到如此香醇的味道時，也顧不得其他，就準備喝下去了。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新六拔起小刀，猛然地刺進浪人的腹部。

「啊！」

只聽到浪人慘叫一聲，就倒在他身後的杉樹樹幹上了。

然而，他雖然還在掙扎，却不肯放掉手中的甕，好像一個嗜酒的人，把酒當作自己的生命一般。

新六見狀，趕忙從浪人的手裏搶回骨甕，死命地跑了一間左右的距離。

半刻之後，他喘了一口氣，慢慢停下脚步，並且探頭看看甕裏，這一看，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

因爲，原本白濁的酒，不知從何時開始，已如清水般地澄淨而透明了。

六

此刻，和左衞門佐幸村大人對坐，相談有一段時間的鴻地新右衞門，再將清酒斟入金銀兩盃中。

他等幸村喝完，自己也一口喝乾。

然後，他面帶微笑說：

「怎麼樣？這清酒的味道還不壞吧！」

「你問這話實在是多餘的，這麼美好的清酒，可以說是日本前所未有的……你繼續說下去吧！」

「我回到鴻地村時，大伯父山中信直已經去逝，留下伯母一人艱苦度日，當時，我爲了重建貧窮的山中家，就依照我的願望，擧行成人典禮，並把我的名字換掉，改叫新右衞門，開始做生意的生涯，但因我當時沒有半點積蓄，又沒有做生意的經驗，因而不知如何去購置商品，使我感到異常困惑；後來，我不知經過多少千苦難；當然，這些苦難實在不宜向你說明，我只能告訴你，我在三十歲以前，每當人家快快樂樂歡度新年之時，我甚至連買年糕，慶祝新年的錢都沒有。

三十歲那年，我的生意又遭失敗，我不堪此一打擊，差點想不開，以爲乾脆自殺，一了百了算了；當我到附近，據說由行基菩薩開鑿的昆陽池旁，茫然坐下來的時候，忽然看到池中澄淨的水，而想起做酒的買賣。

您也知道，鴻池村的南方有一個高台，西方則流過一條武庫川，而在東方稍遠處，還有一條猪名川，此地的水非常澄清而香甜，因爲，製酒最需重視水質，因此，鴻池村自然就佔了這種地利了。

……從那時開始，歷經十餘年的歲月，我不斷地努力，潛心研究，總算將家裏的家具購妥，也有餘力裝設佛壇，而當我裝設佛壇之時，忽然得到一個靈感，我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那個放骨頭的酒甕，所發生的奇蹟。

我一再反覆思索，爲什麼原本白濁的酒，會變得那麼澄淨？然而，我想了幾天幾夜，却依然想不出道理來。

有一天，我正在思索這件事，而想從後門出去之時，無意中踢倒了廢桶，當我看見那些灰塵四散之時，好像忽然得到天的啓示一般，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靈感。

我想，當我將叔叔的骨頭放進甕中之時，大概也將地上的稻草灰一併放進去了。

於是，我馬上抓起一把灰，放進酒桶裏。經過一天一夜，我滿懷着期望，去探視那個酒桶，結果發現昨天以前還是白濁的酒，現在已變得非常澄淨；於是，我立刻喝下一口嚐嚐味道，感到那香味眞是好得無法形容……當時，我的興奮眞是無法言喻；這就是我製造清酒，以及在無意中發現如何製造清酒的經過。」

新六衞門悠悠地敍述完後，就低下頭來。

幸村聽得津津有味，連連點頭稱道：

「哈！你的經過眞有趣，馬上把這十個酒桶帶到主城閣去，獻給秀賴大人吧！」

「啊！眞是感激不盡。」

「不用客氣，我也曾答應過秀賴母子，在他們臨終之前，我一定要看他們喝下好酒，以爲告別。」

「那麼，這件事就拜託您了。」

由於奈佐日本之助爲了遺憾而自殺，因而偶然地產生了清酒；鴻池新右衞門欲將此清酒獻給秀賴，而等豐臣家卽將滅亡之時，再和他母親喝下此酒，以爲告別；此種想法正是山中鹿之介幸盛的兒子，鴻池新右衞門，成爲商人後，依然保持的武士氣概。

風魔鬼太郎

一

文祿四年二月七日，豐臣秀吉旗下的第一智將蒲生氏鄉，於征討朝鮮的本營之時，在肥前名護屋的陣屋中卒然去逝。

當天，石田三成曾親筆寫了一塊墓碑：

「會津宰相，往昔曾患下血病，最近忽然惡化，終於不治逝世。」

他本人曾寫過一首絕命詩，其內容如下：

人之生命有限，是故風縱然不吹，花也自會散去，春天的山風爲何如此着急，將美麗的花朵吹散，

可恨哪！可恨。」

不久，他的遺體即被七個隨從帶到京都柴野的大德寺去；諡名叫「日林院高岸忠公大禪定門」，享年四十歲。

太閤秀吉爲了悲悼他英年早逝，在二十一天之中吃素齋戒；然而，他這種行爲實在可笑極了。

因爲，蒲生氏鄉是被石田三成所毒殺，而這件事也獲得秀吉的默許；一向精明能幹的秀吉，到了晚年時，好像有點老昏了頭，因而懷疑氏鄉有反叛的意圖。

所以說，蒲生氏鄉的死，都是石田三成的部下一手計畫的。

而另一方面，也因爲蒲生氏鄉是一個氣宇拔羣的謀將，地位又升得快，因而遭到石田三成的嫉妬。

×　×　×

依照家譜來看，蒲生氏鄉是征伐平將門時代，以武勇出名的田原藤太秀鄉的後裔，其後，蒲生家世世代代住在近江國的蒲生郷，姓氏蒲生；室町幕府末期，蒲生家出現了一名叫貞秀的武士，其人文武超羣，有再興家室之功勞，到了他孫子定秀的時代，於天文初期，在該郡的日野蓋了一座城堡，當作基地；而後，到了定秀的兒子賢秀的時代，就歸屬在織田信長的旗下，於攻擊越前朝倉之時立了大功，獲得信長的信任。

說到信長是如何地信任蒲生賢秀，有一件事可以做爲證明；天正十年，信長應秀吉之請求，親身討伐中國之時，就將安土城的第二城溝，交給賢秀看守。

而在這件事之前，信長也將他側室所生的女兒，交給賢秀的長子氏鄉。

後來，信長在本能寺被明智光秀殺死；明智光秀立刻以重金厚禮要聘請賢秀，然賢秀却緊閉城門，不肯理會他。

之後，秀吉和以柴田勝家爲中心的各宿將們的意見不合；當他面臨危機時，氏鄉乃說服他父親賢秀，和柴田勝家斷絕關係，加入秀吉那一邊。

所以，與其說蒲生氏鄉是秀吉的部下，倒不如說是他的盟友還恰當些。

氏鄉又名鶴千代；他十三歲那年，就離家當了信長的人質。

當時，信長曾以嚴厲的眼光，瞄了他一眼，說：

「這個小鬼的眼光非比尋常，眞是可恨的傢伙。」

據說，當時信長差一點就處死他。

等他稍爲長大之後，就對文武方面，發生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他又師事岐阜瑞龍寺的南化和尚；也到京都去，向三條西實隆硏習國學；並和宗牧的高徒宗養，以及里村紹巴等人一起，修得連歌俳諧和茶道；而且，他接受齋藤內藏介的勸告，在三年之中，不分晝夜，潛心學習武藝，最後成爲文武兼備的勇將。

他的初陣（第一次參予戰事），是在十四歲那年——也就是永祿十二年八月，在大河內的會戰中，他單獨一人搶先出擊，將敵軍一名武將的頭顱砍下來。

自從那次初陣以來，以後凡遇戰事，氏鄉總是戴着銀製，有鯰魚尾巴形狀的頭盔，站在士卒的前面，搶先進攻；有一年，他曾對新雇的武士說：

「在我們蒲生家，假若戴了這種銀製的頭盔，那麼，無論在那次戰爭中，都必須站在最前線進攻，因此，你如果跟在這個人的後面進攻，一定會立下戰功。」

關於證明蒲生氏鄉的謀智和才幹的逸聞實在不少。

在蒲生一家中，被認爲最勇猛的西村左馬之允，在巖石之役中，雖然搶先衆人，奪得功勞，但因違反軍令，因而遭到放逐，後來，由於幸村去拜託細川忠興，爲他說情，才又回復在蒲生家的家臣地位。

當氏鄉給左馬之允本俸的隔天，就對他說：

「左馬，咱們來一場相撲（日本式的摔角）吧！」

——當時，左馬之允就認爲，主人大概是要試探他的武藝，因而感到異常困惑。

他想，假若他贏了，主人一定會不高興，但若輸了的話，則會被別人取笑，說自己是擅拍馬屁的人。

因此，他寧願傷感情，也不願在背後遭人指責；於是，他決心使盡全身的力量，而將氏鄉壓倒在地。

「哼！再來一次。」

氏鄉發怒了，他的眼光變得非常銳利，並且倔强地再

次向左馬之允挑戰。

士卒們眼見氏鄉這種空前未有的怒氣，就暗示左馬之允，希望他手下留情。

當然，左馬之允用不着他們暗示，他自己也知道，對主人要客氣一點，不能再惹他生氣。

只是，當他和主人格鬪的那一瞬間，他忽然想到，假若自己手下留情，勢必被人看出破綻，而以爲自己故意放水；而且，這是第二次的決定性輸贏，認爲一定要贏過氏鄉，對自己才有個交代，因而猛然一擊，使出全身的力量，將氏鄉摔掉了。

氏鄉被左馬猛力一摔，當然跌得不輕，整個臉都擦了地，但過了一會兒，他馬上抬起頭來，臉上露出微笑說：

「很好，左馬，你一點都沒有諂媚我，這種精神你畢生都要維持。」

左馬聽他這麼一說，感動得涕泗縱橫。

當時，伊達政宗眼見氏鄉的聲威越來越大，就非常痛恨他，並下決心想要殺害他，乃交代一名叫清十郎的十六歲少年，到和蒲生家有姻親關係的田丸中務少輔家裏當小侍童，以便等待殺害氏鄉的機會。

然而，事情非常不巧，當清十郎準備寫信，告訴他父親，自己已有這種決心之時，這個計謀却洩露了；於是，中部少輔立刻將清十郎關起來，關在監牢裏。

氏鄉聽到這個消息後，就親自趕往田原家，把清十郎叫出來，告訴他說：

「你爲主君捨命效忠，這種精神眞是可嘉。」

如此褒獎他後，又親切地將他送回伊達家，因爲，他不願因此事而和政宗發生爭端。

筒井順慶的家臣之中，有一名叫松倉權助的武士，他在一次進攻直前的戰爭中，由於進入廁所，被毒蛇咬着，就當場昏了過去，自從那次事件以後，他就被人指責爲膽怯者。

但是，權助一句話也沒有辯解，就離開順慶之處，跑到蒲生氏鄉那兒，懇求他說：

「我雖被世人指責爲膽怯者，但你既被譽爲天下之謀將，相信你的眼光自然不會差到那裏；而我也自信自己對你這種人，或許較有用處，因此，今日我誠懇地請求你，希望你能雇用我。」

當時，氏鄉的重臣們雖然非常反對，然而，氏鄉却說，他的心裏自然有數；因而沒有發給他薪水，而只是將他當作一名食客，讓他安頓下來而已。

後來發生戰事，松倉權助就被派往戰場，在戰場上，他表現得非常英勇，一個人奮力衝進敵陣中，將一個相當

有名的武士的頭顱砍下來，所以，氏鄉就給他二十石的俸祿，並且啓用他當兵頭；以後，權助參加好幾次會戰，都表現得非常出色而超羣，而俸祿也漸之增加，然而，在他最後一次會戰之時，由於立功心切，太過於深入敵陣，終於回不來了。

當氏鄉聽到權助戰死的消息後，臉上立刻浮起沉痛的表情，說：

「我錯了！欲探出一般士卒有無膽量，實應視主將領導的方法而定；松倉權助這個人原是剛勇無雙，不言而行的人；他的雄心一定很大，因爲，他每次一立戰功，我就增加他的俸祿，造成他急於立功的心理；假如我不這麼提拔他，相信他絕不會做出這種勉强的事，以至於喪失自己的性命，我眞是痛失一位有才幹的武士啊！」

二

天正十八年，秀吉滅亡小田原的北條氏，之後，又招降伊達政宗，控制奧、羽二州，掌握全天下；後來，他認爲會津是東北的重鎭，因而特別提拔蒲生氏鄉，將會津交給他，叫他扼住奧、羽二州。

在此之前，氏鄉只是伊勢松崎十二萬石的大名，如今却一躍而成爲會津九十萬石的大名。

縱然如此，但氏鄉在接獲這個消息之時，臉上的表情却顯得有些憂鬱。

他的侍臣山崎某人甚覺奇怪，就問他何故，氏鄉微笑道：

「我的志向是在中原，因此，假若能靠近京都，不管國土多小，我都願意接受，因爲，這樣一來，我早晚總是有興兵問鼎天下的機會；然而，如今却被放置在這偏僻的地帶，變成什麼事都不能做，只是等着老朽而已。」

後來，這個山崎人得意洋洋地向其他家武士吹噓此事，結果事情傳來傳去，傳到了石田三成的耳中，竟然縮短了氏鄉的生命。

事實上，三成在很早以前，就非常嫉妒氏鄉的智略；而且，他眼看氏鄉的軍容嚴正，內心也感到非常驚惶。

氏鄉當上會津的領主，是在三十五歲的壯年時期，那時，他等於和德川家康、前田利長等人一樣，站在盟友的立場，因而不一定要對秀吉行家臣之禮。

所以說，氏鄉在石田三成的眼裏看來，等於是一個礙眼的存在。

而這時，三成已經看出秀吉的精神和肉體，都已漸漸衰退，就立下一個相當遠大的計畫。

他決心等到太閤（秀吉）去世之後，就以自己的力量

顛覆天下，於是，他將這種野望藏在腹中，以便等待機會；他想，到時會在前面阻擋他的人，可能是德川家康。

而若想打垮狡猾的家康，勢必要找到一個足以對抗他的大名，做爲他的同志；經過他仔細觀察的結果，認爲越後的上杉景勝是唯一靠得住的人，後來在某一個夜晚，三成請了景勝的謀臣直江山城守兼續，到他府邸來，問他說：

「將來太閤去世之後，敝人有意思起兵嘗試大運，到那時，不知你有沒有除掉德川家康的辦法？」

這個向以智謀名聞天下的直江城山思索片刻，然後以溫和的聲音答道：

「在打倒關東八國的德川家康之前，需先打垮會津的蒲生氏鄉；也就是我們上杉家併吞會津之後，強大武力，將來你在大阪方面舉兵，我們就可以和你呼應，夾擊關東，那時，你的計謀就得以實現了。」

石田三成聽了直江山城這番話後，就在心中擬定暗殺蒲生氏鄉的計畫了。

因此以後，三成一找到機會，就向秀吉讒言，中傷氏鄉，說他有野望，準備搶奪天下。

當時，假若秀吉再年輕十歲，或許只是笑而置之，而不理會三成這種中傷。

然而，當秀吉成爲名副其實的天下霸主之後，他的腦筋就開始有些問題了。

後世的史學家們都一致認爲，秀吉的朝鮮征伐，可以說一種征服慾的發洩；而且認爲，由於他愛子的夭折，使得他的心情鬱悶，而他爲了要發洩這種鬱悶，因而有這種驚人的做法。

因爲，假若他是個雄才大略的人，怎會毫無準備，就決定做這種外征呢？由此就可證明，當時他的頭腦已經昏眩了。

於是，他被策士三成所戲弄，而任由他擺佈；那時，德川家康或許正冷然地觀望這齣悲劇的結果吧！

就這樣，蒲生氏鄉被毒殺了。

而他的遺詩，却是三成老早爲他準備好的。

三

當時，氏鄉的長子鶴千代正在會津城裏，然而那時，他只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孩罷了。

氏鄉的夫人孟夫人，和次子松千代（六歲），則在大阪城裏，正在當人質。

氏鄉逝世兩天後的深夜裏——

孟夫人在睡夢中，忽然聽到有人叫她，而驚醒過來。

睜眼一看，睡覺以前明明已經熄滅的燭火，此刻不知被誰點着了；驚嚇之餘，又發現牀邊蹲了一個穿着忍者裝束的黑影。

「啊——原來是你，風魔。」

夫人瞄了他一眼，心中有一種不吉利的感覺；這個在筑波山中出身的忍者風魔來太郎，在十年前就一直當了氏鄉的暗中護衛者。

因此，此人離開氏鄉的身邊，前來此地，一定有特別重要的事情。

「主人已於大前天晚上去世了。」

風魔來太郎以平淡的聲音如此報告道。

「是什麼人害死他的——」

夫人抑制怦然跳動的心，如此問他。

「是石田治部少輔害死他的。」

「太閤呢？」

「可能是他默許石田這樣做的。」

「嗯！那麼，遺言呢？」

「他只交代說，要鶴千代繼承這個家，並給松千代一把刀。」

「要鶴千代繼承家業，一把刀給松千代？沒有錯吧！」

「是的，絕對沒有錯。」

語罷，兩人卽陷入沉默。

片刻之後，夫人開口說：

「旣然要給松千代一把刀，當然要敎他如何使用刀，風魔，我派你完成這個任務。」

「遵命！」

風魔來太郎叩頭，恭敬地答道。

× × ×

那一年的夏天，秀吉在京都伏見城主城閣的書院裏，和伊達政宗下棋。

雙方的棋藝可以說是勢均力敵，但在這種情況下，政宗自然要把白棋讓給秀吉了。

不過，下了一盤之後，政宗贏了一棋，他自然不再顧禮節，而要求用白棋。

可是，秀吉却搖着頭，說：

「我們再下一局吧！假若你再贏的話，我就把白棋讓給你。」

「我一定會贏的！」

「你不要那麼驕傲；我會贏的。」

「不過，要是我贏的話，並不是交出白棋就能了事！」

「哦！你準備下賭注嗎？好！有趣！你要賭什麼？我賭這把正宗的名刀，怎麼樣？」

秀吉拍拍腰間的短刀，如此說道。

「唉！我那有資格得到這把正宗的名刀呢？」

「嗯，那麼——」

秀吉指着身邊的愛妾香妃，說：

「要是我輸了，就把她送給你。」

這個香妃是秀吉最寵愛，每晚都陪伴他的愛妾；她是伏見當地武士的女兒；她的美貌據說可媲美大阪城的淀君。

「你將她送給我，今晚不會感到寂寞嗎？」

「哈哈哈！你不用擔心，我還有很多人——」

秀吉大笑道，然後問他：

「那你要賭什麼？」

「賭我的頭。」

政宗泰然地答道。

「很有趣！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於是，兩人認眞地抓起棋子，開始下起來了。

一刻之後，兩人終於分出勝負，秀吉輸了兩個棋，只好放棄白棋；而政宗則帶着香妃走出去了。

秀吉爲何一點留戀都沒有，就把二年間一直在他枕邊侍候的絕世美女放棄掉呢？那是因爲今天有一名新女性要從大阪城送來，秀吉的內心顯得格外興奮，因爲，那個女性正是蒲生氏鄉的夫人孟夫人。

原來，秀吉默許三成毒殺氏鄉，就是看上孟夫人那種有氣質的楚楚姿態。

四

黃昏時，孟夫人的行列就來到伏見城了。

因爲孟夫人說，她要重新化粧，因而沒有立刻到秀吉的跟前去侍候。

後來，孟夫人就被帶到香妃的房間去了。

在這房間裏，香妃的東西仍然一成不變地擺在那裏。

除了留下非常漂亮而精緻的銀製鏡台以外，其他還有香盒、梳子盒、小鏡台、眉筆、粉盤、油桶、化粧水瓶、白粉筆、鐵碗、胭脂盤，以及有泥金畫的洗耳盆，和其他種種的化粧道具等，都井然有序地排在那裏；孟夫人對這些東西，只是以沉鬱的眼光，稍爲瞄了一下而已，而不想去拿起來看；在孟夫人的背後，他的次子松千代沉默地坐着。

兩人沉默片刻之後，孟夫人轉過頭去，再次叮嚀他說：

「松千代，以前我告訴你的事，你至今猶未忘記吧！」

「是的，我沒有忘記。」

松千代點頭說道：他雖然已經六歲了，但外表上看起來，仍像發育不全的小童一般；他的骨頭細長，皮膚白細，還有一對天眞的大眼睛。

「我重新再告訴你一次，今天這件事——你母親之所以答應前來侍候太閤，完全是爲了你的哥哥鶴千代，使他得以維持會津九十二萬石的領土，並使蒲生家得以永久沿傳下去，因此，我不得不忍耐屈辱，忍耐爲人母親、爲人妻，以及做爲一個女人所不能忍耐的事；你必須睜大眼睛，仔細地看你母親受屈辱的情況，並牢記在心，畢生都不要忘記；假若你能記住和母親一起所受的屈辱，將來便能幫助你完成報仇的工作，爲母深信你定能達成此事。」

孟夫人一面訓示兒子，一面留下傷心的眼淚。

半刻之後，一位侍女前來告訴孟夫人，說秀吉的寢所已經準備好了。

那個時候，秀吉正坐在圓椅上，他將衣服的前襟拉開，讓茶坊主（佣人）爲他治療腎虛。

好幾年以來，秀吉就特別派人到富士山頂上取來白雪，並用棉花包着，以冷却睪丸。

「好了，可以了吧！」

秀吉讓茶坊主用丁字褲，把這差不多冷却好的男性象徵包好，就快步地走過走廊，進入寢所，並興奮地朝着蚊帳裏面一瞧。

「噢！妳來了，我的任性請妳不要見怪。」

說着，他就鑽進蚊帳裏面了。

對秀吉來說，這個穿白絲質睡衣，端正地坐在寢具上的孟夫人，比過去和他有染的任何女性比起來，就顯得更加高貴而漂亮了；秀吉在孟夫人的面前坐下來，大聲地說：

「我秀吉愛上妳，已非一朝一夕的事了。」

說着，正想抓起她的手的時候，突然發現蚊帳的角落裏，有一個黑影坐在那裏。

「這個小鬼是什麼人？」

秀吉心中感到十分狐疑，就一直注視他。

「他是氏鄉的次男……松千代，過來打個招呼吧！」

孟夫人催促松千代道。

松千代聽母親的話走過來，雙手抵着榻榻米，低頭道：

「我是蒲生松千代，今年六歲，請您多多賜教。」

「這個孩子的臉長得很像母親，嗯！又白皙，又可愛

……不過，爲何把他帶到這裏來呢？」

「我們母子奉命，一起住在大阪城裏，這次你要我前來此地，我自然認爲必須把他帶到這裏來。」

「爲什麼不讓他睡在別的房間呢？」

「因爲他害怕看不到母親，所以……」

秀吉聽孟夫人這麼說，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大笑起來，因爲，他和淀君所生的秀賴假若一瞬間見不到母親，就會哭叫起來；秀吉因早已見到這種情況，所以絲毫不感到奇怪。

「我想，他在大阪城除了母親之外，大概沒有其他可靠的人，才會這麼撒嬌吧！好！好！我們不要理會他，就在這寢具旁邊，再鋪一個床位，讓他睡在那裏好了。」

「啊！這怎麼可以，他目前還沒有官位，還是不要理他，就讓他睡在那裏好了。」

「不過，這種事有時實在不能讓小孩子看。」

「太閤殿下，你怎可如此說呢？他的母親獲得你這種高貴的人的情愛，讓他看了，又有什麼不對呢？」

「假如妳認爲沒有關係，我當然也毫不在意。」

秀吉這個老糊塗心中又急又躁，就忙不迭地將孟夫人抱過來，一把就將她壓在牀上，伸手將她純白色寢衣的前襟拉開來。

孟夫人的下腰部穿了一件深紅色的內袴。

幾年以來，有一個皇后曾將一個色情狂的女官，吊在皇宮的院子裏處死，那時，那個女官所穿的內袴，和現在孟夫人所穿的一模一樣；當時，那個女官實在是身不由己，才將身體獻給天皇，不料，這件事被皇后知道後，她非常嫉妒，就以色情狂的罪名處死她。

而這個不幸的女官，正是孟夫人的姊姊。

此刻，孟夫人因爲要把身體獻給丈夫的敵人——太閤，就穿上她姊姊過去所穿的內袴，前來此地。

經秀吉這麼用力一拉，深紅色的內袴立刻從孟夫人的腰部掉下來，露出豐滿而白皙的下肢；燭火照着她的下肢，浮現出妖艷的陰影。

六歲的小童雖然不知道他們爲何要做這種奇妙的遊戲，然而，他看到母親受到這種殘暴的虐待，却只能緊握住小拳，抓着褲子，咬着牙，忍住心中的氣憤；而且，他面臨這種情況，也絕對不能轉眼，而只能正視前方；因爲，他母親命令他，不管在何種情況下，也絕對不能閉眼。

一會兒，松千代看見這個老公公好像壓在他母親身上。

——唉呀！我母親會被他殺死。

可是，事實却不然，他眼見這個瘦巴巴的老公公，在

他母親身上搖動幾下，又發出奇妙的聲音。

然後，只聽到老公公可憐兮兮地叫着說：

「他媽的……這個象鼻子。」

之後，松千代又看見他母親白皙的手，慢慢地作了一件事之後，才把眼睛閉起來。

五

自從那時開始，已過了二十年——眞是歲月不饒人啊！

元和元年四月的某一天。

一個眉目清秀的浪人，前來訪問大阪城的眞田城廓佐

這一天，猿飛佐助在被多之陣的砲火燒燬的篠山高地上，種植觀賞用的樹苗，這是近日以來他所忙碌的工作。

忽然間——

佐助的背上好像被人用冷水沖洗一般，心中忍不住起了陣陣戰慄，因而立刻往前跳躍九尺之多。

但佐助不敢立刻轉頭去看，等到神態稍爲恢復之時，才慢慢地轉過身去；發現只是一個尋常的浪人佇立在那裏。

「你到底要幹什麼？」

佐助充滿敵意地問道。

「沒什麼，只是想和你比個高下。」

這個浪人以爽快的聲音如此答道。

「想要和我分個輸贏？」

「是的，一定都沒錯！」

「你確定要和我分個輸贏？」

「不！」

浪人搖搖頭，然後從佐助的頭一直看到脚底。

「眞田左衞門佐大人，養了幾個像你這樣的忍術高手？」

「你問這個幹嘛？」

「我希望愈多愈好呀！」

「哈！笑死人了，你吹牛也要有個限度！」

佐助說着，慢慢轉過身去，擺了一個招式，因爲，他害怕這個年輕的浪人，會以快速的奇招，向他襲擊過來。

然而，這個浪人却面無表情地說：

「你已經輸給我了。」

「你憑什麼這樣說，拿出證據來。」

佐助挺着胸，傲然地說。

「證據！哈！證據就在你背上。」

「什麼？」

這下子，佐助才把集中在浪人身上的注意力，轉到自

己的身上來。

「…………」

佐助的心中，再度產生了戰慄感。

因爲，他感覺有無數蜜蜂在他背上蠢動着，而且，牠們並非普通的蜜蜂，而是有劇毒的蜜蜂；只要被牠的毒針刺上一下，就會有生命危險。

「假若你想趕走那些蜜蜂，只需往天空跳躍一下，但我會趁這個機會斬了你。」

他用溫和的聲音，向佐助如此宣佈。

「嗯哼！」

佐助則露出微笑說：

「好吧！那你就試試看能不能斬掉我吧！」

「…………」

浪人的雙眼發出青白色，如燐光般的凌厲光芒。

佐助緩緩地將雙手直伸到胸前，說：

「好了！開始吧！」

此刻，這個瘦身的浪人，全身上下已經溢滿殺氣；兩人經過數秒的對峙，之後，只聽到一聲：

「呀！」

佐助發出銳利的吶喊，然而，浪人立刻低下身，往跳上天空的佐助的灰色衣服上，送上如飛電般的一刀。

剎那間，只見到佐助被砍成兩段，而他的影子也跟着右左晃動；無數的蜜蜂也一起飛起來了。

「哈哈哈！怎麼樣？沒有輸贏吧！」

此時，從杉樹的陰影處，傳來原已應該被斬掉的佐助的聲音。

佐助正光着身子，悠然地坐在那裏。

事實上，在天空上跳躍的，只是他的衣服罷了；他爲了讓對方產生錯覺，就利用忍術，將衣服弄成好像有人穿着的樣子；然而，浪人却依然笑着說：

「到頭來，你還是輸了。」

他說着，一面將白刀收進刀鞘裏。

「你故意惹我生氣，尋找樂趣嗎？」

佐助眨着眼睛，慌亂地站了起來；這時，毒蜂羣又轟然地朝着他衝過來了；這對光着身的佐助來說，實在是吃不消。

因此，佐助只好往後又跳躍九尺。

毒蜂羣依然不罷休，反而變成一陣漩渦，向他襲擊過來。

佐助再次往後退，這下却跳進溢滿雨水的壍壕之中，只探出一個頭來；但是，這個浪人却瞧也不瞧佐助一眼，就以安寧的脚步，往眞田城廓走去了。

× × ×

這個叫風魔鬼太郎的年輕浪人，爲了見幸村一面，已在一個房間裏，等待相當長的時間了。

在這段期間中，幸村從佐助那兒聽到，這個前來見他的人，是一個有驚人忍術的武藝家。

風魔一族就是以前在關東一帶活動，以剽悍無比聞名的流氓，天正十年三月，武田勝賴在天目山的山麓切腹自殺，而使武田家滅亡之時，信州鳥居峠的的羣盜，就趁機襲擊逃難之人，而當他們掠奪所有財物，正想離去之時；却發現他們面前，突然出現一羣擧着風魔一族的骷髏旗的流氓；那羣流氓一窩蜂地將他們蹂躪之後，就揚塵而去了；由於這層關係，信州的羣盜就潰滅絕後了。

幸村的伯父眞田兵部昌輝，曾侍候武田勝賴，而在天正三年五月，於長篠之役中戰死；他的家臣中，有一名叫割田下總守的勇猛武士，此人臂力超羣，相當五十人的力量，而他的忍術亦是古今無雙；昌輝戰死之後，他就逃進武藏野的原野中；據說，風魔一族便是他創立的。

風魔一族人中，很少有人被諸侯雇用，只有一個叫風魔鬼太郎的人例外；此人侍候蒲生氏鄉的消息，幸村也曾聽過。

此刻，幸村坐在這個年輕浪人的面前，立刻被他那種眉清目秀的臉孔吸引住了，因此，幸村心中乃暗忖，此人天生具有一種高貴的氣質，絕非普通家世的人所有。

「據說你叫風魔，但我看你不像流氓。」

幸村以冷靜的眼光注視他，如此說道。

而這個浪人也毫無表情地回答說：

「我是蒲生氏鄉的次子，名叫松千代。」

「噢！原來如此。」

幸村心裏乃想，這人一定是被氏鄉的家臣風魔鬼太郎所栽培、鍛鍊而長大的。

「我聽說你想和我比武，是不是德川家康命令你前來此地，要我左衞門佐的命？」

「不是——」

風魔鬼太郎頭一次露出微笑說：

「敝人的父親氏鄉被石田治部少輔毒殺，實曾得到太閣的默許；他留下遺言，要長子鶴千代繼續家業，而要次子松千代佩刀；我母親爲了順從遺言，維持家門，乃將貞節獻給故太閣，並讓我在心中牢記奇恥大辱，不忘等待機會報仇；之後，就自殺身亡了。」

「…………」

「當我母親把貞節獻給故太閣之時，把當年六歲的我帶到寢室去，讓我目睹前前後後的整個經過，因此，今天

我前來此地，就是要把這個屈辱同報給豐臣家。」

「你想用那種手段報仇呢？」

「我要在秀賴大人的面前，姦汚他母親。」

風魔鬼太郎昂然地說道。

在秀賴的面前姦汚淀君——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你爲何要把這個計畫，透露給我呢？」

「我希望你派手下高明的武士，到各處去，施以嚴厲的警衛，這樣我的報仇才有意義。」

這種自誇的話，假若不是很有自信的人，絕對是說不出來的。

因此，假若將他視爲瘋人在吹牛，也絲毫不足爲怪。

不過，假若這個風魔鬼太郎有可乘的機會的話，那就是，幸村卽使將十勇士配置到各地去，做了嚴密的警戒網，但他却不能向淀君洩露這個消息，因爲，這樣一來，可能會攪亂秀賴和淀君的日常生活，而風魔鬼太郎就是利用這個弱點，想找機會潛進去。

縱然如此，他這個計謀還是一個相當大膽的挑戰。

「好吧！那我就等着瞧你的技術囉！」

「幸村絲毫不加思索，一口就答應下來了。」

六

自從那天開始，幸村就派了許多忍者，不分晝夜地護衛在秀賴和淀君的身邊，然而，不僅是他們兩人而已，卽使是他們的隨從和侍女，也渾然沒有覺察到這件事。

而大阪城從冬之陣的和議成立之後，就完全成爲毫無防備的城；第二城溝和第三城溝的內護城溝都已被塡埋，而第二城溝的千貫櫓（觀望樓）、有樂府邸、西之丸的公館、以及大野治長府邸，也都遭到破壞，所以，一望過去，只看到無垠的平原，剩下主城廓淒涼地留在那裏；在這種情況下，奸細假若趁着黑暗，潛進主城廓，實在不是非常困難的事。

幸村總動員部下六文錢組的人，去防備侵入者。

而這時，正是家康爲大阪城帶來難題的時候。

家康要求大阪城選擇如下的一個辦法：

其一，將秀賴放逐到大和或伊勢去。

其二，將大阪城的浪人統統放逐。

然而，大阪城的人民却不忍實行任何一個，而事實上，家康這種要求，也是違反他答應秀賴維持現狀的誓約，而且，要求放逐浪人這件事，也違反他過去所答應的，不管新舊浪人，都保證維持他們地位的誓約。

現在，大阪城已完全成爲毫無防備的城，因此，一旦發生戰事，唯一能依靠的，只是這些浪人們的武力罷了。

所以，在大阪城裏，日夜都在開重要的會議，使得秀賴和淀君都沒有心情遊玩。

那也就是說，目前秀賴母子的行動，從早到晚都固定安排得好好的；所以說，這種情形對幸村手下的忍者來說，可以算是非常輕鬆的監視。

也因爲如此，他們愈發對風魔鬼太郎，到底在何時？何地？如何襲擊淀君，感到莫大的興趣。

一天夜裏，和霧隱才藏換了班，回到眞田城廓的眞田大助，來到幸村面前說：

「父親，我認爲風魔卽使化爲幽鬼的技術，也絕無機會姦汚淀君太夫人，而他竟然誇下海口，說要在秀賴大人面前姦汚她，眞是笑死人了。」

眞田大助以輕蔑的口吻如此說道。

「假若一個人自誇沒有遺漏的策略和缺失，則往往會因一時大意，而造成終身遺憾的事情；古人說，千里的河堤，有時也會被一個蟻穴崩潰；這話的確不錯！」

幸村如此訓示他；就在此時，幸村的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個直感，因而命佐令大助說：

「立刻把佐助叫來。」

幸村等佐助進來後，就在後宮地圖上的某一個地方，畫了一個紅圈，用手指着說：

「佐助，從明早開始，就潛在這裏不要動。」

「爲什麼不要動呢？」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反正不要動，一直在這兒暗中觀察就是了。」

「遵命！」

× × ×

日子就這樣，平安無事地過了十天。

午餐過後，淀君一如往昔，由侍女陪着到廁所去。

廁所的形式是一段一段地分成三個房間，其樣式是模倣京都的皇宮建造的。

頭一個房間放置水桶和盆子，第二個房間約有六疊榻榻米大，裏面設了放腰帶、內袴和足袋（穿和服時所穿的襪子）的櫥子。

侍女們就在這裏等待。

上段才是眞正的廁所，這個房間裏共舖着六疊榻榻米；漆黑的毛坑呈橢圓形，在約五、六寸的下方，揷着孔雀毛；由於早晚共要換三次的緣故，因此，這些孔雀毛都保持得非常乾淨。

淀君跨上毛坑，正當將衣襟捲起來之時——就在這一瞬間。

一把白刀從孔雀毛下面刺上來。

速度奇快，連讓淀君喊叫的時間都沒有。

無後，她只覺得胸部和腹部間，有一股冰冷的感覺，原來那白刀已穿過衣襟，緊貼肌膚了，不久，白刀又擦過乳房，刀尖指向淀君的喉嚨。」

不要動，好，就這樣忍耐一點……臂部提高一點，現在降下來，到孔雀毛毛根附近爲止。」

這淸晰嘹亮的聲音，顯然是從那骯髒的洞底傳過來，使得淀君無法抗拒命令，而不得不將那渾圓的，豐滿的臂部慢慢提高起來，再降到洞底之上。

「現在，用平常的聲調，吩咐秀賴大人到這裏來？」

「秀賴？爲什麼要叫他來？」

「不要多問，妳只管叫就是了。」

說着，貼在柔細肌膚上的白刀，微微地扭動一下，銳利的刀尖也毫不放鬆地指在喉嚨部位。

因此，淀君除了順從之外，也別無他法了。

不久，被侍女帶領着，來到廁所的秀賴，臉上充滿了狐疑的表情。

「母親——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秀賴說着，一面將廁所的門打開。

他見到的，只是慌亂地蹲在那裏——臂部壓在楕圓形的洞上，兩手抵在榻榻米上的淀君，他遲疑一會兒，就快跑過去，想要抱起淀君。

就在這一瞬間，淀君突然發出銳利的聲音，悲鳴道：

「不要靠近我。」

「您是怎麼了。」

「好！好！站在那裏不要動，也不要開口講話，只是看着我就好。」

今年四十九歲，驕傲，目中無人的淀君閉起眼睛這樣說，那濃妝的臉也跟着仰了起來。

這種表情並非痛苦，而是一種陶醉的臉色，不久，從淀君半開的口中，所迸出是的聲音，也絕非官能上的疼痛，而是一種充滿淫亂的聲音，秀賴看在眼裏，心中雖有奇妙的刺激，却不得不逼視眼前的一情一景。

× × ×

半刻之後——

從廁所的天花板上，目擊從頭至尾全部過程的佐助，跑回來報告幸村，幸村聽後，微笑道：

「哈！這下讓那小子完全得逞了。」

佐助慌亂地眨着眼睛，注視主人的臉，他不明白主人爲何只讓自己目擊這種情況，而不把淀君從暴徒的暴刑中拯救出來呢？

山田長政

一

慶長十九年的夏天，在京都、大阪一帶，開始流行一種叫「伊勢舞」的奇妙舞蹈。

這種舞蹈的發源地是在山田。

「天照大神在人們眼前出現奇瑞，並在高空上飛翔，萬民所舞之處，家門繁榮，國土平穩；不舞之處，則飢饉、災厄接踵而至；天神託人如此宣佈。」

有一段歌謠，它的開頭是這樣的：

「舞呀！大家盡情舞呀！不論如何，總要跳舞，跳舞之人，天神就降利益於其身上。」

這條歌謠立刻就傳遍四方。

所有的市街都現出山車；一個人頭戴黑帽，身着白衣，手執榊枝，站在前頭遊行。

跟隨在後的，則有戴花笠或朱紅頭巾的人，所有的少年少女都穿着五顏六色、閃閃發亮的衣裳；每一組至少有五、六十人；有時甚至超過二百人之多。

「大家高興地唱吧！叫吧！快來跳神舞吧！」

他們從淸晨到日暮，如同發瘋般地叫着、跳着。

這種舞法並沒有特別的脚步，也沒有特定的方法，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隨便亂舞即可。

而跳舞的行列不但進入鎮上的神社，也進入領主的府邸裏；在京都，從皇宮到仙洞，從皇后的宮殿到後宮，每天總有五、六十團；聚集在那兒舞着，供人觀賞。

不久，這種爛舞就傳遍全國了。

像這種異樣的現象，是不是天下變革的前兆呢？

那一年的冬天，大阪城遭到德川軍的攻擊，而後，和議成立，外城廓塹和塚都已被破壞，大阪城變成只剩下一個主城廓，毫無防備的城。

這次會戰過後，被壓迫屏住氣息的庶民，就在元和元年的春天，又使這種爛舞復活了。

而且，爛舞立刻從大阪傳到關東、大阪一帶去。

一個假冒的神師（在神社做事之人）買了唐國（中國）的烟火，於夜晚時放上天空，假造奇瑞，煽動民衆說：

「大家看，大神宮飛來了。」

當地庶民由於從未看過如此漂亮的烟火，個個見景喪膽，互相走告，因而有一些不能站立的病人，也都由人背着，前來參加爛舞大會。

「大家盡情唱吧！叫吧！一起來跳舞吧！
這是東國制壓西國的神舞！
舞吧！盡情舞吧！
大家唱吧！叫吧！一起來跳神舞吧！
這個神舞會掃蕩西國！」

成千上萬的民衆，在日本國土各地，盡情地跳這種爛舞；眞是一種奇妙的流行啊！

眞田左衞門佐眼見這種情況，就在大阪城召開一次大會議時，斷然發言道：

「目前天下爛舞遍行，這使我們認淸一點，即是我們無法贏過狡猾無比的德川家康，因此，我希望秀賴大人馬上離開本城，找一個永遠安住之處——」

聽幸村這麼一說，列坐的九十名主持，頓時屛住氣息，因爲，不久前，家康才提出一個難題，即是：

「將秀賴放逐到大和或伊勢；要不然就是將大阪城的浪人統統放逐。」

而自從家康提出這個難題後，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由於大阪城不肯接受家康所提出的這個條件；因此，大阪城每天都在開無爲的會議；只是，正面建議秀賴逃難，是幸村頭一次的發言。

然而，淀君聽後，却非常生氣的說：

「左衞門佐，你可能已獲得德川家康的密約，要送你信州一國了吧！」

幸村一聽，面不改色，反而冷然答道：

「假若敵人不爲豐臣家的將來着想，就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而請您和大阪城一起被燒燬而死，讓人們永遠哀悼您，不過，秀賴大人實在太年輕了，所以，我認爲他可以去發現另一個新天地，大展他的抱負。」

「新天地？那是什麼地方？是沙漠？或是蝦夷（北海道）。」

淀君以譏諷的口吻，如此問他。

幸村則婉然地笑着答道：

「不！在更遠更遠的地方。」

「什麼？更遠的地方」

「是的，到暹羅（今之泰國）去，怎麼樣？」

衆人一聽莫不驚訝，以爲幸村瘋了。

只有後藤又兵衞一人微笑着。

「左衞門佐，你的廢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吧！」

淀君變顏大叫道。

然而，幸村依然誠心誠意地說道：

「你們假若認爲，只有日本才有墳墓之地，那就大錯特錯了……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國東方有美洲大陸，

西方有歐洲大陸，北方有俄國，南方則有比日本面積大好幾倍的島國，因此，假若住在日本感覺不方便，那麼，不論東西南北，任何地方都行，只要我們願意，就能渡海過去；我想，這個辦法應該沒有什麼不妥之處才對。」

「不錯！你的理想雖然很有趣，但假若我們開着一百艘軍船，浩浩蕩蕩地渡過海去，那個異邦肯給我們領土呢？」

這句話是大野修理大夫治長所說的。

不過，幸村早就預料會有人提出這個疑問，因而以安寧的表情說：

「修理大夫，在海外的國家，有一種海盜叫做倭寇，他們是一個相當大的集團組織，不知你是否曉得這回事：我想，假若我們能得到倭寇的幫助，越過海洋，那麼，不管在任何地方，想要獲得像我們國土這種程度的領土，應該不是很難的事。」

二

日落之後，幸村回到眞田城廓來，在房間裏沈思了半刻後，就把霧隱才藏叫來。

「主人，您找我嗎？」

他說着，依然用驕傲的態度拉開紙門，只是，這個異邦的年輕武藝家，不知從何時開始，已完全心服幸村，而決心赴湯焰火，在所不辭，遵守幸村的命令。

幸村等才藏在他面前坐定之後，才開口道：

「才藏，你能不能到暹羅去一趟？」

「到暹羅去？」

才藏一聽，整個人頓時呆住了。

「這是什麼意思？」

「先別急，我記得你到日本來的時候，曾經給我山田仁左衞門的消息，對不對？」

「是啊！當時我是說，暹羅的亞卡·托撒羅多王，因其親信奧圭亞·奈外反叛，而正被撤去王位之時，長政認爲良機不可失，乃踴躍派出八幡船……我想，今日的暹羅可能已被長政制壓了。」

「哦？那你知不知道八幡船上，一共坐了多少名我們武士。」

「嗯！大約有八百多名吧！」

「假若是八百名的話，那麼，不管仁左衞門布何種神算及鬼謀，也絕不可能制壓一國……只是，運氣好的話，他可能已當上一名部將了。」

「不！我想，長政可能已經當上大將軍了。」

「這話怎麼說呢？」

「您不知道關原之役後，有好幾個被逐出的浪人坐了船，渡海出去嗎？」

「這我知道啊！」

「我認爲，長政大概已將這些浪人叫到暹羅去，而果眞如此，今日的暹羅已被日本軍佔領了。」

幸村聽他這麼一說，臉上立刻露出微笑道：

「郡麼，你必須早一步到暹羅去。」

「早一步？這話怎麼說呢？」

「因爲，大阪城最近可能會遭到德川軍攻擊，化爲烏有。」

「……………」

「那時，我們當然要替秀賴大人找一個新天地；我認爲，目前山田仁左衞門所在的暹羅，是一個適當的地方。」

「噢！原來如此——不過，秀賴大人會不會答應呢？」

依我看，離大阪城被德川軍包圍的時間，大概還有半年之久；這段期間中，我會設法說服他。」

「遵命，郡麼我立卽整裝，往暹羅出發。」

「你可以帶十名天文錢組的人；另外從秀賴大人的侍童中，也選出兩、三名帶去吧！」

「爲什麼要帶秀賴大人的侍童？」

「目的是讓這些侍童了解暹羅的國情和生活情形，然後要他們立刻回國，向淀君和秀賴大人報告，這樣才有可能讓秀賴大人和淀君下定決心。」

「啊！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才藏點頭同意道。

「不過，我擔心秀賴大人的侍童中，可能有德川家的間諜，而且，這個計劃假若事先讓淀君和大野修理聽到也不太好……因此，今宵你先潛入秀賴大人的寢所，自己先向他做口頭上的報告，獲得他的准許；我相信秀賴大人本人絕對不會拒絕逃到暹羅去。」

「遵命！」

才藏低着頭爽然說道，好像非常佩服幸 村的設想週到。

× × ×

的確——幸村的計劃眞是沒有一點錯。

然而，關於計劃這種東西，無論人們設想得如何週到，總是人算不如天算；有時一旦發生意外的事態，這個計劃往往面臨崩潰的狀態。

霧隱才藏奉幸村之命，進入大阪城的後宮，打聽出今晚四更之後，秀賴大人欲進入千姬的寢所。

但在四更的半刻之前，千姬的寢所却發生一件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的事情。

這是三個月以來，秀賴頭一次進入千姬的寢所。

因爲，淀君根本不把千姬當作秀賴的妻子看待，而只認爲她是德川家的人質；這件事在我「淀君」篇中，已經詳細寫過；淀君不但不讓秀賴和千姬住在一起，卽使連他們見面之時，淀君也一定在他們身邊。

不過，從小一起長大的秀賴和千姬，却能一次又一次地躲過淀君那嚴厲的監視，發生了夫妻關係，這或許是年輕男女的本能吧！

當淀君知道此事之後，其激怒的程度當然可想而知。郡是秀賴十五歲，千姬十三歲時的事情。

自從那時開始，淀君的監視就變本加厲，有如夜叉般的異常；只不過，秀賴每個月依然有一兩次逃進千姬寢所的機會。

等到冬之陣結束之後，大阪城變成毫無防備之城池，家康又提出難題，要大阪城人民「放逐秀賴到大和或伊勢去」，此時，更引起淀君之激憤，終於正式和秀賴直接談判，讓他發誓永遠斷絕和千姬的關係。

縱然如此——

秀賴依然不顧一切，想盡辦法逃進千姬的寢所。

此時，燈火已被熄滅，屋裏變成一片漆黑。

「阿千——」

秀賴輕聲叫道：

「我來了。」

秀賴在黑暗中將衣服脫掉，掛在衣架上，然後滑進棉被中，以如火般的熱情，摟住千姬。

就在這一瞬間，他感覺事情有些不妙。

因爲，十八歲的千姬原是一個成熟，有着纖纖之軀的軟弱女子，然而，此刻秀賴所摟住的，却是一個結實的豐滿的、濃艷的女人。

——他媽的，這個傢伙。

秀賴非常憤怒，他母親淀君居然派一個侍女來調包，然而，當秀賴正想用手指抓那女人的頭時，他再度愕然了。

因爲，他聞到一股鬱金香的香味，從郡柔軟的睡衣飄逸過來。

而那鬱金香煉成的香水，在大阪城中，只有淀君一人使用。

原來，淀君是想抓到已發過誓，而依舊潛進千姬寢所的秀賴，因此，她就代替千姬、躺在床上等着他來。

忽然間，秀賴下了異常的決心。

他想，假使現在被淀君推開，而立刻點上燈火，淀君勢必顯出大阪城女主人的威嚴，痛斥他一頓。

因此，他認爲，如果自己利用這個黑暗，假裝知道床上已換了另一個女人，而做出不倫之事，也未嘗不可；因爲，母親也是一個女人，一定會沈浸在色情的地獄中。

秀賴突然變得淫虐而狂暴，有如沒有人性的金廢帝海陵王那般；他下定決心，發揮淫獸般的暴力，伸手把淀君的睡衣和內袴撕開。

當淀君發現秀賴的手伸到她那豐滿的、柔軟的私處時，她本能地大吃一驚，而緊合了大腿。

對以往一直摟抱二十歲以下，擁有纖雅細腰的女子的秀賴來說，這是他頭一次經驗了這種妖艷的、豐滿的肉體，而以不倫、異常的興奮攻擊對方。

……兩個充滿妖氣，蠢動着的肉體，被包圍在黑暗的深淵裏。

霧隱才藏無聲無息地潛進寢所，是在他結束喘氣，停止肌膚磨擦，而沒有蠢動之動作以後。

「主人——」

才藏輕聲叫喚；秀賴一聽，驚愕地跳了起來。

「什麼人？」

他以顫抖而驚嚇的聲音叫道：

「請您安靜一點，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部下，名叫霧隱才歲；今夜我到此地，乃有事相託。」

「你怎能闖進閨房來拜託我——混蛋！快滾出去！」

「請您務必息怒，我因有秘密之事要拜託您，所以不得不如此……是關於我主人幸村今天在會議上，向您建議開拓新天地的事情。」

「如果你想提那件事，那就用不着討論了；你回去告訴幸村、豐臣家不會滅亡，而會永久繁榮下去。」

才藏不知道秀賴爲何突然失去理智，說出這種話來，但他還是決心繼續說下去。

「我的主人命令我立刻前往暹羅，因暹羅有一名叫山田仁左衞門長政的武士，正稱覇於該國，他要我去觀察情況，並爲您設置城堡；假若你能派一名可以信賴的侍童給我，我準備帶他到那兒去，讓他觀看那兒的實情，然後立刻回國報告；我相信您若聽了侍童的報告，勢必大大地產生希望……這就是件事想相託於你。」

「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不過，這件事千萬不能讓淀君太夫人和大野修理大夫知道。」

由於才藏不知此刻和秀賴一起在床上的，正是淀君，因而說完這些話後，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三

一切正如預料中——左衞門佐幸村的慧眼一點都沒有偏差；此刻的暹羅正是被日本放逐的武士們活躍的世界。

早在天正、文祿時代——布拉·郡勘·蘇旺王，以及亞卡·托撒羅多王治世之時，就有許多日本人住在那裏，擔任防備任務，並立下無數大功。

到了慶長時代，他們活躍的地帶愈來愈擴大；而暹羅與日本間的海上交易也愈頻繁；甚至有幾個日本人獲得了歐克·希拉的官爵。

不久，暹羅的內部發生了淒厲的內亂。

亞卡·托撒羅多王任命斯達士親王爲大總督，當作日本將士們的指揮官。

不過，當時有一名叫歐圭亞·奈外的權臣，爲了離間國王和親王，乃中傷說：

「斯達士親王有搶奪王位之野心，因此，派他當作日本軍的指揮官，實在是一種危險的事情。」

由於托撒羅多王是一個單純的人，所以，他聽信此一謠言，根本未加思索，就立刻將斯達士親王關進地牢中。

當時，日本三百多名將士聞此消息，乃羣起攻擊城堡，殺死歐圭亞·奈外。

這些人都是過去在日本戰場上，經歷過刀山箭林的精幹武士，而且，他們也曾襲擊朝鮮和中國，可以說是一羣天不怕，地不怕的倭寇，

這羣人一旦襲擊王宮之後，他們那種如怒濤般的勢力，便一發不可收拾了；他們將國王綑綁起來，把他拉上爲祈神而建的尖塔上，再從窗口將他吊下來。

托撒羅多王由於恐懼過度而發瘋了；但日本軍依然不肯罷休，進一步將幾個高官逮捕，並砍下他們的頭顱。

然後，他們從此地牢裏救出斯達士親王，要求他繼承王位，然而，斯達士親王眼見日本軍這種過激的暴行，感到非常絕望，乃拒絕繼承王位。

日本軍指揮官大久保治左衞門看到親王的態度，認爲他太怯懦，乃疾聲大呼：

「用不着一再追問他了。」

然後，就將他的頭顱劈成兩半了。

在這段期間中，羣臣們跑到一座山裏，去找一個叫蒲拉·西辛·皮蒙塔目的叡知青年僧侶。

當時，皮蒙塔目正在阿尤加東此的布拉巴多山頂上修練；他以前因發現刻在岩石上釋迦如來的足跡，而被暹羅國民奉爲釋迦的再生，成爲一名人人敬仰的高僧。

不過，皮蒙塔目却沒有那麼輕易就答應羣臣們的請

求。

「假若你們要我當國王，必須答應將暹羅王朝的組織，根本地加以改革。」

經過商討的結果，皮蒙塔目提出這樣的條件。

羣臣們乃問他，什麽叫做根本改革。

皮蒙塔目回答說：

「必須將王朝獨佔的財產全部放棄。」

羣臣們一聽，莫不愕然變色。

當時——

暹羅的王室和各國的君主不同，他們是一個商團組織，同時也是大地主，但由於社會的組織，政治的發展都相當幼稚的關係，加上暹羅國民先天智力的不足，國王不能充分地整修征稅法，以至於使王宮變成一個大商人，利用政權，經營生意，因此，王室根本不必加賦於民，一切開支就綽綽有餘了。

王宮不但壟斷了所有買賣，就連獸皮、錫等，也都是他們的專賣品；外國商人假若不用現款，付二成半的訂金，王宮就不肯運送商品給他們。

而皮蒙塔目的意思，就是要他們放棄這種制度。

這樣一來，王室所豢養的軍隊，又將如何處置呢？

最正確的辦法就是——讓商人們自由做生意，再由國家徵稅；也就是利用國民的錢，去養活防衛國土的士兵。

此法雖好，然而，實行起來却不太容易。

而當山田長政率領八百名同志，乘坐八幡船來到暹羅時，就是在這戰亂，爭論最厲害的高潮時期。

當時，東北的洛安·布拉邦王，以及其他諸侯，都以擊退日本軍爲藉口，紛紛向京都推進。

仁左衞門長政立刻就觀察到這種情勢，乃率領一百騎人馬，直接突入阿尤加王宮，要求和日本軍的首領大久保治左衞門見面。

治左衞門以爲倭寇有意加入他們軍隊，乃欣喜異常，馬上延請長政進入原國王的房間去。

長政進去後，站在治左衞門的面前，突然大喝一聲：

「你這個大混蛋！」

然後立刻拔刀，將治左衞門的頭顱砍下來。

佔領王宮的日本軍雖然不到三百名，但是，四千名暹羅兵却嚇得不敢靠近王宮。

於是，長政乃爬到塔上，大聲叫道：

「我要告訴日本兵，我們乃奉日本天皇之旨命前來此地；我是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的後裔，足利太郎後綱的孫子，名叫仁左衞門長政；士兵們，你們仔細想一想吧！我們日本武士一向是研究禪法，以爲人的生命只是短暫的形象，人雖死了，也需留名後世，並遵守武士應守之禪道，爲正義而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所以，你們身在遙遠的異國，更應該發揮這種重視名節的氣慨，今日我雖覇佔王宮，但我無野心搶奪王位；雖立旌旗，却無意打倒暹羅一國的旗幟；我主要的目的，是讓此國家能維持百年之和平；這種心意才是眞正的日本武士所該擁有的……你們懂嗎？」

仁左衞門長政就這樣，以此篇說服大家。

佔領王宮的將士們，看到長政的威容，以及六尺多的高大身軀，和如關羽般的飄然長髯，都十分歡喜。

仁左衞門長政眼見三百多名同胞，都在那兒高興地叫着，跳着；轟轟然的聲音使他感到十分欣喜；就在這一瞬間，仁左衞門長政的權勢，已經紮下穩固的基礎了。

之後，長政立刻趕到布拉巴多山去，說服了皮蒙塔目，把他帶到王宮來，當了暹羅國王；接着，他又集合了散在暹羅各處的八千名日本人，做爲阿尤加王朝的直轄軍。

從那時開始，經過短暫的十年，仁左衞門長政當上陸軍大臣，並娶了前國王的女兒做妻子，兼作六昆州的領主。

說一句實在話——

豐臣家一族實在不該留戀大阪城，而應當機立斷，聽從幸村之建議，遷往暹羅才對。

四

一艘已獲得准許的小船，在深夜裏正無聲無息地往堺港開出去了。

這艘船的船頭飄揚着八幡大菩薩的旗幟；帆柱上則掛着日本的旗幟，和其他的朱印船（獲得日本准許的交易船）沒什麽兩樣，只是，這艘船顯得格外冷清，好像沒有人在船上一般；而且，選擇這深更半夜出港，也是頗費人猜疑的事情。

小船開到兵庫的外海時，天色已漸漸亮起來了。

突然間，在船尾睡覺的霧隱才藏聽見一聲巨響，趕忙跳起來，一面大叫道：

「草加、多門、堂守。」

他口中的這三個人，乃是從文六錢組選出來的三名武士；然而，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依然沒有人回答。

這時，才藏心中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於是，他立刻背起長刀，跑進正面的房間，愕然發現草加太兵衞、多門宗十郎、堂守勘六三人，都口吐血水，倒在血泊中。

「哎呀！糟糕！」

才藏躍過三具屍體，跑到操舵處。

就在那裏，才藏發現他的忠僕——在柬埔寨出生的船頭（船長）半兵衞，頭部也被人深深地砍了一刀，靠在船舵上氣絕身亡了。

才藏看到這種悲慘的情況，簡直不知所措。

忽然間，他在船頭上發現一個預料不到的光景。

那已被砍斷桎索的帆柱旁，秀賴所寵愛的侍童楠呂木兵馬，正坐在主座上，二十多名穿着忍者裝的人，則排成一列站在那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才藏臉受强烈潮風的吹襲，露出淒厲的表情。

他眞想不出這些忍者是什麼時候潛進船上來，而感到十分懊惱。

楠呂木兵馬氣勢凌人地坐在那裏，露出獰笑的表情說：

「我們奉淀君太夫人之命，要把這條船帶進兵庫港口。」

「說什麼廢話！你們不服從秀賴大人的命令嗎？」

「哈！秀賴大人和淀君太夫人根本沒有離開大阪城的意思，他們已準備和大阪城一起化爲烏有了。」

「好傢伙！你竟敢瞞住我們！快表露你的眞正身份吧！你是不是德川家的間諜？」

「不錯——本人是本多中務少輔忠勝的三男，名叫彥三郎忠康，今日我所率領的忍者，皆是服部半藏手下的伊賀忍騎隊高手……你的船員已統統投降，此刻只剩下你一人而已，你應該覺悟了吧！」

他凛然地對才藏如此宣佈。

「哈！可笑之至，我霧隱才藏要對你們這種角色，即使二、三十名齊上，也還有充分的餘力，今天我就顯一、二招秘技，讓你們這些伊賀的山猴們開開眼界！」

說着，才藏立刻拔出四尺長的大刀，忙向忍騎隊的陣列直衝過去。

他將無袖的虎皮外袴脫下，往空中一拋，然後六尺高的巨軀好像化爲陀螺一般，在空中旋轉幾下就消失無踪，只有他手中揮舞的白刃，正在微暗的空中畫圈子。

這種絕妙的武技，卽使連伊賀的高手也無法攻進去，只能勉强地躲開那支發出淒厲聲音而旋轉不停的白刃。

躲不開白刃而被砍斷頭顱的人，逐漸在增加，最後總共達六人之多。

本多彥三郎見狀，乃拔出雙刀，只見他忽而進，忽而退；不久，那把白刃卽直逼他而來，他雖拚死命防備，然右手終究被砍斷了。

忍者們一面奔跑，一面用忍者專用的長矛，以及飛刀

、鐵菱等，向那道白光擲過去，但却沒有一樣東西能擊中它。

片刻之後，只聽到那把旋刀突然呼叫無人能懂得的咒語，不久，才藏的人影就再度出現了。

「呀！」

「噢！」

所有的武器齊往他身上殺過來。

就在這一瞬間——才藏的軀體好像長了翅膀一樣，忽然跳上天空，然後就像猴子般，爬上傾斜的帆柱上。

當這個快速的影子爬到柱頭上時，在淸淡、乳白色的天空上，突然有一隻巨鷲快速地俯衝下來。就在此時，有一團黑球也正朝着仰頭的忍者掉落下來。

忍者們見狀，皆本能地跳進海裏。

只有本多彥三郎一人來不及逃開，於是這黑球就不偏不倚地掉到他頭上，然後，只聽到轟然一聲巨響，那黑球突然爆炸，引起火柱般的熊熊大火，同時間，本多彥三郎的身體也被炸得粉碎，只見鮮血淋漓，好像紅霓般地散在空中。

× × ×

隔天，才藏回到眞田城廓的府邸，向幸村報告始末經過；幸村聽後，乃嘆息說道：

「豐臣家的命運眞要完了。」

「主人，既然這樣，我們只好顧慮眞田一黨了，您想，我們要不要到暹羅去？」

「才藏！武士是需要留名後世的！」

「這麼說，你已準備和豐臣家一起滅亡嗎？」

才藏若喪着臉如此說道。

「唉！我可以說是作繭自縛；眞是的，我眞田左衞門佐怎會嘲笑自己滅亡呢？不過，這也是不得已的事。」

幸村閉着眼睛，肅然不動，使這異邦的武藝家看了主人的態度，也衷心地感動了。

德川家康

一

元和元年春天——

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因其亡父昌幸之深交——信州的名族小笠原壹岐守忠知派了使者前來慰問，乃設宴款待慰勞使者，事後，他就進入一室中，寫了一封回信！

「您自遠路派來使者，吾在此向您致十二萬分謝意；吾聽使者提起，說您近況安好，心中十分欣喜，吾亦平安無事，請您放心，近來大阪城和主人（豐臣秀賴）母子雖無壞運臨頭，然我心中煩惱之事却與日俱增，如此日復一日，可謂渡日如年紙短情長，在信上實無法充分表達，除非我倆見面相談，則您不能詳知此事矣，今歲萬事俱安，然將來之事，誰也無法預料，請您務必諒解。」

放下筆後，幸村瞑目靜思。

大阪城的眞田城廓在大白天裏，顯得非常寧靜。

——所想的辦法統統試過了，然大阪城如今已無法回復原狀……今年之中，大阪城可能會被燒燬。

幸村心中如此想着。

幸村派了猿飛佐助等親信到關東去，探知這個鬼計多端的家康正進一步地進行滅亡大阪城的計畫。

最近以來，德川家康的重臣經常往來於江戶、駿府間，特別是土井大炊頭利勝，曾三度奉了將軍秀忠的命令到駿府去，和大御所家康密議，之後又立刻回江戶去。

另一方面，家康也正積極地籌大砲和研製其他武器，而在大阪附近的要害地帶，也佈置許多精兵，又下令給畿內的諸大名，假若有人企圖從大阪城逃出來，要立刻加以逮捕。

並且，家康又再度對大阪城提出苛酷的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要調秀賴到西國去當領主。

同時，秀賴在離開大阪城之前，必須將以前所雇請的浪人統統放逐。

對於這種要求，大野修理曾派好幾名使者向家康說情，但是，家康却不答應見任何一名使者，所以，使者去了也是徒勞無功。

因此，大阪城現在也只有等待德川家的大事攻過來而已。

然而，雖然是等待滅亡，可是，此刻幸村的心情，却

是出奇地平靜。

就在這個當兒——

幸村感覺有一個人影，正無聲無息地出現在院子裏，就張開雙眼，愕然發現一個蓄着白髯的武士站在那裏。

幸村以爲這人是跟從小笠原家的使者來的，也未加理會，不料那人却貿然地進入院子；這下子幸村心中乃想，此人莫非有什麼用意不成？

「好久不見了。」

老人突然說了這句話，然後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我的記憶力一向不差，但我却記不起你來。」

幸村冷然地答道。

「這也難怪……我叫仙振五左衞門。」

幸村想不起這個名字。

「…………？」

他一直注視這個叫仙振五左衞門的老人；然而，這個老人却無聲無息地走過來，說了一句：

「對不起——」

然後，就把腰間的刀拔出來，放在窄廊上；雙脚則跨過長刀，進入房間。

跨越自己的長刀，就表明不是敵人；這是古代中國的古禮，如果是普通的將士，可能只會感到奇怪而已，但老人想，像幸村這樣的名將，一定會知道這種故例，因而照古禮行事。

不用說，幸村當然知道這個禮節，然而，更使他感到意外的事，這個古稀的老人動作依然非常敏捷，於是幸村就讓他在自己面前坐了下來。

「你記不起我，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三十年前，本人却見過你。」

「……？」

三十年以前，幸村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了。

「請你回想一下，三十年前你曾發揮輝煌的天質，立下驚人的戰功。」

這件事對幸村來說，根本已用不着回想；因那次初陣的武功，就彷如昨天發生的事一般，歷歷如繪，深印在他的腦海裏。

因爲，幸村在三十年前的會戰中，曾擄獲敵將德川家康。

二

眞田家的家譜是從左京大夫幸義開始，經過彈正忠幸隆入道一德齋，到安房宗昌幸，這三代以來，都是隸屬甲州的武田家，而他們的武名也都遠播到鄰國去。

尤其是第三代的安房宗昌幸，被譽爲智慧超羣的武士，武田信玄去世後，其子勝賴代之而起，在長篠會戰中失敗，武田家的武運也因而衰微，最後連旗下的十一名武將也都反叛，只有他一個人毅然不變節，將勝賴接到自己的眞田城去，籌劃復興武田家。

之後，勝賴滅亡，而武田家的領土就歸於織田信良了。

這樣一來，昌幸自然變成織田信長的部下，然而，昌幸却不肯以家臣之禮侍奉信長。

不久，由於發生本能寺之變，而信良的霸業也隨着他的人一起滅絕了。

爲了這層關係，信長所佔領的土地，復又成爲羣雄爭奪之焦點。

當上杉景勝攻入信州之時，德川家康則和北條氏直爭奪甲州。

當時，眞田昌幸也攻下上州，佔領利根，吾妻兩郡，以及沼田城，獲得兩萬七千石的領土。

後來，德川家康又協助織田信雄，和羽柴秀吉相爭，而爲了斷絕後顧之憂，乃和小田原的北條氏講和，答應將上州送給北條氏直。

因此，家康就派使者和眞田昌幸接洽，答應將信州的土地交給他，但要他把沼田城交給北條氏。

然而，昌幸却搖搖頭說：

「我用武力佔領之地，不接受他人之指示。」

不僅如此，當氏直派軍隊前來接收沼田城之時，昌幸親自出擊，只打了一仗，就把他們擊敗了。

氏直不甘受此打擊，乃憤而要求家康出兵攻打昌幸。

這時，家康已協助秀吉和信雄講和，因而想藉此機會，攻滅眞田一族，以便對北條氏有所交代；乃派大久得忠世，鳥居元忠等六大將領做爲陣翼，攻擊上田城。

當時，昌幸就說：

「好吧！你們攻進來吧！」

於是，他將德川軍引誘到城下來，用非常奇特的戰法，重重地給德川軍一個致命的打擊。

這時，協助眞田氏的上杉景勝大軍，正巧從越後出發；因此，德川軍接獲這個急報，乃不得不潰退遙遠之處。

那年，左衞門佐幸村正巧十六歲。

他率領父親給他的七百名精銳軍，趁着月黑風高的夜晚，從小門偷偷出去，藏在森林裏，當他見到德川軍正趁着天色微亮開始撤退時，忽然用鳥雲陣法奇襲德川軍的後衞部隊。

受到像鳥那般集散，像雲那樣變幻自在的陣法訓練的

七名眞田軍，一舉將德川軍的後衞部隊攻得四處潰散，之後，又隱匿在兩邊的森林裏。

瞬息間，他們又出現在德川軍的本隊面前，以「手詰懸」的攻法，攻進敵陣中。

所謂「手詰懸」的攻法就是——

不用弓，不用槍，是一種拚人命的戰法，也就是在敵人面前，擺一道如圍牆般的盾，然後選擇力量超羣，勇壯無比的武士埋伏在盾後面，並派十幾組帶大長矛、大鎌刀的人藏在左右兩邊，讓他們急跑衝入，一發現可乘之處，就打訊號鼓，而藏在盾後的勇士聽到鼓聲，就大聲喊叫攻進去。

當勇士們直往敵陣衝過去的當兒，左右兩邊的友軍則協助勇士，也跟着衝進陣中猛攻。

而當左右的友軍認爲時機成熟而跑掉之時，已混進敵陣中的勇士已經把主要敵將的頭砍下來，展開激烈、壯麗的戰鬪了。

在這次衝戰中，幸村讓左右友軍抛了幾百個火焰砲，讓勇士們在濛濛的白煙中，如旋風般地闖進敵陣中，一面奔跑，一面砍斷敵將的頭。

跟在勇士後面的幸村，在衝進敵陣之時，就已搶了一匹馬，並騎在馬上，把一個敵將壓在馬鞍下了。

而這個敵將正是敵軍總司令——德川家康。

不過——被帶到上田城的家康，在被拉到安房宗昌幸的面前時，却用冷然的態度說：

「你們以爲僅家康那樣的武將，會爲了攻擊這種小城而親自出馬嗎？」

家康突如其來，冒出這種奇怪的話。

然而，昌幸過去已和家康見了好幾次面。

因此，他確信面前的人，一定是家康沒錯！

「難道說，你是家康的替身嗎？」

「不錯！我的主人共有七個替身，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幸村聽他這麼一說，就露出微笑說：

「德川大人，你現在已被俘虜，難道一點都不怕死嗎？」

不料，這個俘虜也面帶微笑，回答他說：

「我的臉孔長得和主人一模一樣，有時連侍臣也會搞錯，所以，眞田大人你不能相信我的話，這也是難免的，不過，我的主人確實在駿府城，你若不信的話，等到和議成立之後，你可以親自去看看。」

他如此誇言說道。

於是，幸村立刻派了一名忍者，潛進駿府城。

照理說，假若主人眞被擄去，那麼，此刻的駿府勢必有一種不尋常的氣氛存在。

然而，收了兵的德川軍本營，却顯得異常平靜。

幸村嘴上雖不說，但心中依然十分狐疑，就暫時將自稱爲替身的家康，當作人質關起來。

不久，幸村就聽說駿府已開始集中大軍，而家康也已決心一舉攻破上田城了。

這時，有一名使者帶了關白秀吉的信到駿府去，說到調解這個爭端。

於是，昌幸就派幸村做爲他的代理人到駿府去，確認是不是眞正的家康。

五天之後，幸村回到上田城，對他父親說：

「我們所扣押的人，確實是德川家康的替身。」

等到和議成立之後，家康乃對幸村微笑道：

「據說你抓到我的替身，大久保忠世和鳥取元忠都認爲你相當偉大，不過，那個替身只是爲了讓你父親產生大意，而故意被你們抓去的，啊！此人眞是我的忠臣啊！所以，我現在有一事相託於你，希望你能放他回來，我家康將會感激不盡，不知你的貴見如何？」

幸村見他如此誠懇，也就一口答應下來。

而當這個替身被拉到昌幸父子面前之時，就殷勤地向他們兩人寒暄一陣，然後說：

「我的主人行事一向非常小心，所以，將來你們若有機會和德川軍交戰，在襲擊德川家本陣時，一定先要有心理準備，因爲，你們所抓到的人，不一定是家康本人像我這樣，除了我以外，主人還有六個替身呢！」

三

幸村用銳利的眼光，注視眼前這個叫仙振五左衞門的老人，然後大大地點了點頭。

——若將這老人的長鬍子剃光，他的面貌就非常像德川家康了。

「你就是德川家康當時的替身嗎？」

幸村感慨地說道。

然而，老人却搖搖頭，微笑道：

「不！你所抓到的，才是眞正的德川家康大人。」

「什麼？」

幸村一聽，不禁愕然變色。

「哈！哈！哈！當時在駿府城裏，和你在和議書上蓋印的家康，正是我仙振五左衞門……那時我假裝得相當不錯，才能完全瞞住秀吉的使者，順利地完成和議。」

「…………」

「假若你當時認爲自己所抓到的人，確實是家康，而將他的頭砍下來，天下的形勢就不會像今天這般，說不定秀吉大人去世後，天下又回復戰亂時代，果眞如此，眞田大人你或許可爭霸天下，而此刻已變成一百萬石的大侯了。」

「事情已經過去，現在再提也沒有用了。」

幸村苦笑，然後接道：

「對了，閣下你今日潛進眞田城廓，究竟有何目的？」

「我聽說你以秀賴公的名義，送密書到九州、中國（日本中部）四國等太閤舊部的諸大名那兒去，但你已知道，這些大名至今依然沒有任何動靜，對不對？」

「…………」

「太閤舊部的諸大名，如今已不理會大阪城的安危，而一心一意想做德川家康的重臣；事實上，他們表露這種醜態，已有十幾年之久，而且，島津，毛利，上杉等國，也早已喪失氣概；這是在野的人一致的看法。」

他說的話，一點都沒有錯。

秀吉去世之前，日本全國一萬石以上的大名有一百一十四個，其中二十七名，在慶長五年關原之役時，加入石田三成那一邊；另外有八十一名，不是戰死，就是被處刑，而免死的人也都被剝奪俸祿，以及遭到放逐。

而上杉、毛利兩國則領土被減，僅獲赦免，能倖存而得以保持現狀的，只有島津和鍋島而已。

這種結果對他們來說，已算是相當好運，所以，他們不得不好好地侍奉德川家。

現在——

俸祿被增加到一萬石以上的人，已有一百九十餘名之多，但是，其中有半數是德川家一族及其氏系的家臣，其他的諸侯有三分之二以上，也和氏系的家臣一樣，站在相同的立場。

因此，大阪城想爭回天下，這種事在外人眼裏看來，是相當滑稽的。

「不過，有一部分大名過去是和德川家站在同等地位，所以，他們現在是否眞正敬畏德川家，這也是很難預料的事情，換句話說，目前諸大名只對德川家康大人一人心服而已，因此，假若家康大人突然去世，那麼，想爭這種好機會的人，就不止三、四人了。」

仙振五左衞門如此說，好像要煽動幸村似的。

「…………」

幸村默然，只是注視對方而已。

「日本有一句俗語說：人是竊盜，明日是雨天——不

知你聽過這種比喻沒有；這句話所代表的意思，也就是所謂的風雲詭譎，變幻莫測，因爲，目前世上的人情反覆無常，所以，假使德川家康去世，天下的情勢會變得如何激烈，我想絕對沒有人敢亂下斷言；不過，我猜想，你目前可能已下定決心要暗殺家康，而且……」

五左衞門說到這裏，幸村忽然大笑，接下去說：

「所以，過去只當家康替身的你，目前已有野心，要取代家康的位置了，對不對？」

「啊！我眞是不得不佩服你的眼光。」

「替身應該比直轄軍，以及德川家的族人更效忠主人才對啊！你爲何想反叛他？」

「因爲我怨恨家康。」

五左衞門斷然地說。

「什麼？怨恨？」

「對！一點都沒錯！」

五左衞門雙眼發出異樣的光芒，道：

「因爲，現將軍秀忠就是本人的兒子。」

幸村聽了這話，臉上表情沒變，只是默默凝視五左衞門而已。

——這個老朽的替身是不是發瘋了。

幸村心中如此懷疑。

五左衞門好像已識破幸村的內心，乃微笑道：

「我知道你不會相信，不過，這也是難免的；事實上，德川家康幼年時代，被今川家扣押當人質時，曾遭遇悲慘的命運。」

在那種戰亂時代，若將敵將的嫡子抓來當人質時，往往爲了滅他的種，而將人質的生殖器割掉，使這男人失去生殖力；這種例子是經常見到的。

而家康就是在八歲到十九歲這段期間，當今川家的人質時，被割掉生殖器的。

「家康的性格之所以變得冷酷，無情，原因不只是當人質時，遭遇到陰險的世情而已；最主要的因素，乃因他已喪失當男子漢的資格的緣故。」

「不過，家康總共生了三個女孩，九個男孩；難道說，這些子女都是別人的種嗎？」

「你也知道，在駿府城裏，包括我在內，共有七個替身。」

五左衞門說着，突然露出奇妙的笑容。

四

德川家康首次結婚是十五歲那年，當時，他是奉了今川義元的命令，娶了關口親永的女兒築山。

永祿二年三月，家康十八歲，築山三十三歲，長子信康出生；次年又生了長女龜姬。

不過，這兩個孩子都不是家康的孩子，而是今川義元所生，因爲，家康成年之時，已遭到羅切之刑（割斷男性生殖器）。

今川義元非常諷刺地剝奪家康的男性資格以後，就命令他，和比他大十四歲的築山結婚。

因此，我們若能了解這些未被正史所記載的事實，就可以知道家康和築山不合的原因，以及家康爲何毫不在乎地將他的長子信康，當作政略上的犧牲品。

次男秀康是築山的侍女阿萬夫人所生；家康之所以把秀康送給秀吉當養子，是因爲他不留戀和他沒有血統關係的兒子。

不過，秀康好像本能上就知道家康不是他的親生父親，所以，關原之役後，他屢次和德川家作對，並經常庇護秀賴的立場，讓家康心中不悅。

越前七十五萬石的太宗秀康於慶長十二年四月，以三十四歲的壯年，在此莊遽逝，事實上，他的死乃是家康命令伊賀的忍者去毒殺他的。

秀康之下就是秀忠，是西鄉夫人所生。

天正六年春天的某一個夜晚，家康替身之一的仙振五左衞門，偷偷地被家康召喚，吩咐他說：

「西鄉的氣質和血統都相當不錯，我想借她的肚子，生個繼承德川家的孩子；你替我完成這件事吧！」

結果，翌年春天，秀忠出生；二年後的秋天，忠吉也跟着降臨人間；從頭至尾，先振五左衞門都沒有讓西鄉夫人發覺自己是家康的替身，而在三年之間，一直和西鄉夫人保持夫妻關係。

天正十一年九月，下山夫人生了信吉（武田萬十代）；文祿元年正月，茶阿夫人在江戶生下忠輝；而後，後來當了尾州家開祖的義直，於慶長五年十月在伏見出生；他的母親是於龜夫人，是家康五十九歲時所生的孩子。

接着就是紀州家的開祖賴宣，於慶長七年三月出生；然後是水戶家的開祖賴皇，於慶長八年八月出生；他們兩人都是於萬夫人所生（和秀康的生母阿萬夫人有別）。

據當時的人說，家康比秀吉更喜歡女人，所以，家康的身邊經常有美女陪伴。

× × ×

無論是陣中也好，獵場上也好，女人總是像影子那般，隨時跟在家康的身邊。

家康或許是喪失男性資格的原因，所以，他比別人更迫切地需要女人，不管任何時刻，總是有女人隨侍在他身

側，而且，他要選擇側室時，也特別挑選家世低微之人；由這點，就可證明他是一個殘廢者。

而且，他在閨房之時——

也只是撫弄女人的身體而已；實際上和女人發生關係的，都是他的替身。

身爲一個男性，沒有比這事更悲慘的了。

也因爲如此，讓女人和自己的替身發生關係，用不着選擇上流家庭的女人。

像忠輝的母親茶阿夫人，就是遠州金谷的農夫八兵衞的寡婦。

八兵衞的死，是由於金谷的代官某人，看上他的妻子茶阿的美色，而想佔爲己有；某日，他給八兵衞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使八兵衞被用刑至死，而後將茶阿帶到他府邸去，加以姦污，再收爲側室。

茶阿强忍悲痛，假裝死心，百般順從他，甘願接受他每晚的慾情，後來，她找到機會，就抱着三歲的女兒，從府邸裏逃出去，跑到濱松城，直接向家康告訴。

家康一見茶阿那白晳而柔軟的皮膚，以及豐滿的身材，心中十分欣喜，就接受她的告訴，將那個代官叫來糾察，並砍斷他的頭，之後就將她佔爲己有。

而且，義直的生母於龜夫人，是一個叫竹腰某人的窮浪人的妻子，她生了嫡子傳次郎以後，變成寡婦時，被出外打獵的家康發現，而被他收爲側室。

於龜夫人的父親是一個乞丐般的修道者，當家康聽到這個消息後，就命令她父親蓄髮還俗，後來，她父親改名清水八右衞門，家康就將他列爲旗本武士。

身分和家世都不是家康所注重的問題；他即使不能和這些女人發生關係，但總要選擇豐滿，美艶的女人，以滿足自己的視覺；這是家康一貫的作法。

在這些側室之中，曾有兩個人不明不白地死掉，那就是於牟須夫人和於奈津夫人，她們兩人都是被毒殺的。

因爲，她們發現，喜歡撫摸她們豐滿的身體，而讓她們擺出各種姿態，加以戲弄的家康，和突然摟住她們，就開始行周公之禮的家康，是截然不同的人；她們兩人就是發現這個秘密而被殺死的。

還有一個叫於梅夫人的側室，雖然發現這個秘密，但她比較聰明，不敢外洩出去，而保住一條命，不過，後來也因某些緣故，家康將她送給本多上野仁正純做妻子。

她當了本多的妻子之後，才放下心來，將這個秘密洩露給她丈夫正純；後來，正純以不成理由被陷害，遭到減俸而左遷，也是因他不小心說出，秀忠不是家康的親兒子的緣故，於梅夫人和正純被下放之後，於梅變成尼姑，隱

居在駿府，之後又遷到京都，最後在勢州山田去世。

五

幸村泰然地聽完五左衞門這種驚人的話後，就說：

「那七個替身，一個接一個地被家康暗殺，爲何獨存你一人保住性命呢？」

「你說得不錯，我這個替身原本也該被家康害死……但我們過去曾那麽盡心地替他服務，如今他却過河拆橋，反過來要殺死我們，我眞是於心不甘，所以，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準備向家康報仇，奈何天不從人願，以至使我變得如此老朽，所幸我還有一張和家康長得一模一樣的面孔，我不願如此無爲地含恨九泉，因而找上你，希望你能好好地利用我，因爲，我認定你是當世唯一的謀將。」

「…………」

「假若你能想辦法消滅家康，而把我仙振五左衞門假扮成家康，不用說，大阪城勢必安然無事；而且，我們說不定能滅亡德川家……將來我若當了傀儡家康，我會按照你的意思去命令將軍家和各諸侯。」

「…………」

幸村默然片刻，然後正視五左衞門說：

「要如何消滅家康呢？」

「據說，德川家康一直勸你去替德川家服務！」

這話的確沒錯。

多之陣結束之後，家康立刻授意給幸村的伯父眞田隱岐守信尹，讓他暗中去訪問眞田城廓。

「家康非常欣賞你的武略，因此，你若能改變意志，去替德川家服務，他將給你十萬石俸祿，果眞如此，這眞是我們眞田一族的光榮，你應立即接受才對！」

幸村一聽，立刻正襟危坐，斷然地說：

「家康大人的好意我非常感謝，但我左衞門佐自從當了浪人以來，已隱居日久，承蒙豐臣右府公（秀賴）看得起我，提拔我當了數千名士兵的將領，並把一個外城廓，交給我看管；對我來說，這已是我畢生的光榮；而且，爲右府公一家；帶着武器和德川家作戰，亦是故安房守的遺志，所以，請你告訴德川家康，這件事我萬萬不能接受。」

這樣一來，信伊只好打消念頭，但家康依然不死心。

因爲，家康深深地覺得，大阪城卽使變成毫無防備的城池，但假若有眞田幸村在那裏，要攻擊大阪城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了，所以，他又告訴信尹說：

「我想，左衞門佐大槪是對十萬石的俸祿不滿意；所以，你再去告訴他，我再加給他信州一國，假若他不相信

，我可以叫本多上野介寫一張誓詞給他。」

由於信尹是奉了主命，因而不得不再去眞田城廓。

幸村聽他這麼一說，非常憤怒地大喝道：

「你以爲我左衞門佐會因俸祿的多寡而改變作風嗎？不要說給我信濃一國，卽使給我半個日本，我也不會變節，假若你再做這種說客，我將不承認我們叔侄的關係，而把你從這個外城廓趕出去。」

五左衞門所指的，就是這件事情；他接着說：

「如果你答應出大阪城，家康絕不會計較十萬石或二十萬石的俸祿；因此，近日中你若帶了四、五騎隨從，偷偷地往駿府去，家康一定會非常高興地接見你，到時，你可以把我混進侍從裏，讓我潛進駿府城，我就有機會暗殺家康，並且冒充他；我想，這應該沒有什麼困難才對！」

「嗯！」

幸村點點頭，臉上露出微笑。

「你決心要做嗎？」

五左衞門興奮地問道。

但幸村不立刻回答，而叫了一聲。

「有沒有人在？」

瞬間，立刻有人應聲，並拉開紙門，原來是矮個子的海野六郎；幸村儼然地命令他道：

「把這個老人抓起來！」

五左衞門一聽，雙手立刻往榻榻米一推，跳向半空，然後，往後跳了一個榻榻米遠。

「你爲什麼要抓我。」

五左衞門張大眼睛，瞪着幸村。

「哼！德川家康大概想不出好辦法，才利用你這個替身，來引誘我到駿府去，想藉機消滅我；哈！這種策略看似高明，事實上却膚淺地近乎可笑，仙振五左衞門，此刻你該覺悟了吧！」

幸村咄咄逼人地向他做了這種宣布。

五左衞門一聽，趕忙站了起來，抓起架子上的大長矛；海野六郎則徒手往五左衞門逼過去。

徒手面對三尺長矛的海野六郎，是一名琉球人，同時也是拳法的高手。

此種拳法——空手道，當時在日本還很少有人見過。

海野六郎的左手舉到胸部的高度，四隻手指頭直伸，姆指彎曲；右手則藏在背後，五支手指緊握；只見他無聲無息地滑步逼進，這種架式令人想不出他到底有何奇術怪招。

但五左衞門絕沒想到，海野六郎伸出左手，是爲防備之用，而右手藏在背後，則是準備以快速的武藝進攻。

當五左衞門看見海野六郎逼進他刀尖三尺遠的時候，立刻從容地擊出一招。

「呀！」

就在這一瞬間，海野六郎的左手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伸出來，對準長矛的柄尖用力一砍。

長矛的柄尖立卽被砍斷，往天花板飛過去，五左衞門的雙手頓時痲痺了。

「啊！」

五左衞門喊出令人震顫的叫聲，趕忙拔出短刀，但他已沒有時間擺招。

因爲，海野六郎的短軀，已如子彈般地向他飛過來。五左衞門被海野六郎踢着下巴和右肩，而往後倒下去於是，五左衞門立刻被綑綁起來，拉到幸村面前，他以憎恨的眼光瞪着幸村，並問道：

「你爲什麼不把我殺死，而將我抓起來？」

幸村微笑道：「說不定你是眞正的家康。」

「不要開玩笑了，我只是一個替身而已。」

「噢！這我倒不敢確定我先要把你的長鬍子剃光，再好好觀察一下。」

「然後你準備怎麼做呢？」

「到時再說吧！」

幸村瞇眼傾頭說道。

五左衞門看到他這種諷刺的表情，忍不住發起抖來。

六

「大家盡情唱吧！叫吧！一起來跳神舞吧！」

這是東國制壓西國的神舞！

舞吧！盡情舞吧！

大家唱吧！叫吧！一起來跳神舞吧！

這個神舞會掃蕩西國！」

前面我已寫過，這時的日本，全國上下正在流行跳舞；這一天，在京都市中，也有好幾百個集團，正圍着花車在市中跳舞行進。

一般說來，這種伊勢舞的集團在市中行進之後，最後就集合在三條河灘上，把河灘擠得水洩不通；但那天，突然有一個很大的花車集團，像旋風般地擠進人羣中；瞬息間，只聽到羣衆發出悲鳴以及叫喊聲，仔細一看，原來有幾十個人被壓在地上踏過去了。

這團人雖然頭戴花帽，但他們一身忍者的裝束，而且，每個人都有非常敏捷，高超的武技，剎那間，卽將花車拉到河灘中央，然後消失無踪。

在車上並沒有見到任何神像，只有一個穿着甲胄，雙

手被綑綁的人在車後，此人穿着錦繡外袴，佩戴德川家的三葉葵家徽，面貌和德川家康一模一樣。

由於京都的人經常看到家康出陣，所以，他們對於家康的面孔，早已非常熟悉，此刻羣衆們看見家康被綁在此地，不免驚愕地大叫起來。

而令羣衆更感到吃驚的是，此人背上插了一支小旗，旗上寫着：

「這個傢伙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精，所以將他抓起來示衆。」

羣衆們看到這段文字，立刻引起一陣騷動。

這個消息馬上傳到駿府，家康接獲此報，大駡一聲：

「好傢伙，左衛門佐！」

三天後，家康卽下令攻擊大阪城。

伊藤一刀齋

一

慶長十六年秋天——

在下總國葛飾郡小金原一望無際的櫟林中，有三條人影不疾不徐地趕着路。這三個人雖然結伴而行，但是模樣看起來非常不相稱。

爲首的一位，年紀較大，看起來很像落魄的陰陽師（占卜師），蓬頭垢髮、着白服，腰際空無一物，身上背着一把以草席包裹的長刀，單手拄杖而行。在他那敎太陽燻黑的臉上，有一對不均衡的眼睛，右眼顯得格外斗大，而且鼻樑高聳、鼻翼寬闊，儼然像是工佐長隆所畫於工蜘蛛雙紙上的妖怪。他身上的白小袖和白袴子也髒得幾乎辨不出原來的顏色了。

緊跟在他後面的，似乎是一個普通武士，身披一件皮外褂，走起路來雙肩搖動，看起來比爲首那一個更壯碩。

最後面的那個人，身材不胖不瘦、相貌也平平，看樣子只是一名普通庶人而已，可是，他的腰間却佩着一把相當出色的長刀和短刀。

這片櫟林綿延着，似乎永遠走不盡——

三條人影默不作聲地走着。

原來，爲首那個相貌落魄的，正是伊藤一刀齋景久，隨後的就是他的兩名弟子小野善鬼和神子上典膳。

一刀齋巡遊諸國三十年了，至此，他方才覓到能將一刀流的砍甕和佛捨刀刀法繼續傳下去的弟子。

一刀齋在伏見城謁見德川家康，是十年前的事。

當時，由於家康的軍師小幡勘兵衛景憲的力薦，家康決定聘請一刀齋爲將軍家的刀法指導。然而，一刀齋固辭不受，僅僅應允道：「遲早我會自門徒中，挑選一個相當的人才爲你所用！」然後就飄然離去了。

從那件事以來，一刀齋一直遲遲未實現諾言，將弟子推薦給家康。這次，一刀齋上江戶時被小幡景憲發現，遂强迫他在將軍秀忠面前，發誓一定會將高徒推薦給他們。

離開江戶途中，一刀齋的腦海裏不斷地浮現兩個弟子的影子。其中一個就是服侍於上總夷隅郡萬喜城城主萬喜彈正少弼賴春處的小野善鬼，另一個則是在下總左倉城下打造能面（演戲用的假面具）的神子上典膳。

萬喜家代代都是以勇武出名的關東武士。韓屬於上總的里見義豐，每當會戰之時，總是領先驅着他的坐騎，衝

鋒陷陣，但見他那匹首覆紅布的駿馬飛掠之處，鮮血四濺，傷亡纍纍。

在上一代時，萬喜家由於和里見氏發生間隙，遂脫離里見氏的羈絆，改隸於小田原北條氏，直到北條氏被滅之後，萬喜家還是雄踞於該地，稱霸一方。而萬喜家擁有得力的股肱——小野家，早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了，而且，小野善鬼更是小野家創立以來，最傑出、最能幹的一名麒麟兒。

早在十六歲之時，小野善鬼就單獨出獵，途中，他看見有十來名野盜强行調戲良家婦女，一氣之下就把腰間的焰硝袋取出，將焰硝一一灑佈於這些如野獸般的盜賊四周，不久，焰硝爆炸的聲音，把那些野盜嚇得跳了起來，善鬼就趁機將他們一一斬死了。

據說，數年前一刀齋訪問萬喜城下時，曾在城主的主持下，和善鬼以木刀比武，當時他就認爲，善鬼的刀法中，隱含有天賦的恐怖之氣。

而且，善鬼也頭一次當覺刀法强過他的武藝家，佩服之餘，就拜一刀齋爲師了。

另外一個年輕人——神子上典膳，也是一刀齋在無意中發現的……

某日，一刀齋在佐倉城下的街道上漫步時，一眼瞧見有四、五名童子正戴着白木製的假面具在嬉戲，而最令一刀齋注意的就是童子們臉上的面具。那些面具雖然雕刻粗糙，但却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

一刀齋特地借了一副過來察看，佩服得說不出話來。那些面具乍看似粗糙，仔細一瞧，才發覺刻紋細密，手法相當精緻。

一刀齋立刻要那些童子爲他帶路，去訪問打造這些面具的人——神子上典膳。

神子上家世代都是打造能面的能手，包辦了所有進獻給東園神社的能面。但是令人驚訝的是，這一代當家的典膳年紀未逾二十，手藝就已遠近馳名了。

原來，典膳的父親早在典膳十歲時就已逝世，典膳不得不獨立支撐家門，少年老成。

一刀齋就在神子上家客居了個把月，把刀法秘訣傳授給典膳。但是，直到一刀齋離去之時，典膳天賦的刀法秉異還未開啓，而且，也還未有做武藝家的覺悟。

這事之後，一刀齋復巡遊諸國，在這期間他聽到許多傳言，說在下總左倉的城下，有一個年輕的能面打造者，刀法十分厲害，一刀齋心中不禁暗忖道：

——可能是典膳吧！他的刀藝果然精進了。

因此，一刀齋認爲，要推薦給德川將軍當兵法指導的

人選，除了善鬼與典膳之外，再也不作他人之想。

二

一刀齋先到萬喜城下，訪問了小野善鬼，對他說：

「我想，我退隱的日子終於來臨了，所以，我要找一個適當的人，繼承我的刀法，不知道你肯不肯做我的衣鉢傳人？」

聽到一刀齋這麽說，善鬼英俊的面龐，不禁浮現欣喜的表情。

「用不着我說，你也應當明白，我這個刀法一向都是單傳的，所以，我在挑選弟子時，都非常愼重，以免使一刀流的聲名，斷送在我這一代手中……因此，我在收你爲衣鉢傳人之前，先要試一試你！」

「遵命！不管什麽樣的試驗，我都願意接受！」

善鬼恭敬地如此回答。

一刀齋又微笑着說：

「好！我要你把我一刀齋制爲俘虜！」

善鬼凝視着一刀齋——

半晌之後，他突然以端正的坐姿，舉腿一踏榻榻米，然後，橫身往側面飛去。

只見善鬼原先坐的那疊榻榻米，突然無聲無息地直豎而起——

就在這一刹那，善鬼又連續踏了數疊榻榻米——於是，又有五疊榻榻米，倏地直立起來，而將一刀齋圍困在其中。

「嗯！」一刀齋微笑着點頭：

「你認爲，我無法由此脫圍嗎？」

「大概不能吧！」善鬼如此回答。

此刻，他正藏身於某疊榻榻米之後，但是，他故意發出忍術中的「暗聲」，讓對方摸不清他所在的位置。而且，他還拔出了腰際的刀，屏息靜待着。

一刀齋此時也緊閉着雙目，凝神入定。

——一室寂然——

片刻之後，一刀齋才緩緩地開口道：

「嗯！可以了，我知道了……」

說完之後，他慢慢站起身——

躲在一刀齋身後那疊榻榻米後面的善鬼，也站起來，躬身說：「多謝您如此考驗在下！」

然而，一刀齋並未再說什麽，住了一宿，翌日天未亮，就悄悄離去了。

不久，一刀齋又出現在佐倉的神子上家——

當他看見典膳和以往一樣，正在零亂的木屑堆中，專

心一意地刻着能面時，不禁露出了微笑。

典膳似乎早就料到一刀齋會來，所以，絲毫不感驚訝。

一刀齋遂把對善鬼說過的話，又說了一次。

不料，典膳聽完後，露出了一臉的困惑：

「……可是，您正當盛年，爲何突然想退隱呢？再說，我還年少氣盛、未臻成熟，如何能做您的傳人呢……這我萬萬當不起！」

他這樣謙虛地固辭不受。

「有些資質太差的弟子，我縱使耗費十年的工夫，傳授他刀法的秘訣，他也未必能把我的刀法傳承下去。相反的，有些弟子，我只須對他稍加指點，他就能盡得其中奧妙……」

一刀齋這樣說了以後，才又問他：

「我問你，你有沒有辦法突然攻擊我，置我於死地？」

「在下絕無此本領！」

「可是，你不試試看，又如何曉得呢？」

——一刀齋緩緩站了起來，把屋角那扇六摺屏風移至房間正中，並圍成一個半圓形，自己則坐於當中。

「典膳，你想想辦法吧！」

——隔着屏風，典膳端坐不動——

刀齋蓄意以待，但是，典膳絲毫無動於衷。

良久，良久，天開始濛濛亮了。

「典膳，怎麼樣了……」

——典膳沒有回答，依然保移不動。

最後，太陽終於昇上來了。

就在這一瞬間——

典膳以無比的氣魄，飛快拔刀出鞘，刺穿了屏風。

但是，那把刺穿屏風的刀，是停在一刀齋前面五尺左右的空間。

一刀齋並未責備他刺錯了地方，只是問他：

「刺中了沒有？」典膳回答：

「已經刺中了。」

一刀齋正想起身的那一刹那，不覺微微地戰慄了。

因爲，他發現屏風上那把白刀，不偏不倚地刺中榻榻米上自己影子的要害——心臟。

……典膳沒有攻擊一刀齋的肉身，而故意刺中他的影子。

「嗯高——明、高明！」

一刀齋不禁拍着膝蓋讚嘆。

——

今天，也就是一刀齋試驗完兩名弟子後的第三天——

一刀齋帶着這兩名稀世的俊才，到小金原來了。

三

小金原在後來雖然成爲佐倉炭的生產中心，而聞名於世，不過，在當時還是一片荒涼的山林。

一刀齋和兩名弟子穿過了重重濃密的櫟林，終於來到了一片荒涼的草原。

一刀齋遠遠地看到，前面有一株直冲雲霄的大櫟樹，葉子都落光，只剩光禿的樹幹，就說：

「依我看，那裏最適合了！」

於是，他率先撥開有一人高的蘆葦，穿了過去。

待他們穿出蘆葦叢，定眼一瞧——

以那株大櫟樹爲中心，有一片似乎專爲供人決鬭而整理出來的空曠之地，地上是淺綠的草坪，蔓延了約一町四方左右。而蘆葦和各種灌木則在周圍形成了一道圍牆。

秋風颯颯地自草原上吹過——

陽光非常亮麗、碧澄的晴空中，不知什麼緣故，竟然見不到半隻鳥影。

一刀齋對大櫟樹而立，由懷中取出了一卷東西。

然後，他嚴肅地在兩個弟子前面，展開了那卷東西——一道派令。

兹派〇〇擔任兵法指導官，並支給薪俸六百石

〇月〇日　工井大炊頭利勝　花押

派令上塡寫受派人的地方，是空白的。

因爲，一刀齋可以決定，選派者的名單，再親手塡入。

等善鬼和典膳都看過後，一刀齋才把派令收起。

「我雖然分別試驗過你們倆個，不過，我還是無法分別你們的高下，因此，我才選了這個人跡罕至的原野，做爲觀察你們二人對於事理的洞察力。」

一刀齋的右眼睜得如銅鈴，左眼却瞇成了一條細縫。

善鬼和典膳只是動也不動地凝視着師父的臉。

忽然，一刀齋的眼光落在善鬼臉上——

「善鬼，你的刀法很可能勝過典膳，我要你俘虜我，你就馬上用榻榻米圍住我，自己藏在後面拔刀伺機，而且，未讓我識破你所在的地方，因此，我不得不說你技術高明。不過，在那種情形下，我只須安然端坐於榻榻米中，以靜制動就可以了，而你則不然，你必須屏氣凝神，在榻榻米後躲藏到天亮。再說，你在豎立榻榻米之時，動作也

不盡乾淨俐落，毫無綻破，我本來是有機可乘的，只是……因此，你千萬不可自負，你設計的圈套，說不定反而對你不利，我認爲這是你的弱點！」

然後，一刀齋又正視着典膳說：

「典膳，若通常的比武，你可能不是善鬼的對手。那天，你在屛風後坐了一個晚上，直到早晨的陽光照射進來時，你才想到要刺我的影子。假如那天是陰天的話，你可是怎麽辦好呢？難道再坐等第二天的來臨嗎？你是唯恐刀法比我差，遲遲不敢出手，想等待時機。不過，有一句話你要牢記於心，那就是：要膽大心細！」

說完應該交代的話後，一刀齋突然雙目緊閉，只大喝一聲，比武開始——」

隨着他這一喝，善鬼和典膳如驟然被彈出去般地，跳開了九尺之遠——

等他們站定後，立刻亮出了白刀。

此刻，他們二人的距離，約有十步。

善鬼把刀高舉在頭上，而典膳則把刀尖擧在眼前，作出青眼的架式——

青眼會成爲一刀流的基本架式，就是起源於此。

擺出青眼架式時，將刀尖作如鶺鴒的尾巴那般的抖動，可以防衛自身。因爲，刀尖一旦在空中靜止不動，身形就會變得遲鈍、不矯健。抖動刀尖，不僅可使身手靈活，還可因而使敵人分心，自亂陣脚。

典膳來照師父以往所指點的，脚跟不斷離地、着地，供身體如水中的小船般載沉載浮。

另外一方的善鬼，依然高擧着長刀，擺出大上段的架式對峙着。他的態度傲然，一副勝劵在握的樣子。

在雙方對峙的此時，善鬼的氣勢的確凌駕於典膳之上，似乎連師父一刀齋都不被他放在眼裏。

他以六尺巨軀，手握三尺餘的長刀。用大上段的招式威壓着對方，這種凌厲的氣勢，眞能令鬼哭神號！

典膳生來瘦小，加上素不修邊幅，穿着隨便，因此，和俊偉的善鬼比起來，顯得格外可憐。

而且，他們兩個人視線所注意的地方，也大不相同——善鬼是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典膳的前額，而典膳則微睜着眼，全神貫注地直視善鬼的下腹部。

這時，兩者當中有一個人，步步向前逼近——

——那個人就是善鬼！

四

「呀——」

「……嗚——」

善鬼像頭怒獅般地咆哮着，連連出刀。典膳也一口氣接了他的四刀。

善鬼步步逼近，典膳節節後退——

善鬼的雙目，如要爆出火花般地閃亮着，典膳則依舊半睜着眼。全視貫注，凝視着善鬼的下腹部。

他這種雙目半睜的刀法，正是後世所謂的「帶矩」。

這種刀法的特色，就是絕對不讓對方看到自己的瞳孔；這種刀法正是專剋比自己高强的對手。

因爲，瞳孔是最容易洩露心思的地方，倘若和敵手雙目相對，很容易被識破戰策。爲了避免這一點，只有雙目半睜，動也不動地注視着對方的下腹部。

有一首歌謠，就是描寫一刀流刀法的訣竅，歌謠中說：

勿光想攻擊對方，須防衛自身。

若一意欲出奇，就會破綻百出。

典膳自覺在刀法上不知善鬼，故戰戰兢兢，依照從前師父所指示的，持刀將自己化爲虛空中的一道幻影，然後，靜待可乘之機。

最後……

善鬼和典膳終於在大櫟樹周圍繞了一圈

一刻鐘就這樣地過去了。

這時，善鬼開始有點焦躁了。

他們二人初對峙時，善鬼已自典膳擺出的架式中看出，典膳的刀法正如師父所說，並無出色之處，至少，比起自己的確還差了一大截。因此，他很自然地就在心中產生了輕篾，但是，當他開始進攻時，才發覺典膳的架式雖然毫不起眼，却毫無破綻可尋。

而且，每當善鬼發出威嚇的咆哮聲時，典膳也毫不示弱地嘶吼着，銳利的聲音，直到善鬼的五臟六腑。

不得已之下，善鬼得步步逼近，想擊潰典膳的防勢；但是，典膳毫不理會他的挑釁，節節後退，終於在大櫟樹周圍，繞了一圈。

這時，善鬼已經放棄往前迫近了。

他低頭一個凝神，然後，快若閃電地揮出大上段的招式，口裏發出雷霆般的吼聲。

看了這種雷霆萬鈞的氣勢，典膳的身子彷彿往下沉了兩寸……

就在這一瞬間——

雙目緊閉，在一旁觀看比武的一刀齋，叫了一聲：

「典膳，千萬不可後退！」

幾乎就在同時，典膳突然用拇指和食指夾住了刀身，擺出了一個異樣的姿勢。

典膳想用自己閃亮的刀身，來蒙蔽善鬼的眼睛，來迷亂善鬼的心志。

被刀光照得眼眩的善鬼，最後忍不住使出了全身的力量——「嗯！——」……

他把全身所有的力量，都傾注於這一擊。

他的大上段招式，似泰山壓頂般由正面擊來，將典膳橫在眼前的白刀，擊得粉碎……

就在這一瞬間——

典膳瘦小的軀體，如陀螺般迴旋起來。

緊接着，典膳又靜止不動了。

——他以身體背對着善鬼而立。

他的臉色如蠟紙一般地蒼白——

他的表情迷惘，神色痴呆——

不過，善鬼並未趁機出手襲擊他的背後。

這時，善鬼把手上的刀緩緩地放下去。

緊跟着，他的臉上露出了殘酷的表情，並且，慢慢。慢慢地把臉仰了起來……

一個沉重的撞擊聲之後……

一刀齋張開眼皮的時候，善鬼已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了，而典膳則渾身虛脫般地站立在原地。

「典膳，比武已經結束了……」

聽到這句話，典膳方才猛然回醒般，用茫然的眼光，無助地在周圍游移着。

最後，他的眼光停留在善鬼的屍體上。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他的手中竟多了一把短刀。

事實上，他幾乎完全記不起，方才發生過的事了。

原來，當典膳的白刀被擊碎時，他就飛快地拔出短刀，如陀螺般地迴轉身子，向善鬼掃了一刀——

「典膳，想不到你竟在無意中使出了無想力！」

一刀齋頷首微笑地說着。

「是……」

典膳漫應着，下意識地跪倒在地。

不知道因何緣故，他的身子開始抖起來。

也許是方才壓抑住的恐怖感，此時才迸發出來的吧！

一刀齋取出將軍家的派令，和備前製造的福岡一文助宗那把「砍甕」的名刀，以及一刀流的刀法秘笈，一一甩到典膳的面前——典膳還是低着頭。

一會兒，等典膳抬起頭時，原本站在一旁的一刀齋，早已如一股煙般地消失踪影了！

「師父……師父……」

典膳愕然地在草地上追了幾步。

不過，除了地上那堆派令、秘笈、砍甕刀外，沒有任

何跡象顯示一刀齋曾經在這兒待過。

五

抵達江戶的神子上典膳，首就先到小幡勘兵衛的府邸，拜見主人景憲。

一刀齋雖已親筆在派令上塡上他的名字，但是，他却委婉推辭說道：

「關於這分差事，在下尚有所顧慮，故懇請先容在下於京都開館授徒一個時期，再說……」

景憲着實猜不出典膳的眞正用意，便以右手握住了腰際的刀柄，然而，任他再如何使勁，還是無法拔出來。

因爲，典膳早已用一把鐵扇抵住了他的刀柄，由於典膳的力道大過景憲，所以，景憲立卽感覺手腕一陣痲木。

「着實高明——」

景憲不得不苦笑着、頻頻稱讚。

經過這一次的試驗，景憲似乎還不滿意，幾天後，又帶着典膳，來到了柳生的武道館。

景憲的目的是要讓典膳和但馬守矩，或柳生家的長子十兵衛比武一番，以較高下。

然而，典膳仍然委婉地拒絕了。

景憲立刻質問他，既來之、則安之，爲作臨陣退却，典膳便毫不動地說出自己的見地，他說：

「我是未來的將軍家刀法指導者，而但馬守則爲現任的刀法指導，我二人比武，不論那一方失敗，對我二人或將軍家來說，都是很難堪的事！」

這個時候，景憲的雙眼有意無意地瞄了一下上座。

原來，在但馬守宗矩的背後，端然坐了一位陌生人，那個人就是微服特來一睹典膳身手的將軍秀忠。

只見秀忠微微對着景憲頷首示意。

景憲似乎得到了許可，便大喝一聲：

「神子上典膳，你未免太出言不遜了！」

隨着這一喝，宗矩的長子十兵衛三嚴大踏步地走到道場中央，手握一把四尺餘的木刀，對着端坐於前的典膳說：「小子奉命要斬碎你的腦袋！」

說完，把木刀一橫，擺出青眼的架式。

在此必須先說明一點，十兵衛三嚴在當時還不是獨眼，因此，他那雙較常人大一倍的眼睛熠熠閃亮着。

典膳端坐不動，只溫和地仰視着十兵衛說：

「你不也給我一把竹刀嗎？」

「我奉命要斬死你，所以，你應該設法空手閃避！」

「哦！那麼，請你稍等一會兒……」

說着，典膳慢慢地自懷中取出那道派令，摺成細細的

紙條。然後，右手抓緊紙條，半抬着膝蓋說：

「好，請吧……」

「………」

十兵衞無言地步步往前移動着。

在觀衆席上，約有一千多人屏息注視着這場比武。

當十兵衞的刀尖觸到紙條的時候，十兵衞立刻警覺地止步站定——他們二人就這樣保持不動——

典膳手中的紙條，正對準了十兵衞的眼睛。

典膳事後曾經感慨地對朋友說，學習了一刀流的秘訣後，唯一的收穫就是這種刺殺的絕招。

這時，典膳以長僅四寸的紙條爲武器，準備刺擊十兵衞的眼睛。如果十兵衞是一個平庸的武藝家的話，必定會輕篾典膳這種計策，而輕擧妄動地揮刀朝他的腦袋斬去。

但是，十兵衞是不平凡的刀法高手，所以，他知道這長僅四寸的紙條，實際上比長矛更銳利難當。因此，他不敢輕擧妄動……

半個時辰過去了。

十兵衞的臉忽然逐漸漲紅了。

典膳的臉頰却有一點蒼白。

突然間——

「咚——」

彷彿有一棟巨大的建築物，在刹那間四散瓦解似地，雙方發出了駭人的聲音。

一千多名的觀看者，都來不及看清十兵衞和典膳的動作，可能是被場中的情形弄得眼眩了。

等衆人回過神來之後，才看清他們還是保持原來的姿勢，在原地動也不動——

唯一不同的就是——

十兵衞的左眼，不知何時竟揷着一支兩寸餘的紙條，而典膳的右手還抓着另一支兩寸長的紙條。

原來，就在方才那一瞬間，典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對着十兵衞的左眼，把手中的紙條擲出，而十兵衞也當即揮出一刀，將迎面而來的紙條砍成兩半，典膳立即抓住了其中一半，而另外一半就不偏不倚地刺中了十兵衞的左眼……

六

一個月之後，典膳更名爲小野次郎右衞門忠明，在駿河台開設了一個武道場，而且，頭一次在江戶豎起了一刀流的招牌。

雖然，一刀流的刀法還不甚爲人所知，但是，由於有小幡景憲做後台，所以，來求敎的門徒還是相當多。

某一天。

小幡勘兵衞突然來訪，一見面就說：

「這是公事，請立即跟我走！」

這時，勘兵衞已是德川幕府的目付役（監察官）了。

「是不是我有什麼嫌疑……」

「不！是有一件事要拜訪你……在敝府的膝折村，有一家中條流的武道館，新近收留了一個浪人，而據我們的調査，這名浪人正是前不久在江戶城放火的奸細。」

那天的火災，燒燬了江戶城主城廓的一部分。

「我想，捕捉奸細應該是奉行所的任務吧！」

「是的，不過這並不是普通的奸細，我認爲，他很可能是豐臣家派遣而來的間諜，所以，我不便帶一大羣捕吏去逮捕他，如果你辦得到的話，請你助我一臂之力，將他抓起來，即使將他斬死也無所謂！」

逮捕犯人，自古以來被看做是輕賤的工作，武士們從來是不輕意去嘗試的，因此，勘兵衞怕次郎右衞門不肯答應，才說「即使斬死也無所謂」。因爲，如此一來就符合武士道的精神了。

次郎右衞門也明白他一番苦心，遂爽快地答應下來，把砍甕的一文字名刀佩在腰際，單騎直驅膝折村——

勘兵衞所說的那家道館，正面臨街，建築雄偉，看來似乎是古代豪族的遺跡，大門上掛着「中條流」的招牌，氣勢奪人。

次郎右衞門策馬走近大門，高聲喊着要和那名新生的浪人比武討敎。

由於他是以武藝家的身分登門請求比武，所以對方並未拒絕，也不知事跡已敗露了。

不久，裏面走出一個身材魁梧的武士。

很顯然地，這個人只是未逢機運，否則，他早就是一個名滿江湖的高手了。

最後，他們選了一處被桑樹所包圍的空地，做爲比武的場所。

次郎右衞門看見對方拔出長刀，而自己只拿了一把鐵扇，心裏便覺得：

「——可能可以順利拿下他……」

因爲，這個人看起來刀法非常高强，但却不是武藝家或忍者，如果他眞是眞田幸村派來的高手，次郎又衞門也已經有所準備了。

「這個人可能是爲了私人的恩怨，要向德川家報仇的吧！」

次郎右衞門心下這樣暗忖着，就對他說：

「很不幸，你已經被發覺了，所以，你應當立卽死了

這條心，如果你現在投降的話，也許還有商量的餘地，你想怎麼樣呢？

那個浪人沒有回答，只是露出一臉的苦笑。

——那就怪不得我了！

次郎右衞門手握着鐵扇，步步地逼了過去。

對方擺出的架式，正是所謂的下段青眼，乍看之下，一點破綻都沒有，看來他雖未經過潛心的苦修，但是，可能曾經殺死過不少人。

隨著次郎右衞的逼近，對方也漸漸後退。

終於——

對方被逼至絕路，背部壓在桑樹的樹幹上了。

雖然，他尚未找出次郎右衞門的破綻，但是，逼於形勢，他咆哮著擊出了一刀——

「呀！——」

次郎右衞門飛快地棄了手中的鐵扇，拔出一文字名刀，對着迎面而來的白刀橫掃過去。

「啊——」

隨着這聲慘叫，一隻血淋淋的左腕飛墜地面。

雖然如此，對方還是不肯認輸，舉着受傷的左手，露出魔鬼般猙獰的笑容，厲聲叫道：

「來吧！過來吧！」

次郎右衞門看了看對方的那種拚命的樣子，不禁皺皺眉頭，把染滿了鮮血的長刀放了下來。

他本來就無意殺死對方，此刻不禁躊躇起來……

……究竟要用何種方式，才能讓這個準備拚命的奸細逃生去呢？

這時，對方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喂！快上呀！」

對方又再度叫喊着，揮來凌厲的一刀。

次郎右衞門不再猶豫，也沒有閃避，對準了對方的右臂，迎出一刀。

「你看！怎麼樣？」

剎那間，只見對方抓着長刀的右手，在空中轉了幾圈，然後斜斜飛出，掛在兩間多遠的一棵桑樹上。

次郎右衞門冷冷地這樣看着對方。

然而，對方還是沒有降服的意思，瞪着銅鈴般地一對大眼睛，呆立在那兒。

次郎右衞內認爲，讓這樣一個殘廢的人繼續活下去，實在是極其悲慘的一件事。

因此，他沒有半句通知，就向前逼近了一步——

只見一陣鮮血四溢，一顆人頭飛落地面。

就在這個時候——

傳來一聲低沈的聲音說：「你未免太大意了！」

次郎右衛門吃驚地回頭一瞧——

遠處的街道上有五、六條人影在那兒鵠立觀望着，其中有一個是笠帽深覆的雲水僧。

「噢！」

他忙不迭地跪倒在地，雙手恭敬地垂着。

這時，他的額上有一個傷口，正微微地滲出血絲，可能是方才不小心被敵人的刀尖劃到的。

那個雲水僧似乎早已看出，次郎右衛門是由於過分輕敵，才受此輕傷的。

「……師父……」

次郎右衛門低聲地叫着，不過，他並未起身走過去。

然而，當他再度抬起頭時，那個雲水僧的影子，早已自街道上消失了——

× × ×

元和元年春天。

霧隱才藏本想一舉取得家康的首級，但是，當他由駿府返回大阪城的時候，已經很不幸地失去了左腕。

而且，他所取回的也並非家康的首級，而是一顆雕成家康頭顱的木頭。

再說，這顆假的頭顱也已被砍成兩半了。

當時，才藏潛入了家康的寢室，望着睡在床上的家康，迎面就是一刀，就在這當兒，他心裏大叫不妙——

然而，說時遲那時快，他的左腕已被砍斷了。

接獲這個凶訊後，幸村不禁用沈重的口氣說：

「既然小野次郎右衛門已經擔任家康的替身了，我們也只有放棄暗殺的手段了……」

大阪夏之陣

一

元和元年四月——

德川家康向大阪城提出了最後通牒，內容如下：

去歲兵亂之時，敝人曾請閣下遣散百姓之事，望請閣下勿生誤會。蓋河州不同於攝州，和議既立，閣下理應解僱所有浪人，詎料閣下反大量僱請浪人，不知用意究竟何在？且傳聞秀賴君手下衆臣，正積極厲兵秣馬，準備一戰，此乃近日社會動亂之因。倘欲化解此種妖氛，唯有煩請閣下移駕河州郡山城，敝人保證於一定期間之內，爲閣下修膳一切遭戰爭毀壞之護城溝、城牆等。

收到這則通牒後，大阪城立刻召開了緊急會議。

會議上，將領們各據一辭，分成了五派。

織田有樂齋長益和他的兒子武藏守，同時主張要服從家康的命令。

木村長門守重成、渡邊內藏助糺、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四人則一意主張決戰。

另一派以明石掃部助全登、大野主馬頭治房爲首的，則認爲秀賴當親自再謁見家康一次。

片桐且元離去後，擔任大阪城總管的大野修理大夫治長這一派，則堅決認爲，這則通牒乃是家康故意刁難大阪城的，是故，只須將浪人解僱一萬人左右，並且對家康稍事諂媚，一切即可迎刃而解了。

最後的一派，就是眞田左衛門佐幸村及後藤又兵衛基次等人，他們從頭至尾都保持沈默，每當有人詢問他們的意見時，幸村就以溫和的聲音說：

「萬事唯有依照神明的安排……」

而基次也總是回說：

「我想，投降也好，決戰也無妨……」

他們二人的心思，着實令其他的武將百猜不透。

其實，幸村和基次早就看透了，縱使再如何掙扎，努力，也免不了被滅亡的噩運。

尤其是幸村，早在冬之陣結束以前，就已經洞察此種必然的情勢了。

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和議成立後，雙方不但交換了誓書，而且以家康的計謀，在和議的條件中特別加了一條，今大阪城撤除一切的外廓和護城溝。

幸村認爲，這乃是家康的詐術，其用意在使大阪城變成毫無防備的城池，然後再製造藉口，一舉滅掉豐臣家。

木村長門守重成出使茶臼山，取得家康血印，折回大阪城那夜，幸村便偷偷地邀大野治長聯袂謁見了秀賴，對他上諫道：

「今和議雖已成立，然而，臣等以爲，敵人乃有懼於大阪城之堅不可拔，欲藉議和之名，解除一切防備，再一舉攻下。凡議和之條件，大阪城無不一一做到，因此，家康必大安其心，想必敵軍今夜莫不解除武裝，安然高枕。若臣等冒死上策，願於今夜突襲敵陣，取回家康之頭顱。若欲保持大阪城之安泰，棄此外別無他策，望主君千萬成全，讓屬下率兵達此心願！」

幸村所提的，果眞是奇策，然而——

和議成立後方才喘了一口氣的秀賴和治長，終於沒有同意他的計策。

不過，幸村也並未立即退下。

究竟，幸村算得上是大阪城裏最幹練的謀將，因此，對他這項熱心的建議，秀賴和治長不禁感到猶豫。

就在這時，早就立於紙門後竊聽的淀君，忽然滿面怒容地走了出來——

「家康既然有言在先，絕不攻擊大阪，我們若先背約，豈不遭到神明的懲罰！這項計策萬萬使不得！」

她這樣厲聲地嬌叱着。

結果，就由於淀君這一句話，幸村那項乾坤一擲的計策，終於不得被採用。

——哎！大阪城遲早會淪陷的……

幸村不由得如此深深地嘆息了。

不過，萬事總得盡人事、聽天命，因此，幸村還是命令了猿飛佐助等四名勇士，做了一些努力。

他還派了佐助、霧隱才藏和三好清海僧，到茶臼山的家康本營，和岡屬的秀忠本營縱火。

但是，謹愼的家康，早就做了萬全的準備，因此，火勢在未釀成大災前就被消滅了。而且，家康那方面，只對外宣稱是普通的失火，所以大阪城也不以爲怪，這件事就如此不了了之了。

倘若起火當時，眞田軍能趁黑煙的掩護，衝入敵陣，說不定早就斬得家康和秀忠的首級，而使整部歷史改寫了。這以後，幸村還用過各種刺殺家康的方法，然而，終於都未獲得成功。

不久，就到了夏之陣……

至此種地步，幸村縱有滿腹英烈壯志，也無可奈何了。

二

就在夏之陣發生的第三天，大野治長遭受一名刺客的襲擊。

那天，治長如往常一樣，到主城廓視察，直到夕陽落山後才踏上歸途。

當他行經櫻門時，忽從高牆上躍下一條畸形的人影，擋在治長眼前約二間的路上。

那人穿着鮮紅的法衣，頭上戴着同樣鮮紅的頭巾，臉上則罩上天狗的面罩，右手倒提着一把大鐮刀，足登一雙厚木屐，背上背了一個大燈籠，代替標幟。

「修理大人——」

他大聲叫着，舉起手中的大鐮刀——

「修理大夫大人，我問你，你把故太閤（秀吉）遺下的數萬軍資，偷偷運出去藏在什麼地方？你快說，那筆軍資現在是在何處？」

他這樣聲勢咄咄地逼問着。

「你在說些什麼廢話？」

治長瞪着他，心想：這傢伙究竟是誰……

的確，太閤生前埋藏的軍資，是一筆相當大的數字。家康在關原之役，打敗石田三成後，也一直想獲得這筆巨額的軍資，而始終虎視眈眈。

老實說，家康攻擊大阪城的主要目的，乃是想得到這筆軍資，至於秀賴和淀君的首級，則還在其次。

家康雖已掌握了全天下，但是這幾年來，始終戰事頻仍的德川家，早已經是庫銀窮竭，沒有統治者應有的雄厚財力，因爲，家康沒有餘力從事儲蓄。

對德川幕府來說，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金錢。

而秀吉爲秀賴留下的軍資，全日本境內所有大名的軍資合起來的數字，可能還比不上。若用來僱請十萬、二十萬的兵士，實在足足有餘。

據外界的傳說，目前這筆軍資的藏處，除了秀賴和淀君外，只有大野修理知道。

「修理大夫大人，你如果想保住這條老命，就別想隱瞞，老老實實給我招出來吧！」

那個天狗叫着，揮起手上的大鐮刀就要砍來了。

治長當卽大聲呼叫着！

「來人哪！有刺客！」

治長拔出了長刀，他左右的三個士卒也亮出了刀。

就在這個時候，木村長門守重成正帶了五、六十騎部下，要出城勘察地形，正巧撞見這個景象。

重成看了半晌，才皺皺眉頭說：

「那個人是……」

他似乎已經識破那名刺客的眞正身份了。

接着，重成命令部下們先去解救治長。

「眞是不巧……」

天狗看見一擊人正向這邊疾馳而來，知道自己無法得手，就向治長叫着說：

「修理大夫大人，從今以後，你必須和曾經與淀君作樂過的東西告別了，哈！哈！哈！」

說着，他的大鐮刀向治長的下體砍了過去。

治長忽覺雙股間一陣劇痛，慘叫一聲，彎下了身子——

天狗得意洋洋地笑着，穿着厚木屐的雙腿一蹬，就從圍牆上消失了踪影。

翌日，木村重成將目擊的經過，擬成了一份報告，呈遞給幸村。幸村看過後，立卽召來了三好清海僧。

「你昨夜爲何做出那種糊塗事？」

他忿忿地質問着三好清海僧。

不料，清海僧神情泰然地反問：

「主人，萬一德川軍攻進城裏，難道你要戰死於此嗎？」

「你的意思是要我逃走？」

「那當然！如果抱定決心，要和大阪城同生死、共存亡，才是糊塗呢……護衞右府公一起逃亡也好，獨自逃亡也可以，總之，只要能離開這裏，將來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到那時，最需要的就是軍資。再說，故太閤殿下所留下的軍資，總不能被德川家搶去了，對不對？」

「嗯——所以，你才去威脅修理大人，是嗎？」

幸村莫可奈何地苦笑着，又說：

「其實，關於軍資的事，不僅是德川家康，全天下的人，沒有不覬覦、關心的……大野修理很可能也不知道那筆軍資的藏處呢！」

「那麼，誰才知道呢？」

「我想大概只有淀君和秀賴公而已吧！」

「…………」

清海僧不高興地噘着嘴，不作聲。

「清海，你不愧是石川五右衞門的兒子，精打細算地想在大阪城淪陷前取得這筆軍資，不過，我認爲這是沒有用的！」

「爲什麼說沒有用呢？」

「淀君和秀賴是絕對不會輕易洩露軍資埋藏的所在，不過，萬一大阪城不保，他們也許會將那筆軍資，作爲交換性命的條件，只是目前時刻未到，他們絕對不會輕用那

張王牌……然而，那筆軍資也很可能隨着他們二人的死亡，永遠埋藏在地下，不爲任何人所得。」

「世上竟有這種事！」

「清海，你是大盜的後裔，可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尋得這筆巨款呢？」

「主人，我是爲了你，才想去打聽那筆軍資的。」

「對我左衞門佐來說，豐臣家一亡，就像沒了根的遊魂，能過得去就好了，那筆足以支配天下的巨款，對我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主人，你是說，你一點野心都沒有？」

清海一臉不滿的神情，這樣咕噥着。

「對！正是如此！」

幸村微笑着對他點頭。

「哼！我就是不甘願，從今天晚上起，我要出城去尋找故太閤留下的那筆軍資，卽使耗費數年的光陰，也在所不惜。如果幸運被我尋到的話，我會帶到主人面前，讓您大開眼界。」

「…………」

「主人，我想當你看到那筆錢後，絕對不會想過隱居的生活了，你會改而盤算那筆錢的用處……說不定，你會在蝦夷（現在的北海道）蓋一座大城，收容上十萬的浪人，或者造一艘軍艦，航到遙遠的彼岸，造一個安樂的小王國——我猜，你一定會如此的……」

「…………」

「所以，在這之前，我要暫時和你告別了，再見——」

清海僧說着，很快地起身走了——

接着就是猿飛佐助來訪，他眨眨眼睛，注視着主人的臉。

有一剎那的時間，幸村整個人都呆住了，所以，毫未察覺有人進來……

半晌之後，他才驚覺地叫着：

「佐助，你來了呀——」

「是的，主人有什麼吩咐嗎？」

「你去查查關於家康入京都的事。」

三

大阪城中的會議，終於獲得了結論。經衆人的建議，秀賴決定親自騎馬到茶臼山，檢閱一切的部署。

——三十支暗紅色軍旗，十支鑲金兵旗，一千支長矛、葫蘆瓢、馬……

一切情形和故太閤在世時，毫無兩樣。

當時，家康已由駿府出發，抵達名古屋，並向所有的諸侯發號施令，準備攻打大阪城。

某日，筧十藏、穴山小助、由利鎌之助三人，同時兼謁見幸村，並對他說：

「請將斬死大御所 那頭老狐狸 的任務，派給我們吧！」

當天，他們已經得到家康離開名古屋，往京都出發的消息了。因此，幸村半閉着雙目回答：

「斬死那頭老狐狸的機會，是再也不會有了……」

目前，所有德川派的兵馬，都已從全國各個方向，朝大阪城集中而來，將軍秀忠也已打江戶出發了。

倘若此時取得家康的首級，也無法挽回天下的大勢了，因爲，家康個人的權力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德川幕府的權勢，已經非常穩固了。

對於這點，穴山小助大不以爲然——

「可是，主人，萬一大阪城淪陷，大御所是死了，或仍活著，對方開出的條件就大有差異了。」

他的意思是，家康一旦去世，將軍秀忠決不會忍心殺害自己女兒千姬的丈夫秀賴。

但是，幸村又說：

「如今，柳生宗矩和小野次郎右衞門，隨時都像影子般地護衞於家康身側，而且，服部半藏也不時帶領着三百騎忍者，毫不放鬆地守護在府裏，你們縱使有萬夫莫敵之勇，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就在一個月前，霧隱才藏爲了斬取家康的首級，曾偷偷潛入駿府，而被小野次郎右衞門砍斷了左腕。

「無助地死守於城中，倒不如勇入虎穴，直取家康的首級，卽使死，也死得轟轟烈烈。」

他們三個人一致如此地表示。

最後，幸村無奈之餘，就叫來了兒子大助，要他率領他們三人一起行動，並殷殷叮嚀道：

「千萬不要輕視自己的生命……記住！」

他們出發後，幸村也未向其他將領提起此事，只是獨自枯坐房中，數日不發一語。

秀賴的作風與冬之陣時完全一樣。他不斷地發出檄令，命四面八方與豐臣家有過舊交的諸侯，出兵來援。這件事，幸村始終未插手。

因爲，他深知這些檄令不會起任何作用。

例如——

淺野但馬守長晟。他是故彈正少弼長政之子，也是幸長之弟，如今則是與大阪咫尺之遙的南海紀伊國國王。他的行動，向來頗具影響力，倘若他肯出兵相救，那麼，其他諸侯也可望相繼派兵來援。因此，秀賴特地親自執筆寫了一封檄令，並派大野治長爲使者。

那天，治長就到和歌山見了紀藩三老臣淺野右近，同苗左衞門佐、龜田大隅，對他們說：

「貴藩自故彈正少弼大人以來，卽與大阪城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此番關東德川家所提出的難題，已深深威脅到右府公秀賴的安危，因此，希望貴藩能鼎立相助——」

此外，他還保證說，屆時豐臣家當以金十枚，金製砝碼三十個做爲報酬，而且，只要援軍一入大阪，就當面致贈馬匹百騎。

這三名老臣聽到治長套起舊交，頗覺爲難，遂先告退，在另外一個房間商量了半天，才出來答覆道：

「關於你要專程來訪所提的這件事，我們主君也頗覺進退維谷，因爲，故主君乃是蒙受大御所的鴻恩，才能成爲一國之主……所以，煩勞你將他這種爲難的立場，說與右府公明白……」

治長返國之後，立卽將詳情覆上，但是秀賴還是不死心，再度將報酬提高，命令治長再去遊說一番。

於是，治長又束裝赴和歌山——

「敝主君秀賴公實在非常仰賴貴藩的援助，是以，命敝人代傳其意，願贈送長晟大人大和國之地，並致諸位重臣各一國，望請多加三思——」

最後，長晟只得親自現身，告訴治長說：

「敝人的先祖，的確曾蒙太閤秀吉的厚恩，然而，我是受了德川大御所的提拔，才有今日的，所以，我實在不能和關東軍以兵刄相見——」

至於其他諸侯的態度，也與他大同小異。

至此地步，大阪城的重臣們始知不能再猶豫下去了。

大野治房首先率領二千兵馬，自大阪城出發，越過暗峠、向郡山進擊。

守備於郡山的筒井主殿頭定慶，經此猝然的一擊，立刻棄城而逃，最後自殺而死。

四月二十七日夜，這則敗訊才傳到淺野忠知處——

「大野治房率領大阪軍二萬，欲一擊攻陷和歌山。且有淺野長晟在泉州信達設陣，淺野右近、龜田大隅、上田宗古、前田越前諸部隊，在佐野佈陣。」

血氣方剛的淺野忠知，在接獲報告後立卽說：

「不論敵軍陣容多大，我們既奉命死守前線，就必須與敵人血戰到底，一步也不能退却！」

在一旁的老臣龜田大隅，立刻上前勸道：

「最後的總勝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必須顧全大局……以目前的情勢來說，敵軍共有二萬，而我軍只有五

千，所以，必須使用奇策，才能以寡擊衆。如今，佐野的地勢，東邊距山麓甚遠，西面距海道則甚近，這種寬濶的平野，最不利於抗拒大軍……依屬下之見，在一里之外的樫井，有一片明神松原，若能派軍埋伏於該處，勢必能瞞過敵方的耳目，不教他們發覺我軍兵馬的寡少。同時，那兒的道路多爲羊腸小徑，兩旁皆爲水田，我軍可以槍隊作後衛拒擊，縱使敵軍再浩大，也難以作一列縱隊前進，所以，屬下認爲要在松原抵擋二萬敵軍，不是一件難事！」

不料，左衛門佐忠知仍然固執己意，怒斥龜田大隅是膽怯鬼，最後，還是長晟出面調解，並決定採用大隅所提之策。

如狂濤烈燄般向和歌山進擊而來的先鋒部隊，是以塙團右衛門爲將的六百騎兵士，和岡部大學則綱所率的四百騎兵士。

被讚爲天下之豪傑的塙團右衛門，在大雨傾盆的凌晨，長驅直入佐野，然而，淺野軍早就撤至信達了。

團右衛門不禁懷疑敵軍使詐了！

——奇哉！怪哉！

但是，就在這時，有意搶功的岡部大學早已率軍衝過佐野，往前直去了——

團右衛門對岡部大學的輕率覺得非常生氣，可是，想阻止他已來不及了。

——絕不能讓大學搶得首功！

雨雖然停了，濃霧却仍盤桓不散，對他們非常不利，團右衛門就吩咐部下說：

「隨我前進吧！」

途中經過安松市街時，發覺那兒已是一片灰燼，而濃煙猶存，令人嗆然。

到達明神垚林附近時，遠遠就望見了逼近過來的淺野軍——「弟兄們，一股作氣把他們衝散吧——」

團右衛門喊着，雙腿一蹬，坐騎飛了出去。

於是，如排山倒海般的戰鬬展開了。

漸漸地，淺野軍似乎亂了陣脚，開始節節敗退……這本是他們預定的計謀，可是團右衛門却未能識破。

團右衛門軍遂乘勝追擊——

但是，追不到二丁之遠，就中了淺野軍的埋伏了。

那些伏兵開始自叢林中向外放槍，槍聲如巨雷般震得人耳目昏瞶——

「糟糕！上當了！」

團右衛門恨得咬牙切齒，但是此時也來不及撤退了。於是，他抓起了背上的大掃刀，怒喝着——

「讓你們瞧瞧塙團右衛門拚命的樣子吧！」

接着，只見他那匹坐騎，飛也似地衝出去，而凡他所過之處，必有人頭紛紛落地。

鋼盔、長刀、長矛，手臂也四散飛出，景象零亂、淒慘。

這時，伏兵們仍然繼續放槍、射箭，團右衛門的肩膀、大腿都被子彈射穿，左臂和背部也血流汩汩。

但是，他仍然神勇地前進，殺死了無數敵軍。

終於，有一支長矛不偏不倚地刺中了他的腹部。他痛得由馬上翻落地面……

「看！八木新左衛門來也——」

隨着這聲喝喊，敵將八木新左衛門揮着刀砍了過來。

不料，團右衛門一骨碌翻身坐在地上，並伸出左手，抓住對方的白刄，嘲謔地說：

「別急！別急！我這顆腦袋遲早會給你的！」

一面說着時，右手早已拔出了自己的短刀，抵在自己的脖子上說：「親手割下自己的頭這種鮮事，從新田義貞以來，可能就只有我做得出了……」

一陣朗笑聲後，繼之一聲輕微的呻吟——

塙團右衛門的頭，從脖子的頂端，非常平整地掉下來了。

四

五月一日，德川家康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向全日本下達了一道總攻擊令。

早在四月十五日，家康就從名古屋出發，十六日當天路過龜山，而十八日則到了京都。

就在家康進入二條城那個深夜，猿飛佐助也回到了大阪城，至眞田城廓報告說：

「大助大人和筧十藏、穴山小助、由利鎌之助三人，都壯烈地犧牲了。」

大助和筧十藏等人，是自願到龜山奇襲德川家康的，但是，果如幸村所預料的，家康的周圍防備森嚴，他們非但未能得手，反倒慘烈犧牲了。

當時，他們四人在龜山城，與敵軍展開了一場淒慘得無可名狀的爭鬬。

眞田大助將柳生但馬守宗矩的左脚，由膝蓋處砍成了兩段，然後，又刺穿了他的右眼，不過，就在這時，大助突被服部半藏的忍術長矛刺中背部，當場昏迷倒地。

筧十藏雖曾逼近至離家康僅兩步之處，可惜被小野次郞右衛門所擋，屈服在其無想劍下了。

此外，穴山小助和由利鎌之助二人，也被三十餘名伊

賀者死纏不休，展開了一場厮殺。據說，他們在殺死十七名伊賀者後，也全身刀傷纍纍，不支而死了。

幸村聽完佐助這番報告後，默然良久——

「佐助，你是不是想過要救大助……」

半晌後，他才這樣幽幽地問道。

佐助眨了眨雙眼，俯首無言……

「佐助，是大助拒絕了你的搭救吧？」

「是的，您猜得一點也沒錯！」

原來，當時事情是這樣子的——

大助負傷後，被適巧趕到的佐助救到山裏。回復意識後，大助發覺自己還安然活着，氣憤之餘，伸手就給了佐助一個響亮的耳光——

「誰要你多管閒事！」

接着，他又命令佐助去替他找一匹馬來。

天將明時，有一個僅着一條丁字褲的武士，騎着馬，穿過薄霧，出現在龜山城的大城門前，叫道：

「我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之子，名字大助，我要見德川家康大人……」

城裏的衞兵，看見這個手無寸鐵，全身染滿血汚，未着衣服的武士，不禁駭然——

於是，城門被由裏面打開了。

單騎獨闖虎口的大助，終於被帶到主城廓前的廣場上。

這時，家康正從二樓的廊上，俯望着大助。

「您就是大御所大人嗎？」

大助絲毫不像垂死者，兩眼銳利地逼視着家康，又說：

「我們幾位眞田六文錢組的同志，本想斬下你的首級，很遺憾地未能成功而成仁了。我是眞田左衞門佐的兒子，我若這樣逃走的話，將會成爲家門的耻辱，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再回來，讓你看看我們的志氣！」

聽完這篇宣言，家康深深地點頭——

「你不愧是一名武士，很有氣魄！好！我就看着你漂亮地死去吧……。」

說着，家康取出了短刀，連同刀鞘一起擲給大助。

大助用左手接住，然後以右手拔出短刀，把刀尖指向自己，口中喃喃唸着：

「南無歸命頂禮……」

接着，他狠狠地把刀刺進心窩，再直直地切到肚臍下。

鮮血像泉水般噴射出來——

這時，大助才緩緩拔出短刀，把染成殷紅的刀刃，放

在口裏一口一口地咬着，發出懾人的金屬粉碎聲。

「哎呀——」

「噢……」

在場的數千名圍觀者，都張大了眼睛，驚愕地喊叫着。

一會兒，那柄一尺三寸的白刄，就被大助咬嚼粉碎，嚥進了肚子，只留下刀柄，掉落地上。

大助緊緊地閉着雙目，彷彿出神入化了。

片刻之後，小野次郎右衞門忍不住慢慢地踱進他，才發覺這個雕像般的人物，早已沒有氣息了。

五

五月六日——

家康和秀忠所率領的大軍，密佈於城南一帶的平野，且如狂潮巨浪般地向大阪城襲捲而來。

爲了迎戰德川軍的傾力一擊，大阪城已擬定了戰略。

第一軍約有六千四百名兵馬，由後藤又兵衞基次、薄田隼人正兼相、井相小左衞門定利、明石掃部助全登、山川刀賢信等人率領。

第二軍，約有一萬二千兵馬，由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毛利豐前守勝永、福島伊予守正守、渡邊藏助糺、大谷大學吉胤、長岡式部少輔興秋等人率領。

此第一軍、第二軍預定由大阪城出兵，迎擊由大和路攻入的德川軍。

後藤又兵衞基次首先率了三千部下，威風凛凛地由大阪城出發，在奈良街道頂端的平野設營。

接獲這個消息後，家康立即授意本多佐渡守正信的親戚，也就是在京都相國寺出家爲僧的楊西堂，要他偷偷潛入後藤又兵衞的帳營，以利說服他投降。

楊西堂不負所望地見到又兵衞，並對他說：

「大御所和秀忠將軍，素來非常景仰閣下的武略，故特要我前來說服你加入德川軍，倘若你願意，大御所答應賜給你柳生國播磨一帶之地，不知你意下如何？」

聽完這番話後，又兵衞立即一改溫和的臉色，嚴肅地申明道：「家康和秀忠二位大人，莫非要我背棄孤弱、危急的主人，轉事於强主之下嗎？這的確是一個頗令人心動的餌，不過古人有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所以，我不得不堅決地加以拒絕！」

楊西堂這人也頗有知人之明，知道又兵衞並非可輕易說動之輩，遂放棄了遊說的企圖，將話題一轉，改爲親切的閒談。這時，又兵衞才又和緩地說：

「據我推測，我的武運大概不錯，幾乎再沒有人能像

我這麼幸運了，從前，我的舊主欲派人暗殺我，我不得不四處飄泊流浪，在那段期間，也承蒙各方爭聘，最後，在故太閤殿下後嗣的懇請下，當了義軍的指揮，而且，我的對手還是天下的統治者，作為一個武士，我覺得這種工作相當難能可貴，因此，我相信只要我有決心，大阪城卽使危在旦夕，也可多保十天，反之，沒有我的話，可以維持一百天的大阪城，也會在一天中被攻下。而我已經相當有覺悟了，所以，請你轉告家康和秀忠兩位大人，倘若聽到我戰死的消息，就是大阪城完蛋之日！」

他面帶微笑地說着，彷彿在敍說一件毫不干己的事。

他的態度和語氣，如泰山般穩重堂皇。

被後藤又兵衞基次選定為最後奮戰的地方，就是道明村。此村離大阪城約有五里之遠，自古以來就以精舍（修行場）出名，東面就是國分村。

這裏正當河內東端，是豐臣家領土的盡頭。

北邊，大和川如一條帶子般緩緩流着——

在道明村和國分中間，有一條河流自南而來，在此與大和川滙合為一。

大和與河內的國境，由南至北有生駒山、葛城山、金剛山等連綿重疊，形成一座天然的屏障。

這裏一切的對外交通，都必須由這些山巒中穿過，而全部的通路約有十七條之多。

其中最大的就是北邊的暗峠，和南部的龜瀨峠、關屋峠。此外還有奈良、大阪間的街道，也可通到外界。

又兵衞駐紮在奈良的街道上，正是想扼住這狹隘的通路，予德川主力軍以迎頭痛擊。

由此攻進的德川主力軍，就是水野日向守勝成、本多美濃守忠政、松平下總守忠明、伊達陸奧守政宗、松平上總介忠輝所率領的三萬四千八百人。

又兵衞派出的忍者，把偵察到的有關敵軍消息，報告回來後，又兵衞第一個念頭就是：

「絕對不能讓對方知道我軍這種劣勢」。

五日半夜，又兵衞下令總進擊，吩咐所有的士兵們手執火把。

六日寅時（上午四點），行軍至藤井寺時，又兵衞又下令將全軍分成四組，分別散開。

等到將近道明寺，很幸運地，濃霧開始逐漸地籠罩着四野，周圍變得模糊不清。

「好！這是天助我也！」

又兵衞立卽加派部屬，去偵察敵情。

不一會兒，前隊的山田外記，片山助兵衞、古澤四郎兵衞各帶了五十名士兵組成的槍隊上了小松山，盤踞了能

由上俯眺四野的要地。

德川軍的第一司令水野日向守勝成，從昨夜以來就目睹散佈在藤井寺附近的火把，立卽領悟道：

——敵人乃是想隱瞞他們的人數！

悟出此點後，他就當機立斷，不論如何都要硬闖過去。

正當前鋒的諸將想硬衝過去時，小松山那邊突然降下了一陣密集的槍林彈雨，轉瞬間，就把前鋒的數百騎射倒了。

前鋒諸將士氣大挫，當下決定等司令水野勝成的第二道命令來到後，再往前進擊。

然而，當頭陣的松倉豐後守重政和奧田三郎右衞門忠次，立卽忿忿地指責他說——

「倘若由德川家的直轄軍當先鋒，而我們只跟隨在後貪圖安逸，這樣，我們大和的武士們還有什麼面子呢？」

這一陣怒斥後，他們隨卽帶着自己的兵士，不顧一切地往山上進攻了。

「機會來了，上呀——」

小松山上的一百五十騎士兵，見敵軍自投羅網，紛紛興奮地棄槍，手執長矛由山崖上躍入了敵陣中。

設營在河灘上的又兵衞，遙遙望見兩軍起了激突，也高興地說：「好！機會來了！」

他馬上下令其餘的士兵，準備突擊。

另外一邊，在小松山的半路上，德川軍已被驅逐奔潰，開始往後敗走。

水野勝成當卽下令：

「去救助先鋒部隊！」

然後，率領本隊，奮力前進——

一直等待時機的又兵衞，喃喃唸道：

「願神明保佑……」

然後，他高聲一呼，帶頭向敵軍猛擊過去——

隨卽，滿山遍野響起驚天動地的呼喊聲。

樹林裏，竹林裏，道路上，田野上，溪谷中，到處飄揚着旗幟，到處可見打鬥的士兵。

槍彈聲響着，箭矢穿流着，白刃閃亮着……

在怒號的漩渦中，血煙飛散——

半刻鐘的激鬥後，大阪軍的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

抵擋三萬四千名德川軍的三千名後藤軍，不論如何拚命衝殺，遲早還是會寡不敵衆，而被殲滅盡的。

然而——

後藤又兵衞奔馳所過之處，敵軍就如羽毛般紛紛被彈開，起了一陣腥風血雨。

不知過了多久，又兵衞才策馬上了小松山。

讓愛馬歇息之時，他也乘機凝神觀察下面的戰況——

他的部下已被德川家擊潰、驅散了，正被幾十倍、幾百倍的敵軍團團包圍住，如同困獸般，做着最後的掙扎。

「最後的一刻終於來臨了……」

又兵衞說着，束緊了鋼盔的帶子，拍拍愛馬的脖子說：

「黑丸，一切要拜託你了！」

接着，只見他像流矢般地斜奔下去了。

——去斬大御所的首級！

他單騎越過敵陣，準備衝入板岡的德川軍本營。

不管德川軍本營，是不是如情報中所說的是設於板岡，他也要親入虎穴，一探究竟。

倘或本營不在板岡，而是在伏見，甚至在京都，他也打算直奔該處，不達目的死不休。

——我一定要斬到大御所的首級。

他內心這樣狂喊着。

怒號的吼聲、歪着臉，高舉着前腿的戰馬，閃亮的長矛，染滿血跡的長刀，撕裂的戰旗，噴灑於空中的血水，這些景象快速地在又兵衞的眼前閃逝。

有時，他也會突然覺得腿上或臂上，有劇烈的痛楚，但是，他並不感到痛苦。

這個聞名天下的後藤又兵衞基次，昂首挺胸，無視於阻擋在面前的敵人大軍，拚命地揮刀殺出一條血路，疾馳而去——

六

「後藤又兵衞失踪了，木村重成在若江河堤戰死了！」

這個消息傳來之後，左衞門佐幸村便在應神帝御陵的河堤上揷起千隻飄揚的軍旗，設立了新營陣。

而且，幸村只花了半刻的時間，就把德川軍第三軍，松平下總守忠明所率的八千騎兵馬四分五裂了。

他自己則未損一兵一卒——

「佐助！」幸村叫道。

穿着一身士卒服裝的佐助，立刻來到他的馬首前。

「明天，大阪城可能會淪陷，屆時，秀賴公的頭千萬不能被敵人擄去，所以，我要派你親自去運回！」

「遵命！」

佐助嚴肅地接受了這項重命。

這時，佐助的臉上閃着一抹奇異的光輝。因爲，身爲一個忍者的他，平生最憎恨殺人，然而這一次，他卻在半

刻間，親手斬死了三十二條人命。

後世提及大阪城淪陷的文章經常可見，然而，却從未有人敍述有關家康見到秀賴首級的事情。

當大阪城的主城廓開始崩潰時，有一個人像旋風般地穿過軍陣，來到了茶臼山的德川本營。

「敝人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家臣猿飛佐助，我帶來了豐臣秀賴大人的首級，希望大御所檢視！」

獲許晉見後，佐助飄然地來到家康面前。

他把脇下的朱紅漆木箱放在家康面前，緩緩地掀起木蓋，打開錦布……

裏面果然是一顆頭顱！

而且的的確確是秀賴的頭顱！

家康看見頭顱的口中，含着一封信，就親自起身取過來看。

這封信，只寫了一行字——

「故太閤遺下的軍資，將隨着我一起消失於世了！」

德華出版社書目

地址：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
電話：3416064
郵撥：102899

林語堂經典名著（張振玉教授主譯）

015	武則天正傳（七版）	林語堂 著張振玉譯	特價55元
023	吾家一林語堂女兒的日記（七版）	潘榮蜀譯	特價60元
024	重編白話本中國傳奇小說（九版）	林語堂原著 張振玉新譯	特價75元
030	愛與諷刺（六版）	林語堂著 陳自强譯	特價50元
041	京華煙雲（厚1119頁）（八版）	林語堂原著 張振玉新譯	豪華本200元 珍藏本250元
051	紅牡丹（三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100元
052	八十自敍（三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50元
053	唐人街（五版）	林語堂著 唐 强譯	特價70元
066	一夕話（小品）（再版）	林語堂著	特價55元
067	有不爲齋隨筆（小品）（再版）	林語堂著	特價55元
081	蘇東坡傳（附珍貴書法圖片）（再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90元
082	吾國吾民（再版）	林語堂著	特價75元
083	生活的藝術（再版）	林語堂著	特價90元
099	林語堂思想精摘（排版中）	林語堂著 蔡豐安編	特價55元

人間世選集

061	人間世選集㈠（抒情小品）（再版）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2	人間世選集㈡（雜感小品）（再版）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3	人間世選集㈢（論述小品）（再版）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4	人間世選集㈣（山水小品）（再版）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65	人間世選集㈤（人物小品）（再版）	林語堂主編	特價55元

059	條條道路通金庫（賺錢要領）（再版）	希克斯著 陳秋蘋譯	特價65元
069	如何增進你的記憶力	岩原信九郎著　蔡宏德譯	特價55元
070	你我他之間（人際關係）（再版）	三蒲朱門等著 法廸譯	特價50元
073	愛與被愛的心理探討（再版）	布洛德班特著 胡因夢譯	特價50元
074	人生妙計（三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092	手相入門	大熊茅揚著　飛雲上人譯	特價55元
121	決斷力强化法	蔡豐安編著	特價60元
124	三鬼戰法（經商妙招）	三鬼陽之助著　法廸譯	特價60元

文學欣賞叢書

004	曼殊大師全集（再版）	蘇曼殊著　文公直編	特價150元
007	泉聲（九版）	游雲山（曉雲法師）著	特價55元
010	英國偉大詩人傑作欣賞（再版）	張達聰著	特價130元
012	幽夢影（五版）	張潮著	特價25元
028	小曼與我（六版）	徐志摩遺作	特價50元
036	見證（再版）	皮埃亨利・西蒙著　楊翠屏譯	特價60元
037	前奏曲（再版）	曼絲菲兒著　楊淑琴譯	特價65元
038	蕭伯納趣談婚姻（再版）	蕭伯納著　陳倉多譯	特價50元
039	青樓文學軼話（再版）	葛林烏著　陳倉多譯	特價60元
044	我與文學（再版）	朱孟實著	特價50元
060	孔雀東南飛（古典愛情小說）（三版）	劉蘭芝著	特價50元

健康美容叢書

020	神奇的指壓治療法（三版）	柏格森・杜察可合著 唐元英譯	特價50元
047	現代愛情百科(再版)	吉田宏編　本社編輯部特譯	特價75元
068	仰臥禪（再版）	荒井荒雄著　蔡宏德譯	特價50元
071	安眠健康法（再版）	長谷川和夫著　王德華譯	特價50元
072	臉部化粧術（附彩色圖片）（再版）	魏班譯 逸蘭廸著	特價75元
079	三週美容術（附彩色圖片）	艾德蓮・亞佩爾著	特價75元

新月選集

103	新月選集㈠（散文）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104	新月選集㈡（小說）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105	選月新集㈢（翻譯小說）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106	新月選集㈣（新詩）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107	新月選集㈤（文學論述）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108	新月選集㈥（思想論述）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中國人智慧叢書

085	中國古代宰相列傳(完整版)（再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086	春秋五覇列傳(完整版)（再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55元
087	中國人的智慧(完整版)（再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55元
088	中國古代的寓言（完整版）（再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80元
089	中國古代故事名言(完整版)（再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100元
109	中國英傑傳（上）（排版中）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80元
110	中國英傑傳（下）（排版中）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80元

成功叢書（勵志文粹・處世指標）

019	察言觀色（三版）	羅森堡著　徐興譯	特價55元
026	如何利用人性弱點（九版）	摩根・韋孛合著 法廸譯	特價65元
031	白手起家的要訣（九版）	法廸　邱拓榮合譯	特價60元
033	經驗之談（四版）	法廸　邱拓榮合譯	特價55元
035	攻無不克的說話秘訣（九版）	貝絲桑德爾著 張鳴琴譯	特價55元
043	領袖入門	趙宗義編著	特價55元
049	如何令人不討厭你（再版）	前田耕作著　法廸譯	特價50元
057	學習的結構（心理探討）（再版）	歐陽鐘仁著	特價50元
058	再見自卑感（成功指引）（再版）	小中陽太郎著 歐陽鐘仁編譯	特價50元

013 第六感的控制法(三版)	海洛・薛曼著	游漢湘譯	特價55元
014 思想之方式（再版）	懷黑德著	謝幼偉譯	特價50元
016 羅素論快樂（再版）	羅 素著	法 廸譯	特價50元
017 成功的現代父母（再版）	邁爾士著	逸 蘭譯	特價50元
021 生前死後(再版)	亞倫・史伯萊吉德著	許 俊譯	特價50元
025 女性太監（三版）	柯麗兒著	逸 蘭譯	特價50元
027 蘇聯叛徒一沙卡洛夫自白	沙卡洛夫著	蔡仲著章譯	特價50元
029 禪的公案探究（再版）	杜默靈等著	徐進夫編譯	特價60元
032 家庭急救要領（再版）	美國海軍部編	陳貞吟譯	特價50元
040 登山入門（再版）	安川茂雄著	蔡天福譯	特價55元
042 CIA暗殺（再版）	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報告	本社編譯部特譯	特價65元
045 寂寞的女子（再版）	哈洛羅賓斯著	李俐秋譯	特價56元
046 中國庭園建築		程兆熊著	特價80元
048 戀愛與我（再版）	笹澤佐保著	逸蘭譯	特價50元
054 中國詩哲學的探究（理論）		徐哲萍著	特價50元
055 細說西北軍（珍貴的近代史實）（再版）		陳森甫著	特價150元
056 部落（報導文學）（再版）		陳銘磻著	特價50元
075 社會公害（三版）		陳鼓應著	特價75元
076 文學與社會改造（三版）		高 準著	特價75元
077 古代呼聲（三版）		陳鼓應著	特價65元
078 弘一法師永懷錄		姜丹書等著	特價65元
084 春雨寒（小說）（比美京華煙雲）		陳森甫著	特價100元
090 春蠶（上）（轟動日本文壇小說）		丹羽文雄著	特價100元
091 春蠶（下）（轟動日本文壇小說）		丹羽文雄著	特價100元
100 中國古文學總解說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250元
101 世界名著總解說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250元
102 世界的典故、金言一由來與概說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250元
115 現代女性駕馭術		鄭惠今編著	特價60元
122 現代女性穿着的藝術		鄭惠今編著	特價75元
125 法國女性史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120元
S001 卡通影片製作		鄧有立編著	特價70元
S003 國學概論		驚 瀛著	特價120元

080 修飾的美學（再版）	高賀富士子著	本社編輯部編輯譯	特價55元
093 健康的下一代（再版）	戴維斯博士著	安陽譯	特價100元
T002 女性的修養（直木賞得獎作）（再版）	平岩弓枝著	王德華譯	特價50元
123 性醫學問答百科（附彩色圖片）（再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譯	特價200元

武俠名著系列

094 風神之門（再版）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特價110元
095 忍法八犬傳（再版）	山田風太郎	林懷卿譯	特價100元
096 拚命新九郎（再版）	池田一郎著	田三郎譯	特價70元
097 水戶黃門（再版）	吉川英治著	田三郎譯	特價100元
098 猿飛佐助（再版）	柴田鍊三郎著	宋一龍譯	特價110元

現代旅遊知識叢書（海外旅遊必備）

111 如何避免海外旅行出洋相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0元
112 環遊世界樂趣大全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170元
113 女性海外旅行須知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85元
114 海外打工旅遊秘訣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0元

國民性研究叢書

N1—116	中國人	吳主惠博士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5元
N2—117	美國人	山崎正和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5元
N3—118	日本人	Gregory Clark 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5元
N4—119	德國人	坂本明美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5元
N5—120	阿拉伯人	Sania Hamady 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65元

好書系列

008 我的現代國畫觀	高劉父著	特價25元
009 海夫納與花花公子內幕	許俊 譯	特價45元

德華出版
必屬好書

愛書人文庫 098

猿飛佐助

著者 柴田鍊三郎
譯者 宋一龍
發行人 蔡豐安
出版者 德華出版社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04號
社址 臺南市永福路63巷21號
電話 （062）223580
辦事處 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
電話 （02）3416064
郵政劃撥 102899
信箱 臺北郵政30-354號
印刷者 協明印刷廠
地址 臺北市武成街11巷17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
再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
特價1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